漢文典續篇

一八八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八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芑山文集二十二卷詩集一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後記一卷……明　張自烈撰　一
歲寒集一卷……民　魏元曠　胡思敬　撰　一四
月隱先生遺集四卷外編二卷……明　焦之夏著　一八七
留補堂文集選四卷……明　祝淵著　三二一
拾遺錄一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明　林時對撰　三七三
吹景集十四卷……明　胡　爌撰　四三五
靜歡齋遺文四卷……民　魏元曠撰　胡氏豫章　四三五
貞白五書十五卷……明　董斯張著　適　園　四七三
三極通二卷……明　董斯張著　吳　興　五七五
小學補一卷……民　胡思敬撰　四　明　六〇九
質言七卷……民　胡思敬撰　胡氏豫章　六一六
迴瀾正論一卷……明　董斯張著　適　園　六五六
求是編四卷……明　馮　柯撰　六五八

奪鬼神之機奧發天地之精英兼善之功在一世歟善之功在萬世是蓋有天焉而非以人已之見與其問者也嗚呼天有定乎無定乎善言天者不以人之天亂其思易其守而於已之天植其本濬其源古聖賢遭時顛躓究竟已之天已亦不得而主之者矣然惟其不得而主所以已之權益力而其爲主愈尊孔子萬世師昔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假令柄於魯用於齊東周願遂平治功成世固爲文武成康之世已烏能刪定贊修正人心距楊墨俾堯舜禹湯文周

之道續闢知之統於勿替哉嗚呼厄運使然乎抑亦斯文之幸也他若屈原之沈楚賈董之黜漢史遷之極刑噫文之爲禍酷已所可悼者孔明抱匡躬之節而不媿將略前後出師表殁有餘榮其間姦雄竊窮崇虛滅禮雖格詞遁逸焉用文爲士君子不幸而生盜僞之世若柴桑文中者文未竟志是則可哀也已漢唐以來醇雜互見獨文公磨礱澤祓於榛莽中數然舉孔氏之道揭日月而行中天觀其諫佛骨表宣諭王庭湊知勇俱備起衰濟溺旨哉斯言陸贄忠鯁之氣舒爲文采剴切詳贍惜遭暗主卒致播遷然是

時淄青將士聞詔泣下文亦何負於國哉宋之老泉挾策走京師皇皇上天子宰相所著衡論權書振武整邊蓋憂宋室之不競而西夏幽燕犄角將崩潰而莫可救譬厝火積薪之下洵不啻痛哭流涕言之而富歐韓范諸賢者亦未能因文而逆其意千古知洵文者惟某獨耳濂洛關閩之學接踵而興當時爲僞學後代有眞儒嗚呼彼一時相斥爲僞學者伊何人哉孔聖不能辭知罪萬世自有眞是非循流溯源猶今視昔孔之喪家孟之好辯漢宋之黨人之僞學羣起而驅之禁錮之刈艾之網盡之而後愉快嗚呼彼

一時相從而驅之禁錮之刈艾之網盡之而後愉快者伊何人哉吾因是益重有感矣余讀宋史至靖康建炎諸遺蹟未嘗不廢書流涕存亡呼吸前車覆敗如宋以李伯紀之神謀碩畫而旋舉旋擯任一惟懦禍衷忌悍疎庸之張浚三倚長城予其如宋何如天下何哉余讀先生集乃雜舉古今人物得失以相衡較齒殘固弗屑其大者數則而已以余觀先生蓋自命爲知人論世者也先生衡較古今人不少阿讀先生自傳自祭自撰墓誌銘噫先生之心亦良苦矣先生十科報罷固曰有命然言求合道文期無疚於心

稍拂意輒擲卷出闈不返顧寧失科名毋爲俾售憶是時科第震耳目鑽穴狡營從風而靡致徑竇叢開名節掃地侮聖賢叛君父驕妻子嚇鄉國者肩摩轂屬也其於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先生聲聞遍天下掇一第如登天不可謂非先生之不幸然不幸而有大幸者存其間抑余所爲憑弔先生而孑然慶慰先生於地下者也蠱之上九曰高尙遯之上九曰肥遯先生際蠱微遯其誰歸先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指畫天下事條分縷析然大廈將崩一木難支苟未梓者悉焚去存若干卷藏于家仍署芑山文集非出而用世欲求如陸敬輿李伯紀之遭時奔竄萬不自謂文足傳亦猶仲尼曰文莫吾猶人也云爾且以

可得睢陽紹烈哉而先生之以一第殉身豈非以一第之幸而徼大不幸於天下後世如詩人所謂維谷興悲者非耶噫嘻陸李之時可爲而不得爲先生之時無可爲而一以靳其爲於前一以堅其爲於後謂非斯文之若或使尼陰移而默相之也哉余故感觀古聖賢之天操得主不得主之說以爲先生之文序俾異日讀先生之文者有所觀感焉康熙丙寅臘月望日江左後學俞王爵序

自序

張子少介立長壯出交天下士後先論著盈篋笥間發視之大者關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證據經傳折衷諸家同異不阿又家世厄困罕藏書文亡所師法雖諷諭幽憤恥爲世屈往往與古合故不忍輒淪棄甲申避地葛川感時撫事嘗刪取舊文授梓梓未訖庚寅里居方輯次舊簡綴爲完書自傷三十年間與道進退卒顚隮至此空言何補哉一夕仰天怫憒舉凡未梓者悉焚去存若干卷藏于家仍署芑山文集非自謂文足傳亦猶仲尼曰文莫吾猶人也云爾且以

見介立厄困如予論著彫落志義益磬然慝危殆不稍變士可不自勉哉雖然當時嗜予文者自揖紳迄四方同學諸子蓋衆非不必盡阿所好然知已僅十數人而止之十數人者或齎志歿或逋竄飢劬數千萬里外與子生訣不相見欲如鄉者遊從宴笑日講求有用不可得安往而與知已遇哉是非俟諸後世可也

芑山文集目錄俞王爵定本
卷之一 與古人書一
與韓退之論同異書
與韓退之論捕賊刑賞書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與劉復愚論秦焚書書
與司馬君實論責善書
與司馬君實論從命書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芑山文集目錄
與蘇子瞻論秦始皇書
與蘇子瞻論封建郡縣書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與曾子固論揚雄書
卷之二 與古人書二
與程伯淳論儒釋書
與程伯淳論仕學書
與程伯淳論善惡書
與程伯淳論按獄書
與程伯淳論新法書
與程伊川論雷霆書
與程伊川論夷齊書
與程伊川論修墓書
與邵堯夫論治亂書
與陸象山論善害心書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與蘇雲卿論避地書
芑山文集目錄
與范巽之論正蒙書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與陳白沙論主靜書
與鄒南皐論袁州學記書
與羅近溪論聖凡書
卷之三 上書疏
上爲友訟冤書
上論特用書
上論左兵橫暴書

上論官兵四蠹書
請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請頒行大全第二疏
回奏錢行大全疏
卷之四 議 策 論
駁朱友文釋郭祚議
都督譚廣杖殺藺翔議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駁陳言議
用士議
辟薦策
平寇策
儲才策
豫讓論
薛廣德張猛論
郭泰論
韓愈論

保舉議
騎射議
寶璽議
卷之五 與先達書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上南大司馬史公書
與少京兆徐公書
復督學侯公書
答江督辭辟薦書
復江督論黨禍書
與閣部黃石齋書
與南計部范仲閼書
復廖公祖論修府志書
芑山文集目錄 四
辭廖公祖修府志書
與樊公祖議革社倉書
復樊康侯公祖書
復司李丁墨巖公祖書
卷之六 與同人書一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一
與友人論大全書二
與友人論大全書三
與友人論大全書四

與友人論大全書五
與友人論大全書六
與友人論大全書七
與諸生論朱子集註書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與同學謀梓守先錄書
復陳伯璣論毀註書
復四方及門論毀註書
復及門諸子辨謗書
卷之七 與同人書二
芭山文集目錄
與省直同書鄉紳書
與友人論辭薦舉書
復陳士業辭辟命書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與艾千子論大士感應書
復陳皇士書
與友人論交書
卷之八 與同人書三
與吳次尾論稱做書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與吳次尾論積分書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復夏彝仲書
與陳士業論艾選書
復鄧左之書
與友人論制義書
與揭潛銘書
卷之九 與同人書四
芭山文集目錄
復余正公論山草堂集書
復友人論字彙辨書
復李來園書
與閻百詩書
復陸懸圃書
復李乾統書
荅李映碧書
與兒生訣書
卷之十 尺牘
與劉伯宗

與袁臨侯
答袁臨侯
與吳次尾
與徐闇公
復何叔子
與顧生
與申素園
與沈眉生
與吳次尾
復吳次尾
與楊機部
復袁臨侯
復宋未有
與楊機部
與揭潛銘
復廖昆湖公祖
與惟適卓庵弟一
與惟適卓庵弟二
與惟適弟一
與惟適弟二
與卓庵弟一
與卓庵弟二
與卓庵弟三
與卓庵弟四
與鷹中弟書一
與鷹中弟書二
與鷹中弟書三
與鷹中弟書四
與鷹中弟書五 右五書刻入兩孤存集

卷十一 序一
古今論表策序
評定蘇明允序
評定古方略序
四書大全初本序
刪定四書大全序
皇明歷科程式序
四書程墨文辨序上
四書程墨文辨序下
四書大題合刪序
甲戌文辨序

丁丑文辨序
壬午程墨文辨序
詩經程墨文辨序上
詩經程墨文辨序下
卷十二 序二
古今理學精義序
春秋大成序
心書序
言行錄史註序
史德序

字彙辨序
重鋟陶淵明集序
遜志齋集序
劉巨唐述略序
燕京古蹟序
六柳堂遺集序
樓山堂集序
滄寧齋集序
卷十三 序三
石林堂集序
逸園集序
謝獻莽文集序
秋潭遺集序
居家要錄序
勿替錄序
紀異序
柳子玄塋序
四書寄言序
程崑崙詩古文序
宗子發漢文選序

姑山問業序
贈周生辭聘詩序
漪園近義序
錢吉士制義序
卷十四 序四
鄒貞節傳序
忍草序
苦梁吟序
樓山遺詩序
陳子前後集序

陳其言詩序
徐潛夫詩序
邵漆夫詩序
過子詩序
霽巖詩序
與古人書自序
旅言自序
旅詩自序
芑山制義自序
四方書牘序

卷十五 序五
邵鎮之先生八十序
沈嶂峨先生八十序
濮陽可大先生八十序
孟調之先生六十序
王漢升五十序
送霽嵐郁先生還里序
贈廖季子序
卷十六 傳一
晉陶潛傳
隋王通傳
宋蘇洵傳
明文學梅伯獻傳
明全守一傳
陳孝醇先生傳
俞節孝傳
卷十七 傳二
明資政大夫孟公傳
明資善大夫程公傳
明少司馬梅公傳

湯母節烈傳
芑山自傳
卷十八 記一
余冢宰崇祀記
王公書院記
芑山藏書記
誰廬記
傲屋記
葛川書歸芑山記
厄記

雩記
焚木假山記
蜡市記
卷十九記二
旅記二
旅記一有序
旅記三
旅記四
旅記五
旅記六
記十六 芭山文集目錄
記邦上語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記白門孫幼寇語
卷二十 雜著一
聖無死地辨
曾哲杖參辨
孔子不絕原壤辨
續師說
稱淵明說
蚩說
芭山說
跋五賢贊
跋江州濂溪記
跋朱晦菴帖
跋牧齋記
跋謝文節集
跋五松議
跋李生殉弟傳
卷二十一 雜著二
書讓紀後
記十七 芭山文集目錄
書黃牛廟記後
書毛穎傳後
書康鎌節中誌後
書鎮津集後
書丹稜楊君誌後
書陳龍川集後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書羅圭峰集後
書吳子上金督學書後
書定州新建學記後

壽孝賊傳後
書王侯二子集後
書謝獻菴書後
書孤史後
書庭訓後
卷二十二 雜著三
明故封某官袁公墓誌銘
明文學李澹愚墓誌銘
秋潭崔先生墓誌銘
自撰墓誌銘

芑山文集目錄 上

祀黃公述略
始至石埭告吳劉二子文
再告吳次尾文
自祭文
誓墓文
七松道人贊
目錄補遺
卷一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原脫
卷十五
龍溪孫氏族譜序 原脫
芑山文集目錄終

芑山文集目錄 下

夢謁東坡居士
秋浦舟中
黃鵠
賦得獨鶴凌雲去
夢與鬼語自警
感事
蕩子婦
劉士雲訃至
酬嚴子岸

趙無聲集鷄鳴山待月簡同學諸子
南郊園居成志賦
蘇生貽慳巷詩酬寄
客舍草鳴似蛩唁之
在昔篇哭楊汝開
喜兒就塾
賣鬼行
馴犬詩并序
金陵得家信
自遣
旅宿聞蛙
書長安壁
宿牛首
雪夜寓姑蘇顧園
山木上人客陳眉公山中因寄
金陵柬燕中同志
壬申歸自燕獨坐有作
護竹并序
次耳聾詩并序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愁苓園草亭
山居
南譙暮春即事
始至葛川
己丑春日書懷
讀宋史有感
避亂大岡偶成
結遼畢命歌并序
巷無人行有序

與古人書一

與韓退之論同異書

近讀足下送許郢州序其言曰事成於自同敗於自異也昔晏嬰論梁邱據和同譬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子思告衛侯君臣自賢羣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僕謂此言誤也嘗博考諸史參稽古經傳天下事蓋有同之而敗異之而成者非盡成於自同敗於自異也昔晏嬰論梁邱據和同譬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子思告衛侯君臣自賢羣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僕謂此言誤也嘗博考諸史參稽古經傳天下事蓋有同之而敗異之而成之要不敢自異於經傳成敗繫國家治亂匪細願三思無忽

唐時觀察使權重州縣吏稟承意指其弊不能無

諫獵文公之言同異亦因時寓諷愷悌忠告至意先生證據經傳恐後人誤爲阿比流爾無窮故倡明大義辨析精微自是今古不磨文字　王曾詡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退之執事聞盜殺宰相武元衡天子降詔得賊者賞錢萬貫仍加超授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武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悉斬之憲宗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擊御史中丞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詔中外搜捕王士則告王承宗遣張晏等所爲晏等具服張宏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斬之按綱目李師道遣兵襲東都留守呂元膺捕獲鞫中岳寺僧圓淨始知殺元衡者爲師道非承宗也元膺

密以聞上業已討承宗不復窮治十四年二月師道
既平田宏正閱師道簿書有賞殺元衡人王士元等
案宏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訊得其實復誅之
然則退之據當日所見聞入告未詳考盜爲李師道
所遣客也士則士平王武俊之二子與士則士平等官賞錢尙未賜給
賞錢謂自古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不費少財
百姓咸疑朝廷惜錢不守言信執事具表請給告賊
而能收大利此論深達事體獨證據往事頗屓經傳
未可爲天下後世法也僕聞執事言秦孝公用商鞅
欲行令於國中立木市南門募民能徙北門與五十
金一人徙之輒與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
區區黃金所致藉令高帝果出數萬金與陳平間楚
得天下則是滅楚皆反間力耳雖當時智勇如蕭曹
國富兵强無敵天下僕謂當秦之時富强立盜不盡

之陋耳若之何其能無敵也況鞅本刑名之學行變
古之令連坐告姦收帑黥師刑傅訴人以利劫人以
威往往詐增其信徙木與金詐也非信也執事當云
王者待人以誠宜信在言前孝公衛鞅無足法猶且
不廢徙木之賞焉有懸賞求賊賊獲而錢不給者哉
必如是而後立言無弊今執事謂徙木果出於信果
無敵於天下則非也執事言周成王尙少與弟叔虞
戲削桐爲圭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請擇日立叔虞
爲侯成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

張韓諸人皆可以棄而不用宅黃金倍蓰漢者得天
下愈速非獨漢能得之也今執事謂漢得天下則是
明朝廷今日不當惜賞錢又非也儒者服膺經術論
世知人考道明法信其所可信行其所可行然後可
以利一時訓萬世苟襲蹈成說少所折中則似是者
得而惑之執事於徙木削桐之事與夫漢所以得天
下之故辯之不精信之過篤故詳爲駁正使後世人

臣進言者知所戒毋罪僕妄可也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僕見柳州羅池廟碑嘉退之工於文又嘆子厚生能

期死死能爲神爲神能殺嫚已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也按祭法德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蓋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而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祀使歐陽翼見而拜之怪也何靈之有廟既成大祭過客李儀醉嫚褻侯實甚未可與殺人同科侯立寘之死夫侯稱能澤民者何酷虐若是豈侯之靈獨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與退之嘗言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然則侯果神宜反諸無形聲

果降於堂有形與聲則物怪已耳況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公議不當與死事定國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惡在能作威福行彰煇哉翼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爲詩歌祀侯皆誣也或曰柳侯以謫死鄭伯有之儔耳果爾則雖不爲怪謂之靈則非也僕懼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競傳殺李儀爲神異駭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使子厚有知能以妄以脩於羅池哉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子厚足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辭雖淺近不悖經傳足下獨非之曰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是驅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僕以爲不然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者言賞罰準天道生殺而已不與然後可以無過猶書所謂天命天討詩所謂不僭不濫豈賞必以春夏刑必於秋冬如子厚云爾哉漢賈誼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行此之令信如四時董仲舒曰人君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審此二說則所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無足

疑明甚彼加曰賞於春夏刑於秋冬是惑也子厚非之宜也今其爲說如此子厚失其義又從而辨之不亦固乎孟軻有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子厚反是聞僕言或少有悟耳

與劉復愚論秦焚書書

友人述足下曰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秦無自焚之心僕則以焚書秦也非天也非天不焚書不能滅秦也秦之滅不待焚書書聖人所以治天下訓後世秦暴宜滅書何罪使焚書而後能滅秦鄉者天亡秦紂不先焚書何獨至於秦而焚之況天不與

秦猷亂耳求民莫耳苟焚書則將廢先王之道蕩然無復存是長亂也是滅一秦樹衆秦也又況書不盡焚秦實先亡惡在亡秦必焚書哉

與司馬君實論責善書

某啟古者父未嘗不教子子未嘗不諍父載在經傳更僕莫既要之教與諍必至誠將之微寓感悟去責善不啻嚴耳孟子論易子而教謂父子責善則離辯章子不孝謂責善賊恩其意以爲責善非所施於父子之間苟從責善則苛訐激怒弊不至相夷相賊不止與古教諫之道相背非概謂父不教子不諍也

故孟子言賢父兄養子弟不可磯棄則失於養而專責善于其子磯則抗於諍而專責善於其親皆孟子所不取今執事牽引經傳以駁孟謂孝經云當不義子不得不諍傳云教之以義方不責善是不諍不教也而可乎蓋誤以不責善卽不諫不教豈知孟氏說自無弊哉抑引經止言諍不詳所以諍之之道說猶有未盡某朋友責善雖忠告不廢善道子諍父必務幾諫宜如舜之烝烝庶豫非一諍可以喻親於道子之不徒諍父與父之不徒教子皆可例推況教子弟必進求諸養汎言教則專執義方繩之無賢父兄涵育成就意後世惑于其說未有不父子相夷者也生平去取類如此雖與執事小異理不可苟同耳

與司馬君實論從命書

昔溫公不喜孟子故作疑孟然公之子諫議大夫康猶稱孟子醇正大指與公異黃東發謂諫議能補公闕蓋亦不傳會溫公者益信芒山非苟論也

僕鄉者駁正責善之論執事宜無督過比讀大集見執事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於君亦然違君言不順逆父命不孝人得而刑之僕謂此說尤非君父之命一也而治亂異治命可從亂命不可從審於禮義而已左儒之違君順友魏顆陳尊已之違父全妾皆非惟命是從皆足爲後世法孔子對孟孫問孝曰無違復申之以禮非概以不諍傳云教之以義方命爲孝也答子路問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非概以不違君言爲順也必以違君言爲不順則犯顏諫君皆不順也必以逆父命爲不孝則從禮違父皆不孝也信如執事之說責臣子以曲謹陷君父於大惡謂補闕貽令名何左史倚相對司馬子期曰子夕啓妾子皆可例推況教子弟必進求諸養汎言教則專執

子木有芊饋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荀子曰可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末可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致恭敬忠信而行之可謂大孝繇此以推子不幸有時逆父之命非敢於逆父雖逆不害其爲孝臣不幸有時違君之言非敢於違君雖違不失其爲順與孝必準諸禮義而後無弊無弊而後可以處變可以訓萬世今執事微獨不合孔子亦異於荀子倚相矣豈非惑哉抑僕又聞或問何謂違天命執事曰天使汝窮汝强通之天使汝愚汝强智之若是者必

得天刑僕則以窮通命也不智而狃於愚人也非天也窮不可强求通愚不可强求智人苟强自智去暴棄霄壤末可與窮强求通例論天獨何心而酷加之刑也使求智果罹天刑則是下愚皆天之順子先覺皆天之戮民凡後儒好學近智與古聖覺世矜愚皆得罪於天世皆曰天使我愚耳我不强求智避天刑耳沮學者讀書窮理之志拂上天勉人爲善之心相率而淪於蚩鄙近於禽獸自執事斯言始也視嚮者臣子從命之說尤舛謬不足信僕故併及之語云惟善人能受盡言毋規爲瑕幸甚

儒者窮理之學必至是而無憾始可以匡教輔治弟勳識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僕觀足下諫論牴牾經傳足下不自知儕輩不能駁正足下請舉其甚者言之諫論曰古今論諫與諷而少直說蓋出於仲尼仲尼之說純乎經吾之說參乎權歸乎經僕竊謂聖人道全德備發爲文辭猶化工之於萬物未可執偏全醇疵求之世傳孔子曰諫有五義度主以行之吾從諷諫此必非孔子之言使仲尼果純乎經則是聖人立言不能無疵不能經權並

見去諸子偏詖幾何使明允果參乎權則是明允加仲尼數等仲尼之說有時而窮明允獨以其說補仲尼所未及其誰信之至若進儀秦縱橫以爲近權誕謾悖謬尤僕所不取荀況言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之謂防發而止之之謂救行而責之之謂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則人臣雖以說爲諫皆行而責之發而止之耳豈足以盡諫法卽明允謂龍比之心不逮蘇張之術諫君宜以蘇張之術行之僅足令後世翹主過沽直聲者知戒進而質諸古大臣格非之道其相去奚啻逕庭哉僕歎明允好學善屬文不能深晰

經權之辨又過紲仲尼以張已說故不敢妄傳會無疑僕好辨可也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明允論任宰相謂接之以禮而重責之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不爲過故厚禮以維其心重責以勉其怠莫不盡忠於朝廷不恤其私繇僕論之明允知朝廷當加禮宰相而於古擇相之道未盡也厚禮重責以待賢相則可以待權奸則不可苟進不肖如李林甫盧杞之徒雖厚禮必不足以相維雖重責必不足以相勉善擇相

者必先辨相之賢否然後議所以接之之道使之自效以報其上不則擇之不審任之不專安所得賢相可以待之如禮責之如法哉後世惑明允之說知任相而不思擇相爲害實甚惜明允未深思耳

崇禎戊辰迄甲申晉撥席者日衆然尸位伴食罔上納賄旅進旅退不得一相之用朝廷始皆尊信寵任未幾或策免或賜死無絲髮裨助失在不能擇耳詩曰秉心宣猷考愼其相誠然 又記

與蘇子瞻論封建郡縣書

足下篤信柳子論以爲封建者亂之始三代聖人不欲今天下仍古簡策篆書使簿書由此省姦僞由此絕則將廢書契追結繩盡棄古先王開物成務通變宜民制禮作樂之具去焚符剖斗折衡一閒耳豈足以治天下哉足下論始皇不堅守前者用趙高積威好殺之說妄謂易簡策以致亂古今大言不原本經傳必無以考正得失必不可爲訓足下試取僕言思之未有不自悔其誤者也

與蘇子瞻論封建郡縣書

足下篤信柳子論以爲封建者亂之始三代聖人不能已篡殺之禍近世無復封建此禍幾絕謂秦用李斯高在積威好殺不誤至謂易篆以棘創紙易簡策簿書繁多姦人有以措手足皆秦之過則誤甚篆隸猶結繩之有書契秦雖變古趨便勢也非秦罪也信如足下所云則古聖人創弧矢以威天下後世姦雄盜賊或以之肆暴殺人將罪奸雄盜賊而併罪昔之創爲弧矢者乎創昏禮以別男女後世淫辟踵繼或諸侯下漁色或民亂於族或陽侯殺繆侯又將不罪漁色亂族而獨罪昔之創爲昏禮者乎鄉令秦紲詐力敦禮教厚風俗雖易簡策篆書何傷於治易簡策篆書遂責其滋詐僞亂天下後世是誣秦也如必

斯議罷侯置守當爲萬世法以某論之後世時異勢
殊非郡縣不可然治亂由主術不專在封建與郡縣
也昔漢高欲立六國後子房以爲失計帝輒吐哺罵
酈生至光武曰自古亡國皆由無道未聞功臣地多
而滅亡者也由光武之言推之得其道封建未必不
利失其道郡縣未必不亡審如足下之說則後世用
秦之郡縣雖桀紂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雖堯舜
必至于亂舉三代治天下之道皆出李斯子房諸人
下其誰信之某非謂封建必可復郡縣必可廢蓋必
求所以治郡縣者而後郡縣無弊不則弊與封建等
足下解之曰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
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無惡也其不仁也哀之
而已僕意仁者非必無惡能惡而後能愛舜去四凶
周公誅紂伐奄是也必謂仁無不愛與墨子兼愛何
異惡之即所以哀之安在無惡爲無不愛乎況子曰
能惡人言仁不廢惡雖有惡不害其爲仁足下欲并
惡而去之可乎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足下解之
曰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疑其不利楚國
使聖人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
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僕意聖
人之於人猶天地之於萬物豈容私愛憎乎彼哉云
功雖示誘勸適以啟僥倖士必玩敖數行於有罪雖
寬文網遺以豢姦慝士必驕驕且玩而責其倡勢有
所不能僕以爲賞罰未可偏廢公以行之而已苟能
如孔明之待李平廖立雖無救可也況李廖二人終
其身冀孔明復用不忍自絕於漢及孔明歿二人皆
流涕此又未始不可爲倡如第以狙公之術籠其下
實無所以感之而曰我能倡乎敢緩急豈可恃哉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足下論語拾遺孟子解不可謂無窺究獨於經傳未
盡合失在似是而非耳如論語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足下解之曰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

者就子西論子西非以其知我而疑我也況知我必不疑疑我則不知安見與世之不知孔子者有異乎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止豈盡疾其不知我不用我乎信如足下之說則桓魋匡人視子西孰暴孔子不將誅之而後快乎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足下解之曰孟子之爲是言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何益于不仁僕意曰政王莽司馬懿楊堅皆不仁之尤者也僅可謂之竊天下不可謂之得天下故自司馬師至炎

率踵懿故智元熙中劉裕克秦歸弒其主晉祚遂亡堅乘東晉分裂之餘混一寓宇歷四主至代王侑禪位於唐皆所謂雖得必失猶寇盜竊人於國門之外寇其輔車亦運而已矣惡在其能得天下乎況不仁而得天下損天下必至於損仁而足下以爲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雖無益於不仁而足下以爲何益於不仁若然則是胥仁不仁之一也仁可爲而不爲不仁不可爲而可爲豈非率天下後世皆篡賊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者所彊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僕意盡性而後能踐形必踐形而後不徒有其形非謂形色爲彊於外也天性有諸中形色形諸外形性相爲表裏未可謂天性精而上形色粗而下也足下云中無有而彊之之謂天性則凡五伯之假鄉原之似皆彊於外皆可謂之性乎孟子道性善專指秉彝而言豈妄以彊於外者爲天性乎之數說者足下方自謂解經不泥傳補子瞻未及自僕觀之則亂經甚矣雖不溺章句訓詁之陋然影響支離不合於聖賢之大指充其說將使學者眩於性情惑於亂賊而不自寤皆足下之過也若夫四十不惑而以爲可與權無所取材而以爲聖人戲學不至穀而以穀爲善好行小慧而以慧爲惠皆意見穿鑿議論依似之小疵僕無暇毛舉摘其尤謬者正告足下且以爲後儒不善解經之戒足下試擇焉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僕聞李翊著性詮質足下詡自謂孔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足下答翊第一書未嘗少有是正僕意足下苟深明性學宜直舉所欲言以告之顧獨不詳答何哉第二書足下方自咎其說補前書未及

以僕觀之其間疑似支離尤甚終未足以折諰未可
以明性也僕歷考漢唐以來言性者非一家未有如
孔孟之不可易者也賈誼曰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
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濁而膠相連在物之
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性
立則神氣通行于外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
膠謂之性僕則以天命之謂性非神明居命先非膠
潤爲性體今雜舉六者以言性命後於性性連於物
本末不明語意淆互此誼之誤也董仲舒曰民受未
能善之性于天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

民之善爲任按其眞質謂民性已善是失天意去正
任也又曰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
與性僕則以人性善故能受教王者非能益性因性
設教使復其性耳信如仲舒之言則是性無善王强
教之使善猶爍石而爲金驅舟而行陸非獨誣性且
誣天此仲舒之誤也皇甫湜著孟荀言性論其略曰
孟軻云人性善荀卿云善者僞也其于聖人皆一偏
之論又曰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則未王者斯
勉矣荀卿之心以人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
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軻之論
合經爲多僕則以湜衡量孟荀雖分軒輊然不能灼
見軻言性大指妄詆爲偏論而又援越椒叔魚以爲
生而惡者之驗此湜之誤也韓愈原性以孟荀揚三
家得一而失其二謂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等上焉者
善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下焉者惡而已上之性就學
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下者可制
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僕則以愈援后稷文王生而
不煩師學以折荀之言性惡引朱均管蔡習非不善
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而卒爲善聖
以折揚之言善惡混其說未盡非然過疑性未必果

善不深察性有善無不善必三品分列紬孟子與荀
揚並議此愈之誤也李翺復性書三篇其略曰人所
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所爲情者
妄也邪也又曰堯舜舉十六族非喜流四凶非怒中
節而已僕則以情爲人欲說雖出於董子然概指情
爲欲爲妄與孟軻情可爲善之說相戾未可爲定論
況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中
和不廢喜怒離喜怒無所謂中節謂堯舜喜怒中節
可也謂堯舜中節非喜怒則不可況翺論性謂動靜
皆無寂然不動專言未發而廢已發去虛無寂滅一

聞耳此翺之誤也王安石原性曰太極者五行所由生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五常不可以謂之行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僕則以五者性所固有故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固有則有善無不善無善惡混也性雖不可以善惡言五常之於性猶華葉之於根本未發與發差殊其根於性同也五常不可以不謂之性也異於荀韓可也必求異於孟則非也此安石之誤也至於足下之再答李詡觀漢唐諸

家尤不能無誤足下謂性之善惡不必究君子以修身治人爲急不必窮性以爲言僕則以知性然後能深明修治之事然後修與治各得其序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苟不知性何以能修且治然則足下謂不必窮性以爲言非也足下又曰使性果善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僕則以湯誥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惟恒故有善無惡耳易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皆專就性善言耳苟設爲兩端之說與告子言湍水何異足下謂惡與善對

甫湜李翺諸人是非醇疵皆灼然易見于以推究孔孟論性之源流有餘矣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僕聞介甫曰顏子獨樂陋巷不以憂患介意儒者在下不用修身而已何憂患之有僕以爲古之儒者雖不用於君未嘗不以君之憂爲憂雖不食於民未嘗不以民之患爲患蓋萬物一體之心不以出處窮達異者憂與患未能一日忘也如徒曰君不我用肆志以自佚豫則將委蛻其身視天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若是者隱也非儒也謂之放其身可也謂之修

其身不可也孟軻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言窮居大行雖殊其不忍忘世一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賢之言顏子事功即不逮禹稷其道同其憂天下之心同也苟如介甫所云則顏子猶沮溺丈人晨門荷蕢之徒無益損於世惡在其爲賢哉夫以顏子不見知於介甫于顏子何傷獨恐後儒誤信斯言擯不見用卒頹惰委靡恝視天下無復一體同患之意妄引顏子爲口實皆介甫之過也

愚考古伊傅及武侯諸人當其未見用荷鉏抱膝莫不講求匡時救亂之學故後來功效若取諸寄

豈顏子斯道已任忍獨樂與世絕哉孟軻以窮達分獨善兼善言顯晦設施微有不同要之兼善寓獨善中非重一身忘天下分爲兩截也讀是書洞悉芑山憂世之心惜尼窮不見用耳 弟勳識

與曾子固論揚雄書

僕見足下答王深甫論揚雄書私嘆古今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過子固者也雄著書如太元法言不可謂盡謬獨恨失節莽朝言過其行子固獨何見而謂雄仕莽合道也始僕聞王介甫言雄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非雄作箕子之奴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明夷合大指與

介甫同信如子固介甫之言則是雄箕子孔子合而爲一人也雄豈非聖人之徒哉僕謂足下書辭諄諄者有五子固曰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可得而考僕則以成帝之世雄奏賦爲郎哀帝初與王莽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雄三世不徙及莽篡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不聞雄它有樹立莽更漢制亂天下雄始終無一言匡正史雖稱雄輕勢利班固爲雄傳雖稱雄少嗜欲有大度然僕觀雄與莽賢比肩不恥其辱於莽無疑好古樂道者不如是史傳皆失實子固從而夸揚之一謬也子固曰不去非懷祿不死非畏

死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僕則以方莽篡時雄不死義惟去耳龔勝既解綬退莽遣使迎勝勝不食卒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或死或去恥阿二姓雄與勝等皆漢臣獨不死不去則雄之畏死懷祿自不可掩子固謂雄非無恥二謬也子固曰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於奴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僕則以美新或疑出谷予雲然史謂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則可以美新美新不可謂非雄作箕子之奴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處雄地亦將爲美新非獨阿雄實誣箕子三謬也

子固曰南子非孔子欲見陽貨非孔子欲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法言所謂絀身以信道也僕則以孔子之見南子陽貨禮也亦權也無求而適見之耳仕莽則受爵食祿矣莽未嘗迫脅雄仕雄卒不能去詘身有之惡在其能信道哉孟子曰枉已未能直人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古聖賢不聞有身詘道信者雄法言不足訓子固妄謂雄仕莽類孔子見南子陽貨四謬也子固曰前世謂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事介甫謂世傳投閣者妄亦猶孟子之意僕則以伊尹孔子聖人也雖見誣流俗不

待辨而明若雄者事莽彰彰去伊尹孔子天壤雖不投閣既得罪孔孟介甫以投閣爲妄猶譬跖爲夷耳子固復傳會以爲與孟子之意無異五謬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羞稱之子固謂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謬質諸聖人而無疑僕不知子固所考何經質諸聖人者何意率子固介甫之說天下皆謂雄當仕莽雄仕莽不害道則仕莽如劉歆孔光張禹紀逸唐林輩當與雄同稱而龔勝郭欽諸君子凡不爲莽詘者皆非也僕故曰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踰於子固者也願子固反覆五謬之說焚棄是書毋貽世笑併告介甫幸甚

與古人書二

與程伯淳論儒釋書

足下謂釋氏離道佛教與吾道不同吾儒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無內外又言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固滯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爲隘也又言韓持國釋學似敬以直內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僕竊疑此說不能無弊鄉令釋學果敬以直內持國果敬以直內得其體要馴至義以方外無難未有敬以直內而不免於枯槁恣肆者也枯槁恣肆皆自不敬始豈可遽以敬內許之然僕嘗聞足下及伊川之說又有與前說異者必合觀而後彼此之是非始明釋與儒之異同始明惜足下當日自矛盾耳足下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伊川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有諸內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果爾則是內外非分爲二不得謂內雖直外不方也則是釋不能合內外爲一直內方外皆未之有不得謂能敬不能義持國似敬無義也僕故謂前說非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儒非必盡排釋釋非必皆通易似易則害易似儒則賊儒僕意足下講道伊洛後學所取衷凡儒釋眞似之際不宜微示以間若概謂之似世必疑釋可以似儒儒似釋亦可以致道譬主人方驅逐出竟復開門而揖之入也足下舉鄙說以質伊川則前後說之是非異同判然決矣

與程伯淳論仕學書

聞足下曰君子未仕以學爲始既仕以學爲終昔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一節以從政許之至論學則不然哀公問孰爲好學夫子對曰回也好學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號爲好學者獨顏子一人何其難也僕謂此言誤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言學未可須臾離也仕以行吾學學不優不可以仕昔子路使子羔宰費孔子以爲賊人之子及聞何必讀書之言深斥其佞安得謂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也許由求諸子從政皆棄短錄長器使之道耳非孔子輕許人仕也蓋不學而仕殃民蠹國爲害最大聖人重許人以學必不輕許人以仕足下獨分輕

芑山文集卷二　豫章叢書　二　二　二

重何哉況聖門許可仕許可使南面自漆雕開仲雍外不數數見若輕許人仕則是聖人以人國僥倖聽其嘗試而莫之恤也故謂聖人重許人學可也謂聖人輕許人仕則不可然否詳示

與程伯淳論善惡書

逆天悖理之謂惡善與惡如蒼素之不相易未有惡而可謂之天理者也惡本非惡惡自與善反未有合善惡而皆謂之天理者也衆紛幽厲滅理怙終故後世以惡歸人智愚賢不肖雖有過不及皆氣禀之偏無學問以自變化卒至叛道非惡也楊墨無父無君取卽楊墨不心服也周濂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張橫渠曰濟惡者不才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竊是推之心性天理也失其善始流於惡非天理中善惡兩存對立也如必謂善惡皆天理猶堯舜桀紂而一之也豈得爲定論哉某意濂溪橫渠之說宜足下所共聞彼此互證益信鄙說非誣耳

芑山所見與南軒同伯淳以物之不齊謂天理中須有美惡究竟認天理未親切合芑山與永叔論

性書觀之諸家得失自見後儒必欲傅會伯淳則惑矣弟勳識

與程伯淳論按獄書

僕聞朝廷命著作郎張載往明州勘苗振公事足下具狀言朝廷以儒術進之不當以獄吏事試之宜別賜選差貴全事體僕謂足下此言過也嘗考舜典敷教之後繼以明刑曰五刑有服惟明克允關國家治道匪細非如後世獄吏鉤深擊斷而止易噬嗑離在上曰利用獄也豐離在下曰折獄致刑周官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漢成帝置三功曹主斷獄後漢以二千石曹主都官盜賊獄訟治獄重事也非儒者講求議論專備延問不親按獄也經術德業雖不盡於按獄然明刑與弼教表裏非朝廷遣按獄不合尊賢事體也尊賢任人莫如舜舜命皐陶爲士皐陶未嘗不爲士既爲士未嘗不按獄使載果深究經術本明允以弼教化雖往按獄可也果按獄不勝任足下明言按獄非載所長請朝廷倣古器使之道別賜選差可也今概謂治獄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事業非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則是當日舜命皐陶爲士皐陶亦將曰刑獄非足以盡道非關政治教化之大必須有美惡究竟認天理未親切合芑山與永叔論

與契並爲司徒而後可不與契並爲司徒舜所不全
于事體者多矣有是理哉況古者均節財用下至工
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之等冢宰皆準九式以論之
錢穀刑獄雖不同而冢宰與司寇莫不躬親以求稱
職以佐邦政則一也足下何獨於遣戍按獄而疑之
臣子之于君父事無慮鉅細出入進退惟力是視戴
自度不能按獄當自爲狀足下不必代爲狀代爲狀
而舉全事體爲言不深求事體之合與否不折衷經
史大指使後世藉口明刑爲獄吏攻擿之細務無關
害天下當不至于不可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此之謂也然則新法方熾之時諸臺諫連章急爭磯

與程伯淳論新法書

某白古今條論國事宜心平氣和求事克濟非必爭
勝一時仲尼在廟廷便便唯謹足爲萬世法足下謂
新法皆吾黨激成未爲過獨未遑推原亂本深究當
日時勢識者不能無遺議耳僕意熙寧中主新法者
首介甫它承望風旨罔上慢法若章惇曾布呂惠卿
諸人流毒遠近人神共憤實介甫淵藪之新法一日
不罷百姓求緩須臾之死不可得諸君子方救焚拯
溺不暇忍坐視介甫自緩耶必委曲平章徐圖善後
彼老稚塡溝壑者惡能肉白骨使更生耶況介甫泥
經變古果於自用不畏公議急爭既不樂從委曲未
必悔悟勢久則根蟠蔓結氣寖以銳法寖以酷足下
惡能臆度其能自緩害不滋甚耶自足下分罪之說
一倡朝廷必誤以罪不專由執政不嚴罰盡誅臺諫
不止天下事尙忍言哉介甫先是官翰苑爲稱職迨
執政則巧嫗主聽收召邪黨排斥正類分更舊章無
寧日鄉令舉朝士大夫皆如韓琦張方平呂誨之早
見窒瑕杜欝使介甫始終不得恣其執拘逞其刻鷙
害天下當不至于不可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此之謂也然則新法方熾之時諸臺諫連章急爭磯

激賈戾其罪小新法未行之先諸大臣交口推揚積
漸釀禍其罪大今獨歸罪于爭之已甚何異讞獄者
貸首而戮其從止沸者助火而益之薪足下殆未之
思耳僕是時自度事後之論進無補國家退無裨足
下卒不敢拱默傅會者要使中外知彈新參繪流民
非得已不已如此凡爲執政不可不引安石爲炯戒
如此庶幾異日史官得考定是非不爲足下分罪之
說所蔽毋罪僕憨愚幸甚

與程伊川論雷震書

僕聞善言天者徵於人天道隱微未可以隅見窺測

即如雷霆震死不善之人皆天道禍淫遏惡之一端偶而不可恒耳故世間不善人頗衆猶有不盡爲雷霆震死者儒者存勿論可也今足下謂人之惡氣與天之惡氣相搏遂以震死則是誣天也霹靂天之怒氣不可謂之惡氣使天地果有惡氣則天地與人等惡也怒氣與惡氣異孟軻言文武一怒安天下之民文武非以惡氣安天下與天非以惡氣震萬物一也怒時必爲之作惡此不能中節者之事非所以概聖人聖人雖怒不作惡焉有天怒而作惡者哉僕不敢隨俗傳會或足下別有所見反教幸甚

與程伊川論修墓書

古山文集卷二 七

古今論夷齊與孔子相背未有如足下之迂者也僕意夷齊不逃必不成其讓當日情理時勢彷彿泰伯之于季歷惜伯夷不逮泰伯之先意承志耳今足下獨謂伯夷不立則可何必逃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仲子宜招叔齊歸立以僕據時勢情理推之叔齊苟可歸焉用逃逃而又歸立則是以退爲進因棄爲取也宜必躬必親盡其誠敬求堅固而後已非可專責之弟子也爲墓重於虞事孔子必無墓未畢先反修虞事之理果先反令弟子治之令墓不堅固失輕重權衡甚矣豈得爲孔子弟子治墓墓崩雖弟子不誠

與程伊川論修墓書

古山文集卷二 八

或問古何以不修墓足下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堅固故必誠必敬若子不誠敬安能至久或又問孔子爲墓何以速崩足下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裁甫而墓崩然修墓亦何害聖人不言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世儒謂足下此言深合經傳僕竊過之人子營墓重事也宜必躬必親盡其誠敬求堅固而後已非可專責之弟子也爲墓重於虞事孔子必無墓未畢先反修虞事之理果先反令弟子治之令墓不堅固失輕重權衡甚矣豈得爲孔子弟子治墓墓崩雖弟子不誠

敬之過抑亦孔子不自誠敬致之焉有不自責獨責弟子者哉墓崩不得不修修而後不至復崩子心庶幾無憾古者不修墓言敬謹之至無事於修非既崩不修也足下言不能無過勿疑僕妄可也

理至詞盡能推究孔子深意伊川雖欲文過不可得後世曲附先儒並非弟勳識

與邵堯夫論治亂書

足下深通理數之學僕讀足下所著書服膺非朝夕然其間析理未精者蓋有之如足下云天下將治人必尙行天下將亂人必尙言尙行則篤實之風行尙言則詭譎之風行世稱爲確論僕私以天下治亂繫朝廷言行邪正朝廷苟能不行而謹不言而信凡出於口見於身者皆可世則世法治化由此成風俗由此醇天下莫不翕然去詭譎而趨篤實此風行草偃之徵無古今一也反是則亂善求治者自愼言行始人人尙行然後天下以之治人人尙言然後天下以之亂非天下治人必尙行天下亂人始尙言也審如足下之說言行隨天下治亂推移治亂不由朝廷言行維挽後儒概謂言過其行氣運使然咎不在已豈聖賢垂訓之意哉鄉令足下云尙言則詭譎之風行

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皆尙言則天下亂如是而後本末次第無毫髮差謬惜倒置其說耳抑僕竊疑者不止是皇極經世書言仲尼子三王孫五霸此亦諸儒所稱爲確論者也由僕觀之仲尼考三王非敢子也子思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仲尼非子三王明甚五霸非孔氏苗裔非能孫也孟軻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五霸假之也仲尼非孫五霸明甚今足下獨與子思孟軻牴牾其失尤倍於言行治亂之倒置僕懼獲罪仲尼故併及之願卒賚易其說無謂僕迂幸甚

芑山文集卷二 十

與陸象山論善害心書

足下謂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朱濟道是爲善所害僕不審濟道本末不識何善害心獨惜足下此言誤耳孟軻曰人性皆善孳孳爲善稱大舜曰善與人同孔子稱顏淵曰得一善服膺弗失善豈害心者哉謂惡能害心正論也必謂善能害心則流於邪說矣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謂以善自矜不足以爲善也非心不可有善也信如善能害心豈惟誣善實誣心誤後學非細使學者惑於足下之說人性皆善是以性害心也善與人同是害與人同也孳孳爲善是孳孳爲

害也顏子得一善是得一害也其勢不胥天下以遠害者棄善不同趨於惡不止此僕所以疑而不敢信也曩見足下與晦菴往復諸書彼此各有得失僕不暇置喙今獨舉足下不合於孔孟者以相質正以明儒者立言不準諸經必不能無弊足下宜深思僕言無徒以拒晦菴者拒僕幸甚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讀足下中興五論深歎才如同父不早見用皆宰相不知人之過爲廢書大息累日雖然同父之志大矣執要正體厲臣論僕各有去取其間措之一時則鮮

效傳之後世則滋惑如足下論開誠之道以爲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此所謂似而非者也治亂由人才進退進退觀朝廷用舍用舍不慎則人才廢而國家亂方未用之時必先求所以信之信其果可用授以位任以事可也疑其未可用量其才徐俟其效可也非所謂吾儕疑之勿復用之也如必謂疑則勿用假令其人可用吾未知所以用而過疑之將終拒以可疑不推究其無可疑而不用乎假令吾百疑百不用抑將臆度人皆不足用人皆可疑不求所可用而遂已乎當既用之後必愼求所以試之用而克勝任終身不易位可也用而或不克勝任舍是而他求可也非概謂吾苟用之勿復疑之也如必謂用則勿疑假令凡吾所用皆無益於治將坐視其敗莫之疑乎假令用其似忠似信不幸而姦詐踵繼幾覆宗社抑篤信弗疑淪胥以亡無變計乎昔王猛曰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僕謂核眞必信其人之可信未有疑而可勿用者也司馬光十科取士嘗試有效者隨才授職僕謂嘗試必所用者無可疑所不疑者皆可用未有用非所用而可勿疑者也故曰同父之言似而非也同父不自知以其論上之朝廷大臣

不加察以其論播之中外豈惟不能裨治且害道僕方喜同父草莽不忘忠愛毅然爲古人所難而尤懼是說之不能濟時傳後也願進弋獲爲同父助同父誠自竄易使國家推求用人之道勿以疑似滋累則鄙言或有可采或于中興有小補惟同父留意

唐陸贄論避將士亦有疑者不使使者不疑之說然贄此說在觀其計謀核其聲實之後則是明知其可以不使可以不疑非同父疑勿用用勿疑之錯互也此宜分別觀之自記

與蘇雲卿論避地書

僕聞足下與同里張德遠善會中外孔棘自度力不勝任毅然棄家旅東湖寢迹灌園可謂高蹈矣惜德遠屬帥漕奉書來訪足下不深究進退語黙之道與古背馳未免貽世詬病耳古者避地之士心陋朝隱匿名居謝雅故使衆莫之測然後能畢其志沒可以勿憾今足下隱名不隱姓隣曲交口稱蘇翁銜命造廬由蘇翁爲之餌豈善藏其用者歟方二客邂逅時見案上漢書心儀爲蘇雲卿假令問鄉里不曰廣漢問德遠翁當識不曰然客跼蹐卻顧必將曰翁雖蘇非雲卿也客去行灌園如初今足下具答無諱及申

書致幣詰朝始扃戶遁何不憚煩歟客問德遠何如人說應曰不知非薄二客也寘朝廷理亂罔聞遑問德遠何官也今足下與客素非投分彼此詰對若斑荆然聞者曰翁何異藺金路隅書表其上也足下何辭自解免歟況足下所與客短長德遠者不盡乎輿論識者竊嗤之聞諸士大夫曰德遠狹中不能容諫偏聽不能任人淺謀不能規利害同朝曼敦復李綱趙鼎岳飛虞允文忠績炳如舉世皆信其爲君子德遠獨往往疑忌不相信雖侈言恢復無成功由是推之德遠才不足未見其德有餘也短於知小人未見

其長於知君子也足下何軒輊以告二客歟或謂翁告二客亡他欲客知翁果爲宰相布衣交非東湖灌園伍耳不發書欲自暴雲卿之於德遠猶子陵之於侯君房弋身後名耳僕曰此非翁志也所惜者進退避地之士心陋朝隱不中度語黙不適宜質諸棄家之始願則易方揆諸避地之遐風則殊軌使當日早自韜晦何至徘徊前路稅無安駕也是誠足下之過也雖然足下之過在一已其負輕德遠之過在萬世其責重以出入將相如德遠既誤引姦人秦檜共政又近舍其同列諸君子汲汲招一管樂流亞於東湖又不逆料生平不能

亞管樂者招必不至必委東湖去當是時內蠹寢稔外患薦臻德遠何策以善後哉念足下久與德遠別客言未悉輒附以聞時事無足語不忘故人當共嗟悼耳某年月日

與范巽之論正蒙書

僕見范子序正蒙曰張夫子爲此書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若是其極道若是其至讀未既私歎范子之言過也正蒙自大和至乾稱凡一十七篇皆本易詩書禮語孟推明聖人遺意豈盡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者哉由僕詳觀之其間蓋有任已見而不合道涉訓

詁而精微不存者他無深論如孔子論齊桓晉文正
譎正蒙則云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孟子曰
存其心養其性正蒙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孟子曰
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若
是者所謂任已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德敦化
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正蒙則云敦而不化有體
無用化而自失徇物喪已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聖
人之道備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
持已敬而與人恭也正蒙則云敬無失與人接而當
也恭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中庸曰不見而章不動
而成爲物不貳也若是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
者也僕故曰范子之言過也橫渠當日出正蒙示及
門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
發端示人觸類廣之將有待於學者由此而推則是
橫渠自謂合於前聖未嘗自以爲六經未載聖人未
言范子獨軒正蒙而輕六經惡知正蒙尚有不盡合
經不盡合道者哉僕謂古今弟子之阿其師與慢其
師得失大小雖殊其無當於聖人之道則一也阿私

橫渠如范子後世必有定論願深究僕言寬正原序
使後學知去取幸甚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僕聞執事掌記注司代言備朝廷顧問凡政事興釐
制詔詳略宜竭誠匡拂使行之當時而無弊傳之累
葉而可久然後稱職勝任足爲後世法近觀諭中原
檄聲明大義遐邇服膺雖文辭冗靡小疵不足爲執
事玷獨洪武十五年頒學校禁例言軍民利病許當
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失商賈技藝皆
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僕竊謂國家懸立明禁非獨與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列士瞽史睟矇百工者艾皆獻
箴諫庶人皆得傳語漢宋以來國有失政宰相諫官
不言大學生往往伏闕上書載在史冊至今稱之昔
庶人大學生布衣未嘗不言今生員非庶人比猶布
衣大學生也若之何禁之使不獲建言也何謂二弊
生員不許建言士莫不緘默退卽有司賢人壯士農
夫商賈技藝伺朝廷科防意旨皆將曰我雖極言未
必容納由是相率忌諱噤莫敢發雖非監謗鉗口之
令實與古聖王建鞀鐸詢芻蕘相悖非所以廣言路

也弊一生員雖恪遵學禁毋輕至公門至軍民利病
在庠則講求以達民隱入官則舉行以宣上德皆分
內事耳今使之株守禁例瞙外軍民又將曰朝廷方
禁建白士子不宜講求沾沾課文辭嫻律令書算它
時雖通籍必不能興利除害必不能厚下安上非所
以慰人才也弊二何謂二疑禁例云生員內學優才
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
化述作文詞呈禀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
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親齎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
果眞才實德不待選舉卽行錄用僕謂生員出仕必

學優才贍必居恒洞悉軍民利病既不許建言其於
利病百不窺一安所謂治體安所謂王道安所試而
知其才與學既令敷陳令出仕又使不得建言猶欲
其入而閉之門也可疑者一又云在野賢人君子能
練達治體關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官司
告給文引親齎赴京面奏如果可采卽便施行僕謂
賢人在野許奏聞軍民利病生員在野豈無稱賢人
君子者豈無練達事體關政治得失者賢人君子皆
可言何獨至於生員而禁之使生員必無賢人君子
嘗獻替而上弗聽乎今禁例勒在臥碑學臣皆承風

事言雖可采不見收錄禁生員是胥賢人君子而皆
錮之也可疑者二然則如之何而可僕謹按祖訓慎
國政云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通下情也今
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
至御前面奏其言當理卽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
阻滯僕謂國家推此意以待生員使得與百工技藝
御前面奏當理用之不當理黜之假經術以文姦倡
邪說以亂政誅之生員不必不建言不必不言軍民
利病在辨其誠僞是非而已是非明誠僞見則賞罰
自正雖不設禁例生員欲浮說干進不可得故僕以

爲祖訓合官吏士民有言必用用言不誤通下情防
壅蔽雖萬世可行而學禁三欵後先矛盾何去何從
益信僕所謂可疑而不能無弊非迂也或告僕曰慮
生員橫議紛更故窒瑕杜漸至此僕曰不然國家不
辨誠僞是非不愼教導以端士習不折衷衆論以求
適用而徒禁生員之建言譬爲川不決之使導勢不
至壅且潰不止幸而不至壅且潰紛紛聚聲瘖啞
之人於郡縣學校無毫髮助焉用學校爲也貿亂治
體倒易令甲莫此爲甚執事豈不聞而未之思乎抑
嘗獻替而上弗聽乎今禁例勒在臥碑學臣皆承風
則可使賢人君子不幸而爲生員則終其身不得言

拱默不思所以懋人才廣言路僕竊心非之執事當
采僕言慨然入告改正前失使僕得縷舉國家興釐
得失爲明公悉言之黜其可疑而行於無弊尤宗社
無疆之慮非僅爲一時學校計也願明公審圖之

楊機部曰合警備用士保舉議覈之遠覽獨慮深
通國體所謂言之可行行之無弊此等文是也藉
芑山遭時處際備文儒侍從之列視青田潛溪諸
公何如哉

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某再拜往者條列學禁可否冀執事入告宜不以狂

愚見畧比伏讀祖訓警備二條因推原古今治亂得
失之道竊疑而不敢信舍本而末是務帝王居安慮
危必不若是迂且左也請復爲執事詳之古者帝王
治天下之道有要舉其要盡其道則歷數歸之不則
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孔子言國家九經首修身孟軻
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又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
以不仁未聞警備疎而致危亡者也它不具論夏桀
之亡於亭山以妹喜殷受之亡於鹿臺以妲已周厲
王之亡于彘以榮夷公晉驪山以褒姒之數
君者皆由無道雖日嚴警備亡可跂足待後世人主

有多警備而亡其國者始皇聞盧生胡亡秦之讖築
長城延袤萬餘里以禦胡其究也以胡亥亡周得木
版書黜檢作天子廢張黜檢以趙匡允代卒之禪周
者趙也又有不警備而國不亡者馬援見光武光武
袒幘坐迎援曰臣遠來何知非姦人而簡易若是光
武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卒興復漢祚由此觀之
警備防禦之不繫國存亡審矣春秋之時弒君亡國
踵相繼豈盡防禦疎歟抑失道自取歟元英宗南坡
鐵失之變其禍始于任姦佞果誅殺釀亂胎患非一
日英宗即周廬設卒漸臺夜奔如秦二世新莽所爲
必不免於禍鄉令省躬制治有古人君之度姦黨屏
息中外謐如雖百鐵失何從而害之今朝廷不以英
宗在位失德爲戒而獨以一時無備爲憂愚恐後世
聖子神孫專警備而忘修省隳治具而滋猜忌甚非
所以謹綢繆絕亂萌基泰寧也況內官人員器械衣
甲馬疋雖設而不足恃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言
禍自已作也內豎未彌外姦必伺之而動迫禍發莫
救始倉卒求援方、內官衣甲馬疋器械識者知其必
無濟也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常出於智所不及聖人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易曰君子以除

戎器戒不虞呂望曰戰攻守禦之具盡於人事故善
備者不在形而在實不在人不我害而在我無可害
苟能任賢選能安內攘外凡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
無不至則其實有餘禍害不能爲吾難不然唐昭宗
之疑朱全忠五代李從珂之畏石郎劉承裕之忌郭
威往往自速其禍尤甚者安慶緒之於祿山宋友珪
之于晃楊廣之于堅變從中起雖左右內使后妃何
益使防禦果足恃彼紛紛勤勤繕甲利械畜馬
足矣嚴侍衛足矣惡至覆亡若此其酷哉且執事不
嘗見今上不盡恃警備乎今上文武睿聖自與師以

迄底定出入行間歷涉險難不暇所在設備馮國用
陳兆先來附皆令入宿衛而不疑然皆始終樂爲用
皆不能爲害蓋帝王自有眞非威令術數足以制之
也然則國家思患豫防一切警備如詰戎防邊屯田
守戍不容少懈徒專恃左右甲馬以免患則舍本務
末去古帝王諸侯防禦遠甚愚故曰迂且左也某言
雖顚直覩鄉所條列學禁可否尤閎宗社至計今上
方遜志樂善求言若渴度不以某僭踰而誅之執事
儻慨然請旨改定所補袞職甚大惟執事留意

與陳白沙論主靜書

某曰善學者不曲守先儒之說必求其不畔道然後
可以無惑善教者不堅持一已之見必使之能入道
然後可以無弊擇之不可不精語之不可不詳反是
則與道抵牾慮不足自淑淑世傳所謂差毫釐而繆

千里也僕見足下贊趙督學書學與教皆以靜坐爲
要心竊疑之學由靜入先儒說非無據然今士有知
靜坐而不知學者雖終年閉戶或涉坐馳或墮槁寂
究未能自見心體究未能聞道故謂不靜者不知學
似也必謂靜坐皆善學非也程伯淳曰性靜者可以
爲學嘗語謝上蔡云汝輩在此相從學某言語故其

學心口不相應盡若行之謝請教伯淳曰且靜坐朱
晦庵曰伯淳延年皆教人靜坐蓋精神不足道理無
湊泊處此足下所同於程朱之說者也及僕偏考程
朱語錄則其說又有進於此者伯淳曰靜居獨處非
難居廣居應天下事爲難晦庵曰存養之功不嘗專
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無處不用工夫乃無間斷此
程朱所異於足下之說者也合程朱前後說推之大
指在先行後言以初學氣未寧定先使之退就實地
循次以漸幾於道非終其身皆靜坐非一靜坐即周
子之主靜明甚後儒不參互折衷因此以達彼由本

以暨末使不至於惑且弊沾沾信所習而狃所見則過也今足下以已所學者教人不深究學者前此用功爲何若不詳告以後此得力受病爲何若顧輒教之靜坐而止僕懼學者始未知所從人終未知所從竟譬涉江失舟茫無津岸高者必流於槁寂卑者必溺於坐馳安望其如足下之經歷有實效也況善誘莫如仲尼居恒教七十子問同答異說未嘗無差別理未嘗不互通猶良醫任藥方隨病移要在去病苟必舉靜坐以盡教術則是膠執一方欲盡療天下萬變之病方雖出於古俞跗猶有不殺人者也又況學

於自淑淑人之道有少助可否反教幸甚

與鄒南皐論袁州學記書

執事世所稱名儒能講學者同里士大夫尊仰非一日獨某往歲閱執事大集不無異同私欲舉管見就正比讀袁州志得執事所撰學記文辭樸謹宜爲郡邑引重惜執事不深惟死忠死孝之義誤謂盱江有激而言也執事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常必有變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之道一旦遭亂未有不淪胥以敗者也教士而

不言變必天下有常無變然後可盱江言豈過哉況盱江之所謂死節孟子以身殉道志士不忘溝壑云爾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如以爲必死則以身殉道不忘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下焉有教忠教孝悉驅之就死地者哉盱江合治與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道其常者苟不幸而至於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繼之其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死忠死孝之時變也死忠死孝亦常耳不死則背理滅倫失其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常耳不死無疑僕故謁愚慮就正足下或質諸孔孟程朱不能無疑僕故謁愚慮就正足下或

常耳惡在彰教不忍言忠孝獨避死哉然則盱江立言無弊而執事力詆爲不祥非也某慮後儒信執事偏曲之說不詳察盱江立言之深意謂死忠死孝非儒者分內事至狂常偷生而不自悔誤學術甚大故不敢隨俗傅會如此儻執事樂受盡言不以鄙論爲非徐出某先後異同願學集者爲執事縷陳之或於講學有微助非獨今日弋獲之見補執事學記闕漏而已可否垂教幸甚

立言不準諸經史必不可訓後世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本朝洪武六年宋濂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事蹟爲辨奸錄及進御分賜太子諸王十三年胡惟庸事覺上命儒臣纂錄諸侯王宗戚宦官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爲臣戒錄頒布中外信如南皐之說道常不及變不當言朋淫殄世太祖當言死忠死孝則禹戒舜不當言朋淫殄世太祖不當賜太子諸王辨姦錄臣戒錄亦不必備載歷代悖逆不道之事有是理哉春秋之法常變美惡具載然後法戒備勸懲著盱江深合經史義例而南皐獨謂君子惟道其常此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弟熙識

與羅近谿論聖凡書

僕聞孔子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及其成功則一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夫仁亦在熟之而已蓋言聖凡無異體其不能盡性入聖病在工夫不熟未可謂工夫縱熟終是凡也參也魯卒之聞一貫則去聖不遠參也魯凡境也工夫熟而至于聞一貫則是也公獨謂凡聖相去天淵何哉謂凡人工夫與聖不相及不能至於聖可也謂凡與聖體初不相及則是凡終不可入聖凡者生而凡聖者生而聖絶天下後學世者希聖之路必近谿斯言惑之也況學所以成其才士苟能變化氣質不失固有克念作聖困勉皆可入道致曲亦自能化凡之入聖非猶水之終爲水不可爲火也公嘗謂人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人直捷透露又嘗謂良知良能人人具足但就中先覺先悟如鑛石過火銷融透徹卽謂之聖人究其所悟只是吾人現在不學慮之知能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居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爲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若甘心自棄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由此推之人自

棄始爲凡凡希聖可轉爲聖聖惡在凡聖相異猶水火相去如天淵凡終不可成聖也此又公講學前後矛盾者也僕言非妄質諸孔聖義理灼然易見公偶未之詳耳

上書一

上爲友訟寃書

宜春　張自烈著

崇禎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闕下臣觀今天下公忠蒙誣未有如臣友山西學臣袁繼咸者也臣丙子秋應試南闈報罷將歸里聞咸就繫創囚來京師唁咸獄中竊嘆咸七年七月內奉勅到任九年九月內撫臣吳甡會同按臣張孫振合疏具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奉吏禮二部察議

具覆之旨公論既明官方自肅治平可跂足待本年十月十六日則按臣以蔑憲婪贓糾咸矣荷蒙聖慈不即嘗斧鑕革職解京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咸素廉謹不宜溺職至是撫按又不宜矛盾若是之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贓狀臣駭且泣然臣非同官復無言責不敢爲咸展辨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服官行政爲紳衿所師法撫道諸臣所嚮服者臣不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末爲我皇上陳之昔仲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行己始臣少壯見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爲諸生咸父業汾課咸有尺度咸終歲講貫恥謁郡縣甲子與臣就試鄉闈謂臣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如惡能資事父以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茹澹往往衣垢忘澣屨穿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僧舍卷袠外無長物族鄰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類如此今據案臣贓狀質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蕕不相入此臣所以嗟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人不疑盜金後世以爲誣咸不幸遭誘皆殺人盜金之類耳上自藩王下逮士庶皆爲咸稱寃卽昨臣到獄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緩身負國何適業汾手書抵

獄其言曰古人蒙謗衆矣聖朝無寃獄兒始終審愼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已又臣來京師咸交遊宦南都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固卻勿受由此觀之咸所自處與咸父所以戒咸皆灼然在人耳目豈有廉介伉直如咸而婪贓自汙者哉始臣發金陵就道咸戒臣曰按臣方鈎黨毋顧賈禍臣曰不然周宣王時左儒閔杜伯無罪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轉運使盧之翰軍興失期罪當死錢吉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已而寇又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情識者皆

知咸誣枉與之翰等皆知陛下仁明寬恕咸可以不爲杜伯臣可以不爲左儒又況聖明在上衆正盈廷鈞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臣二親皆七十勤仍困憊伯倍於咸然臣獨閭閻伏闕上書瀕危殆不悔雖愍咸無罪誠恐咸旦暮入地天下萬世謂朝廷以某御史輩書殺某學臣故敢觸死代陳冀幸湔雪儻咸復見天日則國法信而人心服許誣者無所容公忠者益知勸矣伏惟陛下矜察

法曹讞書上臨侯事白詔復官御史以撫軍特疏發其賊私落職去時論快之先是臨侯就逮諸生

傅山薛宗周者皆左右臨侯於兎深合孔門陳蔡之義太史馬素修爲紀其事斯亦足傳也丁丑九月日自記

上論特用書

崇禎十三年月日臣某伏讀明詔年來資格畛域抑壞人才考選屢奉旨舉貢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舉人并試過貢士共二百六十三名俱着于六部司屬都通大常寺衙門各司屬及推知正官通行察缺依次塡補此係特用後不爲例臣又況據臣後先聞見如某舉人某貢士皆迂庸貪鄙不足稱使任陛下謂此等舉貢能潔已愛民鞠躬盡見在廷諸臣奉詔唯謹莫有一人條可否爲國家圖

瘁乎能追踪張唯宋矩葛均諸臣乎然則存破格之
名而忘其實不欲抑壞人材而究不能甄別眞似實
收人才之效諸臣謂一旦特用此二百六十三人足
以法祖興治果可信乎抑臣尤有疑焉陛下既以前
此考選不兼用舉貢與祖制不合則後此皆遵祖制
皆兼用舉貢可也而又曰特用後不爲例豈祖制僅
爲陛下陳之癸未十月賊陷長沙方乘間蹯袁守令
可行於一時不可行於異日乎豈此日舉貢二百六
十三人皆堪特用異日雖復有才且賢遠邁此二百
六十三人者皆不足用乎此又明旨不可以告中外
臣民者也臣無言責宜苟且拱默退獨以特用曠典

關人才隆替繫宗社安危過此不言雖悔無及廷臣
不知其弊而不能言罪小臣知其弊而不盡言罪大
輒敢獻其愚陛下誠考古敷奏明試之法以推廣祖
宗破格用賢之意特用舉貢萬世無弊不必後不爲
例也

上論左兵橫暴書

崇禎年月日臣某謹昧死頓首上書皇帝闕下竊聞
比年官兵名曰勦寇實則蠹民樞臣不察閫帥不問
荼毒非一日然未有如左兵之酷者而臣袁州被害
尤甚臣袁人也親見左兵不殺賊而殺百姓其患倍

者有父死子不敢臨哭弟亡兄不能掩葬方臨哭爲
左兵手刃者有僵屍道旁狗彘烏鳶嗾食者又有射
死殺死暴露門庭左兵過而見之復剚刃胷脅糜碎
頭面震呼虓叫以爲樂者嗟乎百姓何辜罹左兵刀
俎玉此極哉先是賊所未盡拏戮之男婦老稚未盡
焚燒之廬旅茨舍與未盡剽奪之金帛服物牛馬雜
畜左兵則一舉而盡之方其環掠歸營兵以殺人多
者爲勝將以攫貲厚者爲功重茵羹褥紫衫朱履椎
牛釃酒浮白投盧不復知有勦寇事紳衿婦女劫質
在營垂首供頤指醜顏佐燕笑少忤意則立斬不惜

雖然左兵虐民不止是也臣所言百千未悉其一二
也獨令左兵延引一月則袁土墟矣陛下不思所以
制之臣恐各省直官兵皆無復尺寸安堵天下之禍
不在寇而在勦寇之兵倘忍言哉或曰左兵悍且玩
易譁毋激變夫兵橫暴不戢則禍不止於譁爲今計
陛下宜下詔罪已褒袁士民赴闕陳左兵橫暴情形
嚴勅兵部覈察監軍副將若面員正兵從兵若而人
案律治罪使知所戒又密諭左鎮使慎擇忠敢材智
將領分督各營仿先臣郭登戚繼光遺制厚其衣貲
豐其犒餼時其訓練漸馴其蝮蠆蠶食之性它降寇

爲重毋重困之夫二祖不忍民苦兵兵殘民至矣今官兵吸民膏血民皆勞困又焚其廬舍掠其妻子使不得保聚則隳壞先朝馭兵之法而仰貽二祖在天之惻者莫官兵若也盜一陛下威福已出過大獄每屢欲恤不擅殺一人雖與衆共棄猶有熱審有清理或延枝而薄從遣戍或逮繫而勒令自裁重辟未嘗數數也蓋陛下誅有罪慎重如此今官兵所過無老少良賤善惡皆屠之甚則一日而殺千人頃刻而殺數百人莫暴於豹虎蝮蝎不觸犯則爪牙毒螫無所用民畏兵殺已至百計避之而無可避則剝削國家之元氣而重傷好生之德意者莫官兵若也盜二積貯天下之大命農不廢業野餘蓋藏然後額賦新餉水旱饑饉不告匱今官兵絕牛種毀耒耜遠近村落鷄犬寂寥丁壯流散家黠者鬱抑無復之一旦揭竿起崇權黃巢之徒陛下雖欲誅之不能則耗折四方之戶口而頑竭累代之賦斂者莫官兵若也盜三士首四民其間砥行讀書有志當世者非之前此藏籍未燔也衣食差裕也室家無恙也庶幾奮發磨淬以須展用今官兵則無罪殺士死者肢體不完存者飢凍交迫一二才且賢者漂寓旅食齒髮衰邁術業屏棄弦誦落然則破壞學校之舊制而摧殘王室之人才者莫官兵若也盜四嗟乎自寇賊交訌以來莫不謂民倚兵兵衛民豈知殃民盜國至此極哉雖然非盡官兵罪也皆督撫總鎮諸臣失簡汰廢訓練一時將領不講求防馭之法使然耳臣不敢謂諸臣皆養寇自資皆縱兵殺人亦不敢望諸將皆如楊惠元之不發鉼嚮高崇文之不折鞭曹彬之秋毫無犯獨是溺職冒餉罪宜輕重量治使之漸戢橫暴之習徐求勦撫之方則四盜可除廓清可俟而其大要尤在於擇相相賢則將得人而兵禍熄矣不然臣所謂禍不在寇而在官兵不幸而言誤中陛下何策禦之抑臣前書所條橫暴之害雖就左兵而言其實天下之兵與左一轍天下焉有暴兵四出民不聊生能匡王定國者哉臣故推極四盜以明官兵不殺賊而殺平民者之害國甚大惟陛下財擇臣愚昧死再拜上

吳次尾曰四盜亦舉其甚者言之耳各鎮以禦寇爲名寇未退而鎮兵隳名城矣左師以清君側爲名君側未清而飛騎陷陪京矣官兵害國殃民至是孰謂芑山無早見哉

疏

請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臣某爲致治首明理學黜邪正人心懇乞敕訂四書大全闡繹聖經光昭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文皇帝特命纂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譌彼纂此刪與原本頓異後學文辭失眞義理寖晦背孔孟而崇佛老棄忠孝而尙權姦甚乖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略而已臣少遵祖父庭訓備臣弟自照自勳講質是書見坊本脫誤心甚痛之因歎諸儒臣承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太速各章小註不可不加釐正又宋槩後名儒論議宜擇別暦入或詰臣曰

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爲臣謂本朝洪武二十三年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廣輯諸說足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知尤幸四方博學洽聞之士覽臣義例不以臣言爲非具呈南京國子監咨部鋟行崇禎十四年江西學臣侯峒曾據兩直十三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旨重訂學臣行文袁州取臣四書大全寫本到道驗實進御臣以前此未經具題寫本先出互相傳鈔妄有去取與臣初纂相背即臣寫本塗乙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第二疏

臣某爲芻言可采聖學宜明復乞頒布四書大全以

佐儲講以裨盛治事臣竊見坊刻大全譌謬日滋謂宜釐正增定推廣聖祖纂修初意臣於本年某月日具疏恭錄舊所撰序例辦略與友人論大全書呈進仰候聖裁適閱邸鈔見江西按臣徐養心據南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題請鋟行臣重訂四書大全隨奉既係倡明理學該部速覆之旨識者舉手加額謂理學丕振人文蔚興起衰濟溺端在今日不謂部覆延緩至今臣不勝惶懼雖然臣言非迂謬無當也臣自少迄壯反覆是書多所發明即臣生平不附流俗不背經傳概見於此臣先是竊從諸儒臣聞文華殿額

曰學五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因念祖宗朝治天下之道莫不由學大經大法莫著於四書獨士子割裂爲文冀倖進取空習句讀罕稗實用臣深惜之我皇上法祖勤治講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臣嘗伏讀昕綸誠正功疎治平罔效等語仰見皇上服膺聖經至意然則四書爲治平綱要明甚士子宜覃力四書既奉先帝倡明理學該部速覆之旨前任按臣徐養心特疏題請頒行曾移文袁州酌議動支本縣官銀授梓臣念四方多故公帑告匱不忍刻書擾民事寢不行十六年十二月寇陷袁州臣罹禍獨慘先人見背仲弟淪謝臣出入兵燹中身被重創僅存喘息奔播弗遑十七年正

端治本光祖制也臣又伏念當日纂修大全太祖未暇而有待於成祖今增定大全成祖列宗未暇而又有待於皇上如謂是書不必增定則是太祖所未暇舉成祖不必創爲纂修成祖既以纂修始之皇上豈難以增定繼之蓋法祖翼聖世異道同未可以字句增修爲背祖爲叛經也況臣獨任增訂既無築舍道謀之嫌兼省開局辟屬之費事苟合道不行何待臣前疏論列甚明倘荷曲垂省覽憫賜施行將大全如日再旦皇上闡繹聖經光昭前緒豈惟學校攸賴所裨助儲講億萬世無疆矣伏惟聖明裁擇臣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回奏錢行四書大全疏

臣某爲遵旨錢行書籍謬陳管見仰候聖裁事臣舊增定四書大全崇禎十六年具疏恭請先帝御序錢布學校疏成未上前任按臣徐養心特疏題請頒行既奉先帝倡明理學該部速覆之旨前任學臣侯峒曾移文袁州酌議動支本縣官銀授梓臣念四方多故公帑告匱不忍刻書擾民事寢不行十六年十二月寇陷袁州臣罹禍獨慘先人見背仲弟淪謝臣出入兵燹中身被重創僅存喘息奔播弗遑十七年正

月臣扶老母挈季弟流寓廣信興安縣旅次少定方
卒業是書未幾驚聞國變日夕崩慟輯訂中輟十七
年十月內臣閱邸抄見按臣周燦據江西府屬舉貢
監生連名公呈續題前事奉旨四書五經大全每銀
十部進覽欽此欽遵臣亟圖鏤版裝潢呈進竊疑者
按臣前後疏具在皆專言四書大全銀五經尚有待
今明旨驟及五經果五經四書一時并銀乎抑先四
書次五經乎所銀者果孰助工費孰董剞劂乎臣僅
能增定譬正力不能自銀果孰銀此四書五經大全
遽令進呈乎本年四月內管袁州府事臣廖文英奉

撫臣曉昭按臣王孫蕃學臣吳炳各衙門照會專差
星馳至興安督臣銀就進御臣且惶且懼蓋緣篇卷
浩繁刻資莫措未能功成不日因念國初諸儒臣承
命纂修時方承平費出內帑今臣偕弟自勳是正諸
家補儒臣未逮適當中原鼎沸一切繕寫刊校或俟
諸同學或委諸梓人淹速久暫臣難逆睹伏乞皇上
展限期年俟書成捧進庶覽特詔頒行近以紹先帝
未竟之志遠以昭祖宗崇文闡道之緒則聖經寖昌
承學攸賴而臣亦不至延緩獲戾矣抑臣愚尤有進
焉王言綸綍宜詳且慎按臣既專言四書大全明旨
宜曰增刪四書大全先進覽五經大全并令增定頒
行如此則部臣灼見次第臣得知所適從若之何合
五經四書而遽銀之也按臣上言四書而明旨兼及
五經又不明示以銀行之故與進呈之期臣愚不能
無惑況臣於四書大全折衷羣言權衡史筆皆發明
古聖賢帝王治天下要領去訓詁遠甚私冀我皇上
因文求實稽古濟時或痛戒沈湎或嚴抑權姦或擇
輔弼而釋黨禁或戒聚斂而汰冗員或安內攘外而
光復土宇或酒讌雪恥而祇紹丕基諸如此類徵寓
諷勸皆有裨初政之萬一皇上厲精圖治本之以清

心寡欲推之於設誠致行孳孳與諸大臣求撥亂反
治之道取諸四書五經而裕此臣區區弋獲之見爲
新朝涓埃之助非特補輯遺書而已惟皇上鑒臣之
心思臣之言不以爲闊迂而忽之則學校幸甚宗社
幸甚緣係欽依敬刻書籍進呈事理爲此謹具本奏
聞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宜春　張自烈著

議

駁朱友文釋鄂祐議

洪武二年某月日臣伏聞元將王保保自甘肅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督將士備守夜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臥不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殺之天策衛知事朱友文曰當賊犯城時斬祐狥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以議今賊退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或告臣曰友文議是陛下又

從而賞之臣甚惑焉夫殺一人以儆衆人所以戒將來懲玩寇耳若云無及於事不必追罪則凡亂臣賊子時過事已概從姑貰與無罪等有是理乎行法之時有後先必行之法無假借豈賊犯城時斬祐爲軍法爲足以令衆賊退而追罪祐即非軍法即不足令衆乎軍吏失律就軍中戮之法也非擅也昔穆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曹彬伐江南太祖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破酒失律如祐法所宥德濟仍勅諭達曰左丞胡德濟至京上念舊勞特不貸不殺不足以昭國典而友文獨謂之擅殺可乎向令祐有勞績可紀友文爭之溫釋之猶不失古人從事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

見褒宜待莊賈乎左丞失律當就軍中戮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彼嘗救信州守
諸暨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用遣使即軍
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由此推之儻青
不斬蘇建特細謹耳未可爲後法軍法與功罪準翔
果有罪廣戮之未爲過果無罪廣以私愛憎文致奏
當於上上枉法誅之廣雖無擅殺名與舞文虐匪辜
同科爲廣計殺當其罪不請于上可也殺不當罪請
于上不可也陛下宜藉翔罪與否豈必概責廣擅戮
哉御史劾廣擅殺不問實翔罪諸臣雷同附和不匡

救朝廷闕失皆不足聽臣請復下司寇刺讞廣翔曲
直以正邦典著爲令謹議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崇禎八年八月日臣某聞朝廷復祖宗保舉法進士
舉貢外兼用監吏士民蓋即古立賢無方遺意諸臣
宜悉慮奉行不容異議者也頃見科臣疏言進士舉
貢各能自愛其馳不放輕鄉身名監則統袴子弟吏
則刀筆起家民皆田夫牧豎之流士皆膏粱閥閱之
進士其始皆民耳與田夫牧豎雜處耳遊庠序而後
爲士通籍而後爲進士士民中有能爲進士而細於
前之弊未能一一釐革明旨所謂務求眞才實德允
堪民牧者未必應弓旌而至也臣閱科臣疏不勝髮
指竊謂此言一倡弊不至蔑棄祖法壅格詔旨排沮
人才爲言路滋蠹爲國家釀亂不止舉朝大臣未有
毅然駁正以廣聖聽者臣甚惜之夫科臣極詆監吏
士民不可薦獨不上稽國初典制乎洪武永樂中往
往薦用監吏士民全思誠耆儒也召爲文華大學士
李彥名儒士也歷官禮部尚書郭璡監生也遷吏部
侍郎曾泰秀才也爲戶部尚書楊士奇處士也充翰
林院編纂官徐熙況鍾吏胥也一爲尚書一爲吏部

郎中若然者其勞績聞望炳蔚至今枚舉不盡而由
監生薦用者尤多即今日人才不能比隆國初豈無
一二異等足充使任而科臣獨謂監吏士民皆不堪
舉用非也洪武三十年令軍民一材一藝得自陳效
用正統五年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聽諸司保舉嘉
靖十年遵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皆未嘗專
任進士舉貢概棄監吏士民也舊章具在而科臣獨
并髦不問又非也況進士舉貢非盡生而爲舉貢爲
進士其始皆民耳與田夫牧豎雜處耳遊庠序而後
爲士通籍而後爲進士士民中有能爲進士而細於
連坐之法隨其後既有力以進身豈無術以飾過從

舉貢者有能爲舉貢進士不遇而爲民者豈由士民而爲進士舉貢者皆可薦異時能爲進士舉貢今日不幸而爲士民者皆不可薦乎苟非才且賢雖舉貢進士可黜苟才且賢雖監吏士民可任昔宋文隱逸耳薦授山西副使郭傳釋流耳擢爲翰林應奉與詔醫士耳薦拜監察御史國初釋流隱逸醫士皆可用則凡耕釣屠販皆不容棄而況監吏士民乎又況今之進士舉貢賢且才者非乏然葦金要津者有之戚里援引者有之科臣獨以此懸揣監吏士民逆絶其進取終置之禁錮欲專任進士科貢又非也信如科

臣之言幸而爲舉貢進士路可以夷徑可以捷而爲監吏士民雖駑駘亦驁駿雖祥鸞亦梟鴟而已是非淆雜取舍乖戾臣恐祖法自此而壞詔旨自此而格人才自此而汨言路自此而壅國家自此而亂皆科臣之言誤之也爲今計合進士舉貢監吏士民擇別其堪任與否使賢者進而不肖者退不必謂監吏士民必不可用臣願陛下深惟保舉利害得失之故勅諭閣部諸大臣取科臣全疏合臣劾議虛公折衷申明詔使知去從如果臣言可采宜明正科臣蔽賢誤國之罪爲將來妄言者戒至于明詔兩京諸司皆保任過限不舉皆議處臣謂此法行終不足盡得天下士思以封菲佐賡慮萬一惟陛下恕臣狂瞽使得盡其愚幸甚謹議

駁陳言議

臣某言崇禎十年十一月日臣伏見安慶府保舉生員蔣臣憤閣臣會試錄文沮抑胖薦詳爲辯駁請閣臣自行簡舉改正毋褒祖制輯皇明薦舉考具疏赴通政司進呈通政司臣張紹先據蔣臣薦舉致治良圖疏具題稱薦舉考皆寶訓諸書采集成帙事係陳言今原疏封進外薦舉考貯臣衙門應否封進伏候

聖裁施行本年十二月奉旨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著議處原書著封進臣伏讀明旨竊嘆閣臣譎謬爲國體玷未有若是之甚者也臣不敢苟求閣臣隱微姑就陳言二字音義詰之其不讀書不識字皆昭然可見臣考六書陳音臣列也商書微子我祖底遂陳於上是也爾雅陳久也盤庚失於政陳於茲是也又舊梁也詩小雅我取其陳是也又敷告也孟子陳善閉邪史記箕子陳洪範是也臣又謹按祖訓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鞫問情由明白處斬大明律內外大小官員但

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白條陳其陳言事理並要簡易不許虛飾繁文祖訓律令所謂陳言條陳猶敬陳奏陳之類非陳陳相因陳言務去如陳腐等語明甚鄉令通政曰書係陳言則是陳腐之陳忽玩寶訓宜坐不敬今曰事係陳言則專屬蔣臣上書而言與敷陳條陳義同閣臣一覽而知若之何妄指條陳爲陳腐也或告臣曰閣臣忌蔣臣攻已遷怒通政明知不可欺天下姑以是紬通政耳果爾則閣臣去指鹿爲馬幾何視陛下何如主臣不敢深言獨是綸綍萬幾治忽宜若何慥慎顧自顯倒舛謬至此何以

正邪典何以風百官夫閣臣端居台衡任大責重古今姦邪誤國載在史傳臣竊恨之不意陛下聖明乃有不讀書不識字如二三閣臣者昔姜平子賦詩不識一丁苻堅擢上第唐李林甫不諳杕杜蕭炅不辯伏臘宋大觀中集英殿臚唱林攄不識甄益字至今以爲笑然此猶小夫耳今閣臣則夫在絲綸矣通政曰事係陳言明旨則曰讀訓稗係陳言不甚相矛盾乎通政忤閣臣無罪而可以議處言官萬一糾閣臣不無罪而可以誅戮乎臣非爲通政雪誣所惜者閣臣職典論思不能裁決大可否大是非且莫辨係陳陳腐爲何義播諸中外傳諸史册可堂孰甚閣臣雖欲自文過陛下雖欲恕閣臣天下萬世必不爲閣臣欺也況今天下輕遽舛錯尤有甚此者臣欲痛哭言之而不可得今弟就陳言一端摘其欺蔽以明閣臣不學無識不足副倚任者類如此陛下試由臣言推之則凡用人行政舉錯賞罰積欺蔽而滋譌謬者皆不可不察請速下臣議勅閣臣痛自循省遄改前誤豈惟閣臣自新陛下亦庶免誤聽閣臣之過賞罰信而邪正明天下可次第理也謹議

用士議

洪武某年月日臣竊聞給事薦某宜牧民者陛下問所能對曰才高年少勇於敢爲陛下謂才高多過中勇者少循理年少未歷練恃才輕忽鮮不擾民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用之未晚遽使牧民未見其可此誠陛下惜名器愛百姓至意臣愚不能無惑者獨以陛下疑士失衡驟信給事之言未嘗察其可否徐進退之也古者四十稱强仕禮也然昔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言孝廉年未滿四十不察舉若茂才異行如顏子自可不拘年齒臣愚謂士固有耄不勝任者有年雖少學問過人足有爲者若之何概以年

少紲之取士而不核眞則舉錯必不審不嘗試則能否必不見語曰人皆寐則瘖者不知皆默則瘖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瘖盲者決矣今陛下閣給事言某也才高如此勇於敢爲如此不覈其實不試之以事而遽謂某也才高過中勇敢用氣如此其究必至於生事擾民如此而又未審夫士之果過中果恃才也又未審夫給事之所謂才高敢爲者果何若也一旦懸度其不可牧民而不之用則是不使之視不使之對而斷然以爲盲與瘖也嚮使給事果能知人言果覈實則不必誤以非才高者而謂之才用舍生殺一準於察之見之視陛下今日懸度而驟棄之者何如臣願陛下之熟計之也謹議

保舉議

臣某言明詔祖宗保舉成法可遵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司道知府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眞才實德允堪民牧卽將實跡開欵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覈與見在應選一體除授仍分立限期過限不舉者議處舉得其人舉主褒敘或犯贓罪及庸闇無能舉主連坐臣愚以爲保舉之法皆非迂謹不才懦怯無氣之人則因其才高勇敢遽謂不可以牧民未可爲古今定論也臣爲陛下計有

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有堪任知府而不止於堪任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監吏士民臣不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士舉貢某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某堪任州縣者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監吏士民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某堪任知府者然則謂三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臣又不敢信也夫取人必因其才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士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任知府者舉主以爲非詔旨所及而不敢舉進士舉貢雖有僅堪州縣者舉主又以爲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則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知府以不當舉堪任知府而棄之三品以上實知其僅任州縣以不當舉僅任州縣而棄之交棄則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況文職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豈必人人皆飽叔皆祁奚乎豈無娼嫉

黨滋大又況夾袋有餘者雖一官而可以舉數人倉卒不足者雖累年而不能舉一人如必各舉一人則雖有能舉數人者而僅使之舉一人而止猶騏驥能行千里繫之使行百里而止耳其不能舉一人而必立限以責其舉猶盲者必使之辨音徒没世窮困退耳如是而欲盡致天下之賢才以遬希治平雖名爲復祖法臣知其必無實效也或疑不責以必舉不督其過限若延緩何臣曰不然求玉者必於崑岡求珠者必於荆溪今之兩雝省直學校賢才之崑岡荆溪也兩雝之司成省直之督學使日

與四方士晉接講課士之能否長短皆得嘗試而甄
拔之苟取才於此中督學使不徒以文藝歲科解部
爲稱職兩司成不徒以釋奠內外課積分爲故例通
變安定湖學條科每歲擇士之賢且才者著之籍有
事需才若取諸寄不能其官者連坐而又佐之以鄉
舉里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愼簡閫臣以宏且握精
求銓曹以法冗員由是人才次第升進豈必盡人而
責以保舉先期而督以程限不舉而咸以刑辟如今
日之紛紛無益哉臣所謂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
臣愚不識忌諱苟行臣之言得人圖治微有裨助惟

陛下財擇謹議

騎射議

崇禎九年月日朝廷用某御史言詔天下生員舉貢
兼習騎射蓋將合眾騎射禦寇中外咸曰善臣愚謂
緩本急末務小遺大非計歷考古與亡治亂不盡由
騎射諸大臣臣王定國不聞皆以騎射見宋歐陽修
言於仁宗曰試將才者限以弓矢一夫之勇則智略
萬人之敵皆遁之矣蘇洵曰昔之所謂武舉其以弓
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材耳我太祖令郡國
生員習射中式後十日試騎射書算律令未幾罷歷

且賢如方召龔黃韓范諸人以不善騎射則終牖
下老耳今天下所之非騎射也督鎮韜弁之善騎射
者比肩立往往養賊自封蠹弓臥矢退士雖工騎射
不講求忠孝不崇髮膚爲國用雖頡頏古造父羿蒙
徒亂竽耳又況我能騎射寇亦能騎射兩能角立勝
負輒相當寇之素嫻騎射者其亦奚勇技什伯我我詘則
寇必勝如是而謂騎射足以共武服致理平臣不信
也爲今計陛下先慎簡賢樞輔集思廣益使百司知
所法申勅各省直學臣風厲忠孝課習掌故及時政
得失利害毋徒經經書義取士歲科塞責止又博咨士

之富學行經濟者各歲貢十數人超資次用之凡皆治天下之大且急者不在士之騎射不騎射也釋此不圖騎射是亟及騎射罔效然後知其文無補武備烏能素裕强寇烏能遽平臣故謂兼騎射非計請速罷御史言更著爲令宗社幸甚謹議

寶璽議

臣某言天一也繼天立極道與天準故民無二王王無二寶必一事用一寶古者一日二日萬幾萬其寶而後可然三代以前未有也本朝寶凡十有四載在掌故皆不可爲訓蓋國家建官分職設印信鈐符令

牌符驗事殊號異各有專司宜不能比而同寶則自天子出諸創制布告由鎭萬國祀天地祭鬼神以迄册封賜勞徵召軍旅封賜璽韜制誥勅命答賜宗人訓迪有司一皇帝廣運之寶足矣焉用十而四之況璽號雷同揆諸義往往不合皇帝之寶與天子之寶同一以之册封賜勞一以之祭享鬼神天子信寶與皇帝信寶同一以之調發鐵兵一以之徵召軍旅若是者非如周禮典瑞所辨名物用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與夫鎭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珽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

崇禎丙子冬如京師爲友認寃時館廣言路先生陳五策首本計次防薦次平寇次儲材次去弊今本計去弊二篇快

辟薦

陛下宵旰思治須辟薦保任諸大臣宜悉慮奉行弗懈頃者羣議紛如有謂辟召不可行辟召行弊什伯科目者有謂甲科可專任不必旁求者臣竊謂行辟薦而廢科目非所以明制專科目而廢辟薦不足以致治今天下亦知科目之寖失其舊予國初三場中式十日後復試五事求士適用也今士少壯攻制義見聞單寡策論非講意計術文采即襲績陳言斤

循有司尺度類不能見諸行事而售雖闕茸迂陋累
貧拜顯官不售雖孔顏曾閔之行方召賈董韓范之
才卒厠下老耳然則辟薦濟科目所不及而議者謂
一科目足盡天下士可不謂惑哉高皇帝嘗謂察舉
賢才德行僞本文藝次之諭羣臣曰朝廷爵祿所以
待卓越之士豈可限之以格臣不敢遠引揚士奇不
嘗白衣入綸扉乎馮堅不嘗典史推都御史乎王興
宗不嘗直廳事慝布政使乎陳迪不嘗訓導爲編修
乎黃福不嘗鄉貢士晉六卿張守中不嘗乙科撫延
綏乎況鍾尉能不嘗特拔之掾曹之外並躋臚秩乎

之十數人者聲實茂著皆不盡由科目正統以前科
目辟薦參用法誠善神廟初年儒臣進講至漢文勞
細柳輔臣從旁進曰祖宗朝干戈平定之天下爲腐
儒壞盡語至深切今陛下撥然復祖宗盛典不欲腐
儒壞天下臣請復以薦非進夫行辟薦而不審器使
無以盡羣材嚴保舉而不行久任無以課實效何以
明器使諭曰聖人不能令手步足握故不違已所長
不能令魚飛禽馳故不違人所長又曰太公田不足
以贍種漁不足以贍網而治天下有餘智孫叔敖相
楚三年不知輗在衡後而楚以霸此皆各因其材耳
高皇帝諭侍臣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
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今選曹不然他無更僕數如
才力不堪任知推除爲知推識行不堪任督學推爲
督學謀斷不堪任邊撫遷爲邊撫風節不堪任臺諫
擢爲臺諫銓注既定循例陞辭去充位塞責敗而後
誅罰隨之何益管子輕重之法曰自言能治田土殺其身以孼社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
馬殺其身以孼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劓以錫門
父祖制軍民一才一藝皆得自陳效用今使應辟薦
者舉主先各言某堪任某職召某廷試各自言所能

十歲不遷者宜廟時特著三法一不次遷擢一不拘流品而所首重獨在久任先臣崔銑言國家治效未臻由登仕大易官多辜制遷代大急故也今使應辟薦者廉其才某可某用矣授以官用某可用矣寬以文法需以歲時雖不能終身勿遷仍愼簡能者代之如是則前者不敢馳其責而後者不至因循苟且就于敗此行久任之道也器使明久任行功罪以之定賞罰以之信保舉連坐之令嚴勸懲激厲之道備革崔亮裴光庭資格之陋補安石經義之不逮吏治未有不丕變者惡在辟薦不足益人國哉

儲材

任賢明主之權也進賢蓋臣之職也賢者進而上弗用失在君上能用而賢者弗進責在臣古聖王旁招俊乂豈盡由夢卜哉賴賢相百執事各舉所知而已唐虞三代之時明試以功官人惟賢漢初賢良方正明經茂才等科制頗近古後迺益以射策唐則專詩賦宋則專經義今雖襲宋制國初嘗倣漢四科間行之故一時得人爲盛陛下詔復祖宗保任宜雜流得士若吳訥郭傳況鍾輩軼出甲乙科外何寥寥不少概見蓋由諸臣寡知人之明朝廷失儲材之道耳臣嘗考劉劭人物志甄別十三流較材質衡使任詳矣惜論未盡善張晏李德裕咸非之他若使貪使過諸例斑斑傳記宜稍捐除資格內無避親外無避讐如古祁奚叟師德尤近代所宜考鏡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豐草言世非乏才也市駿骨千金良馬至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貴先倡也天下豈有勞於求不逸於任者哉或曰今卽舉各私親故耳安得賢與才任之臣以爲不然唐憲宗諭宰相李絳勿私親故絳曰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何敢復與若其不法自有三尺誰得私之爲今計先去門品勞舊資

次之陋廣其途以致之勿問親故勿計恩怨論定後官因能授職復嚴計典察典繩其後上自宰執下逮六部大僚迄撫按監司諸臣貴近無曖彊禦無避門戶無岐匿苞無納而尤飭內外兼察之制申京官保舉之法陛下復總發殿最舉當者賞不當者罰輕者褫削重者棄市吏治駸駸復古尙憂乏才哉雖然儲材之道何居唐裴度奏寇盜未平宰相宜延四方賢才請於私第見客詔從之宋蘇軾曰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范純仁

曰人才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何以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國初郡縣貢文行異等入大學自六館積日升之司成才識已超外授以藩臬內授以臺省若是者皆與裴范諸議合皆萬世不易之道然非至公極明莫之能也夫士之才者必每歲舉之隨事試之積日升之試有效而官之豈好勞哉儲之弗豫則用必匱譬臨淵羨魚魚不可得適爲天下笑今天下平居無事三年一貢士不量其能而與之官循資遷轉驟加超擢久輒致仕去稱職與否罔勿問一旦有急向之高爵腯祿者不足恃也抑臣尤竊有慮焉昔周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人才復興詩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敬言宣王能使人才足用也古今人才克勝厥任未有不自人主陶冶而成是又在陛下茂美之若曰天下終乏才士終不可用此近代蔽賢之論也昔人有求墜簪者心切於求簪橫於前而莫之見宮人之哉以刈葵菡牛之鼎以烹鷄夫才當前而不見用與用其人而遽其才何以異是願陛下早自計諸臣謂天下士無足任思借才異代臣不敢信也

平寇

當事晝平盜方略言人人殊或言撫誤毋再談必盡思得能者而用之然後采虛聲牽浮論取疇昔弗問弗仕之人責之以艱大之任如驅駑足而致千里其跼也必矣迨無功獲罪則相視嘆曰辟薦之不可復如此天下士非才如此孰知居恒失所以儲之也哉唐劉迥言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副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其才識何由而別宋楊時言舉士不由鄉舉里選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較一日之長必不可以得人臣愚謂今制兩闈取士及吏部考選知推科道徒試經義策論爲甲乙皆古人所鄙爲空言無實用者也循此而不知變無惑乎今日儲材待用之難

總制策如是止耳臣謂今流賊非啻二正時鄧茂七

劉六之橫莫可制也頃琛蹲及畿輔議者紛紛舌敝而賊滋蔓不即勦識者竊恥之臣請先明盜之源流然後治盜之術因詳弭盜之術可乎今四方荏苒雖蠭始逃兵半貧民也自加派遞繁有司以逋完程殿最冀免鐫罰不得不掊削小民小民楚痛號泣顧父母妻孥無人色方析骸爨不得不捽走爲盜盜屯集靡定喙突四馳不得不酷焚掠焚掠酷窮者蝟附富者鳥獸散由是盜日熾輜重日厚于女玉帛日充斥我兵莫誰何也民且樂盜而忘其死然則民之喪其樂生之心走死地如鶩不自悔亡他重斂阱其前

酷吏驅其後也豈樂爲盜哉雖三五桀黠者恣所欲爲敢扞罔而爲之倡非盡貧而後盜然使無貧民爲之羽翼連狃成羣其勢亦不能獨肆其毒此盜之源流也治盜之轟若何兵所以勦盜也今兵懵於盜盜出掠僅薄瑕城席捲公私備輒逸去兵挾主帥爲盜竿兼倚盜聲勢望郊邨富腴家相率居停百求百徇不則格殺之甚且刃平民冒首功蔑敢問鄉閭壑蹙相告曰賊來有厭兵無厭賊去有期兵無期聞者皆流涕主帥懼兵獷難控復首鼠依違賊秦亦秦賊豫亦豫賊商雜錯處盜前後旁側閒莫有奮先聲殲賊者賊何日寧賊一日不寧捐數百萬餉以平賊而所捐百萬半飽懦帥驕軍腹化烏有耳則是加派所入始摧諸民以備寇旋委諸兵以豢盜國家未受一銖之利卒受億萬之損反衰啖肉甚可寒心此治盜之轟也去今日之盜之轟弭盜若何臣竊以爲莫若覈勦盜之兵而亟練精兵以禦盜則象山盜入蘇民集鄉兵擊破之已事在察盜民之吏而徐誘羣盜以歸民則張詠治蜀賈琮平交趾之遺法在我不重創盜盜必驕尤莫若先勝之而後安之爲今計督撫將帥長吏宜日枕戈繕怒習比閭族黨爲牽然在山之勢

寧先賊無尾賊寧迫賊入隘無縱賊出境陛下更檄示州縣凡賊攻破者視邊將例抵死罔赦能斬渠魁搜穴巢賞與邊功比罰準是又如先臣汪應軫議一方盜起不即撲滅以致出境兩處撫巡帥副官以下俱坐審如是人各矢死方攻賊賊必困賊困殲厥元兇立正蓁衛然後貰脅從原誤陷招流庸給耕種水旱殘疲諸郡邑積逋宜蠲將作緻造諸得已之需及豫徵帶徵宜罷如成化中荊襄事平遣回流民百五十萬有奇謫戍賊黨萬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有奇四省晏如此即勝而後安之道也管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民有餘斂之以輕民不足散之以重晏子曰能安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能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先臣邱濬曰得一良令勝得兵三千得一良守勝得兵三萬今誠能崇本力農省徭薄賦禁淫巧奢僭選用賢守令使民衣食有餘化行而俗美盜源以絕盜流以息民安其居而天下治雖兩河之木兩廣之礦江之洋淮海之鹽南之峒東之蓮皆可坐致豈議勦撫議兵餉築舍無寧日哉臣又有說於此秦觀曰盜賊不足慮慮其間豪桀耳今天下民久失所萬一窺時變而動亂往往劇

於賊使椎薶屠狗之徒號闘自負不盡使之爲我用則猛毒爪距無所試而害巨測宋蘇軾欲常科外再設一科以收奇能異材之人今朝廷行辟召而不遺吏民與甲乙科貢監並用誠萬世長慮而科臣獨謂吏民必不可用豈不誤哉願陛下裁幸毋謂藁謀迂也

論

豫讓論

不審已度義以身借交擾名底死而不自悔者刺客是也而豫讓爲尤陋論者信史遷不欺其志之說羣起而義之後世能知其繆者誰哉讓故嘗事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雖寵遇與衆異非賢主知人國士讓也及趙襄滅智伯讓顧殘身毀形不殺襄子不止何哉夫讓既以人臣委質無二心則中行氏鄉所臣事者吾君也君雖衆人我臣心未可二也當日滅中行者智伯也智伯故君讐也讓不死故君之難終其身臣事智伯不去可不謂懷二心者哉貪愎不仁如智伯必滅宗智果逆知之藍輿之宴戲侮韓君相必及難智國力諍之讓不寤君之將亡侈然以尊寵我爲國士我何侚脅至是使智伯誠國士讓方伐

趙時締疵計趙必滅智讓感國士之遇圖所以報知已孰有急於此者何獨墨墨退何獨君滅始以死報也讓之對襄子曰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義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擊之致報讐之意雖死不恨嗟乎天下未有忠臣立視其君死宗覆不死忠徒死名者也未有君亡讐存賢其讐之赦已區區伏劍可以下報智伯可以媿後世人臣二心者也然則讓所謂爲其難者不忘尊寵已耳死名已耳惡得爲義哉卽自謂不愧智伯能不愧中行哉故余於荆軻之死嗤其失策史稱軻沈深好讀書過也專諸殺僚亂

矣鄙人也非軻匹也曹沫劫齊復侵地聶政母在不許身嚴仲非讓所能及也讓之友青笋軻之友田光高漸死不反顧愛名重於愛身也古成仁取義者弗與也悲夫

漢賈誼曰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同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宋胡寅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善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豫子爲之報讐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富貴無所可求子孫無所可託矣讓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

雋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也此非特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黃震曰太史公爲五人不歎其志然惟豫讓爲君報仇之志爲可悲餘皆非人情也明方孝孺曰讓之死固忠矣惜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淫之時讓宜切諫三諫不從移其伏劒之死死于是日伯庶幾感悟保全智宗則讓雖死猶生也讓此時袖手旁觀坐待成敗智伯既死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

何足道哉陳仁錫曰讓可謂義餘人俠耳鍾惺曰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懼其不死中行氏之恣而滅其恥蓋愧心所爲也既已委質臣事人一語不覺自露本心及襄子詰責理屈辭窮而以衆人國士之言自解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趣舍不同善變者亦多未可謂不死中行之讓必不能爲智伯死也按諸說皆不可爲定論或臆揣非實或軒輊失倫胡陳二氏尤迂謬不足信論世知人之難如此又記

薛廣德張猛論

古大臣正君有夾輔之道謂能左右之也傳曰能左右之曰以以者轉移執事也善諫者亦然昔漢元帝酌祭宗廟惑於近習邪佞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諫曰宜從橋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論者以廣德稱猛婉詞悟主非廣德所及謬託孔子謂諫諫之說以猛爲法以廣德爲戒後世皆信之余謂二子皆曉人也意當日廣德必竊謂猛曰我以顓先子以諷繼諷者可

冀轉圜之捷憩者可無異麟之處策誠善故期于事之相成不嫌于說之相戾所謂左右之夾輔之者也無直婉一也人臣不幸遇主過非先攻其蔽必不能啟其聰非顯言激其怒使難于飾非必不能婉言霽其顏使易於遷善蓋理勢然也柔闇寡斷如帝二子稔知之方帝欲御樓船勢豈能驟止駕豈得猝移使以一人之正論持之必不從即以兩人之正論交爭之未必遽從合兩人一以顯者激之於前一以婉者諷之於後則其惑可以解而其從可以立定計二子是時所夾輔帝者安知非籌之素深遏之有漸言相

反而勢相濟其塗殊其歸同非後先矛盾也帝始終不察二子之意獨以猶爲曉人則喜諛惡直故也由二子觀之朱雲之於成帝請劍折檻雖以辛慶忌之言宥死卒不能誅張禹陳禾之於嶽宗引衣落裙尋以盧航之奏蒙遣卒不能竄童貫豈非各行顯直失所以夾輔之道哉雖然薛張二子徒爲其易者耳彼其時史高之領尚書石顯之典樞機蕭望之之就獄周堪劉向之被讒繫漢室存亡有倍蓰于御樓從橋之安危者而二子婉直莫施匡救鮮效則二子之計蓋窮矣嗟乎後世人臣事昏主之難若元成嶽宗者或以極諫聰或以齎志死宜國家治日少亂日多也可哀也夫

郭泰論

士君子進退死生之際毅然不欺其志不汲汲求知于世反諸心可以無疚質諸友可以無慙乃猶有執一隅之見以訾之者余於漢黨人郭泰不能不悲其遇而竊歎後世苛論者之過也泰博學厲行恥浮稱初游雒陽衆莫之識陳留符融者一見嗟異介以覲河南尹李膺膺曰林宗通朗高雅今鮮其儔由是名震京師既而交范滂滂曰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若然者皆深知泰者也皆非阿所好者也史稱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不爲危言忤世見黃憲袁閎徐穉則友之謁仇香則師之塗遇孟敏則勸令遊學就成之泰卒四方士千餘人來會葬同志爲刻石立碑然後去泰生平梗概蓋知此世儒不詳考其人不略迹原心謂泰與世浮沈出處無據苟免黨錮巧於取名何詆誣之甚也或曰林宗交李范同時名士無免者何獨苟全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也余謂蟠不屈黨錮不隨曹爽蔡邕赴董卓徵召以壽終知天下必亂退身教授子

弟以千數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應視蟠絶迹梁碭雖殊其先幾明喆一也安見泰必不能爲蟠謂泰與蟠背馳誤也泰與陳寔同爲黨人其志同其道同所不同者迹耳方膺等下黃門北寺獄辭連陳寔寔以黨人散亡購捕方急自往請囚中平元年黨禁除四年寔始卒未嘗以誅死使泰必駢首與李范同死寔何以全軀與泰同不死也謂同時名士皆不免泰獨苟全誤也或曰黨禍由名士有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誹詘泰爲八顧之首已始其事人罹其害人以不免爲過已以善全爲高林宗果何術

至此余謂標榜首三君後及顧厨次之三君者陳蕃竇武劉淑也八俊首李膺杜密等次之八顧則首郭泰范滂尹勳次之禍初萌於李膺之案殺張成繼潰於陳蕃之議誅曹節非自郭泰始也泰非樹標榜肆誹詘者也李范死泰慟哭於野曰漢室滅矣當是時泰獲免禍者不立異不府怨故也必以始禍咎泰誤也或曰泰非獨愧李范二賢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有譏之者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范丹嘗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丹之不就王貟視泰之假榮同舟誠爲不類平時引勢以爲重遘難幸免以爲能丹鄙泰未爲過也余謂廣婿阿尸位周流四公宜貽譏萬世泰終身不仕豈得與廣比丹介而不能通泰通而不失介氣類懸絶故齟齬不相入丹非洞見泰之顯過與潛窺泰之隱慝能纖指其事以短之既不足深信同舟者一時賓友晉接之常猶徐孺不拒蕃榻耳苟以是爲假榮則就榻信宿皆假榮也皆平時引重遘難苟免也何卒無損其爲高蹈也賈偉節說竇武霍諝爲黨人訟冤其識慮誠有過人者硜硜固如丹必惟懦不敢任必拱默不敢言不審丹何所見而必深鄙之也黨人可鄙者莫踰張儉

亡命苟免禁解還鄉夏馥所謂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儉也非泰也儉豈非郭賈二子所羞稱者哉泰豈負愧李范宜爲丹所鄙者哉論者謂泰以名高撝瑕議廣而不非泰不知泰以行高蒙詬疑泰而過信丹尤誤也以余觀黨人任氣矜名疾惡如讐匡救失圖雖公忠自誓身陷楚辱者可謂無過林宗懷憂時之志恕以耦衆樂與同善故弗遑寧處不告勞無拯亂之才退以守正與物無競故屢瀕艱險不嬰禍記曰殺其身有益於天下君子優爲之孟軻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若泰者殺身無益可以無死者也不欺

其志始終自處裕如也嗚呼泰易可厚訾哉

芭山跡類林宗後世不知芭山能免於范丹之見者鮮矣故先爲昭闡若此知林宗則知芭山矣弟

勳識

韓愈論

嗟乎韓子豈苟求仕者哉唐史謂韓子恃才叛孔孟而不疑余歎曰此非知韓子者也歷觀韓子論宮市諫佛骨宣喻王廷湊制御王承宗譬諾剛果毅然不爲死生禍福所搖動後先上于顛與崔立之書抗陳

已志非汲汲求免饑寒明甚方其上書宰相雖自傷窮困未嘗不引古大臣進賢理國之道以告之其辭激其義隱其所以責之愧之深且至爲宰相計宜速章入告言輦下懷忠不得達者非止一韓愈愈才可用請自愈始即進退稟自上裁而宰相以人事君之義與折節下士恐後之心可以自白于天下若之何三上不報坐視關人訶拒而弗省也當是時韓子雖有憂天下之心非不知宰相不足與語然書一再上不已者蓋自以吾上書雖空言無補使中外曉然知宰相蔽賢竊位朝廷莫能察臣察莫敢言如此後世之過也

愈三歲孤年五十七卒才高數細每讀其集悲之

貞元八年陸贄爲主司試詩賦愈名在榜中宰相

鄭餘慶爲延譽始知名元和初愈爲國子博士著進學解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奇其才改比部郎史館修撰宰相裴度討淮西表愈充行軍司馬蔡平遷刑部侍郎宰相鄭綱覽元和聖德詩欲以文學職處之會爭先者搆蜚語中愈綱不果此數公者皆知愈皆未能究其用況庸鄙若趙賈輩者哉方韓子下第答友人書曰僕之玉固未嘗獻足固未嘗刖無爲我戚戚也然則三上書非迫饑寒求祿仕也士君子隱其志微其微不以告人人亦不得盡知之者韓子其一也自記

芑山文集卷四

芑山文集卷四終

與先達書一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宜春　張自烈著

下里之曲未奏元音薏實之嫌徒煩敝舌私爲戚戚也某月日生聞執事蒞南雝釋奠畢過大行袁臨侯甫就坐述黃又生京師來書爲生求撥慊執事辭甚厲謂臨侯曰祖宗欽降監規無踰次求撥理張子千請又生書屬皆過也臨侯復執事曰張生咸同學友志行卓然蓋自北雝改南思就正有道求撥非生志不能咨訪生何許人不能徐審又生來書果否求撥誣生無學行執事將遽信之乎使夙有睚眦于生者騰播蜚書陷生以觸犯名教之罪執事一將不啓而遂誅之乎以文章道德頡頏先朝宋李諸公如執事不能咨訪生何許人不能徐審又生來書果否求撥將問業姜先生念親老南雝則省覲便淹京師非計請辭生與又生臨別語止是耳未嘗干又生先容左右也未嘗汲汲懷歸求執事破例撥慊送部也生方出國門見又生持一函屬臨侯曰願致姜師臨侯棄而南生實未知函中何語而執事顧責生干請不遵監規則誣生甚也向使又生素不知生誤聽婁非極

黃又生私爲生言耳執事尚疑而弗之信也一日臨侯以告生生曰士詘於不知已躬耕著書安往不可矢焚筆硯歸臨侯挽生行轍至出涕然私嘆臨侯卒未能纓舉生本末白執事執事卒未能知生生不勝愧憤敢冒昧爲執事言之生少壯讀書厲行講求當時之務田庠序十二年不敢自暴棄乙卯聞執事生平讀諸制義願給漉埽不果辛未棄家遊京師會執事秉鐸南雝生竊自慶幸冀朝夕承提命同友人袁臨侯還金陵是時黃又生與臨侯同籍相友善由順德令入計爲其子士洪擇師欲留生京邸生曰張子將問業姜先生念親老南雝則省覲便淹京師非計請辭生與又生臨別語止是耳未嘗干又生先容左右也未嘗汲汲懷歸求執事破例撥慊送部也生方出國門見又生持一函屬臨侯曰願致姜師臨侯棄而南生實未知函中何語而執事顧責生干請不遵監規則誣生甚也向使又生素不知生誤聽婁非極誣生無學行執事將遽信之乎使夙有睚眦于生者騰播蜚書陷生以觸犯名教之罪執事一將不啓而遂誅之乎以文章道德頡頏先朝宋李諸公如執事不能咨訪生何許人不能徐審又生來書果否求撥

何意一旦責生至此以硜硜自好恥于謁如生不能見諒於執事至此嚮昔學華就正之誠又不能不介以孚爲又生書辭抵牾至此嗟乎豈執事之過哉抑生遇之窮耳雅昔安定特拔程頤處以學職後世稱之本朝太學生如石大用張銘諸人陳文定贈以序最以詩師弟子衍衍如也生即遠慚程正叔近遜石大用不獲邀安定文定知遇若夫告假省親回籍聽選權衡情理與流俗干請竇徑異唐陽城避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久不省親者聽歸省謁城還養者二十人三年不歸者斥之宋

程顥請修學校取士劄子言升於大學者聽以時還鄉復來學洪武十八年監生願回籍讀書者聽古今掌故具在執事豈不稔知之凡造士作人求無失祖宗敷教至意非盡墨守監規尺寸不移也成令生果以親老懷歸果託黃又生先容執事原其心哀其志不重加督過識者不以爲私況生實無妄干撥歷之罪徒以又生影響數言獨蒙譏責何哉倘執事詳詢輿論垂察愚衷灼知又生來書非生志生由是日就繩削覃思古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圖所以自樹豈獨審敎事籌及此否王於輔監國者宜奉勑旨如永樂陳文定難專美於前烏見安定之門不復有如正叔

芑山文集卷五

者哉惟進而教之幸甚辛未仲夏月日

與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某頃首昨姜先生商及迎請東宮監國事言公疏已具大司馬馳差達御前矣某愕眙良久告姜先生曰監國今日急務公疏非計也永樂中獻陵屢監國南京皆因長陵北征今時非征討竊恐皇上英察謂廷臣欺罔非一日疑南京中諸大僚偵彊寇益熾委乘輿於危疆置東宮於安地未必遽報可則事蔑濟幸而報可非斷自宸衷皇上必逆計勢方孔棘中外諸臣罕僚力王室謀出萬全日惴恍內顧曰天下屬心東宮無乃孤注朕乎如此則聖躬可慮爲今計監國議雖始南中諸老不宜見諸章疏當錄奏草先移會閣臣使密啟於上曰寇窺留都數矣陵寢關繫非皇太子監國不可臣等不敢疏請仰祈睿斷立賜施行皇上知此議不自外臣天性之愛無少形迹邀俞旨無難又使中外知皇上特命監國爲天下萬世計非臣子臆議不主駭動遠近耳目由是聖明莫枕于京師東宮屏藩於江左兩都諸大臣各悉慮竭忠以圖善後則寇無能爲矣姜先生聞某言亟移書執事不審執事籌及此否王於輔監國者宜奉勑旨如永樂

七年十一年勑蹇義黃淮楊士奇例使事權歸一勿爲宵人竊伺諸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勑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凡若此類祖制具在事繫宗社不可不愼部差雖行尙冀速追回再與姜先生酌行庶無後悔某於諸老先生出處不同同爲王臣傾日之私未敢自隱默願執事留意毋曰蓍菲之談不足聽也幸甚甲申仲春月朔日

孟春余見姜先生聞監國之謀私爲借箸如此姜先生移書史司馬如余言不一月賊陷都城先帝賓天永定二王皆奔播失所痛哉勿議雖存空言

無補亦見野臣忠愛與曲突徙薪同悲耳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某啟謁執事之次日揖關山中念向者執事以保舉得失下詢坐人稠雜未遑條對旬內思躬睹弗果頃閱諸司薦牘爲歎獻久之以天下幅員之廣其中豈無不負所知光昭盛典者然據某所見若而人學究耳山癟詞客耳出任郡縣鮮不敗迨其敗塞主慮獲罪又從而彌縫朝廷期錄眞才任路益開倖徑不啻今天下祖法之壞至此極也況士習靡敝中伏躁競外示恬退相漸成風文過其實不進用則已苟某蓄心積行恥求聞於世尤執事所稔知者楚大中丞方公欲舉賤姓名塞明詔袁臨侯以方公語告某

進用矯僞百出釀害寖深知人之難與人之難知信有如執事所太息者然則今日保任與嚮曾斜封等耳雖欲肅官方而姦宄營於後方議裁冗職而闕葺踵接於前一旦欲驟舉數十年以來耗斁盡壞之效幾何不淪胥以郡縣百姓責庸人以顚川渤海之亡也嗟乎天下事尙忍言哉雖然非保任不可行行保任非其人耳語曰公非明也公可以生明孫賓曰知人之要在於知言某則以士大夫不讀書窮理不可復哉後先舉主之公私與應舉者之名實邪正私

者也往者奉旨主計甄明黜陟中外無間言推此以施於保舉必能廣咨博訪愼簡人望爲衆正倡雖先是保舉徑竇牢莫可破某知執事思賅所以救之抑僥倖而圖實效舍執事誰望哉同學楊廷樞劉城陳宏緒諸子皆登薦剡獨吳次尾應箕以抗憲不見錄次尾負才喜言天下事所著策議具在執事少閒與之商近代利病次尾必盡言無諱必有以佐儁輩所未遽然非執事先施次尾雖願奉教未可折簡致也至某數移書卻之然又不屑如今士之陽避陰就汲汲錢辭薦書攘名欺世某所見頗與古近閻執事語士大夫曰爾公宜一出爲保舉重某竊謂出處有道靜則正躁則悖昔賢可師今保舉濫及於學究山癟詞客之流爲有識誚笑求其能不負所舉者幾人某何顏復與之俛仰哉執事爲宗社人才計舉鄙論偏告當路使知不明不公必難求治而諸生中不就保舉毅然古人自期待者未嘗無人前此盜虛聲驚利祿者一切斥罷孳孳訪求眞才次第登進保舉豈終不

執事者世所稱能讀書窮理者也從天下國家起見必不能知言必不能明且公若

倣古百官圖各具條議罔敢阿所好附呈覽正惟教
事可否之幸甚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客歲維舟章江辱老公祖先施衡較古今人文多所
開喻惜是時急解纜還里未暇舉四書大全辯就正
耳大全某悉慮折衷頗益經傳世妄謂文皇帝欽定
不當復置論駁郎友人袁臨侯見某塗乙小註懼因
此招謗戒勿版行獨老公祖毅然謂大全不可無辯
徧告十三郡多士使共明去取大義屢請徐按臺特
題頒布倡明正學賴有是舉功豈在孟軻下哉承諭

按臺移檄袁州勤支官銀爲重鋟大全此自按臺嘉
惠至意私念袁凋敝甚加派日繁公帑告竭催科督
速鷄犬騷然安所得官銀囊劑剞諸務雖郡縣奉上
臺指揮百端搜括勉圖竣役何忍以刻書擾地方聞
按臺自捐贖鍰宜功成不日然監督失人旁委胥吏
必不能無侵漁某旦晚就試南闈假手較訂舛譌滋
多何以行遠何以進御況舊本迂謬複重賤兄弟僅
析小註是非益以蒙引存疑淺說粗爲點攷未及刪
釐先是四方及門奉部文合鋟於吳閶成書在即失
某初志今倘欲詳加增刪其部鋟者非獨不敢煩按

者必有國士共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
不爲用僕嘗嘆近代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
成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闊遠耳今吾子于僕總
角交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
適用不敢自後於恒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
以來僕游學四方罕與吾子接邇然發言決事指切
當世利害往往誤中爲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聞之
熟矣然則知僕深者宜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何
如人哉昔蘇雲卿之於德遠引避不出者雲卿自度
無益於世耳僕居恒雖語吾子曰我將爲蘇雲卿蓋

自悲困窮以灌園老豈慕雲卿而與之同哉來書千餘言汲汲欲薦僕於朝使早見用似知僕者然三復書辭則是雲卿我也則是信僕鄉者我爲雲卿之言冀僕今日改圖也僕私以阿衡耕莘天下已任武侯佐漢自隆中而決始終無二致出處隱顯異耳古今豈有肆志灌園無少挾持能出而有爲者哉僕坎壈不得志學問經濟不能講悉有莘隆中萬一若雲卿者非僕所願也使僕向者語吾子亦將信僕果巢許乎哉夫知士不深士不爲用非獨不爲用欲盡其用而不得它人不知僕僕無恨以

芑山文集卷五

吾子而不知僕則愛僕雖厚旦夕優僕以高爵膴秩僕不受也又況吾子於同里同學少壯遊好之人言行灼然見者尚未之知雖辟士日數十百人士有挾持者必不至豈獨硜硜如僕者哉伏冀收回成命毋玷曠舉僕不勝幸甚吾子終以僕爲雲卿可也甲申仲春月日

復江督論黨禍書

昨從樊公祖衙頭讀兄手示知兄處地獨難及詳覽次尾寄兄書益悼嘆不置次尾云潯陽一解兵柄大猿遂與正人無嫌類必使寧南建白上游不可無老先生可以安吾身安朝廷弟竊謂不然夫以兄之讜直忠敢以爲朝廷嚮用不見信拂衣歸耳孔子之於魯孟子之於齊皆惓惓不忍去卒至無可如何豈嘗倚要人推引復進哉今謂寧南足爲潯陽地非也況寧南無功受賞往往借賊以挾君父縱兵以屠百姓養癰日久禍發莫救士大夫欲倚寧南以免禍又非也又況大獄不自今始非潯陽解兵柄而後有黨禍則非潯陽不解兵柄而能免黨禍可知也潯陽一身繫正人安危似不宜遽解兵柄然必潯陽受朝廷特達之知信友獲上居中維挽庶黨禍漸熄正類寢昌

此在潯陽先自治耳徒藉寧南建白而得之與媚竈何異建白不得既於事罕濟即建白而得寧南必竊謂潯陽恃我聲援宜德我凡潯陽所以能安身安朝廷非我不可如此事事惟寧南意所欲爲少齟齬則寧南必致憾潯陽不肯下此中釀害非細中外又將謂潯陽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賊不敢肆皆寧南首功寧南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胎敲扈之漸惡在能安身以安朝廷哉推究至是兄謂次尾言近理乎合權乎遣者兄因楊閣部責以規避用會二老鍾昭老議率爾出山弟逆料兄必敗後卒如弟言弟

觀南中大勢危若累卵兄獨不見幾明決何哉弟言止此惟兄裁之

沈耕巖曰宋王伯厚云君子不因小人求福孔子之於彌子瑕也君子不因小人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傳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顯禍可避乎觀伯厚此論益嘆芭山學得其正

與閣部黃石齋書

乙酉二月某日伏聞閣下憤武臣不討賊倜然整旅出關旆指信州士大夫咸壯之某獨憂嘆廢寢食蓋私以閣下學閫軍旅才非折衝必不克勝厥任朝廷

慰留惓惓閣下顧剛愎自用不謀萬全一旦蹉跌不振誤身名者小誤封疆者大惜閣下是時不聞忠告耳某曩居金陵從友人袁臨侯楊機部閒閣下生平最詳不樂與閣下相見今閣下措畫舛戾欲如鄉者隱默不可得已又念謁見閣下不能盡言請終無見而以忠告進閣下擇焉某竊閣下尚名節攻文辭素不講方略處閣下今日之地宜引補闕爲已任自矢訓陳誤外日延訪人才與之共討悉古興平要領誓師選將次第舉行濟則曰不言功不濟則一死殉宗社如是而後可以無憾釋此不務徒夸儒臣專閫之

空名刻日進攻以希告捷猶舍舟涉川功未就而禍隨之閣下獨未之思乎抑思之而姑嘗試乎或言兵非訓練不能戰閣下則曰義兵不戰屈人何訓練爲某謂古者市人女子可戰雖不假訓練然皆制御有方及鋒而用故卒以成功今閣下收召悍懊疲瘵椎剽之衆駢伍盈籍不數日冒餉者千餘人閣下以爲此千餘人可用乎不可用乎以勦賊禦亂則怯以攫貨財屠平民則奮豕豺狼於幕次列士糊於棘門聚之易而散之難不得其利而受其禍安所底乎或言兵多餉匱計安出閣下則曰莫豁官便某謂左右伺

閣下意陰忽姦利晌道旁開部郎數百金參遊守把不五六金賂閣下變俾者倍是閣下知之乎助餉覓官若而人今日廢產於此明日取償於彼聲言急公漁奪他姓不願官者求免一劄付貲踰於得官然則一鬻爵也點者得官復倚官索賂佐軍需者什之三飽私橐者什之七閣下雖毫不染指抑知羣狐鼠恃閣下爲窟穴乎兵蠹矣益以官蠹皆曰此閣部流毒閣下獨曼然於心乎或言復讐先舊武毋示弱閣下則曰武不足尚古有干羽格苗者宜敷文某謂閣下建牙駐信州進諸生課文說書答策賦詩皆故例代

巡督學之所爲非閣部事也平居無變如昔胡安定湖學不以經義緩治事豈封疆瀕危當宁旰食爲閣部者獨衍衍講義弗輟乎視講仁王聽老子何異乎或言好謀在集思客不宜拒閣下則曰經算惟我客奚爲張江陵裔孫同敞慕閣下來見拒之鄭生學究耳閣下獨取其腐迂詩文朝夕進見而不厭某謂古吐握尙矣雖以九九見者桓公且不棄唐裴度請私第見客與參謀議閣下獨異是蓋自同敞不得見懷忠計者結舌去鄭生數見獻詩希盼睞者接踵至閣下非訑訑聲色者比然舍有用而取無益僕僕然廢寢籍料兵則甲應乙名失伍者不問起廢推升則莛代楹任負乘者不惜此皆某所不取至於閣下好讀書而不適用務延攬而不知人言恢復而不責實進諛佞而不受善償師蹙國自今日始謂閣下不忠非也效忠無術不可謂能忠謂閣下不廉非也廉餉無功不可謂能廉謂閣下惜死非也徒死無益不可謂能死閣下將何策以善後鄉令閣下不遽出征居中籌策先求其將相和而士卒附者愼簡忠勇委以閫外使皆得自效而又汰冗官省苛斂弭內釁杜外侮博蒐草澤之材且賢者分布庶寮宵小無雜然進則廓

清宜在指顧間卽不然而養重蓄威審時觀變率厲義徒徐收力用亦不至於蹉跌不復振自閣下一出征而天下大勢去矣往者荆溪武陵覆轍在前至今切齒新安寧國池州三郡義師雲屯糗糧麕集獨以規略未定委任非人事權不一號至剚敗今閣下秉鉞專征伯倍義師方自謂鞠躬盡瘁軼荆溪武陵而過之然異日者追原禍本雖忠姦得失不同其爲誤國則一也閣下悔有及乎無及乎某懷杞憂非一日雖行在諸公如侍御黃石庵大宰郭雲機連章交薦敦迫就道獨儲賢館進退失衡某次且莫敢陛見凡以在事爲噓植按

所條列具某審序法祖崇實講學策及上皇帝論事
宜疏今冒陳左右閣下詳賜省覽擇其要者行之舉
今日繁碎冗蠹盛聲容多議論者一切停寢虛嚷樂
善改過不咨俟執訛獻醜告成於廟宗社席無疆之
慶閣下建不世之功某亦得以昌議鯁言附在史氏
然後出與閣下相見請誦采芑江漢之什爲閣下賀
閣下毋徒曰事難逆睹雖忠告無足聽也惟閣下少
留計某再拜

與南計部范仲閭書

別後驢車入姑孰見袁郡數十人哀號道路急訊之

則南糧解官留船戶家屬也因歎近日官解之弊有
不可勝言者據僕日見者言之如袁州鄭經歷營解
萍邑南糧其籠制衙役朘削小民更僕難盡即如收
糧一事隨官斛用私斛大斛入倉逾額數倍爲侵漁
自肥地小斛到船減額數倍爲嫁害船戶地雖投鼠
忌器合郡痛恨之及起解來南侵漁既多米數必少
米數既少必百計狡脫陰賄貴部書役飛派欠數各
船戶船戶斂銀入解官官匿不報部不給完數筆楚
重科父莖子泣見者流涕嗟乎此可謂有天日哉僕
意解官收糧既厚充私橐欠糧又不費錙銖當事又

代解官追比船戶則是解官有什利無一害船戶皆
無罪就死地也逆理亂法莫此爲甚爲當事計宜專
責解官補償解官雖全償僅探囊出曩侵漁者還公
帑耳無毫髮損解官至船戶果不欠釋之果欠分別
多寡登册拘留解官責解官書役保船戶回籍府縣
照册完解公私兩利不則船戶漂寓留都無田宅可
售無妻子可鬻無親戚可稱貸延引歲月飢寒迫膚
徒殍耳惡能代償官糧哉執事往歲與當道議救荒
識時達變存活甚衆今解官之陷船戶伯倍流民之
塡溝壑度執事必不忍立視其死而莫救僕行矣苟
虜欠之虞矣

萬歷廿八年撫按以係額之後復有收糧收銀爲
里甲困擾設法南糧官徵官解著爲例迄今仍之
宜春一縣每糧一石加派銀一分七釐五毫共銀
一千一百九十七兩三錢內將八百四十三兩給
解糧官使費又八十兩給南折解費雖近年截出
一百八十兩解宗錄亦綽有餘裕矣然官徵官解
本以蘇民困而解官芟肆乾沒倚法作姦害尤甚

於民解古今不患無法患無人百姓何辜罹此荼毒痛哉又記

復廖昆湖公祖論修府志書

某啟辱老公祖書幣儼臨囑某重修郡志兼下詢舊志得失慮至深意至厚罔敢以固陋辭因念袁兵燹之餘簿邊再造老公祖復參稽掌故爲闔郡興釐地此舉似輕實重似緩實急諸鄉老謂緩且輕宜省事惜費者非也按府志初修於正德甲戌分宜嚴相國序重修於嘉靖丙午郡守季公德甫跋皆不免疵漏萬歷丁亥黃公鳴喬來守是邦庚申延請諸鄉紳增

修之三閱月竣事網羅弗廣衡量未精諸田賦秩官人物藝文補葺竄定不能無謬誤是時某困諸生方發書走四方翻議不及效比歸志已成卒讀雖置駭義無益然公論在人心未可謂鄉紳特筆一字不易也蓋志與史雖殊不準史法與春秋合必不可示懲勸春秋所謂傳信傳疑著凡大美惡必書其諱親尊不宜書者因他事微文以見信且著故可傳不聞傳疑要者倣浙江蘭谿志附入又考定木主位式高闊尺寸有差私嘆袁志不逮興志遠甚異時有司失考何以告虔何以安侑此祀典之不可略者也袁郡宜萍兩學田皆本學收租備公費分宜學田在八廟前疏

獨黽俛難近陵折士類士遮道詬之例宜瑜瑕不掩志略無貶辭此縣令有失而不刺者也之數事者關是非匪細故敢憤發爲老公祖言之至於舊略而今宜詳者如聖廟止載先師祭器祭物啟聖祠闕不載某過信州縣從學博取與安志觀之見其臚列啟聖公祭器祭品甚悉又叙歷代尊崇先師之禮禮儀切要者倣浙江蘭谿志附入又考定木主位式高闊尺寸有差私嘆袁志不逮興志遠甚異時有司失考何以告虔何以安侑此祀典之不可略者也袁郡宜萍兩學田皆本學收租備公費分宜學田在八廟前疏

江武源者租銀獨歲徵解道某謂修葺聖廟貸賑貧
生費不訾宜酌議申請貯如府庠宜萍兩學例又萬
載學田列田畝糧數不明載解道亦解道異時何所
考據亦當申詳如分宜例此學田之不可略者也兵
備防守例設銅鼓石軍十名捕贛界軍十名黎源哨
軍二名某謂承平無事故舊志簡略如此近寇盜蠭
發軍卒單寡衣糧告匱豈獨能責以守禦宜酌量增
設因時損益不爲例又兵驕罕約束害劇於寇宜擇
官填塵歲勤訓練使無後患此兵衛之不可略者也
其錢糧軍戍例當與革事經題奏舊志未載宜次第

補入者自派徵照畝不照糧收銀用吏書不用里甲
及禁革拆封加耗舊志詳載外如天啟元年丙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田題請原放忠臣齊泰黃子澄戚屬
聽入民籍充差袁州保結黃子澄遺戍子孫見存本
衛蒙恩豁免則有楊黃皮張勝成汪彥員楊士崇案
卷炳然又崇禎十年丙院道據六縣公呈批允寇餉
照糧公派遵餉則差併徵等項朝廷所以厚下安宅
撫按所以宣德達情公私均便遵行無弊皆府志所
當續補垂後者也其舊志文辭鄙倍宜詳加刪潤者
如藝文志張璧忠鄙堂記張潮瓊瑜流輝記誇稱一

時恩眷失古諷勸意許瓚鈴鑰書院記修葺聖廟貸賑貧生
閣亭澗諸勝不能發明書院大義使後學知所觀感
此皆阿附權相語語蕪穢不足存信者也其孽員姓
名與鄉宦後先雷同者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
案有孽員黃文中賄學孽黃希憲貪爲表裏犯法干義
等語道批有黃希憲良心盡死依擬加責等語孽員
名在案卷理不宜削鄉宦不詳攷府志誤同前名異
日府志列鄉宦黃希憲是同縣同姓有兩希憲也此
當貽書黃又生詳言本末使速題改名者也他若字
畫魯魚耳目眩瞀如宜春袁山分注府城東北五里

峯巒秀拔巒誤蠻分水嶺分注府城東六十餘里與
嚴營山砦相近皆防扼峒寇之所扼謁托盧洲分注
植喬木以助風水木謁林澄清井分注在縣治前文
會坊西去西明井十步文謁文蚪塘分注舊傳有蚪
龍蟄其中故名故謁古分宜仙臺山分注昔有牧羊
者登山遇兩仙對奕兩謁雨桃源洞分注田傍有池
四時泫澄有龍天矯其上矯謁嬌府治譙樓分注宋
嘉定間郡守滕强恕建滕謁勝萬載新建兵營分注
萬歷五年建議題准竪立大寨一所准謁佳宜春高
士書院分注萬歷癸巳年提學錢橓建橓謁價又如

比部之謁北部祝幣之謁祝弊湫隘之謁眡隘沙塞之謁跋塞俛首之謁免首刀鑊之謁力鑊程珦之謁陳珦高琬之謁高碗朱允恭之謁允春此皆舊本謁誤必不可不訂正者也又況助流教化祇厲風尙莫表章節孝隱逸爲最非微顯闡幽不可今志或書名或紀事皆略不詳又有至性樸學內行淳備不妄願知文采未著修志者不加咨訪坐視湮沒雖里虛姓氏不傳此尤大謬極戾不可質後世者也某嘗取今志合正德嘉靖舊本觀之今志去取是非較舊志尤多牴牾不可謂信且著老公祖當參考舊志不當專

以今志爲據如芻議可采俾得卒業續修庶幾美惡彰而勸懲明雖不敢妄附春秋大義要之傳信傳疑不台公論者鮮矣雖然國家有史館有記注文儒侍從翹然稱太史氏一代實錄且多疵謬況今日郡志哉管見雖足助風教補前人未逮不知者方疑且怪然某求不負明問故縷析言之續修非某一人任可否惟財擇幸甚

甲申仲春余自信州還里廖公祖重修郡志請余屬草諸鄉老皆引避弗果余時遊反信州事中廢及兩京淪陷館閣諸史籍蕩無復存焉用郡志爲

潛溯而已雖然文獻不足仲尼致慨增續纂次後死者之責豈可以衰亂忽哉丙戌冬月日又記

甲辰憲使施公閏章屬余修志合正續爲一念芭山既辭廖公祖余無復諾憲使理固卻之然志內謁漏如芭山臚列者未嘗不縷舉以告今閱丁未新本則黃錢二公已立傳啟聖祭器祭品及黃太常題豁本末已備足補前志未逮但六歎未及增入雖院道批行久絕飛報慮世移弊生後無從考據未免缺陷他如忠弼堂諸記已芟藝文一清鄉宦黃希憲仍用原名金貴而孽員僅存黃文中削

希憲不錄彼此兩全皆憲使刪釐之力也獨郡守程公闕傳如故分萬兩學田未詳申明如宜萍例是則猶有待耳使當事一如芭山之議則無憾矣

甲寅仲春弟勳識

辭廖昆湖公祖修府志書

增續郡志盛事也惟留心掌故者能之蓋師帥職在宣化考古不精求宜民實難因修志而詳與革識興革而議補救費半功倍非紛更可同日語某雖黽陋欲準史法推之於志助前人未及所條論舊志得失非誣續修志成必有可觀不意鍾昭老名炯字昭明壬戌進士分

宜人言續修不能無德怨獨逡巡弗果昭老復老公祖手書言舊志版闕宜補就中鑒訂舍親張爾公可獨任無俟炊不文者其意蓋不欲釐定增續耳鄙見謂訂補與續修異既不釐往益今一老儒較閱有餘惡用某屬筆哉老公祖苟毅然續修無少瞻顧某當悉慮卒事不則如昭老言可也昭老書抵芑山言勿以修志召謗芑山笑勿荅雖然昔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畫利害最悉極言刊禍無足避今續修郡志視史紀傳何若雖直書咎止謗耳無刑禍加其身昭老獨逡巡如此繼今者又如昭老則是郡志無續修日也今天下官宂不任事

事敗不任罪拱默觀望積漸成風士大夫事事從德怨起見一修志且然況事有大於修志者乎哉某不幸值國多難無由纂次史事以自見幸而賢公祖以修志見屬得推廣史法爲一郡一邑之助又爲浮議沮格不克就惜哉然願老公祖出某論舊志得失書質諸鄉老亦見公論執持有人不因世嫌而遂沒也黃友袁公祖重修志十册奉掌記某私有乙注老公祖垂察幸甚旦夕發櫂反信州膜儀附壁容摳謝不宣甲申仲夏月日

與樊公祖議革社倉書

弟卜居貴治與安問土風頗悉邑父老言社倉滋擾因歎民隱不上聞類如此比受廛葛源咨詢社倉利弊始知興安舊設豫備倉復立社倉社倉積穀八百石有奇編社正副六人掌之葛源之有社倉猶隋之有義倉則又在縣社倉之外蓋本都民自儲以備凶歉者也先是縣社倉每經稽察守者以侵欺株累往往苦罰鍰萬歷十四年邑令劉公一貫議社倉併入豫備倉守支專責一委吏遂罷社正副邑士民稱便此縣社倉沿革之可考者縣社倉既併入豫備則與安無社倉久矣而葛源社倉獨存名雖備賑升斗不

費公帑與宋朱熹社倉異其病民非一日衙官既借端漁利里胥黠悍者或私侵肥家或詭名移貨慶負不償漸化爲三都朱霑涓埃之惠卒受蔓延之害然則一社倉耳紿隱百出羣狐鼠穴其中民膏幾何堪此朘削哉今葛源始苦荒繼苦寇士民議召集鄉勇創立五營遴俞旨團練使守望相助一時衣甲器械口糧拮据失措弟從中借箸思移社倉助團練諸費僉曰可以葛源民間之儲佐葛源鄉勇之乏酌盈濟虛理勢必至不冒支郡縣一絲一粟在上則雖惠不費在民則因積爲散在仁人君子必不忍坐視莫

救懇老公祖慨然請詳上臺暫行移助併炤萬歷十四年撤社倉例杜絕衙蠹騷擾痛革里胥侵牟不惟解此日倒縣之苦將來有利無害民徹實惠皆老公祖再造之賜也寇平後地方安堵罷去團練仍通變漢常平宋社倉遺法聽葛源三都私設義倉自收自支里老輪值會計遵鄉約公正者董之侵没則有罰如此則社倉不擾民備賑爲長利矣三都公呈附覽望俟施行至團練以詰姦捉隘爲首務弟條畫粗具除貴衙門頒示申飭外再請道臺憲示責成五營嚴禁怠玩此合郡地方之福非獨弟流寓一身之庇也

裁擇幸甚乙酉閏六月日

復樊康侯公祖書

昨承示臨老兄遠函以弟名在黨獄宜杜門避禍卽大全屢題奉旨屬勦藏諸名山勿遽版行弟心感臨老愛我以語開道則未也弟居金陵十餘載恥阿貴顯與俗寡合目不識丁之謗乙酉樞部禁僞學榜芑山姓名於通衢故排誣如此實弟自取於人何尤昔沈繼祖承韓侂胄意誣晦菴十罪株連蔡季通遠竄道州至今皆服朱蔡之賢皆切齒沈韓黨邪害正死生有命求內省無疚豈必盡苟免哉今弟方卒業大全辦急謀授梓不遑較計

利害信如臨老之教使弟一旦朝露著書未成雖全首領牖下草木同腐何補於世晦菴吾前車也臨老以次尾札示弟次尾意在求解東平倚援寧南弟竊嘆其失計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免禍自全者或曰借各鎮完身名莫宗孔弟謂此枉尺直尋之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幸而爲我用幸而苟全此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諸史册何以謝公議況各鎮陰賊險狠必不從國家封疆起見與廷臣冰炭非一日又況彼此牙角競相雄長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吾黨屏蔽哉譬

一夫畏狼噬已宛轉乞憐於虎晨夕與虎同臥起未幾虎啖其肉殆盡然則今之求援各鎮豈有濟哉弟當速作書復次尾併告臨侯使共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義去就可否聽臨侯自擇耳余家宰古方略次月可以觀成承老公祖慨然徵七邑使諸學博分布七百部則錢大全之費十得四五度竣工無難但恐四方孔棘風鶴頻聞未能如願然老公祖表章聖經導揚正學之志則遠且大矣容摳謝不盡

復司李丁墨巖公祖書

仲夏舍弟書抵白門述老公祖名聖時湖廣巴陵人蒞官以廉介稱新

政欽歎彌日頃辱下問惓惓竊深爲地方慶因念袁
民凋瘵弊難枚舉莫飛報馬戶酒亭爲甚崇禎十年
照弟條六款上那按臺情不減鄭監門適浮議沸騰
乃有以蜚書中某者是時錄蒙誥本末質新建姜先
任賢伯仲有其志矣呈言公生先生答書云范希文天下已
事雖有讒口無損于門下也二三宵小左袒胥吏格
不行賴前任陳直洲公祖名瓚福建漳州府
人乙丑進士力請那按
臺申飭立碑邑稍有起色未幾弊踵繼民號呼如故
私心誠痛之郡邑興除諸生倘不得關白今直指徐
松濤老公祖鄉令姑孰時知某最深四方稔聞之某
未嘗縷舉前六款告之者恐異類機阱百出誣直爲

曲訐公爲私小民未獲絲髮之利諸生先罹邱山之
禍某雖不敢隱情惜已坐視民困然羈栖白下嫌疑
易生慮無以聞執讒慝之口既于事蔑濟卽直指銳
意興釐毅然使六款必行惡知浮議者不仍沮格如
疇昔也直指或諮訪袁郡人文不遺菅蒯所老公祖
暴某近狀以見某自愛愛人一切身家郡邑事順受
正非自今始六款置勿論可也他若衙蠹市猾某聞
見闊遠不敢以風影之說進直指與老公祖同心兼
得其實必重繩以法無庸某置喙

芑山文集卷五終

宜春　張自烈著

與同人書一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辱惠書貴郡司理方興復洞學同人亟招僕主洞爲諸生倡此甚盛事獨念書院之設繼起者非一人浸淫至季世名存實喪雖有書院不足紮斯道重輕今天下書院圮壞士以講學爲戒滅彝倫叛君父僕竊病之歷考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能講學者未有不端心術務躬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

語胡憲曰心爲物漬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解縛當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由此推之凡侈談理學剽略先聖遺言不正心淑身是務譬瞽史誦詩耳以僕觀唐宋諸儒心術邪正躬行醇疵不深論其立言間有與聖賢經傳相背者即如孟軻之與荀卿揚雄學術源流甚明迺往往誤合爲一裴度與李翺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修則云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僕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道尚欲與孟爲讐豈惡在能專修孔氏也惡在能左右周孔與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道者著之離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子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蠭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揚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學知所去從又曰孔子既歿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軻荀不足擬況其餘乎僕謂荀揚之書其是非灼然易辨而韓愈司馬光諸人卒阿所好至是又況他書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哉凡此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過也本朝理學名臣雖名臣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道頗見於什之三四如殷時訓

遁世稱其究心中庸其自言曰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新止善爲宗要歸於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果有二形之心非心此以爲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晦菴竊以爲非豈卽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聖殊途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載籍多而耳目亂徒誦言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求之書而求之心察於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員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非得之書得之我也僕謂聞見未可概廢但宜反求諸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事而順然後爲得中立此論不誤如白沙所云豈非本陸子不必讀書之說驅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楸邱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疵而楸邱爲苛論乎由白沙復所時誦諸人之言推之我明理學未必粹然一出於正而所錄理學諸書又皆錯出無統苗莠雜進甚非昔賢明道辯惑之意僕私欲合周邵程朱諸大儒遺書并本朝敬軒薛文清陽明甘泉諸語錄及通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賢相發明者爲古今理學精義摘諸家背謬穿鑿腐道者爲理學辯似錄使學者皆有所考定而尤冀四方諸同志人人以讀書窮理正心術務躬行爲急徐而措諸彝倫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皆不爲苟楊曲說所蔽則書院雖未能驟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未嘗不明於天下後世非獨修舉鹿洞成規而已晤言伊邇餘詳答宋未有札中願諸子熟思匡僕不逮幸甚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一

辱示後人妄著書引朱季友爲戒謂大全不可易學者恪守成說不宜更有發明某謂時儒不深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未當不加是正無他意於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以布衣獻書概詆先賢宜爲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人不能無過季友年七十肆力論著豈無一言幾於道就令言與道背當合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正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爲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聖朝容納廣大未嘗概廢質諸仲尼不以人廢言古聖王寸長必錄之義不至相刺謬之甚爲文貞計方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關閩濂洛彼此

不無異同俟臣等卒觀所獻全書衡較得失量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意果爾則聖怒可回是非可並見文貞諸人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悉燬也況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由楊墨而其說益明則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之不能害道卽季友之書至今存季友不能亂經可知也又況他雜家百氏未必悉能盡焚在學者自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桓晉文不當列於春秋樊遲宰予陳亢叔孫武叔告子楊墨之諸人之言不當見於語孟季友以妄言獲罪雖無足惜文貞諸人獨不思

深明國體以成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於正此某所以終不能無遺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某深不取文貞諸人有知當不謂某妄足下幸教之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二

來教云先儒成書不可妄去取某竊謂不然幼時覽儒臣進書表盛稱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某嘆曰置太高祖皇帝何地儒臣當云比隆太祖不當謂追蹤三皇如儒臣言頗涉阿諛失古大臣因事納諷意未可爲後法然則諸儒臣編輯小註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强相傳會無疑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某非好辯耳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三

承諭四書大全皆聖賢經傳先儒詁釋不宜復有辯某意足下尙未悉大全辯始末耳蓋某辯諸家解經傳未當者非辯聖經也其間據經以明傳因傳以正小註心同理同孟軻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非妄也昔胡仲虎辯宋說著四書辯疑楊中立辯王安石父子著周禮書義辯疑書至今存信如足下謂某不當辯大全則仲虎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尙書也歟

又言大全永樂初頒行爲下不倍辯不能無罪某謂此論尤非愚考古經傳臣子之於君父經權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爲不倍非從所不必從爲不倍也鄉令大全至是無非嘵嘵喜辯好異某罪誠大今是非雜出尙須釐定獨以諸儒臣編纂進呈卒交相傅會則是不敢於倍先儒而敢於叛孔孟豈得爲知道者哉成化中禮臣周洪謨進辯疑錄言五經四書雖宋儒注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訂仰取聖裁某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并辯疑書不傳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

可無發明辯非自某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由是推之國家興措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爲過不奉詔不爲倍上況是正遺書罔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聖明勿棄葑菲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概以靡然亡所是非爲尊王爲翼聖何弗思甚也藉當國大利害宜犯顏直諍者皆拱默觀望退曰我臣子耳分當唯唯耳天下事誰任之又況辯特詁訓家言言之未爲過惡得與倍上同科今足下必謂某辯爲不可某

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四

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刪補者擬卒業是書繕寫呈進當少有發明足下謂版刻不容更易舊說不可增損非也某觀大學舊本錯簡者朱子更定篇次爲大學章句子思爲仲尼之舊後世皆未嘗非之人蘇洵則力詆其書爲淺陋雄失身不足道以孔子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贊王安石則詆爲斷爛朝報易繫辭羽翼義文如日經天歐陽修則疑其爲怪僻與韓魏公在中書經年不談易而況它書乎至流俗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修輯遺經晚學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爲僞學子思孟軻大賢也荀卿則曰亂天下必子思孟軻葉翥知貢舉請除毀語錄六經

論孟爲世大禁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訾而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大全辯足不朽哉雖然孔孟程朱道未墜地某雖固陋其說苟有足存則庶幾可以寡過時輩極詆某與足下極推某皆不敢自信知罪俟後世可也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六

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欽定不得私行鋟布某謂此論迂甚先是坊梓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某今日創爲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進大全宜詳言謂之大全若專主一說如坊刻講義此說可從彼說悉廢非當日大全命名初意來示大全補入永樂以

雖既頒行仍請旨許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修實錄會典例增續釐正極酌無疵而後已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貿然從之如六經語孟之必不可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亦甚誤矣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文靖諸人使無罅漏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非補所未逮皆孔孟罪人也某此言雖爲流俗所疑久乃論定版成足下合某所去取小註詳觀之當共信舊本惑世雖欽定不能無刪改錄行耳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七

删定大全辯輯附史事羽翼聖經四書至今日學術治要具見時輩視四書爲應科窠藩籬之資非也各章小註有前後互發者有彼此異同者分別不可不愼鄙見謂儒臣誤采諸家叛道之說宜一切削去他可兩存者仍依集註一說舊說或曰亦通之例並存之俟後學參訂一以明大道塗殊歸同之旨一以明吾黨虛心平氣不執獨見不爲一家之論必如此而後謂之大全若專主一說如坊刻講義此說可從彼說悉廢非當日大全命名初意來示大全補入永樂以

後諸家及舊本小註雖可以兩存者非盡删不可說雖近似必不敢傅會至某患難切身杜門删定忍飢蒙謗實分內事儕輩謂此日不當著書著書必罹禍邪說害道皆孔孟程朱所深惡痛絶者不足辯亦不必辯吾子置勿談可也辛巳季春望後三日

與諸生論朱子集註書

賢輩數千里從某遊宜明道辯惑發前人未發曲守訓詁則不能無誤後先告諸子皆原本經傳不敢棄經任傳隨近日俗學蹊徑宋儒程朱諸人某服膺久集傳語類遺書詳爲折衷古今義理必不能苟同非

誣也程朱之言雖殊求其同歸於是而止某屢言之諸子習聞之晦菴私嘗推二程理學程氏以心使心之說晦菴竊以爲非又嘗自言集註有朱盡語人曰此說且與兩存以此知程朱未嘗無異同未嘗自謂吾言必不可增損後儒强相傅會率天下背孔孟而從程朱某竊不取雖然窮理適用宗法孔孟足矣苟非深思好學博觀程朱諸儒遺言奧義沿流溯源雖欲求合於孔孟不可得不知者舍程朱而學孔孟終其身茫然亡所適從斯又惑之甚者也近輯四書集註發明二卷足補紫陽未逮賢輩試共觀之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集註有必不可不從者亦有必不可從者不得其精義所在泥注叛注其弊一耳先儒嘗謂朱子每於二程之說足所未盡實有功程氏以余觀朱子有謂程說固好但少疎者有謂伊川見亦差者有謂其義至精非夫子本意者朱子未嘗概謂程說不可易類如此朱子嘗自言舊時不知何故如此說又云此或有闕文云未詳孰是朱子亦朱嘗自謂集註不可易類如此況程朱諸儒之說有偶示及門不主於釋經者未易悉舉擇而取之可也賢輩細觀四書大全辯然後知余駁正諸說皆以合聖經者爲正當必有解悟讀集註宜理會本文旁貫六經離本文與六經而專求之於集註專求之於小註必泥某說爲某句訓詁某句爲某章訓詁未有不文害辭辭害志者也又況

以學志問思爲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君請擇於斯二者節或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不可易既對權說須用經字愚謂據集註改本益信義理日新未可株泥成說凡集註未及改定者卽在朱子不敢自以爲定論至於仁山北溪雙峰諸家去程朱尤遠甚其謬戾未易悉舉擇而取之可也賢輩細觀四書大全辯然後知余駁正諸說皆以合聖經者爲正當必有解悟

處可否幸疏示毋忽

余嘗輯二程考亭之說之不合者爲程朱異同又輯朱子自相矛盾者爲考亭自讞錄明古人不必盡同要以是者爲正學者由芭山與余說推之雖盡讀天下書可也豈獨集註哉弟勳識

復陳伯璣論毀注書

承示章牘指弟毀注弟謂此非善讀朱注者也朱子嘗自悔舊說之誤所欲定正者非一本朝王餘姚議論最與朱牴牾當時莫不譏其妄至神廟是非始定他去取集註者衆非自弟始也黃勉齋朱子婿又受業其門言朱子一部論語直解至易簡尙有未安處陸復齋與象山講學非一日亦云學庸章句終不能傳遠黃東發北面王貫道貫道稱論語注一句一字瑩徹無礙其後東發以已見參考多所異同往往不盡徹無礙其後東發以已見參考多所異同往往不盡泥集註世儒妄詆朱注誠得罪名教苟能折衷是正與經傳相發明雖得罪朱子未必得罪孔孟也今但知尊朱子不博稽先是去取朱子者載在語錄什倍今之辯集註又不詳察朱子晚思改正自誰誰人等語徒依傍當日不合孔孟者而傳會之則是尊傳注而背聖經尊朱子而背孔孟率天下萬世謂集注確不可易與聖經比隆絜功其誰信之辯注者朱必無補集注未必盡不合孔孟就令辯未必盡合道其不敢曲阿朱子兢兢求合孔孟之意視妄詆集注霄壤朱子復生當不以阿已者爲是辯已者爲非今概以譏詆先賢崇尙異說與楊墨惑世誣民同科又誰信之宋儒李延平曰吾儕今日止可於辟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歲月又曰處此時惟儉德避難更韜晦爲得所弟非不旨其言然私以韜晦爲學問要領謹宜書紳若苟度歲月或出於延平一時憤俗之說未可爲後法不然委形僻寂託迹韜晦舉守待之事概寘之未免從利害禍福起見去聖賢淑身救世遠甚古儒者處治亂有道求盡其在我遑計謗與辱哉弟因事自創參較前賢得失類如此餘詳續答問錄復四方同學及門諸子二書并附覽正

立言惟堯舜孔子吾無間然其他皆不能無疵或大純而小疵取純略疵可也道術惟孔子是遵後世墨守程朱之誤至背經從傳則道術於是裂矣大全辯雖不能皆純無疵要以駁正程朱正所以發明孔孟世儒不察其與孔孟合徒詆其與程朱異不知其阿程朱卽以叛孔孟程朱雖不當異孔

孟顧可叛予每覽芑山論集注與論毀注諸書未嘗不嘆大全辯之焚實自取其咎耳弟勳識

程朱發明經義燦如日星後儒或有損益未必無補經傳讀先生自取二字方與省躬寡過之學爲得其要王爵識

復四方及門論毀注書

浮議影似支離實未究觀拙刻耳昔涑水資治通鑑成神宗諭輔臣云前代未有此書哲宗朝薛昂乞毀鑑版陳瓘因策士題引御序昂議遂尋沮沈繼祖特疏誣考亭十罪株逮蔡元定謫道州未幾劉爚請除學

禁錮四書集註於大學理宗復深恨不與朱子同時詔經筵進講綱目追封從祀孔廟以一人所著之書毀譽懸殊如此後儒著書必欲率天下翕然並稱其勢必不能即著書軼出涑水考亭右亦未必能使天下皆譽無毀使天下譽者皆與毀者角勝豈獨拙刻哉拙刻果足存果非邪說版雖毀世必有諒某愚衷孜孜心同理同求無罪孔孟果無足存果盡出於邪說版雖不毀世必羣起焚棄疾之若仇得罪一時併懼得罪於天下後世孔子曰道之廢興命也孟軻曰吾之不遇天也自孔孟以降雖智勇不能抗天衡命而況後儒哉家橫浦云名高則禍深處之道莫若晦某謂士浮稱鮮實蒙禍則有之未有名實兼而蒙禍者也藉令不幸蒙禍或遭會厄隘或宵小橫誣禍非必皆名高晦非必皆免禍一時疑君子善不可爲迫邪正既白向之禍君子者雪消晛見揆諸君子自淑之道初無毫髮玷小人作姦犯科禍實自取君子守正不免禍直謂之不幸卒亦未可謂之禍蓋禍雖同而所以受禍異也橫浦雖與易明夷用晦之說相發要必進求諸遯之九五上九義理庶無差謬不然以畏禍之心遠名以遠名之心喪實實喪而禍隨之

視小人自取雖有間其淪胥以敗則一耳然則著書之非好名與被謗之非蒙禍略迹原心世不乏人橫浦之說似是而非未可盡信也況史弼訟平原無黨得罪萬世由是觀之人心終不泯滅輿論終不倒置浮議惡足恤哉遠近同人如成寶慈公祖暨馮秋水李過處王涓來黎博卷陳士業手書具在非盡阿所好賢輩宜信某言不妄尤願諸子借某前車靜推是非毀譽之故深思名實義命之正反覆某曩者與及門論集注書參考今所續答問錄日孳孳求合於道

毋徒以禍自怵疑某前說爲誣幸甚某方卒業字彙辨見洪武正韻背六書者頗眾私歎三百年來士不識字故不知窮理不窮理故雖識字與不識字同惜未有起而正之者今某去取正韻加嚴罪當什倍於毀注始終求在我俟相見與諸子詳言之續答問錄擬附入捃集元藁鈔訖前擲還或分寄遠近同學諸子不必出示他友也

復及門諸子辨謗書

兩奉手函雖荷高誼益重某戾非所樂聞娶孤女而摳婦翁居同舍而疑盜金何足愕異儒者不辱身非免辱於衆不自辱耳自下謗揭言眞道學必通國共推某謂同流合汙曲避非刺鄉原豈非似聖人沈纖詆斥晦巷僞學惑衆宜梟朝市晦巷豈非眞姦人卒之鄉原爲德之賊晦巷不失爲大儒公論在人心非一時毀譽能倒置明甚故昔孔子與子貢論人必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未嘗謂天下人皆好而後爲善未嘗謂不善者皆惡雖善者好而皆爲不善居今之世眞道學必通國共推弊不流爲鄉原閹媚不止識者必不信他如眞德秀當時號眞小人魏了翁當時號僞君子借姓巧誣舉朝風靡迨公論既明一謚文忠一謚文靖宗服無間言況陳瓘初不識程伯淳趙抃晚始知周茂叔趙陳二公雖不遠逮茂叔伯淳皆一代賢者賢與賢相遇若此其難必概謂天下不肖皆能知賢皆能識賢者於形迹聲聞之外其爲理勢所尤難無疑甚者才器如蘇軾深嫉程頤爲姦邪恥與交語叢詬御前若冰炭不相入挨諸陳趙二公之於周程始離終合乍疑卒信者又何相去逕庭至此極也由是推之士君子行誼學術求自信而已流俗誹謗囂凟風過耳庸何傷至若出處大節某講求非一日雖後先當路辟薦卻不就非絕遠

祿仕各遂其志耳明初朱善教授爲編修劉三吾儒士爲春坊楊士奇處士爲大學士陳邁布衣爲翰林載在掌故歷然可攷非盡起家科目今誇揚謂翰撰非鼎甲及第不居此職妄自立說與膠語何異士君子貴賤榮辱視所自處何如爲龍爲蛇有幸不幸豈以一官得失爲輕重盧杞李林甫秦檜諸人位極人臣未可謂不貴然顯居榮次心顏無措貽譏萬世梅福孔嵩徐穉諸人或爲庸役或爲街卒或槁死邱壑未可謂不賤然隱名高謝晚節彌固至今稱之孰重孰輕較若列眉使某果立身虧玷雖貴未嘗不賤使

某果與古爲徒雖賤未嘗不貴榮辱由人不由己貴賤在我不在官某必不爲流俗浮論所搖惑猶記亡友吳文尾甲戌贈句云一國非之不顧萬鍾於我何加蓋庶幾知某者某雖不足當斯語不敢不自勉翰撰與非翰撰此又諸子所不必爲某辨者也吾輩讀書當明理明理當事事反躬引咎事事反躬引咎橫逆皆可順受皆不暇屑屑與較藉令盛氣厲辭必欲求勝去衒竟巷媕婀幾何適自益其過爲有道所竊笑諸子苟不投杼宜平情處之久當論定毋謂某言爲江成某大吳顧未略見答兩江同學書中彼何錄非

止謗無辨之義或僅識某蒙謗日月暨四方同志往復手書藏諸行篋俟異時公議忌我者安知非愛我愼勿輕遽授梓某是時閉戶著書始終求不自辱而止遑恤其他爪爬自訟錄雜采司馬君實程伊川歐陽永叔朱晦菴蔡西山遺事併附諸大儒處謗梗概藉以自厲容錄竟奉覽謗檄置度外可也丁酉八月望三日

沈繼祖奏考亭十可斬姓名文字得罪天下後世

白下諸謗揭直形聲等爾故闕之陳大匡赴冒闕彊識龔孝升徐白履皆在坐自履恣祇先生大匡

裂眦曰芑山先生與家君爲石交誼屬猶子謗先生猶謗家君天下有子聞人謗其父觴飲酣笑自若者哉拂衣起辭辟彊旣去孝升問辟彊年少佩倪者誰何人辟彊曰皖桐陳默公先生令子也孝升躍之舉座咸愕然嗚呼此亦見大匡之氣節可風也故存之俞昭識

與同人書二

宜春 張自烈著

與省直同學鄉紳書

某頓首致書同學鄉先生執事竊惟天下治亂雖本於朝廷而人心風俗之邪正往往自鄉紳始由邪正而有治亂則鄉紳與有責焉未可謂朝廷事非鄉紳事也諸同人後先通籍備官中外退而稱鄉先生者頗衆獨僕困諸生亡少著見然居恒讀書務適用鄉先生與僕遊從者僕後先規勸無少阿同人皆不謂

僕迂年來據僕聞且見如某某鄉紳敗類傷化未易殫述僕竊心非之嗟乎鄉先生亦知顧名思義而求其實乎今之鄉先生皆曰我鄉官無名責官守杜門鮑啄耳不則謹厚寡言與俗浮沈耳里人稱之曰某鄉官不干請有司不關白地方利害是誠鄉官之賢者也僕則謂此鄉愿而已鄉人自好者而已賢鄉紳固如是乎一夫厲行族黨賴之士有窮居以天下已任者況委質爲臣而居鄉者乎夫既謂之鄉官雖居鄉猶然官也胡參支俸陞遷舉劾與在官雖殊至於執持公論挽回士習軫念民瘼凡可以佐郡縣不逮皆當惟力是視皆不必市德避怨人臣鞠躬敬事在官與在鄉一也越俎代庖不可豈膜外郡縣苟且坐失乎昔孔子從大夫之後退老於家亦猶今之鄉官耳然吉月則必朝弒君則請討豈嘗自謂無職掌概諉度外乎古者鄉學皆鄉大夫有德行致仕者教之雖致仕未嘗無事又豈盡杜門不事事爲賢乎然則凡爲鄉官而下同於鄉愿鄉人者去素餐尸位幾何皆識者不取雖然今天下鄉先生能杜門自好者鮮矣使鄉先生皆自好雖無益百姓尚不見詆笑於鄉人他位高祿厚作威播虐狐媚有司而漁獵小民者又皆鄉之蟲儈蠹賊也以培植地方則曰我鄉官無能爲有郡縣監司在以會議興除則曰我晚進恃先尊在前而勿顧嗟乎如是而謂之鄉官可乎僕試舉其較著者言之某官畜一鶴里中兒誤折鶴足官償數十人橫肆盤踞里中兒恚憤卒律殺人者死今誤傷鶴亦死某鄉官知之乎官宅與義濟院比鄰家人割其壞自廣養濟院連名泣愬於有司家人抑之不得上國家哀無告方拊循弗暇今爭尺寸使呼搶至

是某鄉宦閭之乎其祿利自私也則有治容度曲祖
跣呼盧縱意騁志而父兄宗黨歲時臘社莫邀其一
縷一餐者矣古義莊義學由一族而推及於途人某
鄉宦獨胡越子姓而恝置之乎其擇配論賄也則有
較多量少寘六禮弗講者矣全玉綺穀之飾爛於門
羊豕馬牛之跡交於市侈然自以爲光顯獨不念昏
禮特重上事祖宗下繼後嗣區區貨賄足較乎其治
喪鴟靡文也擗踊絰帶無度矣梵唄鼓吹不輟矣一
切明器笆嬰羣功布方相率不遵古制視同戲劇
往來張設矜奢衢巷無復仁孝惻怛之意獨不念親

喪自盡與易寧戚載在聖訓者莫踰乎其習制業不
通義理也有謂中庸僻奧難詁子思不必作者矣有
謂兩闈命題宜廢中庸者矣侮聖叛經莫此爲甚使
鄉紳皆爲是言不將率後儒詆訾孔孟貶黜程朱乎
其縱臧獲不加繩束也有諸生夜過其門爲宦僮挺
擊垂斃者矣有鄉先達報謁閽者踞肆睥睨不傳刺
者矣有宦僮爲逋逃主日頓辱子矜子矜罪服遮道
懇宦宦不問者矣宦僮既攫利歸已又斂怨歸宦宦
卒不寤使鄉紳皆恣遊若是不將胥郡邑士庶家切
齒而人重足乎其甚者則有坐視從父客死京師殯

且陋然僕於某某鄉紳闕其名而詳其事既使某某
鄉紳知媿又使天下後世凡爲鄉紳者知戒又使同
或留心學問或砥厲廉隅當不至如某某鄉紳之鄙
若是者求爲鄉人而不得視鄉人自好者不逕庭乎
僕觀今天下賢鄉紳不乏其與僕同學而稱鄉紳者
某鄉宦稔惡流毒變起斯須掘冢潴宮不已又從而
屏逐之卒至莫容於桑梓之間流離轉徙貽世僇笑
行有死人倘或殣之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某鄉
宦獨刻薄寡恩至此極乎鄉人自好者不爲而鄉宦
忍爲之乎尤甚者則有維揚義興皖桐吉水永豐之
見亡父女殤暴露道左薄其庶出而不葬者矣詩曰
纔一餐者矣古義莊義學由一族而推及於途人某
較多量少寘六禮弗講者矣全玉綺穀之飾爛於門
羊豕馬牛之跡交於市侈然自以爲光顯獨不念昏
禮特重上事祖宗下繼後嗣區區貨賄足較乎其治
喪鴟靡文也擗踊絰帶無度矣梵唄鼓吹不輟矣一
切明器笆嬰羣功布方相率不遵古制視同戲劇
往來張設矜奢衢巷無復仁孝惻怛之意獨不念親

建吾師清江又出新建之門皆今世所稱鄉先生大賢者皆不謬僕言諸同人推廣新建清江之意學學求盡乎鄉宦之實進退務適於用毋徒下同鄉人鄉愿者之所爲則邦國之光非獨一鄉一邑之慶也某再拜

汪未齊曰近代鄉紳蠹國殃民者不止是然往往工逢迎多賄賂得諸當事懽心凡含寃叩憩者諸當事率曲護不盡發其姦巡方按部例得舉劾鄉紳之豪且黠者又營入薦剡跖可使夷桀可使堯害民不已復出誤天下流毒豈獨在郡邑哉芭山

是書雖正告同人俾相勉爲善亦足垂戒後世云

吳次尾曰予閱芭山里居凡都邑公祖父母有交游者始終不干以私獨地方利病必盡言極諍求神益小民而後已請蠲賑汰蠹弁革猾胥移書當事者數矣其爭六款偕惟適卓庵矢以身殉卒得舉行與諸老書至今可考也寓金陵尤軫念維桑往歲江右直指馬公孔健爲侯六眞同鄉同籍芭山之不信僕僕皆未之聞也丙子僕詣京師唁袁臨侯公子使上之覽其書蓋痛言各府屬侵欺赦後錢糧積弊附有里老必悲不遇哉戊寅楚大中丞方公孔炤與僕過從久公呈讀者皆流涕然則芭山雖困諸生天下已任

將之官語所知曰撫軍當舉一人非爾公不可時臨侯官武昌方公以臨侯吾總角交屢徵行實於臨侯僕移書臨侯曰保舉名存實廢苟失科名窮耕著書老耳爲善謝方公成我大矣臨侯復方公曰爾公意不屑就侯已卯閩役竣商之未晚已卯僕報罷臨侯移節海陵復數爲僕勸駕謂科目中亦有小人保舉中亦有君子顧其人何如耳臚僕行實致方公方公俄落職被逮去迨方公申雪還白門僕見方公不言謝公益以不得推擇僕爲恨僕曰公遇我厚某自廢弟性僻介公先是撫皖弟從士大夫悉公治行未嘗阿所好公清亮忠鯁有古大臣風惜其不知人好自

詹方大中丞然一授意於黃又生而又生弗果一徵行實於袁臨侯而臨侯又弗果不知不信者不能薦知者信者爲不知不信所格不能薦由是推之中外諸臣以不知不信濫舉者多矣非獨知且信卒不薦如諸公之於僕也天下事豈有濟哉方姜少詹推僕於黃又生其時保舉初行僕未嘗決志不出出未必不可有爲及大中丞舉僕則保舉既壞貪人敗類往往爲世指名僕萬無投牒赴銓理然則不就保舉非盡僕之過也雖然僕不足惜所惜者以祖宗任人圖治之良法不能設誠舉行徒爲苟且徼幸者開竇徑

況今天下名存實廢雖求治而實釀亂豈僅一保舉哉僕是時深自引晦修輯遺書不復言天下事世謂我爲果爲固皆非知我者度外置之而已嗟乎保舉可就而不屑就科名欲得而卒不得僕亦無以自解於友朋矣庚辰仲秋月日

復陳士業辭辟命書

蒙諭大中丞史公辟弟意甚至弟舉劉伯宗鄒左之自代老兄言史公知弟深是行也非芑山不可雖然弟性僻介公先是撫皖弟從士大夫悉公治行未嘗阿所好公清亮忠鯁有古大臣風惜其不知人好自

用耳後先甄錄不盡合輿論近見清雪梁公狱特題官凝之二疏頗窺其隱徼老兄豈未之知乎況弟生平好盡言衡較人物不肯苟同是時游公門者未必皆弟輩公又未必深知弟又未必樂受盡言始終相成無少間進退去就不可不自慎昔歐陽永叔辭范龍圖辟豈眞不媚四六哉太抵不屑就姑婉其辭耳公能爲龍圖弟不敢比永叔士各行其志雖獲罪於公弗恤也冗次不致書史公老兄善爲我辭則成弟大矣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江干楊維節見過述兄論名實與弟異兄言內不足
必求知於外足於心必外挫其名今之名在四方皆
僞耳弟竊謂僞名者由內不足也內不足雖求知必
無以自見內足而不爲人知則足者必無以自信有
士如此懋德業富撰著終歲坐一室不與四方賢士
大夫接遇老而將歿舉生平所爲文瘞石穴中自以
爲藏之名山不審四方賢士大夫果能夢卜其姓氏
耶抑天令龍馬出負其文示後世耶聖人不見知不
悔不見是無悶謂確乎不拔忘外慕耳後世舉得而
見之見之則舉得而名之易稱龍德言潛兼言見言

善不積不足成名非聖人終守其不見是不見知者
爲內足也譬玉之在山珠之處淵皆有光氣見於外
日月經天魄與明並見故古今名之曰日月名之曰
珠玉使盡去其光拚其明則珠玉瓦礫也日月噎陰
也安所見而曰月之珠玉之也宋周濂溪曰實勝善
也名勝恥也邵伯溫曰名者修身治世之具烏可一
日闕於天下患不知所以好之耳范純仁曰若避好
名之嫌必無爲善之路歐陽修曰外名迹聖賢所難
若使無迹後學何從師法由諸說推之古樊英殷浩
之徒誠足爲後人煽戒至子瞻喜不爲人識頴濱不

頴人知皆諷時憤俗之言惡在內足皆落落自好者
哉吾輩戒盜名實勝而名自章名不必避也孟軻曰
修身見於世又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名浮於行
耳使天下後世不忘名因以求其實則勸懲兼寓名
豈可廢哉然則士不務實而欲盜名其弊爲小人捷
著必逃名而疑名皆僞其弊爲異端虛無古大儒皆
無取也維節所見與弟同願兄往質之當益信弟不
誣耳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弟別足下數年所欲就正者非晤語不能盡每同次
屢極論國家事深慨蔽蔽成習逆寇交訌草野雖痛
哭流涕罕得見天子係一切利害措諸行計惟砥行
讀書明道辨惑使異端不雜進人心士習卒載於正
少裨風教萬一耳因念足下生長名德後講求忠孝
同人樂推其於儒釋人神之辨宜知之甚晰守之甚
固孜孜羽翼正學爲諸士倡不意有不盡然者甲戌
弟寓吳門見蔡雲怡先生先生語弟曰徐九一楊維
斗蓬奉準提科名由此致弟正對曰準提果有求必
獲九二既登籍入史館維斗何獨屢困春官先生笑
而退是時弟竊以奉準提爲非思與足下面詳不可

得今年夏遇貴門人徐康錫訊足下動定康錫言足下近頗惑於神怪弟初未之信也已而吉士來金陵相見弟謂吉士宜盡言規正足下吉士曰維斗以爽女悲悼有是舉非不盡言言之而維斗不聽耳弟謂足下今日之惑視向者信準提無以異與吉士相視太息久之儒者師宗孔孟不必斥佛亦不必佞佛不宜慢神亦不宜昵神弟持此自治治人三十年不稍變若夫靈訓鬼諭譚輪天宮如寇謙之龔元宜諸人及本朝顧玨顧倫附體降神之術皆巫覡等耳足下惡得而信從之弟私謂聖門敬遠之旨承學稔聞

諸緇佛老書具在姑無遠引請以近事足鑒戒者言之昔王文成始嘗出入二氏久迺自寤獨覃思六經歸本躬行然後學術事功卓然可觀最陋則莫如余大成誤國殃民罪不容貰此居留都刹舍說梵放生誑誘四方害道傷化至是而極足下將以大成爲是耶爲非耶金陵諸生陳旻昭儒言而佛行察其心不能忘聲色遠勢利廣市古玩器奔走權貴往往與賈販雜處夫儒而釋與釋而賈皆聖賢名教所棄足下又將以旻昭爲是耶爲非耶由大成旻昭諸人觀之吾輩之不當佞佛昵佛不再計而決學者舍孔孟而從異端其爲智愚邪正必不能自揜必不可不自悔悟此弟所以守正靡他耳弟廣維斗以大成諸人爲戒以王文成爲法勿復爲異端所惑則守先待後裨益風教匪細不然邪說日熾人心日壞甲倡乙和長此安窮非獨逆寇內訌之可憂而已足下質雲怡先生暨次尾吉士諸子當不殊此意無疑弟懃迂幸甚

與艾千子論大士感應書

千子足下比閱天傭子集僕私有歎正其間侮聖叛經褻罪孔孟莫如募白衣大士像序爲甚序修稱大士三十二應徧諸國土人無子與人以子與人以福德智慧之子援龍極峰李雲將持誦白衣經感應靈異若操券取償然舉世皆信之僕則以此千子竊語耳仁者後必昌天也非大士能默相也果積德累行雖不禱祠大士未必無賢子孫未必遽乏嗣氣數適然不責報於天不徼靈於大士宜始終順受其正況今世不禱祠大士而多子者未易更僕數盡古人無子如王曾程顥羅從彥諸儒豈皆不禱祠大士豈皆不能如極峰輩之禱即應千子安所據而得大士果靈異兩君言果非妄耶信如人人願有子人人祠大士必響應假令姦雄盜賊恣意淫暴天

方勦絶予息垂警後世大士將承天意雖禱而必奪之嗣耶抑鑒其誠違天而卑之賢允耶不如其願則感應之迹不足取信於天下必如其願則助姦長慝抗天行私求逭罪於天不可得不審大士果何道自處耶信如千子謂大士能使人皆有子使皆有賢子禮樂刑政皆可懸而不用則是古帝王聖賢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逮大士福德遠甚今天下詩書經史可盡焚聖廟學校可盡廢朝廷徧檄郡縣設白衣大士像家尸祝而戶禱祠使默相於男女牝牡之際爲生賢子孫豈不人才輩出天下翕然治大士彝倫攸斁沾沾騁詞章獵聲譽無毫髮裨名教弟口雖不言心竊過之去冬從方輔伯獲遺詩大刻見集

果能遠軼古聖賢帝王不待教化使賢子孫遞相繼耶今天下士大夫無子者廣置侍媵齋戒誦經倍蓰雲將極峰輩大士何獨坐視弗恤屢禱不一應耶惡見其感應皆靈異耶至於羌嫫簡狄之說古大儒心非之歐陽修以史記鄭箋不足信學者所共聞見今千千斷然謂大儒不以爲非引以著大士之靈異豈非惑於史遷誤以不祥誣聖人耶千千謂大士聞修空覺之旨不能舉以示人謂西方僧伽卽中國聖人道之感綱維世道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事勢必然合于吾聖人之道僕不暇瑣

辨獨駁正侮聖叛經之最害道者使千千退自循省知僧伽與聖人必不容牽合爲一又使天下後世讀書窮理反求躬行不概爲曲說所蔽則僕雖不阿大士不傅會千子求無得罪於孔孟而已千子無謂僕喜辨幸甚

復陳皇士書

弟於老兄雖未投分寤寐中久有一皇士卽老兄視弟非悠悠者未可以流輩交道論也方今陵谷代遷彝倫攸斁沾沾騁詞章獵聲譽無毫髮裨名教弟口

中所載姜燕及徐寶摩二先生皆吾師申孔嘉左仲及楊機部袁臨侯雍瞻豫瞻楊維斗夏彝仲吳次尾黃蘊生皆吾友一時禾黍之悲人琴之痛恒焉交心不禁潸涕但弟欲效弋獲者如陳玉立山中懷人七首繆以楊龍友踵兩太史後可謂擬非其倫龍友與弟游最久弟知龍友最深乙酉依附貴陽父子皆驟致膴仕爲正類所鄙笑卽前此三十年龍友交遊徧天下諸同人交口稱慕太都髣髴雲間一隙眉公耳不識玉立何所見至與兩太史暨維斗諸人同類並稱弟謂楊龍友三字宜削去存其詩如夏五郭公例

庶不累尊刻耳年來弟喘息僅存槁項待盡問嘗摭采見聞始甲申卒戊子輯四朝大事記合忠姦殉節誤國者爲一書雖不能如老兄寓貶於褒大旨與遺詩略同春秋之義美惡兼載或與史法不相刺謬後先事迹昭著者與論具在章奏具存不難據事直書他如寧南一案弟往年客潯與潯督袁臨侯知之甚悉近見友人侯朝宗爲寧南作傳推稱過情特以其尊人於寧南有帷蓋之愛故曲爲覆短耳豈知寧南養寇自封流毒百姓貽禍宗祉之罪爲萬耳萬目所共知謂寧南爲孝懷光寧南死不服謂寧南爲張睢陽顏平原萬世亦不服也事詳弟上皇帝論左兵橫暴書老兄必不以弟言爲非又如姜相國不死於乙酉國變之日而死於兩藩挫敗之時不可以爲完節不可以爲純忠此又非深知姜相國者也弟大事記義專闡幽諸如此類不阿好不隨俗皆別有論斷又四朝申士大夫有先是居官不廉不法卒能引決自靖獻者有失機誤國雖死節不可概覓是非兩存者有死於暴疾風傳以爲死節名不副實者有匹夫死節舉世未識其姓名者弟竊準功過不掩之法以律士大夫則有誅意之論推繹下非其罪之說以律諸將佐則有議宥表徵之例要求無拂萬世公議而止疑則闕之俟後人論定編次未訖錢流有待當與老兄互商可否庶幾傳信於異日耳

與友人論交書

交道至今日必愼擇乃無弊然未可以廣狹論僕出遊二十年與天下士論交未嘗遽交天下士獨僕自知耳往辱吾子惠書以汎交規僕僕弗答私謂吾子語知僕莫如僕自知然猶冀吾子卒知僕也今吾子語揭萬年主靜復云博交不愼常以此規爾公不意萬年坐此病僕曰信斯言也終不知僕論交之道也嗟乎今天下經明行修可宗親者幾人一見而決其兄事師事者幾人士之可宗親者不數見非孳孳求諸四方之廣儕輩之衆必不能得之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又非可一見決必與之同起居共談議進考族里友黨之異同退察設心制行之誠僞苟足爲僕友終身親之宗之不足爲僕友遠之而已蓋必如是而後不爲匪人所誤譬求金於沙斂而後揚揚之雖精方其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同棄耳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言不求不可以得友也僕心中皇皇者求之云爾非博交不愼也審如吾子之說以律諸

離羣索居讀書厲行以待天下之我交耳僕則謂吾輩果離羣索居罕所聞見不集思廣益雖厲行必不可及物雖讀書必不可聞道吾子岸然一隅不與天下士晉接試問吾子以天下士之賢否得失子知之乎天下士之有妙名而之善行無令聞而有隱德者子知之乎子皆未之知也則何以辨邪正損益取其正而益我棄其邪而損我者乎則又何以相觀而善能自得師乎昔孔子曰毋友不如已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夫不如已不友而不善者可師不與之遊能遊知其不如已乎能善不善皆師乎慎所以從之改之雖不善不足爲吾累況所與遊未必皆不善乎僕交遊半天下然皆孔子所謂人耳與千萬人遊猶三人行耳擇從改由僕耳辛未秋僕與吾子客留都晤卓左車吾子方與僕往見已而僕見羅玄日言左車生平知左車非吾友絶之入南雍有黃生者名家子持傾蓋緣求僕列姓氏僕日攝生曰古所謂傾蓋不如是笑而退鹽官陳則梁頗知僕語南駕部張冷石曰袁州張爾公臨川揭萬年毋交臂失是時僕與萬年同旅舍冷石亟枉顧僕僭萬年報謁司閽誤失禮於僕僕毅然不見冷石去

大司馬呂公維祺屬銓曹徐虞老邀僕者再友人憮惋爲僕介僕辭不往范質公景文方孩未霑孺諸同人皆從之遊二公屢欲與僕相見方喜之周子溫諸人又爲僕言二公意甚至僕與吳次尾通姓名於質公質公見招僕辭孩未則終不往見又僕一日過楊機部邰孫魯山李源常孫克咸陳臥子在坐魯山諸人舊與僕遊好獨臥子始謀面僕見臥子栝腹久方豪噉輒不與語別去目中如未嘗見臥子也黃石齋者屨戶出獄僑白門僕過周仲馭聞都人士謁石齋者屨滿恥之次尾語僕曰石齋去仲馭數武盡往晤僕曰我知石齋不必見石齋卒不投刺僕果博交不慎乎遇慎近苛乎且吾子亦未深思僕求友之益也僕鄉者因陳士業而見吳次尾因錢吉士而見楊維斗衞神清因次尾而見劉伯宗因伯宗而見金天樞天駟因夏彝仲而見周勒卣王默公徐闇公因楊維節而見黃孺子楊汝開因楊萬年而見羅文止湯季雲瀕上則有吳見素陳百史皖桐則有方密之陳默公浙江則有閻子將嚴子岸黃太冲宜興則有陳定生麻城則有梅惠連婺源則有曹篁峙汪未齊余中台金壇則有張公亮周仲馭兄弟之數十人者言行學問

僕各有去取未嘗概置諸兄事之例以僕二十年游
處更僕不能盡而私心稱我友者如是而止吾子尙
謂僕汎交乎況吾輩惟更事熟閱人多明經權晰時
勢然後能有爲於天下故僕與天下士論交懼擇之
不精未見其爲博也使僕守吾子之說則亦將離羣
索居獨呬唔耳以養安習簡則善求其閱人多而更
事熟明經權而晰時勢則未之能也此僕所以與吾
子異也吾子見僕後先往來儔儕之人如此其衆誤
謂僕博交不愼然則陽貨王驩下至晨門荷蕢景丑
涪于尹士之徒孔孟皆當痛絕不與見不痛絕而與
之見則孔孟亦可謂不愼矣僕之與天下士周旋皆
往來報施之常耳概與之絕猶彼以拱揖來我以箕
踞應彼以笑語來我以嫚罵應有是理哉近代交道
之薄如昔人市喻及絕交論僕聞之至熟然終不忍
以此輕量天下士使僕得志而出方思盡天下善士
友之好是正直靖共爾位僕之幸也不幸而終身窮
困天下士知我者鮮則僕杜門山居尙友古人雖里
閈與僕生平遊處密邇者求一識僕面不可得然後
知僕立意較然嚮者皇皇求友皆求適於用非今交
遊聲聞之士所能知也嗟乎僕豈博交不愼者哉揭

萬年業受盡言未嘗不心折吾子直諒然質諸古人
取友之道終以吾子之論爲不廣萬年語僕曰主靜
者德業之本謂靜亦靜動亦靜雖求友不害其主靜
豈必閉戶呬唔不交一人而後爲靜哉然則吾子謂
不博交而後能靜非通論也僕非傅會萬年以其言
與僕論交之旨互相發明併以告吾子知吾子必喻
此意

芑山文集卷七終

與同人書三

與吳次尾論稱倣書

宜春　張自烈著

某白孔子先正名春秋大居正非可視尋常稱謂而遽忽也今稱謂失倫承譌習舛莫稱倣爲甚異鄉稱省直曰倣京倣省稱府縣曰倣邑倣郡甲乙科稱同籍曰倣同門倣同年稱座主曰倣房師倣老師紳衿稱邑令曰倣父母業師稱及門曰倣同人胥隸稱府廳曰倣府主倣廳主屬吏稱堂官曰倣堂翁師儒稱

學校曰倣庠各官稱公署曰倣衙門稱職爵曰倣衙若是者枚數不盡按左傳凡稱寡君倣邑皆列國人臣致命他國之辭退遜稱倣宜也今海內爲一郡邑皆朝廷有也概稱倣可乎嘗讀史至漢元和二年帝至魯祀孔子孔僖云陛下親屈萬乘辱臨倣里僖可謂失言當是時漢非春秋列國比魯雖孔氏宅里猶漢部轄也僖當直稱闕里不當稱倣里稱倣里則魯孔氏有非漢有也與近世稱倣郡邑何異夫長以命之也揆諸理則失正質諸情則不安故凡卑少之遇尊長不與肩隨齒者子弟例稱家祖父家兄不問稱倣祖倣父倣兄也由斯以推門生之於房座師紳衿之於邑父母稱某房某老師某郡某公祖某縣某父母可矣稱倣則非也況直省郡縣衙門學校非各官師儒所得自私苟稱倣則豈惟私之實幷髦甚又況胥隸役也府廳主也胥隸而倣其府廳則奴可以倣其主臣子可以倣其君父甚非所以別嫌明微杜僭踰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弊至民無所

措手足今也不審名實一切稱倣不正莫大焉若之何其不知變也雖然流俗畔經越理某無責焉耳獨士夫後先踵承閱數百年而不悟據某後先所聞見如朱晦菴與顏提舉劄子不稱本郡而稱倣郡陸象山與章德茂書云倣邑自某入境此自宋諸儒之誤也本朝康對山與彭濟物書稱倣邑呂巾石與沈韓峰胡梅林書稱倣省倣縣艾千子自謂博通掌故其與臨川張侯論李阿艾立繼書稱倣父母前任陳侯與蔡太守論禦寇書稱倣郡皆與流俗舛譌同病某擬致書禮部合前此誤稱倣者請旨釐定著爲令或倣姻家或稱倣門人倣同社義未甚悖從俗可也至

于正名辨分有微助耳兄續觚不觚錄補弇州未備惜時輩稱敝年伯敝座師兄未嘗駁正樓山集復劉念先沈眉先諸書凡稱敝邑敝郡者與鄙見不合宜悉刪改并祈徧告同人革正前謬裨風教甚大庶幾先自治而後治人之道由吾黨諸子始惟兄圖之不盡

從尋常稱謂推出背父畔君大關繫與孔子正名意合後世習而不察無怪亂賊接迹於世也每讀是書深究理本使人謹微之意凜然　弟勳議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芒山文集卷六

正名定分關係國體不可不慎即師生稱謂間非誠無以致敬非信無以行久不誠不信則僞亂隨之近世以爲細故而忽之者非也沈治先語僕云金陵黃氏孺少嘗受業家眉生每謁某稱晚生及登賢書則改稱晚弟僕曰使氏孺成進士不改晚弟爲侍弟乎以晚弟施之業師之弟異日得志爲顯宦視其師落落諸生耳不又改門生爲晚生乎治先笑而退夫弟之尊師與子之尊父情與文一也今弟子面謁其師稱老師退與同儕語則稱師之字與號不復稱某老師矣師之友與師同學同道年相若則師輩行也齒長於師而文行過之又師所兄事師之友名刺當稱晚稱其師兄事師之友於師之前又不直稱之曰某老師不明言某爲某老師之門人僅稱之曰某老若未嘗親受業於其門者使吾輩道路接遇之時不識某爲某先生之徒往往加等見待某生恬然受之弗辭孟軻曰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弓矢也豈意今天下弟子恥受命於其師哉後生心術之澆薄器量之福狹學問之疎陋皆如此可見無惑乎德業文章之不古若也僕嘗慨師道凌替四方士無復如古隆師重道者一切執贄稱弟子於僕之門僕皆不苟受一二年少有學識之士既問業於僕僕先舉生平頁友如兄輩者詳示以里處姓氏且戒之曰此某先生爲某所兄事即汝儕師也謹事之以故凡爲芒山門人如許生顧生蔡生謁兄未有不稱門下晚生者也兄四方及門年少如某某每謁諸同人名刺或沉稱教下晚弟或妄稱社小弟失與圯孺稱晚弟於治先師矣師之友與師同學同道年相若則師輩行也齒同蓋未之知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唐貞

觀定太子兄三師儀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皆所以尊師也僕謂弟子之於師宜無事不遵繩尺今也一稱謂間悍焉不奉師命如此可以傲睨師之友卽可以傲睨其師卽可以傲睨君父不臣不子職爲厲階吾輩抗顏爲人師豈可不反覆曉譬使諸生痛改前失哉尤可嘆者中吳諸子皆好爲人師後生遊其門者諸子皆降體屈節汝爾相尚無復古人督課就成之意甚有朝執經而夕叛去者此又爲人師者之過非盡年少諸生之罪也吾輩爲守待計思所以正人心易風俗杜漸防微自師弟稱謂始

雖以必敬必信勗諸生而其間先自治而後治人之道尤不可不加謹偶感黃生事爲訟言至此知兄不以僕爲謬風便郵僕書併告維斗仲馭使知爲人師者雖稱謂亦有道諸生或聞僕言而少知警也幸甚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弟閉櫻山集見兄復周介生書曰來示近於死生二字有省悟箕讀書觀人遇不惜死者卽不深求天下惟死難耳謂死事易成事難者聖賢責備之言而亦庸衆揜飾之言也介生理道塞胷忽發此論知所得必深箕異日將取券而合之弟謂次尾論死生似也

如介生之言死生者願舍旃勿聽不然彼以自欺叢
没世之詬我以受欺損知人之明在彼無足惜不在
我有遺憾識者必不我恕必羣起議其後兄一誤求
可再誤也抑古今死非難得死所爲難雖事勢成敗
非所逆睹要必以死得其所爲合道苟叛道而徒曰
我能死則仲由之死孔悝苟息之死奚齊卓子皆足
與成仁取義並稱孔子何以無取乎死無悔者哉然
則兄謂讀書觀人遇不惜死卽不深求揆諸道不能
無柢牾此又生平學術毫釐千里之辨所繫遠且重
非僅推譽介生之細過貽世訾議而止惟兄更審圖

之弟與兄同體壹志勤懷直諒度兄不恕遺弟言維
斗眉生交介生最久其居恒佩誦介生遒子兄晤問
并致此意亦古忠告之義也乙丑寓介生書附覽正
崇禎庚辰仲春月日

臨侯始疑余吹索及介生死於法心折余先見語

其仲氏曰人不易知芑山言若券異哉又記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承示積分祖制賢者不避兄愛弟誠至然弟非薄積
分獨心有未安耳前月友人晤楊大司成稱弟學行
積分宜拔冠多士克咸私以告弟弟謝不往適閣公
來雖爲弟言吾儕困場屋得積分則進取有階時未
可失屢趨弟共事弟復堅卻之蓋是時少司成爲吳
駿公憶辛未弟入都門駿公同張天如成進士弟偕
易又尹往晤駿公駿公齒少於弟與之語咽咽不出
口今歷官司業儼然國子師使弟俛首積分不得不
稱弟子於其門昨兄語弟云駿公招集邸署同學諸
子在坐數人次尾友駿公閣公則師駿公弟謂駿公
學問文章未必出閣公右而閣公獨以一積分遇駿
公卑謹恭遜至此益信弟屢棄積分之非失計耳且
兄不聞南雍積分之非古乎大司成課試六館士不

盡由祖法或狥請託或采虛聲甚者以賄進則積分
雖爲進取之階弟屑也閣公樂就則聽之弟旦晚
西歸兄遇克咸致鄙意無謂弟硜硜幸甚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弟旅遊二十年博求天下士私歎學術適用者爲難
及遇聲閒之徒名過其實未嘗不心陋之足下生長
卿大夫後講悉古今利害不僅以論議高天下曩年
足下從外舅大中丞入楚岡賊今春還里門介冑見
秋浦吳次尾言勦撫方略次尾壯之因憶今士攻詩
歌騶交遊龔蹈程朱之訓詁規摹歐曾之文辭侈談

孫吳韓岳之韜鈐　矯飾陳實李范之風節皆無補
當世足下豈不過人遠哉乃比來友人述足下起居
則深有不滿於弟者嗟乎以弟素所信嚮如足下而
舉動若是豈盡傳者妄耶豈足下所自矢與今所行
之或又曰英雄不屑細謹弟意眞英雄未有不原本
聖賢心術學問者藉令古聖賢皆出此則弟言誠迂
要之弟非迂也同人如吳炎尾周勒卣文詞爲天下
共推獨酒酣往往不自制弟深以爲憂不謂足下復
淪胥至此極也聞足下語宛上麻無易曰此不宜令
芑山知無易語弟曰某頗不欲聞之芑山由斯以觀
足下未嘗自以此事果合於道而弟今日痛哭流涕

逞意濫色坐令大夫人廢寢食長大息如此昆弟戚
黨私告語痛悼如此某豈藐藐罔聞耶抑聞之而悍
弗顧耶弟閱此不覺出涕其他所言更有不敢盡述
者弟意足下挾持素裕聲色未足爲足下累已又思
今天下多故不宜斂有用之財委之於無用踵何曾
石崇輩所爲況財非天降地出或狡營竿牘或嫉奪
百姓積之難而散之易其勢必至匱竭匱竭必坐困
坐困必危亡可立待又況士君子生平精明果銳之
氣用之於狎邪必不能用之於方正耗之於歌舞燕
笑必不能持之於險阻患難苟溺聲伎而不知變豈

他友惟三復狂言無忘創艾幸甚

言無罪而聞足戒前後皆學問中切要語又記

夏彝仲曰郭景純日近婦女或諫之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果爾則知命爲導淫之助也識者非之朱子云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耳芑山生平窮理目不涉優伎可謂挾持素裕今士謬以壽夭有定命非聲色能損何異庸醫言病者不當死日投以鴆毒而亦無傷也悲夫

復夏彝仲書

讀足下私制策爲痛涕不已竊嘆諸生兩闈非腐卽襲今彝仲指切利弊皆裨益時用惜不見諸行耳雖然僕觀陳臥子名子龍字人中原序述夏子之言曰予之爲是也非以期用傳之後世俟之其人而已僕反覆思之書不期用惡用書爲幸而遇書自我用不幸不遇冀當世用之雖不自用猶用也古之人籌策以利天下苟用其言雖退身不怨未有不用之當世而徒傳後世者藉不用之當世而傳後世則是良醫挾古方用俟後人豈情理也哉僕妄意夏子此言不可謂無弊已而僕又思之嗟乎夏子之爲是言也非不期用痛天下罕能用其書姑爲是不平之語以震發當世之瞶瞶亦曰當世不用俟後世云爾豈誠不欲其用之當世哉雖然士生今日著書立言皆不宜苟爲之足下將反言見志竊恐天下怠廢頑鈍從風以靡展轉譌傳訾議交至甚非君子淑身用世之道也僕卒願窺易其言惟足下圖之至諸策與鄙見不合者皆私有批駁暇時互相質正當不謂僕妄

吳次尾曰是書非獨爲彝仲言欲當世著書者適時用耳讀者須以意逆志

與陳士業論艾選書

客冬歸自白門舟次南浦巫造謁吾兄兼晤茂先左之閒吾兄入山謝客輒解纜去徒增永歎弟居金陵數年背古守口之戒橫罹罾羽此中曲直次尾伯宗二子知之今二子皆有書達左右弟不復爲兄道也獨曩者文辨偶駁定待是非並見未嘗力攻千子千子房選出則深文峭法以攻弟閒吾兄過臨汝力爲弟解紛羅文止吳仲升湯季雲諸人數規切千子千子卒不寤其不相忘者謂弟爲中吳指使以豫章攻豫章乎嗟乎弟何人顧爲中吳指使乎中吳復何人

能指使弟乎弟今日駁定待謂之以豫章攻豫章禦
千子摘大力大士不謂以臨汝攻臨汝乎中吳如張
受先楊維斗徐君和錢吉士非有疇昔之好皆不介
而孚數年來晤語者數人已耳以弟奉教士業十餘
年獨不往見千子以中吳壇坫相望走十五國如騖
弟所晤論僅數人則弟之硜硜何如也弟生平不恕
古人不阿今人而謂弟駭聽指使以相攻此情理所
必無姜燕及蔡雲怡二先生皆知弟亡他皆謂千子
不足較千子必堅持是說嘵嘵擊金沙擊婁東獨以
黨同鋸獄於弟其誰信之弟往歲見四家摘謬曾致

書吾兄冀兄以忠告規千子語頗深至近覩千子堅
僻悍傲視昔尤倍不審千子果自謂合道乎抑自知
不合道不能自悔過乎令千子一旦見用不自摧抑
天下事非筆舌可爭卒致敗壞雖悔何及據弟後先
見聞私所不滿者已詳作一書寄東鄉使自善其後
今錄呈台覽知千子自待待弟如此論文不能無紕
繆如此益信弟文辨雖駁定待妄附昔人因事納諷
之義非與千子角議論勝負也羅文止見弟白門言
千子頗自悔弟於千子既相忘無言近復見千子移
書池房欲梓衆選摘存終不釋然於受先爾公何闇
陋至是然此不足損弟適千子自損耳吾兄與聞否

中間采弟評語尤多駁正心甚服之或謂兄不必
弟語伯宗以爲不必天下何事不可不必也今天
下知選文有嚴核如爾公者則我輩評一文竊慮
有如爾公者議其後其裨益弟輩不淺又使天下
知兄向之文辨其不爲千子一人而發審矣越一
日見艾選凡例所列三大罪不甚駁異以爲此不
足傷兄反似極推兄耳此書癸巳梓樓山集其及
門劉輿父削不載今存其概使世知次尾性剛能
虛受如此 自記

復鄒左之書

蒙諭里人疑弟憤東鄉詆文辨陰噱章元八舜之兄屢爲髮指弟私憶甲戌東鄉馳書抵兄所謂大選例言不當護芑山閏兄駁東鄉書累數千百言持義不少阿及弟過章江兄出兩書質弟弟曰洛蜀覆轍在前書宜焚設流播遠近異類不揚沸助薪不止慮貽世口實兄韙弟言立取書焚去使非兄素信弟之亡貽弟書益知正論未嘗泯浮說不足信也後此里人他則今日里人浮說兄惡能洞燭其繆至此然兄尙未悉弟過東鄉苦心耳往年直指徐公祖差竣復命相見曾舉御犯一案下詢弟曰艾千子本末具在老公祖稔知之以一市黠快睚眦罔上告訐員錦百端有復操前說相波扇者願兄軒渠置之古人信見疑而不自白者載在史籍皆吾師也豈獨芑山哉揭書所鄉還毋出示里人幸甚

與友人論制義書

僕聞吾子自言制義造極世罕與比私怪吾子先是未列賢書每歲科試得失交戰懼制義未必售今既售輒自矜極詣僕竊謂不然夫自吾子而上道德則有孔孟績業則有周召文章則有韓歐吾子將謂士工制義不必復問道德績業乎抑將謂制義如吾子足駕韓歐儕孔孟乎使不足以駕韓歐儕孔孟則吾子制義雖工雖舉世共推直孔孟韓歐緒餘耳詡詡自矜可乎愼吾子往者嘗以制義質僕僕私有可否吾子不以僕爲妄今吾子驟語同人曰不師我制義弟者與里人如出一口潛銘告諸子曰公等未與芑山游故不深知芑山耳芑山抗直平恕好急友難蕆令芑山居京師聞東鄉羅謗汲汲求瀹雪不暇萬無貽弟對直指語可謂先得弟心者兄覽潛銘京師未聞弟對直指語可謂先得弟心者兄覽潛銘京師落井下石理況撫袁異地章張別族奈何以莫須有臆料之因出元八疏示諸子衆慙阻退當是時潛銘而不自白者載在史籍皆吾師也豈獨芑山哉揭書

必不得科第尤迂誕不可信國朝開科以來閱三百餘年兩闈元魁指不勝屈豈皆如吾子制義而後取之乎使不如吾子制義必不售則已卯一榜何以前吾子中式者四人後吾子中式者不啻數十人乎又何以已卯以後學問文章去吾子甚遠年又少於吾子吾子率等夷視之復歸然麟經魁江國乎庚辰南宮成進士者三百餘人非必盡師法吾子制義而吾子自矜制義無敵不得與諸進士齒吾子謂制義足恃乎不足恃乎又主司命題同文之雄深瑰偉亦同或前見錄而後獲擯前之郡縣小試抑置之後督學使共知昔賢去矜字甚難凡可矜者皆不必矜況制義乎哉願吾子進求之可也

使崴科試士以同題仍錄郡縣見擯之牘進學使者輒拔居高等又鄉會兩闈義房司深圈極讚自謂皆珠玉及典文官按劍究瓦礫耳同一制義也妍媸信讞不在文而在衡文者之好憎喜怒吾子謂制義有定乎無定乎夫制義之爲制義僕即知之矣自少迄壯經營二十年太抵多讀書厚養氣變化古文發明經傳而止邇來學識黯淺之人或摹擬先正或勦掇時賢之憂治具將自此廢讀某論制義書而不瞿然省者非夫也自記

吳次尾曰前此由制義進者功罪實勿論獨詳考甲申國變以來被先帝恩榮若而輩皆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而又皆平昔工爲制義與子皆有交游

予亦嘗推稱之不謂空言流毒至此每覽芑山諸
書既嘆其早見尤竊恨予向所推稱一二人使予
並受不知人之過也

與揭潛銘書

星沙告陷亟思越竟避亂以食指繁不敢遽治裝適
郭撫軍移節袁州諜偵失實聞賊虛聲輒踉蹌亡去
鄉紳士民皆望塵奔播空城待賊者浹旬賊陷袁袁
士民死者百十人會左師以援剿至則相率屠城幾
無噍類當事追罪有司撫軍誤封疆實勿問朝廷豈
復有法紀哉賤兄弟是時扶二親山中朝夕尙不廢

菽水迨左賊四掠老父老母被重創七十之年艱劬
萬狀徹庶老母無恙老父則竟死賊手痛哉若弟者
尙可以爲人哉家仲季臨難不苟照弟罵賊死賊又
殺其繼室又殺其兩幼子弟一子甫二歲老僕襁負
出竄未幾弟屬僕攜持此子匿山谷又遇賊弟出見
賊啗以金老僕奪此子遁而弟則與賊持義不屈賊
中弟殊死僵臥溪壑積雪中抵暮舁以歸幸而復蘇
然賊燄孔熾室家蕩析遺籍灰燼今僑寓信州所依
依者老母季弟稚兒兩從子耳猶記癸酉與兄共事
南闈兄覽家仲季手書論弟曰一門昆弟窮不忘道

交相戒勉罕一語及私古人無忝所生者在是士豈
必科名而後無憾哉雖然弟十年以來既失科名天
又奪我父奪我仲弟又奪我仲弟兩幼子求如嚮者
兄弟屏居講肄不可得若弟者倘可以爲人哉弟氣
剛性鯁獨論世著書少有微長時命大謬弗克卒業
仰愧天俯愧地未有如弟今日之甚者也擬卜築考
亭是正紫陽藏書兄必多方使弟得入關弟生平疆
項友朋登仕版者始終無一字干謁頃馳僕控籲台
階所懇無它止求溉惠符傳七月挈家啟行留意天
下事膏肓莫救弟囷鬱至今恨無死所居恒講求有

用未嘗不可見末於世若十科報罷何神京不復科
目何裨弟已矣兄忠孝天植不可不早自奮惟兄勉
之臨楮激切望風潛然甲申七月朔日

是時余寓信州擬入閩會祟關戒嚴先移書揭潛
銘潛方率義旅討賊丙夜從行間作書及符傳
貽余余不果然深佩良友之意每覽是書不禁隕

芑山文集卷八終

與同人書四

復余正公論山草堂集書

客春得都門來問期僕重定京山經解行世誠今日盛事引領久之頃奉遠函欲卒業是書甚慰惜京山生平譔著憑臆立說是正爲難經解勿具論僕偶閱京山讀書通其間疑誤者非一如鶴鵠鶻同類異形古今所公見鶴別作鶴京山則云鶴通作鶴又通作鶴鶻僕按漢藝文志鶻冠子專指鶻言與通鑑張敞舍以爲路道五達曰莊見爾雅釋名畢記泛以爲平路風關少男注不載阡陌田間道見漢食貨志畢記概非也信如京山之沿譌强通則是烏焉成馬即謂之馬與焉通烏與馬通陰陶帝虎即謂之陶與陰通虎與帝通弊不至發亂六書本義不止然此特舉書通什之一二耳僕二十年以前閱京山別著耄書私謂晚年續筆去山草堂舊刻胥讓冀一寓目不可得甲午過漢上蒙足下見示蓋畢記非耄書也歸白下取畢記觀之類六帖初學記韻府羣玉闕漏既多舛譌尤甚如風有少男少女見管輅傳畢記以少女爲陰風關少男注不載阡陌田間道見漢食貨志畢記概以爲路道五達曰莊見爾雅釋名畢記泛以爲平路整土釜盛黍稷器與平地有堆爲塾別見禮內則注疏畢記並以爲土堆採曲曰曝正方曰掬見荀子韻譜諸書畢記汎以爲正曲木器笭簁具見大唐新語元結傳畢記概以爲小籠轆轤汲水圓轉本見唐詩注畢記誤以爲圓木以繩懸物巾幗婦人喪冠蜀諸葛亮遺司馬巾幗見三國志通鑑畢記泛以爲婦人首飾珩笄受民投書形似瓶小孔可入不可出或珩或笄皆如之見趙廣漢傳師古注畢記概以爲受錢器僕謂博學好古如京山畢記卒錯紛亂譌漏若是爲大息累日願足下毋遽授梓非獨覆京山之短

亦不至增末學之疑足下當不謂僕評他若炳燭孤
談屬京山獨見書自不可廢其闢佛老未爲過然詆
理學不適用未可爲定論僕謂眞理學鮮不適用不
適用者僞理學耳至於以主靜爲索隱以調息爲養
氣以無適莫爲權以義與比爲中言行不信果爲未
發之中惟義所在爲已發之和告子無善無不善爲
中庸未發之中我則異於是之則爲天則帝則之則
聖人下學而上達而下學諸如此類非紆
鑿害義卽偏雜叛經僕皆有駁正必不敢苟相傳會
尤謬者則莫如痛斥程朱排擯道學警然謂南宋淪

胥以亡皆理學諸儒之過寘秦檜賈似道韓侂胄史
嵩遠諸姦于覽政獨罔內朱熹張栻眞德秀呂祖謙
尹焞諸儒爲罪魁無論不足以服宋儒不足以信後
世此說一倡視後學永知德詆王文成之致良知周
汝登誣周濂溪之師二氏得罪名教莫此爲鉅僕不
審京山當日何所見輒爲此寢語也及閱京山閔邪
記駁李贄道待有宋而後開闢何朱聖愈不競之說
則又言南宋不競頗有關閫濂洛諸儒君相雖無道
士君子有道卽其道傳之又與南宋淪亡此皆諸儒之
義舛者皆誤通弟纔舉數十則貽書京山門人余正
則因李斯而罪荀卿削弗載可也九經解易春秋多
所發明去其冗複可以傳久自餘雜而未精繁而寡
要宜嚴去取僕尚未遑詳定足下果欲重鋟俟他日
與足下商之來伻行遽粗道大旨如此

復友人論字彙辨書

來問辨字彙梅氏後裔慮不能隱默存辯請削彙存
字彙請削辯如是而後可以杜其口弟則謂此古遠
嫌之見愛弟雖至非篤論也拙刻蒐討非一書辯正
非一家皆詳爲較定與字彙舊本別雖洪武正韻稟
自上裁當時宋濂諸人往往譌漏拙刻未嘗無補正

私謂臣子之於君父雖將順不發匡救義豈容苟同
況字彙紕繆伯倍正韻必欲阿所好而曲徇之則過
也弟懋覽字彙各部謬誤枚舉不盡天下識者皆毋
而指摘之駁正之辯豈獨芒山卽不辯豈無
繼芒山者辯之乎使奢書者之子若孫發明先志補
遺正譌別爲一編懸諸國門倘不失古幹蠱蓋德之
義今必欲競勝護前匿非黨同能欺目前豈能欺萬
世乎能使人不辯其是與非豈能使非者概飾爲是
乎京山郝仲輿讀書通凡字殊訓別者皆強通文譌
義舛者皆誤通弟纔舉數十則貽書京山門人余正
過之論自相矛盾僕則以載閱邪記者爲正論孤談

公正公深服弟直諒他如六書略之譌同罷轉注古
音之譌即鶴洪武正韻之蟹同蟹韻會小補之拑馬
爲柑馬九檻爲凡檻背琖害義眩惑承學亦將曰此
不必辯辯則後裔退有煩言乎四書大全頒布三百
餘年今學校遵若蓍蔡弟獨不避斧鉞毅然起而辨
之南雝則爲咨部梓行直指則爲特題進御末閒宋
明諸大儒後裔出與弟角尼芑山爲不可辯不必版
行者字彙非頒自朝旨非列諸掌故鄉者坊人翻木
踵出不能遏之使不行豈能力奪藉辨字彙者之筆
舌中道輟工予然則梅氏雖與拙刻較是非本欲沮

新本之流傳適自形舊本之黜陋何異反戈而入先
人之室樹的而招同黨之射海內豈無公論當事自
有權衡過不自芑山始也老兄持心平恕同人共推
後此貴鄉有言及字彙不當辯者幸正告之曰芑山
生平行世之書皆以辨名皆求明理通用非好辨也
皆合辯諸家非辨一家四書大全辨亦辨也非酷辯
字彙也度梅氏必相忘無言弟可以無暴白兄可以
無過計也賤性鯁介愧方來命獨以六書寖微百家
殺亂其是非不可不明其謬謬不可不正故敢略布
其區區財擇幸甚已亥某月日

復李來園書

某白頃枉遠函謂世不深知芑山不屑令人知
四壁蕭然爲友朋者不能無愧復屬吳子班持台札
寓貴同年金方伯使之行式廬之禮愈愈期弟勿固
拒知芑山誠深遇芑山誠厚然猶未盡知芑山者請
舉近狀爲來園言之張子堅守節分涼更患難食指
以三百數年來譽衣質書囊飧晦朔不相續無顏淵
之聖聲鮮黔婁之貧譽志爾苦途躓促卒不敢銖兩
妄取於世世莫不迂之或告張子曰昔陳涉王楚魯
諸儒揆孔氏禮器歸涉涉舉孔甲爲博士艮以秦焚

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張子著書滿天下不幸
而處今日委蛇取資自給易耳張子曰不然秦焚坑
非不酷當時魯諸儒失身陳涉不移瞬而敗孔甲豈
非得罪於仲尼者哉語曰身可殺道不可辱張子道
當如是耳使張子僇身營富厚免餒凍則前此數十
年之不妄取銖兩於世者一旦潰決靡底幾何而不
爲有道所羞稱也因憶甲申以前諸同人先張子登
仕版者張子雖出遊經所部不輕投寸刺不干以私
諸同人歲時饋遺或數十金數百金張子稟義辭受
自莪水僕賃輿馬外往往捐橐佐友朋緩急友朋待

舉火不勝計未嘗責其必償友朋亦不復償也乃者舊交淪喪張子獨傾側顛沛日抗精竭思以從事於論著可不謂艱且劬哉庚子正月初五遘劇疾幾死家人環泣曰兒稚將安歸鄉令生計裕如徧求醫藥尚可以不死今非死於貧也張子曰修短命也永年雖無醫藥不死不永年雖先是逐羶徼利醫藥踵相繼亦死然則死於命非死於貧無疑也以死生推之富而有餘與貧而不足皆命也張子所以終守正而不自變也今幸而不死摧頹視疾恙尤甚小兒方受室宛上顏行舉舊所輯孤史授之握手與生

訣呼諸僮僕告之曰昔賢殉節者闔室自焚至今以殉貧故矢志亦如之事不同而情理同能從主死留此不者各散去諸僮僕相向出涕散去者七人嗟乎未聞信叔則言非阿僕嘗論及門諸子曰古大儒服膺周孔之道務明體適用先躬行次文辭無窮達皆毅然自立皆不爲流俗所回惑雖著書立言證據古經史斤斤求合道而止焉有叛道而可以爲儒者哉及門信從者頗衆諸同人竊疑僕迂僕則終其身不易也今僕之所以告吾子亡他大者出入君臣父子昆弟之際上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政貧益則在於講

與閻百詩書

某白往者過維揚邂逅吾子李叔則坐中叔則向僕曰吾子弗置謂年少深思好學獨閻子百詩耳心識之及僕客淮閱一月吾子數過僕語語輒移日廣所未聞信叔則言非阿僕嘗論及門諸子曰古大儒服膺周孔之道務明體適用先躬行次文辭無窮達皆毅然自立皆不爲流俗所回惑雖著書立言證據古經史斤斤求合道而止焉有叛道而可以爲儒者哉及門信從者頗衆諸同人竊疑僕迂僕則終其身不易也今僕之所以告吾子亡他大者出入君臣父子昆弟之際上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政貧益則在於講

學取友緒餘則旁及於詩古文之不合於古者駁正無少恕世未有迂如僕者也迺吾子非獨不迂僕諸衡量可否往往不謀而同僕由是心折吾子果深思好學果能助僕不逮而益嘆諸同人之疑僕迂者皆惑耳皆叛道耳嗟乎僕何以得此於吾子哉以僕觀近代號爲儒者非乏人讀書工比偶聲律者非乏人跡其行事察其心術賓去道遠甚雖詩古文爲當世同黨所推稱僕獨私惜其譽人溢美夸已過情未勝其本鮮尺寸補於世者不適用故也豈惟僕不爲法用我未能驟幾法者古所同法勝而時與巧遇我可以馴致也謂法生於才誤也前輩從事古文

非也吾子語僕曰躬行難言哉論詩古文有道與僕則曰古今治詩古文非一家其間美而必傳者無幾論人者百其喙難强之使同詩推漢魏唐李杜不追溯四始遺意古文宗唐宋八大家不原本六經雖工不能無弊凡自謂詩古文軼出李杜韓歐右睨古人莫已若與近日論古文謂六經四子皆載道未可言文盡其才自與法合法之亡由才之爲如商邱友人某某之說皆非深於論古文者也古文莫備於六經四子詩分章協韻春秋紀年記事視古文體小異合易書四子求之開闔變化與古文相通非文何以載

才雖過人未有無所祖述而徑造者今人而欲爲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則我所得皆古人糟粕與優孟衣冠等必醞釀古文之巧之法以歸於已使見者莫能名其爲某家莫能名其爲某篇似韓蘇某篇似歐曾庶幾法變巧生而文日進他無具論歐本諸韓者也未嘗似韓老蘇本諸孟者也未嘗似孟以故歐蘇文獨傳古文自左國史記洎韓柳歐蘇曾王諸家至矣卒觀全集不能無短長瑕瑜人各有足存在虛心分別去取而已假令執一已之好惡爲是非拘一時之聞見爲廣狹斷然謂某同已某異

已某家可存某家可廢僕不敢信也今有人以我所
能疑人所不能則是海外形語之國形掟於口疑中
國之口言皆拙也駱越之俗相習以鼻飲疑天下之
不鼻飲者皆怪也似我者我嘗見信其爲有勝我者
我未見意其必無則是楚嬰兒生三月徙吳長於吳
老於吳謂楚之宮室墳墓非吾土楚之父兄子弟非
吾族也盲者自成童至於耄憃處穽室之內目不見
天謂室以外無天天以上無日也有是理哉吾子由
僕之言類推之則可以爲詩古文可以去取詩古文
而世之論詩古文者廢然返矣吾子又語僕曰論詩

古文者誠然經史何遽能適用歟僕則曰能適用者
由善讀經史耳不善讀則不能考所疑存所信未免
爲傳註訓詁所蔽如禮記檀弓工尹商陽追吳師殺
三人足以反命程子曰慢君實甚安在爲知禮孔子
盡不與也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疑記者誤儒行過失
可徵辨而不可面數張子韶曰人方求過過失儒者
所願聞安有不可以面數哉僕謂此皆經之可疑者
也易文言元者善之長本孔子贊易語劉元城曰文
言未必皆孔子作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襄三年穆
姜言元者善之長時孔子未生也鄭室甫曰說者謂

孔子引穆姜之言恐非穆姜能言穆姜記述先聖
賢之言耳詩大雅會于宗公傳言宗崩先公箋誤云
宗公大臣也謂文王詢於八虞以寧百神和萬民春
秋隱元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伊川文定
皆以爲妻公羊誤云隱公母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
氏曰隱公母聲子也爲公故曰君氏若曰君母氏云
爾公穀誤以爲尹氏儀禮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
母母拜受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
故禮之異於衆子非因成人而與爲禮凡冠者皆然
也疏誤云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誤云

史如此而讀史惡用史爲哉故儒者肆力經史之學必平心靜氣審之於義理之離合考之於學術之邪正稽之於政事之醇疵揆之於時勢之恒變以意逆志論世知人折衷羣言推見至隱退而反諸已出而施諸事然後可以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難凡名臣碩儒言行足法者反覆紬繹觸類旁通引爲吾身進德寡過之助處富貴不以祿利辱其身居貧賤不以饑寒奪其志臨去就不以毀譽變其守濒患難不以死生禍福失其正幸而遭時見用既不與奬英殿浩貽史籍姗笑不幸窮困老隱身著書有功守待亦不至如近代儒者之營身家工詩文優游以歿世

有習禪學尚虛悟者方土苴經史獨何如僕則曰此經史之能適用類如此孰謂徒空言哉況經史源流異僕意推此以讀易禮記二十一史下逮諸子百家言非也吾儒欲窮理不先痛絶其害理者則邪說乘之而入談虛悟者特依傍室利房攝摩騰之教耳影響巷摩祕密藏之說耳六經之道莫精於易易之言三者同出於一鄭樵曰書八十五篇勸諭告戒之言與詩三百之美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無以洗心言知幾言寂感言齋戒神明其實皆寓於開物成務前用宜民非釋氏虛無寂滅胥體與用而空之也宋張子韶曰吾學佛然後知儒劉元城云佛之心則無往而非適用此古今讀經史之法也宋儒程伊川以易之用凶事爲凶荒朱晦菴以論語顏子克己爲外障歐陽修以繫辭爲誕怪王安石以春秋爲朝報陸象山以告子言性勝孟軻本朝曹端以言無實不祥爲言無賢與淳子髡之是故無賢同王陽明以此之謂自謙謙對驕泰言與謙卦之謙同羅旰江以苟志仁無惡爲無憎惡與好善惡惡之惡同甚者如胡氏論討陳恒謂孔子當先發後聞本朝姜寶謂春秋進荀息與孔父仇收並稱董穀謂孔子事周敬王西周可復舍周徒栖栖齊魯陳蔡之間爲失策若是者雖出於前代諸儒之說雜見集注語類語錄識者莫不非之今天下離經史而欲求適用與不適用而自謂能讀經史者僕皆無取也吾子又語僕曰士

禪師通書言誠本東林令二程尋孔顏樂本黃龍焦
竑言孔子默識爲菩提曾子唯一貫爲正覺言觀我
生卽回光反照卽禪家之止觀諸如此類侮聖叛經
雖火其書可也今之習禪者必欲屏萬事絶人理以
天地爲幻化以形骸爲委蛻以親族爲寇讐以善惡
爲無二以正理爲障礙揭棄父母妻子衣食焚燒經
史百家言語文字譬然號於人曰我聞道也道果安
在哉聞道果在是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
罔之生也幸而免蓋言生與道不可須臾離耳曾氏
獨得其傳任爲已任死而後已方易簀又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其　大指與孔子合非今日禪家之言
虛言悟也今必逆計百千劫後天地反於混沌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化爲烏有何其敢於叛道至此
極也人有生必有死死必爲鬼方其生而爲人生而
少且壯必父母兄弟妻子相保聚衣食婚宦語言相
往來道德仁義詩書學問相勸勉孳孳求盡人道存
順歿寧可以無遺憾豈有逆計死必無鬼盡去其一
切先自入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者哉舉世皆釋
淪墜講求不可一日緩別後書問往還不有益於吾
子必有益於僕各勉旃幸甚庚子十月旣望

客冬辱來問久不報家難游臻未遑削牘今春載奉足下書礪纏千餘言大指以僕年衰道窮拳拳欲冀僕息遊避世愛僕不可謂不深獨於經史之異同學術之恒變與衡量古今人之得失是非挨諸道多所牴牾僕不能不拊膺太息也儒者省躬寡過難論世知人尤難昔賢行不欺神明言不載史策不自求知於世世莫知其誰何人姓名湮沒何可勝數僕竊嘗悲之其爲世所知史册所紀載莫東漢諸人爲盛考其實則姦阿董卓駔儈台司如荀爽以儒林歸仗稱

望門投止禍連萬家如張儉以海內忠烈稱漢史頗表狀聖賢羣輔錄引重與李范郭徐頡頏無貶辭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好獎訓士類如郭泰往往泥其迹不原其心甚者如士友吳樓山譏信范丹鄙林宗之言力詆其巧於取名苟免黨禍無恕辭僕以是悲益甚雖然往事不足道因足下齒僕於顧厨俊及未詳本末故偶及之耳古今異代宜軒輊失倫耳今足下與僕生同時由子發以交僕者非一日自謂讀芭山之書得芭山之人自謂言行必芭山是式必佩服終

今昔有兩芭山趨舍非一縣圖歟抑雖讀芭山書泥迹未原其心與足下曰今世稍知自愛者皆潛踪匿景何況先生僕謂是言也與易之潛遯交相發者也昔管寧客遼三十七年浮海西歸屢徵謝辟於魏僕悯其末造遯王彦方嘗語及門曰馬炭稱宋纖名可聞身不可見使纖能毀名刺史欲造訪無由賢者當令名不可聞耳由此推之僕之欲匿景逃名久矣非今日而始思息駕也聖賢潛遯之道廣大精微安往不寓見未始離潛遯豈皆石隱僕未易窺其涯涘淺言之則栗里郤徵辟潛也半道共王宏酌飲亦潛也

秉家爲異門卒遯也懸簾與人言忠孝亦遯也雖去聖賢有間各如其心而止心苟同迹不必皆同使盡如土室之離毋寢車之不蹈地詐盲之不見妻識者必謂之固必非避亂守身之正足下以閉戶者爲匿景出遊者非自愛僕未敢信也足下曰先生今日非行道拼難之時無揾臂倚門之親垂老涉遠何爲僕謂事未可以數端究理非可以一隅測舍其不可爲不能爲推類以爲其所得爲物勢之反形迹之嫌古人弗避也道不以治亂爲存亡行道不以出處爲顯晦委質澤民雖不能幾幸於今日友朋未盡澌滅人

類未盡予遺誘一鄉使之知孝弟勸一邑使之敦詩書道未始不寓其中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伯淳曰一命之士存心仁愛於物必有所濟僕深旨其言及門俞塞者篤行好學工爲詩已丑從僕入閩客潭陽二年與游予六王衢翼諸子善遇諸子過失必垂泣相規不內輒與絕塞不幸即世乙巳僕再過潭陽諸子泣謂僕曰俞先生曩所告語今奉若蓍蔡吾儕所不敢僇身及親者皆俞先生力也僕意使所至皆如是移風易俗之效不以世亂身隱而廢惡在孔孟既邈舉世皆淪爲鱗介化爲蟲沙魯連以

卻帝秦特聞天下後世之難所當排者非止一秦也居今之世排難誠非僕任然僕嘗身試之矣庚寅江右夏撫軍薦舉逸紳濫及僕不就會宜令以察荒滅畝乞移書京師僕書辭彷彿鄭監門當路用僕言從與撫軍方具疏入告俄卒官繼夏撫軍者如議行奏上尋報可袁郡獲蘇以僕處今日時勢較魯連孰難孰易未可謂難必不可排排難必抗義廉辭舌敝皆裂而後能爲之也至於親殁不采薪負米似也詩曰孝子不匱記曰事亡如存服勞有時輟孺慕無日忘也父母之所愛必愛之祖考之所志必繼之假令曾

閔既孤屏居一室憂然曰我以愛身我以重道立視予與昆弟之死而不救謂養志人無間言何曾輩闔門待哺數十口竭力以鞠撫四弟九妹李紳念福妣而下未歸祔者九喪以斬衰匍匐萬里迎致悉葬之二者皆親殁以後事也度是時愴痛不殊於倚門搔臂拮据倍蓰於負米采薪子孫所以嗣親也愛子孫所以不遺親也若僕者二親見背非不欲優游卒歲每憶季弟遙隔征蹟靡從予姓離居式穀無似見有孱母必粗給館粥見有旅櫬必反葬先塋其不能不愴痛拮据者情也亦理也行道排難可以膜外置子

職必不可膜外置此僕所謂死而後已者也足下不設身處地舉三者比而同之以爲此行出於三者之外雖或使或尼非人所爲而爲已爲人無一而可僕又未敢信也足下曰爲先生計亟采仲淹元亮故事或設教河汾或高臥北囪擇其一之有當於先生者而處之著書明道避世潔身策甚善僕謂古今遭亂雖同其間有幸不幸者所遇殊也仲淹元亮二君子幸而有河汾有北囪僕則不幸無一幸者也私惟僕之於二君子童時企仰之今日優爲之河汾可以兼北窗北窗不能爲河汾僕非敢擇一以處惜其欲兼

處兩失耳往年通家子李時吳孟堅撤召江上後進百餘人從僕講業秋浦之隴上規條悉具誠吉有期老友沈耕巖慮觸時諱引晦巷西山爲炯鑒事遂寢已而服膺濬寧齋史論擬集綱目內錯簡愆文就心水李先生創繁正誘補紫陽未備因屬子發於仁里招十數子問業僕之門假授經以訂史史成嶽居昭陽閉戶待盡此亦汾水北窗之志也及子發報僕書備言士學欠頹紘誦垂絕告里中以芭山姓字惘然若隔世卻步退以故僕始筆耕於四方諸所與游務者非疇嚮之好友即著籍之老生安邑臨印未投刺

謀面雖聆文求售供其乏用必審其人之足以當吾文者應之經過旅宿孜孜訪故老購遺文問土風採軼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疏記備忘爰資勘誠道不能明未嘗不著書世不能遊未嘗不潔身僕自知之好友及門知之凡索示所以教僕者皆僕十數年所自決策者也足下不追憶子發之言今始期僕問道二君子擇處其一謂孔孟復生計必出此僕又未敢信也足下曰禮五.

身重身宜何如苟不思動忍徒以絕俗憤世窮困亡俚一旦引決自裁害道違天適足貽天下萬世笑又況會子辭魯邑必躬耕以養親孔伋卻酒脯必受粟以延祀二子皆古大儒也不聞棄所生能無忝所生也足下方舉重道愛身勉僕稅駕無負天慈遺初意復堅以餓死爲斯道計何異畏溺自沈欲療病而投之毒也僕又未敢信也足下曰禮五十不越疆七十杖於國今七十之年長爲羈人旅客不知歸掄不能默無一言昔郭林宗栖栖不息徐孺子遺書戒之垂諸史册林宗不以其言爲忤後世不

以其言爲非僕謂禮不越疆而弔拘泥與朋友墓宿草不哭同老者雖不以筋力僕禮遇情義所不容恕僕車往弔可也不當以無車遽止也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躬推輦車送喪歸里事畢復還學以暗徒步護友喪觀之年齒之老壯未可知道路之跋涉非一朝安見始衰之年必不可越疆必不可往弔也七十杖於國三代天子諸侯養老之禮猶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耳非後代典制非年老皆得以自待也士君子不幸處亂艱險萬狀僕頃屢遷豈可以杖於國例

論昔尹焞嘗長安告陷避劉豫辟命夜亡自商州隨楊彥中奔蜀止涪時年五十七紹興七年奉詔詣行在時年六十七就職至歸田年七十矣復往依子壻程暐那純官舍馳逐桐廬會稽間客死旅寓年七十三以古禮聘致政賜杖之年如尹焞不能不越疆不能杖於國僕處地雖非焞比事不同而情同亟知僕今日之羈棲奔播非迫於有所不得已非異於今人之得已不已也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僕之謂也

孺子介而不能通者也林宗通而不失介者也孺子不深知林宗執一已之見以繩之非林宗不逮孺子之先幾孺子能救林宗以藥石也林宗之不以其言

爲忤者知孺子志存愛友故虛受不拒隱默而不自明當時或移書往還或面相質難史偶闕不載後世孰從而知之足下生不與徐郭同時同地事非目見語非師承區區泥史册所疑後人所不非者爲確據豈知史册譌脫非止此一事而後人所不共非者未必果皆是也然則足下引禮以戒僕之同於林宗援史以明已之切於徐孺僕又未敢信也嗟乎一芭山耳遐方異喙稱譏紛紛漢上蕭生譏芭山爲好辯白下宵人譏芭山爲譌當是僞學宸宇譏芭山以評文爲

彈章四明譏芭山以邪說畔傳注姜新建稱芭山爲王介甫施愚山稱芭山爲韓昌黎彭躬菴稱芭山爲許平仲過雲將稱芭山爲陳白沙王涓來稱芭山爲吳庸齋李過廬稱芭山爲有功濂洛祝子堅稱芭山爲度越程朱若是者言人人殊譏則無稱稱則無譏皆判若霄壤今足下舍譏與稱挈芭山之一身置諸似是似非之地使聞者兩岐而未易決使受者內顧而失所從雖不敢不並存其說以俟異時蓋棺後之論定而在今日之爲芭山者退求其所自爲芭山而

不得則是僕鄉者悲古人今益自悲也僕鬱餘神耗氣咽擬不復奉答感足下忠告之義必欲僕答書而後已雜舉古今人經史學術之疑者就正於左右兼質心水李先生請其折衷是得非失必瞭然易見倘僕言不合道尚冀足下偕子發乾統諸子共匡吾過無遐遺幸甚丁未仲春月既望

復李乾統書

曩荷儀函情文兼至揆諸素心無拜嘉禮是時僕方客杞上比歸讀翰教裁答未遑今春亡兒哀恫中奉手書策以史事開以禍福期僕操直筆曉後世所匡走家僮胠篋博一醉今蕩悉無存相向嗚咽久之不

僕遠且大慊僕不幸處今日睠顧禾黍緬思卷葹服良友之遐規悵宿懷之頹暮未嘗不潸然淚也嗟乎僕之勤志於此非自貽書陳皇士始其間事可爲而時不留計垂成而勢中格敢爲足下略陳之癸巳故人瀨陽疏薦僕偕沈子出任史職僕固辭乃免此事之必不可爲者也眞勿道戊子老友引僕同修三朝實錄弗果此事之可爲而不得爲者也皆天也雖然當戊巳搶攘時遠不逮宋南渡偏安遷播實錄之不告成宜也猶憶己卯友人方子覽僕言事策謂僕鯁亮不阿白尊公方先生曰芑山箴縷百家文贍事覈宜蒐萬啟禎六曹奏章及邸抄受芑山論次續歷代實錄之後目前雖難版行後世足資掌故大人圖之方先生亟招僕指畫五日夜矢悉力購邸抄馳使廣諏訪業粗具條緒會先生以撫楚被逮下詔獄事中輟迨先生荷戈浙東聞祁氏藏三朝軼事郵書趣僕過祁氏家園借本校讐補所未備僕里居不及赴甲申國社邱墟家難踵至僕流離異鄉不見方先生者十二年此志未嘗一日忘也辛卯僕載至金陵見方先生訊邸鈔先生拊膺曰鄉購藏者乙酉避寇人出走家僮胠篋博一醉今蕩悉無存相向嗚咽久之不

十年先生奄與世辭自先生歿後僕曩時游從諸士大夫無一人齒及此者此事之垂成中格者也惜哉僕豈可爲得爲輟不爲者哉庚子見毘陵友人編殉節傳采摭陵雜傳聞外譌以亡友潯督袁繼咸之畢命西京監軍吳應箕之竿首池陽大節炳如闕姓名不載乙酉出獄遇盜暴死中路如總河黃希憲則誤踣於殉難之儔丙戌陛見拜官疾卒延平如侍御艾南英則牽附於舉義之列諸如此類僕雖緩析以告友人使之改定其不能卒是書無疑里友宋孝廉之盛者今之皋羽所南也嘗廢產分遣學徒變姓游四

方博咨死事諸人勒成一編大指與僕四朝記同僕
意豫章十三郡本末易詳至各省直地大而勢難周
時遠而事漸隱焉能一一綜核之僕道阻久不與宋
子合併未得觀其筒本卽僕見聞所稔悉又不得與
宋子更端質疑折衷至當書雖成慮不足傳信傳著
如春秋筆削之確不可易嗟乎史豈易言哉足下冀
僕緩網目急大事記意甚善顧史法必據事直書必
因書寓褒貶必因褒貶明是非存勸戒今事漫羨不
可考雖懷直筆雖不畏刑禍何所據以成書何所筆
以垂後就令幸而書成卷非數袠事非百條箚札謄

抄勞費正等僕何力以勝之況僕二十年中蹈險蒙
謗皆世所不克堪漢上友人李過廬前後手書或言
世無深知芭山者芭山復不屑令人知四壁蕭然著
作日富嗟乎過廬之爲是言似知僕遭歷之困似知
僕著書之梗概卒未審大事記之宜傳而不獲傳僕
始終不以大事記幾成復毀之故告之蓋自患難游
更知交零落僕此志墜矣間嘗閱理舊編凡歷年所
讎輯者非尼於鬱攸卽盜於陵焉摽心駭膽收合爲
雞獨前後浮議紛出似是而非無功以爲有功有罪
以爲無罪隕身而實誤國後死而不害忠者如新建

吉水臨汝漳浦諸公暨廣山東鄉輩各散見於拙集
書牘續雜記以少存大事記什之一二今拙集自梓
於庚寅者癸卯客長子以感事命家僮焚版代炊久
委灰燼乙巳江寧司李欲捐橐重授剞劂復以卻瀕
陽者卻之然則附載書牘雜記者力不能闢鋟脩俗
難與訟言後人何由考信網目與大事記二者無緩
急皆廢雖求爲胥井鐵函不可得惡在能追躡龍門
紫陽哉嗟乎僕豈可爲得爲而不爲者哉周鼎遷而
不反漢史闕而無傳四朝慘酷子厓山大事埃飛於
灌莽偷陰何所後死何顏若僕者倘忍言哉足下涉
覽僕書疏可以鑒僕之苦心縷縷不盡臨楮惘然丁
未仲春月旣望

答李映碧書

承示僕覽旣私謂書不可一日已讀書如公必不能
一日已已則業由此廢蠅以夕諫欲公夜節目力使
晝可繼非遠廢讀也僕年七十無俄頃釋書比日眉
睫間蛛絲萬縷縈繞弗絕惡知蛛非以絲諫然僕丹
黃如初但少節勞耳使蛛有知宜不讓僕闇且愎益
信諫蠅抱筆功在成公之勤不在習惰猶忠臣抱牘
功在匡主之過不在遂非也信如老友已而之說則

不可已皆已知蠅之無罪於夕而不知蠅之有功於晝也夕可以輟筆晝豈可以廢卷哉公尙圖之　澹寧齋所著竟陵三註鈔跋語錄左

跋云予得鍾伯敬三註鈔字畫黯然一夕取置燈前以筆潤色之忽一蠅盤旋筆端驅去復至如相撓者命小婢捕至將殺之老友太息曰蠅無罪君憶白樂天乎言少時課習過勤致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萬數君今年六十有一雖目力尙强宜寶不宜恃乃晝覽不已繼之以夜彼瞀然者可虐也營營者何聲無乃曰已而已而君昔爲諫

官矣諫草猶在蠅其亦有諫乎君抱牘蠅抱筆明主容諫君獨戮諫耶蠅何罪予曰蠅無罪且有功令婢縱之掩卷披幃而睡

與兒生訣書

父年四十六始舉汝汝兩兄不幸殤天也何怨之有父生萬歷丁酉丁酉暨丙午閱十歲幼志雖未除舉止與羣兒異已酉就外傅汝祖父祖母少孤生計落然父念子不能養親實天壞閒罪人往往竊潛沸然頗攻苦嗜學十八遊邑庠乙卯覬顏爲人師里中及門日衆然非父志也兒今八歲求如父鄉者嗜學不可得將來汝何以慰汝父哉昔申屠蟠九歲而孤韓昌黎三歲而孤范文正二歲而孤歐文忠四歲而孤皆以行業著卒光史氏至今誦之兒幸而有父書可讀不至如古人之孤苦艱劬兒遭遇過古人遠矣不審兒自今以往能如古人之自成立否能光大先世無墜家聲否嗟乎父何忍逆料在兒自勉耳父遭時不淑甲申至今瀕危弗死祈死弗獲仰愧天俯愧地因念古賢者避世或變姓名爲庸卒或棄妻子不復顧我生不辰天實爲之毅然飄衲出遊死生不可測兒求不失爲孝子使汝父他日得瞑目地下

父豈復望兒以富貴祿利哉汝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世負隱德險阻備嘗不及食報於父汝母歸汝父十有五年茹荼飲泣無一日歡雖僅一子遇汝不姑息嚴逾汝父兒念父又追念祖父母汝又善事汝母無令失所毋令母憂兒不成立兒雖不復見父父死不恨苟自暴棄兒罪莫贖父焉能復督責汝哉況父雖困窮遺汝書若干軸芒山集若干卷汝宜恪稟父訓罔自佚墜文集抗顏觸時諱士大夫非知文非信嚮汝父者勿出以相示流俗好譏謗恐重汝累父手定經史諸書未梓者宜愼守無失異時兒年長學

成次第續梓此尤父生平之願也父輯孤史數卷略
叙古人子職爲汝前車古者父沒始稱孤今汝父雖
存既出亡慮無相見期兒視申屠韓范諸先生等耳
雖稱孤亦宜後是兒與宗族姻友書尺直書孤子堉
使知父蒙難不得已之意它疑且怪者兒明告之曰
此父治命也至於承先啟後惟孝友倫靜爲要十數
年後兒讀書明理自可類推父豈能殫述父行矣兒
尙勗旃丁亥某月日父垂泣書

芑山文集卷九終

尺牘一

與劉伯宗

弟去冬入都晤臨侯西庫聞見常忽忽有失急遽言旋仲春南徐州道中數行附夏振達記室及弟反白下從韋坊得台函感時撫事欷歔梁日臨侯過荷注存大中丞吳鹿友特疏申雪晉紳衿公疏已達御前公論自此定惜臨侯未遽奪雉羅耳頃見邸抄有妄男子詣望極門自陳奏人私書希倖復官奉旨自行

回奏竊恐宵人連羣恣行告訐朝廷益菲薄士大夫天下事益蠱壞莫可救兄聞其詳否復社弟屢懇少京兆徐虞老匡護虞老信弟言非私久貽書督學使倪公倪公信虞老深篤業具疏陳復社無罪義不滅史平原無玉石俱焚理文尾不必過聽人言小札煩紀綱導來仵致文尾山中立候其回示弟即日西歸矣

與袁臨侯

一嫉賢妬能之李林甫二十年間天下士欲言不敢發殃後世林甫比肩立哉雖然臺省能爲杜補闕者

不可不熟思信如曾二雲鍾昭明言則兄出山無疑是時出處進退關名節成敗尚小關封疆安危甚大他日毋謂弟不忠告也

與吳次尾

山居岑寂甚雖爲時義私歎士由此進者往往誤天下輒復棄去自分此念橫胷中恐益與科名遠耳適見艾千子歷科墨恕評語踏駁去取淆亂已卯周介生孟義誤引武王執競爲文王事甚乖經傳拙選曾乙注今千子獨深圈極讚盲以道盲至此兄試寓目必不謂弟誣也倪右臣寰海人文弟與兄不必附文其中蓋吾輩于時文或竟歲無一義或一日畢數義

工拙皆自知豈宜與年少輩較勝負選中軒輊兄雖不屬筆當詳以大義告右臣使是非不爲今日濫選倒置弟與右臣交淺雖與之深論未必見納願兄留意

與徐閣公

昨勒卣貽弟詩箑弟意自爲詩贈弟展視則董元宰筆也一笑置之詰朝弟過勒卣私命仵以箑置勒卣案頭別去不告以故蓋微示不屑耳勒卣弗瘉復遣使持箑見還是時弟與次尾報謁楚友渡秦淮弟謂次尾曰勒卣非曉人乃舉箑投諸江次尾曰箑耳何必不能寘過無曲避迂謹之名可也

介介至是弟曰非惡箑遠其人而已見勒卣幸婉致弟意

復何叔子

承示弟籌燈作書達姜燕及師爲解公祖地然每至頌美塗竄數四頗難措筆此我儕良心未泯處初擬趨章門面候姜師因謁按臺徐公祖卒踟躕弗果蓋凡事苟無可如何雖子之於親有情至而力不逮者它可類推已之則心理兩安毋使弟山居增一過也

與顧生

某居金陵大司馬范公方失官喪子頹然自放偕方外談出世法一日招某同次尾集其旅舍某語次尾曰范公雜賓塡門言神怪言龍虎胎息言坎離黃白既爲若輩所煽必不能折節下士必不能深究當世利病謝不往或疑某迂謹不諧也次尾曰爾公生平兢愼縉紳有名在逆案者喜俠工詩歌四方士競與游爾公居金陵十年未嘗一識面范公世稱賢者雖晨夕過從未爲失足爾公獨遠去弗願此必有不滿於公者但不刺公短耳豈徒避一宴會哉某聞次尾言躗之賢輩推某所以過范公凡處已接人非守正必不能寘過無曲避迂謹之名可也

與申素園

荆溪甫出山不數月士大夫皆曰善政屢見爲宗社慶某獨喟然曰荆溪少無學行湛溺聲利往者信用私人孫元化誤封疆非一日今上方嚮用亡宅建立假用人爲鷺爵地借起廢爲市恩地門生故吏連袂踵進且有名在逆案輦金冀復冠帶者宰相舉錯如此何以副聖眷何以慰輿望況私門朋友賄道公行其勢不敗露不止金壇周鍾復執贄稱弟子於其門此中徑竇益不可測士大夫佞諛稱荆溪相業何哉昨同伯崇奉訪見長安諸君書公獨以士大夫譽荆溪

爲謬此亦可以見公鑑衡矣鄙論切直聞者以爲奇當不與公抵牾耳

與沈眉生

昨過次尾旅寓見邸報張眞人疏請朝廷尊崇三官如俗所稱賜福解厄救災者特加嶽號布告中外弟此論正與之相反次尾曰前聖諭方崇信九品蓮花今復爲眞人所誑國將興聽於人豈意背古修己治人之道推引神怪簧鼓百姓如今日哉況眞人雖嗣道陵主教其人未必眞其言皆近誕成化五年正一眞人張元吉專恣不法族人張留煥發其姦依律窮治由此而推則

近代所謂眞人者皆名是實非今妄以神怪惑聖聽罪滋甚惜諸大臣痼默不言耳次尾頗不以弟言爲迂風便附聞使凡知草野憤憤欲言者非一徒痛涕而已

與吳次尾

臨侯盧仲馭學徒大廣貽書云勿因言信行當聽言觀行庶幾絕遠匪人弟謂不獨聽言當觀行即行亦不可盡信必就行觀行考素履質輿論灼見其處心積慮如觀由察安然後可蓋士有言清行濁者有行弊有不可勝言者惜當事諸公不瘖耳德公云劉念是心非初終殊趨者今天下似忠信廉潔豈少哉仲馭今日受徒不可濫異時出任國事用人尤不宜忽弟此論補臨侯未及見仲馭幸以此告之

復吳次尾

兄數促弟晤黃石齋弟堅不往蓋私有所見非固也石齋出獄次白門倦揖客遇閹者持刺入不辨名刺爲誰輒飾詞拒之弟因嘆石齋接人不誠處事不詳異時必不能爲賢宰相客何必絕問客何許人耳使客勝已致之恐不來見即同已不必不與見惟非類則遠之可也弟鄉者數見楊機部未嘗一見石齋度其人不足與深言雖見無益兄後見石齋不審議論果有助於兄否石齋以文章氣節高天下天下翕然稱之獨弟彊項如此不知者鮮不笑且怪幸兄知我耳

與楊機部

昨臨侯出獄來南維舟江干弟往唁臨侯適涂德公在坐語及荊溪起廢事弟謂此國家邪正盛衰之關一小人夤緣進諸君子不得協心謀天下事必敗世皆知起廢爲盛舉不知僥徑從此開門戶從此立弊有不可勝言者惜當事諸公不瘖耳德公云劉念老將出山弟謂起廢如小臣部郎可以急就職至大

僚京卿當自度才力時勢不宜躁進庶朝廷知老成中尚有不干祿嗜利如某某者不至如鄉時菲薄諸臣之甚既陛見賜對又當深言天下大利害裨聖政萬一不合則引咎遑蓋大臣出處去就繫國體重輕非臨寓格心補闕之道異時必不能無廣玷今內不度已外不審時汲汲復官有就無去甚者以賄進不旋踵而敗隨之每覽柳州頌蚊傳爲之慨然是時臨侯德公頗不諒弟言先生不知如何太息耳

復袁臨侯

吳鹿老游廬山詩成屬弟爲序弟婉詞卻之辱兄來命屢遒巡弗果私以鹿老方奉旨荷戈宜星馳赴戍所今休夏吳閫不遄就道而又攜觴遊山偕騷客詞人酬唱嬉笑亟梓其詩示世非大臣得罪君父自靖之義萬一宵人伺閒執詩進御加之貝錦指鹿老抗旨懟上不審鹿老何辭自解免也弟作序非難然序中必詳寓吳閫遊廬年月異日考時論地安知賢者不復議其後哉弟言直切規益鹿老爲多兄宜密以部見質之昨小札致楊機部亦商及此惟兄留意

復宋未有

承教引尹和靖相勗弟竊自厲獨念和靖以絕意應舉見推程門至今誦之弟則以不卒闈事爲宵小指名世道升降迥殊如此客冬袁臨侯出吳次尾手書示弟言南都黨獄方熾坐僞學糾弟榜牍姓名於衢見者愕眙相向諸同人貽書屬弟避禍日三四至弟笑曰誇我殺我順受其正靜俟之而已鹿洞興復在即此時專以葺祠宇講堂爲急察覆洞租次之諸亭榭皆可緩疏請勅額雖不容已然南中諸老嗜進尸位罕留心理學姜先生斯道已任適遭謗求免雅罹不遑按臺疏到南不能無齟齬莫若侯洞務具舉人文蔚與徐圖之尤易爲力況鹿洞之廢興不在勅額之有無而在聖學之明晦目前宜整比遺集召集學徒先其遠且大者額仍廬山國學或舉洊照中原額新之一以見周朱流風未墜一以見吾黨修舉有人正類寢昌邪說自熄庶當事知所觀感朝廷次第表彰當不在南唐昇元下苟實務闕略虛聲先播無以間執讒慝之口蠹不止江陵也裁悉幸甚

與楊機部

弟自袁郡返信州從樊公祖衙頭得臨侯所寓書其略云收齋盡棄故吾古岳狡營復蹴威不爲北海必爲睢陽臨老近狀蓋如此然臨侯爲先生慮尤至小

人成羣斯足憂矣今日之謂也先是臨侯疏薦吳鹿老弟屬其勿爲鹿老勸駕臨侯復械云來諭甚確鹿老無決於辭陛見之理有決於辭就職之理宜引國初吳康齋爲例先生不以某言爲迂亦當移書鹿老使深明去就大義不至末路蹉跌則所全者遠豈獨成鹿老身名哉

與揭潛銘

前月兄率義旅駐信州屢索弟相見不得似急有所商者聞丙夜作書數千言屬上饒張令公寓弟是時弟屏居葛川距郡城百里令公不專役致書託友人竟置此疏度外比歸見某舟次口傳既繫倡明理學臺全疏見郡報者業錄出受梓獨前院徐松溪公祖原疏癸未都門面示友人何叔子蓋欲叔子發歸使某知奉旨增定得早卒業耳不謂叔子以夫志遄旋索之南中士大夫不可得徐公祖是時宦廬蕩析不審僑寓何地倘此疏不獲尤不宜倉卒取大全舊版呈進況國家至今日事事弁髦不無衣冠左衽之懼拙刻雖告成僅流布四方同學未能遽請旨領行念之不勝潛溯老公祖旦晚順鄉候徐公祖代請原疏見寄尤荷台詳回學臺者久壽棗梨附塵電覽諸嗣布不盡

與惟適卓菴弟一

生平爲文於愁困中者三戊寅夏劉伯宗應薦入都

門梓滄園制義屬魯儒發徵序於兄兄方赴婺源約
笈書就道同余中台宿姑孰暑夜揮汗具草未幾東
方白遣伻持序寄儒發白門輒驅車抵鳩茲夜出序
示中台自喜無靡曼語中台曰然已卯春吳次尾居
訾園梓樓山集成走使趣兄爲序時兄寓金陵僦居
數椽前突後牖婦舉爨兒一旬疾劇母子號呼達旦
兄伸悌濡筆不顧序畢檄寄次尾次尾曰集賴以傳
兄曰序未盡工獨不可移置他集耳辛巳秋冒辟疆
覲其尊人衡陽署歸舟道袁持嶽遊記請序辟疆亟
解維抵章江留僕宿虞舟前行追弗及伺

脫蓁卽去兄篝燈作書并序報辟疆就寢不成寐晨
起祠僧明初來覩兄兩目盡赤僧爲嗟異久之因
念兄爲文侈矣未有如序辟疆伯宗次尾之愁且困
者三序具在覽者謂振筆怒墨以文爲樂豈知慘澹
至此語云胥自煎桂自伐兄之謂歟雨弟無如兄愁
且困于文非獨逃名雖入道可也

與惟適卓卷弟二

報罷後思老親兩弟倍切欲然書來金陵趣兄歸里
杜門與諸子攻制義爲榆效地意良至然是時兄方
所未聞而歸雖拜美官輦金錢百萬莫有過此者不
刪定部咨大全辯梓行計明春卒業度未能遽歸耳

臨侯既之任鹽漕楊中貴頗敬憚之辛
楊以受私屬糾臨侯奉旨從重議處兄謂重處不足
爲臨侯玷公論尙存降調而已兄辭舉非無見今瑞
餓蘿隆仕路殺雜求行已志甚難躁進與恬退孰愈
躬耕著書庶幾無愧豈輕辟薦忘祿仕哉欲然不閱
邸報謂天下尙可爲冀兄由制科進以兄籌之恐著
書不能優游卒歲耳

與惟適弟一

鄉居見吾弟遇事堅忍義理日明學問日進非獨吾

復宛鴆諸詩娛親穀子今日急務不可不留意國家
其文無實任人尤誤保舉拔貢特用無絲髮效近又
設奇謀異勇足國裕民科法令紛更人才凋落徒滋
宵人倖徑非盛世事兄決策入山矣

與惟適弟二

流俗競逐者科名耳士失志不第雖同調好友不無
福薄之惜兄子處無聊思裹糧爲汗漫游諱里處姓
氏遇人不先與語旁睨其眉宇竊聆其論議針芥遙
孚幾人按劍相盼幾人苟得一二俶儻非常之士聞
所未聞而歸雖拜美官輦金錢百萬莫有過此者不

審得如願否

與卓菴弟一

十年來奔走無寧日兄父子不得頻聚首家郵久斷未審三弟動定每一念至凄然泣下經廳韓桐菴漢陽人舊與兄遊好渠晤中台兄遂次傳三弟近狀兄始聞家舍平安信稍慰懸結三弟介立食貧桐菴頗知之深嘆服卓菴亮非今儕輩能及兄心感桐菴之言爲出涕今年仲春兄歸自楚廣兒忽至寓獲三弟手札備悉頻末簡姪兄弟元姪姪孫方出就外傅非三弟隱德之報護持之力不至是大塘祖塋賴三

弟保全杜陳侵犯凡皆兄所闕然於心者藉三弟匡其弗逮弟之功則兄之罪也墓記情詞婉摯雖授梓徧告戚鄰勒石墓門尤不容緩俟再圖之沈先生雖至戚兄數年不一晤郵問不相聞三弟所寄手函因沈先生避人日多家居日少竟等洪喬然沈先生念卓菴殊深凡與兄札必及卓菴非悠悠者比其知吾吾兩人皆窘困不能互商必終委靡蝕難於版行至卓菴非一朝夕當相遇於形骸之外耳承示校正大全諸家二書久付咸陽一炬事具兄焚書記中訂譌單留兄寓俟坊間覓一部逐卷校勘斯文未喪或可重鋟俟廣兒明年秋復來

原單同綱目付回四方友人與兄手札眞譌醇雜各有等差命廣兒錄其要者寄左右三弟同友帥閱之兄年來碰碰守正可得梗概即遠近之企慕卓菴誠有不待謀面氣類微孚者且存此於三弟案頭如見芭山如見四方同人也纏綿不盡里居與旅遊雖別要須日征月邁各求無忝所生就令名實未著論述未竟一旦齎志歿自反可以無憾此在吾兩人遙相策勵它遑惜哉

與卓菴弟二

今春廣兒捧吾弟札來備悉悱惻切之意進退維谷徒相視惋嘆因憶兄自癸巳迄今十二載日夜食於硯田奔走風波盜賊中無寧晷迨軫念首邱天不我將復加摧折至是拊膺自悼筆不能悉或將來別爲結據愜乃初願則吾兩人之幸也兄近來訂正字彙辨既屢鋟未就理學精義及辨似錄亦稍有條緒獨恨吾兩人皆窘困不能互商必終委靡蝕難於版行至於芭山文集舊刻偶發感憤業盡投一炬凡已梓未梓可存者復自爲刪取俟他日偕吾弟面訂或再災木然此亦愚公移山之志成否則未可逆計兄年已七十心力目力較昔漸消加以饑寒亂其中患難撼

其外雖圖卒業其勢必不能待初以字辨刻成卽吾弟生平論著得次第授梓不虛安貧好古苦心今亦徒付之夢想矣可痛可奠兄所榮寢者元姪藐孤遨先世之庇存此一綫仲氏得以有繼年來賴吾弟撫之教之爲攸者地可謂不愧古人惟吾弟念汝兄流離異鄉未能交相佐助勿謂汝兄恝置可也康熙乙巳仲春望後三日

與卓菴弟三

廣兒抵南讀三弟來札一字一血使我痛涕不置然造物叵測古今同軌復何怨憾追憶汝兄生平遭歷差似尹和靖摧折不勝述和靖雖依那程兩子堉官舍未幾疾卒旅次年僅七十三朱晦菴躬羅學禁自西山棺還晦菴哭之尋相繼卽世年止七十二今汝兄視朱子則七十一有奇較尹子則不及一載有奇歲月幾何倘飄泊異鄉望家園如千萬里能無惻然倘得親展先人邱墓與三弟同寢食豈非厚幸顧是時客處雨齋猶澤雅在樊百感交心復目見主人地雖殊而困窘略同難相告語汝兄歸思甚迫歸計失圖將來茫無津涯奈何三弟所示伊川以子嗣明道之說情理誠然獨念汝兄不幸至今日空餘喘息撫景待盡終當以羅孺章自待三弟篤脊令之義汝兄有猶子克承先緒雖無子如有子又不必以埈姪爲吾後也廣兒之祖母爲先妣之姨姊有繼之實兄所載庭訓書後者因堉兒永訣時數以兄呼之故云爾非有成見也念此沾臆竟日不忍詳述容面悉之

與卓菴弟四

亡兒愴慟後三復吾弟手書懷我二人徬徨逆旅緬惟往事潛焉出涕不謂甲申以來酷罹家難至此極也每憶泰州王心齋奮起編氓受學餘姚其躬行議論非必遠軼周邵程朱諸大儒然造物之所以成心齋則有諸大儒所未逮者心齋父守菴生子金銀錦錢錫鐄鐄凡七人銀卽心齋也餘姚易名艮艮生子衣襞褵補裕凡五人錢痛兄心齋歿以襞得家傳師事之宗人王棟號一菴於心齋爲伯仲當心齋未歿佩服心齋良知之學執弟子禮恐後心齋由是以理學著稱一時聞人如羅念菴黃洛邨鄒東廓林東峰王龍谿唐荊川皆後先造心齋講學侍御洪覺山垣爲搆東淘精舍以容四方之來學者精舍至今存迨既歿當道崇以特祠及門錄其遺集集皆傳於世今

周邵程朱家學寢替陽明祠在金陵者爲異類侵奪
徙其像居佛寺俎豆久廢見者心惻獨心齋子姓緜
衍祠祀如初豈心齋學業倍蓰陽明諸儒哉而其食
報之侈且永如此等而上之膺聖冠百王孰與孔子
創垂姬姒姓孰與高皇浸尋至今日孔林祀存而道
微先朝鼎遷而社屋墜乎古今消長盛衰之故誠有
未易測度者天道焉可問哉況德涼數奇如兄者哉
吾弟屢書期汝兄返里可謂情至義盡兄非至愚忍
忘桑梓間嘗念邵康節本貫范陽因葬親伊水卜居
洛汭洛非安土復命其子伯溫徙家蜀中周濂溪本

貫道州老死匡廬空餘松楸資後人憑弔周邵兩姓
裔猶若存若亡卒亦不聞有紹衣家學典守宗祠如
心齋之世祀不絕者嗟乎心齋如彼諸大儒如此汝
兄復何憾哉復安能抗天衡命哉要之兄雖安於所
遇顧影增慨往往魂依邱墓情切育令歸計決矣終
當與吾弟暨友朋輩相見不敢妄自比於康節濂溪
也前札未悉故縷述附聞
芑山與余札不啻數百帋辛卯以前多商搉經史
之語癸巳以後則皆感憤悲嘆之辭不忍錄亦不
能盡錄姑存數則明余兄弟道義切磨征邁相勗
各盡其心而已可勝於邑康熙十五年丙辰仲春弟
勳識

芑山文集卷十終

序

古今論表策合辯原序

今天下選論表策未有合古今成書者也合辯古今論表策自余始余因竊嘆近代取士之法之寖降也國初頒科舉成式冀士子通經學古出濟時用乃者士競務利苟且爲兩闈應舉之文七義尙剽略不盡合經傳卒觀二三場空疎腐迂尤甚他號淹博者指事析理與古頡頏既仕無毫髮裨於世去空疎腐迂幾何又兩闈典文官類循資次知人能得士者鮮一時分較諸人免戾塞詔令而止不能博蒐士之通經學古者進之以故初場中式二三場陋劣寘勿論七義苟見黜策論雖賈董歐曾求主者一寓目不可得士由是徼倖取世資罕通古學往往不適用嗟乎如是而謂得人可與圖治不甚謬歟夫士之學術精微不盡見於策論與夫四六駢麗五判浮剿之空言明矣當國家大利害決幾合變因時信詘又非沾沾策論克勝厥任可知也取士以策論軒輊虛具文寡效宜兼古明試意剏徒取夫寸晷急就空疎腐迂者使皆得以躋巍科陟膴仕耶私惟策論不可以得士其道莫若使之出今而求諸古其求諸古也莫若使之因文而求諸實士皆學古而得其實雖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綽有餘裕孰謂策論空言哉余也懼士學不古合古今論表策爲之辯是非去取折衷於聖人蓋欲學者曉然知古之論策如彼今之論策如此古今工論策者文過其質不足與有爲又如此既求之於古文之法度不至空疎腐迂如近代兩闈論策之甚又將深窺古人經權智勇忠孝節義之大大者本諸身以見諸行而諸典文官復據古經術進退天下士雖不盡以古法繩之一切不適用者悉罷去士學孳孳古學恥華競彼空言亂天下者安得雜然進哉故余今日之爲合辯皆推本古聖朝取士之意以實用倘屬考官覽諸進士非徒好辯而已儻聞余言而以爲迂則國初開科求賢才正文體詔諭具在合辯大書國初詔諭於卷首故序末及之尙敬聽之哉崇禎十三年仲冬既望某序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權書衡論幾策合二十二篇學士歐陽修上於朝宰相韓琦稱善書以故傳余曰此從衡家言出濟一時

之用未始無少效而或者謂是書盡古今治天下之道則固也苟用其書不折中於余之說棄其似而非者未有不至於誤用者也明允自序曰權書兵書也爲仁義之窮而作也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亦可至於無用于是又作衡論十篇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其自信足以用世如此以余觀之權書若六國孫武子貢三篇議議有過人者心術法制疆弱攻守類摭拾孫吳緒餘獨指斥孫子五間不足恃補兵家所未及迫論漢高謂項籍不據咸陽卒兆垓下之變余意籍剽戾橫暴雖百戰百勝

非沛公敵明矣藉令入秦必不能有天下今不由主術辯存亡而徒以地險決勝負何計之左也衡論首遠慮言機言權似也然謂小人有機雖惡亦濟稱司馬氏得賈充之徒卒移魏祚余意小人挾姦譎何機之有充不足與言機不待智者而辯機以濟惡是教天下後世以篡奪也世有篡奪可謂之機者哉其論御將任相則以爲相易而將難御才將尤難御才將之術言智而不言信任相言接以禮重其任而不推求擇相之道繫於知人又概稱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諸人明博雄俊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言重遠又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若是者皆明允立言不能無弊者也余故取二十二篇詳爲乙注使學者知明允著書雖自信信世不可不求合於道而尤見當時韓歐二君子虛懷樂善一布衣之言非必皆適於用未嘗不汲汲褒揚恐後也雖然世不乏能爲明允者書與人卒湮滅亡聞惜哉

吳次尾曰明允受知廬陵後世稱之能擇別二十二篇是否者幾人哉向令芭山與明允同時得上下論議明允未有不心折其精鑒者也

評定余家宰古方略序

將與相事異而道同理學政事與治兵表裏道存乎史而已古者出師受成於學反以訊馘告漢諸將往往入相唐初大臣入則三公出則專閫類多所建就豈獨時勢使然其道一也世顧謂武創業文守成安危注意何哉夫貪詐器使不責細謹爲偏裨言耳將不知道黜彭有時而爲亂孔明嫻將略平居寡欲思適諸馭下制敵行師之法率本仁義後世稱王佐岳武穆論兵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每調軍食屢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推斯志也可以相藉爲將者摠然攻戰角勝獷悍摯戾雖倖功不還踵且敗惡能持危創

業勝厥任哉或曰兼將相如古山甫孔明指不數屈
今焉得盡若人任之余曰國家分任將相固也宜憧
考相相得人必能經營中外簡賢將而責成功昔李
林甫以三道勁兵假安祿山唐祚幾搖王縉魚朝恩
用比尸位寇至蓄縮退蔡京用童貫策圖邊得七空
城而金禍隨之亡他相不學故不諳吏事不諳吏事
故不習兵不習兵故以國僥倖至於亡嗟乎天下有
賢將相不知道者哉新安少原余公世稱以理學政
事治兵者也公始釋褐令永新撥劇整亂出入古兵
法迨貳樞虞外患日熾將相大臣失人官事少閱參

較前史舊跡取其合道足裨時者部分第次成古方
略忠謨碩慮具古將相之用余恨不及其生時與共
論辨也亟是正版行之今天下可謂多故願二三大
臣反復是書深晰古今文武將相合一之理推求漢
唐宋任將相之弊復師古賢相良將治心養氣講學
明理措諸政事之間雖有李林甫王縉蔡京童貫諸
人末由竊兵柄危宗社方略之爲功不亦大乎而或
者詡方略罕奇畫徒蒐輯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
治兵余故按古方略本末發凡舉例使後世覩所自
嘗自以爲未當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簀不
能無憾他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眞而滋
因爲之序以明弭盜息民治天下之道求諸史而裕

在得其意而變通之耳孰謂將與相有異道乎哉崇
禎庚辰仲春月朔日

四書大全初本序

今天下士學不適用揆所自讀書不審去從鋼往說
溺文辭去道日遠耳四書大全本朝文皇帝詔諭諄
悉務極精備冀學者明理弼治意甚盛獨諸儒臣纂
修值國多故鮮克覃思竭智折衷大道以故去取頗
謬於聖人學者弗察輒無敢是正曰以奉王制以宗
程朱罪守大全足矣余詳考其書程朱而外橫渠安
定南軒龜山諸家有足采者如溫陵仁山玉溪東陽

繁複者衆甚則牴牾經傳安得概取而傳會之況大
全闡繹傳註屬輯自諸儒臣非四子之書之莫可易
也其間義理無盡俟後人增續發明非祖訓大誥律
令之無可議也又況聖賢立言以救時爲急不悖道
爲正既不無異同孟子願學孔子其論斷子產管仲
與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迫權衡格物致知有時
輕延平而軒程氏至於程氏之說疑而不足信者朱
子猶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儒程子生平論著間
嘗自以爲未當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簀不
能無憾他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眞而滋

譌謬由此推之非斷之以不易之理未有不爲往說文辭所惑者也然則學者以程朱未定之論與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從風以靡不思譬正則是名爲尊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者而曲阿儒臣一隅之見文貞文敏諸人與論定是非助大全所未及今也不得已私有折衷雖宋諸儒世所共宗亦無敢傅會不知者且怪以爲妄可嘆也已余猶幸遭今上聖明講學求治中外雖孔棘孳孳論誠正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夫諸大臣未有以釐正大全之說進者夫大全理學忠孝所自出昧此則亂明此則治今士習其讀遺其義或庸鄙而登膴仕或佛老而竄聖經其失皆始於不明是非不深求學庸語孟之義當是時而辟然不爲之辨可乎哉余不揣固陋偕家仲季定著四書大全辨行世蓋將使天下知孔孟程朱雖嘗異而同歸於道如此大全諸說之雜見諸儒臣編纂之疵漏讀大全不可不審去從如此非敢謂論辯證據有功經傳學者苟推余辯以求其當庶知所取正

不爲往說文辭所惑雖以適用匡治無難則道在是矣故余惟懼辯之未詳辯之雖詳而行弗逮不能漸幾於聖賢之道是則可憂也彼異已者之議惡足恤哉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楊機部曰此芑山羽翼經傳干城名教之文姜師蓋亟稱之語余云不讀是序不可以讀大全辯余竊爲服膺芑山先是嘗屬余序余遂巡弗果要之余雖有作不能出芑山範圍耳

刪定四書大全序

明三百年士習四子書莫有辯大全者辯自余始崇禎已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余析別疑異深中旨要亟咨部鋟行余時未奉朝旨雖乙注舊本未遽刪署曰四書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千金鋟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學周鑣吳應箕方以智劉城沈壽民皆有序版屬武林何執摹印行世會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匣弗顧趣傔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巋然存告余曰災不及版書必傳余曰是奚足傳俟異時刪定庚辰吳曁侯公嶼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辯刪本趣之呈詳御史臺徐公養心請旨刪定壬午疏上尋報可癸未

擬繕寫呈進甲申國變事遂寢仲春余遊地信州葛川偕家季次第脩補視金陵本加詳及門余楷矢慶産流布版刻什之三四御史臺周公燦續題復奉旨重鋟進御無何陪京黨獄興周內天下知名士盡殺之某司馬徧示都門致大全金陵本坐僞學逮子友人潛督袁公繼咸飛書抵余謂時方禁學大全宜輟梓藏名山余梓如初丙戌遭時不綱思亡命自匿弗果戊子將母還鄉邦版留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中瀆臣子誼闕死無以塞罪愆甲申子遇潭上與鄭子祖玄遇鄭子期余合梓四書五經大全辯次

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余許諾已丑余赴鄭子約辭先人邱墓攜李笈大全葉疏道及門俞子穿袁子世琦從晨夜跋涉千餘里豺虎闕嗥人懷危栗余曰死生命也毋惴次光澤遲卒中子季且執予臲白當事當事城曰二人者賊諜也磔以徇子顧季曰不幸失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蒐行篋大全棄視之色稍稍慙動釋勿問越三日見鄭子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唁曰先生惙矣今乃益信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四書大全次及五經綱目迺庀工盡梓大全未竣者發佚舁葛川版來潭上合併以梓於是大全辯始爲完書

爲文昭告孔孟泊周程諸先聖賢併告我二祖列宗烈皇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之由使讀者毋忘本朝隆儒重道之至意由程朱以求合於孔孟庶幾有微助云爾當吾世有能庚續折中增其未備以補余闕又余所敬聽而樂從者也它辯正緒論臚諸辯略義例此不書

五經綱目余皆有成集方欲質之芑山已溘然逝矣惜哉弟勳識

皇明歷科程式序

天子御極之四年余遊京師蒿目天下事思上書論

學術是非條例鄉舉里選法困而歸今年冬僑吳門
銭洪武以來錄文竣聞朝廷詔復祖宗薦辟嘆曰古
今治天下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制科兼選舉法甚善
或曰我國家人才放失儒效闊疎今士盜虛聲率無
補當世它懷材負氣義黨壘磽出頁相賢聖其弊不
牛李朔蜀蠹壞宗社不止雖勤辟薦何益余曰否三
代以後孝廉辟署限年九品清議銓選諸科始得卒
失不數傳詭謬僞雜同譏若是者豈法弊哉行法非
其人耳今上思致理平二三大臣倘愼簡人望布列
庶寮兼酌器使久任採左雄劉放司馬光遺議屏一

切門品勞舊資次與天下更始四方士之賢者科目
外度可自著見咸激發磨厲澡思樹立諸不肖率慚
沮退屬是時考績嚴黜陟天下幾幾可治惡在辟薦
無益人國哉然則議者謂選舉之蠹什伯科目疑天
下乏人欲概繩令典而廢之噫何弗思甚也明興專
經義設科糊名謄本示眾以公士進退繫幸不幸非
古敷納明試意今科目舊矣而保任驟復宜得士比
隆古昔當事塞源浚流悖古先王官使之道鰓鰓慮
亡以稱上旨何哉余謂薦賢責在大臣與程士責在
考官一也其道在乎辯是非信罰賞是非明則罰賞

必罰賞必則勸沮廣勸沮廣則忠賢進如是而天下
不治未之嘗聞今學士所傳昭代典文官錄文職爵
名兵犂然具在雖忠邪後先殊轍其問大臣銜命
進退多士蓋與令辟薦表裏惜上焉者求之不誠下
焉者應之以僞苟且因循以日趨於弊求言語文章
之盡合道不可得識者所由屢廢書而嘆也余也考
文論世蒐十五朝程士之業差次而是非之黜乙詮
注葸敢漫易竊準古辨材定論之義不阿親黨不畏
讒禦推而之於天下進賢退不肖庶有裨乎覽斯集
者追惟祖宗朝貢士初意深思古今廢興得失之自

與夫是非罰賞勸懲之宜諸大臣開誠布公兢兢推
賢奬能爲已任而草莽中淑質貞亮之士相率黜華
競端學術藏器待用詣邦國光則參用辟薦制科三
代可復而不然者申外交蒙名實乖戾議論多而成
功少雖日講周官之法如余嚮所條列豈足以治天
下哉崇禎乙亥冬月日

四書程墨文辯序上

張子居芭山選古今論表策竣復刪定國朝四書程
墨錄文千有奇合後先諸家之說而辯之書成自爲
序曰今天下法有久而不變行之非其人而法不能

無弊制科是已言有大而近夸察之鮮其效而言無補於治謂制科盡善是已夫制科既已盡善有人於此陳啟新請廢細制科爲無益敢爲異論不顧而羣士大夫之說無足以勝之何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首重得人洪武三年特命天下開科六年謂士罕實用詔暫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十七年始定今科舉式嘗攷靖難以來諸謨節忠義士頡頏青田義烏浦江諸人可謂制科無益歟邇者制不逮古士羊豕尸位上通稍稍錄用制科以外之人是時由制科進者率救過弗給末由自著見然後制科無益之說而概謂之無弊果可爲定論歟嗟乎以三百年學校所嘗教育課試之人數進退以古經義之法因循日久蔑有克勝任者一旦求諸制科以外彼其人豈盡伊召周傅哉將決裂潰敗倍蓰科目而無復之耶然則今天下之視制科又何如也以予觀制科非無益後世徒守其法語人曰我以尊王制云爾一制科足以治天下云爾舍其實而名是競使天下曰見制科之臺而不見其益議者益信以爲必可廢夫一制科

肆而高皇帝頒定一代之制幾廢不廢者幸耳若是

之今天下具文無實雖士習漸劘使然則由制科之設不本於德行所謂藝皆無用空言欲分年校言所教不本於德行所謂藝皆無用空言欲分年課習經史使德成才達而不徒爲科舉之文由是推至今日弊且有不勝言者宋胡瑗患仕進專尚文辭推本古聖賢修己淑人之道分設經義治事條科課士程頲論取士欲盡去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專以行實才學升進朱熹議復古選舉學校言所教不本於德行所謂藝皆無用空言欲分年考德觀業於士子記誦剽略之文與夫兩聞考官之取舍進退思盡得天下通經學古明理識務者畧隆古昔與共圖吾治蓋不待智者而知其難也予謂制科初場試七義本經傳至次次場試論兼問諸史疑義表四六判空文可罷終場專策當時急務學究損勿錄中式後十日仍覆試彷古十科嘗試法勿驟予

官考官無資次慎簡富學行能知人者充之每歲仍
察舉沈潛□數十輩備官使勿概以經義繩束天下
士審如是國家因材而器其實吏士重法而黜其僞
法庶幾盡善後世慮不遽此區區孰盡善之說以求
勝卒使制科雖存不足恃可勝嘆哉雖然復古制科
之盛有道昔程元鳳論格心之學謂格士大夫之風
俗先格士大夫之心術羅從彥曰天下之亂不起於
四方而起於朝廷今天下豈必廢科目哉明天子省
朝端本愼詵賞而辨邪正自左右大臣始使一時制
科以內之人激發媿奮以求勝任而制科外者思有
論著非必一軌於正如是而謂可以匹程朱法孔孟
之例如予鄉所聞以補文貞文襄諸人所未逮以無
矣取如是之匹程朱法孔孟者哉昔眞德秀語楊長
儒曰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非無文章然君子不
道者以其心不正也惠卿嘗與安石論經義安石與
定交且言於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獨惠卿耳然
惠卿辨給刻薄假經術以文姦言卒阿新法劉秉忠
史稱其於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卒以不遇君子恥之
由斯以推古今議論文章聲聞之無足恃明矣而世
有言孟軻知言惴惴生心害政是懼皆惡其僞也儒

抑何視孔孟程朱若是其淺且虐耶且今天下孔棘
矣天子仄席下士士日誦孔孟程朱言天下事若指
掌遑其出邊巡錯愕一切空名具文應之嗟乎天下
奚取如是之匹程朱法孔孟者哉昔眞德秀語楊長
儒曰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非無文章然君子不
道者以其心不正也惠卿嘗與安石論經義安石與
定交且言於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獨惠卿耳然
惠卿辨給刻薄假經術以文姦言卒阿新法劉秉忠
史稱其於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卒以不遇君子恥之
由斯以推古今議論文章聲聞之無足恃明矣而世

四書程墨文辯序下

文章之道與德業表裏古賢人君子愍時悼事微文
喻志非空言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孔子曰有德必
有言孟軻知言惴惴生心害政是懼皆惡其僞也儒

獨貿貿不察輕重何哉予也固陋鮮學識恥德業不著於世聞因論次見志表揚抉擿微益規補識者不以爲非卒觀古人植身抗行匡國砥俗之務有進乎是者迺益嘆後先論次之不足傳也然則嚮之辯贅矣是選無眾說與矧予去取猶諸家去取爾雖洪永成宏嘉隆先正之文濂洛關閩諸大儒之說各有擇別於其間而猥瑣紛雜大道不存非古立德修辭之旨深用悔且媿然私以德業文章宜服膺程朱孔孟令非辭無自入無苟且頹惰退則予所倪焉弗遑者蓋將合質文言行而一之非屑屑辭章爲也舍是將

安適乎朱晦菴有言古人之學不止於科舉蘇洵曰文日工而道將散懼實衰也荀淑遇黃憲逆旅與之語終日不能去稱爲師表能受善也本朝王文莊曰濟天下者惟誠實優爲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世稱其格言今之儒者競虛譽而侈空言日湛溺聲利終其身德與業胥失而卒自以爲孔孟程朱之徒豈非惑哉予故刪定程墨既竊慨制科之法之弊謂後世教育升貢之道宜準諸隆古而尤冀天下士深觀出處治亂之際雖習比偶工文詞務共敦古學以求適於用庶幾不爲聖賢之罪人而已矣嗚呼可不慎

歟崇禎戊寅冬月日

四書大題文辯合刪序

合歷科大題刪而爲書求其極醇無疵蓋難哉後先選者與救選者舉不能無倣其間踳駁雖指數莫盡未有如天啟壬戌子丑之陋者也方是時士媕阿好名挾選政內交要譽轉相標榜苗莠雜進陰與坊賈交市以爲利曲說盈天下而制義蟲壞極矣或有起而救之者病其空疎也欲易之以典重於是招撫經史肴核秦漢其倣爲贅疣已又病其組織也欲易之以權變於是鄙棄儒術恣臆決斷其倣爲獨狂已又病其雄奇破體也欲易之以矩矱於是拘攣訓詁分裂句讀循題起訖銖兩衡稱其倣爲踽踽之數者救倣而倣生焉者也識者竊過之迺又有倜然出所學以救救倣之倣者義則影附於程朱體則規摹於歐曾導之以大全蒙引存疑之講說繩之以洪永成宏嘉隆先正之尺度一時學者皆響應朝夕誦服恐後究觀其書往往以堅瘦枯寂者爲樸澹以空轉紆行者爲渾古復專取似程朱者而謂之程朱似歐曾者而謂之歐曾非不盡去其踽踽獨狂贅疣之習而制義卒流於委靡不復振豈克有濟哉合刪則異是前

之諸儆余既攘排之猶且鑒往以戒今惡似以存是未嘗不程朱不歐曾不成宏嘉隆先正也而似者必熟之未嘗不樸澹渾古也而堅瘦枯寂空轉紆行者必熟之以余觀今之文與今之選文者其儆不一其救弊者不能慎所以救之之道而於大題爲尤甚學者苟深求其故審乎弊所自始與救儆之儆所自終則庶幾漸歸於無儆雖爲制義而古大儒明道辯惑學問事功出其中孰謂制義盡壞不可救哉故余今日之於大題有辯而復有刪蓋言救也夫救不盡於大題合刪其大指則可概見矣

甲戌文辯序

甲戌文辯合諸家所選刪而辯之書既成慨然世道之感而重有屬於諸君子也國初制科取士首崇經術次稽政事士苟嚮用類能決大疑蹟大難以故古者建丞相我太祖更制分職六卿至停制科而不得罷代迄仁宣翼翼厥猶與思皇匹盛哉嗣是沿故例歲所貢若而人雖不乏碩武魁壘之士何治幹誼行弗少概見而朝廷得人之效稍稍衰矣既通籍衆資稱顯官卒罕樹立甚者浸淫富貴聲色衰馬之好廉恥道喪詒宗社辱昌啟以來識者蓋傷之嗟乎諸君子視今天下何如耶余視今天下詎賊寇是亟似以存是莫予莽蜂自求辛螫三復斯言愴怳出涕夫天下事言之未壞之日鮮不嗤且怪逮其壞惶惶蔑以應明天子御極殲夷元敷崇禎元年首除逆瑞魏中外稱忠賢詳見欽定逆案治通者邪正雜進當事莫敢抗言一二言者晝利害甚至又卒見格僑生鬱抑不得志遇事相感發思有所自見徒空言耳今諸君子釋褐爲王臣拜獻伊始亦思嚮所拊膺者何事耶今杜瑕窒隙厝國救寧者安施耶余竊謂士大夫脂韋噤咨詘膝貴近誠無足齒數即矜名節捐頂踵乏淵慮遠謀逆濟時變及事已敗雖風烈攸伺匪國之福昔東之不敬聽季昶言坐罹顯戮而竇陳諸人幾事不密適爲後世笑嗟乎諸君子所自處宜何如也賈生以雒陽年少感天下事痛哭流涕於人主之前雖出爲王太傅策未必盡適用志頁苦矣以余聞今天下通經學古者名籍甚頡茂猷宇壯其由願錫嘻大史廬揚以經特賜進士名遇其實世比之樊英云五天子優異之什伯漢文未嘗悲不遇當必有引君當道者屬是時豈未可以言歟尚有所竢而後言歟抑靜默卑免姑引咎去也嗟乎諸君子所宜自處抑又何如也余歷覽房書愼思乎氣跡其言以論其人方惓惓諸君

予冀所爲決疑戡難比隆初盛無復墜光熹兩朝之盛壞潰裂者蓋必有其道未可謂余私憂而過計也往余道姑蘇問忠介諸公遺事徘徊太息不能去過武林弔宋岳武穆又欷歔久之諸君子無意天下則已苟有意天下事前車之鑒可弗懼乎哉古今大亂之作由辯之弗早易曰履霜堅冰蓋言愼也然則余今日之辯豈獨文而已諸所見畔經侮聖靡曼喪志之文私不能亡刺譏懼之深故辯之亟云爾天下讀茲選不深維所以倚屬諸君子之志僅謂余衡較短長足爲三年中祿利捷徑豈惟悖古聖賢淑身厲世之指抑甚非祖宗制科進士初意嗚呼可勝嘆哉

丁丑文辯序

今年春余赴京師唁友人袁臨侯時臨侯爲卻視學山右逮憫時悼俗爲誦卷伯詩思躬耕自放數矣是時天下計偕士方就試禮部或謂朝廷時取士三百人天下可復治比余反金陵諸試禮部得第奉皇帝制成進士一時雄深奇偉淑質端亮之人爲余素所知者蓋往往奎起其間余意今進士三百人豈必皆才且賢君余所知數十輩宜往益時用然則謂今天下雖才且賢如諸君子數十人天下不復

進士幸而才克濟天下獨不幸而生今天下靡敝無復之之指抑甚非祖宗制科進士初意嗚呼可勝嘆哉

丁丑文辯序

今年春余赴京師唁友人袁臨侯時臨侯爲卻視學山右逮憫時悼俗爲誦卷伯詩思躬耕自放數矣是時天下計偕士方就試禮部或謂朝廷時取士三百人天下可復治比余反金陵諸試禮部得第奉皇帝制成進士一時雄深奇偉淑質端亮之人爲余素所知者蓋往往奎起其間余意今進士三百人豈必皆才且賢君余所知數十輩宜往益時用然則謂今天下雖才且賢如諸君子數十人天下不復

治豈理也哉已迺念余鄉者走數千里達京師過故賊寇蹂躪處夜數聞愁嘆聲見諸父老子弟相視無人色輒流涕嗟乎此豈非數十年以來諸進士因循浸潰以至此極哉又私念數十年間二三偉人長者既才且賢由進士備官中外慨然天下已任今也退不得志與夫遭讒而罹憂患者何踵相繼也由是觀之士雖才且賢雖天下已任卒不得志去然則謂余今所知數十輩進圖吾君天下遂大治智者必不信又況今天下靡敝甚驟起而更張之鮮弗敗少須則潰裂莫可救甚矣爲今進士之難也諸君子幸而成進士幸而才克濟天下獨不幸而生今天下靡敝無自放得乎雖然易曰王臣蹇蹇古忠臣愛國未有逆計不可爲自委去者余願諸君子壹志輯慮靖兵爾位治卽不遂古不至潰敗如余向者聞且見之甚諸君子勉之而已余故感悼友朋進退榮辱之異追原國家後先治亂之由既竊嘆時莫可爲而卒倚屬諸進士期無負明天子取士之意蓋甚不得已矣嗟乎諸君子尙愼所以善後之道哉崇禎丁丑仲冬月既望

壬午程墨文辯序

余評鄉會程墨始癸酉自丙子洎庚辰論天下人文升降詳矣然人文不逮昔盛時遠甚以余觀制科後先所得士歷踐通顯世號偉人獨戴定禍亂釋聖天子宵旰蹟業不概見謂備官制科者寡歟抑制科人日益鮮實效既已卯十五國副中式先正中式令甲騷更咸稱得人余心非大臣之濟私也未幾僉議其增賓徑寢弗行迨是科則又議加額矣夫加額豈非盛典哉今天下方患冗官鄉者朝廷特用二百餘人與加額等其效既可睹矣余意今加額者鱗次成進

士苟不慎所以任之其不爲冗官幾何歷代制科惟求治是亟今不擇士之短長非正使適於用而徒以加額爲得人名是實非欲希治效得乎余謂今仕學兩塗實徑多矣豈惟治寡效益滋亂諸同人未之信也幸觀是科中式之文合聖賢者什一叛經傳者什九視庚辰以前又何如謂人文去盛世不遠哉然余終頗二三同寮家世忠孝讀書有學識之人棄名審實跡業懋著光昭本朝制科得人之盛雖不加額求至治無難不然學術蠹而科名辱壟斷騖於宦路詔媚見諸章疏害不獨官冗而止尚忍言哉此余所爲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三百五篇刪定自仲尼序始卜氏漢以來治詩毛氏特著他申韋韓王賈馬何全之徒存軼者半說遑遑雜出後世疑序非卜氏作子貢傳世不少概見好事家相傳爲祕閣石本義類編次頗乖毛氏尤與卜序異同論者齒諸關子明易傳蓋疑其贋也然古今言詩率本傳序自鄭夾漈力排古序紫陽輒改從今注明興制業家遵承功令墨守罔敢易序傳箋疏蔑

焉無聞京山郝氏復掊擊紫陽詰辯詳委斷以古序傳爲正雜進諸家時有異者顧其說非制業家稔聞從者蓋寡近儒言詩尤異是講肄師訓繁複貫珠與漢詁均陋甚者粗習句讀鑿空撰著叛傳離經其操戈紫陽亂天下經術何如哉予也敦悅古學家鮮藏書於三百篇罕所發明卒觀古言詩者其進退合離如彼而其紆鑿繆戾如此又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夫古之善詩莫孔孟若說載語孟至矣卜氏近之紫陽傳不可廢獨宗紫陽者鈎穴篇章膠固比偶習爲兩閣應舉之文而其文尤悖理壞體非古作者意詩

教衰可爲流涕或曰制業家難與言詩乎予意三
百篇持性情匡國俗其旨深微其言雅馴離序傳箋
疏求詩與泥序傳箋疏求詩二者皆譏學者專言詩
宜瀏覽衆家無失指要專攻制義宜獨宗集傳使足
以應科斯已矣必欲綜序傳箋疏爲制義條分支析
其失也蕩必斤斤据集傳窮詩保缺守殘其失也固
視近儒鑿說叛經一問耳惡足與言詩乎哉予之成
是書蓋合我明制科式士取士之業甲乙之其於温
柔敦厚之教刺美諷勸之義什未得一二諸所登者
遵紫陽稟聖制存經義比偶而已其他悖理叛經之

文手乙注者黜之而已若夫商周十五國之淑慝升
降毛鄭齊魯諸家之異同予私有折衷創未能仰窺
仲尼刪定之志補序傳未逮俟後世論次可也

詩經程墨文辨序下

蓋嘗誦詩合諸家論定之攷古商周所由治與所由
亂竊竊嘆治天下之道罰賞二者而已殷道先罰後賞
不具論論周較著者周誥膺天命民用輯穆諸勸懲
已效犂然方策間故其頌曰式序在位我求懿德當
是時醇化翔溢千八百國晏如逮其衰賢愚錯綜兵
戎饑饉寖至陵夷反覆正月節南山雨無正諸什未

嘗不太息嗚咽由是觀之豈非罰賞得則隆失則替
哉或曰周召不言罰賞何與予謂二南始關雎卒騶
虞窒慾從禮導致嘉祥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蕭
非勸懲甄明淫慝哀止胡端俗革行若是丕變乎然
則疑二南廢罰賞非也聞諸先儒之論經學曰願天
予學詩政之大者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無淪於變
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若是者
豈有它哉正朝廷正百官自治治人在罰賞加之意
爾抑孟軻有言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由周而來詩亡蓋久矣人臣不忠愛其上

芒山文集卷十一終

芒山文集卷十一

序二

古今理學精義序

宜春　張自烈著

無適而非道無事而非理也無時而非學也降衷以來天道終人道始其源流內外一也學也者所由盡人繼天者也求其要則在於窮理窮理則在於講學孔子憂學不講孟軻博學詳說皆所以窮理也非後世訓詁辭章之陋也六經理道之淵藪子史理道之支裔也不講學必無以通經史不通經史必無以制心御事上古無圖書故學天地師萬物中古有圖書故學聖人師典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命生安困勉塗殊歸同無二道無二性無二天也舍是則溺於權謀功利流於寂滅虛無人道堙天理滅矣學惡可一日廢哉周衰孔子崛興爲萬世師曾思孟軻繼之南宋則濂洛關閩繼之於是道學之名始著雖諸儒未必盡合於孔孟然由宋迄明學者得以擴遺文考大義使六經不淪胥者宋諸儒功爲多而論者斷然謂理學始宋儒則過也道始於天天非私於聖賢聖賢非獨得於天而私之宋儒宗孔孟者也非先孔孟創爲理學者也人皆有其天人皆可爲聖賢患不學耳程子曰元氣合而聖賢生眞西山曰二程之道至朱子大明豈人所能爲天也果爾則是天使人爲聖賢非聖賢能自爲聖賢也其間後聖賢而生蒙難正志斯道已任不自失其天之所以與我卒毅然有立者豈非聖賢之徒哉豈必氣合天授而後能自奮哉故先儒謂聖賢必應運必天界必非人所能爲余弗信也或疑道無升降學不能無盛衰何歟余曰盛衰由人而已歷考古書院之建肇自唐開元繇延至南唐昇元中長沙郡守朱洞建嶽麓書院以

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復請於朝乞賜中祕書藏其中宋太平興國知江州周述乞賜九經於白鹿書院詔國子監給本傳送元初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就上都首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選取遺書八千餘卷延趙復轉相講授泰定中特祀劉賡別立諫議書院天歷中推崇張載別立橫渠書院若是者非在位倡導不能也後先如衡陽人李寬建書院於石鼓應天民曹誠搆書院於歸德布衣周式黃澤徐幾何中翁森若而人或出充山長或退身著書功與倡導等至今稱之明制雖隆師儒

具文鮮實學校應科舉侈空言士有談理學者則羣相笑之以爲營祿仕而講格致猶卻步求前耳譬視理學蓋什人而九其致政投閒與當路諸君子聚徒講學各立書院若畝國樹壘然及從者漸衆薰蕕雜進言夷行跖爲有識所非議身名坐是敗不能追蹤古書院講學之盛以故正學日益衰會江陵柄政禁學毀書院浸淫至魏璫毀首善書院爲祠詔天下毋得講學豫章新安鬼陵關西諸書院或毀或存士輒杜口以講學爲戒崇禎間諸臣頗習聞朝廷誠正功疎治平罔效之說顧上下相蒙朋黨橫恣求如宋南渡諸儒之講學不可得而天下尋瓦解矣嗟乎豈盡由氣運哉夫下愚不學近於禽獸若宋薛昂明張詡諸人余無責耳獨怪士大夫號稱講學者往往邪正交攻異同滋起自宋諸儒後如張東白之于陳剡夫面諛其學繼程朱王東厓之於許敬菴極稱其敞體孔子高景逸之於王餘姚力排其爲虛章楓山之於陳新會苛詆以爲禪他縲繆整飾馳有倍蓰於此者類難更僕既如此而自謂能窮理能講學能盡人繼天果足以自欺欺世乎哉理學精義錄折衷宋明諸儒輯次非朝夕兵爨困辱出入必偕辛卯發金陵還亟過皖江舟艤藏籍潰壞盡是編獨幾爽復存今迺掇拾於殘缺之餘睹于百於什一者未必皆天幸也內篇專言理外篇兼言事錯綜參互大指不離學聖賢師典訓諸大儒似是而非者別詳辯似錄皆不敢阿附苟同善學者合內外知行而一之無徒騖博寡要無過疑聖賢非天畀不可爲則幾矣或謂講學儒生事奚益損於世余曰非也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亂賊熄亂賊熄則教化行古今褒天下者僞學也未有眞能講學無益於世者也卽不幸上失其倡吾徒日孳孳求所爲濟溺起衰者歷謗誹禍患饑寒危苦無少變不植黨不盜名以自取當世之嫉忌則法令之所不能禁焚阮之所不能加人也非天也不然秦政魯恭豈不酷暴甚道何獨至今在經何獨不遽亡哉況賢聖異代聞見同揆其義莫著於七篇之卒章世謂軻死不得其傳程顥沒天下無眞儒誣也此又余之所不信也讀是編者尙愼思所以自勗哉庚辰仲秋月暨望

春秋大成序

友人馮子訥生奉尊甫秋水公指授爲春秋大成質余曰芑山不可以無序余卒業嘆曰是書也可不謂

用力勤爲功遠哉昔仲尼刋正魯史會王義垂勸戒其理準易其用該詩書禮樂循是則治反是則亂六經奧蘊莫備於春秋諸儒學務專家類不合春秋大指業是經者蹈襲帖括錯綜比偶用獵致時榮往往叛經弗顧罪豈在安石下哉余參考傳注左邱明公羊穀梁特著傳左氏者張蒼賈誼尹咸劉歆許淑諸人說頗殺雜賈逵援公穀釋左杜預修左氏釋經雖各有發明異同錯見鮮定論注疏正義摭引繁複猥牾益甚獨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紹聖中進士崇安人高宗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卒晚出著傳進講列在學官說者以文定絀

天王改正朔辜復古制條例紛如後儒輒蠭起議之雖然文定蓋未可苛繩也余竊文定遭宋顯際痛當時姦臣尸位國恥未雪因事寓諷微文刺譏大較在嚴華彝誅亂賊斤斤無少恕其恣臆穿穴事辭矛盾間曲爲之說由憤時使然去范甯掊擊左氏公穀胥壞鄭夾漈謂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黃東發謂以例釋經者背經義持論非不堅必執此以概詆文定則固也陳止齋石徂徠呂東萊孫泰山戴岷隱葉石林諸人說經皆不泥褒貶凡例余私有軒輊要以合聖經者爲正至于兩闡以春秋取士宜依文定準式

卽文定不盡合聖經學者苟由此推求二帝三王百世不易之法沿文以揆義稟義以制事出而撥亂反治無難若之何苛繩文定日呶呶排詆爲哉近代郝京山春秋解夏緰公四傳合論力艾訓詁自以爲得史外傳心之要然鋟流未廣世不遑覽究應舉獨愍波指月匡解發微因是諸書而衡庫爲尤備今大成則根據衡庫博蒐衆家諸疑脫乖異莫不詳加較定信乎用力勤而爲功遠庸復有增續益損者哉然則讀大成者灼見訥生家學之有自益信是書之非空言雖謂訥生爲文定功臣可也

心書序

心書季卓巷湖經考史論次諸儒語錄古今淑身範俗莅官應變之道具在所纂括則在心故獨以心名其書書成閱二十年余浮家四方未獲寓目比寓匡阜卓卷攜兒子埈視余山中出書質余余危坐反覆讀讀已喟然曰後儒患不識心卽言心未嘗不離合半程伯淳言聖人無心朱元晦言天地無心邵堯夫言心者性之郛郭舉不能無罅漏尤繆則莫如謝上蔡以覺爲仁欲芟除孟軻乍見入井惻隱之說楊慈湖謂意不可有心不必正誠斥大學曾子誠意傳爲

非聖之書他寂滅而尙虛悟浮誕而溺辭章訓詁而
寔附道學貪鄙而躐都卿相生心害政百慝鑫起識
者蓋傷之因憶昔賢善言心者有二或曰道之在天
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或曰學以心爲本心能合天
何事弗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余嘗取而繹之
以爲孟子言仰不愧俯不怍非必問之天與人不愧
怍於心而已推是說以審義利公私之辨日監在茲
內省無疚庶幾心可正道可明天下可治今觀心書
圖體用森列源流井如然後知卓菴之心寓諸書卓
菴之書歸諸道其有功於孔孟何如哉已念余性戒

出處進退朝夕隕越是惴乃者仰視天瞠視日弔心
顧影慙懼屏營趨告卓菴曰學求無疚心難言哉兄
讓錄卓菴日錄副藏家塾世所希見余意古聖賢之
向者客授陪京十五國賢士大夫稱芭山者衆獨自
度取舍辭受之際恥濟私未能壹於公恥悎利未能
壹於義兄自知之季未必知之此顯僇冥誅所不逮
而心瞲然不我恕者也諸同人書牘抵兄所者稱卓
菴與芭山等季誠能以書詰心不爽毫髮則終其身
無虞其滹漫失傳也進埈兒最之曰子紹衣家訓力
學弗倦汝父耕道待穫當在子尙服膺父書無斁哉
壬子孟秋月朔旦

芭山以辛未入南雍余年未及冠壬申偕友人袁
子就學金陵癸酉返予舍始受室日與仲兄惟適
供旨甘時制義屬馳芭山痛選家謬濫發憤爲文
辯諸書殫精丹黃滯金陵十餘年壬午南闈報罷

始寨書旋里癸未出已卯所刻四書大全辯示余
余復芑山云書以辯名而諸註悉如其舊辯安在
芑山曰然乃屬余條次上方甫終卷而左兵以援
勦屠袁閭門罹難先大人暨仲兄卽世甲申余與
芑山扶老攜稚避地湯陽將走閩值關吏戒嚴不
果入迴車信州葛川家焉既評定古方略陶淵明
集行世復訂四書大小註刪冗正譌折衷疑義自
謂可告無罪於孔孟程朱會國變未及梓丁亥余
以母命先歸修葺敝廬戊子春遣伻奉母兄返舍
完聚僅八月而先慈又見背已丑夏芑山後拉余

入閩道經光澤爲邏卒所中幾不免事詳芑山旅
記及余建陽紀事辛卯江南督學馳書幣迎芑山
與余重鋟大全辯余不獲偕行因得卒業諸所著
書辨二親撫遺孤拮据庶寧不見芑山者二十年
辛亥芑山以故人廖公守南康迎寓匡廬余始得
攜竣兒往謁相見握手痛涕不暇出一語良久芑
山索余集余出心書一編就質芑山亟讀之且欲
徧覽諸書悉賜弁言而芑山已捐館矣嗟乎芑山
存日方欲爲予廣其傳詎意芑山遺集余復從壙
篋廢楮中叩梳剔扶始克成編校閱至是追憶曩

時患難流離死生悲戚不覺涕之橫襟也嗟乎是
集雖存余安得遄授剞劂遍觀厥成慰芑山於地
下哉甲寅仲春三日　弟勳沐記

言行錄史注序

士出處雖殊無一日離言行苟不求合道卽蒨蒨遠
巧令黜鄧倍其不可世則世法一也歷考古堯舜文
周尙矣不具述最著者莫如孔子顏閔曾思次之有
若似聖空言耳予輿守待已任不尤臧倉與孔子不
畢伯寮同迫遇王驩去孔子待陽虎遠甚然則言行
如孟子未盡善矧下此者哉漢唐而後醇疵雜見宋

諸儒服膺古訓皆有足傳者獨名臣言行錄軒輊失
倫宜愼去取藉隨聲傅會鮮所折衷求無獲罪於仲
尼譬反鏡索照何益哉余學不逮古往往愧且懼竊
取聖門可法則者爲言行錄史注蓋倣古注疏例以
孔顏曾思爲綱漢以來諸儒合孔顏者爲目矯僞長
亂者紬勿載錄先行後言崇本實也據史翼經備懲
勸也言行各異區行首正已自事親格君至擇友淑
下弭亂處變凡七區言首立教自答述諫諍至辯疑
守默凡五區區雖別學術壹治教兼也其本則先寡
欲先立誠先改過三者各散見錄中朝夕省覽炯鑒

在茲期無忘小旻抑戒之義云爾敢謂言行近道哉梓成合孤史授堉兒由堉以下世守之庶得觀考焉以史注經理事兼著惜未見全書存此示後弟勳識

史懺序

皖城吳子素夫纂史懺蓋孤憤不得已而作也其書首忠節次忠隱卒叛悖猥撫二十一史上自虞夏商周下洎秦漢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金元明臚列條論敘述已志出入褒剌不少阿徇余竊嘆其憂深而慮遠也嗟乎吳子視今人何如哉間嘗考古史氏非一家尤陋者莫如褚與佞故書雖具不傳獨南史書齊崔

杼至今遺直特著孫盛作晉春秋枋頭之敗歸獄桓溫溫無所逃罪吳競撰則天實錄張說陰祈更竄競競求合於南史大指其辭隱其義嚴惜吳子身不任史責世知吳子者希耳夫士不幸而遭亂世苟獲死所宜取古忠節爲法藉可以無死微服變姓養身有待雖隱與節殊趨其自靖自獻則一也不然叛悖若馮道鄭韜范質輩身實名滅萬世口誅筆伐不稍

貸獨吳子無恕辭哉然則吳子之有裨勸誡能使其書必傳雖不爲史官可也抑余嘗疑陶淵明忠節炳若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夏侯御並稱朱紫陽綱目義例嚴謹頗多脫誤如胡剛僇玄恥仕新莽事闕不載後儒遂謂西漢無節義若是者皆不足傳信余將考定二十一史及綱目補所未逮著史辨以發明仲尼春秋遺意當與吳子共成之吳子所可傳者當不啻史懺而止嗟乎吳子視今人何如哉

字彙辯序

辯豈獨字彙哉余劉覽百家爰歷訓纂凡將急就元

倘不具論最著莫如鄴氏說文踵繼者則有李陽冰說文栞定吳淑說文五義李騰說文字原徐鉉說文韻譜徐鍇說文繫傳釋墨域補說文包希魯說文補義又有唐本蜀本說文書軼弗傳今學者所見獨韻譜解字耳然說文增孫愐唐韻反切一聲止譯一義稱引經傳率合孔子說類失實不足考信至於榕松誤合櫳龔強分鼓鼜鼖同字別部亏吁倰衡合訓復見人伏禾中爲禿豚走豕追爲逐變形登天爲填舟竟兩岸爲垂諸如此類惑世尤劇鄭康成業著書招擊說文則是說文未可爲完書無

疑長箋晚出依篆爲楷專主分別不博通六經諸子
史傳據拾秦碑石鼓詛楚文渚宮舊事駢辭曲說妄
竄經文矯然自矜爲鄰氏功臣何哉他若六書略字
林集韻玉篇篇海增韻廣韻復古編本義正譌類釋
六書統六書故暨精蘊總要同文備攷字學四聲譜
禮部韻類篇韻補考古圖古文奇字鐘鼎彖韻或似
而亂眞或繁而寡要彼此角立折衷爲難洪武正韻
成梠一代同文之盛當世纂修宋濂樂韶鳳諸臣沿
習舊聞未能昭闢古聖賢微言奧義多所舛謬故書
既進御上以爲未盡善迫劉三吾進博士孫吾與續

編詔報版行賜名韻會定正今世見正韻初本而已
吳楊時偉復增歲注附古音逸字去取雖愼是正闕
如然亦足以明正韻之不能無疵況後來襲蹈成書
紕繆什伯於說文正韻豈容影響傅會自欺欺天下
後世哉嘗考六書指事象形諸聲會意假借轉注備
矣要以意爲主實有形者字也虛無形者聲也聲出
入六之中與字相輔而行猶意出入六之中與字之
聲與義遞循而變事不勝指指窮不能使事詳具形
不勝象象窮不能使形盡肖書雖列爲六一會意定
以通之然則象也指也諧也得其大意髣髴轉

推其餘舉一以盡其變焉往而不可通哉安石字說
雖叛道獨以六書皆會意言之雖不詳不當以人慶
言世儒逼妄斥以義理說文字謂書以記命爲本豈
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天下有離義而可爲
書者哉昔人論六書者非一徐鍇陟象形諸聲會意假借轉注備
降諸聲居五班固以象意兼象聲賈逵改指事爲處
事鄭樵合指事會意爲一類吳元滿以九類推測爲
轉注趙古則以雙音並義非轉注趙宧光以去意存
聲爲假借後先離合各有異同泥六書而不識會意
是故其說滋繁其義寖晦孰知一會意足以盡六書

哉雖然會意未易言也其要莫先讀書窮理不讀書則無由考見古今得失是非必不能推已意以求合六書之意其失拘不窮理則好奇嗜博穿穴隱僻執已意爲六書之意甚則驅六書之意以就已意其失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由斯以推凡論六書而不先求諸意未有不扣槃捫籥於五者之間紛紛聚訟而莫知適從者也抑會意非以究六書而止也觀其會通禮以義起皆意也聖人無意而後能行意權衡由此出事物由此由此定雖治天下有餘孔孟不聞撰字說周程未嘗講門

法苟徒湛溺訓故罔稗時用居鄉而行同跖蹻立朝而述躡姦雄縱令深晰見溪羣疑曉匪影喻之翻切淹通蝌斗呴嘍鐘鼎尊彝之瓌麗識盡古今字視不識字等耳其於六書何有哉余故折衷諸家補字彙舊本罅漏合錢問世願後學因流溯源睹指識歸以窮理爲讀書之要以適用爲萬事之準以會意討六書精義盡去一切摭拾牽合舛譌之病毋屑屑夸多鬬靡自欺欺世傅會往說爲說文正韻諸書所錮則庶幾稱通儒矣嗟乎百世而後豈無有聞余言而興起者哉

重鋟陶淵明集序

余感時徙家匡阜鍵戶屏諧際友人陶子彥存居相距里所問過余述其尊甫東籬公庭訓至詳謂子若孫結廬於茲蓋從先志也因憶余夙景元亮節義見晉書齒諸隱逸乙之既奮筆刪釐本傳已又兩鋟其集行世語具夏彝仲袁臨侯序中會秦焰版災旅匱所藏舊裒蕩悉無復存悅惜甚頃陶子出其手評先集徵余序余喜讀卒改容曰嗟乎陶子豈今人哉何其志夐而思深也陶氏由周暨漢唐宋明代不乏詰人最著者長沙公仕晉以懋績稱彭澤令避宋以朔

耕老至今傳諸子姓散居京兆秣陵襄陽會稽閒後先軒輊差殊行業灼然可考見彥存今日之祖元亮鄉者之宗長沙分流同源以言無忝似續則一也其愔愔不忘于澤固宜余嘗謂陶子曰人受命于天遇有幸不幸非智勇所克勝求盡其在我耳夫棄天襲天位君相而逞其暴屍立治朝而敢爲姦雄宜後世識者所詬厲幸而忠足以討叛節可以廉頑光昭史册盛矣顧獨不幸而當亂賊之世若長沙彭澤兩君子者心竊悼之矧荒服五姓薦居畿甸胎禍垂二百年蹂躪踵相繼卽長沙致力中原卒亦不得

如江洗馬議究厥志以圖久安又何遇之艱也昔阿衡尙父方叔召虎不幸丁三代末造然幸而糊徹聖明撥亂反治故變不失正庶幾無遺憾至於魏之禪漢晉之禪魏宋之禪晉皆篡也生斯世者雖出處顯晦各行其志豈非不幸者哉嗟乎余與陶子所遭之時之地何如哉陶子聞余言太息良久曰非論世知人焉及此余端告陶子曰士不幸遇亂世者天也能自治者心也苟守貞罔渝死生榮辱舉無足撓吾心天亦惡得而奪之願與陶子交勉旃而已集中諸評隲銖鏤衆家折衷獨見補前賢弗逮者爲多元亮

百世師是集傳陶子亦傳矣覽者稱潯陽世澤未艾信夫壬子孟秋月旣望

遜志齋集序

聖天子思褒顯節義風天下推祖宗邮錄革除諸臣遺意首追贈方公孝孺官命有司立祠合齊黃練鐵四公祀之余深感國初貞臣殉節之盛足爲貳心者戒皆近代爲紳士大夫所不能及因取舊所嘗讀定遜志齋集示四方來學諸子復錄梓廣其傳嗟乎公生平志行忠讜載在史籍諸撰述尤富然籍疑後世論先哲哉抑余謂文皇帝政雖未盡善克紹丕基非他攘竊比然公輩尙死節不屈近代諸臣靦顏事讐進求諸聖賢經傳明道辯惑以補公之不逮豈獨苛論公者之未盡也或曰公盍爲周紀

而不知愧斯又李茹諸人所屑也嗟乎諸子讀公是集講悉忠孝經權之深且微者以須時用以藻揚今天子褒顯風厲至意余言豈無徵也哉

劉巨塘述略序

余考巨塘劉公之遇故相國分宜深有感於盛衰之際竊嘆後世爲相者之不能以分宜爲戒而事權相不論獨公後先與分宜周旋正直平恕雖見述略中余意公當日有進於是者公不盡言後人亦莫之悉也嗟乎公自處何如哉方分宜柄用華亭附籍江右

自固陰擠分宜去分宜敗坐世蕃不道棄市輒解籍未幾華亭罷新鄭入華亭故門下士附新鄭馳至吳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論戍鄉者諸搢紳爲余言如此夫華亭嬖阿分宜畏禍耳新鄭傾華亭修怨耳公令宜邑時分宜勢灼中外屹然不爲屈比公守袁而分宜死使如新鄭之修怨不下石可謂厚矣顧汲汲改葬不以先是嘗軋已而憾之嗟乎視華亭新鄭何相去逕庭哉世傳陸文定吳介肅二公恥附分宜或不往謁或自罷公於二公蓋易地皆然公自處何如哉雖然分宜無足道以余聞華亭江陵內江諸人彼此排斥非古大臣公爾忘私意去分宜一間耳豈盡傳者妄歟抑皆不能無過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剌尹氏不平也夫秉國成而修怨不平孰甚罪豈在尹氏下藉諸相國正直平恕如公事在袁袁至今誦之余從里中聞故相分宜所爲如惡至端揆荆棘哉此余所由益嘆公不可及也公政彼公後先遇分宜如此是非久乃定豈惟余不能阿鄉人余抑豈阿公者哉友人劉聖初痛其曾王父爲權相所軋持公述略與其尊人書來金陵請余序聖初蓋習知余不阿者因序以歸之嗟乎盛衰之際若分宜者足悲矣後世卒不寤何哉崇禎壬午仲秋月既望

燕京古蹟序

秋余發白門入淮歷覽四方風俗之變積五噫見志已迺訪余友序其黃子於毘陵遇梁谿方弱華子上下今曩歡甚觀華子舊所錄燕京古蹟掩卷低徊又未嘗不相視嗚咽也憶先是余友劉同人名侗黃州麻城人筮仕吳江縣未至官而卒　輯帝京景物略馳走徧都市書鬻蠹不易讀議者惜之華子客燕重梓更今名名雖更不沒所自未幾國社屋版隨以亡閱十年剞劂如初廣其

傳或疑後先殊名有說與余曰其名殊其事同其指同也大一統則稱帝京紀全盛則稱景物固也今幅員猶昔也本其地云爾故燕之景物非舊也睹其概云爾故蹟之岸谷遷易也古今一致云爾故古之嗟乎春秋多微辭華予豈唐言欺世者哉明興京師首善地繫天下治亂之本其建極則在朝廷朝廷禮樂政教兵刑之隆替則分寄大臣庶官人文化成故遐邇曼如景物蕃富不勝述積漸至農慝間狃安胎禍勢寖以蠱壞辛未暨丙子余兩之京師側聞諸士大夫游談坐議陰知天下必亂亂不可復治豈意僨裂至今極哉燕京遺蹟具在披圖案牒猶有存者然已非復鄉者休養生息蕃富之盛而況薄海內外地大物夥其間高門勢族臺館園池聲色歌舞之夸耀者往往銷沈於育風怪雨寒煙荒蔓之中欲幾幸什一於千百不可得又況同人少負材長壯嗜學甲戌成進士尋即世罕克肆力論著所存者景物一編而止計甲戌迄今同人歿且三十餘年景物略又幾存而復亡使非華子好古樂善勒表章則是編與邱墟禾黍同歸於淵零磨滅蕩然無復存異時誰復知有劉子哉此余所由掩卷而不禁嗚咽也抑閭士不幸遭世變志風雅者必傷今必紀亡華子不傷今而獨弔古不紀亡而獨紀存雖紀存而所紀者止是蓋紀古之僅存者而今之亡者可悲亡而僅存者尤可悲也華子意深遠哉雖然景物代遷遺蹟未墜學者得考諸載記見古今世運升降之由獨四方風俗之去古愈遠者日益淪胥而莫可救誰之過歟余知華子之重有感也惜哉

六柳堂遺集序

余友袁臨侯以督臣殉國其子名一藻北行舟次皖江盜殺之出奔父難道死知不知皆流涕是時余奉母僑信州會臨侯訃至哭之慟尋閱理行篋見臨侯後先授余書疏泣曰臨侯殺身成仁若齎志何私以臨侯澹宦二十年史氏宜有紀載痛遺文弗傳耳選者囊陷臨侯方就逮余懼其出處大義湮沒失實疾馳書趣臨侯自叙本末貽余未幾臨侯緘曰篆抵芑山編年記述語至聚潯事闕不載已丑余由閩還里走哭臨侯殯所過其家拜伏臨侯二親牀前哭失聲闔室無老少環向哭者久之襄臨侯與二親生訣書錄以歸壬辰余客金陵復得臨侯畢命前數日屬故吏盛儀貽余潯江紀事凡三通余泣且讀讀已因憶臨侯甲申督潯

告余曰袁子不爲睢陽必爲平原論著賴子以傳余諾嘗歷覽六柳堂全集章奏書牘關國是輕重政教得失生民利病爲多詩文爲馬素修王季重諸人所評定釐爲六十二卷未梓中更患難皆逸亡獨日錄紀事在耳今全集莫覩論著廢絶若之何並存者而淪棄之也唐集賢學士沈子明請京兆杜牧序亡友李賀詩行世宋蘇軾悲董傳没世無聞經紀葬具訖急取傳所著文上韓魏公識者至今韙之臨侯績業讜議聞中外非李董二子比不幸世罕藏本後無由考見然猶幸是編備指南錄並傳余與臨侯義愛何

如忍遽忘之哉先是余上其書于行在思易名請鄘爲一門忠孝之光爲萬世臣子勸國變寢不行存遺文俟後世而已抑余所録並是仍署六柳堂集者蓋臨侯曾王父魯訓公成化丙戌進士景慕晉淵明年四十賦歸來自稱六柳居士臨侯少壯讀書六柳堂克繩祖武耻事二姓余故彰之俾識所自如此嗟乎臨侯可無憾矣獨余窮困老雖後死不忍負良友不能不撫遺文而長慟也悲夫

臨侯就義閱二十餘年余獨未獲死所要之死不同而志同雖生猶死耳六柳集余捐橐梓以傳後

世傳余文者誰哉壬子夏月記

樓山堂集序

吳子傷世莫知自哀其詩古文行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曰天下稱吳子衆矣識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張子交吳子甚曖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畫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坐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

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私質余余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竊以爲知言吳子謂余曰夏房琯樊英誤天下豈朝夕哉面引廷爭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吳子空言耳余曰非也世固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于所著見視彙所自云爾刺謬甚酒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繩黜驥之足坐曰彼不能千里而謂黜驥過耶以余觀吳子之人之文似昔陳同甫不幸而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睢陽平原諸人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未可謂不遇挾持

素裕如吳子困戹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余素所知者盡其道而尤不概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用吳子吳子可無愧又況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貴池人方著書未艾云

滄亭齋集序

昭陽映碧李先生敦躬行寡嗜好縫戶著書至老不倦集成合疏議史論序傳記贊考辯書牘引說題跋監戒者亦史也推而之於傳記辨說晝夜激揚風刺不稍假借者皆史法也蓋先生生平之學莫深於史

其本則在于不自欺昔周子謂誠者聖之本著拙賦見志鄉原巧僞賊道故孔孟惡之先生嘗曰無自欺則眞儒巧自欺則姦雄誠哉是言姦雄之視鄉原彊弱差殊其始也習欺同其究也流禍同近代詞章家身負重詬警然篡詩賦盜浮稱者奔進熟當路巧譽人自譽者鄉原也先生惡姦雄必惡鄉原似故也然則說者或喜似或紲似不進求先生居恒不自欺之志余無取焉耳至於先生性忠孝傷心禾黍寤寐書號由天植素裕求無自欺而止儕輩顧執是以推大之舉古今臣子艱貞所自致與先生

之發乎性無所勉者駭其爲絕德爲獨能慮非先生所樂聞余先是遇四方同人每慼指集中洪武首科記南渡春秋序諸篇反覆告語環向雪涕重其人悲其遇不能不暴其心然卒未嘗數數咄嗟稱道者誠以當時亡國諸公卿大夫雖恥從汴祿委蛇退老罔神名教與視息偷陰等先生不幸居後死之地忘疾餒外非譽孳孳著書辨惑不遑暇可謂獨任其至難所無慙於君父者甚苦有功於鄉魯濂洛者甚深非鄉者慟西臺鋼鐵函區區絕羣齎恨爲足以盡先生也嗟乎今世踵躡先生者誰哉能深知先生者誰哉

余故取其集折衷衆說詳加論定爲之序使後有所考使不至如唐宋史傳之繆誤不足信庶幾無遺憾云爾戊申仲秋月望日

芭山文集卷十二終

序三

石林堂集序

宜春　張自烈著

某同學昆湖廖先生守南康振鐸鹿洞訂孝忠經傳合編梓竣某念世稱經史子集經史博備不具論集自唐宋暨今林立億萬家久而傳者不概見何歟或日離經史者集弗傳即合經史而其人學問事功不原本心術不能審已齊遇求合於道集雖工弗傳執是說以衡較今曩可易言軒輊哉先生幼讀書窮理

奉大岳公庭訓恥聲聞自衒學成出與海內賢豪遊一時辭章氣誼相雄長者見先生輒自退遜胥遠遁率資敬無間言長壯登仕版歷所至卓犖不勝述名公卿大夫連章推轂恐後率罕克盡其用識者惜之中更患難挾持日益堅往往以一身勝繁劇艱鉅之任間關險阻危亡呼吸俄頃萬狀屹然不爲動會盤錯鑾午條分縷析遊刃有餘地事已則啄嘯晏如傳也雖然集之可見者世共見之其不可盡見者世不得而見之見其可見者而不可盡見者寓其中學者三復是集悲其遇以推見其心則亦可以長思矣

逸園集序

往余從燕及姜先生遊先生爲余稱蒙修王公名養正泗

州人蓋公先是守南康多異績云癸未余客潯丙夜與友人楊機部袁臨侯評隲當代人文無少阿臨侯曰張子識古蠭王蒙修耶余曰公同里黃無技王鼎子述公本末最詳鄉賢姜先生推公用文學飾吏治言非誣機部又曰蒙修性忠孝不徒以文辭著吏治緒餘耳芭山識之余是時雖未獲與公上下論議計公之過知於姜先生非一日機部臨侯質行鯁言皆世所稱賢者其畏愛公又如此則公素所韜蓄何如哉會陵谷代遷士大夫類脂韋隨俗公顧砥節不屈視死如歸宜姜先生臨侯機部之推稱無間言耳夫姜

先生臨侯機部牽後先殉國難公與之頡頏嗟乎豈不卓然古大臣哉或私余曰公少眈花石咏嘯自娛詩文罕刻畫求工姜楊袁諸君子交推稱何與余謂立言難知言陶靖節植柳種秫任眞自然所撰著適已志而止文信國始居約時尙豪宕瀕危集杜見志辭非必已出後世讀五柳傳指南錄髣髴其人往往流涕然則公蕭疎高寄雖詩文不求工宜與靖節信國塗殊歸同客毘陵盡讀獻花生平詩古文言求合道不稍以知不知概其心余甚躗之集中感遇落花諸什世所並必欲執一端以識之則固也今年春公子與參龔公推勿具論獨反覆過謝臯羽墓謁蔡江門祠泊明鏡逸圖集來白門請余評定版以行集中皆公生時自紀其遊歷郎事諸作與參不忍沒所自卷目如舊余

粗爲銓次始近日卒園林凡八卷洞學記高士傳雜操爲別集凡四卷合一十二卷爲之序鳥剡氏訖工歸之因嘆士大夫刻畫詩文非乏人卒躬負重諾詒議萬世讀公集亦可以少愧矣所惜者臨侯僅存日錄紀事姜先生泊機部各有集今皆軼不傳余故序公集而深有感也雖然之四先生者爭光日月與天壤並存安在必以詩文自著見哉公世系歷官行事余友黃無技有傳附見本集不備書丙申仲春月日

謝獻花文集序

古今著書非一家分塗俳馳類不合於道是非往往史源流爲一論者又皆聲隨影附不能折衷至當使畔道者無雜進書不足傳宜哉故余謂立言難知言尤難士苟肆力以希必傳無徒求知於世自知而已居恒持是說以質獻花謝先生獻花不謂余誣迺者客毘陵盡讀獻花生平詩古文言求合道不稍以知不知概其心余甚躗之集中感遇落花諸什世所並推勿具論獨反覆過謝臯羽墓謁蔡江門祠泊明鏡西遊白紵歌渡河篇撫時觸事蒼涼悱惻何其聲之似楚騷與渡江弔史道隣奮攘舊都特書大司馬易

水悲荊卿齎志毅然以歸罪燕丹者爲非抑揚褒貶與史上下皆後先所未逮他古文序記書疏雜著稱是以視古人處君臣父子朋友之際又何較若合符也今世沾沾執詩文求之豈知獻菴者哉是時獻菴晬道則皆可以傳其執信之獻菴晬曰然以余度獻菴思盡取六經諸史百家言閭戶討悉斷之於心使無毫髮差繆以成一家之書不僅工詩文自衒則由此以求盡古立言知言之道無難異日者獻菴宜自信其必傳余亦信獻菴之必傳知不知庸有加損哉余將合本集麤爲如干卷冠以詩古文綴之嗣著者編年增續之然後獻菴之學問性情與經史源流之

合爲一者因得次第著見於後世庶共識立言知言之必歸諸道凡退求所以自知者皆在已而不在世也余言豈誣也哉至於居今稽古魁岸介立無少阿附意今世未必盡知之獻菴自喻而不自言余欲言而多所諱卽極言無諱懼益重獻菴之感也故略

秋潭遺集序

余友秋潭崔子諱棨字季韞別號秋潭　少壯治古文辭數奇未竟厥志不幸齎志先余卒孤彝孫奉治命合詩文授梓盡深懼遺集堙滅於後世也余讀而悲之方秋潭不删黜小人有機雖亞亦濟武王不泄適不忘遠非

易簀時諄諄議方貽舜孫舜服膺罔佚墜一日衰
經謁余曰先君子性介好論著諸所爲詩文盈笥孤
不忍委棄錄什之一二卽未能不朽先君子手澤存
焉耳前集兩辱玄晏請賡數言爲弁余曰秋潭豈獨
以文辭重哉張子交天下士三十年識余者非乏求
如古勸規交進死生不相負則秋潭其一也今秋潭
永與余訣讀其文彷彿其人未嘗不流涕顧余言無
足重秋潭耳因憶昔之能文章者未有不藉知已而
後傳者也蜀蘇洵始爲布衣未知名雅安太守劉大
簡驟書上韓琦歐陽修薦之洵由是名籍甚南陽樊
汝潭知已歎謂秋潭埋滅於後世哉

居家要錄序

芑山文集卷十三　七

宗師卽世友人韓愈從其家求遺書汲汲導揚恐後
書軼不傳今余之於秋潭其生也世鮮韓歐余雖欲
爲劉大簡捫舌退迨其歿余名稱不逮韓愈又弗克
抗秋潭於南陽使聲施不衰可勝痛哉況今天下知
秋潭者幾人哉自古學攻戰士率僞內華外遇勝已
輒羣譁之甚則沈湎聲利終其身積瑕潛釁不自寤
秋潭先是日不言心竊非之藉令讀秋潭今日詩古
文見其感時憤俗微寓諷喻未必皆翕然無異辭余
故重悲秋潭之遇而益自悲也是時余孑居南郊久
不聞人語夜亡友吳子樓山兒余夢曰子忘鄉者鬼
復昌黎語乎其言曰淮乖於時乃與天通我道逢崔
子卒以相慰崔子曰然子獨謂秋潭齋志歿何哉覺
而紀其事歎曰此非鬼語昌黎託鬼語自況何其似
有道之言也然則秋潭雖乖于時後之人知不知奚
所損益於秋潭哉潭上雜文四卷史論一卷詩初集
二集若干卷誌銘年譜行述殿焉版既成余復爲序
前序已言者略不書嗟乎秋潭雖亡彝孫尙抑哀自
強永茲手澤安知異時不復有劉大簡韓愈之徒稱
汝潭知已歎謂秋潭埋滅於後世哉

居家要錄序

芑山文集卷十三　八

居家要錄余友無道人既爲序孫子迺復屬余識數
言簡端竊嘆其與古上下故弗辭往余覽頭待詔家
訓二十篇題之迨宋孫景修輯古今家戒眉山蘇轍
序之曰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心
識其轂貽遠也然未及見其全書家戒所載事頗略
家訓則摛藻雕文與道牴牾者非一非古大賢崇實
垂訓意識者不能無憾焉卒觀要錄臚列諸條權衡
物情劑量事理不略不華辭簡義備推其類可以敦
友孝可以教節儉視鄉者家戒家訓無少遜漏豈獨
一家炯鑑哉抑余考孫子生平天質樸謹學問醇正

髣髴子荊之伉邁伸或之冲靖而又不樂效公和之隱僻誕放友儕咸推稱無間言夫公和仲或子荊皆孫氏聞人其先蓋周康叔苗裔孫子顧獨能舍其先世之所短取其所長以砥行亢宗則孫子所以訓後人者良至非徒空言而已要之讀是錄者必先從克已正身始不然驚華絶根併盭滋甚雖日誦習要錄何益哉憶余甲申蒙難出亡嘗輯歷代孤史授堉兒大指與孫子要錄同無道人亦有序辭義愴惻見者墮涕凡爲人後者合要錄孤史參觀之亦足無忝所生矣傳曰惟日孳孳斃而後已苟不忘古人善身淑

芭山文集卷十三 十

世之道雖耄期罔敢倦余與孫子又惡可不自勗哉

勿替錄序

旰江過子雲將遊金陵來問業余余心識其人蓋篤於倫誼非僅以文辭見推者與之上下古儒者經術頗詳雲將唯唯退詰旦雲將泣奉勿替錄請叙余卒讀迺益信雲將之過人遠也雲將爲蓮谷名周謀字君斷號蓮谷建昌人戊辰進士先生季弟暘谷公之子即蓮谷猶子也蓮谷無嗣初猶子超乙繼令嫡居坐誣被逮尋暴死客舍超乙繼弗果雲將獨子鮮兄弟義不得後伯父輒

不謂難能哉雲將間爲余道伯父僊居蒙難狀語次嗚咽欲絶若深痛其誣者余竊嘆彼其時禁網雖密奔競成風諸搢紳抵巇徼倖者往往盜華名席膴仕貴富祿利終其身蹇拙如蓮谷見排宍且獲重辜無要藉綿絡之舊爲之昭雪拯援卒銜恨以死可悲也已顧余竊爲蓮谷慰者禮曰君子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死一耳有前死而無憾者有後死而蒙詬者歷觀當日士大夫或死甲申之前或死甲申之際勿具論他公卿大臣由甲申洎今或不死或以壽終揆諸古有待有爲之志慰若霄壤以視甲申

前後相繼卽世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蓮谷雖不死於甲申之際不得與殉節者齒猶幸而死於甲申之前幸而非不死於甲申之後也又況得雲將之子爲之孫闢德有繼祀祠歸然存彼後死誣史籍者惡能與蓮谷較榮辱哉余同里未與蓮谷投分然稔知蓮谷之人之文見蓮谷猶子雲將如見蓮谷焉讀勿替錄感慨係之矣世系功行見家譜立後祀祠本末詳黎傅巷爲述其略如此庚子仲春旣望

紀異序

友人吳子邦長出紀異質余余卒讀知其感時憤俗而作也諸所紀述隨後先見聞彙別之寓言十九意存諷刺去洞冥拾遺杜陽雜編雲仙散錄遠甚嗟乎吳子豈唐言掖世者哉苟悅曰君子所惡乎異者三生事則多端動衆生奇則畔道惑俗生變則捏法亂度余謂此苟氏一隅之見耳古通儒歷事知變奇不失正變不渝常其要歸於匡教覺世言非必盡軌於道卒與道無牴牾識者躍之然則吳子守道不移雖紀異非志怪也昔春秋書災異罕著事應使人修省垂戒萬世苟觸類創艾則遷善改過正身閑家救衰扶弊之道寓其中未可概疑爲奇變而忽視之也今

吳子不言災而獨紀異其事殊其義一也或詮予曰

芑山文集卷十三 十三

鄉者國步方蹶河徙山崩男子化女老樹人言大廟血陵寢赤黑二鬼鬪皆舉世所共見他若亂萌兆於石眼怨氣孫爲天毛臚在舊史殷監炳如紀異闕弗載何與余曰吳子紀今異耳歷代之變昔賢編史異頗詳吳子以異不勝紀故略況天下固有災不數告事應同符者余往往以理決之後果驗此又吳子所稔知而不必紀者也聞者竦然退余意吳子遭亂後服膺師傳通象緯之學究角根之蘊尺宅寸田晨夕與偕謂宜糠粃一切顧獨汲汲紀異莊語不足託諸妄必非孔子作王安石弁髦春秋不列學官卽聖經且不信余懼今之知紀異者鮮也吳子存其書俟後世可也

柳子玄筌序

著作至今日陋矣哉版成顏曰某某叙跋昭整躋於史氏迨詳考其書往往賊臣而曰忠義貪吏而貌貞廉迂儒腐見而談道學竊者爲黠盜謔者爲優俳肥者爲守則枯者爲老衲幻者爲魑魅妖冶者爲淫婦人嗚呼其書皆可燒耳夫曰舌無功摧陷廓清莫比

武事其害將不止於書後世好立言之士其知所戒乎一日余歸自廣陵讀柳子名存賦字元玄筌蓋庶幾不悖古聖賢之訓者爲稱嘆久之或曰善易不言初泗州人玄筌蓋庶易至元不詮元予曰否元初嘗與余燕坐竟日落落與人異今雖暫託言詮後十數年余兩人相遇當黙然相視而笑不然昔子瞻嘗議子雲安知後世不復有如子瞻者哉玄初生長亦猶喜俠好著書既鋟玄筌成屬余序余曰此元初緒餘天下之知元初將自此始

柳子安貧著書落落居金陵知者甚寡遭世亂離

進退維谷爲之憮然自記

四書寄言序

梅子惠連生平湛深好書恥溺章句多論著寄言其一也余讀而嘆曰今世理學淪斁豈惟失孔孟遺意雖詁訓家言往往乖剌經傳京山郝氏解郝仲輿諱敬京山人著九經詳矣煩言寡要罕足存者最陋莫如五經四書讀其爲說也譬入鬨鬧紛紛莫誰何暮散而已論者謂罪不在楊墨下嗟乎著書不可苟如此以覩寄言則異是惠連憫世學守問以已意繹四子然其說得之友朋晤言爾類爲多漢武侯言諸子讀書欲爲博士耳滯於所見不知遭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一病若惠連者其有合於武侯無疑余兒時讀書好創論里人以爲怪然予自度雖傳疏所無未嘗不與聖經合質諸寄言非先獲我心者歟或曰杜樊川云古者否惠連被服家訓出處成敗不概其心寄言所自身不遇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寄言亦然余曰言冀不悖孔孟耳豈有求於世哉余願惠連庚續發明增所未備舉詁訓諸家是正之使學者曉然知言之足以寄道理學未有不由此而興者也崇禎壬午仲秋月日

芑山文集卷十三　志

程昆侖詩古文序

天下稱能詩古文者豈鮮哉迨論詩古文往往家殊軌巷異喙曖所好爲去從體與法蕩然盡尤陋則交黨寡直諒忘規箴譽人自譽哆然相矜負其弊至於盡人能詩古文盡人不識詩古文雖一二能詩古文者卒喜譽而不加進惜哉以余觀程子昆侖之爲詩古文與論詩古文則有進於斯者程子生平富學問樂虛受後先與陳大士楊子常論制義必求所自得不屑擬倣一體以苟自夸道詩古文亦如之余心韙程子非一日適程子出詩如干首屬余序余告程子

曰芑山非能爲詩古文然不妄喜可詩古文襲有客覆先生詩古文俾余射者余閱未半哨曰非他人必武鄉昆侖程先生也及得所郵全集誠然未幾客又雜取他詩文似程先生者紿余曰此亦昆侖程先生也余閱未半又哨曰贋也姑舍是客慙沮去夫世之妄喜可者逐影隨聲何彼何此獨余斷然識昆侖於是非眞似之介不稍稍回惑者亡他蓋以昆侖知昆侖世莫余欺耳論詩古文者可忽乎哉是時昆侖聞余言爲失笑良久更端告余曰芑山素以直諒著天下莫不聞我非希諛者川有原卬浦迺大請規余許

諾退而卒讀其詩古文義不阿詩如避地土河長平八子除夕懷弟感梅冬槐諸什當日友孝之情嚶鳴之誼憫時悼俗之意類盪爛毫楮間古文如王父大司空行述郭九子陳壺嵐序遊華山禪隱古峰記皆韻頭古人法度至於諸篇其間演意盡物連類極喻景氣縈紆俄頃萬狀此又昆侖所獨能余所反覆厭飫而忘倦者也即不故諛安用規然則合昆侖詩古文觀之大都求自得屏擬倣孳孳與良友鐫琢不怠故勤勤日進如此天下爲詩古文者能盡如程子而謂今不古若余弗信也程子詩古文不止是耑者兵燹踵繼散逸爲多今蒐其僅存者授梓復爲序其略使諸同人知程子之志不忘規而余兩人之論詩古文非苟同也學者尙愼所法從哉

宗子發漢文選序

兩漢文選友人宗子所輯定合諸家而是正之謀梓以行世徵余序余卒讀因慨古今識漢文者之鮮其人也非作者之意難盡窺抑學者騁臆去取之過也近代歎啟家勿論宋大儒朱熹楊時歐陽脩曾鞏諸人可不謂博通能知言者哉及考其軒輊漢文往往有舛互不合道者余竊心疑之朱子謂漢以來詔令

率發明義理政事不足錄謂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皆先有其實然後託於言惟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君子猶或差之謂賈誼質實仲舒弱緩匡衡劉向無氣燄東漢漸趨偶對陵夷至三國則文日卑永叔則謂當漢之時董仲舒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百家始熄竊山則謂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多愛相如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于道子固則謂漢諸儒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澶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知折衷聖人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信斯言

也六經而外兩漢可廢者蓋衆後儒或專業仲舒或
獨宗揚雄舉貢誼史遷班固諸人之文皆可廢而不
讀有是理哉雄豈得爲聖人之徒哉甚矣宋儒之說
之固也宗子則不然其大指以爲善論人與文者無
徒循世代久近爲升降執一已好惡爲進退周衰未
嘗無孔子戰國未嘗無孟軻東漢未必皆見姍漢初
三國未必皆遜美兩漢在辨其醇疵而已取其衷於
六經合於孔孟足以適用淑身不者黜之而已故宗
子之於兩漢之人之文誦數以別其體錯綜以窮其
變凡國家强弱治亂職官財賦兵刑事制沿革之本

末學術人心得失邪正之源流皆推究至隱棄瑕錄
瑜考信析疑求可以質古人俟後世他叛道害政者
不載視宋諸儒之軒輊兩漢何如哉宗子績學底行
不幸蒙世難以潛德終然汲汲修輯遺書慰飢寒窮
困靡少輟者裨承學爲多世妄謂宗子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余弗信也況宗子復有韓柳歐蘇合纂理是
選以行義例與論定兩漢同映碧李先生業推其評
騭精覈余可無言今即由是選觀之庶乎余不失爲
宋儒諍友而宗子誠無愧其爲兩漢功臣也嗟乎學
遜之志倡明正學爲諸士先率原本太祖敷化造士
宗孔孟至意他條科磨鐫切質諸濂溪安定鮮牴
者推宗子去取漢唐宋者以去取古人豈復有不合
道加余所疑者哉戊申仲秋月日

姑山問業序

姑山問業沈子耕巖里居教迪多士二三及門裒其
文行於世者也嗟乎沈子豈非身應而道章者哉先
是沈子以諸生膺辟薦奉檄入京師首抗疏指斥時
政義不阿會言不見用引身退已卯學使者有司馳
幣勸駕就闈試沈子弗顧也方沈子閉戶著書四方
士聞風問業者衆沈子居儉履約出素所蓄積誘勸
無少間其服習必於忠孝其朝夕聞見告誡必皆古
聖賢行事方略當是時沈子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信
愛之如父兄可不謂斌斌與或曰以沈子才且賢獨
隱身著書惜哉余曰不然周濂溪之言師道立則善
人多胡安定設科經義治事作人爲盛我太祖諭廷
臣曰致治在善俗善俗在教化又曰賢者務學欲推
行裨國家宜一以孔孟爲法由此觀之今天下儒術
浸壞忠孝泯闕無他教化壅師道廢也夫士出處雖
異諸所爲治已教人正俗之道未可斯須去進則以
教天下退則以教一鄉一邑功豈有殊哉沈子守肥
遯之志倡明正學爲諸士先率原本太祖敷化造士
宗孔孟至意他條科磨鐫切質諸濂溪安定鮮牴
者推宗子去取漢唐宋者以去取古人豈復有不合

牾者然則學術博備多士景從如沈子其爲師道立而教化行可知也余意士之出其門者異時德業茂美相踵躡爲名公卿原所自則皆曰此沈先生之徒也皆曰沈先生之教雖一布衣不負天子不負所學若是其有稗於時也孰謂沈子徒隱身著書哉余年來居金陵交沈子甚暱四方士北面沈子者後先來謁余余既見其人又上下其文皆卓然有立陳子尤所稱沈門蔡元定也茲所刻問業合同學諸人之文差次之蓋將使天下知師弟友朋講求切磨如此沈先生考文論道惓惓不忘忠孝如此此余所以竊嘆

沈子之爲教身雖隱而道日章而尤異及門同學諸人將大有施於世不僅以文辭見推同人也嗚呼盛哉金沙則有余友周仲馭與沈子相倡和天下稱金沙宛上兩先生諸子皆從兩先生游皆得所矜式可不勉乎哉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望日

滿園近義序

友人劉伯宗爲賢公卿大夫推稱非一日獨數奇不得志履與余同撰朝夕文章自娛余觀伯宗擬東方朔從公孫宏借車書駁韓愈學生代齋郎議以及池陽守議三篇皆證證言之其感時諷物見諸詠歌往往追古作者未嘗不竊嘆其才有餘而遇不足也今朝廷旁求俊乂毅然復古保任伯宗蔚爲舉首而余友沈眉生萬茂先陳士業諸子率後先頡頏其間夫眉生茂先士業之於伯宗可謂志一而道同以余聞諸子居恒籌策詳矣茂先士業語余曰天下事未可口舌爭蹇蹇匪躬自渙羣始余深旨其言眉生方伏閤言事關國大體義次顏詞天下壯之伯宗出圖吾君規方建白其與眉生諸子殊途同歸無疑也抑尤有深且遠者那往者崇仁新曾聲譽赫然厥後徒引決去學行如伯宗度必有軼駕前人俾後世信儒效

非迂疎者豈徒一時士大夫樂得而稱之哉翹車在門伯宗宜出而仕然猶不忍輒棄其制義刻既成趣余序之意蓋深遠矣嗟乎伯宗豈非善藏其用者哉

崇禎戊寅孟秋既望

立論有衡酌句句寓期屬意弟勳識

錢吉士倜義序　錢禧

往余游吳門與吉士錢子相遇旅舍次尾吳子適至自湖上抵掌慨天下多故士學鮮經世平居砥行不古若出未有不亂國家叛君父者輒相視大息去丙子三人就試留都皆不遇次尾方里居論著余與吉

士走四方無寧日然吉士出其學教天下學者宗之嗟乎余獨落落奚爲哉定生陳子閒而嘆曰芑山知吉士蓋如此余告定生曰吉士性孝友通事沈敏敢往宜出爲世用今余與諸子戰藝於茲而吉士遭王父大故不就試可悲也已定生曰然未幾吉士求友來金陵復與余相見盡出其制義示余蓋髣髴鄉者撫掌吳門時嗟乎由今視昔天下事所當痛哭流涕者何如而謂太息已耶夫吉士罹讒毀瀕患難與余同然觀其出入師友族嫺里閈之際無小大必爭以義豈惟威不能屈雖困勞怨議處古賢者所難吉士

夷然視之若吉士者欲不見用於世得乎抑余又竊嘆吉士憤天下莫可爲思絕迹梁碭有終焉之志所不忍棄者制義耳間語余曰制義三百年忠孝名節所自出聖學王制胥是焉在吾將傳之其人而已余一時友孝忠敢有爲之士鬱抑無所見悲制義久弗售不得已而以論著喻意誰之過與誰之過與雖然吉士豈終隱者哉獨余與吉士今日所感且嘆者益其詩文髣髴其人天星卦氣之學寄焉耳余曰徹甫生平學行不深論獨大中丞馳幣招徹甫徹甫不就方得而誦之惡俟余一人推稱爲哉崇禎己卯孟秋月既望

己卯吉士出其制義數百首請余刪取行世復簡余曰錢子之文世所推稱然必以芑山先生軒輊爲定論幸爲我序之余閉戶卒業諸所銓注頗不阿吉士曰此直筆也豈今人所及哉今吉士文具在不時且與天下共見天下當益信余兩从吉道相成耳自記

吉士制義千餘篇余既爲刪取授陳子定生嗣梓之甲申吉士蒙難暴卒定生亦不幸相繼即世其制義散逸不復傳痛哉又記

芑山文集卷十三

贈周生辭聘詩序

楚黃官字凝之膺大中丞史公辟薦得爲桃源令憲史公書幣來自淮訪周生徹甫於金陵先是大中丞思致徹甫幕下徹甫未之知也及凝之出書幣示徹甫爲言大中丞意甚至徹甫曰我知公不我棄也然時不可爲請辭與凝之語竟夕所指畫類神怪莫能詰凝之益奇徹甫數勸駕徹甫辭益堅凝之告余曰金陵周徹甫隱行士也詩文李本寧黃幼玄皆有序其詩文髣髴其人天星卦氣之學寄焉耳余曰徹甫生平學行不深論獨大中丞馳幣招徹甫徹甫不就

此徹甫所以過人遠也余觀今天下士罕挾持汲汲恐人不知日趨附王公大人及遇小利輒狺然爭之敗名辱親爲世僇笑嗟乎若徹甫者可不謂賢哉凝之率友人爲詩贈徹甫請序於余蓋欲彰大中丞史公下士之盛無寸善弗錄而亦以見徹甫之不違時躁進以貫戾也余故述其概如此雖然凝之出而用世宜不負所知其亦慎所以自立哉壬午仲夏月朔日

芑山文集卷十三終

序

鄒貞節傳序

宜春　張自烈著

袁郡志列女節孝由洪永至萬歷閭者數人後是則袁子俞臣名一卿宜春人母鄒貞節特著臺使者采邑輿論疏聞旌如制不逾年母卒俞臣懼母節之弗傳也信余不阿以書併傳來乞序余曰嗟乎節豈可以僞爲哉若袁母者豈易言哉袁族郡號著姓代不乏顯仕俞臣尊甫繼宏篤行士也家故落母年十四歸袁

奉舅姑唯謹雖食貧諸滌瀡輝褐嚴具有度以故得舅姑歡十六始舉俞臣俞臣襁二歲父輒捐館舍指屈毋侍巾櫛僅四年嗟乎毋何以自存哉當是時毀容劬身慟絕者數矣已迺翦髮誓曰未亡人不即塡溝壑舅姑無恙實惟孤是賴苟撫孤不遂何生爲嗟乎毋時年甫十八其介侍堅毅蓋如此俞臣方髫齔甚所親謂毋曰嫠嫠者足恃乎毋泣曰爲夫撫孤義與孤存亡卒不敗其志會舅姑相繼歿毋以禮舉喪有士大夫所未逮者其訓子大都先躬行次文藝久之俞臣著聲諸生間毋稍稍色喜謂吾夫庶幾有子

忍草序

友人吳子叔向輯尊甫康侯公遺稾乞序嗟乎公豈徒以詩古文傳乎哉公少感慨讀書求適用一日憤天下孔棘思有少著見獨贏糧馳單騎走燕比至隱於市雖日從高賢者遊不屑假傳別牢利嚴鉏行咏

自若也遇公卿進孰疑熟成習罕足與共訐恥之憤時
疾俗往往託詩文見志識者三復公改元議洎倀鬼
責貓諸作爲棄息耑慨然公是時壹鬱甚語所知曰
亂將劇若覩閻何耒幾陵谷代易獍獫載道士率扶
伏退而公顧嶽立亡稍挫數濱危殆甚者異類頓厚
公至舂刃貫胸絶復蘇公初志愈益堅迺以忍顏草
自爲傳雖紀實亦告哀也公歸里浹歲卒齎恨歿云
今吳子體先人手澤易湮梓公後先詩文藏於家抑
猶古孝子之志也嗟乎公豈徒以詩文傳乎哉

苦梁吟序

今年夏僑白門余子中台出苦梁吟示余曰此柘城
張子益仁題改姓名培旅游近著也益仁生平不墨守聲
調力屏黜俳優之陋與古樂府上下恒窺白矜負非
苟作者余覽而異之因嘆近代人士不工詩而好爲
詩累篇什盈篋輒自謂頡頏陳杜沈宋間要於風雅
遺韻概未有聞也余嘗謂詩不原本三百篇必不能
斐裁僞體鼓吹聲教世雖夸其美備深於詩者弗錄
也他覽精格律日踵躡杜工部然卒非神似昔李大
白贈杜詩微寓諷刺頗謂杜不能盡洗拘束況擬杜
者乎然則爲詩而拘其無當古者之意明矣惜世之

知此者鮮耳或言唐人以詩選士故特工後世業
不專雖求工無由然今所傳唐人省題詩拙者往往
而是洪武初詩家推高季廸袁可潛丕變元習後先
繼起則有林子羽劉子高楊孟載諸人羽翼之余攷
其詩蓋工拙半焉甚矣言詩者之難也今益仁不盡
擬漢魏唐宋暨高袁孫楊諸體獨本其性情感觸者
一寓於詩觀昔省題詩與夫近世拘聲調而類俳優
者相去殆遠甚發諸大雅雖莫知其誰先亦可謂風
教之喁于矣故述余白門與中台語者爲之弁云辛
卯夏月既望

樓山遺詩序

樓山殉節十二年途之人皆知之然未有如余知樓
山之深者也癸巳余家長陵謀鋟其集行世未訖工
今年秋遺孤孟堅趨見余白門出甲乙遺詩視余讀
未卒余泣請孟堅曰今世知樓山於乙酉殉節之後
前乙酉知樓山能殉節者芑山獨耳已卯汝父集成
馳書屬余序序曰樓山性不屑細謹然人文似陳龍
川不幸膺患難宜頡頏睢陽平原非苟然者是時諸
同人疑余阿甲申春初余蒙難入金陵謁新建羙先
生邸署復與樓山相見告樓山曰王室多難將安之
者乎然則爲詩而拘其無當古者之意明矣惜世之

各自勉無負所學而已樓山曰諾不一年樓山果殉節如余言諸同人然後驚嘆余嚮者知樓山之獨深也余豈阿樓山哉或曰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芑山何持論若是余曰非也辛未余遊京師見當時號稱名士者二人士大夫翕然推之余私樓山曰某樊英某馮道爲操券以俟樓山曰子誠蚤見士亦有晚節自新者芑山言未必皆中已而果然則余知樓山必能殉節在六年之前知二人欺世盜名卒獲罪名教又在二十年之前跡其行事窺其心術觀於所忽則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讀其書惝恍如見其人無生平隱微自見惡在人不易知哉雖然樓山臨難絶他迹晦而心無疚故也滁岑少負才溯洄磵石先生節義特聞凡百餘人趙江漢金仁山吳幼靖守待已任後世承學無問言虞集周恕安熙武恪蘇斛諸人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讀其書惝恍如見其人無他迹晦而心無疚故也滁岑少負才溯洄磵石先生古文之足傳尤竊慨滁岑之遇不稱志也前後整比史例其植節厲行感時閔俗之意世未必盡知知滁岑如余卒不敢抗言以告世嗟乎爲滁岑者不亦難哉雖然古大儒不能違者天所自信者心心隱微不可見仲尼至聖猶曰莫我知要之仲尼非求知於世謂人知無當於世知耳余瀏覽元史郡志先以學行節義特聞凡百餘人趙江漢金仁山吳幼靖守待已任後世承學無問言虞集周恕安熙武恪蘇斛諸人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讀其書惝恍如見其人無他迹晦而心無疚故也滁岑少負才溯洄磵石先生古文之足傳尤竊慨滁岑之遇不稱志也前後整比史例其植節厲行感時閔俗之意世未必盡知知滁岑如余卒不敢抗言以告世嗟乎爲滁岑者不亦難哉雖然古大儒不能違者天所自信者心心隱微不可見仲尼至聖猶曰莫我知要之仲尼非求知於世謂人知無當於世知耳余瀏覽元史郡志先以學行節義特聞凡百餘人趙江漢金仁山吳幼靖守待已任後世承學無問言虞集周恕安熙武恪蘇斛諸人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讀其書惝恍如見其人無他迹晦而心無疚故也滁岑少負才溯洄磵石先生古文之足傳尤竊慨滁岑之遇不稱志也前後整比史例其植節厲行感時閔俗之意世未必盡知知滁岑如余卒不敢抗言以告世嗟乎爲滁岑者不亦難哉雖然古大儒不能違者天所自信者心心隱微不可見仲尼至聖猶曰莫我知要之仲尼非求知於世謂人知無當於世知耳余瀏覽元史郡志先以學行節義特聞凡百餘人趙江漢金仁山吳幼靖守待已任後世承學無問言虞集周恕安熙武恪蘇斛諸人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讀其書惝恍如見其人無他迹晦而心無疚故也滁岑少負才溯洄磵石先生

命詩與家人生訣書余所親見其激壯赴義伯仲睢陽平原知不知尸祝恐後隕有疇曩與樓山稱莫逆追樓山殉節十數年猶疑其得已不得已獨何哉孟堅年少有挾持能不墜先人手澤宜無負所學無忘先人忠節之志則樓山庶幾始終無憾哉余故題數語卷首一以慰樓山一以勗孟堅悲夫丁酉孟秋朔日

陳子前後詩集序

余友陳子滁岑輯生平撰著鋟諸梓已卯至甲申爲前集乙酉泊甲辰爲後集集成屬余序余既深嘆詩家學博貫六經諸史百家言甫弱冠講悉天下大計求適用獨不幸絀於有司罔克自著見乙酉應薦參軍事諸條畫疏議上政府樞曹鑒鑒可施行會權姦舛午不報未幾陵谷代遷滁岑日銜酷茹荼家中落不久適爲親屈於京師壬辰幸通籍尋引疾退休子舍捷戶著書如初或諷滁岑曰王茂才李伯紀顧獨終老耕堅何哉滁岑左右顧弗答一日余過滁岑山中丙夜環坐俯仰疇昔相向出溯滁岑輒拊膺號慟至失聲嗟乎爲滁岑者尤難哉因憶劉文靖至元中擢右贊善大夫教國子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已

復徵爲集賢學士稱疾固辭不就楊文憲元初屏居教授隨諸道進士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泄漕司十年請老築堂曰歸來著還山前後集百卷今迹滁岑所遭歷視文靖文憲二公何如況二公皆預朝參滁岑雖登第未之官不俟秩滿而後歸未嘗貪祿以求去就令世不盡知揆諸江漢仁山數君子其無疚乃心一也余私諗其子堂謀曰天穹然而幽人倏然而昧史發然而譎異時知滁岑者雖非所逆睹滁岑之天之史具在庸何傷滁岑聞而嘆曰然至於滁岑前後集進可以拯時難退足以翊名教度非文憲諸人孰能頡頏天下後世公見之故略然則滁岑卽不幸躬

際其難遇不稱志是集傳其亦庶幾自慰矣

陳其年詩集序

陽羨陳子其年余友定生子也甫髫能令讀王父大中丞藏書治制義又好爲詩詩輒工後先從余友周仲馭吳次尾錢吉士遊次尾每爲余稱其年才未嘗不折年輩遇之是時其年裁弱冠余過定生旅舍其年父執余余畏愛其年蓋與仲馭次尾吉士同私謂才如其年宜踵躡祖武傑然著能於當世乃者奉尊甫庭訓偕中季牛雪緯雲諸子塤篪倡和恥出戶憫

長涕然則其年雖工詩雖欲用所未足徒儉德終耳豈復能勝任而愉快哉要之古賢者不幸遭亂意有所鬱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來者發憤而見諸詩文後世咸稱之余故知其年之爲詩猶屈子之著離騷靖節之賦歸來世莫不稱大中丞之有孫定生之有子詩之必傳無疑嗟乎仲馭次尾吉士有知必深痛後死者之不得志於時而尤竊幸其年之詩之足傳也其年亦可以自慰矣壬辰仲秋月旣望

徐霞夫詩序

讀其詩未遇其人則慥然以思遇其人盡讀其詩則

盡然以悲余今日於徐子潛夫是也鄉者過漢上由及門李房季讀徐子詩異之踰六年邂逅栗里旅舍徐子盡出其近詩示余語次撫今緬昔執手流涕余始知徐子先是轉側艱險中虎落羅閽屢瀕困殆往往會天幸得脫人以是奇之比歸氣不少挫雖當蠱暉翹陸蜮弩蔽空之時眾方匿景退而徐子顧獨抗懷砥行恥爲身謀酒酣擊缶裂歌罷髯怒舉生平悲憤不能平者寓之於詩余聞諸友人亟稱之友人曰昔杜本輯南渡後遺民三十人詩爲谷音讀者輒泣下詩故傳徐子詩亦然余曰否柯芝孟鯫晏父輩不具

論他若丁開之哀建業汪涯之詠江帆師嚴之賦渡江三子者皆生長楚國矛循介義不忘靖獻徒齎恨終耳今徐子息駕朗川迹類高蹈所靖獻不止是友人起問故余弗答去因私徐子曰旨哉子輿氏論大任必先動忍徐子動忍日深藉一旦得信其志余何悲之有是時徐子感余言斂容內顧仰天欷歔若將排憤用所未足者嗟乎然則今世稱徐子詩非乏敢以詩盡徐子不敢謂詩與谷音並傳誠見其詩非不傳傳者不獨詩也余終冀徐子之有以慰余思釋余悲也雖然余耄矣即不與柯孟諸人伍慮未獲出與

子頡頏徐子異時思余言

邵漆夫詩序

春余過陵陽友人邵子笈詩屬余序讀既不能不竊悲其志也或言詩盛於唐自元和以後作者踵相望孟郊元稹白居易世咸稱之邵子成一家言求其似唐者不可得即曰似昌谷非必盡似也故讀邵子詩皆喜子獨悲何與余曰邵子志存乎悲者也悲邵子者悲世也當天步崩蹶時邵子晨夜號慟不爲詩及爲詩憂思危聲如其志而後即安況今者邵子所聞見士學寢頹交黨淪喪其悲復何如哉夫士不幸居

末世詩緒餘耳其道莫先外聲譽敦躬行古賢人君子遇友善必樂成見友失必匡救推之以自律律人正身閑家移風易俗可以寡過可以遷善可以殺無遺恨余觀今士之所以自處處友皆反是雖扃戶著書矯情抗衆闖諛則氣溢聽規則面從甚者漁色敗倫豈古躬行之道不自欺者哉昔揚雄論韓非說難謂君子禮動義止合則就否則退願終身失飾莽朝禮義蔑如無他志不先定故也今士即不至如雄之挫敗其爲自欺一也余偶與邵子論語持是說以告之邵子懼然曰韓愈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言不自

斯即天也與時乖者與道合也未聞畔道而能天者也若今士者豈非我儕炯鑒哉然則邵子之志古賢人君子之志也憂亂不改操處友不忘規詩蓋以寓悲也世徒讀其詩而喜而卒不知邵子之所自悲與余之所以悲邵子者由所志殊也邵子何始終自勗哉辛亥仲春月日

過子詩序

旰江過子雲將從余遊二十年孝友嗜學能詩每見輒出詩質余余慨今天下詩亡久矣進過子告之曰士孰不爲詩其間淑離介立非乏人餘子頻集話無

節挾詩漁利諸倡酬贈送之什過卿大夫通顯往往阿臾貢媚廉恥蕩然黜者擁贅攘名素不解詩賄幣招致里中兒代作賂遺家雜他詩版行詩踳駁不可讀名卒以是敗若然者求如古人之本性情攄忠孝不一二遇詩焉得不亡哉唐韓愈言盧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生平詩可誦者千餘篇無一篇傳詳退之爲盧殷志銘中嗟乎韓子之爲是言傷之也非美之也夫盧殷非如今士之腑合矯僞然讀書寡要視不讀書奚異詩千餘篇無一傳視不爲詩奚異甚矣殷之憊且愚也況今士未必於書無不讀所爲詩未必皆可誦顧沾沾自詡吾能詩吾詩必傳愚不滋甚與以余觀過子之詩之可誦者衆矣其知之而傳之者不少矣鄉者河濱盛雒巷來謁余見過子詩百篇讀六代人文煙雨夢落花風冷惹愁多頗稱善已又讀空山不記年多少夢起還疑是未申歎曰忠臣孝子之志也三復者久之余曰過子不僅以是詩傳也盛子之好爲詩逾於過子惜未審今日詩亡耳因歷舉韓子語及今士爲詩之流弊告之盛子變容曰吾詩即不與俗同倏溺忘反不謂之叛道不可昔濂溪伯淳堯夫諸大儒覃思窮理盡性之學間嘗爲詩不求工詩雖不工其可傳者非詩也請自此與詩絕因盡焚其篋中詩辭去嗟乎盛子豈今人哉余後先戒勉過子類如此然而過子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讀書則益勤爲詩則益進未艾也今過子方梓其詩問世乞余序余始終願過子退惟詩亡之說反求諸性情忠孝舍其不必傳以致力於所可傳毅然如盛子之不復爲詩則今士日爲詩而詩愈亡耳惡知不爲詩而詩猶存也過子幾於道矣雖然余所慨獨詩亡乎哉康熙丁未某月日

霅嘯詩序

嗟乎古忠臣孝子歷死生患難變不失正者求心無
疚耳孔子稱殷三仁是也近代每生僇親置勿論竊
名者雖殺身不足以成仁守貞者卽考終不害爲遂
志辨在誠僞眞似之際未可自欺欺世也余與熊子
燕西後先僑匿蘆居相比兩人嘗過從對語語皆如
其心衆莫之測已輒鬱伊去一日熊子出霽嗛詩屬
余序余讀未旣傷之詩兼古漢魏唐初盛諸體罕一
語抗憤頗爲世所推誦顧余獨由詩以窺其心誠有
不勝恫者人第知其歌代泣不知其泣故歌不泣萬
於泣也當熊子少壯時貫牽百家工文辭方志存照

載不幸陵谷貿遷歷歷靡騁始變易姓名退身著書
堅忍貧賤窮困者垂三十年自蒙難洎今瀕死數矣
雖不自引決不踰蹈昔賢之歷茫碭若然者非幾於道
意與物無競其心則確乎不拔也若然者非幾於道
不能也或曰熊氏爲軒轅苗裔漢唐宋明偉人崛起
如天啸獨善遙溪三先生遯跡講授亦啸晏如熊子
故慕悅之或曰遙溪家南昌覃思義理之學著風雅
遺音行世霽嘯取力追風雅遺音六言第其卷史遷
所謂意在斯乎非耶或曰宋太祖肇造區夏太宗繼
之韓王股肱兩朝傑以懋績聞迨祥興不祀迺有僊

首異姓官學士承旨者視醉歌樂府紅牙度曲終身
蟄伏爲何如霽嘯殆樂府嗣響歟余意熊子蘊蓄不
止是詳厥牒系蓋推本古忠孝之道克自靖獻塗殊
歸同死生寄也詩古文寄也始終無疚乃心余知之
熊子自知之世徒稱道其詩以爲能知熊子非能深
知熊子者也抑余三十年以前陰悼厲階夭與世絕
甲申後浮家四方轉徙卿哀日飾巾待期今復偕熊
子晤語於此獨何心哉余故論次霽嘯詩重有感也
悲夫癸丑孟春月旣望

與古人書自序

古人前張子數千百年張子獨爲書往復詰難猶親
炙其人與之語世未有不疑且怪者也嗟乎張子生
不與古人同時嚮令生而同時若已友之勝已師之
將處古人師友間他辭求與張子友不可得孰謂古
今人不相及哉夫古之與今世代後先殊耳非古皆
足傳今皆無足傳也今人能爲古人是亦古人而已
苟以其生於今雖果有足傳斷然謂之非古人可乎
自三代洎漢唐宋其人旣往者皆古也然其間足傳
者無幾古人而無足傳視今人闕茸者何異可概譽之
曰古之人古之人與古足傳者同日論哉此與古人

書之所由作也或曰芑山今人也抗顏舉古之人傳世無疑今人尊信莫敢議如韓柳歐蘇曾王者皆有辨豈今人尊信非與抑古人罕足師與張子曰周孔尙矣吾師也吾得而友之者吾舉得而辯之獨韓歐以下諸人哉昔孟軻有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無他心與理一也理一故源流一源流一故古今一張子之於古人因心而有詰難因理而爲折中質諸孟軻所云蓋將有合者世顧不容短長去取於間豈非謂古人傳世久遠今人必不見古人無知則已古人惑哉予諸書具在雖今人所共疑怪古人無知則已古人

而有知其必不以張子爲狂審矣安得起古人於今相與論定是非使後數千百年無惑於古今不相及之說舍異而求其同哉雖然張子不幸生古人之後數因於世孳孳與古人揖讓問辯而卒自忘其爲今人也亦張子之不得已也

旅言三刻自序

旅游二十年所至堙厄世罕有知者戊辰冬入昭陵瞻望二親嗚咽甚已已仲春自昭陵旋里省二親甫一夕趨豫章應制弗售仲夏復入昭陵次袁臨侯送別詩氣益憤庚午歸就闈試肆意疾書墨燥紙窮驚嘆良久擲卷狂笑出闈杜門家居銘几右曰維彼良苗秋則刈俟之俟之時奄至一日窺二親髮白摽心十日夜廢寢食今年春棄家走京師友人袁臨侯侍御左官南大行亟過余趨入其邸署道上按轡顧余曰子試縱觀城雉宮闕之雄麗庶壯其氣余憶往歲寇薄城下不知士大夫幾人賦詩幾人捐軀報國爲慾歟久之夜同臨侯論進退大義各就寢余獨輾轉不寐比明往見張天如風埃蔽空見士大夫面垢目眯拊膺曰卓哉鬚眉人相視何巾幗忽復念二親齒日邁竊嘆遊子萬里非古菽水膝下意告臨侯曰世

有高官厚祿而遺其親者苟善事親豈必高官厚祿哉思焚筆硯還家作書以告友人楊維節維節語都人士率環視嘆呀仲夏余又同臨侯驅車出都門矣臨侯車稍却薄暮過七里庄逢劇盜中余頰血流被面從者皆股栗余裂眦與盜持得脫夜卽旅次與臨侯酌酒賦詩有應知巢許無長物路上誰人劫秉瓢之句臨侯曰張子膽落否余曰士或死於牖死於鴆死於色死於瘤死於讒獨盜殺人乎哉且古視死如歸非夫耶張子非怯死幸全軀還二親耳入金陵劉士雲索余制義寄武林張天生余篝燈作書取德業不著書

成復毀深悔曩者都門貽書質維節時何焚筆硯之不果也因取生平所爲文棄去臨侯痛責余至出涕余曰出處有道順受而已惡用役役爲已又念年來走四方無寧日今造物又將驅余走中州私嘗以武侯謂成敗非能逆睹令後世汪黃藉口毛生撤喜又爲仕進開捷徑以余顚躓草澤幸逃負乘獨遠離予舍途窮莫反未免流俗同譏雖然食咄嗟罔敢自棄棄衣與繆與曾不汝聊人未必盡解此意魏詩曰我歌我謠其誰知之余之謂也然則余合刻旅遊後先制義蓋比諸歌謠俟知者知耳兩弟爲我慰二親

曰遊子歸計決矣世概以成敗論人張子勗顧也

旅詩自序

張子讀前人書思適用日奔走衣食恥之今年復就試陪京感事復擲卷出友人醵金餉余卻不受天下益蠹壞浮名鮮實淹金陵不能歸間誦杞岵詩爲出涕差乎余獨非人子與梓旅詩見志兩弟聞之其亦重有感矣崇禎丙子季冬月朔日

錢吉士曰芑山嘗語余云詩三百至矣唐以詩取士著稱如李杜去三百篇遠甚以故芑山見今士余者胡公應台張公京元二人余曰數奇人何尤日覃思古學貫涉經史傳注百家言或經年無一義或酬唱夸矜者心非之罕爲詩雖有作不出示人輒

一日十數義類自爲軒輊甲者以笥乙者以家逸去者不復問同學未之知也辛未遊京師入南雝雝試知余者則姜公曰廣謝公德溥周公鳳翔方公逢年何公楷凡五人部試知余者則徐公石麒劉公若金鄭公之尹凡三人蓋皆稱道余文以爲必售者也其知余獨深莫如徐姜謝三君子雖屢蹶不遇不以余文爲拙又能因文以知余之爲人始終敬愛無間言徐公曰我於文見子之心矣古稱不自欺欺人者非子耶言求合道行恥隨俗苟見用必卓有建樹子豈今人哉謝公曰子倣屩一節義至高然親老須祿養古賢固闕一節義至高然親老須祿養

芑山文集卷十四

姑降心就制科異日子兼官歸我不子恩也姜公曰古曾閔至今傳豈必科名而後顯哉子何憂不遇後世必有知芑山者芑山不遇故傳耳余退而銘三君子言於座隅既用以自釋且自厲竊自謂晚而獲遇余可以無盜虛之誚諸君子可以受知人之名使後世有所觀感發奮不至以余爲戒亡何稱余文與期屬余者其人皆當代偉亮忠敢植節殉義之士足貽邦國光然今者或存或亡末由請益惘然若異代而余終其身不遇鮮克自見於當世嗟乎其不齒余樊英殷洁者幾人哉余故合生平制義重加刪定諸闈牘雖司衡所嘗甄拔四方同人所競引重者悉棄斥弗錄獨取其屏襲蹈而不泥訓故具比偶而不阿主司言與心不相違悖措諸行事少裨於明理適用經世導俗者凡一十九篇附綴文集之後庶幾後世讀余文知余少壯蒙制義之困未一日徵制義之榮可不謂艱且劬又知嚮者賢士大夫稱余文非阿它頊辱余非盡余所自取又知余危困謗譏嗜古篤行間見之於制義非敢苟同今士求祿仕者之所爲與其徒工文而倖科名背經叛道爲聖賢所棄無寧失科名文求自慊不自欺欺人者之有合於道也其亦可以無遺憾矣不然制義小技雖工不傳況不工如余惡用災木爲哉

四方書牘序

辛未遊京師壬申夏反金陵四就南闈卒報罷居金陵三十年交天下士書牘積數萬有奇其間推奬過情者非乏然師友勸規情義兼盡余不忍忽忘擇別存什之三四他文行罕足稱棄弗錄後先感慨時艱衡論學術似是而非者皆私有論定要裨堉見識余持身謹重取友嚴慎不苟同儕俗之意庶知所師法甲申後存亡殊遇追緬疇昔撫卷流涕因輯次辛未

泊甲午凡一百八十四通屬及門俞子寨緝寫如左
裝演成兩軸藏於家時余年五十有八旅食閉戶絶
遠恒交四方書郵至弗答問有足存者當別爲卷以
投堉兒異時合孤史觀之豈惟手澤未墜抑亦學問
進修之助也

苕山文集卷十四終

序五

宜春　張自烈著

邵鎮之先生八十序

歲甲辰鎮之邵先生八十初度其仲子溍夫以余嘗從寶摩徐公雲怡蔡公遊知先生獨深前期馳書徵余言侑觴誼弗獲辭因憶徐公戊午與先生同舉於鄉乙酉以大宰殉國蔡公壬申禮聘先生主鹿洞癸未以撫軍殉晉皆埋學節義爲已任皆先生莫逆交二公先時爲余稱道先生最詳余知先生由是始甲

申聞先生厝景山中甃石爲屋植茗成畦剡笠荷鉏樵豎錯處人罕識其面癸巳余就及門陳子約僑長林誣造廬起居先生相與俯仰今昔於邑三日夜遂行余退謂陳子曰古大儒出處有道求心無疚而止心苟不能無疚雖炫文采獵聲聞一時亦譽之後世未有不心非之者也余今者洞見邵先生之心豈易涯涘哉未幾余徙家金陵別先生十年所先生逾耄而耋行日益邵不求世知余適羈嘆徐蔡二公稱先生者未盡也徐公詫余曰邵君惇行士也髫年質遲拙器重君締好甚歡蕭公父子後先宦刺史君未嘗干以私日照王生者同君受學焦太史之門俄被疾君寢食與偕髣髴申屠蟠遇王子居事已無德色聞者義之長壯登賢書攻苦茹澹足不踰閾族人以牙角速訟邑令吳公中允陰屬君爲解紛佐膏火費君堅卻不受至於割壤以讓兄捐橐以周乏忍餒不訶其僕焚責立還其婢指屈不勝計靳令出濟時用其能公忠事上廉勤厚下者必君也蔡公說余曰邵先生研經味道世率稱其淵源焦公漪園然某聞漪園與温陵李贄善未第時皆楚黃耿恭簡講學崇正書

院說往往與禪雜謬以默識即普提唯一貫即正覺觀我生即止觀某疑而莫敢信及鹿洞與先生上下論議無一語牽撦內外乘頗力排温陵爲侮聖叛經若然者豈非溯洄於濂洛者素權衡於師門者審與二公鄉者爲余言如此或曰是奚足難邵徵君卻聘守貞難耳余曰不然先生六上春官不第甲戌後念二親年七十竭誠色養輒毅然引身退當是時幅員未裂鼎玉未遷衆方躭進不已先生獨無祿仕意由甲戌洎癸未凡十年視三公不啻棄屣惡在國社既屋始決策不易初服哉余比年出遊四方數遘返泉

羽所南若而人巢棲穴臥綳撮如初甚有記不西臺史非鐵函恥留姓名天壤間者焉有少習春秋明討賊復讐大義如先生必勉自底厲而後能無虧玷乎或又曰植茗與元亮種秫同石屋與幼安遯遠同余曰似也陶潛志存晉室以東帶見督郵賦歸來先生末嘗苟出無俟言歸也管寧避遠三十七年浮海西還先生未嘗遠避未嘗西還也此所爲同而異者也由是推之先生秉道不襲古蹟實不衒名能爲理學節義使人不得以理學節義涯涘之者非誠卻聘守貞之爲難而怡然正已閒家窮欲去矜合於古大儒地懸殊無由親炙先生於今日宜知之未盡世儒習見先生所自處顧紛紛執易者以爲難以爲足以盡先生獨何哉昔人論大邱曰公慙卿卿慙長蓋內疚之道反諸心而能無疚者爲不易及也徐蔡二公時故不能無慙也今先生於國則可以無慙思陵於家則可以無慙果齊於友則可以無慙徐蔡二公其嗣子六人世厥燕貽緜衍未艾漆夫富學行兢兢隕越不肖霑壞親與子皆賢者不多覯非賢必辱余言言是懼庸復有慙於先生者哉余簡處一隅雖不克踵諸同人連襼致祝要之心爲祝先生之言異時膺繁融介期頤諸同人有謀所以溢於余言者

余知先生之年彊加先生之心不渝溢情與不及情其失一也先生求無疚於心余求無疚於先生仲子昆弟相繼陳余言以脩觥斯可矣

里中祝徵君者皆以卻聘爲最難蓋未詳其甲戌絕意計偕忘情祿仕非乙亥薦舉而後引退也余故推本其心言之如此生平不爲壽序即偶爲之皆焚草不載本集今獨存是篇者欲使後世知徵君所重在此不在彼余言較他序更不膚泛耳自記

沈嶂峩先生八十序

今人子知愛日其親睛眉壽中祝釐鮮有不汲汲乞言佐觴者顧流俗漸靡復求諸當世公卿大夫謂舍是罔以夸里閈飾觀聽不則倦躋爵名氏屬詼儒矯爲之人與文得失是非寘勿較識者謂之譸故人子之苟以文壽親與士之苟爲文以壽人親者皆過也余質跬介四方同人雖通籍登膺仕來乞言累牘日數至堅卻弗應蓋親一也子之欲壽親一也其間賢不肖霄壤親與子皆賢者不多覯非賢必辱余言言即溢美必不能自欺欺世敢阿私所好哉甲辰徵君邵先生八十余諸仲子漆夫請祝之後乙巳漆夫以外舅伯氏嶂峩沈公者初度如徵君復介公仲子虞

白謁余白門陳幣再拜於庭奉行略投余余辭已迺跡公生平其遭歷視徵君雖殊偕徵君肩差踵隨姻好靡少間然則余由徵君以識公卽以先是視徵君者視公非私也亟進虞白縷述公志行加詳爲嘆異久之公孝友平恕寡自天植嗜古樂善少成若性甫弱冠受知 [illegible] 令熊公補諸生試輒趨其曹會棘闈屢報罷挾策上南雝大司成李公維楨寘喜可獎就公出六館人士右公益自振厲天啟閒見中外頡頏私度遴一第未必獲施用屏居里舍哨曰河汾吾志也日頗儲徧購天下遺書六經諸史百家

金石文悉備縹囊赤軸鱗次奕如獨捷戶枕藉其中每朔望同志講求宋大儒程朱之學畛分條析崴率以爲常遠近資敬公者日衆於閭步後聚書尤富公手操鉛槧點其句度棨其舛訛宵旦不遑暇閱數十年猶一日何老而彌篤與以余觀近代士走祿利如騖康回忍詢不知退一二矜修者非不咿譙周之刑方羞杜淹之媒仕以執忠抗節見稱然物譽猶馳丙行潛譽名雖成而蠱壞隨之傳曰儒者同已不與異已不非言反身也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言外重內脩也若公者退身不舍端勤業不息版嘗名

實忘異同圖書外罕雜好當廢興去就之際掉磬不形於口附鬻不寄於顏人卽之愒如也元配杜太君年垂耄恙飭壺政不煩公訾省言動爲子婦楷法子若孫緜四葉十數人允迪庭訓貫行唯謹未聞有謗服聲凡皆公身教所浸濡實勝所燕翼使然不賢而能幾是哉況公之取友親師遠愆不與暱孫師鴻十周汝揖少負材公懼其近名後先俾受學於邵子淶夫以故暗諦循矩蘧已又命其子廷玉虞白暨師鴻昆弟北面沈徵君耕巖肆詩古文士翕然多之遑者余友吳樓山道經公里門未上謁公雅知樓山通

博肅衣冠出迓留信宿折節請益乃別去是時廷玉諸子雖未及拜樓山牀下迄今企誦不衰余以是益嘆公之過人遠也公與邵徵君塗殊歸同者也余言豈阿乎哉因載述虞白告之曰吾乎欲壽其親不之貴顯獨之余非象賢不能余尤冀廷玉輩作求世德斤斤勵勉無忘公孝友平恕嗜古樂善之志推廣其學綽綽令聞則所以壽親者無窮非徒以其文而已虞白槖余言歸以質淶夫以佐觴於公庶令之爲人子者皆知所自勗抑亦公之教也夫

濮陽可大先生八十序

余識濮陽公可大先生始庚子然先是僕從同人聞公生平頗詳比相見公蓋雅知余上下議論揚搉古忠孝軼事洎宋大儒是非得失公多所折衷慨然以學士不適用爲恥余適竊嘆公之挾持素裕而益信向者諸同人之稱述匪誣也今年秋公入衷懸弧之辰姻友謀洗觶躋堂爲公壽附幣微言介秦子羽若請於余是時秦子偕公裔孫於幽德也二子肄業公塾酉飫充公之所以教誨子若孫與公之子長公之所以謹事公更端縷舉以示余余益心韙之敢以不文辭公性孝友嗜學砥行歷數十年如一日甫髫不

苟趨翔動準尺度瞻諦類成人其尊甫夢章公喜曰兒也必亢宗者遠近率器重無間言及壯工制舉義足跡不逾閾竟歲衆罕識其面學既成補邑博士弟子員日單精六經諸史講求有用恥文采自衒友黨願交恐後所與遊盡一時名碩士聲籍甚公顧抑遜若不及士以是益多公獨夢章公以負才不羈志寓懷豪宕家中落公喟曰捧檄有待若色養何尋出爲承學授經斂歲時脯修共甘靡於是四方執經北面者踵相繼最著者莫如余友顏庭生庭生公同邑紿諫公登陽孫也登陽公國士遇公命庭生侍函丈十年所庭生事公如其祖父考道敬業公獎就爲多他經指授者往往掇名第循次顯貴而公獨數奇困諸生間識者惜之公世父比部生府公雖成進士長愛公最深出入口公才不置公自憤曰學豈徒祿利哉貽親令名盡其在我而已未幾棄聞達閉戶課子長公弗遑暇然公學行日益進雖生長華胄坐擁高貲儉靜與困約等年芟餘失配不重娶齊處一室圖書宴如晨夕條古格訓以最長公其最諸孫亦如之平居溫仁嚴恭遇事剛果無要籍里閭閻諍有走質公公單辭衡曲直鮮不泚顏退鑞寡則有恤橫逆則不

校後先部使者廉知公賢屢以大賢禮禮公公卻謝不就然則事親孝友弟愛臨財廉睦族惠御下寬如公皆其犖犖大者或謂此足盡公生平余則謂此猶未足以盡公也余嘗過於幽伯仲塾中以公長者不進起居公公聞余至必躧履肅衣冠就余語語皆合道中指要由表以測其裏古所稱高蹈而不忘世者也孰謂公易涯涘哉即未獲階緣盛際傾素所蘊蓄宏著於時炳煩史氏居杖朝之年尚弗克如漢桓榮食稽古之報可不謂盡於遇然而公之志行學問遺近代公卿大夫遠矣況公之長子肥遯與公同於幽

德也二子英偉不羣浸漬家學能光昭堂構無疑公由璿期頤稱人瑞以顯揚尊甫夢韋公誠未有艾也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令德之謂也傳曰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言餘慶也今公實兼云余豈阿公乎哉秦子暨諸姻友頌余言以侑公觴庶其知公之自淑與公子若孫之所交勉由夢韋之綿延以施及數世凡無忝所生紹聞罔斁之道類足爲世楷法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如此

孟調之先生六十序

秋余發金陵訪調之孟先生孟先生及門曹子用章

聞余將抵杞走逆道上慫旅次奉里閈諸君子書幣壽行質述投余再拜稽首曰吾儕稔資敬孟先生今先生懸弧之辰謀徵四方賢者一言爲侑觴先生遜謝者三適芭山賁止是邦知先生者孰與芭山深願毋拒余反幣受質述夜籌燈盥誦之惘惘如親見孟先生也先生友孝嗜學屏聲利通古今大略毅然天下爲已任年十五受知學使者陳公鳳苞補諸生弱冠食餼則姑孰曹公履吉國士之器重出儔伍右已卯登賢書學浸富時朝政舛午公卿大夫類植黨固攄史公先生知史公性寡斷揮涕曰疑事必敗不去禍且及變姓名他匿杜曰不言天下事未幾陷京陷

丙戌先生偕伯兄詣都門身雖赴試偕挺特不殊甄
孟成衆莫之測也一日邂逅僉院劉漢儒漢曰思爲
宗伯公請恤數矣由本末失實延引至今未達御屬
屬先生代草奏先生貌承衷卻事得寢有某者先生
同里人也洪泗官京師以世誼自爲宗伯公撰神道
碑手脉先生先生改容曰公表章先人子若孫雖謝
陋非豐幣踰請慮罔以重公言俟異日拜受逭厥戾
某慙焚藁不敢發尋別去既歸先生偕其弟依之居
青巖山頹垣甕牖戢景挫銳凡數年日蒐討岐黃青
烏遺編賓至漉酒摘蔬相慰藉必盡歡乃罷暇則運

璧習勞陟降原隰雜諸樵豎與語易曰潛確龍德也
濂溪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先生膺服如初壬辰再
上公車非先生志也嗣是則堅臥介立不問戶外若
將終身然今春秋六十矣先生之所以自壽與天之
所以壽先生近者於其身遠者於其後裔豈有艾乎
哉質述梗概類如此余讀既夙興告曹子曰質述迹
也亦心也以余問宗伯公席鳳墀公燕詒歷四朝躋
華要橐槖無留資子五人恪守庭訓講肄衍衍遭亂
後閑之依之志操不渝如先生代不能無隆污道不
能無顯晦推其心則後先皆一也昔賢砥節抗行不

乏人西臺鐵函即令非近名未免有意於傳先生無
意於傳名益彰庸得以涯涘計哉曹子色喜曰是足
以壽孟先生矣余曰未也先生聞余言方踧踖拊心
而竊有感也芑山知之先生自知之而已雖然後二
十年問洛中前喆耆英外有同甲會四公共三百有
餘歲皆丙午生者度先生一身兼踵其盛無難藉余
得載登先生之堂歌純嘏而祝期頤余亦庶幾不僅
如陳文范之造荀季和也斯余之幸也夫

王漢升五十序

友人王子晉升之伯兄漢升今年春懸弧初度諸同
人乞予言俏觴予辭私惟近代凡介壽率藉時顯爲
交遊光榮其爲文纍數千萬言類失實識者嫻之故
予生平矢不撰壽序乃者心儀漢升隱德士而王子
晉升與予交最稔知予不阿復臚漢升梗概出示予
辭弗獲因原本史氏褒美大義次漢升行事信且著
者俾後世有所觀法諸同人由是益信晉升之與俗
殊者蓋與予同也予言雖不足推大漢升去失實遠
甚豈阿漢升乎哉余攷古稱三公王氏實始莫公順
良浪其子荊公介甫魏公和甫世居臨川徙東鄉自
唐歷宋代有聞人載在掌故迄今號著姓漢升大父

嘉前公來家金陵父集敬公性友孝以博學名當世數奇不售初舉丈夫子三殤晚舉漢升漢升天植敦敏出就外傅趨翔如成人母孺人親授句讀應口誦不忘集敬公稍稍色喜是時漢升甫七齡集敬公復舉仲氏晉升未幾集敬公捐館舍漢升家落然母孺人閔漢升嗜學亟脫珥治脯脩趣從李公贄廷遊贄廷故耆儒集敬公執友也漢升奉贄廷公提命唯謹益嗜學靡少懈十歲治舉子業業成同里職方聶公蘇門駕部徐公象卿咸器重漢升畫策爲聚籍金陵就試圜祿養尋不果漢升拊髀嘆曰依人以干進非丈夫也倪首鉛槧罔共母甘膬非孝也輒自徙業鬻書嘗擔簦獨走齊魯間少選諗所知曰鬻書以治生治生以讀書我道當如是惡在佔嗶而後爲學哉亡何橐益空漢升益自顧晏如也先是集敬公客遊東國某某負母錢數百金公歿母孺人焚券謂漢升曰豈惟償不逮苟督逋適滋孺子累已諸漢升曰此先君子志也寘勿問某某益義漢升見集敬公館粲繄維恐後以故漢升徧遊燕趙梁宋吳越楚豫傑以義俠聞一時名碩迺心識漢升非鬻書者流往往折節相友善漢升頡頏諸名碩歌詠賡和陳古諷今聞者皆嗟異然則漢升豈今人哉或告余曰漢升生十八年受室舉二子失偶仲氏後漢升十年始娶六年無出復失偶漢升歸告母孺人曰兩兒乏中饋謂承歡何罪滋劇今兄幸有子仲無子兄鯀宜也盍遄爲蘋蘩地於是復拮据爲仲續姻今仲氏與母孺人保聚一隅淪薄畢具漢升力爲多里閈嘖嘖賢之或又告余曰甲申以來漢升感時撫事頗倦遊僑居汴之鄢陵鄢當大梁孔道四方士麕至漢升遊從日衆仲氏殖學砥行事母孝喜曰兄不幸終老於賈仲也才光大先績賴有仲勗旃其後先愛弟無間又

如此一日晉升又爲余言伯兄往者南旋遇賈人子不得於父私挈父貲出走歸其母申道亡金方愕眙失措伯兄就旅舍廉得金悉還之垂涕戒賈人子曰禮父母在子不有私財若何面目見鄉里父老耶賈人子感泣退已又慮賈人子多金罹不測得復失非計歷艱險間行自徐抵吳護使還家賈人子臨別問所如不答去予聞而壯之世稱漢升貧孟嘗不誣云夫以漢升少負材內行淳備長壯讀書工文辭藉令遭時處際爲所欲爲宜克有偉稱軼駕晚近士大夫右顧獨以不遇老惜哉雖然友孝義俠如漢升既色

養母孺人又曲成仲氏之志屏跡藏用不遑厥問皆古儒者所難若漢升者雖始終隱於市亦庶幾足傳矣比漢升客鄢仲氏思遡致祝顧懼時顯華言失實惓惓以屬予晉升可謂愛其兄以禮余義安得辭然余尤幸漢升伯仲事母孺人如父秉德在躬養志無闕母孺人行存膺純嘏目見子若孫積厚流遠蹐期頤而稱人瑞則今日之爲漢升壽即爲母孺人壽庸有艾哉善乎詩人既醉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漢升之謂也烝民之卒章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予祝漢升之謂也漢升聞斯言尚爲予進一觴予豈阿漢升乎哉

龍溪孫氏族譜序

余避地遠違宗祊十年日隕越滋思壬寅遊衡山前大中丞嶺南廖青田公偕弟進士應召聯翼期余次其家乘辭比歸友人孫子羽辰郵龍溪譜來後序又辭沈子耕巖數馳書道孫子敦古力行痛南崖懷竹南山三公先是所修譜歲久湮堙圖似續恐後芭山乘受易於子家仲彧卻聘於黃琬子嚴不苟阿新室性樂善知孫子深宜序毋拒余由是卒讀譜傳竊嘆宗古不曲狥天書皆舉舉著者他名臣勳閥廬在掌故則稟强男都亭侯魯國公若而人羽辰以世遐事邈不蔓引入譜挈名索質傳信傳著功與南崖諸公

別楊楊二族稱先世食采於揚爲揚侯等宋河南二程裔孫南渡以來或言明道後籍隆興武寧或言明道無後以伊川後後之或言伊川孫名居者家渝州再遷新安程氏世譜多異同卒莫可究詰余故曰徵信難龍溪譜則異是孫氏樂安太原二望代有顯人譜獨推本宋學士威敏公爲始祖由周洎唐宋若子乘受易於子家仲彧卻聘於黃琬子嚴不苟阿新室宗古不曲狥天書皆舉舉著者他名臣勳閥廬在掌故則稟强男都亭侯魯國公若而人羽辰以世遐事邈不蔓引入譜挈名索質傳信傳著功與南崖諸公

韻顏況懷竹默齋公以文章理學名當世羽辰復蜚起堂構之羣從廉夫來儀諸子不幸不盡其用學行爲羽辰所推余意龍溪世德發祥方緜緜未艾豈待貴顯而後爲甲姓哉抑余尤服膺羽辰之不以史例例譜也周元公曰人有不善必告且勸曰庶幾有改蘇明允謫亭記書事闕名俾自悔過古仁人孝子設心類如此羽辰昭歲諱慝者勸則慝者戒可以繼先世之志可以宏累葉之教既不至如歐陽揭二公所愧歎又不類司馬二程世譜不足考信於後嗟乎譜義備矣仁孝殫矣以視學士威敏公出處顯晦差

殊其揆則一也後之典斯譜者泝厥自而遞廣之然後知羽辰雖不以史例史法存其中裨彝倫風教爲多益信沈子與余言匪誣尙勖守勿替哉世系行業詳家傳不書癸卯仲春月旣望

送雪嵐郜先生還里序

甲午秋余游漢上學使者雪嵐郜公名煥元北直長垣人方被讒鬻悲其道不行未投刺就謁將治裝返金陵友人李子趨告公公亟過余旅舍談最劇几几然忘其跋涉也余徐諗之曰楚多士漸漬公教澤非昕夕咸謂郜先生莅官廉以斷課士嚴以恕衡文虛以公獨上交不諂屏絕竿牘故忌者頗衆多士所由日夜號呼潛溯也余意郜先生紹聞家學挾持挺特公論久乃定庸何傷是時公聞余言益退孫如不及無幾憤愾見顏面嗟乎推其心以處得失誹譽之際焉有不合道者哉詰旦余別公郡署公斂襟謂余曰古儒者頑受其正不乏人皆吾師也范忠宣流嶺南其子衙章惇甚會舟覆戒子曰此亦豈惇爲之劉元城貶梅州客曰轉運將不利於公元城留客飲酣笑自若不爲動若是者無他以義安命而已余甚壯之已又舉田盡告鄒浩者以告公公不謂余諛余旣歸閱三年公

果得湔雪拂衣歸過白門復訪余如相見漢上時班荆道舊罕一語及私孳孳冀交勉以幾於道若公者儻所謂獨立不懼者非耶柳宗元曰蜀犬吠日越犬吠雪雪與日非有過顧吠者犬耳然則今天下克自逃吠者幾人哉夫以趙抃之賢不能盡識周濂溪蘇軾性顧亮妄斥程正叔爲姦況今流俗遠不逮趙蘇二公者哉孔子曰遯世不見是而無悶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今公進退裕如日服膺孔子之訓蓋將有處一化齊者公庶幾足自慰矣余故述其略以祖行謂余阿所好者誰哉丁酉季冬月旣望

贈廖季子序

廖子叔玉今賢大夫昆湖先生季子也齒雖後其兄仲玉者四年幼穎敏軼羣及長孝友學行與兄比肩立余畏且愛世稱二難非誣往歲叔玉同兄戒裝上北雝諸當路與昆湖公友善者心識二子賢接禮加等爭相引重二子名籍甚未幾仲玉居輦下秉鐸爲人師叔玉以省覲反康與余晨夕獨久余見叔玉靜慤寡言笑處友直而温翩下嚴而恕小物克勤治劇以暇遇事可否衆陰持兩端者叔玉則片言立判不稍稍爲浮說所搖動余竊嘆曰此用世才也會昆湖公璽昆湖公兩世家學孜孜懋勉罔或尺寸踰視余疇昔交黨中名德之裔爲何如余雖耄猶及親見二子之蚤知夙成也然則舍二子孰稱豈阿所好哉叔玉方入都應賓興偕其兄出濟時用相見爲余致數千里期屬之意仲玉宜共信余始終無諛辭尚勗旃

壬子孟春月既望

公正字通成容有惑叔玉者謂書誠淹博若知希何叔玉默弗答退諗所親曰家先生之爲是書雖以正字名要其歸明體適用之學備具知不知無加損在審所施而已如客言何異得鏡以蓋卮非篤論也仲玉聞而韙之余又竊嘆曰以宿學耆儒所未易涯涘者而叔玉輒洞見源流若此異日推以經世其能與古鮮齟齬可知也或過余亟稱叔玉爲制義不乖於功令爲詩歌求合於漢唐皆近今所難余曰緒餘耳叔玉所自砥厲與余所畏愛叔玉不止是聞者疑余阿余私惟嶺南廖氏爲著姓由清虛公迄宋明代有偉人燄炳載記不勝述今叔玉兄弟承王父西岳公暨昆湖公兩世家學孜孜懋勉罔或尺寸踰視余疇昔交黨中名德之裔爲何如余雖耄猶及親見二子之蚤知夙成也然則舍二子孰稱豈阿所好哉叔玉方入都應賓興偕其兄出濟時用相見爲余致數千里期屬之意仲玉宜共信余始終無諛辭尚勗旃

壬子孟春月既望

傳一

晉陶潛傳

淵明不忘晉宜列忠義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夏仲御諸人並稱綱目書晉徵士卒闕彭澤令不書皆失實因刪取梁蕭統所撰傳爲更定如左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善屬文嘗著五柳先生傳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旁有五柳

因以爲號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既醉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初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賦歸去來辭解綬去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所之惟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江州自造潛潛稱疾不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宏命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先於半道栗里間要之潛遇酒引酌野亭俄宏至與歡飲窮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于坐申脚令度焉宏問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

舁之至州宏後欲見輒林澤間候之潛酒米乏絕宏時相贍親朋載酒肴往潛亦無所辭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宏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錢三萬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適宏送酒至即就酌醉而歸夏月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律蓄素琴一絃徽不具酒適則撫弄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郡將嘗候潛值釀熟取頭上

葛巾漉酒漉畢還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遁匡山潛不應徵命稱潯陽三隱後刺
史檀韶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共在城北
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馬隊故潛作示三郎詩
諷之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永初以
後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年六十三世
號靖節先生有詩文八卷行于世

宋書列潛隱逸爲宋言也晉書不入忠義則非知
潛者余初持此議芭山急難之因改陶潛傳删歸
去來辭而補恥屈後代一段甚合史法但道濟餓

肉在宋元嘉三年芑山初本據南史置令彭澤前
未免失考余復馳書正之芑山爲更定若此既葉
著述之難益見芑山虛受之美也弟勳識

隋王通傳

明史官申時行以唐貞觀修隋書闕通姓氏宋鄭
樵通志止於隋關傳因述通傳然余觀申氏傳紀
載弗詳文辭尤陋背史氏傳信大義復采世系年
表及文中子世家引質同異刪蘆復重爲次其言
行合道者補後先國史所未備無卒使其失傳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大原廣武人十八代祖

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十四代祖
述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晉懷愍國難遂東遷寓
生罕罕生秀率以文學稱秀生二子長玄謨次元則
元則通六代祖也仕宋歷大僕國子博士元則生江
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如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
家河汾虬生同州刺史彥彥生濟州刺史傑傑生銅
川府君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賜對
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詔著興
衰要論七篇言六代得失至悉每奏帝稱善出爲樂
昌令遷荷氏銅川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隆夫

其精苦蓋如此仁壽三年通甫冠西遊長安謁文帝帝召見太極殿通奏太平策十有二遵王道推霸略以正始爲先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不見用作東征歌而歸帝聞再徵通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徵又不至謂所親曰我周人也河汾故墳壟於茲四代道既不行退志其道而已司徒楊素勸通仕答曰讀書談道期以自樂願君侯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通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通如初由是

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門人自遠至者日衆通後先與弟子問對其略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又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又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又曰不家有制焉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二年江都難作通寢疾嘆曰生民厭亂極矣天將啟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越七日卒年三十有三門弟子數百人議曰仲尼既歿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問禮樂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非爾所及也李密問王霸之略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密出通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忘禍愛强而願勝神明不與也九年楊元感使使召通通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通閒居儼然其動也徐其行也方其接長者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然如有就性樸儉宴賓無二饌食必去生味必適鄉人窮乏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

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戸讀書通六經百家下筆俄頃數千言居恒善與人交性不妄喜可方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人樂與遊洵獨遠去不顧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不往作辯姦論一篇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子儀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其理誠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雖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炫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衣垢不忘澣此

仲尼例作世家豈定論哉世傳通母夫人履巨室有娠及卒通夢顏回稱孔子召己誕妄無足信故略雖然文中子碩儒也與亂終始未竟厥志悲夫

宋蘇洵傳

宋史文苑傳述洵行業不詳附載心術遠慮二篇余按心術剽掇兵家言遠慮頗乖經傳刪弗錄獨存辨姦論以見洵書足傳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上仁宗書瑜瑕並見故不列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就學歲餘舉進士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

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世服洵早識至和嘉祐中洵偕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書幾策凡二十二篇

宰相韓琦善之奏於朝召試策論舍人院辭疾不至因條十事爲書上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洵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朝廷聞而哀之賜其家縑銀二百

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宋蘇洵傳元總裁脫脫屬筆其謬戾不足責獨洵

逆知安石亂天下著辨姦論識鑒出司馬歐陽右

永叔撰洵墓誌略其事不道張文定表洵墓始詳

之余故合誌表改爲此傳以正宋史之陋使後世

知洵不徒以文著稱也又記

明文學梅伯獻傳

梅伯獻者名士享宜城人性介寡喜可博綜古經史求適用家故落獨閉戶好著書與下稱善意反故芟志專學醇里中罕出伯獻右者後世大儒不見其書則已見其書未有不稱善者也萬歷四十二年訂補通鑑綱目成自爲序立例二十有七其移綱翼綱例補諸家未逮篇裒繁委剖劂失圖自廢產梓摘要行世序略曰綱目繼春秋而作爲千古道法治法之宗

觀涑水通鑑加詳然嘗考朱儒李方子黃幹序說洎朱子與及門趙師淵書始知綱雖朱子裁定目則屬之師淵故朱子以未及脩補爲恨通鑑倣左氏未合春秋之意綱目沿涑水善用春秋之法惜體兼經傳趙氏之目不足以慊之愚不自揆擇別舊史未明備者參閱羣書折衷大義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必不使要領失倫於詮次辭理剖裂於芟除善惡脫漏於殘篇是非影似於稗說自謂有五經不可無綱目有綱目不可不準春秋取綱冠余所記附以管窺名曰訂補綱目周秦漢全編屬藁粗定力不能具梓梓摘要

凡六卷始於驪姬之興讒終於新莽之播惡皆夫婦
事也夫婦人道之基本王化之樞紐故書以此始以
此終此伯獻因史以翼經者也例詳本書卷首不錄
踰年詮次管子書成序曰周自宣王以戲爲魯後禮
樂征伐陵寇不振其子幽王嬖褒姒廢長立少周道
寖衰遂至東遷自是成師闕晉叔段于鄭州吁賊衞
魯桓拔轅宋督貳馮他彝倫攸斁祉稷淪亡者不勝
計豈惟周不能匡王子克王子頹且階之爲禍齊桓
公當無知弒虐之後自莒反國一旦得管仲小征大
匡無敵於天下當是時天下自寇狄而外強國齊秦

晉楚凡四焉以收周餘民而大晉以吞耿霍諸國而
大楚以盡漢陽諸姬而大皆乘周有夷狄之難務廣
土自封管子志不出匡齊抵巇規利何渠不秦晉楚
若而獨惓惓於存亡繼絕恐後者仲蓋王才而霸用
之者也天未絕周仲何得遽王齊也仲之不遽王齊
意未嘗一日忘王周也周惠王不懲前轍子帶之寵
與伯服等桓公奉王世子盟諸侯於首止使天下曉
然知儲位之不可闇奸王即憤其私心能令鄭伯之
逃盟而終不能以神器私所愛則以首止之盟繫於
天下者固也桓公起周室之祀於是爲大管子之心

小之非以事業論而卑之也然則管仲事業之本在
心存王室而已孔子曰如其仁者原其心非徒多其
功也司馬遷史記管仲列傳既不能推見其心周本
紀齊世家復遺首止不載彼其識誠不足以達此也
予慨然想見管子之爲人頗好讀其書書多宂復疑
稷下諸生增之因詮次以待後之學者此伯獻推本
春秋綱目因子以翼經者也詮叙成書未梓如摘要
例梓管子刪評六卷行世是時伯獻慮綱目闕漏取
筒本詳爲讐較鐵折韋絕棄凡三易如是者十七年
少暇復編春秋左傳金鑑已又念綱目繫萬世勸懲

非當路疏請於朝參稽祕閣史籍周克究厥志遘屋
咄嗟輟寢食者累日崇禎三年御史督學使後先行
部至郡伯獻乃發憤爲書出訂補綱目上之書略曰
古今治亂不一唐虞三代以上見於經周秦西漢以
來見於史經中之史莫大於春秋史中之經莫詳於
綱目然綱目爲朱子晚年未定之書目文何多牴牾
事辭不免脫誤故生於目中宜詳盡而反疎略宜表
章而反湮沒宜瀹雪而反詬厲者悉參互考定有爲
帝王廣孝者如漢文帝元年皇帝卽位今首增帝見
於高廟遣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可乎有爲帝王

示公者如漢高祖六年大封同姓今於封賈交後敘
其先有功次及喜肥之封可子有爲帝王全倫者如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今據秦本紀
四貴出關之年辨昭王未嘗廢母可乎有爲帝王闕
疑者如周赧王五十八年呂不韋知其有娠既而獻
之暮年生子政以陰謀無證之說存千古不決之疑
今從史記始皇本紀削呂不韋傳知有娠數語可乎
有爲帝王重嗣者如秦始皇三十七年令趙高爲書
賜扶蘇廢置始於奄人誤國罪在丞相今依本紀改
帝自爲書以罪李斯可乎有爲帝王戒嬖者如漢哀

給胥火資事寢伯獻退而嘆曰綱目廢矣乃繕寫金
鑑裝潢成書擬如王通程頤伏闕自上之例曰一春
秋魯史凡十二公行事如朝會聘享盟戰事連與國
自有統紀其餘若卽位冠昏郊禘祭軍馬城池災
異可專屬魯者以類集事以事從君名名曰公室一周
爲其主大義凜然如齊桓天威不違顏咫尺管敬仲
辭上卿之禮楚子不敢問鼎晉侯不得請隧天王正
月之書聖人用筆謹嚴故繫周以朝一東遷後諸侯
各自爲國自莊公十四年齊侯請師於周伐宋後征
伐會盟每以天王臨之訖哀公十三年黃池之盟不

贊友邦協從以衛周也於是叙列國一古內華外寇
周道式微西秦居涇渭之間周徙洛遡之外禍日熾
其後秦晉遷陸渾之寇於伊川華夷共域春秋大義
蔑如也故荆秦別爲區一小國朝魯有當朝者邾郎
鄫附庸也介葛盧向化者也若滕薛杞鄫曹鄫邾
皆天子建國不能自强屈服同列祭伯畿內諸侯降
拜外藩春秋賤之故凡來朝者不論年月俱繫列國
之末一凡經言朝朝周也如莊公朝於王所因盟踐
土以見成公如京師因會晉伐秦以見餘拜大國者
經曰如不曰朝魯十二公未嘗特朝周故公室條無

朝周事一聘會戰不屬公室然桓記齊夷仲年之聘
僖記齊國莊子之聘襄記晉士魴之聘宣記歸父齊
侯之會僖記敗邾師獲莒子之會皆因事附見不爲
例一日食星變不專屬魯統記公室宗魯史也石隕
宋五鷁退飛沙鹿梁山崩石言晉齊有彗之類仍
附記各國此又伯獻變正傳之例扶聖經之微義與
綱目表裏者也六年伯獻應貢詣京師入對自爲疏
進金鑑書疏略曰春秋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
之大法諸所載命德討罪尊王攘外者後世苟推而
行之可以遏亂於既萌可以制治於未亂傳春秋者

非一家能叙事見本末者獨首左氏先儒發明宗旨
詳矣皇上宵旰勤治祖述聖經莫此爲亟臣當必有異代同符者臣士享先年嘗準春秋著訂
補通鑑綱目請臺臣連章具題乞聖朝特命臣重加
纂修事未上聞甚失臣意臣不勝惶懼今臣輯次春
秋左傳金鑑緣事類編自爲起訖春秋本諸魯史故
臣於十二公首叙魯事曰公室以比史記世家次叙
周事曰王朝以比本紀次列國載一時行事以比列
傳外荒別爲記明內外之義郊禘非魯所宜脩日食
不專在魯星變各有其地凡陰陽災異各自爲記以

比史記八書一閱卷而治亂得失之故粲然若指掌
非敢窓聴臆見離析經傳蓋將以道名分愼黜陟著
勸戒也其間如齊桓隱機侵蔡文告之善於操縱也
晉文退舍誘楚行事得而功烈章也辟楚會之以列
爵拜周也敬之宜陰喝秦師不宜顯戮也臣皆於傳
注外窃有發明先儒謂讀春秋得其意法其用三代
可復通於春秋然後可以權天下之事此臣所以求
諸春秋之用與意竭弋獲以佐盛治者也書凡二十
卷釐爲一十六册恭進御前伏乞皇上留神省覽如
果芻言可采勅下禮部頒行文武二學俾共肄習其

於國家任人行政之法安內攘外之宜未必無微助則臣訂補綱目業雖未終而是編不至湮滅無傳臣殁有餘榮矣疏上奉旨書著留覽該部知道部臣持兩端格不行伯獻自傷道窮恥入仕遂歸初伯獻之抗志著書也顧處寡儔無風雨寒暑鉛槧必偕聲利不以亂其學得喪不以撓其心見一時要籍攘名者睚遠無還顧皆矯俗爲其所難而或者謂伯獻疲於稽古拙於屬辭辭不中古程度惡知伯獻方講求經世不樂以浮采諛聞世必欲以雕繢繩之皆過也余故傳伯獻揔其序論書疏之足存者著於篇其子某

國變後隱身挫名不著書奉手澤勿墜識者髣髴想見伯獻云

外史氏曰始余未識伯獻覽訂補綱目韙之心儀著書不止是崇禎五年余還自京師僑金陵邂逅宛人士問綱目及他所著皆瞠曰無也余愕然顧余益以此多伯獻不苟同思左右之已而余所著書成臺使者疏請頒諸學官報可屬是時四方從余遊者甚衆獨不得與伯獻上下論議未幾伯獻先卽世何並時契闊不相遇也昔司馬相如俳優才也里人楊得意好以故數見黜於有司年二十六始補諸生籍或謂承間言天子賦故傳及病天子尚使使往求其書蘇公方柄國鑒宜晚遇公益怡然時里中孝廉方公振

宇外翰余公觀吾錄是益器重公公嘗受業觀吾公觀吾公不以弟子見待振宇公識公髫齔中深加畏愛因以女姪妻之迨公業成行立聲藉甚遠近服二公早識公愈益自厲學使者徐公鑒從棚名褒公試廣嘆曰非單思古學不至是拔置高等應貢餼故例原缺出新舊以次補舊者私餌公曰我後則若先分橐金潤我我遜避則若捷得之計償義倍公正色曰是何異諸賈鬻官者耶國家設科取士經明行修者得充貢苟始進不正豈惟負所學若祖制何剏某性不妄取家中落無橐焉有金力謝去邑令王公應試

每課士奇公文遇公閑士禮又秘知公貧思少佐膏火公顧自引退未嘗數造請干以私辛巳歲大祲兵寇皆訌邑大姓率避地江南公挈家僑池陽方趣裝稱貸僅三十金會廣文王照章來署邑掾徵借明年夏稅支軍饟追呼孔棘公曰城守重事急公吾分也指二十金往輸家人垂涕曰閭門恃此自活捐非計公弗答瀕行告家人曰得失死生命也二十金安足恃捐以助城守惠百姓庶幾昔賢敬桑遺意比至寓甕飧每告匱撫纔介見顏面公守道不惑類如此甲申公退歸里門蒐錄古大儒嘉言懿行誦服如曩時斂葆危坐觴咏自適暇則進諸孫授經偶論著見志輒自焚棄詩古文卒不傳嘗語所親曰論著未也求無損先世隱德而已然則公後先明義利審去就孝以事親廉以潔已信以處友和以睦族卒不爲富貴貧賤患難亂其心者大要酣於理學歸於躬行公居恒不盡告人人亦不得而盡知之余故準古史法述公服古篤行之信且著者爲之傳以俟異時載筆者之紀錄使後世知所勸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他世系生卒年月公子焯今壬辰進士別有狀

芭山隱史曰余嘗慨周元公大儒方其爲南安獄掾初惑於讒臨元公甚威及元公判虔州清獻來爲守然後嘆服曰今乃知周茂叔也伊川立朝本末頗著蘇軾痛詆其姦至不與交語晦菴退身講學韓侂胄沈繼祖諸人斥爲邪說暴其罪於朝久乃論定古今賢不肖好惡之殊何相去遥庭哉閩修潛德如公同里諸君子翕然信嚮無間言公歿追論公生平私易名孝醇先生諸君子遠過清獻公之遇什倍茂叔伊川晦菴雖不求知未嘗不見知於後世惡在藉著述而後足傳耶楣之先倡明理學始方明善孝友兩先

生今貞述孝醇二先生繼之余資敬貞述先生三十
年獨未獲承公辟晤聞緘從公子聞公緒論益私淑
恐後嗟乎公豈非百世師哉

明全守一傳

守一姓鹿名鳴時自更姓全沛縣人警敏好奇策遇
事敢往以材武雄里中四方任俠樂與遊世罕能測
也萬歷甲寅年十三失怙特念先人累逋義必償集
宗黨棄產償如券去晨依博徒取少錢自給暮獨宿
叢祠流離瑣尾如是者二年尋雜肆陰陽卜醫算數
諸方技輒能工雖工不售家益落辛酉徙業農憊甚

仰天曰士各用所長卒稿事老牖下非計聞蓮寇鴟
張滕邑殆迺出應募充守備虞部陸化熙接禮加等
自傷遇沫稱志舍學鮮建立辭虞部笈書入嶧山學
屬文然性廉俗儒佔畢獨喜觀歷代史見古得失成
敗擇策可時施者心識之窮奮曰宗元幹燕逢辰
直須時耳百夫長豈足伍哉後先擔簦走姑蘇過虞
城夏邑碭山隙求天下忠敢士用羞於朝方相次部
署忽國祉屋日拘麾號慟慟垂絕既而曰誰生厲階
歲月征遘事絕軌迹行無端厓者闕不書
論曰善力田者主伯亞旅一乃心疆以日僇力原閒
閒然後盈宇有成功今孱主垂拱於上亞旅荒飽不
書帷至守一以中外孔棘非武侯汾陽蔑濟卻不赴

已競起而危攘之雖百彊以焉望鉅艾哉此守一所由進退維谷長大息也雖以兵家審合變因迂爲直移患爲利守一顧能譎以成其正合以制其分亡以圖其存功雖未懋勤勩備矣況丞績可誄哉余感事準史法爲之傳異時南史宜知考信云

俞節孝傳

俞塞字吾體號無害婺源人少孤母弟相繼歿客遊不能歸自誌其阨哀其窮曰獨曰孤性孝友里居寡喜可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寐肌骨柴立嘗語人曰使我爲伊周難爲孔顏易或疑且怪塞心孰能禦之又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往年將之邑計里橐少錢具橐飧甫出門遇道上餓夫輒捐橐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遺金一銖掇視之適如鄉予餓夫數塞以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友贈塞者如數置泉側閭者嗤塞迂塞自信益堅終歲旅食不苟受一錢惠衣敝履穿處之晏如顧喜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歛歎流涕與人交恥阿附非類難厚遇塞塞引避他同志者既合終身如一日死生患難不稍易遇友人

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塞烈烈皆曰子誤矣是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子獲罪仲尼之深也友人慙沮退其居心積行類若此學博方聖羽翰之曰俞子孤情高寄見地直捷當在陸象山之右其安貧守道獨立不懼目中未見有兩最難者斬斷名根本體中無絲毫夾雜尤不可及也知言哉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韻頗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岐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治奇中儕輩雖侈稱其能非所好也塞古大儒自任

恥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至會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
死之日爲斂葬長干破山之南勒其碑曰故處士俞
塞吾體之墓塞後先遭厄困阨略見本集自述塞母
汪貞淑與古匹撫訓二孤辛劬萬狀不食絲髮報痛
哉塞貧未娶弟早世皆無後富學行如塞昊天不牖
罕建就知不知惜之所著易窩詩起四書心詁續橫
浦論語頌理學資深錄樞堂語錄百學辨疑本草正
誤醫易及序記書牘雜說若干卷軼不傳存者五七
言近體而已揆諸古人元德秀徐積林逋之儔也同
學愔慕如塞在私謚曰節孝先生

傳二

明資政大夫孟公紹虞傳

宜春　張自烈著

公諱紹虞字閎叔號元鉢其先山東亞聖裔遠祖當元末避地祥符中更河患徙杞遂爲杞人七傳至湖富學行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湖生楠起家鄉進士爲興濟縣令累封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九人公第三生而穎敏性孝友舅舅外傅不苟誚笑學日進年

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通六經折衷聖賢大義語人曰士期實用漫羨獵時榮吾恥之父喜萬歷癸卯弱冠領鄉薦甲辰報罷歸雖食貧力學不稍倦癸丑第進士改庶吉士丙辰授簡討凡六曹掌故邊方利害政令得失靡不考究賭記天啟壬戌分較禮闈補經筵講官歷贊善諭德記注起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敕補日講官丙寅擢少詹晉正詹事充纂修副總裁當是時逆瑭魏忠賢擅政公以位望預枚卜瑭陰倚

何危衆擾名通止淚擢禮部侍郎會熹宗賓天公思乞休弗果崇禎改元上初御經筵公以巨奸未殄每進講引古帝王明斷寓諷上斂容稱善枚卜廷推公第一公曰此非撰席啗我者藉是報聖主當死生以之亡何上倣古金甌覆名例以故卒失公公無纖介見顏面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纂修實錄副總裁講讀如故實錄成加一品俸蔭一子入監讀書公嘗條畫禮部興釐十二事以聞皆報可故例凡貢寇達部謁尚書率致賄獻郎以下稱是然後得免戾宴賞還國諸藩王襲封祭葬大世子及如夫人求公翼已思市德於公庭推前上沸傳欽點者四人公居三適崔呈秀投刺求見公公拒不見許給諫在坐

所不應得者往往納重賂倖得之上下因循釀非一端損國體乖祖制莫二者爲劇公於貢寇獨御以誠信既絕獻遺復嚴束下吏毋敢漁奪爲姦遠人咸悅一日秦藩宗室愼鉉者求襲封屬故所善進金爲公壽公矍然謂仲子曰汝曾大父暨大父世讓産未嘗厚自殖吾歷官五十年祿仕交際外不苟受一錢皆汝曹所親見今以貲法故得金萬計輒妄覬非分父不忍爲也麾之去公生平廉忠類如此時瑞燄初熄執政者憚上英察務欺罔塞罪公自度不能有所匡言矢乞骸歸田疏三上得旨馳驛回籍病痊起用已

巳逆案雖欽定爰書始諸大臣涇渭頗殺雜同里要人忌公者鉤摘前疏相傾陷坐削籍公曰鼎鑊餘生什器入汴撫軍復檄邑令還守杞公曰一杞令豈能失官復奚憾比歸事通議公益謹養志承歡曲盡孝道歲丙子通議公捐館公哀毀如禮絕過從推通議公意就城西構屋數十楹立文徵社聚友黨羣從講肄其中諸奉公指授膺通顯者甲戌則劉公理順廷對第一已卯鄉闈則仲子冏驌從孫明輔並得雋前後社中登甲乙榜者數十人至今稱之乙亥春流賊攻杞公棄産募敢死士悉力扞禦賊衆披靡退辛巳賊以杞守固方用奇越杞破陳留并力攻汴謂汴陷則杞孤席卷易耳賊攻汴汴危公遞血馳書抵保督楊文岳總鎭左良玉縷陳賊勢疲羸爲庳糈以待督鎭應書示麾下誓滅此朝食公率先傾橐四千金邑人合捐二萬餘金我兵鼓行西賊遁城賴以全撫臣高名衡按臣任濬合疏以城守功入告上賜公帑金三十兩紵絲四表裏公北面稽首謝已聞秦督汪喬年潰賊悉銳乘勝趨汴破陳州大康睢州距杞數十里公逆計勢棘方請援撫軍賊遁東破歸德屬城以次陷先是杞有合汴議邑令呂翕如偕紳士禦戰守什器入汴撫軍復檄邑令還守杞公曰一杞令豈能扞强賊哉遁棄家出城抵陳留聞賊衆踞杞遂渡河挈家沿淮僑山陽居歲餘生計落然召諸子前曰國步斯頻何以家爲於邑廢食寢者彌日癸未冬聞督師孫傳庭駐師洛陽公曰失計甚藉賊扼險饟道絕兵百萬庸可支耶及聞賊大關公仰天泣曰若歷國何夏五月公始聞賊陷京師天子殉宗社復仰天泣不已會留都擁立福藩羣小朋邪善類殄瘁公力疾思陛見新君舟泊高郵兵亂不果前閣臣蔣德璟公門下士從北來見公舟次公亟訊東宮二王及寧錦兵殲賊狀德璟囁嚅不能對公復仰天泣垂絕德璟

辭去公疾革趣諸子泣告之曰吾自此畢命矣始以同官蒙誣今以後死齎志負無可言不自負者心耳新君南御若曹勉遵父訓毋上疏申理毋請恤謚言訖復泣遂卒年六十四卒之日貧無以斂諸子環泣失聲知不知皆傷之原任大學士李標大僕寺卿王濛光祿寺卿張宏道等來會哭哭盡哀見者流涕時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也公立朝大節不渝又如此至於飭身砥行里閈樂推許見家乘不具述子五人長冏騶以廕授都察院照磨未就卒次冏騶已卯舉人次冏騶戊子舉人次冏騶冏騶皆諸生騶早卒五

子負才器有祖父風騶偕騶駿尚節概重然諾守父志不仕公識淵學博恥衒名所著演綸藁金華殿中語尊足軒詩紺雪堂集藏於家騶騶駿別有傳

外史曰陶潛恥事二姓晉書附隱逸宋文苑傳列蘇洵行業失實歐陽修爲洵誌削辦姓不載余嘗改陶蘇傳補史闕嗟乎史可盡信哉余觀孟公蒞官本末未嘗不傷其志悲其遇也公通籍歷事四朝以顓亮稱國變憂憤卒可謂較然不欺矣當熹廟時忤璫屣相位禍且及不死幸耳獨不幸處跋扈之地同官陰嬈公於前讒口顯螫公於後公始終不自明惜哉雖

授襄陽府司理山南俗摯悍喜訟公鞫訊平反適中不輕致諸法會郡有婢攫主金夜亡中道賊殺婢奪金逸他所坐民間某甲罪抵死公廉其枉誣微使人詷獲一人延案之曰若誠殺婢者果伏迫金金具在如律罪之誣坐者得釋衆愕顧稱神明化大行一日直指使雜猶胥部民姦利扞罔者數十事下司理有堉捕繫至吏狡素舞文覘伺間恣出入公輒權衡輕重奏當條上之吏股栗退呂壇驛界諸過客怙勢氓法往來例不由符傳驛吏莫誰何被役者頗怨望公亟遣一指揮司使按驗非傳毋得過害遂息它與釐

多此類公密不以語人人亦罕克涯涘公山南人爲建祠峴山與羊叔子並祀云癸卯分較楚材甄拔盡一時名碩士丙午復應滇南聘拔士如楚闈號得人後先臺使者登公薦剡凡七已酉推銓皆以權璫私挾賂公拒之峻璫居間報格不果庚戌富平大宰孫丕揚請擢天下廉能深俸官報可公以最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疏陳京營三可慮宜汰澄冒屏私人簡將帥如國初舊制疏奏上稱善癸丑遷郎中管理清黃凡世爵武衞應具官一準會典門無私謁妖徐鴻儒嘯聚數十萬衆奮棘矜連下十餘城齊兵益驕聲言賂糧書行掠掠盡鳥散去公曰是三十六

萬可用也兩臺心難之又知公持議不可奪命慰城
令吳阿衡招白梃十萬徒禓以殲賊不耗國家半銖
逆慝叛黨如縛豕而檻之京師計上首功有旨勞公
加節鉞癸亥陞太常寺正卿民思戀不能已千里泣
血遮道願公留踰時得輩輓恐代者爲政即黷貨故
也爲廟春秋奉祀如山南時公乘折轅至都粥田自
給日蒐討掌故考正舊儀時逆瑨魏忠賢欲方熾公
拊膺廢寢食乙丑疏乞骸骨略曰自古治亂榮辱之
端在所信任語云冰炭不共器言君子小人不同位
也今忠賢擅作威福熏蘇中外倪文煥崔呈秀等朋

姦扇黨毒流善類鄒元標孫居相等咸削籍萬璟楊
漣坐掠重身死魏大中左光斗趙南星禁錮桎梏銜
冤莫愬以王振劉瑾之姦加羅鉗吉網之慘不六朔
盡空不止魏艮才艮弼等方意盈心軼無所還忌況
齊州歲饑彭城水決江南地震閹巾豕妖反天不祥
災異疊見乃猶有進玉璽賦鳳儀者以便偏指非臣
所忍聞也乞陛下信忠賢等攘奪國柄罪應棄市蚤
進元標居相等於侍從臣即蒙禍固所不辭陛下當
放臣還山無使臣委命溝壑終無所益疏達即日允
放當是時天下爲魏忠賢建生祠僭侈亡度廢郡國

者延遷待他官以是頗爲常公怒召商賈責之曰若
詭言磚木乏絕貲不貲工累歲懸若有罪當死今與
若期五月不至法無貸商賈徙跣頓首謝奉法順流
陵寢竟告成上以爲能加大司空服俸領官如故詔
賜黃金十斤表裏二十端蔭一子公又固讓不受而
閹寺嗾喁復踵進矣爾戶工二部總理內監張彝憲
矯虔與魏忠賢等儀衛甚設監司入覲不陛見先謁
彝憲扶服行參禮石侍郎某氣折孅趨迎送唯謹公
曰大司空祿比丞相而權璫彝憲憂之進者忠賢柄
用乞骸歸今何顏與彝憲同官方具疏求退會都御

史缺人吏部以公名進舜憲暍烏程黨阮震亨等疏
論公年七十當致政公廉慎恥他有所要藉社門不
視事稱病乞休凡十一疏略曰當逆瑞肆虐之時臣
瀕死數矣陛下不以臣罷駑拔臣內臣晉臣司城臣
卽錄錄未有報效然追惟高皇帝中涓止供灑掃不
令識字陛下日擊忠賢專恣狀復用舜憲監事臣恐
忠賢雖誅釀亂貽禍不止蓋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
今科臣震亨等阿瑞意排抵臣年老不任職臣慮一
日不去必橫肆汙壞陷臣死地豈可使見放餘生復
就湯鑊疏入得旨准暫馳驛歸里病痊起用公既歸

屏居不揖客邑中災祲及大徭役間條例白兩臺爲
民請命不避怨謗事載邑志中未幾流賊百萬一日
夜馳二百里襲城西隅衆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我
分守此諸君毋譁守部譁則心不固心不固則城危
城中火暴起煙燄蔽空不爲動徐曰下自有救之者
賊鑾海翼兵前公闢賊來處亟發數十砲斃賊卒數
千人賊引去沁州浮糧累三千餘金上急徵吏持牒
絡繹無寘晉州牧張三傑數其數請公與藩司力爭
之得免甲申流賊李自成陷都城天子殉宗社賊拷
掠搢紳負裝咸陽門次爵簿責公爵尊例當七萬金
然公居官廉無能厭賊谿壑數投緩不得死復械繫
抵西河西河僞防禦使憐公老遣兵衛至咸陽自成
知公實無金僞書五反使賊令勸爲之駕公叱曰方
魏璫時吾不仕賊揣我何心豈以吾愚死哉賊令義
之置勿問公久城至是復徙信義信義者武鄉公故
居也因更立一寨名雙修中構草亭冬則營窟其間
僂進僂退晏如也公雖不妄喜可性寬恕嗜善若不
及由壯迄耄耋所至無譙讓聲誘掖承學不少倦自
兵燹以來諸博士由經藝次第登進者公獎就爲多
家不逾中人好施遇宗黨告匱傾囊周急無悋色信

義故先世兵大起南城鉄門公爲作開閭故城水折
入五雉與柱礎平將墳其里舍決而他則害民田民
不便公計畝償所直而自貢其稅糧俗曰捨溝不忘
本也旁權店有盜孫憲數侵掠殺人骫骳旗委公上
書熹廟以一守備治次舍距兵三百至今不能廢公
少時恥廢著家中落邑侯黃公從所居市膏腴助鉛
槧費公陽許受陰以資弟哲南轟以故公益困從子
希灝心識公友愛稍出赤仄左右公希灝捐館公迺
分已財爲松柏廬舍祠堂田亦如之其處身遇事不
苟又如此迫公春秋高嘗自爲誌述生平遭歷最詳

其略曰昔宋景文作治戒訓其子儉葬心企之身後慎毋請謚毋聽入鄉賢靈輀前銘旌一書官爵勿靈從宏父本秩止十六人母用熊羆四目使桑門誦唄衣衾足覆惡器以瓦營兆止犯五終毋飾華務美觀爲吾誌曰行年八十二爲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指屈卽五世子孫男女四十人亂後析居多不能識卽識識其稍長者吾白首無恙子若孫苟勿墜家訓旦暮吾不諱復何憾逾七年庚寅十月公晨起命治具觴族人爲便坐列子孫其下欵容曰京生云孰易如葦孰化如燬謂人生至促也語未竟引族人就楸局屢

勝氣倍王衆籲訝其言然不測公所言皆永訣語日中反舍趺坐良久語不及私遂卒公質行寡營友孝學纂要若干卷藏於家公子六人嘉績偉績奇績皐績迺績紹崇禎初嘉績歷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悉心無與二立朝敦節誼未嘗以祿利概其心自筮仕至致政如一日致政後嗜學彌篤雖著書不喜鈎奇立名稱所著周易宗聖錄易時草陰符解也足闕集醫公諱國楨字客生別號衡湘黃州麻城人大父西野公諱吉宏治巳未進士歷惠州守以清白特聞父南山公諱汝觀隱德未仕嘉靖壬寅母陳淑人生公公始生西野公見而喜曰兒必世吾家小字世十四補弟子員工詩善騎射學求適用恥章句仲國樓季國森皆讀書能文率公所指授隆慶丁卯公舉於鄉未爲動容卒脫公於難孫康莊康年等八人克世厥緒

第攜家長安陰結納天下豪士萬歷壬午仲季領鄉薦入都癸未公與仲弟成進士會詔選進士讀中祕書同籍心儀公公引避仲弟竟預選公簽仕固安令邑多中貴倚勢撓法前令莫敢詰公以術制御中貴頗親愛公一日某中貴操豚酒餉公乞徵負公度諸中貴可情動難理奪也治具飲中貴甚歡立召負者至陽怒曰汝何敢負貴人錢負者訴貧不能償陽叱曰後汝死歸謀妻子少遲不汝貸負者啼而出中貴莫測然公先是陰命一吏持數金僞買負者妻負者挈妻泰金前號泣公舉金授中貴叱負者出令僞買撫臣黨著遇拜不以禮餉不時發軍士恐怨王辰三

者取妻去負者與妻訣則大慟中貴亦大慟不願得金公陽不許曰凡小民償負無不鬻妻子者公第不見耳此一人何遽不忍若是中貴與負者夫妻悲泣相雜聲達署外公叱去愈力中貴哽咽不能言急取券裂之乃命負者與妻去終公任邑貧民無落中貴穿者邑馬政壞倒馬家破產償子駒不給公條利害得減額邑賴以蘇獄疑者惟輕他縣冤民走想公輒得自前後平反死刑數百人暇則出郊外習射呼近侯其自定又不可勝以虛聲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爲今計非力勦無以勘禍亂非分別無以誘脅從非詔赦無以安反側非特遣無以重事權臣伏見原就養京邸京邸去固安百里公恐勞淑人起居不許國樓請益力許之淑人入京忽遘疾公夕視事甫聞單騎赴春明遇同里司寇耿天臺戒公且止外吏非覲期例不得潛入禁門公流涕曰爲親foreign禁死非所恨入奉湯藥彌月病起始還任都人士憐其孝卒無以例繩者秩滿入覲以最授御史未幾丁內艱回籍服闋補原官會西夏哮拜變中外震駭哮寇種敢戰與子承恩以邊功官副鎮私畜寇丁亡命爲家將兵獨強嘗以二百騎入寇境焚仰華寺絕寇牧於其功

月承恩與黨許朝劉東陽士文秀等倡亂磔馨及副使石繼芳據寧夏三城所攻下四十餘堡以金錢畜產外結諸寇爲聲援總督魏學曾上變時西北互市久人不習兵九邊騷動僉曰衆蟻聚救死耳急則合散則散公獨策諸兒勢在騎虎城堅兵勁有時不悔萬一勾寇入犯內外相應禍不支急上封事略曰諸賊氣勢已成蓄謀非淺延引一日則禍深一日既難俟其自定又不可勝以虛聲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爲今計非力勦無以勘禍亂非分別無以誘脅從非詔赦無以安反側非特遣無以重事權臣伏見原

任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如栢如楨皆負大將材如樟如梅又爲少年之傑世受國恩必不自頹於末路身被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將士相信父子同心宜擇文臣諳習軍事實心任事者一人監其軍以往必能成功他如閒住將領史宸張應种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皆可隨軍使之自效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也疏奏上稱善獨廷論紛紛謂李氏素跋扈不宜拒虎進狼公憤諸臣持文墨好議論復上疏曰臣見宰夏猖獗謂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驍勇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閒李成梁父子可任雖哼承恩號武健而不知李氏之遠出其上也伏望斷自宸衷成梁父子稍有可疑即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信當虛心任之若疑臣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賊負固則臣爲陛下之將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曾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人哉疏入上命如松兄弟往公監其軍四月二十六日公與如松兄弟馳赴寧夏軍五月抵陽

和與總督蕭大亨發諭帖與寇王約束西寇勿令助賊抵大同同巡撫邢玠發帖溫諭至神木又自遣通官往諭莊香須期受二寇略曰爾等受朝廷厚恩當爲國家効力共禽逆賊既得美名兼受重賞舉朝方議先勦爾等賴聖主寬恩特遣本院同遼東李總兵遇路勘核爾等不助賊者即與獎賞或先助賊今改過者亦加獎賞若爲賊來獻者重賞加封有差至靖邊與夷越相近又遣通官往諭切書比吉及周襄等寇詞旨剴篤寇咸悅服公又慮諸寇反復終爲利動乃上疏曰督臣魏學曾親駐花馬池清水興武橫城

一帶足資扞禦至於延綏責之賈仁元固原責之沈思孝甘肅責之田樂及各鎮將領等官寇不動則相安無事若內犯則嚴兵固圉以遏其鋒寇往寧夏即出師搗巢以牽其勢庶我兵得專力於賊而各鎮之功不在討賊後矣上然之六月二十三日由紅山踰靈州界渡河至城下大張旗幟周覽城池賊城上放炮從公馬首過越二日無所得食邏卒獲從賊吳繼韜縛見公公釋其縛曰是脅於賊者授以十金令偕貢生俞方策持免死帖招諸城堡諸城堡以漸出迎公資其米鹽續軍食得虜勇二百人與李如松五千

人爲兩軍壓城而陣城堅守不能卒下公恐多殺傷意在用間招降督撫魏學曾意頗合凡所圖議皆聽從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靈州忌公成功多所間沮公屹不爲動二十六日東南風作公命發火箭燬賊南樓南樓燬賊始氣奪公環視夏城西南爲唐渠東爲紅花渠北面稍低出水公登堤相其城如釜底乃密與學曾議北築堤千七百丈決水灌城夢熊移書止之公弗應堤成而水至城崩壞時遠寇數萬忽從沙坪入斷我糧道學曾調副將麻貴領騎兵五千遊擊龔子敬領苗兵一千往邀擊子敬軍乏火器移書夢熊以軍應不從尋全師覆沒幸麻貴敗寇於螺山尾寇始退賊遣通官何卜天移軍夾河勾寇內犯撓我師如祉謀知急遣游擊李寧領家丁往捕寇多中箭墮水死賊不能交通延安董總兵得公檄以兵千餘直搗土柒明安巢穴得寇首一百二十餘級公長諸寇帳乞撫賊勢漸孤公屢以諭帖入城招撫踰城降者接踵至八月祠堤潰水涸賊出據教場麻貴力戰奪之公上疏言七卒不用命火器不備攻城不力蓋微刺夢熊阻撓故鮮成功不虞上大怒反切責學曾命逮問以夢熊代總督延臣見公疏疑公

欲侵督臣權奉嚴旨監軍職在糾察不得侵撓公尋自乞罷斥不允時夢熊居靈州去賊二百餘里公晨夜攻城親冒矢石與士卒雜處夢熊日置酒高會恐城破功獨歸公必欲公還駐靈州公報書曰若還靈州往返數百里恐誤大事某願捐軀討賊利害非所計也時着力兌令丁王挹覩見信賊誘賊許以金帛駝馬各數萬八月二十一日寇果以萬騎從李剛堡渡河距城三十餘里公約諸將令把總張澤等先期設伏中軍李如樟奮身願往公壯之令同麻貴等領兵三千迎擊如松親領千人應之二十三日昧爽如松至張亮堡不見寇遣諜登堤望則數萬騎暮布堤下蠭涌合圍如松自分必死令一卒乘馬突出踵報老將軍會麻貴如樟等在後遇行者問大將軍何在云已被殺矣裨將趙夢麟聞大將軍死免冑先馳直貫寇陣如松望見大軍至內外夾擊寇大敗追至加門山寇盡出塞踣死山谷者甚衆公乃以長竿懸寇首示賊復命修堤水奄至賊益窘公日督諸將製木筏臨衝浮水攻城賊勢蹙請降欲親見梅監軍公許之哼氏父子及劉東陽縋城不力蓋微刺夢熊阻撓故鮮成功不虞上大怒反敢踰濠稽首去許朝揮雙刀躍濠直犯公諸將在列

有倉遽索刀者公已之朝見公棄刀叩首公曰吾欲全城中百姓故不亟殲汝等若能降今日以前寘弗較朝受命退九月初八夜漏下二鼓賊有越城抵老營者時如樟爲護軍禽以獻公訊之云將獻南城諸將尙猶豫蓋寧夏有三大城爲哱氏窟而南北二城則其黨爲兩翼先是有獻南城者日晡以矢下遺爲信城上屢以手語下莫敢應許朝覺盡殺欲降者故人心疑畏弗果公乃馳約諸將投以計李寧先登董正誼執監軍旗從之於是諸將皆登城公急命塞北門防大城賊來援時降者殺守賊血流有聲公慮多

殺則大城必死守乃踞血中下功狀紀生禽不紀殺守賊所掠婦女僵裸城上命解死者衣衣之麾使去降兵徧索諸逸賊皆反接以至公隨至隨解令環坐其側慰諭之又使旗士徧呼城中諸賊已原宥不得妄殺城中男婦沸云有生矣大城賊果來奪城以來路塞不得進賊以南城親戚在大城者榜諸長竿百姓皆痛哭公令正誼呼請賊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母矣至則亦如之賊乃止公令卒登睥睨問城中何特不降答曰傳言前降人盡戮故懼公知哱氏强而承恩年幼易媚密求與哱氏相識者入

許首級獻闕下而哱氏父子造檻車候旨斃諸賊家所蓄金封進償內帑用兵諸費是日令承恩隨出郊頒以安降賊心陰命龔君禮監之以行時夢熊駐靈州聞公受降星夜馳至恥功不已出乃封賜劍下令盡誅降者且曰沮者以賜劍行法蓋微指公也時承恩在公營部下說公宜禽以爲功公曰降而又殺之何以安反側也承恩方出公門卽被縛拜闕戶自焚劉許二級委燼中諸軍大肆殺掠爭殺人冒功張進諫獨不往公問之答曰臨陣殺賊徒殺降者以爲功竊恥之公憤歎不已卽日還朝時夢熊以劉許首級

既燬欲僞造圖功遣人以意偵公公曰有一首可代
問誰公自指云我首也遂止公還朝捉音至京師上
御門受賀大司馬石星故與夢熊善以夢熊爲首功
加封蔭公遷大僕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不世公所
最諸勞臣皆破抑無陞賞時學曾逮至京將重治之
公屢疏辭官辭蔭歷叙在寧夏與學曾恐心圖賊狀
上爲貸學曾罪復其官先是公行時請帑金三千備
犒師事定僅費四百餘金登籍報部其爲國惜費如
此上心知其能明年癸巳晉大中丞開府雲中公待
寇以恩信時其撫賞遇飢饉輒賑之一日忽出獵縣

令關揚曰秋獵多損稼公此舉過矣後數日得寇諜
云寇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揚乃竊嘆公機用莫
測也戊戌三鎭缺總督廷推者六公最後上獨拔公
晉少司馬假節鉞督三鎭公治三鎭一如治雲中會
寇王獻鐵詭言國新產然寇故無鐵謾以近產相恐
喝耳客謂不宜受當破其謀公笑受之製爲佩刀鏤
正義王送四字於上而陰令三邊無以鐵鍋市寇中
寇遣使詰故公曰曩以汝國無鐵故互市正義王獻
貢士國林武進士承公蔭元配劉夫人生子浩然殤
側室劉生子之煩抗志秉義重然諾以博雅稱所著

春秋因是芹廬史論古詩文皆行世士翁然宗之森子之煥甲辰會魁翰林庶吉士廿肅巡撫慷慨尙節概世稱克繩祖武云

論曰於戲中外棘且殆藉諸大臣乃心王室率如公之於西夏致敉寧無難何後先覆軍蹙疆踵繼也余意公處上下危疑之際勤輒韋制獨能捍寇賊奏膚功雖智略勝哉抑精誠蓄積素耳三復西征集益歎公翊翊忠武武穆間賞不酬勞命也然卒光昭史册足爲後世諸大臣法公豈獨績在邊圉哉甲午余由漢上馳車抵麻城見梅子惠連是時梅子憤國變棄

家披緇退居老病巷兩目俱喪然晨夜自撰家訓曰受侍者筆之語次示余余讀未卒出涕惠連晚舉一子甫髫方窴伏山中趣之來見命其子拜余牀下曰此兒父執芑山先生也它日毋忘資敬已又嘆曰梅家藏書富今蕩盡兒輩力不能守芑山宜擇取以去余次且弗果比余返漢上惠連輒命家僮舁書二篋來余載歸白門不逾年書化烏有可痛也先是別惠連瀕行惠連以少司馬公舊傳不足垂久拳拳屬余考正傳成槭寄漢陽別駕移之竟付洪喬而惠連尋卽世矣亡友不忍負存此以告後世要使惠連鑒余

心耳芑山自記

湯母節烈傳

湯母趙氏者睢州人父聚所諱倘敬母褚氏命式公祖契之配斌之母也母慤靜好讀書幼通孝經小學列女傳無鉅細必謹勤中矩度稍長博識古忠臣孝子軼行遇事折衷大義不持兩端浮說莫能易年十七歸祖契四年生女踰年生子斌朝夕執勤服瘁所左右祖契與程督其子斌者里閈至今能道之余獨竊痛母不幸以節死未嘗不緬然累欷太息也崇禎庚辰河南亂李賊擁數十萬衆蠶食閭歸閭睢大疫

祖契念母氏許孺人春秋高每飯輟箸憂形於面母伺閒謂祖契曰旱魃內螫強寇外訌孝民必蜡附之即有急吾一身無足恤若宗祐何堂上姑孱且老策安出相視沾臆良久乃罷母退仰天泣曰死生命也此兒父執芑山先生也它日毋忘資敬已又嘆曰梅盡婦職所能爲者而已吾豈苟哉明年辛巳母自度婦職莫先子女婚嫁以次諏吉皇皇拮据恐後既而婚嫁畢又自度世德如湯宗後必大然城內危地也脫一旦瓦解斌焉往因遣斌隨伯父賁皇出肄業城北莊戒曰兒無廢學無內顧無遄反子舍愼旃斌既行又自度兒存夫子幸有繼吾死無恨是時母死志

愈堅惟數念堂上姑失所飲泣罔措乃趨告祖契曰姑以子爲命勉自愛吾力困矣一死塞罪語不及私祖契改容顧之又明年壬午春三月賊攻西華連潰陳州大康睢亳殆資皇聞變率斌馳詣城陴期入城城嚴扃不果入母聞而患之趣祖契曰事棘矣兒來必危非吾鄉者命兒避北莊志也疾麾之退契於是走慰安其母許孺人屬家人謹護視登陴遙望資皇泣曰吾與母俱存亡兄宜挈斌兒北奔無罹禍言迄各號慟去資皇夜亡變姓奔龍塘與斌俱如命祖契死非母所難節烈未足旣其實俎豆未能旌其志異

蓋黃徒跣負許孺人伏匿蘆葦中由是母與姑與祖契及其子斌永訣矣須臾睢城陷賊燄蔽空士女鳥獸散母屹不爲動徐召家人謂曰自庚辰寇亂吾稔識死所今萬無苟生理若爲我謝夫子善事姑善成兒爲語吾子善自立身無忘吾教言吾目瞑矣家人環泣莫敢對有頃母屏家人退趣自求死死數爲家人援救不得死母恚曰死者婦職也賊至不死非義必死後時非智語未究賊衆奄至劍槊交橫摩刀橫索家人跳身遁母獨危坐罵賊賊怒遂遇害至死罵不絕死時年甫三十有七越數日顏貌如生知不知皆哭爲盡哀未幾賊徙寧陵祖契躬舁許孺人歸

芑山性剛介恥事生產弱冠考古治亂思著書比壯
負節概見義敢往死生禍福不能奪後先倏百姓利
病白當事興釐不干以私爲人排難無所取饒遺非
禮却之僑金陵二十年徧歷吳越齊魯燕趙閩楚間
未嘗妄喜可所與遊率端鯁士遇寸善必揚及聞一
事一言近道韋弦恐後賢公卿大夫非枉屈不先投
刺謗至不較義不可則爭會顚沛危坐正襟事已無
愉戚見頃面獨感時憂亂往往慶寢食世人莫知也
生平敦忠孝黜聲利抗言天下事言輒中諸當路辟
薦皆不就守正不苟祿仕窮理不惑傳註疾惡不畏

強禦論世不恕古人短長自知終身引咎而已癸未
後浮家數徙忍餒著書知初自惟功行未章國史無
述後無由考信故奮筆自爲傳所著芑山集合疏議
進策經解史論書牘序傳辨說記跋撽贊志銘旅詩
答問錄如干卷行於世
贊曰芑山豈今人哉今天下稱芑山百世後稱芑山
者誰哉雖然稱不稱於芑山何有楊機部曰陶靖節
邵堯夫自傳至今誦之余嘗見芑山糾古錄評定五
柳傳贊前後共刪七十四字因嘆古文以簡潔爲難
三復芑山本傳辭殺事備後人庸復有能增損者哉

記一

宜春　張自烈著

王公書院記

崇禎十年夏四月宜邑袁臨侯視學三晉以書併袁士民狀來請記王公書院爲余言公初筮袁李官也富經術政成召入爲侍御既去袁袁士民相率建祠祀公公聞而恥之撤袁士民曰生祠豈非今魏璫僇身赤族者哉毀諸袁士民曰生祠非古也祠懼失公意弗祠則闕念公先是以經術經世勤人讞獄率本

諸理學書院理學所自出榜曰王公書院可咸諸生時爲公門下士知公稔不忍以公去忘尸祝請次其事鑱諸石余考江國書院白鹿鷺湖特著他郡邑雖設書院教道頗失實袁故書院列郡志者昌黎張巖昌文外獨宗濂至今傳按沿革錄宋康定中周濂溪攝蘆鎮立書院鎮西教授及門後人即其地建祠又於邑治南立濂溪書院學者稱之舍是無稱書院者後數百餘年袁復稱王公書院云夫公之不樂袁有祠豈惟恥與瑞比名勝實非公志也理學其在斯與往余居里門聞袁士民誦公無間言或告余曰公廉介不苟取正身抗行惟孔孟是師嘗戒及門曰龍無欲者莫制不則人醢之士焉可以欲自醢哉又嘗曰士學寡要不適用雖蒐綴古汲冢羽陵攻文辭何益或又曰公無細巨必謹始通籍來袁能其官孳孳詢民疾苦訟牒旁午至罕留滯民以故不覺少間進諸博士弟子員上下古昔誘之以忠孝厲之以風義酬唱講評衍衍如也甚者爲諸生授麟經被服儒素數抵張生塾不稍勸顧獨峭直少喜可嚴格勢人請謁莫敢干以私迨其去卮匜匕箸凡袁有者悉委諸袁索無長物數卷圖書而已況公强仕方出爲時用一日爲預擬歸隱圖思頡頏元亮康節間未幾以御史予告歸杜門掃軌覃精論述四方贄其門者公倣湖學課之嚮服日以衆公後先束身莅官愛民造士類如此余由是知公服膺理學非朝夕蓋所得於濂溪者爲多而袁士民今日之以書院祠公視昔祀濂溪相差埒盛哉雖公去袁弗獲宵斯隸斯袁士民食公之德佩公之教登斯堂也若或見公相與講磨漸漬重廉恥敦禮義烝烝未艾也公所貽於袁何如哉或曰書院與時信詘幸不幸存焉當熹廟時攘排正學毀書院璫祠徧天下頼今天子撥亂反正正學復大

明於世公書院得巍然存謂非幸哉余曰若公者徒以書院廢興重輕乎哉書院不能無廢興公所由有是書院在袁士民之心者雖百世不祧可也語未竟張子適謁余余具以臨侯言告張子張子曰今天下郊壘餘辱忠孝蕩然盡書院非獨祠公公教澤是繫推公學以教來世匪私也不可以無記遂記以歸之書院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公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直隸泰州人登天啟壬戌進士諸始終是役者例得書書於碑陰

此余代姜太史燕及先生筆先是王先生李吾袁

知吾兄弟與臨侯獨深未嘗干以私本記叙次王先生雖未盡然一字不阿紫陽皆實錄也又記

余冢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婺故冢宰余公起家壬辰筮仕子鄉永新邑父老博士弟子員請祀公澤宮今年公同郡士痛理學寖失攖然曰昔朱紫陽宗孔孟創祠祀周程三先生勸興來學功垂百世余公生紫陽之鄉明紫陽之學士矜式無間言宜請於有司祀公紫陽書院理學其復興乎有司俞所請如紫陽例蓋推本古從祀遺意云四方賢士大夫益信公之足以傳也屬子記其事俾承學取法焉予推古今儒臣從祀之議類失實不合道識者非之他置不論顏淵配享始魏齊王唐貞觀益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宋追崇子思孟軻然荀況揚雄王安石父子雜然進久之退安石等進周程張朱司馬光邵雍元始進淄川董仲舒若是者豈盡公論與抑有幸不幸與明興黜邪說崇眞儒濂洛關閩之教明於世是時罷荀揚進王通揚時已又罷公伯寮秦冉顏何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諸人進歐陽修胡瑗陸九淵於廟而祀蘧瑗林放鄭元服虔范甯於鄉薛文清王文成魏恭簡若而人或祀於鄉或祀於

學蓋斌斌盛焉治祀踵繼羅念菴過吉州恥匪人並列攜先人神主以歸唐應德卻其鄉公舉祠祀之請至引三禋爲詆笑嗟乎近代祠祀無足榮類如此獨公起諸大儒後宗法孔孟程朱而其偉德盛業大節之見於時者尤頡頏文清文成間若公者謂非集諸儒之成者歟夫孟軻子思可謂大賢矣然不能使後世荀揚不雜進公生而服膺程朱歿而與程朱共尸祀既不至如應德念菴所悼歎又公論久乃定公之學既明則孔孟之傳益著詎非公之幸也哉子考公生平筮邑暨侍御視鼇按秦掌計總憲貳樞率以

忠敢聞最著者如定國本還詔書抗逆閹撤礦稅珍
毛紅平奢藺皆古大臣所難由公博學素見理明
宜其膚功著而休澤遠也今上方表章周邵二程張
朱六子謂不當與漢唐諸人等稱先儒下禮臣議尊
崇之公所學如此雖易名崇謚躋公兩廡可以黜僞
學風來茲豈合祀紫陽諸賢足榮公乎哉予生也晚
不獲與公上下論議發明孔孟程朱之道猶幸登公
之堂從公子若孫讀公遺書想見公之爲人以予里
中父老所歌慕質諸予後先傳聞於公之子若孫與
夫公同里耆長賢士大夫之所誦述嗟乎公之不合
人崇禎壬午秋月既望豫章後學某記

芭山藏書記

張子弱冠嗜書家世孔艱不獲覩先人遺籍鄉先達
豐顯皆不喜聚書間就他郡借鈔歸之一日語家仲
季書在四方宜出賙里居鈔借非計辛未詣京師上
南雝臚古今理學經濟書目置几右賈人持書目中
書來售倍其直橐中餽遺脯資自菽水儻賃外悉捐
購書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近代名集稱
是甲戌載歸將建樓居之已念袁地僻士起家制科
獨博雅不少概見無他書亡士廢學耳袁郡學歷年
久宋淳熙五年知州事李杓李疑張鼎新之設稽古閣
藏書元至元中總管張熙祖復建尊經閣意誠盛書
闕不詳國朝洪武二年太祖詔天下郡縣建學袁以
吁江記特聞然是時郡學書未備也世廟中分宜嚴
相國嵩爲鈐麓書院祝先聖止善堂無藏書先是嵩
官大宗伯斂書送學考邑志所送四書五經性理通
鑑名臣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庵文集西山讀
書記文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
芭山文集卷十八 六
蘇文忠集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騭明倫大典義勇武
安王集而止二十一史雖載缺不完又其書獨私之
鈐邑無補郡學又皆散棄蠹蝕不可識因歎袁建學
以來未嘗不增舍置田所少獨書耳私欲出芭山藏
書置郡學尊經閣續建稽古閣講堂數十楹廢產置
附郭田數百畝籍學宮使世掌之佐郡人士家貧好
學饗飧諸費郡人士由是稽古適用以博雅著稱惡
至如余鄉者鈔借之勞且困哉雖然余徒有其志耳
丁丑臨藍賊掠袁書藏蘆洲者遺什之三四戊寅居
金陵增續補輯如初癸未徙家南邨方擇別經史子

集副本出公郡學以竟始志會寇難左師以援勦至
居城芭山藏書燬什之六七甲申春扶母避亂將之
閩掖山中遺書僅存者如干卷笈以自隨每憶居金
陵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悲咽不自勝孟夏客
湯閩變撫卷流涕秋載書入信州葛川家焉乙酉偕
季暨及門刪定四書大全辨行世寇窺葛川將毋竄
山谷中寇退則書又逸什之八九余盡然傷之或告
余曰遭亂救死不贍焉用書爾都中祕書安在張子
獨抱遺書不置何哉余曰治亂皆不可無書祕籍蕩
盡賴芭山書存耳世雖亂未有一日不衣食者書猶
衣食豈可一日廢哉今天下干戈未戢芭山書在葛
川者異時不知存軼何如姑爲記貽後人庶幾袁守
宰及鄉先達之賢者推廣余意補昔人稽古尊經之
闕使古學賴書而復又使天下後世知書不可廢學
不可輟則書雖亡猶存余復何憾哉因略敘藏書始
末書存葛川者列其目如左仍顏芭山蓋不忘所自
云丁亥仲秋既望葛川旅人某記

書存亡繫幸不幸要未可以此廢書廢書必廢學
廢學必叛道守待誰任哉雖然書具在尤當深求
讀書法耳自記

葛川書歸芭山記

癸未冬遘亂自火其廬弗顧書僅存甲申正月朔四
出奔過豫章笈書扶老稚之閩潭陽及閩道梗退六
月僑信州葛川書寓葛川旅舍乙酉偕季涉覽多論
著忘其在顛沛也丙戌連膺薦牘擁書太息不就丁
亥葛川羅寇難懼書淪亡次始末自爲記奉母還里
書不獲反留一蒼頭視之母歸八閱月見背晨暮銜
恤憶書輒出涕庚寅故人陳太宰名夏欲盡梓余論
著以傳屬趙侍御如瑾董成侍御行部江以西首咨
袁司理王延禎曰梓芭山論著孰先司李曰芭山論

著富前奉旨刪定四書大全進御明經翼傳莫先是
書侍御諸六月望日司李馳侍御書幣來山中告余
故余時逡巡久之尋念大全荀版行亦猶本朝之文
獻也書成變姓出亡未晚始詣郡城見司李以書報
侍御不謁謝侍御檄十三郡襄事已又發符傳趣興
安令葉承祧命役徙葛川書凡裨大全者歸芭山會
徽差事寢十月葛川書盡反舟鏏漬壞過半余卒書
憫曰問者以梓大全故汲汲橐書歸既歸書漬壞如
此大全又中廢如此嗟乎書何辜厄至此極哉余年
五十四憊甚不能復出遊如戊寅居金陵輯補如初

書由芭山之潭陽之葛川復由葛川反芭山幸而反
芭山存否未可知書視葛川所藏又什亡六七痛哉
癸未泊今凡八年書與余轉徙無寧日後先得失慶
與之故皆有足傷者不記懼後失傳因掇取葛川載
歸僅存者亟次其目藏芭山併爲記使堉兒異時得
考焉庚寅十一月既望某記

借書感慨意在言外芭山豈直爲書記哉知者自

知行文俯仰盡變頡頏史遷特緒餘耳 弟勳識

誰廬記

庚寅陳大宰夏逋直指謀梓予四書大全辨檄江國

一十三郡襄厥事宜邑令王諏吉召工就芭山搆數
椽爲剞劂地予因自爲屋十餘間藏芭山書籍退老
其中亦猶古莬裘之志也落成及門諸子議額芭山
書院誌盛也諗予曰是居肇自大全大全芭山自刪
定額不可易先生盍自爲記予蹙然曰諸子謂此數
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太守郭氏堂構頗宏窻
牖別立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數世廬已易數主
自兵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狐鼠穴處主
莫知誰何凡皆予後先所親見況前代賢相如唐魏
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貧丁晉公甲第朝廷

以賜外戚楊杲卿若然者猶傳舍耳人皆得而有之
惡在其獨爲吾有哉李文饒平泉山居誡子孫勿售
他姓形諸雜咏有吾廬日堪愛之句予心竊過之迨
讀陶淵明詩亦云吾亦愛吾廬淵明後世所稱達士
也豈私其廬哉偶然廬之則偶然吾之耳然予意淵
明達則有之以語閭道則未也天壤間誰爲吾有即
吾有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遷凡有之皆不足
恃而況吾廬乎故予嘗藁古人不治垣屋不廣侈廳
事剳字以處友焚券以遠嫗皆有合於道然則廬而
吾之者皆私也誠者無取焉予先世儉廬數區風雨

莫蔽甲寅泊今三十年中徙居無暇日間取赫蹏書
誰廬額自隨每至儉舍坐則懸於屋去則藏諸篋凡
旅居皆然明乎芭山非吾有書非吾有廬非吾有誰
之斯可矣欲盡攫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曰先生過
文饒淵明遠矣遂唯唯退是時予重違二三子意不
遽毀芭山書院額而居燕居仍額曰誰廬不忘初也
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予若孫有之卒非吾有也因
自號誰廬居士云辛卯某月日

儉屋記

先世儉廬隸故嚴相國鳴珂里與從祖併居居湫隘

甲寅遊邑庠旣昏宅後斗室蛇豕雜處哦誦其中者
凡六年己巳被讒將之燕庚午十一月舉舊居出售
從祖市楊氏宅一區距舊居咫計十二月率仲季扶
二親居焉辛未春如京師癸酉就試南闈報罷歸息
鴈楊宅湫隘與舊居埒思入山著書會族人有欲市
楊宅者輒委券粥之受直卜南鄉龔莊買田數十畝
爲異時避地計假寓友人錢駿伯卽錢經濟城南總戎第
世嗤余棄居謀食余曰居可做食詮啃豈過計哉甫
暮駿伯趣余徙乙亥復做鳴珂里彭宅彭宅距余鄰
出售故居不數武是時從祖撤故居新之輪奐煒然

余過故居未嘗不彷徨大息然不可復問矣丙子就
試南闈復報罷居彭宅十閱月湫隘視楊宅益甚丁
丑冬臨藍賊踩袁十一月二十七日偕仲季扶攜老
幼避龔莊歲時所儲粟足繼數月春賊退室家晏如
族友竊歎余早識云己卯南闈復報罷居金陵删定
四書大全不果歸庚辰仲季念二親老方卜材築室
龔莊然龔故基半入黔宦張納言公子叔遠所余倍
直得之屋成奉二親晏笑凡二年辛巳春余望室居
西鄉李宅日涉覽二十一史足不踰戶限壬午春方
就試南闈室旅二月移就龔莊與母同臥起余旣行

三月舉堉兒四月山寇颺動仲弟急稱貸買郡城南
彭宅避寇十月余還自金陵次盧洲方橐書趨龔莊
友人告余曰若家久徙城南今龔莊闃然痴耳余蹴
踵亙久詢之則仲季徙自壬午六月望六日也入彭
宅見家人若隔世喟曰決策入山寇卒驅就城何哉
逾數月逆賊張獻忠羽檄至撫軍鄖都賢棄城夜亡
紳衿率駭散賊聞左師尾援引去左師虓踞城內外
放兵四劫南鄉無一妊免者先君仲弟並遇害余與
季扶母他竄懼兵往來騷余宅夜命仵自焚之屈指
庚辰始構至癸未僅四稔而栿桷無復遺豈非天

哉念母年七十三堉兒甫二歲巢覆將焉之擬僦居
瀕上十二月二十日屬季促辦權窆先君仲弟訖甲
申正月朔四日挈家出奔舟過潯江友人袁臨侯復
奉勅督潯聞余遠徙急延居趙氏半園二月十六日
余獨放舟之金陵友人梅惠連將歸楚舉先在固城
田宅未受少直悉畀余余返潯辭臨侯就固城會京
師陷余崩慟円園社屋何以家爲獨母老漂寓艮
苦耳棄固城客潯踰月慮潯亡備變卒起叵測母老
淹潯非計五月朔六日急發棹返章江道匡廬友人
宋未有割宅招余余辭十九日抵會城見友人楊機

部兩人相持號泣皆失聲機部私余曰四方瓦解宜
入閩不則家信州子遠往我且囊書以來余諾二十
二日發章江二十九日自河口抵鉛山將之閩潭上
抵閩爲遷卒遮邊弗果七月朔七日退次信州寓徐
慧后宅思匿影邨鴟間櫛風沐雨數閱月胥宇不獲
久乃僦居與安葛川葛川距婺數百里友人余中台
復招余居率山以毋老憚跋涉不赴自甲申迄丁亥
家葛川凡四年戊子母年七十七泣曰兒使母一見
故鄉死不恨三月朔辭葛川將母返龔莊黍離在望
葺書卷尚存雖遺兒以貧實遺兒以安宜不至如
念鄉者僦舍異鄉備嘗險難數愴惻出涕入郡城從

祖新居悉化鳥有益嘆嚮余過故居徬徨太息無庸
也九月就龔莊搆數椽怡母愉暮十一月落成母詠
棄世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余之謂也自庚
午罹故居迄今十有九年其間或棄居市田或粥田
買宅或既僦不往或自搆不久居嗟乎世有轉徙遁
窴如余者哉雖然唐鄭權官工部尚書家屬百人嘗
僦屋以居杜牧自去安仁故第八年中凡十徙居徙
豈獨余哉後世苟推求余志知余往來僑寓修業砥
行罔敢自失墜因深明古今得喪愉戚之故雖祖宗
田宅無足恃未有不積德累行克永世者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也他若踥蹀燕趙齊魯閩楚吳越後先四
十餘年年求一日晏處僦舍不可得雖家居猶旅也

別見旅記七篇庚寅除夕前三日旅人某記

琇兒未震母腹之徙龔莊既育母襁之徙郡城未
幾由郡城復徙龔莊癸未冬避兵老僕攜兒竄伏
崖谷間徙不知凡幾甲申隨余出亡往還舟車潯
不已之閒閩不已之信復由葛川返龔莊九年中
兒奔走弗遑天實爲之豈盡父之過哉今敝廬重
葺書卷尚存雖遺兒以貧實遺兒以安宜不至如
父之旅食摧困異時思初惟始無忘父手澤可也

自記

庚寅山居編次芭山集授剞氏息駕誰廬不復如
鄉者僦居無寧日會當事迫余出山梓大全辛卯
夏發章江來金陵冬大全成還里壬辰春再至金
陵募印大全行世季冬笈書歸癸巳春就及門陳
子約復挈家寄陵陽以陵陽難久淹復僦寓白下
郭南凡六年庚子兒受室復移家宛上濮莊凡五
年乙巳夏辭濮莊復僦居白門屈指十五年中余
出遊四方之維揚之毘陵之淮之皖之曲梁之衡
陽之閒櫛風沐雨轉徙弗遑未嘗一日居僦舍嗟

乎豈余初志哉皆天也諸所見聞往往潛滯故不
續入旅記重覽是篇顧瞻無儔粗識其時地如此
乙巳夏月既望又書

戹記

張子自少至壯戹不勝述述其著者萬歷乙卯隨從
祖維舟章江友招飲他所暮返舟甫距岸二丈餘
縣木版渡之版滑蹉及半忽墮舟人愕曰水深數仞
溺無更生理適竹筏浮其上不死戹一崇禎己巳同
郡吳上舍兩造忤郡守田公十一生謁守謝罢守意
解年少生蜚匿名書誚讓守守信讒坐余訐上狀白

學使者褫革之余笑曰曾參殺人豈待辨而後雪哉
督學察非辜得直戹二辛未遊京師客友人袁臨侯
侍御左官南大行趣余同返金陵晨發臨侯車稍却
余先過七里莊過盜盜攫金急輿中實橐百餘金蓋
南大鴻臚屬臨侯致輩上諸公者私帷金非已有倉
卒與盜非信嫌涉瓜履損他金啗盜自免非義死生
有命毋恐與盜持盜怒操刃中頷血濺衣裾不爲動
盜引去夜過臨侯告之故臨侯曰金失袁子得代償
盍自愛余曰盜攫金又殺我若何張子豈百金贖哉
戹三甲戌丹黃制義東鄉艾南英喜訣盜聲聞嘯余

批駁其少作誣三大罪布都市屬親善挾艾選來袁
陰刺余過不得間余貽書詰難使自引咎東鄉嘿莫
敢妄發戹四丙子就試南闈報罷東書旋里門閱邸
鈔見袁臨侯被逮思伏闕訟冤馳入都過汝上諸計
偕同行前余十餘里余獨夜迷失道時剽奪四出僕
惟牲左右顧余曰視前路疾行眡火光所在旅舍可
問也下車步頃果見火光呼之同行諾曰宿此因宿
焉戹五巳卯春復入金陵就試邑諸生某與曹姓訟
見郡守與余頗親厚疑余受賕以竿牘抵守左袒曹
詬厲鑾至余矢曰一字關說此行當葬魚腹比歸舟

過左蠡風濤作幾覆仰天曰死何足惜獨不幸死此
何以自白於里中兒哉須臾舟及岸無恙戹六癸未
冬左賊屠城仲弟抗賊死賊中余要害垂絕母季弟
幸存老父捐館舍余伏枕出涕自分齎恨沒閱一旬
愈戹七甲申國變同季弟扶母避葛川葛川寇警索
亡備余推古兵法創五營申鄉約移書當事須條科
行之或疑名雖禦寇實驅鄉勇自衛謗語日沸人無
固志戹八乙酉寇退方閉戶著書會宵人柄用黨獄
熾興嗾劣宗朱統鐳誣劾相國新建姜公株逮余不
一月陪京陷或曰黨禍自此熄余泣曰黨人不死非

辜若宗社何厄九丙戌信州潰葛川岌岌或曰五營
禍始乎余曰事專扞寇前有司牒具在天豈忍寃此
一方使駢首戮哉安堵如故某生又蜚言主帥匿余
舍邇者不時至且暑葛川衆疑余夜亡各挈妻孥他
遁友人鄭祿遷趨白余余偃息自若與酣飲達三遂
定厄十此十厄者可不謂艱且劬然余安義命以迄
於今益信古聖賢當厄無毫髮幾倖苟免皆順受其
正豈獨余哉雖然余僅述厄之著耳厄至於不忍言
不能言孰從而知之世未有厄如余者也悲夫丁亥
七月望日旅人某記

厄荷止此豈非厚幸然異時有倍蓰於此者始終
順受而已自記

雩記

崇禎十六年袁四月至七月不雨苗焦卷無復蘇者
民相向泣曰魃災我已又聚族謀曰弗蘄我殍迫呼
迫妥之神老稚詣郡邑泣請蠲郡邑曰蠲必不可得
敝司巫雩雩累月旱甚民田近渠者方日事桔槔它
宦田壤接則宦佃實梗之雖百桔槔莢濟宦佃曰我
能禍福若何雩爲煽宦僕數十人絡繹吁陌問渠自
上流趨民澮者絕流導入宦畦民不邀涓滴迨宦畦
水溢宦佃決令他道出委諸壑民視苗立槁耳宦佃
又誅民曰若欲溉盡賂我民弱衣履雞豚往賂佃得
賂與宦僕酣笑爲樂不予溉如故民恚莫誰何也仰
天泣不已宦佃曰若輕我獨不畏宦耶須臾數十人
前曰我宦家僮孰我當捽爭溉者垂斃衆愕眙無人
色走顧宦門扃弗得入泣而還或曰不賂宦僕禍且
酷宦僕陽受賂陰阱之導佃膚憩宦曰甲某爭溉乙
某捽某佃宦急疏甲乙名白縣縣筆之民泣呼曰魃
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千人未幾市猾者思行劫
罔郡邑曰故倒旱擊龍湫乃雨邑曰擊諸猾收召徒

黨揭竿往夜肆掠螯八里老跡之則曰我衙邑命擊
湫者羣薄去或嘆曰雩盜竿也民何辜魃害熾矣益
以宦益以佃僕猾則是天旱一人旱四也不荒於歲
荒於人袁豈不殆哉往余遊西方聞邑苦潑苦催科
傷之今里居復苦旱患滋蔓不止余雖慕古范文正
劉善明思有以拯之弗逮因次其事以明虐有熾於
魃者而尤慨吏茲土者之扞暴備災失宜也庶後之
仁人君子鑒焉郡人某記

蛤市記

癸未冬十一月夕就寢夢經槐墟見積壤爲城郭亭

榭中有臺隆然一大螳居其上榜曰槐安王殿大螳者羣螳王也臺畔一區廣袤數十里有奇如長安九市布道西者六布道東者三是時王將駕入市檄螳卿螳大夫南柯郡守從市側一老人先余扶杖立余至老人斂手曰子奚爲來此余曰彼羣螳營營將安之老人曰螳市也蠅市朝蟲市暮螳市日中盍往觀乎抑問今天下螳族之夥乎大者曰蚍蜉赤者曰蠭音隆飛者曰蠅嗜羶者曰元大頭者曰黃好啖羣族者曰虎羽化蟹人者曰蛆同類殊稱者曰蚋嫁苟象有匿影蝎角曰魚依佐鬬者有鑽隙垣屋摧頹柄椽者有穿窬竊和遺齒澌滅盡者有盜竊腐餘分噉媟

清市道曰王來王來須臾王赤幘絳袍乘錦輿入螳被甲舁而行單騎前導者則南柯郡守也數百螳環擁王前後傳呼聲如雷王登市臺設几坐南柯郡守待王下令申市法螳數百萬隨監市及階俯仰似人能人語稱觥上王壽如朝儀王曰遵朕法毋譁不者罰罔貸令畢郡守麾之退市中凡羊豕雞犬鴈鵝班間錯峙隱若闖闖一時羣螳往來東西道如織老人顧謂余曰子縱觀市以內有連袂恢詼旁無人若者有竊訾同類妍媸者有謂汎齊駿良不當冒已名曰浮螳白螳者有謂鵷冠山遊海不逮我戴笠逍遙者

有謂莊生子告東郭子道在螻螳爲知我者有謂儕能知雨至驗水災者有謂吞舟之魚我能制之者有謂千丈之隄我能潰之者有謂齊桓公伐孤竹隰朋握我壤得泉者有謂薰生雖解墨蘆後董罪繫我宋編竹渡我並登第蒙福利者有謂我儕不宜穴獄使董乘閒出酬私恩毀國法者有謂二持槧竊肉入穴桓謙沸湯澆我坐鬬釁滅亡者有依馮城社貧緣狐鼠爲姦者有收召蠅黨汙白成黑者有匿影蝎角曰魚依佐鬬者有鑽隙垣屋摧頹柄椽者有盜竊腐餘分噉媟

樂者有自奉腴豐觀衆孳猶秦越者有游滑不持一錢入市簀口獻媚匄醉飽愉快者有操豚蹄走東道爲西道黠螳攫奪摽膺出涕者若屬營營類如此子謙之余聳頰說老人曰螳蠢蠅一類耳今螳族視蠢蠅酷鷙矯僞過之盡殲則不仁曲恕則非義奈何語次蟻卿十人蟻大夫二十人欻市門告閽吏曰願白事闔吏馳白王王曰令若前反命卿大夫趨謁直王曰卿等來何遲卿大夫免冠叩頭言適與妻子營什一坐是失期乞寬貰王笑曰各私其私卿等冠朕不汝罪卿大夫各就南柯郡守揖分次列坐方陳市籍

計直佔頃數蝗縛攫豚者泣懇王曰互市有故令令必平强奪有罰今監市枉法受若賂寃不直請令何王怒立召監市扶之命攫者償其豚去監市退自喜曰責輕賂重失賂則丧生焉可舍賂免責哉日將暗王命庖人馳入市取羊豕雞犬魚鰕張燕呼郡守卿大夫飲蝗優十人前侑觴樂三闋懽甚飲酣郡守啟王曰距南柯郡里許有蝗紳者虹苗裔也臣親見蝗紳臧狀罪浮監市若天不降割何時蝗卿蝗大夫面發赤傍徨左右顧王酩酊勿問燕罷會雷電交作風雨驟至不轉瞬市臺傾拔埃塵蔽空王跳身徒跣遁

蝗卿蝗大夫郡守追王弗及各駭竄他漂没僵仆不勝計未幾雨止市西東遺羊豕雞犬魚鰕無算羣烏鳶數千下啄之無復與烏鳶爭者烏鳶不德蝗蝗亦不怨烏鳶云余時惝恍良久老人酒揖余曰天下事止如是觀子姑去余亟問老人姓氏不答各抗手別將歸忽十數蝗被服似儒者橐南柯郡守書一通遮道謁余曰我儕衛王命來語具南柯守書中願毋泄罷市困辱狀貽世口實王誓有以相報余曰若曹曾曆孔孟不能使世無桓文鄉愿子必欲使世無假山何莫懲嗟何文過爲某雖默老人具知之徐其書遂行隘也況木似山也不能自揜其非木山猶木也不能自抗其爲山喜似者惑於假而不寤蒙喜者忘其似覽而曰寱語也不記則失傳晨起援筆爲之記

夢幻一也莊不幸而化蝶余幸而不化蝗雖然蘧命士以上不入市無市心孰如余顧終夕狎蝗市何哉獨市旁喜聞老人語事雖微有足感者記末可廢也自評

焚木假山記

盛子立巷過余見小木假山侷几右目攝者良久既而曰吾惡假見輒逐之予何乃與假狎假山罪必誅蘇洵爲木假山記中峰自譬旁貳峰譬二子形擬委備假山之名始著然盜名喪實久假不歸孔子所謂似而非也惜哉洵之舍眞而托於假也子安取此毀

而不慙其爲假莫可易也假惡足以欺世哉雖然子之以狎假責余孔孟之志也請焚假旌余過焚已盛子起揖余曰吾終惡其假者也焚而後小者懲大者戒也除惡先防漸閑道在謹微無出處小大一也子不可無記

揚雄曰譬僞者必假眞陸象山曰六藝聖人作也小人假之以文姦言愚謂天地間姦僞百出儒者不知言不知人故往往爲似所蔽非僞者必盡譬姦者能自文也未聞桓文鄉愿之惑孔孟也又記盛立菴曰一嚴於黜假一審於辨似持論難別稟可以容物可以入道

芭山文集卷十八

志略同余所遠遜芭山先生者學不精耳繹是記

芭山文集卷十八終

宜春　張自烈著

族記有序

今世備嘗族之苦莫如余族蓋自甲寅始甲寅洎今三十有七年無歲弗族無族弗困不勝記記余生平遭歷足資警訓者錄授堉兒使異時不幸如父之羈棲失志慨然思處族有遁因取易旅象象合余所自記者進求之宜有感發裨助惡在族非學哉余嘗兩之京師一自辛未春一自丙子冬兩之楚昭陵一自戊辰冬一自己巳夏兩之邗江一

自壬申冬一自己卯秋兩之閩潭陽一自戊寅夏一自乙酉春三之信州葛川一自甲申夏一自甲申秋一自己丑冬客金陵則始辛未卒甲申往還凡四十有六他信宿平江臨安句曲瀨水皖桐姑孰嬀滋章貢潯江事無足記略至於遠赴友約如固始周一韓士琦陽羨陳定生貞慧後先馳幣詣金陵期余教授諸子弟皆不果行記凡六篇庚寅季冬朔日旅人某書

族記一

戊辰秋屏迹邑南龍刹覃思制義絕造請十一月望友人邵陽令袁璿嵺發使橐書幣來山中請余爲家孫世琦師余旋家治裝私仲季曰祿仕須時受脯資具目前菽水子職也十二月朔遂行時道上雪尺餘僕前且卻余弗顧見者意余客遊反楚出眴語慰勞不謂方餬家客昭陵也夜次萍邑酤酒發行篋宗子相詩文讀之歎曰菽水闕故出遊歲盡親與仲季俱得無嗟遊子囷乎予闕養非孝若何以遊重二人憂擁衾太息不能寐越數日道臨湘歷湘南龍城問古黃陵汨羅道鄉諸遺蹟經過族宿見田家頹垣茇舍縣鑰晨炊無人色余曰楚人家居苦客遊豈足悲耶

夜作哀田家詩見志除夕前一日抵邵陽治郭外比屋伐鼓鳴角聲訇十數里問故楚人曰卒歲報祈禮也余曰世傳吳鬼越燄今楚巫亦然即所報焉用鼓角爲哉晨馳刺達主人喜急迓入署余升自賓階坐堂主人召琦前謁余晚治具燕語如疇昔少間余退就寢獨私惟鄉者宿萍邑讀子相詩文時泣數行下默諷屺岵三章欷歔徹曙已巳正月朔琦執經北面余余嚴條科肄之學日進會江右學使者奉詔遴制主人揖余言曰先生負材一明經惡足恩先生殫

子請益願投轄勿去余曰父命也從友違親不可固辭夜與琦訣曰是行也出對大廷獲少自施用祿養此始不則義聚侯他日最旃十五日出郭馳車行馳七日夜還子舍二十二日發櫂東下迴颸不獲前比至則榜發錄同庠彭生汝明余曰得失天也因歎先是發昭陵七日夜遄歸適白傔耳三月初六日歸覲二親恩甚謂仲季曰求故水則之楚急祿養則之豫章卒兩失之何哉居數旬同郡上舍生吳兆桂者往歲客京師貸鈐邑嚴嵩文金逋不償廣文憨郡守田公守左袒廣文兩造廷笞生邑人士匿名詣讓守守

悉誣坐余疏十一生罪狀白督學使請覈之諸生懼日長跪謝罪余閉戶哦咏不少屈久之余得直琦聞余失志且雚謗復以書幣來請卒業友人袁臨侯爲詩祖行五月復入昭陵率琦講貫如初

觀其徘徊展轉欲行且止欲止復行備極苦非芑山自爲記惡知其楚痛若此哉爲之泣下弟勳識

旅記二

庚午春琦就童子試隨余發昭陵歸仲夏琦補邑庠欲延余家塾余辭辛未正月余北上三月至京師客友人袁侍御臨侯郎第夜閒卿大夫譚議矢與制科

復命其子日旭從余遊走書幣要余余曰遠赴友難二親倚閭久無晏然皐比長安理辭五月朔復渡江還白門急攜室歸里七月抵家見二親始詳白入都門日月詰旦持臨侯獄中書并諸當事申理疏慰安其家是後余雖詣金陵就閹試不復如京師

旅記三

壬申客南大行袁臨侯思補署秋七月臨侯以差歸里余寓貪易又尹旅次一夕余疾劇比曙獨僵臥不發聲又尹疑余酣寢竟勿問晡時楚友劉文甫見余排戶問狀爲致醫治句始差廷評袁瞻噪瞰余困告

余曰海門令與某遊從久爲書介先生行宜少佐脯脩余諸十月朔廷評遣役導余之海陵十七日舟次維揚令奉郡符先余至友人曰使君適來造謁便余曰士前令非禮十八日出廷評書抵令不往見令還答廷評書贖余余却瞻受書二十二日舟反金陵發櫂雨寢所水深尺餘余笑曰張子魚乎安之舟甫泊登岸憩旅舍命役沽酒手一卷獨坐吟誦俄一生前揖曰客踽踽甚園莊咫許盡見過余喜與偕往莊雖庳隘凡上下四十人合辭白大司成周公鳳翔請以余删定四書大全咨部檄江右學使者鏤板袁州余每念已卯辭臨侯不赴海陵壬申薄海門獨寓維揚往往汗浹背雖不枉刺海門視石徂徠閔仲叔何如哉然余過維揚不見令邏逅得見崔生崔生似知余至

庳隘凡上下四十人合辭白大司成周公鳳翔請以余删定四書大全咨部檄江右學使者鏤板袁州余每念已卯辭臨侯不赴海陵壬申薄海門獨寓維揚往往汗浹背雖不枉刺海門視石徂徠閔仲叔何如哉然余過維揚不見令邏逅得見崔生崔生似知余至

問生家此耶答曰吾先子崔公名桐字來鳳泰州人邱壟地以

今猶恨別崔生遽不遑一寓目几上書爲生平闕事云

歷境類第一記而介立骯髒過之蓋自辰迄申芭山又五紀矣識益老氣益壯芭山之學得之旅處爲多此旅記所由作也末借崔生作結殆感其傾蓋如故視彼朝夕暱就不相識者其逕庭何如士不逮崔生亦可愧矣弟勳識

旅記四

古潭崇化里世傳紫陽銀集註綱目始此建孔子廟歲釋奠如澤宮後人額同文書院祠紫陽其中天下號閩書林始余聞崇化富書籍翁媼嫻剞劂甲申避地葛川葛川距崇化數百里思輦生平所著書就潭上版之會孽盜掠塗行旅竄伏余方嚴裝就道家僮夜胠篋攫資逸去友人曰兆先告宜少須余弗答三月十七日發信州宿鉛山十九日入關至崇安二十日過山前店是夜宿澄潭二十五日至崇化里僦寓清修寺二十六日明發謁先師禮畢尋拜紫陽祠越數武遘前建陽令生位暗視曰彼乃愚聖廟立毀之極圖猶長掛謁崇安令出諏辭自夸衙令氣奪上學使者褒異之友人李韋華爲余言邱生狂惑亡他能余笑曰今士盜虛聲豈獨一邱生哉朔九日還葛川路先生獨晏如何與余曰前卻不相直故免鄭子悅

代訖十三代主名詳名爵諡公興安王蔡樟公桂樟合一主四代贈嘉議大夫蔡陽公五代贈通議大夫蔡克順公六代諡文敏蔡仁公七代宋聘君五處士蔡伯充公八代宋國史仁齋蔡亮公度公宋國史諭十七公蔡諒十三代宋資德大夫蔡度公諱志二公捐田三百畝贍來學　余斂容曰世澤如蔡氏者幾姓哉訊諸裔孫則里人云今籍諸生者數人爲太息良久去朔三日宿崇安訪覽劉忠顯胡文定諸君子遺文不獲聞邑諸生邱四可著太極圖解長掛謁崇安令出誘辭自夸衙令氣奪上學使者褒異之友人李韋華爲余言邱生狂惑亡他能余笑曰今士盜虛聲豈獨一邱生哉朔九日還葛川路先生獨晏如何與余曰前卻不相直故免鄭子悅

復閉戶著書如初自後鄭子與余聞問不絕閱三年戊子余挈家歸里老母尋見背撼頓亡俚卒不忍廢書已丑夏追念鄭子前約欲重鋟大全綱目復偕季暨及門俞子塞袁子世琦詣潭陽六月朔三日發芑山過平安揮汗馳數百里往往迷失道左右顧慙道旁久乃行行半復迷問以意躡行人故迹曰此必衢送也疾趨已果然夜宿旅次酌酒環坐指屈失道啖暍處相視笑粲遲明蓐食復就道雜賈販與語詰所之陰倚爲鄉導云七月十六日經光澤寓唐氏樓居糧絕發仟詣鄭子告急鄭子齎金趣仟晝夜兼程逆橐挈以來鄭子業鳩工經始會山寇日熾闔里中劫

余仟逗遛不果來一夕余夢邏卒百十人環甲挾毒刃躍入執季與余詣幕府斬以徇拔衣告琦輩曰不去禍且及晨興戒諸從者毋出戶謹伺變不移時邏卒果踵集執季余曰若無譁見幕府幕府白本末生殺惟命卒環擁季前余袒跣從季抵幕府幕府曰賊偵法罔貸俟閱實踏諸市械送獄一時觀者如堵牆兩人申春至已丑冬往來葛川潭陽雖罹兵寇不死寒暑瘴勞萬狀僮僕屢去凡四人

訣天也獨俞袁二子數千里從余遊進退維谷將安之語未既幕府廉得實命卒趣出獄釋之反寓衣櫛扉履殆盡獨書存耳是時前所遺仟來自崇化距旅次數舍聞余被執卻馳三十里不顧余資竭不能前適有劉生者捐橐餉余仟中道何余得脫復來迓余眠仟曰我死宜斂骨歸邱墓禍不汝蔓何恂慈至是仟錯愕垂首退八月十四日入崇化見鄭子鄭子曰先生何遇之艱也幸無恙急館余書帶草堂指畫重鋟大全綱目如前約余遣仟詣葛川笈大全繕寫諸豪挈以來鄭子業鳩工經始會山寇日熾闔里中劫鄭子先妣孺人愛子也鄭子懼貽尊甫憂方捐産奪季復割金館穀十一月朔襟疇反舍前一日余以剞劂不果辭鄭子開道之葛川朔二日袁子偕季道光澤歸袁俞子以疾極留居鄭氏宗祠人瑞堂余自甲申春至已丑冬往來葛川潭陽雖罹兵寇不死寒暑瘴勞萬狀僮僕屢去凡四人

毀生位補遺主寓彰癉大義至光澤之變余所共患倏而狂倏而釋不自知其何以至是今痛定思痛益信儒者處患難有道宜順受其正耳弟勳識

甲申余卜居信州六月聞與安葛川宋謝文節避亂故鴈尙存儆鄭氏數掾逆母與季暨羣從家焉末數日念旅食告匱反舍粥產爲卒歲計六月十七日發河口七月朔九日抵袁出瀘邨田售潯督仲兄袁仲子受直百金抵葛川時仲子如潯寧親與余同舟泊章江仲子期偕至潯割季俸相餉余日至潯往反三閱月踰分故人俸若葛川磋蓉何傾橐金給目前潯潤未易邀也辭去八月十一日入葛川食指頗繁晨夕仰屋歎會信倅樊公稔知余數捐俸見遺余感其

意不謝乙酉葛川中寇日驚徙余集三都父老告之曰寇恣焚掠不禦寇三都無土不墟徙將焉往哉葛川環山峭徑守必固守固寇無由入避與禦孰利僉曰禦利願農家少長睦龔不習兵策安在余畫策爲條上當事請移三都社倉助團練創置五營蒐子弟壯健者號訾勇編次十五營各有長長各有職諸器械旗幟符籍參稽古兵法悉具授五營長掌之計量一切長短利病凡不便民俗者釐之兼行保甲鄉約畢營長帥諸義勇詣五營習步伐擊刺馳射肄課以時殿最以法賞罰以信余間躬親甚之不暮年官

不耗芻粟民不釋鉏芟五營聲大震諸義勇曰豈徒守哉雖鼓行戕賊反掌耳余戒曰毋輕與寇角不幸勢解力潰悔何及計莫若守善鄉勇謹如約益自奮余慮寇不時至復倣古千扳聯紐主客戶每夕第番警巡傳籌擊柝必達曙乃已久恐怠弛復爲夜巡歌使童子踴躍塗歌之出少錢飲諸警巡者示勸勞意衆悅葛川雖彈丸地務農講武隱若一勁旅云丙戌四郊多壘余偕季讀書不轅門外蒿萊滿徑別設主窗通樵汲命僕司啟扉遠近造請至僕闔門謝卻之已復有潛刺余要害者余室西窶井一計日積薪突

舍薪盡夜趣僕舁薪入復鍵戶搒門曰張子客新安歸無期書問概不納過者率謂余果客新安也劉瓦八者里猶也先是牙角余余面折之劉銜莫敢發頃以賂應募充偏裨私鄭子祿遷曰彼閉戶匿影者何心哉方抵巇中余祿遷就余語故余曰若豈能殺張子者哉審殺我命也安知若稔惡不自勦絕耶踰旬劉坐暴掠戮於軍祿遷竊快鄉者言左驗然余益安義命雖諮詠紛至卒亦莫余毒也丁亥葛川飢富室昂粟直擾利屬所親紿市曰今米價三倍急倍直倚之不者粟盡雖十倍糴立孚耳由是直日昂余曰粟

羨羅不平豈誠歲凶哉會糧絕亟遣仵持縑詣友質
米友夙號柒封誑仵曰家餒安用縑柺藁反市僧伺
余急操米來售余問直則曰斗米直五倍將如直與
之已念我苟五倍直彼出訌人曰張氏羅且值五倍
此言一扇貧日益困是孥由我也摽之去戊子春土
團督閫噎血稱義師數萬人贅食信州道所部裨將
二人甲士三十人入葛川蠶擁鄭生素略生窘五營
製甿願曰此豈義師哉擬金鳩義勇長圍俄殲之血
流波步僵尸枕相藉閫帥劉啟泗介馬聲言屠葛川
遠徙毋罹禍裨將瓌視股戰引去士民率踵蹂復家
室如故居久之將民鄭十三陰爲賊鄉導賊遣間私

以軍法無貸陰枚分義勇伏隘觀變趣營弁曹之桂
陳應奇密詣劉營啗以金比暮糾義勇人持束芻填
衢路燕之烟焰蔽空鉦鼓聲不絕余復偕及門俞塞
率家僮持槀秉炬持伍符按次督察竟內主客戶聲
沸騰數里外遲明乃少休劉果閉壘莫敢進諜曰總
戎萬一麟者善前郡守樊公劉故驍萬指縱者也余
夜馳書抵郡守曰兵以曲直辨老壯問者官兵激變
三都非三都擅殺官兵某所親見劉帥寢兵則已必
欲角勝請率先五營習以待守告萬曰張公持論正
五營成備撤兵便萬曰兵即撤殺官兵非法也必齎

餉萬金犒師撤宵至三都趨白余曰土瘠民貧安所
獲餉萬金苟竭髓應不屠猶屠耳余曰不然斂百金
相機進止毋惴復馳書萬師曰必責餉殆激怒未已
又激怒也挺走衆必亂亂必禍首汝營萬恐採百金
咱之事遂定越一日新安汪閫帥趨見兩藩道葛川
誚余余告以劉萬激變狀汪色沮移次興安又明日
麾下偏裨百餘人繼至嘯集鄭生舍余召裨將前曰
若曹今屯聚地即鄉者五營殲將卒三十餘人者也
速徙毋罹禍裨將環視股戰引去士民率踵蹂復家

別五營醵五十金爲贐卻弗受將行各治具祖道旁
顧瞻踟躕有泣下者余雖去未嘗一日忘葛川也已
丑冬余由閩潭陽載玉葛川妄人前與邑令坐余逋
嬌憩新令葉承視令發遷卒索逋急葛川人士戒遷
卒曰三都當合詞詣邑雪寃若毋譁姑去頃臨汝書
賈某故與葉厚善過令署見余名厠案牘愕眙久私
謂令曰今豈有兩張爾公耶必誣也令告之故賈曰
爾公天下士欲急見宜以禮先毋惑人言賈戾令亟
馳刺達余屬邑諸生童享頫期余相見余笑曰張子

捕不獲豈折簡可致哉辭享頫敦迫不已余迺偕享
頫見令令引咎慙慄甚余曰前令本餽余顧誣余逋
公以爲逋逋卽償遑屑屑與較竟令出及闔哨卒
前遮余趨白令令遣役送出郭還葛川十一月二十
四日發葛川歸里不復與父老言別是時僮僕後先
颺信郡百夫長鄭桓信嚮余慨然從余行晨夜跋涉
歷三旬抵芑山十二月二十三日桓自芑山反葛川
期庚寅復來且之閩庚寅二月桓卒十月余遣仵至
葛川稟書歸仵舉桓卒月日告余謂桓疾革自言夢
魂依依芑山云問桓室則已挈藐孤再醮余出涕爲
文哭之嗟乎桓幸歸而死藉不幸死中道妻子不得
與永訣旅櫬無還日桓卽不衒余余何以慰桓地下
哉余居葛川凡四年始終與余游好無間者非死於
刑戮卽死於窮困幸而存者經年乖隔不相見雖欲
少答其私卒莫償余願悲夫

旅記六

余後先僑金陵最久其間憤出處謹交遊閭謗不沮
見利不趨蒙難不避未易指屈余自知之而已四方
賢士大夫宦金陵聞余介特率加等見待大司馬呂
介孺維祺屬銓曹徐公石麒遴余爲子弟授經謝不
往及介孺秩滿行偕同人祖介孺江滸時諸生二十

有四人卑謹稱弟子承色笑余獨行輩抗禮不阿踰
年介孺里居緘書幣發仵馳數千里來金陵請余序
其舊所著集不謂余倨也前官饒州司李改南臺成
公勇以南譙河南御史金公光辰介紹來謁命二子
其謙其懋北面余禮遇甚恭未幾成公以劾璫逮別
去諸同里官留都者余未嘗一及其門先施者還答
始終不敢以私屏居城隅日閉戶著書皖桐方子數
訪余不值留詩見贈有避人數徙居之句蓋實錄也
寶應邑諸生湯廷璉性骫骳內嫻李某以小嫌誣坐
廷璉殺人訟於官湯司李笞廷璉下獄廷璉與余未

交脛次尾告余曰急友難如芭山盡爲湯生白楊大史機部移書當事使得昭雪感豈獨廷璉哉余諾一日趨告機部機部與李禔世誼不果余抗聲曰行有死人尙或埋之張子未知湯生宄尾稱湯生寃言非誣張子不以告楊先生是湯生死於張子也張子告楊先生楊先生坐視弗救是湯生死於楊先生也可否惟命遂別機部感余言迺陰發書白諸當事釋之廷璉出獄始見余次尾旅寓爲詩貽余余復廷璉曰古者信見疑忠被謗求內省不疚耳子致謗有自宜少折節全身名勿謂投杼無足爲曾子累勉之自是

余與廷璉不聞問者凡十年懷寧某坐媚璫罷官家金陵都人士慕某俠宕樂與遊余每出謁聞某在坐急引避不相見是時余友周仲馭諸及門黨璽角立詬某不絕口某間書抵仲馭諸子戒門勿內立焚棄某恚甚天啟間以左公光斗某同里人也左公死璫禍某實擠之公嗣子四人身受摧頓誓不共天會史公可法撫皖痛左公死非辜爲建忠烈祠祠碑周仲馭撰文刺某入骨寇余名某益銜恨已卯秋四方同人聲義坐大逆不道攻某某踰夜亡疑發蹤始余與仲馭思中余不得間甲申某倚姦相馬士英復宵南樞株逮朋黨百餘人首文致下周仲馭詔獄殺之不時緹騎四出禍叵測或變姓遠徙或亡匿四鎭余獨以傴居葛川免未幾留都陷雖然余不幸不死黨禍死則致命遂志長與世辭豈復顒劬奔播不獲死所如今日哉

記邪上語

余至邪江見友人袁臨侯於邑甚先是臨侯視事海陵恥阿璫璫坐臨侯朋黨（璫時疏劾繼咸與御史李右謨崇黨諡周奉旨繼咸降一級調用）臨侯曰吾自廢耳豈章亭爲之哉是時臨侯拂衣歸十州縣數萬人齧指血書封閉城門思擊登

聞借寇臨侯微服出城諸父老遮留皆滂泣余惋惜久之比入舟臨侯告余曰海陵有小園袁子顏其軒曰冷笑自號半揖居士志愧也鹽漕揚（檣瑞揚顯名）行軍門體州府而上皆屬禮見語人曰吾婁狄婁狄云居士自武昌來揚過居士甚恭揚人曰居士能令軍門敬居士曰否詢不測未幾彈文及居士走矣讀其章有冷笑半揖語因憶青蓮大笑居士僅冷笑長孺長揖居士僅半揖嗟乎揖與笑皆薄罪如此張子曰直道事人焉往不三黜袁子失官無足惜夫閣柄政祖法蔑如也彼後先吾袁子卒久於是官者視袁子孰

失孰得哉崇禎己卯十一月望日

末數語微文刺譏足爲後世媚璫者戒史法也自記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崇禎丙子熙弟閔邑困條六欵上御史臺御史臺韙之未幾猾用賕煽讒枉烈加派冀格熙議不行大鴻臚公惑焉讓烈牴牾前議烈抗顏爭得直已御史臺朱輿論與釐勒石著爲例公莫之知也里中竊嘆熙仁言利溥云丁丑冬臨藍賊掠袁殺范氏父子烈闔室晏如郡邑曰天祚張氏篤哉蓋至是而鄉者六欵本末明矣癸未袁再申寇陷熙罵賊死先君繼見背

烈被重創絕復蘇知不知皆流涕甲申烈偕季侍母就潯督袁臨侯約客潯數旬歸豫章謁公公躧屣出迎執烈手曰王室多難爾公宜匡家臨侯副四方望遄歸非計是時烈方極言時事公忽追論六欵抵掌曰令弟志在釐剔卒遇害爾公故加派媚縣官者不謂與我同奔竄至此烈改容告公曰六欵兄弟心迹一耳公顧是熙誠烈何哉公始以烈宜匡潯督不逮則是烈生平心術學問居鄉必不加派虐百姓明甚公一時言論何後先自矛盾若是使烈果加派果媚縣官遇賊必見殺不則百姓伺間變食我惡能萬死

記白門孫幼寇語

張子避亂過白門見姑熟孫幼寇問四方規我者孫子曰焉用規知子者希耳侍御松濤徐公告我曰爾公性介潔惜傲耳何叔子去年來金陵告諸同人曰爾公過人遠若迂何嗟乎迂與傲豈張子哉張子曰傲凶德也士豈屑爲禰衡阮籍哉獨張子恥干謁親舊貴顯不妄通一刺侍御令姑熟時命其子公旦執贄受業於張子張子過從甚驩迫侍御持節按江右張子遠去弗顧若是者不謂之傲不可雖然不謁貴顯謂之傲則不臣不見說大人則藐之者皆傲也古

聖賢入道自迂始滅明行不由徑孟子不與右師言不可謂不迂然不迂則浮誕矯僞不害名教不止昔唐代宗自陝還顏眞卿請先謁陵廟後卽宮元載以爲迂宋韓侂胄命優人裝冠濶袖象大簪戲寧宗前因言朱熹迂不可用元阿里海涯破潭州知衡州尹穀寓城內度事不可爲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果爾則迂不見取於流俗久矣然司馬光曾鞏皆負時望皆自安於迂今世概謂迂無足取非也張子謹趨翔愼然諾迂之小者耳苟近道而皆謂之迂必同流合汚縱橫捭闔偷時榮以衒目前斯

謂之不迂耳又豈張子所屑哉雖然禹戒舜毋若丹朱傲子路聞正名謂孔子爲迂夫以舜孔子之聖且謂之迂與傲況張子哉記其說示幼寇以明譽疢疾而規藥石毋謂知我希也使得共勗焉崇禎甲申季春金陵舟中書

芭山文集卷十九終

雜著一　辨

聖無死地辯

或問聖人無死地張子非聖雖寇兵不死何欺張子曰死生命也聖人非能無死權輕重不徒死耳古遭時不幸守正赴死者蓋衆聖如文王孔子紂與魋必殺之而後快鄉令紂必不釋文王文王雖演易鮮不死魋必待孔子於陬孔子雖微服鮮不死謂聖人必能疑鬼疑神以他寶免智者弗信也羑里文王死地

也過宋孔子死地也以文王孔子之聖不能使紂與魋無殺已必不能不死於紂與魋其不死者命也聖人而必無死地則是有死地必非聖人也設文王孔子不幸死於紂與魋將不得爲聖人乎哉夫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聖賢一也聖不以無死成其聖雖死不損其聖苟得死所聖人未有不死者也必無死地而後謂之聖古今姦雄盜賊臨難苟免者豈少哉然則後世士大夫宜死不死卒不免於死皆聖賢之罪人也張子不死於寇與兵天也非人也

問聖人可殺否程伊川曰聖人智足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愚按此言大謬玉可碎不可汙聖人不能避害能不失正而已使聖人皆不死忠如龍比豈智慮弗若人哉自記

孔子不絕原壤辨

孔子故人原壤夷俟見孔子孔子以杖叩其脛或疑壞喪母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今責其夷俟何舍重而責其輕與宋朱熹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此亦可見愚以爲不然檀弓夫子爲弗聞而過之蓋傳者妄

耳其說必不可信果爾則是不忍絕故人而教天下後世爲逆子也豈得爲孔子孔子見齊衰者敬之凶方者式之壞方喪母禮宜斬衰辟踊獨登木而歌何哉雖壞棄禮如遺不可律以名教必非孔子所樂聞必不能隱默退夫夷俟已無禮尙恐其賊世焉有喪母狂歌晏然若不聞者哉故者無失其爲故謂義不當絕也不則大義滅親如周公之於管蔡石碏之於石厚君子不以爲過況故人乎使孔子果聽歌而若不聞則其不合於禮者多矣而猶謂盛德中禮愚之所不信也

曾晳杖參辯

家語曾晳怒其傷瓜建大杖擊參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曰舜事瞽叟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不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嚏而不避陷父不義不孝莫大焉張子曰晳父子無是事也夫晳狂士也方侍坐言志暮春咏游孔子喟然與之豈愛瓜怒參杖其背仆地弗恤乎審如是晳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之暴可也惡得爲狂乎況參事父孝左右就養無方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犬馬藉令晳果不可爲狂士參不可爲孝子余故以爲無其事與割烹主癰疽惑世誣民之說同類而並黜之學者歷觀晳與參之所以自處與孔子之所以取晳與參則知余說之不妄矣雖然後世侮聖叛經者不止是獨誣晳哉

續師說

唐韓愈恨師道不古著師說以貽李生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少長貴賤恥師則愚以益愚陸象山亟稱之

歐陽修曰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言相講授苟從而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蠭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利用皆於物是取豈獨鄉子師襄可師哉雖然師經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師之道也書曰主善爲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不善也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衆矣孰謂

師說

唐韓愈恨師道不古著師說以貽李生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少長貴賤恥師則愚以益愚陸象山亟稱之

稱淵明說

世有詆訐陶集稱淵明不諱名者余慊稽史傳稱淵明非一梁蕭統言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淵明答江州刺史檀道濟自言潛何敢望賢由是推之靖節名

潛字淵明淵明非名也或又言靖節在晉名淵明入宋名潛藉令靖節果名淵明則昔人稱淵明豈皆誤哉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諱非古也周文王名昌武王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成王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魯公名申春秋書戍申莊公名同春秋書同盟宋韓咸安王名忠子不諱忠朱熹父名松綱目不諱松載在掌故灼然可考見他如史記避父諱改談爲同後漢書避父諱改泰爲太識者以爲悖禮夫君父且不諱而況儕輩乎況淵明乎古人詩歌啟事稱名不稱字杜甫之稱李白柳宗元稱韓

愈韓愈之稱孟軻後世未嘗有訾議何獨至於淵明而疑之善乎曾鞏之言曰欲使天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亦云

蛍說

或告張子曰海獸名蛍水精也能禦災漢柏梁殿置蛍尾其上或曰漢宮殿屢災術者言天有魚尾星宜取象冠于屋禳之唐以來寺觀爲飛魚形尾指上蓋象魚尾星也世譌曰鴟尾狀與魚尾不類或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即降雨後世設其象屋脊率稱鴟尾云張子曰蛍與鴟或名水精或名天星說誕不足信獨漢唐御火災蛍之名特著雖然使無蛍必災則三代廟墟社屋者豈不設蛍之過與抑人自致災與使設蛍果弗災今天下宜復覩漢唐宮室臺榭巔然存顧其間淪爲榛莽指不勝屈何歟然則蛍能禦災名也非實也或曰毀諸張子曰蛍不能使屋無災未嘗災屋雖無毀也後世竊名尸位尷人國者其爲災酷矣蛍何尤

芒山說

張子自名讀書處曰芒山稱芒山張子若生長芒山然者非實有其地故郡邑志不載然張子自稱芒山

天下從而芒山之皆莫詳所自友人曰子袁產不稱袁張子稱芒山何居曰張子疾夫世之以地論人生而齊魯齊魯之生而邾邾之生而袁袁之今張子去袁稱芒山世皆曰異哉芒山誰何人使張子先是曰袁之人世皆曰袁之人袁之人耳惡知芒山者何如哉張子旅遊二十年世莫知張子袁人已而知張子袁人則又曰袁芒山張子或又疑芒山張子非袁人張子曰明珠大貝實生海濱如以地孔何以昌平孟何以鄒邑世安得以地絀孔孟哉友人曰士罔以地限固也芒山名張子讀書處何居曰下武

之詩曰豐水有芑求世德也張子志作求云爾方叔之詩曰薄言采芑薄威蠻荊也張子志膚功云爾惜乎二者之蔑濟也弗濟何以仍芑山志愧也雖然國家推是說以取士選吏權衡臧否審量陟罰人無視地可也

跋五賢贊

余讀韓稚圭五賢序贊而竊嘆其不知人也新夫子之宮繪諸弟子及左氏釋經諸儒於東西序圖孟荀楊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何其近於戲與繪之而肖得其似耳學問心術不在是苟不肖不能起人敬

愛而又褻之故圖與繪皆非也木主可也王韓雖有足取非孟軻比荀楊不聞道識者莫不知其疵稚圭獨謂學通天地道該帝皇故嗣孔孟曰荀與揚夫通天地該帝皇惟孔子足當之孟未之逮況荀揚二子哉余意贊孟韓得其實合荀揚王而五之而贊之儗非其倫失與涑水廬陵等稚圭非能知人者也

跋江州濂溪書堂記

濂溪書堂宋淳熙中太守潘慈明重建祀周子朱熹爲之記余讀既而深疑其說之誣也傳道由人人之能傳道由學學者盡人事也非天畀人而後道傳也

聖人可學而至豈盡應奎祥稟全氣不由師傳者哉孔子畏匡舉斯文與喪推之於天大指與伯寮如命何之說同天非挈道以與人聖人非恃天以存道周子之非待天畀與天之非私畀周子古今皆知之信如朱子之說藉令天不畀周子則周子將終其身自陷於聾瞶惡能著書明道稱大儒哉謂周子盡人合天則可必謂天畀周子使傳道則不可學者言人不言天宜斯道已任求合於孔孟無徒以氣運自畫卒廢學而不與聞乎道也故曰朱子之說誣

跋朱晦巷帖

宋慶元二年韓侂胄排朱熹竄蔡元定道州晦菴手書告郡守冀少寬拘執後世稱之余意元定赴道州時晦菴餞別泣下元定獨笑語如平昔無繼芥戚愠既至州講肄弗輟從遊日衆可謂知義命者不幸逾年卒夫元定以義安命不畏刑禍於拘執何有況溘先即世晦菴不能邀造物假以年豈必求免拘執哉求免拘執則元定順命晦菴違命也學者由仲尼處顏子死生之際觀之然後知人不勝天情不勝義師之視弟與弟之視師臣子之視君父其事殊其道同苟無戾於仲尼斯可矣

跋朱晦菴牧齋記

及門劉子民長械程朱集屬評定余各有去取覽牧齋記文辭曼羨乙置之誤乞歸劉子旅舍尋退念是記叙次遭歷其事辭蓋有與余相感發者迺痛悔鄉者乙置之誤也余年七十一饑寒危迫倍蓰晦菴雖稱建安周震一冢子持敬感召元帝事誕甚序觀音經普門品經則云觀世音以尋聲救苦自任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禹稷伊尹所思即觀世音所尋此道豈難能哉夫儕禹稷伊尹於觀世音既涉影似而又高舉觀世音以爲足盡天下之未盡則是天有時不仁觀世音能盡仁也天豈可誣哉賀元天上帝生辰表虎溪蓮社道堂修諸天閣疏代巫祝爲還願人放罪文辭旨瑣猥罕稗名教余皆無取焉能裨助學問者宜無忘服膺牧齋記可類推也劉子別去余睠記於几反覆讀嘆曰行業日落如余資益不以困窮誹謗亂其心恨古人不見我耳晦菴年七十一卒余後死淹速難逆料感是記起余識以自厲云

學者讀宋儒語錄能推求此意則省躬窮理寓其中今力排宋文遠遜韓柳諸家誤也三復先生跋乃知之　門人劉祖昆謹識

跋謝文節集

余始至信州聞謝疊山嘗避亂葛川桃花陽因索其集讀之集凡十五卷程雪樓御史與參政魏容齋書世所習見不深論其與天師張簡齋道士桂武仲書稱建安周震一冢子持敬感召元帝事誕甚序觀音經普門品經則云觀世音以尋聲救苦自任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禹稷伊尹所思即觀世音所尋此道豈難能哉夫儕禹稷伊尹於觀世音既涉影似而又高舉觀世音以爲足盡天下之未盡則是天有時不仁觀世音能盡仁也天豈可誣哉賀元天上帝生辰表虎溪蓮社道堂修諸天閣疏代巫祝爲還願人放罪文辭旨瑣猥罕稗名教余皆無取焉能裨助學問者宜無忘服膺牧齋記可類推也劉子別去余睠記於几反覆讀嘆曰行業日落如余資益不以困窮誹謗亂其心恨古人不見我耳晦菴年七十一卒余後死淹速難逆料感是記起余識以自厲云

跋五松議

俗儒見文子用昭五松議乙之曰此不考古之誤五公大節載在史乘宜與文山頡頏惜立言不合道爲大夫秦官名非五松爲五大夫也余曰子不能自考古妄謂文之誤非也昔劉劭爵制曰秦商鞅修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爲二十等百官表自公士上造大夫官大夫公大夫至徹侯凡二十級五大夫居九漢食貨志文帝用晁錯言令入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

長各以少多爲差魏志建安二十年置五大夫十五級以賞軍功不食租蓋漢魏皆有五大夫非獨五大夫爲秦官也五大夫雖官名松議問答寓言耳言五松醜受秦爵與桃源不倫爲畏死食位者戒耳非實指五松爲五大夫自五松始惡得妄引秦爵名訾之苟不察立言之指則毛穎傳中書君言秦封是韓愈誤以筆爲官也木假山記旁二峯況二子中峯自況是蘇洵誤以人爲木爲山也西臺慟哭記隱宋代名氏曰唐宰相顏魯公以事過張睢陽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是謝翺誤以宋爲唐以文丞相爲顏宰相也豈獨文子誤哉今徒知五大夫爲秦官而不知借五大夫喻五松借五松諷世其寓言與韓蘇諸家一也甚矣俗儒之說之無稽也

跋李生殉弟傳

友人劉孝則撰必先殉弟傳言李必先與庶弟士國士亭友愛一日偕就試艤舟邑東門士國溺必先救弗獲整冠同赴水死族里賢之余獨謂必先不學無術知愛弟而不知善事祖父也當是時必先大父年八十兩親尚無恙士國不幸以溺死祖父哭之慟必先忍復捐軀重繭父悲耶況必先幸而有子及季弟

芭山文集卷二十終

雜著二　書後

書讓紀後

讓皇本紀三卷餘論一卷臣烈卒讀歎曰古今公論在人心焉可誣哉始爲奉天靖難記者誰與釋道衍素以策說燕罪倍蓰茄瑞楊榮略不論竊痛文皇帝初政未可爲後世法也昔讓皇誤用鼂錯計爲國厲階然當時無殺叔父一語聞者莫不流涕況高皇適孫性仁孝非漢恒王義昌邑王賀比文皇帝雖以誅錯爲名錯伏誅恕焉不圖所爲讓皇地何辭以質讓皇何顏以見高廟幸而宗社晏如宜降詔罪己錄忠宥過與天下臣民更始上慰高廟在天之靈獨汲汲快私怨族磔建文諸臣不少貸何哉周子序曰爲爲人臣者鑒戒微辭也推其意則萬世人君鑒戒備於此讓紀成然後人心正公論定矣戊戌孟夏月既望

圖讖雖不足信然始封燕卒都燕天也獨文皇所自處之道未盡耳至如齊黃方練諸臣行不合義於建文是也必滅燕非也不臣歿有遺憾無貳心於建文是也必滅燕非也不臣附於文皇是也必賊燕非也此後儒不學之過也

自記　○往讀二文廟實錄諸創制不合祖法者擬著野臣讜議補諸大臣未及革除數大事亦各有條例雖代異分殊臣子補闕之義則同也周子白山過金陵出讓紀質余余曰實錄罕直筆賴此以告萬世未幾周子還里門蒙難暴死客舍書散亡不可問項寓淮從閻子百詩復得之錄而藏諸笥周子論譔頗富惜未版行聞其卒爲潛溯累日感有倍於讓紀者非獨痛周子論譔之弗傳也附記

讓皇不忍叔父文皇豈忍戕成王以父子之誼轉而爲禪讓之舉唐虞之風且再見於明矣文皇忍於磔族諸臣者皆諸臣賊視燕王激成之也不以仁感仁徒以殺召殺文皇雖不可見高廟亦諸臣不善全骨肉之過也不學無術芑山之論益信臣自勳記

書黃牛廟記後　卽黃陵廟

廟記世謂漢諸葛武侯撰然余讀前後出師表而疑是記之爲贋也禹治水詳見禹貢功在禹不在黃牛明矣神有功而禹無功則隨山刊木禹坐觀厥成耳惡取八年於外過門不入哉況武侯經營漢室鞠躬盡瘁惟人力是視記獨謂禹功皆神助其爲誕說無

疑不然卑視神禹高視黃牛後世泚事成敗奚藉口神莫我助紛紛目功避罪不自悔豈武侯忠愛之志哉或曰道元水經注言禹治水觀於河見二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反於淵然則此說非與曰誣也惜哉黃牛之不助鯀也論世者折衷禹貢可矣

書毛潁傳後

柳宗元與韓愈善蓋所稱知愈者宜其讀傳而知立言之意也然余觀柳子題傳後言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綱穿穴用而不遺毛潁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

斯文嘉潁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余曰非也夫愈所謂賞不酬勞以老見疎非獨爲潁惜蓋諷人主勿輕棄老臣使盡其用無徒如秦之少恩耳豈嘉潁之功袤大之哉今柳子誇其怪於文至與滑稽列傳並稱可謂失其指矣嗟乎古之人託物諷事雖寓言之足爲後戒若此類者甚衆柳子獨以爲怪何哉

書康鎭郎中誌後

唐孫樵集載康郎中墓誌銘誌不詳銘尤鄙倍甚然樵嘗自去取其文獨於二百餘篇中存三十五篇不可謂不愼顧所存者猶若是後世士大夫綴卷累牘倍蓰樵三十五篇不審所自去取者何如讀是銘亦足以戒矣

唐廣明元年天子省方蜀國品藻朝論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語見樵自序中今讀康鎭誌銘其短具見豈足與揚馬並驅雖然古今名勝實者多矣棄短取長可也自記

書鐔津集後

釋潛子契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皇祐中稟其書如京師復出輔教編偏致諸當路府尹王素惑

嵩說爲進御韓琦富弼諸人稱善仁宗輒詔傳法院入藏以故名寖著然余讀其集未嘗不嗤嵩夸辭角勝陰援儒以盜名也嵩曰輔教編爲法非爲名謀道非謀身士大夫信之余意象教修多羅阿毗曇因果修證之說蔓延中國不以排之者之衆而遽衰必不以輔之者之力而始盛嵩事佛者也勤修潔身可也皇皇謁天子宰相數上書以冀褒揚何哉紹興四年釋懷悟言韓魏公介嵩見歐文忠公文忠與師語終日稱師學贍道明余曰此傳者妄文忠無是語也嵩始者獻書朝廷思間執後先排佛者之口而其後則

援儒著書攘竊浮稱嗟乎嵩豈忘身名者哉雖然嵩無足深責獨後世在位者叛棄孔孟不思表章儒術又從而詆之以視鄉者韓富之遇釋流何如哉丙午季秋月既望書

書丹稜楊君誌後

右楊君誌銘宋蘇洵撰君季子美球嘗從事安靖軍識洵於巴東父卒請銘其墓洵以程生狀虛浮不可用概削弗書宜也銘冗猥無足觀何哉余謂楊君果無一善足稱狀果無一事敷實球雖汲汲有請銘其父之意不知其父拒之雖無銘可也既已不拒因知

球而存其父之可稱者以彰死者之實以無傷人子請銘其父之意庶幾古節取之義云爾今誌書世系卒葬及四子名氏而行實闕焉洵猶自謂凡子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其亦足以不負子矣嗟乎是豈足以不朽楊君不負球也哉

書定州新建學記後

韓稚圭守定州新先師廟建學學成爲記謂文武不可廢學學有功於治識者韙之獨性學則概乎未有聞也稚圭之言曰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某竊謂性一也天與人性不一是天二之也謂天二其性則無以絀乎有善有不善之說不善者必將曰天與我性不善也此之謂誣天聖人欲一之於善雖由學皆因所固有非性無善而強之善則非性不一而強之一可知也謂性不一而強之一則無以折乎杞柳桮棬之喻教雖設而卒無以一於善也此之謂誣聖子曰性相近也言其一而已上智下愚中人就氣稟習俗之異言之耳非析一性而三之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無分上下也性有上下命亦有上下乎昌黎言上之性下之性叛道實甚使性果有上下如黑白蒼素之不可易則易所謂

繼善成性當兼言不善不當專言善也某方斥昌黎不識性而稚圭獨推崇其說以爲能廣聖人之道非也私懼是記不足以明性不明性雖學不足以致治因爲之辨使學者擇焉

上之性下之性即推原夫子上知下愚之說未可斥昌黎爲不識性爲叛道晦識

書陳龍川集後

陳同父負才少任達長壯困不遇屢遭大獄皆無罪晚登進士第上方嚮用未至官暴卒世以故悲之雖然同父幸而成進士幸而受知周葵葉適諸人今天

下才識踰同父者艱一第後先所與遊又寡合如此
嗚呼孰謂同父不遇哉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方子與友人論古井田可復謂漢高祖唐太宗不行井田在於無其人導之大指與鄭康成張橫渠同又言井田之廢亂所由生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余曰此說之迂而難行者也涉狡黠蓋匹夫之雄耳而信材勇尤非涉所及此兩人者雖有田宅肯終身南畝利升斗死牖下哉況三代以來其間聚徒扞罔者

頗衆非盡田不井之過也然則謂井田既行凡能爲涉與信者皆可無反以明井田之必可復假令後世方行井田信涉輩羣起而擾之方子之說將不信於天下天下皆曰行井田不能致治非廢井田遂足致亂則是方子欲行古法而卒自沮惡在能復先王之制哉

書羅圭峰集後

世皆謂圭峰博學矜氣節余意定國本御濠饑引義責李西涯頗有足稱者集所載慶藩贈送諸作平稗名教而諛墓尤甚圭峰嘗爲故內官白江傳容御馬監孝羅撰誌銘言奉御王恭乞銘白江者號知文方教內官時愛公出諸生右何辭之夸也明興太祖鑒漢唐奄禍不令讀書預政翰林教之於內侍監蓋自宣廟始非祖法也圭峰博稽掌故宜不爲內侍銘銘宜徵文風刺昭示令典使後世知任奄宦非制今諸誌銘具在文過其質惡在其爲肅哉崇禎甲申秋寓上饒書

宣德中令吏部於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教內侍命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等授小內使書正統初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簡討等官教習復用修撰

編修等官二員漸增至四員景泰中命俱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於文華殿東廡皆與祖法相戾故識字秉筆流害浸甚圭峰教內官時不自知其非此後世史官不能無遺議也自記

書吳子上金督學書後

簡兮之詩曰公言錫爵顏如渥赭悲不遇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金公較士於池其知吳子異乎先是不知吳子者突然接禮加等推奬文詞非能如晏嬰之薦越石胡瑗之識程頤吳子顧感激泣下輒自幸如此此吳子之所以悲也嗟乎士終身不遇復不得知

已如金公者悲又何如哉崇禎壬午八月望日東湖
舟中書

書孝賊傳後

孝賊傳友人王于一感事而作也張子曰古孝子不
以身行殆家貧躬耕傭保啜菽盡歡禮也安有作賊
可謂孝者哉以余觀周大禮虽越游惰免於法幸耳
藉當時前母坐盜死求養母不可得惡能待母葬不
復作賊哉向令竭力供職宜不乏養不幸計無復之
乞養乞葬可也危身以陷親於惡則非也或曰匹夫
不知學雖養葬悖禮猶愈於棄親不養者余意大禮

召黨舁棺聚徒非一事其非志專養母
明甚況母死不爲賊不聞悔過遷善與古守劍者並
稱又惡知大禮之終不爲盜也孝與賊不兩立自孝
賊之說倡賊皆曰小人有母上不恤我將以求孝也
幾何不率天下以孝爲賊倘哉然則廢傳與曰斥其
名黜其孝特書周大禮傳卒曰世號孝賊云微文刺
譏使後世知孝賊者蓋出於一時流俗之口非士君
子定論也如是而後可以遏亂賊教忠孝不然背禮
毀法非春秋之義焉用傳爲哉

書王侯二子集後

二子豈不相伯仲哉醇與疵必審擇而後見阿所好
者弗識也王子引類叙事首尾穿穴能出入龍門昌
黎此王子所長也然合諸作觀之蘊義膚薄援古失
倫一望輒易盡此王子所短也至於狗故舊感私恩
昧衡鑒曲筆過情不顧所安則壽李大虛門人喬簡
襄二序爲甚爲文不可不謹嚴如此侯子叙事似王
子其差別者王子能直不能曲侯子則善曲王子用
操不用縱侯子則善縱雖原本史傳復假塗左國莊
列規摹昌黎歐蘇故變動不測此侯子所長也他如
左宰南傳代司徒與宰南書與吳駿公書不知人不

毅實與王子李大虛序同狄仁傑復唐辨萬孝子割
股議不度情理不察時變與王子孝賊傳書離騷後
同屯田勸撫議撫采陳言文繁用寡與王子籌兵用
論同此侯子所短也豫省試五策大義蔑如識者陋
之唐之楊師道封倫宋之范質王溥文雖工不傳況
未必工哉要之二子言不顧行弊由於不深究經術
不退求學問不博考前史邪正錄其文略其人可也
聞王子向者過賈靜子見侯子文十餘篇心畏之使
王子今日盡讀侯子之文畏必加於昔必不自矜爲
獨能又使侯子盡讀王子生平之文雖未必不畏必

嚴所去取不阿此二子所以相伯仲也雖然王子老矣侯子方強仕不幸先王子卒文故止是令侯子遲二十年而後死惡知侯子不愈於王子哉庚子冬既望寓淮上書

書謝獻菴與曹東美書後

報施禮也薄施厚報古誼也施報適相當恒情也世未有負德辜恩如曹別駕之甚者因憶余氣義雖不逮獻菴然賑窮急難罔敢自後於恒人居金陵三十年四方諸同儕稱貸踵至口約腹裁鬻文質書以應之率掉臂去不報余退無後言甲申後余僑陵陽痛亡友袁臨侯吳亦尾藏河邨遺文其後裔力不克鋟布復傾橐二百金梓之雖餓凍不易其志必卒業而後快如臬冒子辟疆素從次尾游聞余廢產梓樓山集自矢捐百金襄事既語余余爲文申掛劍之義以告樓山度始終不相負迨集成冒子無絲粟之助寘勿問心竊過之今年秋余求友淮上會旅困靦顏求貸於冒子友人陳伯璣謂冒子曰芑山生平嚴取舍同人在仕版者恥干以私家故落曩者芑山貧不忍忘死友今貧無以自存冒子忍遽忘生友哉蓋微風冒子出鄉所諾襄樓山者扶芑山於羈栖亡俚之中不一歲輒償如數償則冒子無毫髮損萬無恕視理冒子飾辭曰比年逋里中兒金千有奇追呼盈戶芑山不我知耳伯璣退諗余曰交道難言哉古者友朋之道出揚美入削行近則正遠則思通財末耳往癸酉甲戌間士多談聲氣文章次尾芑山名稱烜然冒子方願交芑山次尾二子恐後是時冒子席先世閥閱之蔭極臺榭裘馬歌舞之娛無少藉於二子二子亦非有存亡生死推食解衣之惠以相及然而二子之所以玉冒子兒冒子者良厚冒子豈不自知之今區區通財若是其難何有於文章聲氣哉余曰逋非美名冒子必欲攘而居之不貸則已何相誑至是欺不欺各爲其心耳翟公書門劉峻絕交芑山弗爲也伯璣大息去今三復獻菴是書私嘆近代如曹別駕者比比以冒子視別駕事雖殊而其蓄心積慮職涼善背則一也余謂是書言無罪而聞足戒宜亟梓廣其傳庶幾天下皆祓志易行相與恥爲浮薄而趨於敦厚則古道由此而復余益因以自厲云庚子季冬朔日寓毘陵書

書孤史後

孤史丁亥感事出亡上溯孔孟下逮韓范少孤者如

史例輯次以授堉兒是時堉六歲余謂父無還期兒宜變禮稱孤見孤史如見父謹識之兒跪號曰若堂上祖母何余感泣行弗果孤史則授堉如初已丑余母見背因念父荷棄兒教必廢教廢必無以成孤雖存猶亡先人實怨且恫迺始還孤以兒易孤史爲家史後先偕堉講貫無少暇兒行業日進甲午余徙家金陵郭南捷戶命堉治六經堉成誦通大義乙未堉年十四挾策從予及門方予遊余屬方子戒兒屏制業肆力經史求適用歷言國初出處不合道爲後儒委質失身者戒堉錄置座右矢不以祿利變志一日

見余所評詩辭退窮學爲詩間以餘力考古秦章漢印攻篆刻父不兒禁技由是益精已亥余覽兒除夕詠落葉二絕姑孰道中憶親諸詩泫然曰兒少作何乃類昌谷語微辭諷喻數戒堉輩吟兒不省庚子堉年十九就婚沈氏草堂尋寓濮莊凡四年堉孝舉一子一女甲辰春兒婦不幸以疾終乙巳辭濮莊復徙家金陵不二稔兩孫丁未正月朔夭喪而堉兒踰月遽逝矣嫡父生與兒訣今兒永與父訣矣向父命兒見孤史如見父今兒不復見父不讀孤史矣痛哉堉大漸時自度不起亟命家僮發篋奉孤史進余泣曰

兒不克終守是編道遠不得一見孝父諸從昆弟及有遺恨旦暮不諱凡附身幅巾裳履請如大人燕居制願謂其母曰轀車發衣非古也吾母所未詳宜遵大人教嚴勅家僮一切罷去余曰遺兒以安父志也兒首肯者三時親舊僕媪遶牀環哭者數十人兒徐曰哭豈能令亡者存母哭少間曰生平不敢爲惡今罹酷至是天道無知信然余泣謂堉曰往者吾兒以甲申三月遺事父予兩人相持泣泣已命兒曰古今慘孰與屋祉酷慟孰與黍離深審此可以齊得喪一死生兒熟聞之聖如孔子不逮事其父伯魚不幸先

孔子卒顏淵事親孝事師如父不幸先孔子顏路卒壽妖有定分聖賢無怨尤兒以不爲惡不食報致疑於天是惑也堉瞪目曰兒寤矣遂嗛殯後十日余閱理兒遺篋篋中經史子集醫方印藪金石文外無長物二小歷一署家册一署外册家册實親獻酬如余五篋式外册兒經過旅宿茹苦節費未嘗一日肉食無鉅細記載歷然歲時父戒勉手書纍數寸無一紙漫滅錯互友人往復牘亦如之余仰天慟曰始吾以戚友述兒持身儉臨財廉交友信御下恕教侮不形於色譙讓不出於口見人過則捐之遇橫逆則容之

慮戚友言過其實萬一父先朝露譽兒者必轉嗇兒譽兒者必轉詆父惴惴鮮終是懼今洞見兒心然後歎兒之習孤史者甚勤而父之知兒慈謹者未盡也藉天假之年兒行業未易量豈意兒齎志殁哉痛哉雖然孤亡而孤史存孤史存而孤之心與俱存兒二十六年之視父七十年其遇同其志同余故存孤史以俟後之得爲孤能爲孤者以志爲孤史者之痛悼於無窮也嗚呼孤史焉可廢哉丁未某月日誰慮遺老泣書

書庭訓後

於虐兒不復過庭庭訓空言耳堉就婚宛上輯古人言行爲庭訓略授之撫卷傷父心耳覽訖欲焚去已念兒後先循庭訓者不止是其蹟雖往其心如在焚則後裔孰從而識之父忍須臾忘兒哉庚子命兒發金陵就昏外父沈徵君草堂尋赴徵君約寓濮莊未幾兒迎婦反寓余盥洗設几筵遙望宗祠如古廟見謁舅姑禮私諗兒母曰婦失恃荼苦萬於兒視同己女勿威姑臨之婦不安則兒不安兒不安則舅姑不安毋忽兒母曰婦與兒休戚均豈惟視同女直猶兒耳是夕兒侍良久余問館葺堂何所聞兒曰外父訓兒與大人一也閒嘗

舉孟子動忍章詰兒兒猝乍臆對外父領之十日兒出先是所爲詩質外父外父命兒李杜外宜師法河間劉長卿余索徵君評兒詩觀之戒兒曰兒終身不忘動忍無負汝父期屬意非徒工爲詩也越數日徵君書來歷稱孺子可教毋曠程督余喜有頃兒出報謁余召從行家僮訊少主草堂日食幾許僮曰每晨起會食啖麥糜午抵暮進麥飯少主飲噉晏如余曰此徵君身教兒也顧兒體素羸性不食酒竟月茹蔬爛非宜心怦怦者久之辛丑兒舉丈夫子一狀異恒兒徵君曰評事有孫善視之余益喜癸卯復舉女孫

一甲辰春婦感疾就醫草堂屬婢襁女孫代乳幸無恙浹旬婦疾革兒兼程馳詣草堂視婦婦不幸與兒永訣矣余時寓瀆村訃至夜發仟橐金授兒襄祝具徵君卻弗受或言兒自以金無還理傾橐償如今俗浮屠法爲婦梵貝一晝夜乃輟余聞而疑之兒歸余舉孤史附錄涼水說示兒兒改容曰非兒志也詰所自兒默不對飲泣退久迺知是舉果不始吾見兒莫誰何耳已兒喪配後兩稚孫依祖母晨夕兒每陰目母氏鞠兩孫狀歔欷不自勝雖祖母含飴哺孫罔憚勤劬兒內顧益怛然會濮莊比舍災余挈家徙金

陵爲兒卜繼室納采聘氏業奠雁有期亡何丁未正
月朔兩孫先吾兒殤二月二十六日吾兒後兒婦二
年後兩孫一月以疾終旅舍回視兒初婚時猶轉瞬
耳老者日祈死不得死少者未可死願天死痛何如
哉語具孤史書後中昔韓愈爲馬少監誌銘未四十
年哭其祖父孫三世余兩月三哭子若孫視韓哭所
知孰慟而況吾之所以哭吾兒倍蓰於恒情者哉兒
異母兄埴里居守邱墓雖非同生友愛靡間它日父
與兒旅櫬歸先塋當叙次見居心淑身事親交友接
下之道告兒季父告兒兄告兒諸從兄爲誌納兒壙

父忍須臾忘兒哉涼德如余遭時不淑所悼痛有逾
於哭吾兒者道不衡命孔顏可師無所逃於天地則
安之而已悲夫丁未三月既望誰盧七十遺老書

芑山文集卷二十一終

宜春 張自烈著

誌銘

明故封某官袁公墓誌銘

己丑除夕前三日予歸自閩潭上道鈐陽走哭公季子大中丞臨侯先生櫬次至失聲哭卒趨拜公暨大孺人已又視臨侯諸裔孫毋子相向泣余亦泣少間予起告公曰古忠臣孝子萃公一門盛哉公春秋雖高天錫難老偕大孺人頡頏稱人瑞子若孫繩繩勿替公尚少安毋恫是時公匡坐不一語及私嗟乎豈

意公不數月顧先孺人逝耶或曰季子殉節于公未死之前伯氏飯含於公方殯之後世未有覩瘠若公甚者也予曰仁者後必昌公亡猶存孰謂公有遺憾哉子痛臨侯齎志歿方次其生卒歷官行事爲傳以告史氏會仲子卜公宅兆將葬以公窆誌屬予予謂公生平隱德質行不及縷述述其信且著者使後世得考焉公性附特少喜可自諸生食餼四十年閉戶學古課諸子不稍倦門絕造請足跡未嘗一詣公府家素落儉靜自將恥受人一錢惠族里推仰無間言公仲子季子蚤以文學著伯子隱行與公同世皆曰

公庭訓所貽信哉乙卯仲子弱冠就闈試幾得復失公曰古人四十強仕宜力學俟時何咄咄爲甲子季子登輦上乙丑成進士官大行公冲然猶寒素褐衣芒屨食不踰二簋癸酉公與大孺人賡七袠諸朝齒洎十五國名碩士與季子親善者撰著詩歌賸儀重幣日祝頌恐後公不以爲喜丙子公季子觀學山右以某御史矯劾被逮予匍匐如京師唁季子圜扉中上書闕下爲訟寃公貽書季子曰古人罹謗多矣聖朝無寃獄始終慎自愛里人謂公季子死生莫可測公不以爲憂季子撫郎治賊陷襄復逮入詔獄上自

蒲王下迫縉紳士庶隸卒道路之人莫不稱枉號慟公曰天王聖明古人臣之志也怨尤何益哉公非獨不憂且私幸季子靖共無失職云未幾朝廷自戍所以原官召總理河北屯政公又不以爲喜謂季子曰屯政蠹壞久兒何以勝厥任倘暴哉公居恒得失不介於中喜慍不形於色類如此嗟乎公豈今人哉他若應崴薦而卻步廷對薄榮利而塵視軒冕赴郡邑鄉飲賓秉禮進退不復通一刺與從兄大鴻臚公同學友愛大鴻臚宦游數十年割俸遺公始終未嘗干以私此僅公天植砥介家學淵源猶橐錐見末耳惡

足爲公異予亦不以是異公也故皆略而弗道卽予所稱信且著者卒未足以盡公嗟乎公豈今人哉夫公雖先大孺人捐館舍伯子季子雖後先淪喪若有足傷者然季子之子聞其父在難泣告其母夫人曰天下焉有父危而子晏如者哉一日與大父大母家人生訣徒步之京師仰天長慟曰不斂父骸骨還鄉里非夫也遂行不幸未至遇害卒然則觀於季子之能死忠與季子之子能死孝季子之諸孫又皆岐嶷不羣大孺人又康居無恙且自見諸孫之顯立於世公復何憾之有哉公生嘉靖某年月日距今卒之庚

寅年得壽八十有七以子貴封某官配周氏曾祖某成化進士令東陽自比陶靖節末四十歸隱世稱六柳先生祖某父某隱德不仕子男三人長曰某恫摟富學行後公某日卒次曰某負才不遇歲進士今以書來徵銘者次曰某大中丞乙丑進士歷中外有能績以殉節不屈今天下私謚忠烈袁先生者也孫男某某曾孫某某以某年月日奉公柩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公之嗣子伯與季皆棄代紼挽及窆者獨仲耳子既痛公之先孺人殁而尤幸公之子若孫以忠孝特著爲異日史籍光猶足以慰公於無窮也因抑哀爲銘以傳於後銘曰陵且谷日焉旭暁者誰知公孰

明文學李澹愚暨配賀孺人墓誌銘

廣陵友人宗子發爲書介李氏孤謁余白門言孤將合窆其先考妣敢前期請銘於先生孤再拜於庭授余狀泣曰先考妣志行宜得銘使託非其人貽先人桐滋劇銘惟先生能毋拒語已復泣余曰銘誌與史表裏後代史背公與是失實唐房魏各爲父撰傳姍譏萬世恥諛墓莫如余準古史法質言之而已孤別去三復孤自爲狀其先考事行皆稔聞之母孺人洎諸父相告勉者語非誣母孺人觀瘠十餘年又皆孤

公諸會公符公長女淑質婉嫕通孝經內則女誡方
相攸羣交口稱壻無出君右公符公許納采字君兩
宗咸悅十歲侍叔伯公姑敦鬻舍公不幸卒官訃聞
延初公往經紀其喪訖以君歸比至家延初公程督
萬叔伯公業寖進君負材尙節概學務適用頗猾酒
然温克善酬未嘗以酒故廢學宗人敬憚無後言甲
戌冬婚六日就試句容受知學使者御史倪公元珙
補與化邑庠弟子員聲稱赫然君故退自挫刻覃思
古治亂得失成敗斷有所著見是時孺人視堂上姑
姪行也拮据盡政悉中度得尊章歡一切不撓君君

之蛻世也孺人慮重貽堂上憂飲泣莫敢發幸已君
適丁母夫人艱力疾致毀苫凶中不踰月果殆殆時
獨以不逮事延初公瞑猶視者三徐謂孺人曰華陽
吾歸也生不盈吾志殆庶無恨遂卒當是時孺人侍
巾櫛者六年孤三歲耳孺人慟幾絕矢以身殉少間
目孤曰我死若孤何不全孤冏以慰所天迺强起稱
罷百姓苦苛斂重足立其勢必遙聚爲盜盜蔓必潰
裂不可救策安出我儕遑暑墨守括帖爲哉諸子爲叔
歟久之已卯延初公領鄉薦君時踴喜且惴時朝廷
詔求天下賢才君舊曰王室孔棘用舍未可知毋自
慶日料簡黃石武侯諸方略挾韜習射已念中外
蠱壞射非計顧影咱齮夜繞屋環走徬曙孺人驚問

人以孤幼失怙不熟聞庭訓嘗泣告孤曰自吾爲爾家婦聞宗黨數稱爾父才爾父自分苟施用宜少裨當世不幸連蹇齎志殁顯揚惟爾最旃已又泣曰吾年十九歸爾父見爾父終歲無須臾輟卷卷牛兵家言吾問進士業惡用是爾父曰古者國有大事天子親操鉞命將鮮中制故所至成功杜牧言儒者非知兵不能除暴戡亂今國家右文督撫樞臣皆不諳治軍例蝗視諸將帥一旦有急諸將帥伺覺微利必養寇自封四方必瓦解我患不習兵耳始吾疑其言今果驗浸尋至申酉間國祉孱矣孺人仰天泣立召孤

戒曰鄉者期兒顯揚誠痛爾父困諸生以憤死藉爾父至今在肯令兒苟營祿利哉矧爾大父出止城郭外寢迹償處兒倘何求昔仲淹二歲孤母謝改適朱登第始迎母歸養後世惜之吾不忍爲謝兒不必爲仲淹顧後死者難耳復爲孤覭縷講孝經詁釋立身顯親大指曰爾祖父之志也吾之死靡他兒無忝所生其道一也是時孤睨泣承教方誓心菽水終其身與母俱存亡豈意嫒嫒十四年孺人復棄孤哉君生萬歷丙辰卒辛巳年二十有六孺人與君同生卒丙申年四十有七子一名本大娶姜氏生二女殤即今

爲考妣泣請銘者也孺人父元封東城司馬副指揮娶某氏即前識君舞勺時字公符者也孺人卒九年孤以某年月日奉考妣合葬華陽從先志也李翊曰史非大善不書取其信而易傳也君事親孝遇二弟友愛臨事識大體善斷與人交初若寡擇卒無阿屓意敬孺人如賓孺人佐君必加謹自君殁屏膏沐茹素哀慕不衰雖避亂數徙兼禮迪義規厝井如不稍爲死生禍福搖惑近代士大夫莫能逮也君與孺人嘉言善行詳在家乘余獨推本其合於古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足爲世楷式者備書之史法也君與孺人祖父底節不渝世其家銘曰瀧岡名阡華陽天篤無窓故隆匪利是卜谷陵代更日月雙躅貿哉典刑嗣徽者孰

秋潭崔先生墓誌銘

今年夏余聞秋潭先生疾革趣及門獨孤塞就牀前刺安否先生擁衾與獨孤生語良久類出入古儒者篤論足爲世師法已又深念余旅居困殆守正不苟阿爲雪涕別時執獨孤生手嘆曰得正而斃奚憾恨不復見芭山先生耳獨孤生歸以告余余泣下不逾

旬先生果卒其孤九叙哀訃至余爲位哭哭已謂獨孤生曰善類凋喪後死者安之痛哉一日孤嚢然哀經奉遺命來謁余請銘余復泣曰生平恥訣墓古處俯自給諸承先生口授指畫爲今古文皆中繩度後如秋潭先生忍固辭不爲先生銘先生姓崔氏諱粲字季韞別號秋潭其先永平府灤州人始祖武略將軍諱整由洪永兩朝軍功世襲錦衣遷江南因家焉八傳至秋潭先生曾祖諱鑑隱德未仕祖諱文富論著以明經推祭酒父諱選家中落廢學娶劉氏生四子伯夢祥仲夢龍叔夢鳳先生其季也先生負材性篤孝六歲就外傅授孝經成誦容止軼羣兒右不幸不審余兩人何心也嗟乎今而後余能復見先生哉

可悲也已先生生萬歷乙巳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今戊戌年五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金陵安德鄉趙邨之原元配文學張公敬津女先先生四年卒懿行具張氏哀辭中生二子長九叙學行如其父邑庠生次九德六歲殤一女適前國子生宋公以傳子名瑗孫男三長曰椿岐嶷能讀祖父書次楓次橙尚幼孫女一未聘余觀先生自俊髦時著不勝述述其大且著者先生曰吃楼重寡詼笑與人交絕去崖角迫上下古今持論嶄嶄無脂韋阿世意居恒雖寒暑疾恙未嘗頃刻去書蓋其天性然口余交先生雖後於大力大士維節諸人每爲余推稱先生不置章大力陳大士楊維節諸人每爲余推稱先生不置四方博學能文章者道金陵皆願交先生先是余友載者不勝述述其大且著者先生曰吃楼重寡詼笑矢焚棄制舉業不果由是專肆力詩古文詩文日工

也方易簀時屬孤九叙曰兒謹身節用不辱先足矣
家禮治喪載涑水温公說大指尙簡易唐廬州刺史
李舟與妹書深爲後世親死禱浮屠者戒與易寧戚
聖訓具著兒一切遵古禮毋繁文滋費父庶幾瞑目
愼旃此言若獨孤生所親見聞者先生言行合道多
此類昔昌黎稱李翺有道而甚文余於先生亦云所
著潭上文藁四卷詩先後二集行於世銘曰卜何穀
古是蹈困其獨道不辱

自撰墓誌銘

烈氏張字爾公別號芭山祖諱化鵬貢才應童科不

售早世考諱曰柱少孤隱德未仕烈介潔恥隨俗萬
歷辛丑五歲就外傅不與羣兒伍已酉年十三執經
侍仲思袁先生嗜古厭訓詁甲寅年十八遊邑庠謂
制義取科名不合道上下宋諸儒語錄復貫涉史學
務適用落落不得志乙卯泊壬午十就鬧試率報罷
天啟元年憤璫亂辭宦寺賢奸錄自爲序思伏闕風
朝廷紹述祖制書成未上崇禎四年如京師條列古
今選舉考課法萬餘言見者輒稱善是年夏上南雝
受知大司成姜公曰廣少司成謝公德溥吏部徐公
石麟四方從學者衆鑱琢誘教出入湖學屏聲樂卻

餽遺論古今人文不阿金沙周鍾者盜時名士爭景
附烈獨廉其僞致書寓規與鍾絕丙子赴友難入都
門陰知時變歎曰國亂科目必廢盡斂生平制義焚
去矢隱身著書戊寅袁臨侯官武昌以書來言大中
丞方公孔炤舉烈塞明詔辭已卯寓金陵定著四書
大全都人士合詞請國子丞何公楷上大司成周公
扈翔咨禮部行世庚辰江右學使者侯公峒曾復請
侍御徐公養心特題進呈疏上奉旨增修辛巳大中
丞史公可法辟召友人陳宏緒數勸駕不就壬午冬
由金陵還里偕仲季刪定大全小註未卒事癸未左

師以援勦屠袁袁陷遭家多難權厝先人暨仲弟不
克葬甲申正月朔四日扶母卜居瀨上客潯潯督繼
咸亟薦烈於朝書帑至又辭三月孟夏抵金陵謁姜
公曰廣公謂留都合疏請東宮監國烈備陳芻議姜
公深然之舟反章江聞國變趨見友人楊廷麟相持
號慟移日迺別將之閩會崇關戒嚴退次信州家葛
川與季弟編輯成仁錄梓陶淵明集余冢宰古方略
已又增正頒行大全辯乙亥袁郡守廖公文英信仰
葵公永定以奉旨鋟行大全辯請侍御周公燦續題
進御友人繼咸曰樞部懷慶元首榜僞學張子名通

衢是疏入助沸益薪禍發必酷戒烈避禍毋著書烈
曰禍豈可避哉著書何罪疏上奉俞旨時黨獄方熾
發緹校逮烈入陪京不一月陪京陷烈因論次漢唐
宋三朝本末爲黨戒錄凡三卷未幾閩陷丁丑烈感
事輯孔孟曾思已下少孤者爲孤史授堉兒與生訣
出亡已念母老不果時堉甫六齡也戊寅奉母發葛
川還里維舟章門三日三見督師閣部姜公曰廣閣
部曰事蔑濟我必死國難張子志忠孝盡委質同死
此烈泣曰從師死分也獨老母年八十死必爲聶政
所笑矣不死猶死上報二祖列宗下報吾師敢辭閣

部太息曰我未審若母在各行其志而已出昌啟朝
七事授烈曰國是攸繫子謹識之計迎立正糾參禁
鎮裁鎮將讓緝事持逆案防左
總憲凡七篇烈辭閣部還芭山已丑不幸先母見背
痛哉庚辰粵潰烈潛湖廢寢食自爲文朔望告天祈
死杜口不復言時事日著書如初甲戌後遭歷蓋如
此自傷良友殂謝罕能誌烈墓因自撰誌銘他不盡
述亦不忍述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自題墓石
曰明上書言事累徵不就張某之墓辭殺情惻後世
知罪弗恤也悲夫銘曰日昳兮逢暘道長兮折轡忽
碑兮誰勤齎恨兮惟自

芭山生於明而卒於清雖非其志然亦曠然不滓
者也幸亥康郡太守芭山舊交廖昆湖先生諱文英迎寓匡廬情
文備至不幸癸丑疾革遺命願從白鹿遊因葬芭
山於鹿洞之側可謂得所矣太守輓芭山曰先生
生不偶八十老全人討古枯心血逃名掃客塵莫
容知道大守正復天眞留骨匡廬龐陶潛前後身
蓋實錄也他宅兆原壟暨生卒年月詳余書後不
復述弟勳識

祀黃公述略

建文朝侍中黃公澗泊殉節垂三百餘年遏公祠者
皆哀慕不忍去蓋悲其不幸遭國難與方黃同軌殊
志云嘗考黃太常方正學之於侍中死雖同而太常
則自謂誤蕆李景隆萬死莫贖迨金川失守徒齎志
殁耳正學當靖難師起日預謀議罕所建就師渡淮
及江上尚坐圖捍禦識者嗤其迂不草詔可也且哭
且罵竟文皇何地至今諷成王安在數語與經生等
雖毅然就磔忠耿不著豈有毫髮補哉侍中則異
是自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御戎策條列稱上
旨擢第一建文四年公奉詔募兵上游督諸郡勤王
自皖江聞變赴羅剎磯滿急處投水死夫人翁被逮

攜二女奉衆屬十人投淮清橋死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可謂獨處其難功雖不成可以寘過視大常正學何如哉世稱塞洪橋黃公祠者里人以其墓在祠後故景慕不衰淮清祠則慟夫人翁母女死所而建者也今塞洪祠公偕夫人遺像在焉池多士資興就試金陵必集諸同人陳設俎豆先祭公像次祭公墓悲其遇而哀其志謂公之死雖同於正學太常從容與慷慨慼則難易有間矣公所自靖獻豈方黃二公可同日語哉或者不察所自欲舍塞洪祠弗祀而專祀於淮清祠綺釜雖潔蘋藻雖馨余知公之

未必居歆也夫公之忠魄精英頡頏睢陽平原猶水之潛地日之麗天焉往而不在其之彼之此一也然專像拜墓則莫如專祀塞洪之祠爲宜余時寓公祠左偶與祠僧妙明追憶公往事竊謂公與方黃兩君子同軌殊志因書此以貽後之人俾祀公者識之庶不爲衆論所惑抑亦微顯闡幽之義也至於公生平大節載在國史郡乘後世所共見余故略庚子仲秋月既望

始至石埭告吳劉二子文

維年月日張子某由芭山棄書家陵陽思見亡友吳子次尾劉子存宗兩先生泣下沾臆久之謹以香楮清酌庶羞爲位告兩先生之靈嗚呼兩先生何遽遐棄余邪一慷慨成仁於行間一從容就義於峽川死不同而志同兩先生雖死無憾余何獨至今不死耶昔余之僑金陵也性硜介不阿好論辯古今人文每過從兩先生講道質疑無虛日間嘗評騭兩先生古文辭悉心軒輊見者疑余苛兩先生則深信余言而樂余直也嗟乎余視兩先生何如兩先生視余何如謂兩先生殁而余不悲耶近代友黨非乏人朝盟暮詛初驩後吐者踵相望也一父之子刖居析箸不能無鬩墻無操戈余於兩先生友黨伯仲行也抑何式好無尤閱二十年如一日耶猶憶兩先生鄉者閔余往來金陵艱且劬亟爲書招余家池陽日予遄來我兩人割宅偕櫳以待是時余親老弗果洎今日來陵陽兩先生則永訣不可復見矣嗟乎余不幸不復見兩先生猶幸而見兩先生之子若孫見兩先生之子若孫髣髴如見兩先生也然一旦望兩先生墓木已拱安訪兩先生藏書則已散矣此余今日所以益自悲也兩先生謂余何心耶今天下交道淪胥先是與余砥行讀書遊好無間如楊機部袁臨侯夏彝仲

楊維斗錢吉士諸人或殉國變或罹家難不幸相繼
歿後死者獨余與沈子耕巖陳子定生耳之二子者
地相去遠甚又皆流離困頓彼此不相見輒相持
泣泣已復散去惘然如隔世耕巖定生皆與兩先生
稱莫逆其痛悼兩先生與余同亡何死者不復見未
死者不可數相見則是存者與殁者皆可悲也余年
與兩先生亞越三年則余六十矣然碌介不阿猶昔
也好論辨古今人文猶昔也壬辰冬見定生陽羨道
中語定生曰次尾存宗已矣若遺文壙墜何定生曰
樓山嶧桐集賴芑山論定以傳剞劂則侯子朝宗獨

任之余曰此誠後死者責也今余屬劉子與父方輯
次兩先生遺文合前既梓者版行之兩先生有知尙
匡余不逮俾覩厥成余悲庶尠釋也余不樂久居人
世所自撰誌傳孤史誓墓文與兒生訣書具在使兩
先生今日見之必流涕數年中卒業論書即焚棄筆
硯閉戶待盡從兩先生於地下余復何憾之有敢告

再告吳次尾文

維年月日同學弟張某謹以香楮敬告秋浦次尾吳
子之墓前某痛念樓山集兄生時屬余手評重梓遭
亂不果兄殉難後某蒐羅散佚參互五編次私謂後死
者宜代梓行世會旅食孔艱罔克卒事晨夕永歎而
已壬辰冬遇陳子定生於毘陵定生名貞慧宜興人備述頗末
相視潸涕既而商邱侯朝宗以書來朝宗名方域商邱人告某
曰方域舊與次尾游好豈忍使芑山獨爲君子願助
剞劂留吳子手澤天壤間較譬評隲緊芑山是賴某
以朝宗灼有成言因爲文告兄自損旅費七十餘金
召寫人繕寫訖計覩成在即藉以釋肩不謂朝宗自
刻壯悔堂集卒食前諾嗟乎交道不古至是借哉及
冒子辟疆來白門名襄揚州如皐人告之故辟疆貽書曰冒
子之知次尾與芑山之知次尾一也忍弗捐助以慰
亡友之靈使冒子復因循如侯子之寒息壤其時何
顏面見吳子於地下信誓旦旦有如皦日已亦貽書
曰芑山貧困甚孳孳袁臨侯六柳集吳次尾樓山
集戴敬夫河邨集誼至高冒子視芑山志義同覩閔
同其不覃力始終茲舉非夫也某是以竊歎辟疆之
非今人也今某漂寓金陵濒危蒙謗啟處不遑以故
負吾梓大集以追前厥集成返權旋里矢終老芑山不
復問丹鉛事六柳河邨集篇卷希簡某獨任之大集
則賴辟疆左右之既而辟疆亦食言如朝宗某庶幾可以無恨不
然豈惟朝宗負兄某罪滋甚惟靈如在倘匡某弗逮

且無處辟疆掛劍之意敢告

朝宗辟疆二子皆力能襲梓樓山集然皆不踐前諾貽世姍笑嗟乎死友焉可欺哉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惜二子不聽耳癸巳余繕寫訖工力竭械集歸窾孤孟堅爲出溆已而劉輿父糾樓山子姓故舊醵貲協梓集始告成輿父之有功樓山過二子遠矣 自記

嗟乎芑山能梓亡友之集而芑山之集迄今未有梓者余雖無朝宗辟疆之諾責然義無可辭安得如輿父糾子姓故舊爲芑山告成如芑山之不負張子之所自悲者何如哉嗚呼痛哉

誓墓文

芑山文集卷二十二　五

河邨六柳哉芑山有知尙匡余弗逮余日埜之 甲寅

中秋弟勳識

自祭文

維崇禎十有四年春王正丙寅月終癸亥日張子夜坐泫然溯念昔賢屬纊嘗自祭今張子未死自祭又不死張子何心哉感事衛悲爲位哭仰天呼張烈而告之曰嗚呼痛哉張子窮困四十年已卯擯卷出闈告同人曰制科弊極矣亂方劇同人弗信也薄且笑甲申張子言誤中士益驚踩利張子傷之乙酉所觀法孤願畢矣陶元亮躬耕栗里環堵忘老運代雖邈義風尙存孤年來浮家泛宅委心待盡寢迹靡

著書弗輟歲時望祖宗墳墓哀號而已憶先人洎仲弟賊讐不報母年七十六闕祿養又流離異鄉是時張子晝夜祈死不得死又不忍死徒死不死皆無益今而後張子與母存亡共予職耳他何冀哉張子浮稱在天下天下畏愛張子者衆知張子則未也不知雖爲文哭張子過情不及情張子皆不受此張子所爲自悲也世不復有知張子者張子惡知後世之知張子者何如哉世未必無知張子者後世又惡知張子之所自悲者何如哉嗚呼痛哉

誓墓文

芑山文集卷二十二　六

維年月日不孝孤某謹具香幣告先考妣某先生某孺人墓前嗚呼孤少承庭訓厲行讀書求祿養弗遂爲世棄人甲申蒙難以來孤與堉兒坐訣矢棄後出亡自撰誌銘見志不幸無死所慙顏於茲頃搜舉潛逸當路以孤應薦念鄉者親無恙連被徵召度時孔艱堅謝不就今出入銜恤何知榮利況仲癸未死賊難盡然於懷季著書未竟堉兒垂十齡成立未可知懼貽門祚羞藉天假孤年偕季卒業撰述俾後裔有所觀法孤願畢矣陶元亮躬耕栗里環堵忘老運代雖邈義風尙存孤年來浮家泛宅委心待盡寢迹靡

他儻渝宿誓負疚前修願賜冥誅萬死無恨敢告

七松道人贊

道人世居秋浦治甲申國故徙隱七松里因自署七松道人生平敦孝友崇氣誼不苟訾笑兄蚤世敬事嫡嫂彷彿馬文淵里開稱之少穎敏善屬文補博士弟子員數奇屢舉不第發憤爲詩歌見志尋覃思性理諸書尤邃於易劉徵君存宗命其仲子鎣受經於其門資益良多迨徵君遜迹峽川道人嘗幅巾曳杖造其廬傷心禾黍相對雪涕出所輯周易講義屬徵君訂定藏於家餘雜著游更兵燹今軼不傳以戊子

某月日卒年六十有六道人鮑姓諱光義和甫其字元配陳氏靖難時陳公敬宗裔也陳氏後道人十一年卒二子長帥師次貳師克世其家學人謂道人有後云辛亥予過秋浦及門劉子恐其泯滅無聞介其子以狀來請贊義不獲辭謹按狀爲之贊贊曰水鑒以洗人鑒以里哲士云遐儀型具邇吾由嶧桐乃知七松爲文苑儒爲士林宗道惟不忒學乃允殖厥實遠名厥命惴力義變風雅圖翻龍馬好我或多知我則寡緊惟嶽君命子傳經丕振墜緒並啟靈扃遭世孔棘遵晦養息潛鱗易嗇冥羽孰弋愴今弔古尊飛

劍舞異地同心相持涕雨晚更廉稜莫淆莫澄鹿門偕老柴桑嗣興歲寒克守雖凋亦後遺澤在裔遺書在肘風抗秋旻節映霜筠烏乎旌諸明之逸民

芑山文集卷二十二終

右芑山文集二十二卷詩集一卷宜春張自烈著自烈字爾公明季諸生初入大學負盛名晚居廬山主講白鹿洞屢膺薦辟不起死葬洞左青龍山事載洞志所著書見之本集者有大學衍義辨守先錄歷代名臣奏議辨孤史宦寺賢奸辨黨戒錄理學辨似錄兩孤存集見之袁州府志者有四書辨注函史考信錄明史綱目聖學殊同錄理學精義錄字彙辨古文長編而其生平所最勌心自以爲可信今傳後者曰四書大全辨今皆不傳此集爲芑山自定本嗣經江南俞氏重編定爲二十四卷稿藏於家累二百餘年

無知者芑山交游徧天下集中書牘往返皆一時名流獨與黃石齋艾千子意見不合其論事之旨見於與史閣部論監國與袁臨侯論黨禍二書直可補明史之闕其論學之旨見於與閻百詩書則隱然以先輩自居矣惟首二卷與古人書優孟衣冠殊舛大雅曹氏嗜奇獨摘此刊入學海類編一時阿好之私不足爲芑山重也原稿末卷存制藝十六首今刪去未刊而以詩別爲一集餘悉仍舊芑山嘗捐貲刻六柳樓山二集表章死友而自傷己文之不傳至是庶可少慰於地下矣丙辰九月重陽前一日新昌胡思敬

芑山文集跋

旅詩

夢謁東坡居士

宜春　張自烈著

平居寡朋儔東坡非我友夢中往見之出堂攜我手
攜手何所云什者遺八九方我別東坡卻步瞻門右
學士蘇爲誰到今滿人口傳說東坡狂僦屋亦無有
不知此棲遲果是故居否縱令非故居我亦欣聚首
但恨東坡怪相逢惜尊酒

秋浦舟中

江頭誰家翁揖我問寒暄我言遠遊子束裝歸故園
故園不可見忽見異鄉人各自叙疇昔鄉語斟瀾翻
相逢裁識面謹呼弟與昆人生感秋蓬卽此諧篤填
明朝解纜去流水空潺湲

黃鵠

幽棲託枌榆子母長相暱一朝駕雲端四顧情棲惻
道逢鸞鳥羣笑我孤飛翼我翼無還征可以逃矰弋
袁臨侯曰芑山累徵不赴頗具遠識因借黃鵠自
況豈待色舉而翔集哉

賦得獨鶴凌雲去

我愛孤棲鶴望之玉光璀長夜戛然鳴所傷非寒餒
晨興翻曾雲聊以舒心痗神龍豈天驕無欲乃不蘁
去去安所之弋者空竚待

吳炎尾曰芑山借題見志氣格矯然無一字蹈襲

前人尤難

夢與鬼語自警

何物揜我閭髣髴作人語曰予都幽陰罰惡惟刀鋸
我云天道昭鬾魅空訶覷君子懼人非誓不乞鬼恕
鬼退無復言令我中懷愫男兒鑒伯高愼勿盜虛譽
劉伯宗曰徒避鬼責畢竟是畏禍學問到底無實

地讀君子懼人二語如聞晨鐘

感事

欃槍藏天天旣隱電猥雨等崩岑崩我佩含光光陸
離神騰鬼趨蛟龍噬飢時大嚼佞臣頭渴時橫吞仇
人血排闔裂皆斬妖星妖星墮地天盼晳
吳炎尾曰雄憤悲壯昔人所謂驚風雨泣鬼神此
足以當之

蕩子婦

昔楚今吳些復歙妾來嫁子空踟躕終年結縭門無
樞終宵辟纊身無襦半牀欹枕餘瘦軀石婦不兒聲

誰呌一朝相見驚相呼容光黯淡魂欠且膏前春色
昵清盧今日心情似舊無

吳次尾曰臣子背國之恨友朋棄子之感皆寓於
此三百篇中隱比體

劉士雲訃至

石城沽酒醉江東相看白眼氣長虹狂歌數疊聲摩
穹千金袒跣梟盧中客遊四海隨飄蓬何年重謁杜
司空丈夫少壯不立功白骨山高與君同嗟君詩名
輕氈毳蕭蕭書幌來悲風

酬嚴子岸

我從山陰來不見幽人廬與子長相思遺我夢中書
書辭四五行情好與之俱爲嘆白頭人古道何榛蕪
趙無聲集鷄鳴山待月簡同學諸子

山中一尊酒慰此風塵色皓月照我懷清光練如拭
今夜不盡歡明朝分南北舉杯呼月來凌空生羽翼
長歌亦已狂此意誰能測

南邨園居成志賦

天地何處廬茆椽暫我假時春屋滿花時秋葉盡藉
婦子聚歡嫵何必營廣厦但願無追呼終年得聊且

我憐蘇生恒字武子新建人以貧流寓金陵早卒食三年客長干貽我
以一函上蟠龍與鸞發而矐視之把翫生餘歡瓻儲
苟無贏焉得被綺紈武子每向人言貧然惟慳能固
窮何爲空長嘆

客舍草鳴似蛩唫之

問子來依我長夜何凄鳴不愛南山隅不驚塞上塵
薙氏宿炎火遊人斷飛輪何如不平者寂寞春江濱

王季仲曰唫草即自唫不說出憂世苦心當於古
詩十九首求之恨知希耳

在昔篇哭楊汝開

在昔范陽道與君裁片言不謂素心人古道相與敦
同巢豈無侶比翼惟鵬鷁燕臺溯笑語夜誦非非篇
汝開即維節從于辛未春生中目餘子平衡璧與琨
維節成進士梓非非室藝生中目餘子平衡璧與琨
同章大力世純李仲章光焯劉師貞捷揭萬年重熙
易又尹嗣重集維節邸舍汝開論諸子生平甚詳
揭來上南雝駿譽日騰讙有友覆君牘俾我射後先
覽至六七行疑君在我前操觚與君戰方期協篤塤
君獨死險隘文成鞭昆侖短刺投星署脫粟進一飧
汝開歷事行人司同余集袁臨侯思補署一餐三拊髀愴歎盈百千君奄
辭我去我思纏煩寃云故倏乖離欷歔訴重泉遺文
苟不傳孰比金石堅跖壽顏早夭所賦良奇偏悠悠

蘇生貽慳巷詩酬寄

邈難測何以慰君魂

劉伯宗曰汝開賴此以傳芭山有哭袁臨侯楊機部詩讀者皆泣下惜逸不載

喜兒就塾

堉兒角卯年出侍先生側執卷自伊吾端居忘日昃我往撫其頂勸兒須努力兒起問阿父牀頭書幾則答云書汗牛不讀蠹魚蝕讀書不適用空言蔡螟蛾書能癢瘡痍涉淵戒胥溺兒曰父命之庶幾古是式拳拳以書紳寸陰良可惜

吳次尾曰視韓退之送符讀書城南詩更淵永蘊藉

賣鬼行

黎邱神姦今昔聞矜凶挾狡創矜徼汝癡跲蹳學人語道逢宗生讙搖唇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爲羊定伯輒賣之宗生紿汝嬉相顧彳亍交擔向宛路神荼不畏畏唾餘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簡閱百鬼之無道者執以飼虎帝乃立桃板於門畫二人像以禦鬼見風俗通定伯問中鬼何畏答云畏唾中鬼玩瞅日奄暮隱飛飛光磯人魄隱飛一名鬼車一身九尾晦暝則飛鳴入人室收人魂氣詳見本草及韓詩外傳汝化髯郎趍踏踏鞭磔縲項到市門估取青蛉千五百時人語曰南陽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宗岱強梁與鬼鬬鬼走瞰之禍云構

實事也芭山胥鬼族癡姦而併戮之天道孔昭百怪自滅語語千城名教豈齊諧同日語哉

楊機部曰非徒斥鬼諷後世人而鱻者雖竭盡機械卒爲姦宄所賣此芭山寓言也

馴犬詩并序

世傳宋太宗愛馴犬犬常在側帝崩犬哀嗥不食死侍臣李至作歌紀事余謂獫族頗蕃高辛時槃弧以討外服著秦襄公時天狗下鹿堡賊至則吠而護之事誕不足信他烏龍逆料外叛智韓盧善逐東郭兔勇黃耳繫書抵吳得答馳還洛信自餘

碌碌而已未有感恩殉節如馴犬者惜事瑣史軼不載然戀主之誠不可令湮沒失傳也余志存闡幽故重作馴犬詩

斗精族姓何連狌走趍掖庭羣踆踆裴狄猰蕞競相逐恣娛肆怛誰能馴怛字書譔君侍采愚謹慙極恩微感重盡心膺摹髣嘈嗥豈市名之死靡他照陵側太宗葬永熙陵君家自昔封槃弧世稱狗封氏烏韞咋盧盧莫逋滅譽殄亂俠且怪不聞報主曾捐軀阿紫歸終仍憑貙狐自稱阿紫歸終神獸能知來白麟赤鳳未爲瑞李至歌有赤鳳白麟君莫書勸君書此意浮俗之句維君殉節史宜書詩代董狐崇君諡

揭潛銘曰一馴犬耳芭山獨俣然君之者尊之之辭也犬不幸不齒卿大夫之列雖忠主殉節史不得書賴芭山是詩存馴犬庶幾不朽哉

金陵得家信

前路未可極悠悠春樹斜自憐歡事少歸去亦天涯

揭潛銘曰合旅記讀之乃知芭山出入衙恤未易與隔膚者語　聞袁臨侯先生由侍御左官南大行偶讀此詩流渙竟日雖詩能感人亦見臨侯交情深切休戚一體視古羊左何如哉

自遣

大音久陸沈小技矜渥赭兒遇何嘲嘈年來學瘖啞

旅宿聞蛙

酵宿鵝湖畔蛙更却近牀不知家路遠疑是舊池塘

萬茂先曰唐絕中之最深者首用酵宿二字起下四句語意相生尤渾無痕迹

書長安壁

何年不釀燕何地無車輪逢人皆白眼回首各青雲

楊機部曰長安升沈盡此過王右丞酌酒與裴迪遠甚　芭山改張謂題長安主人壁詩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雖多交不深誰能然諾詎相許總可作此詩注疏芭山有改唐人詩一卷凡三十餘首此特其一也

是悠悠行路心只緣易數字而交情險薄益見說到黃金雖多交不深感憤倍甚廣絕交論一篇僅

宿牛首

一路車塵赤千峰草色青羈魂今夜穩相倩到深林

袁臨侯曰幽適處惟身歷者自知芭山亭未入都門過滏陽道中有出門數步欲迴車之句感蔚憤俗意在言外入林不厭深豈自今日始哉

雪夜寓姑蘇顧園

江亭黯淡客心寒隱几沈思坐欲闌剩有殘書三四
卷夜深移向雪中看

山木上人客陳仲醇山中因寄
頒仙小隱在雲間仲醇名繼儒華亭人自號頒仙攜錫相從去不還
聞道山中多貴客禪心定處好偷閑
萬茂先曰寄山木微諷仲醇使人不測

金陵柬燕中同志
淮水潺潺沸管謳相逢便說願封侯聖朝若問金陵
事游宦題詩在壁頭

揭潛銘曰士大夫謂金陵宦隱地遊飲唱酬漫不
芑山詩集 十

事事故芑山詩以寓規然始終弗悟狂處堂之怡
而忘曲突之慮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

壬申歸自燕獨坐有作
年少疎狂唱鷓鴣長安踏遍老蕪蘆交情亦有千金
贈衣櫛蕭然是故吾

吳次尾曰芑山先生生平恥受人一錢惠卽受亦
隨手散盡家無長物篋滿圖書宜其言之慨以慷
也

護竹并序

甲申卜居葛川陵谷代遷烽煙四塞獨掩關著書

當戶竹數十竿少暇引觴宴坐與竹笑語植援環
護感而有詩

三年閉戶絕塵種竹階前伴此身乙酉至丁亥寓
不出者凡三年戊子將母還袁州　莫遣風來摧折盡兒孫還見舊時
春

陳則梁曰從一之義寓此永矢弗告其誰知之

次耳聾詩并序

讀杜工部耳聾詩竊怪似初學語卽事次韻恨不
質工部

今年裁四袟昨歲成一翁不恨髭將白誰知耳自聾

山亭曠且奧橋流東復西風斜花骨媚望亂鳥聲低
不酒人偏醉非煙意欲迷只憐歌舞後草色自萋萋

楊機部曰就芮園諷刺主人語語愴惋不知者以
爲卽目咏景耳園主貴陽孝廉楊龍友士驤也交
遊半天下廣聲妓侈遊宴流輩往來如織芑山獨
遠去弗顧丙戌龍友父子竣膺仕爲亂兵踣諸市
芮園鞫爲茂草矣傳云象以齒焚身信然結二句
竟成詩讖

山居

遯跡在誰廬摧隤意自如呼童頻種草卻客緩攤書
山送晴嵐靜泉咽梵貝徐終朝幽曠足竹色滿庭虛

南譙暮春卽事

數年襆被客他鄉又見流光過短牆草睡不思春老
大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見述異記花酣應愔日初長白雲到眼
魂千里青史隨身影半床人事凄凉腸欲斷狂歌何
處濯滄浪

吳夫尾曰草睡以靜花酣以動動靜以時皆悟後
語如倫閒學少佳興與人便墮學究蹊逕不問而

京華劍佩遍塵封躑躅山邨傍晚松社會千人徒擊
鼓祠虛數載不聞鐘廚邊汲井炊煙早葛川多井厨
座上飛觥醉緬紅庚信集云醉眼曰緬紅丹竈舊傳忘姓字俗
葛仙煉丹於此因名桃花深處暫相從謝文節名枋得避亂桃花
葛川姓氏不可考

岳遺生曰葛川風物只數語括盡感慨在言外

己丑春日書懷

天高野靜草平鋪茆屋三間氣象殊樹影參差疑盼
睞溪聲斷續送伊吾飯塵吹火勤燒筍雨過攜鋤學
種蔬桑梓依然風物異春光還似故園無

讀宋史有感

長溪寒色夜蒼蒼少帝蒙塵駕海航百辟巖邊營壘
在福寧州福安縣漢長溪地福安有百辟岩宋少帝航海入閩集王師於此故名不知何策
共勤王

陸筠川曰黍離之感凄然欲涕末二句歸咎諸臣
失策處具見史法

避亂大岡偶成

昔年萬里覲天顏此日孤臣只閉關自嘆長沙空痛
哭大岡深處卽西山

吕樸生曰此芭山先生己卯寓懷作也先生後是

遂不復爲詩讀先生與兒生訣書及祈死文可以知其志矣

結遼畢命歌 并序

林邑國結遼鳥俗稱秦吉了能人語瀘南人嘗畜之一日外史賭以錢三十萬主人告以貧將鬻汝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中不食死余悲其得死所代作畢命歌以著之

翩彼鸜鵒產厥東迷亦有寇雉沙漠是隨生於沙漠長似雉肉爪似猫蹄遇夜羣飛有聲然火捕之即狀似鳩尾得自元末至中國主寇雉亦名沙雁云即我匪伊儔舍漢焉之女牀丹穴差池與期命之不造逢荒莽絶人煙枯脅銜從恣餧嚼嚼龍烏篤到巷來噯餘鼓翼競毬毬褻起怒嚼烏篤死毛風血雨飛紅埃汝誰怖刷羽千峰排漢去是時虎飽睡正酣瞥見羣褻交蹲踞羣褻趁遷掀牙齶連頸猖獗震山嶽空巷成虎虎夜臥悄然晝食人人盡巷存隔今古我言傷鶻立郭南北屋皆傷鶻傷鶻掉頭作人語曰有蜘蛚變化無彼哉瑣瑣胡爲者

大旨與蹈記略同借物喻人形容殆盡知此者可以悟道可以忘世

右詩皆芭山手自編輯者余不忍逸矣已以後酬唱贈答之作無關大義者不錄惟巷無人行一篇頗示已志特爲增入他如哀天蜺行有序無詩序云讀漢書悲戚姬人蜺嘆日蜺姬者呂也蜺余者天也作哀天蜺行余自哀耳於天何尤杳不可得惜哉芭山雖不以詩見即詩亦非人所易及者微文諷刺含蓄不露彷彿三百篇遺意餘予運綃盈牘徒災木耳奚取哉弟勳識

芭山詩集終

芑山文集校勘記

卷一

七葉九行徒誤從

九葉首行上芔字據國語當作羊

十二葉十五行大疑當作立

十三葉四行至字下當據學海類編補光武封鄧禹吳漢食四縣丁恭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令四縣非制共二十六字

十七葉十一行王誤正

十八葉九行爲下衍善字

卷二

三葉七行本非倒　九行之誤人

十四葉八行責誤負

十九葉六行國體學海類編作治體

二十二葉十二行平誤年定誤足

二十六葉十行學世倒

卷三

首葉十二行日字下當從宜春縣志補見邸抄三字

二葉十九行若水誤吉水

三葉四行閒關下縣志有萬里二字

四葉十七行卑當作畀

七葉十三行省直倒

十二葉十一行無罪上疑脫告字　十二行辨似下當從宜春縣志補史辨大學衍義辨歷代名臣奏議辨古詩文辨宦寺賢妖辨共二十三字藉以攷見芑山生平著述

卷四

十葉十六行應選下當從宜春縣志補應陞官三字

十三葉三四行通變倒

末葉十九行其微疑是其詞之譌

卷五

七葉十七行複重倒　十八行擬當作寘

八葉首行受當作授　八行頃下脫之字

十四葉十二行力當作功

十八葉十五行縣字疑衍

二十一葉六行顧疑當作求

二十四葉十一行官疑當作差

卷六

二葉十九行雖下名臣二字疑涉上文而衍　末行見於二字疑衍

十九葉十九行辟誤闢

卷七

首葉十三行言誤名

三葉五行金誤全

十三葉二行卑當作畀允當作胤

十七葉五行乏誤之

卷八

三葉三行生誤先

七葉二行不疑當作而

九葉首行鈐下無缺字

卷九

六葉七行三百疑是三十之譌　八行聖當作賢

七葉十九行困字疑是怪字之譌小注當刪

十三葉十九行之下誤重一字

十四葉六行牧誤收

十五葉十行仁爲誤任爲　十一行其下無缺字

十八葉四行徵謝創

二十五葉四行得非倒

卷十

十一葉首行例疑當作列下同

十五葉二行鬱下無脫字　以上二條均十一卷

末葉首行五下脫年字

卷十一

八葉十五行版下脫成字　末行刪定二字當從縣志作頒布

九葉十二行季誤李

十葉三行習誤悉　九行金縣志作劉

二十二葉十四行共誤兵

卷十二

三葉十九行衷誤哀

八葉首行乂當作艾

九葉十行復誤後　末行扶疑當作抶

十二葉首行誠誤誠

二十二葉十二行殺上脫雖字如誤若志下脫殆字當據六柳集改補

卷十三

首葉九行過當作遇

三葉十四行柳誤條

四葉十九行仄當作惻

五葉二行先疑當作人

七葉二行經誤經
九葉三行先誤元
十二葉三行門當作關　十一行瘦當作廋
十六葉歟敗當作竊蔡
卷十四
三葉十二行小注題字疑是闕字之譌
四葉首行以字當移置唐人下
六葉七行清誤靖
八葉三行爲字疑是屬字之譌
十葉十四行扁誤扁

十四葉十九行鬬茸下當從縣志補者字
十五葉四行吾師矣縣志作吾師也　十行哉下當從縣志補予字今下補人字
卷十五
五葉十七行仕原誤但
七葉十八行修當作脩
十一葉二行曰上當補儒字
十七葉十八行几幾當作几几
卷十六
四葉十七行伐誤代

十二葉八行小誤少　十五行復當作複
十八葉末行柄當作柄
卷十七
六葉四行缺文原衍不字今去
七葉首行摯當作鷙
十二葉五行久下疑脫留字　十五行距當作
十三葉十六行奇績下脫蘭績二字
十九葉二行撫疑當作臣　十二行移原誤多
二十一葉首行已當作止　十九行懼字下脫公令
集南城隨所問甲乙示之城中賊黨頗自貳獨首
卷十八
五葉二行毛紅疑當作紅毛理上衍一見字
六葉八行四書上脫僅字當據袁州府志補
七葉四行陵下府志有三字　五行變上府志有國字
九葉十行府志無夏字按夏字當在庚寅下
十五葉十三行侍御上府志有邸第臨侯四字按邸

第臨侯下倘脫一以字
十七葉十四行袁下脫自字當據府志補　十五行
魋災我下府志重魋災我三字
益字當據府志補
十八葉九行魋災我下府志重三字未幾下府志多
又有二字　十行乃雨下府志有非啣郡邑命不
可郡八字曰下有姑字　十四行遊原誤遊　十
七行旱下脫
七行庶府志作俾
二十葉首行生下子字衍
卷十九

首葉十五行略字疑衍
二葉十四行主人下當重主人二字
卷二十
六葉六行毀下疑脫可字
十葉十九行居原誤君邊上疑脫輸字
卷二十一
二葉首行二字疑衍
五葉十行意下疑脫當以二字
卷二十二
九葉十四行色字當在竊喜上
十二葉六行全下脫辨字　末行懷慶元疑是懷寧
阮之譌
十五葉十三行專疑當作瞻
二十一葉三行治字疑是泊字之譌
詩集
五葉十七行小注畏唾原誤鬼唾
六葉三行拍下原脫手字賣誤貢
十葉十五行門原誤閔
十三葉十行池原誤地
又原稿大太毋毋辨辯六字多誤讀者審之

南昌魏元曠
新昌胡思敬　同校

芭山集校勘後記

卷二　八葉二行孔下當有子字八行折諸當作折

衷

卷五　十七葉十行丁亥疑丁巳之譌　末葉十七行正上脫其字

卷六　五葉六行首之字疑衍九行墨下之字亦衍

卷七　九葉五行如此當作於此

卷八　四葉十一行可見二字衍

卷十　二葉十八行道育當作導育　三葉六行卣誤卤下同　十七葉十四行天衡二字倒

卷十一　十三葉十五行伊召周傳文義未安當作伊召周傳

卷十三　二十葉七行義文顏詞四字疑有脫誤

卷十四　七葉十四行能令二字疑有脫誤敬案能下令字衍　十三葉二行每生修親四字疑有脫誤　十五葉九行於閒二字當作於其間

卷十五　五葉十七行媒但二字見淮南子原本似未誤不必改　十三葉十九行首傑字疑誤

卷十六　十葉五行意反故爰有脫誤　二十二葉一行須臾下疑有脫文

卷十八　九葉十行夏字當從府志作衍文敬案夏字當移陳太宰上　十六行宏嚞當作寔宏言屋大也字從宀從

曾不從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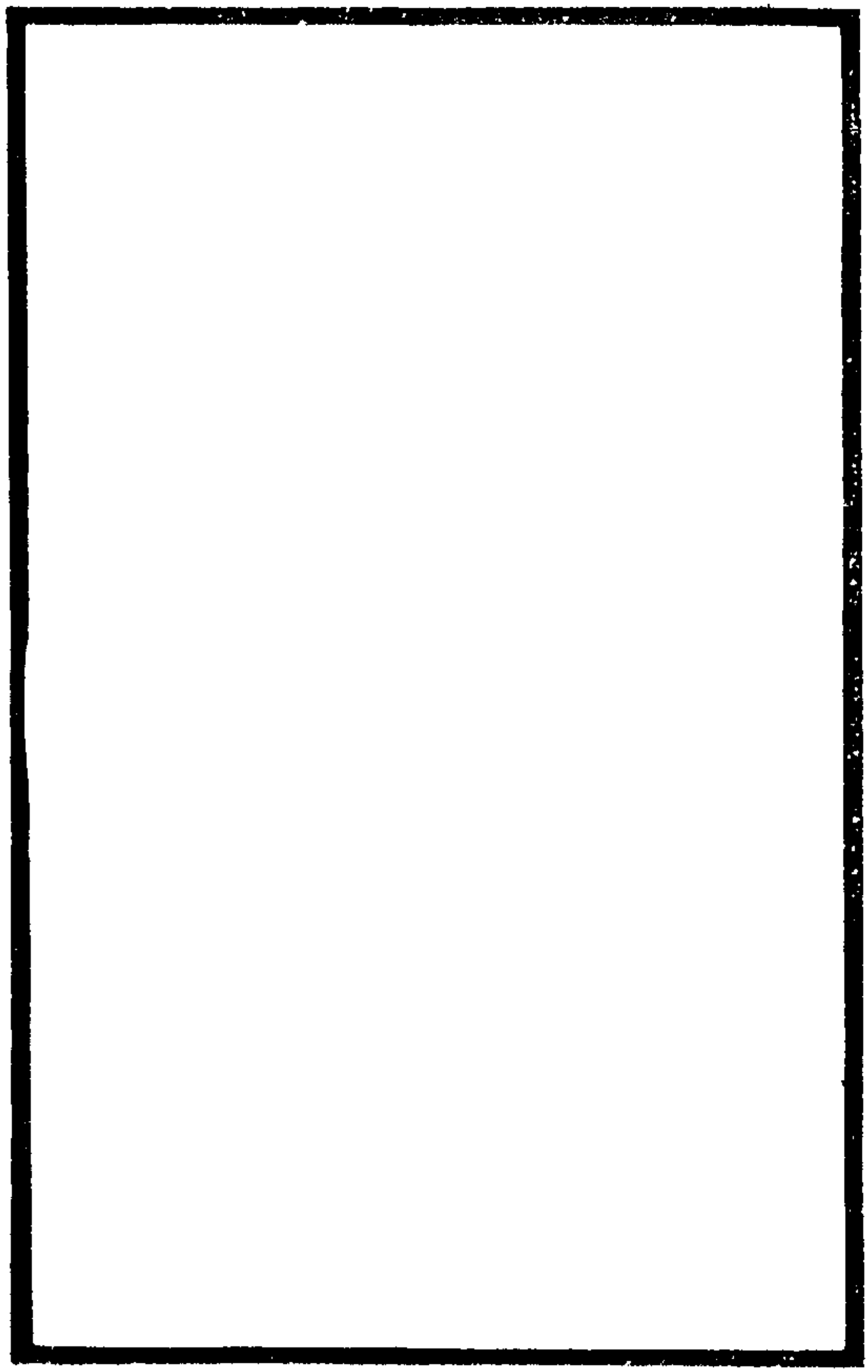
卷十九　十四葉十九行引當作始敬案下文朔字亦誤

卷二十二　十二葉十八行乙亥當作乙酉　十三葉四行丁丑當作丁亥六行戊寅當作戊子十五行甲戌亦疑有誤

右書刊行之後經同邑熊君芑丞校出多條悉補記附刻卷尾其字畫因形似而譌業經補板者不復列焉熊君名鴻逵光緒壬午舉人現掌

教本邑鹽步書院已未三月胡思敬識

咸寒集



序

典誥風雅而後尚敢言詩文哉然天地間有知則生意有竅則生音金石激之而聲出草木滋之而色變誰爲動之情也誰爲使之遇也遇之卽發不過應有盡有有遇于谷風杲日有遇于霜晨雪夜其發之也嗇于安樂多于憂患每感斯應無微不入況人不能值遇合而忘情故情之所至音意瀉露難自容已卽欲默然其引而不發之機已躍如于殘墨斷楮間矣矧遇銷魂之雪窟復有不平遏乎外慘結動乎中故瀉之意而宣之音者哀促槁落如泣宵婺婦隆冬枯樹烏能與出谷之嚶鳴呢語陽春之嬌紅柔綠

方弗其聲色尚復敢言興致哉予生不辰遇歲聿云暮之際拳拳師危行言遜之訓科頭白眼于里閈不衫不履而自放將終身焉還我無始恆有所感援筆就紙或裁成咏歌或製爲篇章不過瀉露情遇消磨日月而已積久成帙因輯次其類何異瓦缶之音從純皦于九成無鹽之色便綽約于六宮多見不量名曰歲寒乃因乎遇而動乎情由乎情而形乎言敢竊比于後凋哉

三原頑石焦之夏大夏父著

策

建官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宮倍世非無爲人無兼才一代不得不倍于一代也因才授位擇能任官朝無尸素野無遺賢惟其人不惟其官此治道之隆也後世惟其官不惟其人官事不攝甚有更設副員僉員十羊九牧數人不能理一事雖多奚爲徒坐費長安之粟耳至于命名甚失立官之義三公天子之師則曰太師傅相天子則曰太傅保安天子則曰太保貳公則曰三孤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夫御史大夫秦建爲糾察百僚之宮太尉漢初爲將禁旅之帥烏可與相臣同稱三公也後又以司徒司馬司空謂之三公然諸司六卿也尚次于孤亦烏可謂公名之不亦陋乎晉唐因之又以僕射領相事鄙俚不經僕射主僕射之人侍中執虎子之徒皆古瞽御之屬以爲輔相大臣眞可笑也秦廢侯國而爲三十六郡郡立太守古牧伯也漢氏因之治後設刺史以分其權嗚呼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是何異于使之書而掣其肘乎六朝權專刺史唐復有節度觀察之設一官數名鼠樸莫辨考周之六卿卽今

之六部今有刑部矣又設大理復參以御史是三刑官也廷尉持天下之平矛中民無所措手足當惟其人矛當多其官大理不可不裁也有戶兵矣又設倉廠戎政是二戶兵也亦不可不裁也兵部古之司馬政當責又設太僕矛亦多乎給事古給事于中之員後代令議駁勅詔之矛便者今糾劾同御史矣翰林古侍門待詔之流今爲史官可也又爲清流宰相之儲以辭取人矛亦大謬誤耶京兆輦轂重臣漢爲三輔之一矛聞妙選人才著桴鼓矛鳴之殊績赤縣畿內重地今皆以猥品充員何嘗見強項分道之事鴻臚矜式百蠻而以貲郎歷任郎官上應列宿矛擇

品行守宰百姓安危所係矛以繁簡任才至于諸官惟多寡視賄者可勝道哉請就京師而言朝堂之上師相關君德政事國家治亂者也立三公爲師臣三孤爲相臣官矛必備有其人則三無其人或二或一足矣省中則分爲左右二掖各立諫議大夫一人補闕二人司直二人給事十二人率屬分職手足重任則立大冢宰一人少冢宰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司農一人少司農二人一人司倉廠各省分司郎各三人若夫敬敷五教世道人心攸係三代而後遂廢此官唐宋兼之宗伯矛亦疎乎可立大司徒一人少司徒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宗伯一人少宗伯二

人分司郎官各二人大司馬一人少司馬二人司戎傳一人司寇一人少司寇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司空一人少司空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御史大夫一人左右中丞二人一人掌考核巡歷及外官章奏一人掌在內白簡每道各御史五人其臺部務校等職乃冗員也悉宜汰之中丞既司外奏而通政一司可盡裁也太常諸寺一卿一丞可矣翰林學士一人講讀各一人撰編檢討各一人吉人入人詹事青官之官矛可輕廢擇有德望者居之宗人古小宗伯也少宗伯掌之司成欽天上林諸監矛復別議府尹權令侔于中丞京令須擇威望素著更得專奏宿衛天子爪牙立金吾將軍一人專主禁衛又立大將軍一人驃騎將軍入人都尉入十一人五府各立龍驤將軍一人虎賁中郎將六十四人至于出使各地及絕域者難于遙度尤當平昔簡擇臨時矛可輕者也以一省而言兵刑錢穀雖有司存當總成于一人立總牧一人其下將軍一人統于牧臨塞要地立分牧一人下將軍一人各分牧受節度于總牧一省立司農一人分司曹郎鼓鑄一人度支一人司徒一人分司曹郎訪採一人旌別一人司馬一人分司曹郎屯操一人驛傳一人司寇一人分司曹郎清問一人司獄一人如各經

都檢照冗員盡勿設也方面古之諸侯天子禦侮之臣今兵矛十旅權矛專奏深可太息亦有名無實宜革汰者也若要路及重地設別駕一人照其地之遠近而配其兵士以一郡而言立郡守一人治中二人別駕照地設之司理一人各雜職悉勿設也古州大于郡今尙矛及于縣徒懸空名當降而爲縣一縣設令一人尉一人教官一人有驛者設丞一人若歸並之處設尉一人鎭其故城焉郡縣各分三等大郡縣官始守之期年稱職乃卽眞三載考績大明上則賞之中則陟之上下則陟之中中降之下下則黜之三考有績則超陟若或貪暴是矛待考而定其賦酌其遠近而額其服所謂庶土交正底愼財賦而誅之者也而卿相之選必取諸宰令之中以經歷民事能悉閭閻甘苦知小人之依也至臺省詞部之員亦當取之令中以書生紙上聞見矛如作吏之親切耳內寺職主洒掃止可食六品之料矛可加以六品之服太祖高皇帝不令識字有遠慮也計吏古考績之典內外當如一今京察五年而大計三年豈京官盡奉法而外官盡贓職耶凡內外考察更參之輿論互詳于諸司矛必專責之一人此其大略也若正百官以正朝廷君正而國定又在建官之表歟

田賦

民惟邦本農爲民天欲固其本當先明農明農之要在均田賦省差徭而已禹平水土以天下之大以九則定其田賦與其服役何後世一州之內接壤之間此以此額彼用彼科州異而縣殊蓋自兩晉之後版籍散亡州縣官各以臆見巧立名目恣其侵漁後遂苟且因仍不能釐正以到于今故賦稅以之而無定差徭以之而無度官漁出入之際吏蠹簿書之間相沿既久奸弊滋甚是以戶口流亡里社蕭條十不及前代之二三者此也然有田則有服有產則有賦禹貢每州相其土而等其田因其產而定其賦酌其遠近而額其服所謂庶土交正底愼財賦

也商周助徹之法九而取一不越其三壤九則之制孟子曰有粟米之征卽夏后之田力役之征卽夏后之賦及秦開阡陌變其古法亦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也漢代之興創業垂統足爲後世法者豈止取人以身而已也高帝出身試敢悉其民隱及成王業盡除民害首重農事凡國慶天災卽減賦租關中漕輓不過百萬而用度足孝文克儉節用未二十年而民家給戶足國用益饒無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唐興懲六朝之暴斂立租稞以征其田孟子粟米之謂也立庸法以征其服孟子力役之謂也立調額以征其賦孟子布縷之謂也雖命名

有異而實乃古法胡氏稱有三代遺制可謂萬世良規者也至宋而廢其法元人則大壞亂之及于今日不惟九州土壤之則雜亂而征取之科更紛紜矣一壠之田有科重而征輕者有科輕而征重者口則不分戶丁而槩征之田中古三征之法蕩然乃無理非法之極也今天下土地即古之土地世代革變豈土性以因之革變也今既不能九州九其則請一州九其則不亦可乎上稻田爲上次稻田爲上中水田爲中上平旱田爲中中平原田爲中下山坳田趕坡田爲下上灘田爲下中山坡田陡坡田爲下下上上科粟九斤下下科粟一斤以是爲差

縣有九則田則九之若無止照其有于何等者以則之總名曰田每粟一石折價一兩凡田粟一石外出銀四錢八分名曰賦凡口以十八應役六十免役每丁每歲出銀三錢六分名曰役遇閏賦加四分役加三分凡征夏秋各輸其半即古兩稅之法使民亦可以不困矣若本田賦役外有私加即論以違制官吏亦不敢侵擾乎下矣若夫設里立甲爲之統攝隋人作俑粉飾一時不知遂沿爲奸里食其甲有如虎狼甲奉其里甚于君父不平之情于此爲極古止有戶倘不免以大吞小況有其統屬者哉里甲宜如故當各立戶口不相統攝大戶居前小戶居後其輸納本戶自相催督足息剋剝之患至見役之設十年一役倣古十一之征不過催比租賦而已今則凡百誅求民家遇見之年敢出一金十年之所積不能供一年之所用民烏得不貧君孰肯與足哉此役也民有十分之害國無一分之益惟是給縣令之用度後乘之傳食奸吏之外庫輿皂之奇貨也已民有不勝其苦而合甲逃亡者有不堪其憂而自經溝瀆者予皆親目請凡役之年止責其催督亦勿令常在邑每月三赴邑報輸納之數如限者賞不如限者責若夫赤曆直書花名其比較照名考責欠完而罷頑不得隱蔽如戶有豪強不及輸者亦可案名置法至僧道之丁

役倍于民間游手不敢避于二氏矣田帖原使民知本縣本戶田賦役數者今開載支離小民不知所以且今歲之帖明歲方給民間雖有勘出詐僞則已經年不可爲矣今止將田之九則橫書于上其下書每畝若干又下書本縣各田若干畝各粟若干石又下書本戶各田若干各粟若干完總直行書本縣共田若干頃共粟若干石賦役書亦如之三者之後直行書征期二字下書春征三月初一開征六月晦日報完秋征八月初一開征十二月中旬報完又書限格二字下書過期不納名抗本戶戶首繫其人而比較完日釋放過期不完名欠本戶戶首逮押其人比

較完日釋放又書特禁二字下書田賦役正數外敢有多派分厘爲加派官吏即日斬首征收際敢有重收分厘爲加耗官吏即日紋每歲立春日給散本年田帖若故遲緩重罪官吏庶民間易知而奸貪之吏不敢舞文矣時遭水旱止蠲田賦或一半或三分抗欠者不與焉則罷頑不得徼倖良民更勉力急公矣不十稔民便富贍人富豈復有犯上作亂之事哉即一旦有烽火之驚師行粮食咄嗟可辦故足兵莫先乎足食強兵莫先乎富國富國莫先乎重農重農莫先乎均田賦省差徭而已有國者以爲何如

榷稅

國家苦財用不足有稅其阡陌者有稅其間架者所以青苗諸事凡可以聚斂于民者無所不至然足用有道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古之善經也欲生之衆莫如驅游手盡歸南畝欲食之寡莫如汰冗員役及弱卒之不堪用者地無餘利民無廢業爲之疾矣留有餘不盡之物爲吾惜財留有餘不盡之用爲天下惜力用之舒矣猶有患其不足乎商賈貿遷有無化居者又爲農之所資國家亦資以爲用者也理之得道可寬田賦之十一商之大無有過于鹽計天下鹽稅不下數百萬而關場津梁之征充有司私橐者將多于公家是于公無所增而商已困矣天下莫急實邊

飛輓之法民不勞困而塞下之倉廩實可爲萬世則不必一邊如之九邊皆如之可也何也九邊惟甘肅寧夏不苦飢餒他地豐年斗粟不下百錢若粟貴之地輸粟十之八雜貨十之二粟賤之地輸粟十之二雜貨十之八以充撫賞軍中之用更不必止于數萬盡天下鹽稅而輸之可也近日小商賣鹽官索引于農夫尤爲大害但額縣丁若干每年食鹽若干令商輸之其引責之商以防遏糴何事紛紜以滋弊端也若茶何獨禁于關中哉請天下榷之如鹽至耗財廢事莫酒爲最而不知稅何也每務無分大小年稅二十四兩酒債官爲之追以立麴廠于宜造麴之地二十而稅一非廠務而私造麴酒者罰金二十四兩知而不舉者同罪羣飲者徒醉而行橫者加平犯一等如此人亦知懼而不爲酒困且少助國用之百一烟尤世之最無益之物飢渴不可爲飲食用之者倍于鹽酒耗費不尤甚乎稅之不爲過多取之而不爲虐于出烟之鄉本縣官主之每斤稅一分關津稅同于常貨小販賣于市者人年稅二金官給帖勘合私賣者罰金八兩今關市之稅季有定額此不察之甚也一年之中雨水之阻絕風波之限隔豈可同日而語其奸吏賣緣巡欄包收商有十分之擾國無十一之益良可太息當準三十取一之法刊示稅所仍備列

稅券之中其貨稅若干用傳契二一給商人一年終報之部商契投貨住之官亦年終解部照勘以防官吏侵叩船料立九則以尺丈爲準給契如稅焉山澤產銅錫之處立鼓鑄官錢以五銖爲式肉好相稱磨鑢精工千文爲貫既不惜銅省工人間盜冶無利自不爲也若或私鑄獲之即誅其前代惡錢照銅給價入官毀廢審然亦可便民而裕用所謂生衆用舒何患夫窘乏而加賦增稅也哉

制度

尊卑有別上下有分貴賤有等國之經也王者患民之僭也立其品級定其章服士農工商各一其鄉各世其業不

相雜亂工商之子僕隸之族不得登子仕進乃不欲替其級也商賈之流不得衣帛乘馬以易子致富富則驕驕則僭人情之常而明王所以杜其漸也今僭越之尊以士爲最習詩禮者尚然如此工商尤而効之安得不風靡也哉是以民間苟完便峻宇雕牆青瑣朱戶擬于王侯之第婦女佩飾珠玉童稚服曳錦綺過于將相之家而士從令宰之後又蔑視之矣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奢侈相尚風俗不競且掉臂揚言以謂得志者之所爲大丈夫當如是嗚呼世道如此尚忍言哉漆器見譏子有虞象箸生侈于受辛以四海之富天子之尊猶爲不可矧閭閻之下一命之

子也天地生財有限用之旣疾生焉得不窘也此其小耳修心以生士則謀望非常商則誨盜誨淫奢則不遜此之謂也況龍鱗鳳鸞之服黃朱緋紫之色綾緞穀紵之繒豈人間僭用之者今則無貴賤尊卑悉服矣甚而娼妓優伶之微贅金玉披繡穀隸皂僕婢之子弟通官籍入仕途冠履倒置于斯爲極爲政者知而不舉舉而不刑此賈誼之所以慟哭流涕者也乞嚴爲禁王侯士夫農工商賈服舍品色載在令典者懸示通衢或有小犯卽時處分有司不奉法罪均或故違科禁卽斬梟本地再勅四民不得用金玉珠寶黃朱緋紫娼優並勿用銀帛犯加一等巡方官立于考程必使各服其服各尊其度自然風俗漸化物力漸息驕奢淫逸者不敢非分而尊卑上下昭昭等列矣

軍政

三代養兵于農井田隱寓部伍農隙教獵勒以兵法使民習矣不察有敵則三軍之衆指顧可集事平則振旅釋兵仍歸南畝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古之小國不過今之大縣古何以養一軍而有餘今何以養半軍而不足無他冗費重而騎過多也秦立斬首論級之令開殘殺之端莫不激人使勇耳漢武窮兵黷武不可爲後世法而賞罰得上極下通之道非若今日勝則大將膺其功敗則偏

裨受其誅是以終武之世漠南無王庭至哀平之間匈奴雖得漢巧猶三人而當漢兵之一此乃賞罰明而人人自戰也是賞罰之不可不明且信也古教兵于平居訓以有勇知方一旦成列莫不欲親其上死其長今兵惟求其多不知訓練兼以庸懦爲將不解方略何異使賈人而驅市人戰乎苻堅以投鞭斷流之衆乃驚風鶴于謝玄八萬之卒衆寡若此勝敗若彼是教訓之不可不素也唐之張說募人充宿衛名爲彍騎兵農自此而分雖兵以衛農農以養兵成平日久民間不識五兵故安史作亂戎馬長驅任其蹂躪且兵凶戰危士不土著易生逃亡之心鄴侯以繒

易牛屯田塞下漸復府兵深有感于無籍遊手之弊也今仍踵說故智有此軍逃募于彼軍東隊竄避于西隊主將知而不問部伍習染成風平日坐銷司農金錢遇敵相率散亡法寬則橫行市廛律嚴則鼓噪轅門無他無恆產而無恆心自然之理是兵不可不土著也古拜將必選智信仁勇嚴與士卒同甘苦故能克敵取勝今不擇材將惟用貲帥不獨以卒予敵並以國予之矣暇日將則紈綺作好卒則市販給使甚而剋剝衣粮不恤飢寒將既視卒如草芥鳴鏑當前卒安得不視將爲寇讐乎倘能責其赴敵陷堅也哉是將帥之不可不擇也若冒功請賞虛伍索餉大

軍之法殺無赦也今衛所士卒如林豈可盡視爲無用之人若訓練有方即成精銳不能訓練即責獲之士總是烏合之徒請準立府兵之制唐置府兵六百三十四關中二百六十一爲居重馭輕之勢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各設折衝都尉一員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十人爲什什有伙五十人爲隊隊有長三百人爲團團有尉歲終都尉帥以教戰嘗給馬者官與直有變本府禦之力不能支隣府協之再不能命將帥宿衛征之此唐太宗善制也今京師集數十萬不戰之卒統以膏粱之將率爲役販之夫空有羽林之名實無搏戰之能

養兵若此則何益矣可設爲九軍分盡八千七百四十八人爲一軍五人爲伍伍有長十二人爲什什有長有伙百人人爲隊隊有總九百七十二人爲旅旅有尉九旅則成一軍驃騎將軍主之九軍則爲一營計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人也總督于大將軍中軍爲握機方隅爲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陣此宿衛之兵也皆取之近衛屯兵季一易代每月本軍三試其藝每季大將合九軍而大閱焉懸賞立罰必盡軍法勿作棘門灞上之態五府各兵萬二千人五人爲伍十人爲什有長伙五什爲隊有長五隊爲團三百人也有校五團爲營有將千五百人也八營爲府立二營

為中軍分四營為左右前後又立一營為先鋒一營為奇兵一營為遊兵無事則訓諫于本府試教同于團營外方有變天子下虎符于一府本府佩將印而出名曰王師事平振旅還府上符印于天于而受賞罰焉此征伐之師也至于邊塞大衝大邊設兵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人而屯田焉每屯地百八頃為一井井分九方方分十二區區則百畝一兵耕焉一井之中取十之一而墻之為場舍之所百八人為一井屯將主之九井為所地則九百七十二頃兵則九百七十三人所將主之九井為衛衛將統之九衛為營鎮牧主之要害之地立衛極塞之地立鎮兵入守鎮衛

者月一易代凡兵三分其一而教之火器入分其一而為之騎屯將十日一試所將月試之衛將季試之鎮牧歲試之如令則賞其本將違令則責之若入援及入衛左出則右留前出則後留分番迭出九衛為均如此居則將習于卒卒習于將行則將不離卒卒不離將戰于晝面可識戰于夜聲可辯何患其驕悍逃亡也哉中邊八衛下邊七衛以是為差即不能如三代亦可追比漢唐矣至于海防固異北土亦于衝要之濱築建圻堠即立一屯之兵于左右且耕且守不煩于粮運不勞于奔走常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多設火器焚其帆檣彼不能捨舟而陸我可坐制夫侵

寇矣郵驛之設原為傳命傳命莫大于軍情今竟供人情傳食之脚力每見通要之所連騎雜遝飢征酒食復索金錢馬騾奔騾而死者不可勝數百姓罄產而逃者難以枚舉甚有一馬發一程即斃民間不勝其苦國家不勝其費可于最衝州縣設馬六十匹騾四十頭次衝者半之偏僻者十分之一奉命使臣及急緊軍方給正副各一匹贊奏給騾一頭解粮照銀數用騾過往及地方官不得用之若非軍奏等情而擅用者巡方官不時奏聞者事發俱坐司馬不覺察符驗者罪同至于募夫盡行裁革各官止許乘馬鞍袱照本官服色民間亦不得乘轎違則流戍如是不

惟民困少息國家財用不至填無窮巨浪矣

刑律

齊刑非所以致治無刑亦無以致治是以刑不可偏任亦難于偏廢偏任民無措手足姑息小人無所忌憚商鞅用之而秦祚促孔明用之而漢復王在用之何如耳虞作象刑尚列怙終之條後世道愈澆人心愈狡刑安得而措之也呂刑世輕世重深有酌于時勢之訓哉此大車之詩孔子取之所以示後耳閨門為王化之始何近代姦淫之律止于一杖而已自反坐之法苛嚴而誣告之風大倡矣刑故無大竊盜至再非故而何復刺之又何謂也五刑之屬

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爲最經營起復無親之極而典刑不加是教人以逆繼母嗄父殺子人倫大變何法所不及威逼之科原有威可畏逼人至死蟲豸尙知求生人何樂乎就死當其勢燄迫挾訴于上而不聽避于地而無門進退惟谷一死足結情甚鬬毆慘過操刀而一槩戍之豈法之平也無赦之國其政必平眚災肆赦原罪疑惟輕之仁何今不論所犯已結未結已發未發咸赦除之也旣生者有二天之感則死者寧無九淵之恨乎金作贖刑五刑疑赦其法入鍰今鬻獄賣法之風倡金入權豪奸貪纍中古之于獄閱實審克今酷吏深文刺骨奸吏惟開奸吏舞文之端若誣告卽得其所告之罪而並罪其證之署貯藏以備振飢之用凡決獄斷罪依律不得援例以義烈餘未可悉施以無妄之澤贖金立祥刑庫于州司寇

佐則刁風頓息至于諫官直言原謀不爲身而杖之朝堂強凌弱以衆暴寡私鬬惡風也有司視之漠然京師白晝掠奪何異強盜摸稜者以謂不如是不成京師烏是何言哉寧釋不經禁淫濫也今株連無已罰弗及嗣刑不可極也今設門誅夷族之條十五連坐之科何法網之嚴刻也情非叛逆不得連坐強盜誅其當場擒獲勿得令其攀引累及無辜市塵掠奪卽日梟斬若二人毆一人杖其二人五人毆一人徒其首而杖其從十人毆一人戍其首而徒其從過十人則以黨論絞其首而流其從人尙敢羣橫也敷有權有勢而逼人決以抵償勢均力敵戍之可也匿喪

本犯卽斬仍重其父兄之罪經營起復旣不孝于親又安能忠于君乎誅之何疑繼妻有子嗄夫殺前妻之子然繼母無償子命之理當擬繼妻之子以抵命則情不敢偏移竊盜二犯卽爲怙終何待至子三而始辟乎淫亂不重其典釀成異日殺夫之禍當不分男女而斬首酷吏誅其身而流其于孫于四裔貪吏誅其身而籍其家枉法則誅其身籍其家流其子孫矣至于國家大赦惟免其田賦舉其義烈餘未可悉施以無妄之澤贖金立祥刑庫于州司寇之署貯藏以備振飢之用凡決獄斷罪依律不得援例以開奸吏舞文之端若誣告卽得其所告之罪而並罪其證之

佐則刁風頓息至于諫官直言原謀不爲身而杖之朝堂鉗忠諤之舌梗塞天下言路況敢言之士難得批鱗之際忘其性命君父不能賞己爲不可矧罪之乎如言可用則用其言而賞其人言不可用姑置之而廷尉擇人又在諸律之先若清問下民惟刑之恤又非愚生之所敢議也

考工

甚哉河決之爲患也歷代受之而莫能出一策以彌之豈眞不可彌耶眞無策耶無其人耳何也當河安流之時無人焉視其隄防之卑薄者崇之厚之一旦泛濫其潰隄破防必然之勢而後興卒塞之豈止濫費金錢下流郡縣民

惟魚矣故有費數十萬金數年而塞之者有用百萬十餘年而僅塞者公家之費如此近河之民捲埽運土之役日不暇給而漂者竟不可復出亦有今日塞之後日復決亦有方塞于此又決于彼大司空策同襪線良可痛哭均一水也昔天下洪水禹理八年而底績今一河之水數代理之終不能底定者何也禹之行水順水性也今置隄築防逆水勢也殷一有河決之患乎五遷厥邦不聞興徙塞治之事且水之就下水之性也必防以逆之所以宣也其害滋大今晝三策漢武時有獻策治河自榆塞而東循塞外直注之海以洩其勢可爲長城省其亭

障廷臣笑其迂格而不行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嗟漢武之不及秦始遠矣當武之世宣房之役糜上方萬萬金錢費十數歲工力僅而獲塞後十餘年復決他所復塞復決殆不可枚舉而所糜又不知幾千萬萬矣當國家全盛之時不能成一勞永逸之業良可慨也計榆林至海直行不過三千里里用三百人浚之九十萬人足矣人浚地六尺三旬而畢人日給傭百錢亦三千萬萬而功竣深丈闊百步積土南岸爲隄有衝突之處移屯其上外寇既不能長驅我可待擊其半渡其費不過數決數塞之半而成萬世之利也此上策也其次莫如多開河上流爲渠以殺其勢

遷河下流之民以避其患下策令臨河衝處相去二三十里爲堤泛溢波浪散至二十里其勢亦緩矣七國時齊魏各去河三十里作隄誠有見于隄太近河不能當洪水之衝蝕也再令每歲農隙發郡卒補葺極衝之堤限其高厚之數乃防患于未然在安思危之意也

論

論通鑑書法之誤

溫公之敘歷史爲通鑑也亦之詳矣遇事則書無詎細並存疑則闕文此史之體也若編之爲鑑則書其有關于治道世道以爲殷鑒使代有治人之責者覩其書法而警戒

之所謂無于水鑑當于人鑑也至于小故非不足書書之亦無裨益耳若曹節者不過漢廷一閹豎在職心存趙高之奸而乏呂強之忠生不能爲朝廷重死亦不能爲朝廷輕生書其官示專寺人之戒迨其死也國家棄之如腐鼠鑑書其死也失其體又書其官書其爵曰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何也以謂爲國家幸也爲人心幸也以謂節死而十常侍之勢失也五侯之燄未已不聞一節死而損羣小之威也以謂天誅未加而遺恨胡又書其官爵乎此予之所不敢知也武侯之伐魏也表曰漢賊不兩立其辭甚嚴其義甚正明帝漢而賊操也通鑑書之曰漢丞相諸葛亮

是與之也與之則當書之曰伐魏今不曰伐魏而曰入寇入寇云曰是重貶之也貶之則當削其官曰僞相今又不曰僞相而曰漢相書漢相則當書入寇書入寇則不當書漢相通鑑曰漢丞相諸葛亮入寇既書漢相則入寇之書爲謬既入寇則漢相之書又謬此書法之大誤也若曰從魏史也魏史不漢蜀若又曰尊蜀書也蜀又不自寇溫公手筆每于有關係處舛錯如此何以爲天下後世之鑑哉嗚呼節不當書而書其官爵及卒武侯當書討賊而反書其入寇吾于通鑑知溫公之義亦有未盡耳

論綱目書法之失

綱目曰匈奴某某單于某人死其子某人立爲某某單于此書法之失也費晳曰我惟征徐戎戎之也未嘗書戎人之何君戎君之爲誰即九州之荆尚在三壤之中春秋書楚事猶貶其僭僞不與同中國也況要荒之外者乎春秋凡華夷之際其書甚嚴者尊中國而卑夷狄內中國而外夷狄也綱目繼體春秋書法安得互異矧匈奴于漢又非敵國高帝疲于行師誤用婁敬之計遺笑後世此時書之猶可孝武專任衛霍六擊匈奴使漠南絕王庭之跡及于孝宣撫育呼韓畜之塞下迨哀平之世莫敢不來享來王此時仍書非書法之失乎若夫匈奴之部有悖逆之事當

書曰某人弒其君某人弒其父使天下後世知亂臣賊子入寇云曰是重貶之也貶之則當削其官曰僞相今又不曰僞相而曰漢相書漢相則當書入寇書入寇則不當書漢相通鑑曰漢丞相諸葛亮入寇既書漢相則入寇之書爲謬既入寇則漢相之書又謬此書法之大誤也若曰從魏史也魏史不漢蜀若又曰尊蜀書也蜀又不自寇溫公手筆每于有關係處舛錯如此何以爲天下後世之鑑哉嗚呼節不當書而書其官爵及卒武侯當書討賊而反書其入寇吾于通鑑知溫公之義亦有未盡耳

論綱目書法之失

綱目曰匈奴某某單于某人死其子某人立爲某某單于此書法之失也費晳曰我惟征徐戎戎之也未嘗書戎人之何君戎君之爲誰即九州之荆尚在三壤之中春秋書楚事猶貶其僭僞不與同中國也況要荒之外者乎春秋凡華夷之際其書甚嚴者尊中國而卑夷狄內中國而外夷狄也綱目繼體春秋書法安得互異矧匈奴于漢又非敵國高帝疲于行師誤用婁敬之計遺笑後世此時書之猶可孝武專任衛霍六擊匈奴使漠南絕王庭之跡及于孝宣撫育呼韓畜之塞下迨哀平之世莫敢不來享來王此時仍書非書法之失乎若夫匈奴之部有悖逆之事當

其一論統系者不敢以孫曹之強大加諸其上不以中原偏隅之別正僭也宋之高祖漢氏之後綱目降于鮮卑索頭之伍以中原之華胄同犬羊之酋長豈可乎如謂竊取大位不以其道司馬氏之篡魏劉氏尤而效之奚罪焉或謂車書之未同趙氏陳橋之後西有夏而北有遼歲幣之獻納聘使之往來儼然敵國且契丹建號在宋之先乎後至南渡以及一城一旅之時論統系者遼金不敢與並例此晦翁昭代之事目所親擊者也而宋魏一例無乃冠履倒置名器假人無中外之分華夷之等烏在其爲繼春秋之旨也哉至于有陳梁臣玉琳奉梁胤在北蕭督附立在

荆梁緒未絕而降陳于齊周可也譬後雖據有荆土附庸于周非自起之國亦自不得同後漢論耳若夫隋家大業之末羣雄蜂起彭城閣之變未著朱子列僭起之間何也昔周轍之東地不過魯宋弱不逮鄭衛迨至七雄縱橫而猶稱宗周尊卑名分在也故桀紂雖暴君也湯武雖聖臣也隋末羣雄有如湯武者乎即如湯武未聞南巢太白之事未舉而湯武即登夏商之列況隋末羣起之徒不過暫避暴征濫誅苟延殘喘後大者便窺伺鼎器小者惟利圖子女初未有一言以及弒逆之事烏得同例而書之哉即唐之高祖集衆舉義亦襲六朝故智英武如太宗亦以宮

人挾父矛片語問文帝及太子之死胡氏論之可謂至要矣殘賊如朱粲隋臣如羅藝羣妄自尊大未有一郡之土遂稱王稱帝未幾殄滅者俱用敵國之例吾不知其奚取也吾謂宜于羣雄既書起兵而復書其反者兩責之也猶書隋年統者專尊之也豈可以獨夫一時之暴戾遂墮千古上下之分也哉

辯

古董辯

古董之說從來尚矣有云古之董狐善識故典又云古當作骨骨中能董則董不能董言上古法器秦火之後圖籍蕩然不可跡考惟以性靈識之不可以學問得也此以俗言董得之董訓董骨古音相近耳竊案字韵諸書董之爲言督也正也董之用威董正治官又與腫通短髮貌又深藏也俱不見以解爲訓因讀史記倉公傳意之議齊王病引脈法云人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注董者深藏之也遂悟古董之說古董者古人深藏之物也古人葬必有殉故鼎彝觚罍之屬多出于三代陵墓之中及破軍亡國之墟後或陵谷變易或發刼暴露器製惟錯不可以一名述乃總之曰古董言古人深藏之物後世得之復當珍重襲藏以昭來許如上諸說史官所典各有司存神童英敏豈能知人間未見聞之物也歟

記

已癸時事記

國家自逆賊發難以來著著失策故養成燎原之勢遂使中原陸沉卒致神州淪陷禍至滔天者可勝慨哉然自始及末止十有六年皆予所目擊乃隨筆記錄以備後世搜訪且使知其眞是眞非不在朝廷而在草莽矣崇禎已已關中薦飢北邊尤甚榆林悍卒沈一魁因飢作亂糾其黨十八騎南掠西安至于涇原此時成乎日久民不識兵不勝驚擾然賊勢尚微亦不敢梵殺既而飢民景從

漸漸衆多或朝東暮西或忽南忽北馳驅出沒悉無定向
遂名曰流賊若廟堂有人選將命帥亟力剿除其撲滅可
立而待無奈以白面書生楊鶴總督陝以西軍惟事招撫
賊狡計求降而盤聚如故是養虺成蛇遂細流爲河矣此
當剿不剿失策于招撫者也庚午鶴以罪逮廷臣既明前
失重擇賢才猶可補牢又誤用一奸邪福建子洪承疇督
兵征討時賊雖猖獗若方略得宜何難擒戮不知固守要
害批吭擊首乃賊東我從而東賊西我從而西州縣失陷
而不報兵馬敗沒而不聞賊因而大熾如紫金梁王家印
老回回過天星闖王等不可屈指數矣辛未紫金梁王家

印數賊入山西平陽界中是年先大人分守河東散金募
士得紀綱之卒三千親帥以戰未幾擒紫金梁于萬泉斬
王家印于曲沃餘黨或降或散或復入秦河東所屬州縣
無一被其害者嗚呼先大人一道副使耳兵士蒲營數千
人耳訓諫鼓舞二年之中斬賊萬級擒賊數魁疆場保全
矧膺制府重任受推轂大典節轄四千餘里麾統十萬貔
貅猛將如雲幕僚如雨不能展一籌策滅一渠首而安淨
地方惟以大司農金錢市已恩行私賄愚民囿于術中瞽
御受其重賂舉言日至天子即欲知賊多寡州縣存沒安
可得也而有識之士有來往洪制臺之譏伊雖聞之
而不恤亦不改也甲戌乙亥歲復不稔賊更繁衍以數十
萬計而疇之故智牢不可破丁丑幸以雁門孫傳庭撫秦
孫生長邊陲以武傳家多識方略黃山之役孫先令終南
各邑鄉兵謹守諸要害復躬擐甲冑身先士卒與賊力戰
遂大敗之臨潼壯士孫守法生擒闖王闖王時爲諸賊總
帥如逆賊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李過等數十頭領皆其
部曲悉棄馬竄終南山中日伏夜行招合散亡而奔西番
之域自賊起以來未有如此陣之挫衄者可謂大捷惜乎
孫以北人寡援孤立又不善事左右功遂盡歸承疇人人
扼腕無不有王龍驤之恨也此一時也賊經大創雖實繁

有徒皆畏官軍若樞臣勝算責程諸撫令堅守封域清野
入保嚴兵于險阻勑總督居中調度發縱指使出奇策應
賊東則令東方以角其前西方以犄其後奇兵以攻其不
備賊西則令西角東犄而中攻如此賊出不得掠且腹背
受敵退無所據而邀截是懼不數年賊皆授首此失策于
剿絕不務盡而縱敵遺患者也且廷臣忸于一勝視爲疥
癬而復事遼左矣雖疇之如遼不足爲關中輕重可惜從
行將佐如曹變蛟張全昌及王尤諸虎臣亦隨而東三秦
所留不過有數將軍而已是冬孫亦入都屬吏矣戊寅以
陳啓愉總制關西任事未朞謝病而去逆賊復從南山入

河南河南居土中從來兵士單弱兼以自成百戰餘賊又有叛將內應遂陷洛陽殺福王賊既納叛卒數千兵聲復振時雖寸磔巡撫車裂總兵則何益矣朝廷西顧增憂命丁啓睿督雍豫荊梁諸軍一戰而喪其旌節再戰而全軍散亡自此河以南土賊蜂起據州跨邑者不記其數張獻忠羅汝才等亦入楚穀城山中衆多乏糧詐言乞降撫按上聞天子命輔臣楊嗣昌督雍豫荊梁楊充諸軍事昌鶴子也不能幹父之蠱又蹈父覆轍不察賊誠僞乃受其請撫于西楚上流轉粟相餉明年獻忠陷襄陽殺襄王所過殘滅昌自知嗇在賊術縊于邸舍庚辰以蜀人傅龍督于糧餉則有司存今一概責之人能有幾精力哉況庚辰

諸州軍傳自閒道至南陽戰敗而死辛巳擢秦撫汪喬年代之秋戰于河南逆將賀人龍不受節制兵敗于郟死之帳卒排牆掩瘞而逃自成遂陷南陽汝寧諸郡冬釋孫傳庭罪起復爲帥以墨衰督入州兵馬召對平臺密諭令誅賀人龍明年春孫直走大梁入關中自成獻忠聞而憚之相與連合以襄陽給自成而自據荊岳諸郡羅汝才據承天欲誘殺自成來降事洩反爲自成所屠而並有其衆故兵益強五月誅人龍傳首京師龍一軍無敢譁者自是驕惰之卒始警懼而勇于公戰乃申令三軍訓告諸將又調集各土司方欲合兵大閱蒐乘簡士振銳作氣養之期月

辛巳秦及燕魯晉吳揚豫大飢斗粟三千人民相食奇荒

為大舉之計一戰成功而朝廷屢下進兵之嚴旨不得已于八月初旬出師中旬至郟訪得汪尸其面如生以禮含殮祭差官護送西安越翼日合戰自成大敗而南其步賊全營覆沒我兵深入兼以陰霾後軍不繼亦敗中軍高杰直貫賊陣破其子營從商於全軍而歸自成大驚始畏秦兵矣孫駐洛陽收較卒伍莊浪魯土司兵惟餘千人以苦戰多陣亡也九月孫入關中斬不用命副將四人諸軍股栗思奮當事者忌之癸未以馮師孔撫秦俾掣其肘焉更不發帑藏凡軍需悉令孫曲辦嗚呼大將職專征伐至于糧餉則有司存今一概責之人能有幾精力哉況庚辰

尙忍言哉況王者之師以全取勝乞令秦兵緩出使江西江南諸兵料理成局然後東西齊舉庶可萬全先生不妨以此意達之天聽李並書陳奏天子大怒以謂爲孫遊說差臺臣蘇京以勑書嚴催七月下旬秋兩如注孫不得已冒雨啓行師孔送之潼關孫語孔曰此行不得天時戰恐不利我欲留重兵此處以爲應援不然兵退無有接濟卽守亦難孔云公旣能戰我豈不能守耶乃令空國而出嗚呼孔固可恨孫亦不學無術旣不能將在外不受君命又不能改弦易轍而再出崤函使逆賊知其所備何也中秋予侍先大人坐令策今番兵所當出之地予對曰逆賊素無博識遠見我兵屢出河南以謂非河南無用武之地且伊據襄鄧再無他徑可入故專力于郟鄏待我耳今當少發精兵間以老弱出函谷聲言下河南賊謂又蹈前轍必喜而以全軍迎我我乃率健卒潛度武關出其不意直攻襄樊潰其心腹賊聞自救使下河南精兵攝其後賊亦不敢兼行赴援逗留之際我已破襄樊傾巢穴逆賊進退失據可一鼓而滅自成旣滅張獻忠聞之落膽乘破竹之勢將得勝之兵獻忠若不降則截耳此一奇也先大人首肯者久之是日聞報捷我兵過洛陽賊屯精銳子寶豐孫親督甲士圍之逆賊率死士萬人來救我兵與戰盡殲焉自成僅以身免寶豐自辰刻起攻日中卽下賊無一人得脫者軍威大振賊悉喪魄各部曲首領多密遣心腹送款欲歸降矣此時若糧運不缺兵得宿飽蕩平可指揮而奏何意以無才無識尸行肉走之秦所式巡撫河南駐節河北不能南向而發一粟可惜麾下謀士程大洙劉訥生中州大俠慷慨請纓式皆抑而不用乃陳轉輸之法謂河南被賊人不得耕常苦乏食河北畏賊怯于南行洙等願率河南萬人來運每運米一石至軍中給脚力五斗且使飢民因此得食一舉兩得莫此爲尤可恨式駑駘下愚不達大體止勒給脚力三斗又曠期不遣河南人以其失信一運之後再不來矣更值久雨河上粟積如山竟不能致河而糧若得五百兵護之則前行無阻直運軍前矣式曰我止督運卽有刼奪于我何與糧至滎陽果爲賊所焚掠運夫皆死從此以後我軍十二日不粒食矣有新附土賊李際遇武綱請分兵赴本寨就糧孫心知非計未及部分而逆將白光恩先帥兵脫巾庚癸而去各營遂相從而散孫亦退至關上方收散卒爲守禦計自成取捷徑從宜陽山中追至孫復帥飢卒力戰一日而死若當時留重兵在何至失其關隘使逆賊長驅至陝西會城下哉時十月初九日

攻西安十一日大逆張國紳鞏焴罪弁王根于私降同開東門延賊而入清軍副使黃公世清同知簡公仁瑞長安令吳公從義死之馮師孔遁回原籍未幾自成侵延綏郡縣望風款附至榆林城下武縉紳王張李杜諸君帥子弟及家將同官兵殺賊數萬逆賊日毆鄉民攻城七晝夜方陷士民奮激猶巷戰三日自成忿怒遂屠其城賊西取慶陽守道段公守備李公同心誓衆堅守旬日惜城中無井取水城下賊斷其汲道城遂陷段公自焚其妻于同李公苦戰城中殺賊數千人力盡皆死之嗚呼若鎮府皆然逆賊雖得陝西兵亦盡于三邊及諸郡矣其如寧夏河西臨

鞏平鳳諸處賊不發一矢而皆降惟西寧土司祁廷諫之子興周欲連西夷以守湟中賊覺而執廷諫興周入虜中不敢出逆人回回降賊乘機殺掠甚慘臘日祭家廟畢先大人呼予兄弟相謀曰我初欲西連故部將祁李諸族固河西以圖三秦矣李賊已陷五涼收拾則難今當急入河東駐蒲坂號招我舊部曲堅守山西再作後舉因爲詩入千子弟今還在百二山河尚可全慷慨流涕予兄弟亦悲不自勝謀定藏家累于三水決意潛出大慶而賊臣張鞏教賊盡執關中縉紳有名望者殺之以絕後患十二月十五日賊遣邏騎至十六日執先大人入西安囚于秦府東

華門內十七日使人說降百端不從十八日擁至故秦王承運殿中令先大人書金帛助餉先大人擲筆擊自成中面大罵不絕口逆賊怒支解之明年逆賊率黨犯王畿三月聞京師陷先帝賓天天下事眞不忍言矣四月傳吳平西合清兵大破逆賊于山海自成焚宮殿擄子女金帛遁還陝西乙酉春清兵入秦逆賊從嶢關走楚中清追將及聞其黨有奔湖南者有竄入竹房者自成以數百騎走江西因散兵求食爲鄉民所殺又聞癸未之冬張獻忠從夷陵入蜀丙戌清兵取四川亦滅之按諸賊始末養于楊家父子縱于洪承疇如丁如傳有同兒戲斯亦矛盾責也已實不難正君定國令天下仰其丰采而用違其才使之卽戎持鈞衡者眞有餘責而汪君効死疆場馬革裹尸于今猶有餘痛焉至于孫之再戰于襄郊也後世止知責其失于駕馭致諸將不和似也不知秦所式節鉞重臣徒有七尺之軀腹無一寸之腸疇張河北不能致一粒于軍前雖孫吳復出終難策旬日不食之餓卒敵必死之窮寇矛下焉者乎故未交鋒而兵已就食之四方矣自此一敗天下遂不可爲人知亡天下者由于孫傳庭不知所以亡之者

實因秦所式也然孫傳庭惡得無罪至于秦所式之罪眞有不容于死者

頑石氏曰吾讀黃帝兵法深有感于制事之不可後機也夫熒熒涓涓之不已以至炎炎成河此必然之勢聖人豫知故先機而發不俟終日者誠有見于防微杜漸之不容緩耳至于後世皆忽其微漸釀成無如之何之禍東手嗟泣何及哉是以國家將亡恆視草竊爲濫觴爲兩甲不知拔本塞源以致荼毒生靈困窮四海國亦露根如癰疽在身不知醫療使浸淫潰蝕氣血俱傷大命以傾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厥鑒不遠有國者不可不徵于斯

義田記

襄郡之西二十里有寺相傳以來不知其幾千年也名以萬壽者元也名以華嚴者宋也名以重興重慶者晉唐也東漢名爲寶嚴昭烈賜名雲居其義田三百畝乃臥龍先生所躬耕者也先生從昭烈入蜀施之剎中親書于磨崖上壯繆鎭襄成先生之美田賦不稅晉代漢統亦因其例至于有唐宋元之國皆如漢家故事是以後世之人聞先生之風不忍墮廢猶襄人之視叔子碑也國朝開濟止勑更寺名廣德而賦稅亦罔征收成化間襄王以寺田建塋猶計畝相易蓋不敢湮滅故義國末盜起僧人逃散黠吏編地入賦板而稅焉潘大中丞仕元馬直指兆奎陸太守登甲之蒞茲土也諸僧鳴其不平三公削去板籍仍如漢末以來之典所以復成先生之美于萬世下也辛卯予遊楚客襄旅王千佛菴與僧論往事故記頑石氏曰先生創始于前三公紹成于後先生得三公而復傳其美三公之美先生而名與美傳先生之美可以爲三公之美三公之美又郎先生之美也壽之石上可爲千古創繼佳話

遊平涼諸刹記

丙午二月朔予至平涼次日卽遊常樂寺明常樂王府也高堂崇榭阿閣長廊殆非人世而碧瓦朱楹畫棟雕桷輝耀滿目東至數武爲苑學亦改爲寺矣望後登空同山坪

佛區二十有餘所凡幽深奇觀之處悉建精舍其易廟爲刹者又不可勝數而宏麗不減下方皆韓藩之所建也予信宿而歸明日遊東郊延恩寺登浮屠望城中沼平諸刹如林卽一街一巷無不有菴院俱韓香火地嗚呼此明之所以亡也按涼爲古朝那隗囂稱爲高平第一隘是最要害地嬴非子養馬于斯文作芻牧場高皇帝以封其子使作藩屏者也王旣不能宣上德意恤茲窮黎再不能默揚文教甄陶愚氓乃作無益害有益棄先聖之鴻訓事虛無之鬼教是以逆賊發難郊郢蹂躪天災流行餓殍載道以

至賊鋒西指卒成亡國喪身之禍或曰僧不過假教乞食之人耳烏能亡人之國哉不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五常四維以持之四民安業以固之晉尚清談以盡職爲俗吏致力爲俗人下民尤而效之世道風靡釀成陸沉之害今崇尚佛教敗五常弛四維更甚清談且人不知倫理則犯上之心起不知禮義則惡逆之念生夫如是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於陵仲子齊士之臣肸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可成高尚威后猶以謂率天下之人而爲無用法在必誅以仲子獨善潔身尚不免聖明之誅今僧之所爲無所不至既不能誅又從而尚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

瓦解易曰有由來者漸此之謂也

烟記

乙酉孟春清入關中其秋予赴西安滇將陳伯通故遼左衣冠子弟也因話及烟乃云始于高麗其說甚擬謂有夫婦伉儷最篤夫卒婦慟不已寢食俱廢一夕夢其夫與語我大命已盡情雖難禁哭泣何益墓上有草葉同茄葉而長大秋深刈之切爲細縷以筒相盛吸之以火可以已思婦明往視果符所夢依法用之覺一時眩暈迷惑忽忘所念用之既久舊情頓止名之曰感跋鬼猶華言相思草以

書牘

寄孫豹人

不得見者十有八年浮生急景宛如春夢先大人殺身成仁而豹人爲之曹丘復徵我同志鉅公董筆傳表節概眞加肉腐齒施華枯株者也執詠反覆觸言流涕感歎互集悲喜交至又昔手教勗夏努力功名何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君才十倍子我猶逃名湖海夏每念及眞昔慚伯夷今媿叔發矣年來須髮已華老冉冉將至何日得悠然南來縱不能如少伯鼓棹烟波當追步豹人嘯傲終身耳

臨楮不勝悵悵

與王覺斯

聞先生名久矣維昔侍先大人左右常出文字雖尺幅片牘已髣髴數毛片甲而小子不過管中之窺也再聞之御宿丈人曰中原文獻一人而已今衡禮樂而秉筆削天下之士莫不擁帚先驅者皆有善善惡惡之心望走于董狐之筆耳先大人致身成仁在人子所難忍言謹陳行狀祈公退之餘表傳行事倘得托千里皆先生所賜也先大人末年有言詩集已請序文苑矣但時艱道遠未即致之屬草倘定更一揮見擲太仲得玄晏而名騰不少也臨楮北望無淚可揮紙筆臨池時不吝如椽片片白雲當從楮上飛來惠我小子何啻十襲

寄孫豹人

酉歲周旋時令人氣吞胡羯後去者去死者死而懷烏獸之心者又不可勝數也今而後不敢相天下士矣魯仲連豈東海匹夫關壯穆眞天人也吾鄉一無可語豹人又優遊江湖每思同舟猶然一場春夢不無痛恨于王夷甫諸人耳區區之心紙覺有盡

與李天生

前日惠顧復辱多儀我何以堪之至于把臂道故如同疇昔高論霏霏聽而忘寐何意歲寒之日重晤我歲寒之感友但迫歲除不得久留爲恨耳更媿雞黍乏供有失主人之禮故人知我自不在一節之効也俚句錄呈不慚小巫敢請大教乞毋吝筆削惠我實多若直以爲詩眞不值一噱耳

與天生

從別以來屢值不幸幾無有生之趣凡百茫昧如何如何家刻數種呈覽倘不吝筆削自足千古然春秋不過魯史耳一經孔定便列六經矣再乞得一序三都紙貴洛陽者玄晏之序之重也天生能無留意焉亡女行狀附聞大筆一爲立傳則小女死且不朽天生知我必不以我爲馮婦也

畣天生

昔者在東有枉車騎兼惠序傳焚瀼啓函捧讀數四既悲復感再聞先生有兒女之戚然骨肉關情賢者不免矧我輩乎雖然天地萬物旅舍以身閱世則身爲過客以神赴形則神又過客而悽惋不已不亦過客而悲過客耶天生能達觀者故敢爲宋人之說

跋

書覺斯手札後

此先生與先大人手書也爾時先生在館先大人在臺兩人以文墨相交情好甚篤其往來簡札甚多癸甲之變逆

賊掠吾家產物蕩然昨于故笥中檢得二紙筆筆從聖教出眞傳逸少之神遂裝表成册使後之人覩此不可以少而少之

敬讀兩疏後

是刊爲先大人侍御之撫雲奏議先大人兩任西臺建議侃侃不避禍害値魏璫竊國柄日竟以言見斥撫雲半載輸心邊疆條奏殆遍復値魏監掣肘以不得其志而歸兩地所言不下數百餘疏因罵賊遇害家被劫掠文字散落矛肖于故笥敗楮中檢搜補輯僅得十之一二至于方略二書止存其目而隻字烏有矣嗚呼先大人立朝三十餘

年之苦心忠君愛民之赤膽若故國鐘虡不移載在天府可以不梓今日者不可以不梓謹付之梓者雖寥寥如晨星然天下後世視此知先大人不忍欺君之念可昭回雲漢矣

敬讀逆旅集後

先大人自布衣至從政至歸休未嘗一日手釋卷而不操觚也爲弟子員則有窗稿侍御諫則有草彈則有簡守蒲坂著有河東軍令乘城要法鎭雲中則有籌邊數議捐賑諸疏至于林下唱和吟咏而爲詩歌載事紀物而爲譜序喪祭輓誄往來書牘傳誦人間洋洋盈耳若夫奏議藏之

中書者已物換星移不可復存而付之梓者不過敗笥中焚毀之餘詩文彙集成帙者又遭時亂家破蕩散無留嗚呼先大人殺身成仁烈匹張顏矛肖夏以貧微之故不能顯揚芳聲俾忠魂沉淪再不能傳播遺文流行世宙罔極終天萬死何贖今敬簡斷殘僅獲十之二三遂同摩磨友孫豹人編輯次第讀較差訛鄭付梨棗恐並此而失之即麟角鳳毛亦無由窺其一斑爾

序

佩萱小草序

天地有自然之音風水分之而成響萬籟鳴之而成韻人發之爲聲咏所以巷里之歌謠同于廟堂之雅頌故騷人辭客之連章累牘反不若白叟黃童之含哺擊壤者雕楮之巧自遜生成之妙也姬子淑夜幼嘗攻詩長能操觚與予唱和而成篇什者輕描淡寫自是風來水上不惟清濁按音其格調高朗古雅辭義温厚和平直肖其爲人有李唐餘風覺清照之詞怨淑眞之調悲乃得天地自然之音者詩有別才予于淑夜益信之矣可惜遺落無幾今春偶至故閨見几上古今女範彤管遺編諸書下有一帙檢視乃淑夜昔年詩稾也自題其標曰佩萱小草律絕共二十二首予細閱數闋撫卷而歎曰疇昔之唱酬而當面失之

者以謂璧碎金銷不復可覩今忽得此恍如與予同坐園中啜茗賡和時矣又恐一旦惆悵延津縱刻舟求之何由可致哉遂次第甲乙較讐豕魚爰付之梓云

分甲親親約序

天下時有常變則勢有分合所謂經之不足權以濟之亦有勢不敢不然而權又不我操眞以必不得已之心遇無可奈何之事惟付之仰屋竊歎而已我焦氏分姓炎帝世居晉地自始祖得林公之遷焦穫之東鄙也蓋不知幾百年矣我曾祖肇啓厥基我諸祖用昌厥家我兩考更大其閭門丕顯我前人垂裕我後昆旻天不弔大降喪亂兩考

盡忠于王家有清既從于祀又表其里曰大忠皆我祖考之嫩行懿範我後人當世世遵守永永勿替也歲在戊戌有清以海內數歷兵荒戶口凋殘命司農檢較天下均里並甲令下有司而不舉行者罪之使趨變法之令同徙木之科惴惴小人于何敢違我邑計籍三十里而糧則二萬七千石絕長補短里糧必九百爲準衰多益寡甲糧必九十爲平強者不敢多弱者不得少我戶糧一之則有餘二之則不足邑大夫易近我情平準我戶而二之各益以小戶居東者爲七甲命其戶曰和鼎以兩考有變理之望居西者爲八甲命其戶曰永芳以兩考同赴國難留芳悠久乎倘或心逐勢變情從甲分我祖宗在天之靈必不佑矣

茲因分甲分糧合族畢集拭淚搦管聊序數言以弁籍首使後世子孫知今日之舉蓋時出乎萬難獲已而勢不敢不分付之于無可柰何而已

伯周小像題辭

自少伯少子不得入楚中男逐死于鄂市其長男愛弟豈不若千金哉然才疎識薄不足以濟耳太史公續此一事于越既平吳之後思深哉其言乎伯周生于我兩先大人仕宦方隆之日策堅剌肥凡人坐此則養成膏粱驕惰之態罔辯菽麥不識鹿馬以遇陵谷遷移委靡闒茸莫能自

振者指不勝屈而伯周暢曉世情錙銖千金其之才之識足以相副至于排人不敢排之難解人不能解之紛如衡度于輕重短長各適其中使人解仇交歡心服而去非大過人之才之識胡能如是方之膏粱兒不相徑庭哉以伯周持平里社之才之識若使當大任吾知其亦如宰此肉何意棟摧梁折奄忽長逝今覩遺像雖不盈尺而昔年倜儻偉岸之狀風流蘊藉之容儼然若存有工師畫宮于堵而理具之妙何必頰上三毛然後增奇也因題數語爲識並以告夫世之皮相之徒不可以一端責天下之士

傳

明玄貞處士大雅焦伯子傳

伯子先中丞之冢嗣夏之長兄也生而清穎長而古秀弱冠即具成人之器而膽識奇拔多有獨見猶及中丞之簪筆柱下也克儉于家不自滿假至于書疏章奏亦與參決焉天啓中逆璫放恣中丞掛冠歸同諸君子遊伯子亦從與俱往往奇思驚句嗟賞諸君子時遂有翩翩之稱也好兵法善騎射雖力不博戟而雄恣傑出初崇禎流賊始發難南掠涇原慷慨志欲請纓扼于世法未能也從中丞出守河東賊已蔓衍攻城屠邑所過殘滅朝秦暮晉二地受禍此一時也樽俎之所籌畫億則屢中嗣是王家印就擒

紫金梁授首自河以東山以西百姓不至魚肉者伯子借箸之力多哉又啓中丞我邑浮華不度恆起戈人之慕是虛名受實禍者也邑東堡基二水帶環四面絕勝圖避兵善地城之可以百全一鄉中丞首肯使得設版築焉伯子歸而謀諸鄉鄉人弗之遵也咨之友友弗之信也即叔伯弟兄之間僉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伯子決意任之勞怨弗恤也城甫立而寇至堞方畢而寇橫鄉友人人莫不愧感且心服伯子之獨見而欲家戶戶祝之又姓嬾喜施潛心方外術從癲仙馬眞一遊悠然遺世自號王刁山人每遇窮途子未嘗不解衣值桑林人未嘗不推食平居無鮮衣豐食淡如也恆以禮爲已任黨塾有冠昏喪祭事躬自往贊衣冠儀物必如式而後已主人少有齟齬即怒爭之是凡有事于吉凶者輒取正焉中丞每歎以謂五禮之用我不如雅之閒也博學強記多所異聞尤嗜古有恃商周秦漢間物來者其或力不能致必抱臥信宿而遣之意猶怏怏也癸未之冬逆賊陷三輔餘黨散索諸塢或有啖以牛馬或有悅以金帛伯子俾無應彼終無如于我也居人矛敢信伯子坐據城闉大呼罵賊傍侍悉無人色率舁伯子歸嗚呼有凌傲呵叱終不敢言者有一日百拜亦無益于生者伯于其了了胷中者也未幾中丞罵賊死伯于求尸

不得大罵賊卿賊卿左右恐之伯子瞋目怒語曰使得見
父當含笑遊地下大雅關西男子豈偷生者哉既而獲尸
負歸殮葬盡禮不以顚沛失節也時共夏語切齒流涕父
死之謂何彼夫差者何人哉我能去子能報然世已汙矣
不可居矣逆賊據此不可共戴履矣攜妻孥入太華山中
賊破歸家卒成以暴易暴之世抑鬱自憤因而成疾一日
呼夏而告之曰疇昔之夜我夢不吉將不及熟矣子好自
持門戶乃自爲象贊天天其色申申其容追金琢玉道骨
仙風遂自處分棺衾含殮之儀踰月而卒年四十有六字
大雅名之雅善書法草書白雲飄渺有超脫風塵之姿正

書古而不今人莫之識詩文清奇自名求仁齋集惜時亂
無存帙未行于世耳
頑石氏曰伯于以沖素之質磊落之才處輕肥之地謙謙
有容當盤錯之際矯矯不回觀其求志如此若使在官必
能死職書登逸品文絕沿襲冥心世務遊神玄津可謂雞
羣野鶴一時之特也但中壺妒悍永乏血胤世以此惜之
至于其他吾無閒然

俠女傳

俠女申氏豸吏之苗裔申族之正派也申爲穫中右族族
多富人富人非白民銷姓則螺羸負之是故眞申氏皆孤
貧而氏之所以爲氏者不以是年及笄移天于中表之子
子家故業杜康且膚奴氏膚奴之無何夫死再適予家爲
先大人側室性婉慧能盡妾婦之道善候人意凡主人有
忿戾之色曲意解釋俾無暴發先大人以是憐之是時先
大人年衰齒敝氏親操井炊其饔飧務悉甘脆可口至于
夙夜啓處有方先大人數年康健愈昔予兄弟莫不德之
癸未逆賊覆秦排牆兆見避家累于酈欲圖義舉後事敗
而先大人遇害氏聞之欲投崖者幾人以禮勸喻氏更日
夜哭泣恆不絕聲後歲有清滅賊予兄弟正方有事于四
方且氏之子又殤俾令他適氏初意甚堅引豫讓爲解予
謂世亂多故少年難子獨立乃復適清裨將陳伯通爲繼

室通故儒生而性長者氏常勸戒止殺深合通意通甚敬
焉是歲秋下令剃髮人有遠避者多以嚴中法氏復亟諫
寬網三面得活數百千人嗣而先大人大祥氏素衣赴廟
哀痛悲切慟動左右可謂不忘本矣今有讀書執禮食人
之食而忘人之情者比比況已故之主耶惜年未及世而
卒臨終語通不得用胡禮必葬我三原之野然知首丘之
義矣

頑石氏曰昔紅拂物色衛公子塵埃私奔相從佐靖立勳
成爲美談伊尹之于夏商彼此五就卒創弔伐之事蓋雋

士奇女亦未始悉可以世法繩也若氏者可謂女中奇特而古之義俠者乎

銘

度銘

有物無則爾維度之方寸越制枉尺及尋毋或短長毋或長短用弘告爾

量銘

嘉量嘉量出入維均若或不均維爾之羞非維自伊貽穀之戚

衡銘

物不得平乃立爾衡審輕審重維權之權執持不二人則無競戒之戒之毋作神奸

贊

金星硯贊

吳土之靈龍尾之精黝黝玄質煌煌寒星規磨即墨漸染管城靜者既壽萬歲千齡

墨贊

幽幽清質濊濊玄玉寒螺良黛金壺寶汁昔重廷珪今稱方氏殘丸寸圭聲馳四夷

筆贊

終南美箭中山良毳勁若霜風穎同利錐入法六書匪君誰製上下古今匪君誰記

紙贊

蔡侯妙旨洪度探微瑩于白璧滑于凝脂功牟簡策名重側理河洛圖書維是攸寄

雜文

路史

丙戌之春予以曾參殺人幾以李代桃幸脫難歸家伯兄矛祿鬻悸亡魂之餘復值此手足大變心已裂而腸又斷嗟乎予童柏稚松之身尚未經歷于嚴霜寒雪寧堪數摧之以無可柰何而已昔磬年雖從先大人宦遊韓魏燕趙之墟覽五帝遺跡觀歷代戰場渡易水而壯荆軻過井陘而奇左車至代谷遊李牧廟壁上陣圖猶在于今每飯未嘗不思在雁門間也登雲中署臺望長城于咫尺自七雄時已患匈奴秦及燕趙各築長城何獨歸罪于秦乎固王者守在四夷三王以降德化不及築城相拒此亦萬世之利也後年年修築費支不貲卒不報完秦皇可輕議乎哉傳出介休古綿上也按推姓王名光諡介文公賞亡不及與母偕隱後焚山索之乃抱樹而死相傳此日不用火食

遂爲禁烟之始沿襲于鵜石勒弛禁卽有冰雹之異徐光謂推乃趙鄉之神總不得令天下同而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其下定議韋詡以謂推固忠賢令行綿上則可行之天下則不通矣勒復禁如初此詡之特見也迨至隋唐其禁甚嚴路史曰不然自燧人取火于木四時用木不同蓋重火政所以節宣五氣抑揚剛柔也春用榆柳色青以象木夏用杏棗色赤以象火夏季用桑柘色黃以象土秋用槐檀色白以象金冬用柞楢色玄以象水所謂鑽燧改火者是也三季之火禁不嚴獨在春季者此後乃蒼龍大火司令漸入于夏則乘旺矣一則火殘傷人命非賢者意則推死不在仲春可證也過國士禁以抑之一卽此以核三時也又讀後漢書周舉爲幷州刺史以民中冬寒食多生疾病乃作書弔子推云盛寒去橋歎古人知有君臣不知有性命刀鑊在前其甘如飴人臣當鍾移鼎遷之際有昔南面而征之者今北面而事之甚至賣主求售爲自全之策者比卽力盡勢窮背城一戰而死恥食周粟甘餓殍于山阿皆其所難今讓以必不可爲之時痛智氏無子遺可輔決意誅仇報知己雖三刺三敗後請衣踊刺予直謂己神誅之矣然智伯以無厭之心求地結三家之怨至身危國亡不過貪暴主耳何以食

首陽羨古人之留芳也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叔達灤人也隱于首陽按首陽有五以謂在遼西者許愼也以謂在偃師者劉延之也以謂在蒲坂者馬融也以謂在岐西者莊周也惟曹大家以謂在隴西再考鞏志郡人楊司農恩辯之甚悉謂在隴西無疑昔伯夷避紂就養西伯文王在雍不在冀一證也隴之首陽產薇蒲之首陽不產薇二證也其歌曰登彼西山明在周之西也周都鎬京蒲在成周之東山又在蒲之南何以稱西三證也首陽名茂爲居諸山之首陽光先被之耳雍居西北乃九州之首隴又雍之西北古有首陽邑塚今有首陽驛四證也總

之或在隴西或在蒲東或在岐與遼偃皆可也何必深辯以謂此是彼非哉嗚呼首陽之在宇中不過一丘陵耳豈五岳四鎭之峻極也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人方爭之乃知附尾千里人不可以無託也甚矣人不可遺臭若名勝毋曾子爲之回車葬操之墟人又掩鼻而過之矣若夫北岳不及崧嵩五臺較勝王屋終南曠蕩太行逶迤汾水簫鼓惟有年年秋雁淇澳之竹菁菁猶存古意湊洧誰能濟人以輿桑落徒歎尼父之厄隋堤楊柳寂寞銅雀蒼鼠竊古瓦耳至于湯陰忠魂太丘德星漆園之蝶北邙之墓古聖先哲之鄉垂芳遺愛之地與夫幽岑絕巘

洪波巨流儘足會心都不詳記且以郵程促迫不得領略亦不知領略也故大江以北長城以南車塵馬足幾徧眞如夢夢矣太白云天地萬物逆旅光陰百代過客予何妨爲一瞬之過客舍半粟之逆旅遨遊宇內玩弄日月乎遂作裝而之楚遊是辛卯季冬也甲午昧爽發行東三十里至櫟陽項王封秦降將欣于此漢興改名萬年今故跡微存而人民盡已非矣又東自漆沮入渭處渡乙未入華州瞻萊公坊不無夷甫之恨戎馬南侵諸臣唱議遷都公決策幸澶致契丹恐懼請盟大延宋祚眞社稷臣也後孤注之譜浸行雷州之命旋下是宋之君臣反不如一武

人高瓊也公卒于雷柩還經公安士人哀慕哭送至挑紙之竹盡生天何祐其死不祐其生鑒其哀不鑒其譜茫茫彼蒼不可測耳南去少華一舍昔有王刁二人仙去又名王刁其洞猶存此日昏霾更甚即欲飽飡嵐光亦不得矣丙申走華州遵少華而東山麓林木無際有寒山萬木之致旭日初生峯頭爽氣襲人如在畫圖中行飄飄似欲霞舉不止娛目而已過希夷墜驢處陳橋之變乃五代積習故智何關方外人意爲軒然一至此乎經華陀墓考陀爲譙人死于鄴墓何以在此按縣志乃扁鵲墓土人相傳之訛也昔秦太醫令李謚忌鵲之技刺之葬此近代立碑亦不考其詳何也中途忽聞扶水之變將信將疑再至數里始知果爲綠林所乘殺人數十百中多商賈間有土人家在孔邇者往往負尸而歸滿目傷心慘不可言雖山色水聲如故驚心對之惟愁悶而已暮宿王玉質之手蓉閣閑諸名公墨蹟閣南天外三峯近在几案遂暢飲劇談夜半方寢丁酉蚤發手蓉閣二十里謁四知墓又二十里則出潼關矣河水流其北大陵屏其南巍巍金城天然之險也昔六國聯雞攻秦勢吞百二及秦師一出各皆散走是人和反不如地利耳唐之玄宗蠱惑于妃子使祿山盜弄太阿哥舒翰以二十萬之衆不能守丸泥可封之地此唐德

之衰非戰之罪也吳子不在險之言亶其然乎數日瞻晤者太華少華神交者萊公伯起也是夜宿子野店流水孤村亦覺有致豪吏呼村人夜去嗟嗟催科之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戊戌雨雪山巒傾刻堆瓊過黃帝鑄鼎原鑄鼎之事不見于史策而諸說紛紛此好事者爲之也已亥過靈寶卽桃林之野拜關龍逢墓庚于至陝古虢也周召分治于此宿張茅山中久陰忽霽萬壑明潔但人家蕭條荊棘滿目憶廿年前從先人遊時覺滄桑大變可嗟也辛丑過石壕並熊耳山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山海經其上多漆其下多棕者是也兩峯如堆高不百仞巖下古剎名空相達摩葬履處林木猶雜殿舍崔嵬昔有僧五百今三人而已癸卯涉洛終風且暴途遇惡少年同人大爲所辱予以詭言解之兼以風景索然沽酒閧飲惟求一醉而去戊申宵宵晨征月出東山纖如蛾眉倏而朝霞布天赤白相映亦奇觀也此日除夕日月逝矣老之將至雖髀裏肉消而一事無成可爲太息數日所經歷者荊山熊耳洛汝遙對者龍門嵩岳而瞻晤者龍逢堯夫而神交者子房也辛卯元日發寶豐山埠如堆終日跋涉不知其幾間有山村野老相聚說雲物占豐歉悠然自得逶迤鳥道五十里始盡立高四望漫漫平野鞠爲茂草魯山城郭止存半舍雖近邑之地漸有驢耕令貪政煩人民又將議去嗟乎昔天下爲此輩所誤今復如此吾恐魏德之不長也宿西郭同里人南征者理塵相拜修新正故事庚戌道由魯山東西兩山羅列其東一埠松杉茂密麋鹿攸伏或嚙或臥駐鞭視之樂子無知從此南折溪流有聲殘葉弄韵沿溪楊柳夾岸蓑竹覆水其南古柳峙水中形類怪石根崛

起如盤虬人從根上渡過此陟嶺來往征人若隱若見如小兒迷藏自此西山欲低東山漸高逕邊喬木亘天山鳥相啼如喚行人道傍一泉湛湛可鑑銘刊馬跑泉南去或陟高或涉溪或出其背或臨其面或懸石巖巖或泉聲湲湲溪山忽斷而忽續林若踈而若密巖岫爭出溪谷響答不十里而百折路同鳥道穎士詩杳杳鴉路深也相傳光武失路得鴉引于馬前故名然鴉路馬泉天生確對也幽谷之地殘雪積素皎潔可愛自是兩山漸落樹木漸踈夕陽西下人影散亂兼以虎豹出沒悉有戒心路史曰自太華而東函谷而南所經諸山惟此日爲最辛卯走南召林木

水聲如故但山坦夷無致惟東北一片石差可耳壬子經雉衡及豫二山一石頑然不足觀也過南陽涉淯水望臥龍岡其坳松柏蒼蒼乃武侯茅廬後人因以爲祠旣而北風大作癸丑大雪四野鋪練極目前途青帘搖風呼同人沽酒禦寒村醪醐溢不堪多飲午過貴人鄉哀平之後王莽簒竊神器盤據十有八載一時吠影者比比以謂五德之運如斯而已矣帝以謹厚長者赤手崛起乘牛舉義昆陽之戰以數千步卒破莽兵百萬斬王尋于戲下衆始駭然歎帝大敵之勇遂攀龍附鳳復覩漢官威儀垂裕二百餘年蓋天意祐漢必生斯人也又南數里爲少伯故里會稽之役勾踐請臣請妾不過苟延殘喘蠡奮君辱臣死之誼生聚教訓爲二十年之計卒報石室之恥及吳甫滅先生見弓藏犬烹之機變名行意逃賞而去後十九年中三致千金旣聚復散卒以貨殖成名其遺策在人間者多所不解當年心事不過借此消磨英雄歲月耳眞如神龍掛

角不可捉摩豈蠅營狗苟者比哉數日所臨者魯豫雉衡白濟神交者孔明少伯也人日至于樊城南望隆中史言孔明躬耕南陽今襄西二十里又有茅廬側有雲居寺寺田乃先生所施靚書崖碑可考山下三顧門尙存胡云南陽也想昔耕于彼後避亂隱于此丙辰渡大堤登夫人城矛無媿于女德花蕊云全無一個是男兒由今觀之信哉言乎丁巳登仲宣樓可惜文選臺宋元間改爲樵樓矣庚申過習家池晉山簡鎭襄常遊比之高陽銅鞮小兒有倒羅之謠嗟乎蠻夷猾夏正臣子枕戈之時而簡職任方伯旣無藩屛之義又乏鎭撫之才游優自娛良可歎也遙對靈鷲如文君新刷螺黛隱隱山村帶于麓上予孤舟漢中烟波江上動日暮鄉關之愁壬戌過承天瞻望皇屋矛無黍離之悲癸亥曉雨濛濛烟霧霏霏三三漁翁披簑垂綸一幅春江烟雨圖也是日立春兼爲上元暫泊買酒環膝坐談甲子平明北風忽起舟子掛帆風利舟輕可及奔馬

而不盡殘雲尙傍船頭日晷薄辰至于沙洋與故鄉人共酌艙上少焉月出清光波影蕩漾長堤宿舟同泊舳艫相啣一望難極因而大醉不知何處是他鄉也乙丑黑霧沉沉風雨隨之擁衾高臥欲將是日直付之南柯耳丙寅更甚午過三漵今爲暴客出入之所同侶皆有懼意予爲誦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而今盡是君之句衆無不嗔予之謔也戊辰至仙桃其夕紫電散空霹靂震崩傾刻冰雹大至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今春方五日耳土人言冬夏皆然何足爲異自入春至今不風卽雨丁卯以後陰晦爲常又狂風怒號晝夜不息復大雪漫空癸酉猶然嗟乎前日大

雷電以風今忽烈風寒雪旬日之內忽冬忽夏中國之人目所不覩歷史之策亦未嘗書眞蠻夷之俗也甲戌寒氣折膠羊裘將不能禦猶如在雲中時丁丑晨起旭日初升爽氣着人鸛鵠綿蠻如聽閩越人語禽經鸚鵡翦舌而能語人言之鳥當不止隴山鸚鵡也今閩中有讀書取第終身不能漢語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也辛巳狗田畦閒步水聲盈耳耕耘載隴小童散戲來往如織同三二親友曳履其中不知爲客嗣而新月如眉增舉頭回頭之慨壬午友人奄來自秦傳家園好音歡然道故沽酒浮白飲可五六斗而醉甲申同人別予下豫章分手惆悵離羣又在他鄉

也攜酒步送江干情甚西出豈止勞勞亭而已須臾舟搖搖輕颺乘烟波而去眞坐惜故人去偏令遊于傷庚寅將遊黃蚤發仙桃之浦同舟釋子機鋒襲人因話及本鄉葉先生高節詢之先生名廷秀號潤山魯之濮人也登儁宗乙丑進士是歲先大人以西臺臨場先生試卷爲燭所潰先大人惜其文以進是科卽第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及任縣令擢司徒郎見事風生知無不言當道者畏其難犯陰中他事欲致之死不果仍遣戍閩中後赦還家遂卜居郊之陂中而隱焉日與耆老及黃冠緇流遊茅屋不蔽風雨衣常肘出屨常踵見不以爲意惟以世道爲念綱常自任卽羅拜于前擁護而歸有清略地至濮下令敢有入葉先生家者誅此皆敬慕先生之德也異域之人尙爾如此況其他乎清數下聘書先生堅臥不起州牧求見數次皆逃鄉人有勸之仕者作色不答至今髮服不變可謂烈矣嗚呼先生在明位不過郎官祿不過百石在職不忍欺君在家不忍自欺薑桂之性愈老愈辣至夫鼎革羞事二姓俯視竄籍屈身何啻天淵予憶二十年前不通聞問以謂作古今聞僧言如此安得親炙以與同歸昔先大人倉卒識之尙以異日志操難期後先大人罵賊赴難先生復松柏

後凋眞可繼先大人之志幽冥之下聞之必欣欣然以謂眞吾徒也但天無知永乏血胤使人有伯道之憾予謂正天之所以賚善人無已也晉靖節先生有子五人不教通文以身爲晉臣既不事他姓而子孫陷身不義有玷素志今先生無子一旦捐館更無後嗣失身之憂豈非天哉如馮道之裔至今有存者乎壬辰過大別卽禹貢內方至于大別而土人呼爲龜山可笑也午至漢口主宗人翼龍家龍離家三世祖考名字俱爾茫然嗟夫未至數代便爲不可知之人矣人之在世當立身後名與山河相永久也癸已會故明白大將軍宗凱每言及先朝未嘗不撫膺痛哭嘗以節義勸人蓋恥獨爲君子之意予樗蒲之材久絕進取將軍之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日中濟江歷城而西入陶桓公課柳之門望南岡于睫前黃鶴樓爲張獻忠所焚後人雖建一樓于故趾而仙踪蕩然矣從鸚鵡洲遙瞻正平墓而歸丁酉白將軍邀坐書齋商確文事出詩一帙皆搆難以來之作中多佳句將軍以半百之年卽潔身矢節大義了了媿夫少小讀書名教自許一遇變故主持不定今白公衣食常有不給一無所憾松柏之質經霜愈茂不意斯時也而有斯人戊子大雪己丑復雷是夕又雪一日之內雷聲不已雪霰相續古人解雷爲陰陽激薄之聲仲春雷乃發聲理也今旣雪則爲陰多不當有雷以南中地暖爲陽多又不當雨雪雷交作令人不解聊書以志異甲辰發漢口日色晴和一葉中流水波不興東南大觀蜿蜒渚芷汀蘭郁郁青青乙巳至黃涉白龜渚晉毛寶卒放龜處渚因名之按龜不過介虫耳不忘人活命之恩千載之下名在紙墨視夫受人大恩不難爲下石之事可爲大息丙午移白石署齋爲黃令也因談故園往事未及半世而陵谷改易亦至于斯日對窗前芙蓉湘竹芭蕉以舒旅懷但堦下有菊數本恨不得西風前看吹落滿地金耳戊申白石煮茶清談遂出古印一方玉色瑩潤浮光盡消玩其文爲四世三公篆刻甚古然非昆吾刀不能也左側刻于孫昌宜右刻清白傳家始知爲四知夫子傳家章也紐爲臥天祿孔當足下工巧近代莫及庚戌取陸道遵赤壁山麓而北考赤壁有三一在嘉魚在蒲圻者公瑾破曹操之所在黃者東坡載遊者耳予謂先生居黃日久宜知其詳想一時乘興下筆如兎起鶻落不暇計也橫絕于東石色如赭點以青草兼聆春鳥和鳴行人始知春意辛亥道由江干枯木荒草行行欲迷未幾東風徐來片時大雨如注笠下水落不減簷溜而征衫盡透同人皆恨不以油爲之予應更不若瓦爲之爲愈衆不解哄怪有是哉言迂也頻

視前村如在天際行三十里始見茅屋就村沽酒燎火烘衣雨亦少止復跨馬前征狂風大作寒氣侵肌而泥濃路污馬足難移少焉風息雨後山色刷翠小村三三五五映于綠柳紅桃之間米元章一幅江村圖也望陽邏小山遮于喬木予受畫訣有尺山丈樹之說不敢爲是由此觀之六法皆古人實際學問豈畫空之說也導山而北江流嗽其麓作澎湃絕崖懸壁下臨長江壯觀也壬子復至漢口卽雨至壬戌或雷或雨亦或雪霧門戶幾不可出矧能返棹客中無聊回首仙桃始悟却望幷州之詩已已方晴發舟漢水從小港而南一路棠梨弱柳隱露踈籬趺坐船頭喧雜土人言自歷亂以來未覩兵戈昔鄭侯何置第幽僻之地子孫微弱不至爲勢所奪觀此不但遠戈人之慕且足避世古人之識如登高無所不見也壬申涉青草湖南吞大江北啣小別天水相接一碧萬頃而風帆相便數刻卽達復從小港而西兩岸垂柳如廊驛驛不絕蛙聲沸耳可代鼓吹而林中倉庚隔花相喚不覺忽至仙桃矣旬日所歷者大別小別黃鶴赤壁所涉者江漢遙晤者山甫宋玉景慕者德公長房神交者太白東坡親炙者魯僧白將軍也路史曰自秦中行遊至吳頭楚尾所過名山大川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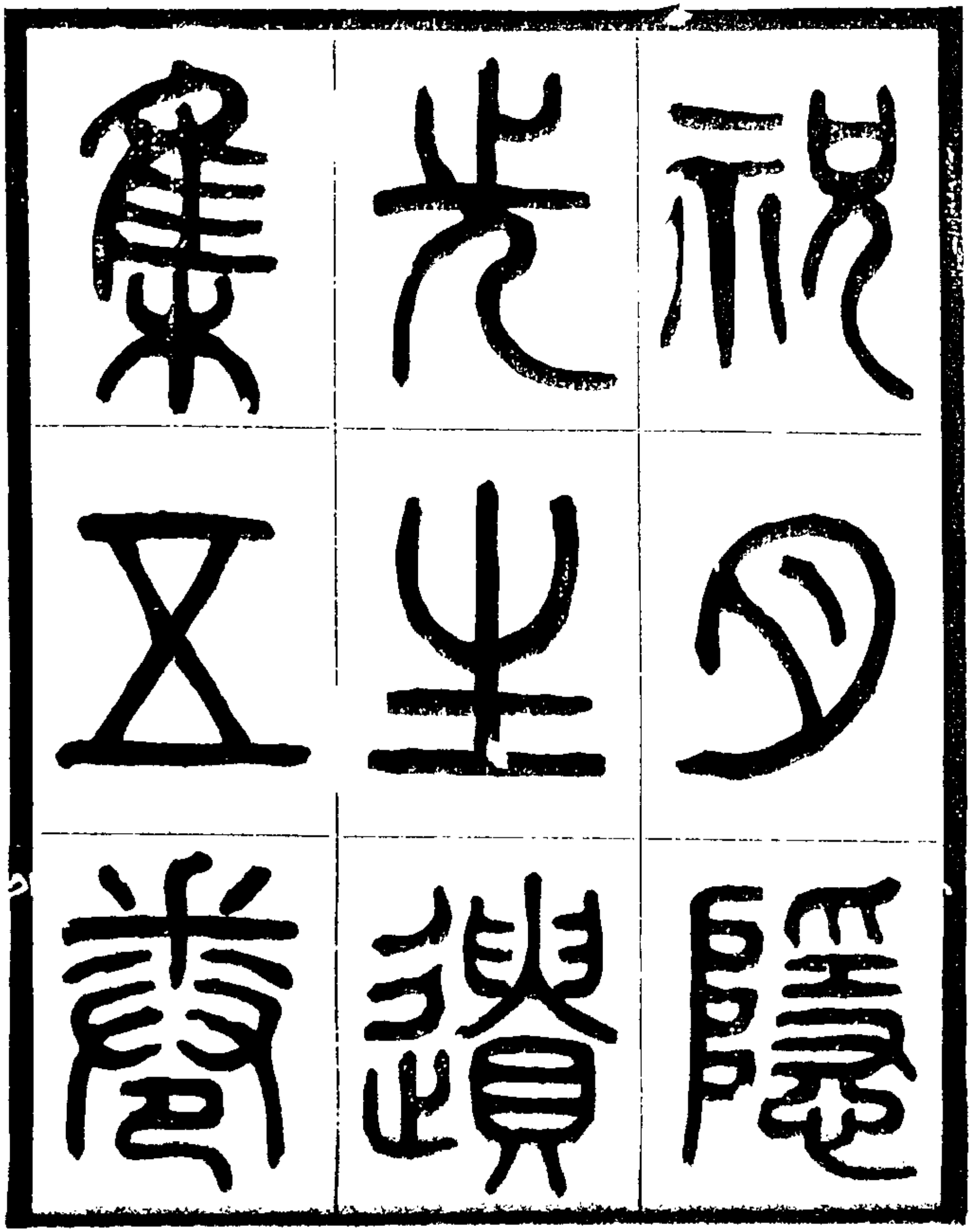
跋

歲寒集鈔本明季三原焦之夏著同里王北屏家所藏者也祕本行世幽光章闡矣其爲文雖不及湘纍之悽惋哀豔逸馨千古而丁家門之大故愴故國之傾覆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殆鄭所南心史謝皋羽慟哭記之匹亞也之夏爲明臣源溥子源溥官大同巡撫屢禽悍酋威稜久著近人張廉卿跋其家書謂以公之躬賊有方使久於其任得竟設施明之亡或不至若是亟也羣小媚嫉摯之以去方圖恢復長安遽失邏騎逮公囚於秦府承運殿授筆使書金助餉公擲筆擊自成中面賊怒支解之書中已癸時書記即其實錄也惟謂明事之壞一誤於楊鎬父子再誤於洪承疇而於洪髯獨甚與明史禍始于楊鎬成于陳奇瑜及幸存錄洪廉而勤剿寇幾盡俱不類而烈皇小識謂巡撫馮師孔出戰被執不屈死此則謂師孔遁回原籍亦相徑庭是又史乘一重公案宜存之以備考者此外建官考工諸策論通鑑綱目書法之失均多特見其與豹人天生等書以喬木世臣之義爲深山痛哭之語百世聞風尤足廉立頑懦故並錄之至若流連光景無關閱旨則悉從割愛以書係鈔本宜稍節刪非妄爲去取也書中謂賊於癸未十月初九攻西安十一城陷清軍副使黃公世清同知簡公仁瑞長安令吳公從義死之又謂賊取慶陽守道段公守備李公逸其名力盡同死於表揚忠烈最有關繫簡李二公之死可補烈皇小識之遺然李河濱集所載同殉者又有長史章尚絅司椽房邱東周按察黃絅侍衛崔爾達慶陽道段復興鄉官陶爾德妓女安閏兒王魯泉志侍郎武功馬鳴世視此尤詳因附著之以發幽潛降賊獻城者則爲張國紳鞏焴罪弁王根子勸賊誅關中有名望者則爲賊臣張鞏所謂豺虎不食者亦並出之以待唾罵皆是書彰癉之本旨也連類而及故又不嫌詞費云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興平馮光裕



祝淵字開美舉崇禎癸酉鄉書壬午計偕北上值左都御史劉宗周召對面諍落職淵上疏言憲臣清剛宜留之以肅吏治上以其諸生言事下部議處淵謁宗周宗周謂之曰子之爲是舉也無所爲而爲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乎淵聞語不覺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淵誠恥不得與爾遂北面稱弟子宗周每抑其過使之鞭辟近裏著已淵由是躍齋師門一言一動皆籍記之同舟南下著師說一卷尋奉旨逮問究其上書指使淵抗聲不屈都城陷出獄友人哭麟徵將殉國難待淵訣別而死淵扶喪南返南都建淵復上書投獄詔釋之已聞宗周不食淵曰子在何敢死先師死淵何敢生乎或曰子諸生也曷以死淵曰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草莽有無逃之義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何以見徵之士乎於是葬其母畢作絕命詞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其宜謂之義嗚呼學道有年驪讖義理吾何求哉吾得止而冕焉斯已矣遂卒年三十有五

癸丑五月初九日鐙下邑後學陳乾錄

吾友祝子開美在蕺山之門最稱好學有庶乎回也之歎惜其死踰顏子亦止三歲耳力學未究而遽死國變天之將喪斯文乎何奪吾開美之速也顏子不死匡圍曰子在何敢死而甲申三月之變先生在籍可未死開美亦忍死歸侍先生乙酉五月之變先生開美皆在籍未死六月徵書及先生先生死薙髮之令至吾寧開美亦死牽顏子從匡之義也開美之學尚實踐以知過改過爲功以兢兢無負其本心爲要本心者道心也開美所造雖未可云精一執中之學然以開美之志與其力假之以年於精一何有哉而天使至此故可痛也開美生平大節世所傳誦者曰一疏留先生一再擬疏擊執政焚冠裂衣惟恐其晚已葬母結帳惟恐死之不速之數事而已而確之重開美又不在此開美亦惟兢兢無負其本心以庶幾寡過之學者而非徒爭此區區之節者也故其焚巾彩之卒章曰一朝夢覺吾還吾眞曰惟義不干吾心則安曰庶幾乎頰卬之無媿而造次之必端者本心之言也歸曙之二章曰書生今集作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草莽有無逃之義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何以見徵之士乎狗彘所羞爲乎不拜有無逃之誼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此狗彘所羞爲乎不再計矣本心之言也亦豈惟一二章之文而已由是而盡推之謂祝子遺書無之非本心之言其可也或曰蕺山先生以愼獨爲學而吾子序祝子之書單提本心二字其毋乃廢先生之訓矣乎曰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愼獨者兢兢無失

其本心之謂致良知是也先生答祝子初見問學書曰道不遠人只就日用尋常之間因吾心之已明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曰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不肯放過卽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外此更求道乎曰心所安處卽是禮所許處曰惟大節自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者此先生之教也亦寧惟初見之言無之非發明其本心之學而已由是而益推之謂先生開美之書而興起焉人人無負其本心而益加之學則是天之未喪斯文而虞廷精一之心將復有傳於今後也戊戌夏開美之伯子鳳師手輯其先集並所傳述先生之言見示確削其十七爲鳳師之家藏而梓其

十三以問世期以發明心學而止又多乎哉丙戌之夏予一病幾絕懼不復生也亟起爲開美傳略盡其平生而昔者漵湖吳仲木所述祝子遺事已極詳茲故不復道因論其本心之學以遺鳳師兄弟俾知先學之有本益相與反求諸心以孳孳寫過而世其家學焉則今者吾鳳師汲汲惟遺書之輯也又豈惟遺書之輯已哉己亥二月花朝同學弟陳確拜書

敬璋案是篇爲先高從祖乾初公所作以序祝子遺集者也而今木尚未之載豈公作之而不以遺祝氏歟抑祝氏纂輯遺集而偶失之歟己酉夏日校前乾初公集而得之亟錄卷首以爲讀是集者之津筏云

陽明先生遺集卷一目錄

問學錄

上劉先生書一　先生答書

答先生書二　先生書

答先生書三

上先生書四

上先生書五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六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七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八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九

上先生書十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十一　先生答書

答先生書十二　論學二條附

上先生書十三　先生答書

答先生書十四

海寧祝淵著

後學陳敬璋重校

問學錄

上劉先生書 遺書題云開美初見先生問答語一通

敬啟淵質性懦鈍無所知識朋聞先儒論學有謂先從靜中養端倪纔有箇量有謂必先研會書籍繇博歸約不知靜中工夫從何下手養箇端倪是何景象所謂研會書籍沒箇毛腳何異近日五經箚如何便能歸約竊謂學者不須專靠文籍亦不求必講求性命虛摹光景祇就視聽言動四者勉強箇制減得一分過差便是一分得力如此立志得不錯否然又深恨庸鄙者流動託中正便其私圖忠孝節義之場一

花而過古有其人若必裁度事理便屬轉念從來人品未有不爲轉念所敗者夫子何以命之至如科舉之業其意生於揣摹迎合充此一念卽爲患得患失之根若徑行己意則又必不得之數高蹈近於安忍拯溺萬無可爲隱顯之際可微商乎若禮教蕩失吾省下三府爲甚執親喪不異平日遇骨肉如肅賓客淵昔遭三喪遵禮疚心莫可殫悉今有志祇俗嚴其大端寬其小節如期親之喪張樂不可歲時小集可乎貪息如故可乎儻嫁娶及時更有萬不得已之情權舉之可乎又家禮云適母無子有子之妾可祔此就長子言也長子之生母可祔次子之生母將何如有親喪服旣除或拘牽時日或因擇地遲久不葬易服宦游可乎如祭享之禮有先世

庭拜跪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處卽是禮所許處其間有古今之異宜有鄉風之沿習固未可一概膠柱而鼓瑟也惟大節目處有斷然從之則人違之則獸者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處便只得心安意肯去做此外別難著力也流俗之病錮盡鄉人鮮得自拔只爲胷中所見仄小所謂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它纔肯開闊見地便當稍有立腳處其間又有立異以爲高者若全不向見地討分曉而但較量於清濁之間以去彼而取此則雖稍能立定脚跟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況又有墮落一邊而不自知者其弊又將有過焉者乎總之人心本無不明轉爲一種習聞習見遮蓋著重重容易

不出頭所以措足都差世人靈魄相拘都向暗地裏過日子者多此處發箇猛省便當一日千里也讀手教訖趁此書後小濆爲罪友人某頓首

期喪百日內飲食居處宜變於常日此外通融可也若嫁娶亦須既葬方以不得已行之（案此段今本接於小書元本低一格別錄）濆爲罪句後數從遣

先生書遺書爲第一札（陳氏注）開美再疏欲彈蔡輔周延儒先生走此札止之

不虞得譽遂屬干秋此道因緣眞有天作之合者不佞敢謂少有當於知己惟是晚年進步端有望驊騮之影而恐後者矣適者驟得人言致以質疑不知已蒙許可曾中塊壘之氣怡然冰化否耶浮氣病心浮名害道僕亦過來人

不敢不苦口相告卽如古人最磊落者所謂陳少陽其人然以聖門視之猶然暴虎憑河伎倆況後人之學識萬萬不及少陽而妄慕郡鄴之步多見其不自揣矣且足下豈以前日之舉爲失之誤不免傷知人之明未可千秋遂不惜再有奇舉既以蓋前愆又以垂後名便作堂面男子耶

審若此則一團私意已如魑魅罔兩之不可測又何以自信於道終能高視闊步於人間乎嗟乎人心之病於私也如千尺浮雲頭頭難撥凡人之認賊作子而誤盡一生者往往而是不然古人一生學力說惟精說擇善當在何處用也伏望急整歸裝儻終蒙不棄得相尋於雲門鑑湖之間爲幸多矣惲仲升處有詩稿一帙幷原信一帙皆乞索

來寄下爲荷

答先生書

伏讀尊翰教誨詳切悚懼未已哭傲親家復傳述尊旨感激之餘益深媿悔蓋因有識以來所欣慕而樂效者純是此種意見橫據胸中謂可求異於流俗矣自非夫子直發病根嚴加懲責幾何不終身狂悖陷死而不一悟也竊以日來獲侍夫子此心之明時有呈露纔違函丈便已蔽塞如故反躬自訟只恨此志不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爭此一志耳非人卽獸從無中處之界然則一刻不立卽一刻是獸一日不立卽一日是獸禪家死後輪迴此則現前變相淵三十年來是人是獸一一簡點眞是不寒而慄媿赧無地者矣深知此事靠不得師友如淵錮蔽甚深悔悟方始尤望大子稍矜恤而卒教之實不勝厚幸此中塵事環生開消自日意欲僦舍湖州晨夕侍側旬日間可準赴也原旨呈上詩稿留惲生處俟錄畢齎奉尚力敬復臨頴曷勝惶悚之至

先生書（遺書爲第二札陳氏注是札係開美癸未冬就逮時先生自山陰寄至橋李者）

凡禍福之來若是意中事則當安之固然若是意外事則當付之適然適然之謂命固然之謂性盡性至命之學卽於此求之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尺知道者更於此辨之（案世人二語張楊園先生言行見聞錄首引之七尺作六尺君子作吾人）

臨別贈言（案此四字今本在末句下茲依元本低一格別錄）字別錄

答先生書

秋杪違侍面丈歸來臥病委頓浹旬自閒逮後差能鎮定病亦隨愈比來兒得道理頗覺親切在險在夷總著不得一毫意見著不得一分安排惟委心任運四字體貼眞切便已身心安樂尤忽兩忘奉明教益復豁然敬佩勿斁所可惜者世風日下日此等事爲奇特而朝廷所欲懲者舉世必默議其非如淵今日明眞賊成黨禍害世非小抑更惜者上既以有主疑其下而下之人妄意風波有所自來揣摩伺察不知引咎此謂上下相疑其何能國猶憶客秋趨謁座次即述昔賢易簀數言淵之自命不俟今日況當流氛震鄰梓里椎机尚望夫子倡明此義正告同人但得鍊出一二死節之人便不虛天生夫子之意正不宜以時事日非遂諱言講學也淵細思救時急著無踰此者惟留意大兄遠臨甚屬可已不敢久稽附布區區皇天后地實鑒臨之餘不敢贅

上先生書

敬敢拜夫子教後又六日始就道隨緣任運差能自適莊子有云道在於是生死禍福如寒暑風雨之序淵竊疑其言之未當也生死禍福惟其所遭而無容心此正所謂道在是也不宜外所遭乎遇而別求所爲道近見如此敢質之夫子同學張生履祥者偕同志錢生名貞名本一者向幕道風乎士餘載無須臾間敬進之而丈惟夫子有以命之此數子者走伏乘明於臥榻之側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羣士大夫之心爲之也貪婪忮害人皆有戎狄心盜賊心侗侗心掊掊皆是禍及淵於災門道義規勉友生之道殊篤可卜他日必不孚精進不已遂釀成此純陰之世雖孔孟復生勢不能爲今之禍屏也附布區區諸不敢贅

上先生書 本注時先生官南京

捧讀夫子大疏昭揭大義明於日月即未必見諸行事而如雷如電已足襯宵人之魄而醒衆世之聾瞶矣所裨益世道人心詎淺鮮哉淵兩遭大患處遜訓道履吉勝爲慰迫欲趨侍面丈而躊躇不前以國家遭此非常慘變凡有人心應知媿恨乃驤首奮臂人人自慶以爲功名之會鶩走捷徑是可恥也此淵之所以趑趄而卻步也比自循省客氣難除躁心難釋忽艾時有旋操旋失眞無時無刻不在尤悔之中入德無基一旦身膺事任未有不以鹵莽決裂報者不幸姓氏致塵啟事撫懷負疚深所不堪乃若夫子出處之義淵亦嘗私計之矣陽明先生曰君子與小人必無苟合之理不幸勢窮哩極爲小人所中傷則亦安之而已淵三復斯言於安危利害無所容心顧嘗反復於姤復二卦而微有見於用行舍藏之旨也五陰在上一陽浸進剛長者爲君子襯用之幾故曰利有攸往五陽在上一陰浸進柔牽者爲君子見擯之機故曰有攸往見因夫消長之際爲兆甚微大聖大賢見幾明決能與於此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沾沾於諫行言聽之爲用諫不行言不聽之爲舍也夫子視今天下消長之數何如也 鴈張於河朔逆賊狠視於關西宦官悍帥伺伏乘明於臥榻之側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羣士大夫之心爲之也貪婪忮害人皆有戎狄心盜賊心侗侗心掊掊皆是禍及淵於災門道義規勉友生之道殊篤可卜他日必不孚精進不已遂釀成此純陰之世雖孔孟復生勢不能爲今之

人洗肝伐腸頓蠲夙習者矣然則大子於行藏之義又何如
也所特皇祖驅滌腐塵功超百代歷服無疆中興有象有志
之士相與講明此學懌之詣而守之固以徐蘇天心之復然
後出而圖之其可免夫莽決裂之報乎而所以裁成教育之
者非大子尚誰望哉鑑湖敬撰杖履以送之矣
鄙懷久鬱輒敢發其狂瞽幸大子垂察敝親炙磊翁當易
簀時猶諭服大子率初忿之訓而死志益決其仲子名蕃昌
者或以紀略呈覽字字皆實錄也若夠節諸先生似宜亟與
復鄙以風勸臣節不宜以陳乞之有無因循觀望啟奔走之
門也即此一端寧勝浩歎多所欲罄以佇望夫子還山不敢
陳教臨穎不勝贈企之至

先生答書遺書爲第三札陳氏注甲申秋先生自南塘
罷歸答此書

使來接手書知惓惓之誼僕此番出處大是慣慣時命之
窮只合待死無第二義可言僕見近來頂進賢者多犯鬼
氣不久皆當入鬼道吾輩如何索做一日人也尊聞行知
頗望足下大須謝卻世情一味闇然潛然以無悶爲德便
是安身立命地詳味來書遺一番鍛煉亦未見有長進處
學力不進便須退退一步轉落千丈阮堅矣念之可畏也
使旋布悃來儀附璧空來往一場對故人之賜不覺媿色

上先生書

淵敬啟昨月二十八日發舟趨侍雨丈便擬奉教卒歲是夕
泊舟阜林次日五鼓血證忽發委頓特甚遂迂舟臨平借棲

醫家以圖調治未得兼程晉謁益自恨學問無基十寒一暴
近加悔恨決計出門尚賴老師甄陶造就庶幾有成何期病
又旋作欲得如去歲從師南遷日聞緒論幸忘履險之苦而
有日新之樂詎可得乎言念及此不禁慨然自失也淵病中
自勘生死之際差無貪怖蓋生死翛然去來無著此亦學問
究竟事乃古來蘇米諸君非不灑然於生死之際而聞道則
胡未之許也如禪宗生死事切往往援朝聞夕死之語以附
會其說竊意夫子所謂聞道斷非如彼教所云忽然爆破粉
碎虛空之類明矣道又豈一朝可聞一夕歇手之事人之於
道如水之於魚日用不離狂不加減聖不加多病中尋念不
能釋然幸老師明教以爲爲駘之策餘情尚多筆不能罄萬
望老師加餐餘俟起居千凡遺解爲道自愛力疾佈候不勝
瞻仰之至　前暮作稿已竟中宵忽懷客冬老師手教有云
適然之謂命固然之謂性因有會於朝聞夕死之旨盡其固
然安其適然此旨也而盡性至命此旨也殀壽不貳此旨也
彼禪宗烏足以知之念交胸中稍快病亦隨減附錄呈正

先生答書遺書爲第四札陳氏注甲申冬開美欲渡江
謁先生途中病發而止走書報問答此

道體何以數數委頓至此至僕又失此良悟感念無已血
證之發不拔去病根則每發必重後將何堪乎聞之醫家
言咯血出於心而通於腎嘔血出於肝肝爲血海治之差
易然肝主東方生氣氣有餘卽是火而又乘於心風火相
挾作疾易狂則亦惟有治心爲要法平日用心太過如一

切躁妄心經營心期必心并義理思維研慮心皆且放鬆
但減得一分便是減一分人欲便增一分天
理人安得日置其心於天理之中而猶膺无妄之疾者乎
无妄而疾可勿藥也或妄焉其容已於瞑眩乎先儒指之
曰無欲作聖斯其旨也治心之外更無藥已養德之外更
無身已來教似頗傷於猛厲只此便是欲也此等意思皆
須放在平日用則得力若到手足忙亂便是心爲形役非
徒無益而反害之矣道不可聞而非也古人云自然之
謂道吾亦與之爲自然期（陳氏注疑是斯字）刻刻有聞矣適然固
然之外得此又進一籌幸於病中理會此意何如僕還山
失路情緒無聊每恨不得良友一把臂日望足下如望歲

一見不可得足下幸自愛儻得握手春以爲期乎使者來
適在山中修先塋人事忽忽（今本作悤悤）草此作答不盡欲言
悵然而已仲冬初九日某頓首

先生書道書爲第五札

使者去後念道體不忘（今本作置）想當久已勿藥凡病發之驟
者收功亦必易但須防其復耳以足下病中能理會學問
轉較十分勇猛宜必有拔去病根之意使之永不再作方
見大力量處從此益加培養元氣日固而雖有客邪不能
入則培養壽命之要訣也總之心病之外別無形病治心
之外亦別無調理血肉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僕因
先塋有未了之役三冬皆揹草上中不得閒役過候歲暮

方歸茲者遣一舆於磊齋先生少存生死之誼不得神思
加愴敢遂訂握手之期慰我離索雲門佳山水是我輩避
世緣也道駕惠然當爲久聚計商疑發覆了此餘生見得
宇宙間尚有未了公案不無待於我輩則後死者所以不
負前人也然而同心相信如足下者蓋亦寡矣率爾布悃
外具福橘一封火籠二提引意幸收存陳非玄叔姪相見
時併一致聲春正月三日某再頓首乙酉歲

先生爲（時祝子過山陰居解吟軒或在古小學先生或
在鳳山問答手書）疑刻刻有聞矣適然固
語云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夫穀氣且能滯
元氣況藥氣乎清氣之人如小船不堪重載卽藥而投亦
不宜用重劑況未必投乎醫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漢高
弊處亦易明多則未有不失之嘗試者今試問之諸醫曰
若爲君若爲臣若爲佐若爲使未有不茫然無以應者一
君二臣三佐四使合之得十分此善用衆者也然而世無
但能將十萬衆以是知用衆之難也用藥亦復如是僕前
創立諸方不過六七味蓋有意存焉味寡則奏功專而受
淮陰矣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醫者疑道也無行所疑守中
之道也又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以是知
用寡之易於取勝矣假如用地黃則不必用龜膠今一人
曰此地黃證也一人又曰此二陳平胃證也衆論搖然
莫之適從不得已而用地黃卽誤矣亦不至大害又益之
龜膠是前日用五味又加烏梅之故智也此外可以類推

用人參則不必用百合矣用天冬則不必用百部矣用茯苓則不必用米仁矣今用孫方未必盡投也人參之故歟抑百合之故歟弊在人參而疑及百合則枉百合弊任百合而疑及人參則枉人參教人何去何從乎浪戰之兵決不可用也又用鹿膠斷不可不用鹿膠即不然亦須少加五味子獨陰不成也陽能化陰陰不能兼陽故也腎無陽則生氣絕矣焉能生木木無生氣則愈强而上反制肺則腎中之生意益絕此等意思庸醫知之乎凡治病最忌自用自專至於大項頭道理亦不可不自作主張

上先生書吳氏注時祝子過山陰居解吟軒或在古小學先生或在原山問答手書

尊翰下頒藥正熟矣僅一服而止日來歟已減半或其驗也細勘祛病之法無如寡言語簡思慮時飢飽適起居而已客冬書臥榻之側有云不見可欲故靜證本體於何思何慮之天無晷其氣則和必有事於勿助勿忘之際朝夕在念凡遇順逆二境稍稍有箇自作主宰處茲趨聆道教日有理義之悅心從此靜養滋培於二豎何有哉昨暮偶思陽明先生有云有善有惡者意之動意既有善惡便於誠字推不去因思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好善惡惡者意之正知善知惡之良爲善去惡者格之致復其有善無惡之體而心正如其好善惡惡之天而意誠盡其知善知惡之量而知至著其爲善去惡之實而物格行得到處纔是知得徹處故曰大學之道誠意盡之喫緊下手在愼獨二字獨者正自心瞞不過處即心體是也敢質之夫子

先生答書遺書爲第九札陳氏注時開美同余過山陰子先歸開美留侍先生時致書相候前後共十餘札璋案自第六札至第八札多論藥理詳見遺書茲不盡錄

只捉定何思何慮勿忘勿助兩言做工夫便能尋向上去第恐峻絕處著手不得反成退步耳努力努力王先生言古學今本作大學自是有病已經龍谿駁正可不待言即如足下所糾正者僕亦嘗有是言但終看作四項非古學本旨試以自心體在箇中一一體貼便如截流斷港動成隔礙也今可且將前人話頭一切放過專理會自家事如上文所云者久而有得方知古人多權不得以文害辭以辭害

意耳草復乙酉正月廿四日陳氏注以上七字開美自注也條背後凡札尾記年月日者皆開美自注也

先生書遺書爲第十四札

僕初五日上鳳山不及過小學一晤時念迫骯不遑也然別無可著力處惟勘道力堅定不生退轉心便能小卻魔王時時有霍然氣色耳何思何慮四字已益看得親切否只今尊候往復不常此中能不動一下否纔動便撞憧與此體已隔天淵動處只是生死心打不破除卻生死利害心更何思慮之有謹疾之道在本分中亦一事事少不得但於本分外少加豪末則雜證候一齊俱作願更加理會不徒以略見光景爲得手也舊著有人極圖亦道著何思何慮處小兒當舉以請教幸批示并讀易圖說候教

接日新四答因循循不及即答幷致奠夫

上先生書

昨承台翰敬勒心腑敢不淬厲以副誨育日來稍受寒氣脾腹作楚昨進參朮之餌今已平矣嗽已減去大半惟有小紅隨痰而上偶閱方書以紅置水碗中浮者屬肺半沈者屬心下沈者屬腎試之果浮知屬肺無疑也較之心腎爲易治矣靜坐時存想多易致火近覺身所往處心卽在是只輕輕喚醒嘗常保任便心存而身泰此處正自著力不得也凡一切存想臍下命門幷數息調氣悉是有爲法心愈不得靜矣兩日所見如此敬呈教人譜讀易圖說尙容洗心請讀

先生答書 遺書爲第十六札

參夫兄來接元本作聆手教且悉近候緣來清恙大都以脾胃不和作疾非虛證也此後益宜以不服藥爲中醫矣乃知從來皆談也然矯枉過正此後又須受參朮誤矣愼之愼之病中證道彌見苦心身所住處心卽在是甚善更須知此身非止七尺腔子滿世界皆心滿世界皆身也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何曾止向七尺討分曉乎爲此說者恐其神明受錮於形骸而漸起一種自私自利之見耳不如大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認得位字清楚亦何至坐馳之有僕連日亦病甚先此復

一少年病讀一段再見遺書

乙酉二月十一日 璋案愼之以下元本有錄

上先生書

昨晚方自荒隴回得聆手教二三通稍知近況病中纔說何思何慮不了卻又尋題目做文字學問未到從心境元本

作景界一切語言文字總不脫慊慊依俙須知病中自有素位之學前所云本分之外不得加參來也舊稿聊呈覽不過稍供舉似則可耳何至蓬蒙批示之詳如此合是主人不免大僥吾意出種種葛藤此後各須一切放卻老須爲老計病須爲病計可也道恙本是陰虛之證止因投澤瀉之藥太多所以傷及脾胃不妨偶用參朮以救之此只是醫藥不是醫病故近又有脇痛之證或是白朮炙甘大能實肝氣肝挾相火因補成壅故作痛宜非肺癢卽肺經受病亦以金受火剋之故非尋常外感肺證如何用得桔梗天花方書云肺以下降而順今降之不得而反升之豈非倒行而逆施乎切宜斟酌無爲庸醫所誤愈愈不及詳皮蛋八枚米一斗奉用乙酉二月二十日

上先生書

聞老師出山病不能趨侍罪歉之極賤恙誤投寒劑遂致神氣耗減昨服參朮稍覺不復前此服藥躁妄之病淵知過矣因病中儘可驗試學力前歲聞逮頗能鎮定及至禾郡親友競以苟且之說相勸此中大爲所動遂與徐虞翁面商一日偶爾肯得義命二字當下如釋千肋重擔尤怨都消身心俱泰此後更不復面虞翁矣所授書札悉封還之獨往獨來百倍灑落目下病勢進退不常此中難言不動日來偶思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生死正行止之大端也其閒著一豪怕死念頭不得著一豪不怕死念頭亦不得兩忘不著此處是正當處卻好尋討下落也但此箇道理平鋪在人眼前何故前此不能領會又何故識得後常要走作其閒受病處懇老師明教不勝幸甚（璋案徐虞翁名石麟字寶摩禾郡人官刑部尚書璋案是書遺書中無之）

先生答書

行止兩端怕不怕俱不得自是日用閒平鋪直敘道理不必就中又討下落反得苦趣也惟其日用尋常所以無人理會纔理會被時加客歸家矣何處再走作今只作兩邊排遣中閒卻得箇空字賊子便從空處入

先生書（遺書爲第二十一札吳氏注乙酉二月廿七日時祝子以先人忌日在遵欲西歸先生以書留之）

病中用心不宜太苦凡足下抱歉處皆當以何思何慮四字化之庶于前日公案不成虛話然大段只爲生死心未除便生出許多心事雖未始非道念所發而已流于人欲之私矣天雨甚未得便晴卽晴亦宜視氣體爲行止萬不可當試于脩途以益增其病故特相挽留非情面上事也目今醫藥已可不誤靜養數日便得霍然平日躁心未遇境便當抵勘得克已之法今豈謂吾親可忘政爲不敢忘親故一舉足而不敢易此下堂傷足之痛所以凜凜於當年也山藥數枚奉用每餐用三五錢只此是藥又蓮子少許亦與類仝行蓮子生啖亦可熟則恐膩而滯氣也今日且不必見顧僕以廿九日上平水不盡某頓首

答先生書 附見遺書

番同汝文丈晨餐後卽擬奉謁因天雨不止靜坐樓頭正想得宇宙間人事雖眾不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雨言盡之俗諺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學者但能息卻勞攘心計較心與時消息則於事變之來吾所以副之者不過如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之常而已更何思慮之有如日下最切心者莫如葬親一事一則四方多故旦夕莫保一則賤體羸疲恐一旦先朝露遂長恨無窮然細細勘來總是生死心作祟誠有如尊教所云流於人欲之私而不自知也今且設一方便法葬會有時時會未到雖神智不能強也雖然人事不可不自盡已訂惠侯兄倘行或以墳墓事相羈俟清明後當力來迎便與惠侯兄同東渡未可知也

學者今日見得道理是這般明日見得道理又是這般大約只是意興所到意興者浮氣也浮氣耐得幾許時故所見屢遷終無實得如今第一刻除浮氣浮氣既除纔可言自得之學有恆爲入聖之基只是無浮氣

大凡作事發於意氣意氣所到便勃然意氣既衰便索然縱強自支持決不能久此等人雖小道必無成況爲學乎斷其病原於不誠故曰有所見便是妄也還問主人卽此二則話是偶然見得如此是實落體認得如此若是偶然見得未免仍屬意氣莫於病上加病也

陳氏注石簣東井論學二條皆開美自書前柬之末

上先生書

西歸之日值老師大駕入山不及叩別舟車委頓復少憩會城比歸數日神氣稍復世緣酬酢萬不能謝者亦隨分付之以此違順之來稍覺攖心略綽提撕便知自作主宰此日來用力如此賤恙近復屢作恐元氣滋損不敢復進湯藥澄懷趺坐靜觀造化之妙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時至則然有何忻厭之有雖困頓中頗得閒適之趣不自知其苦也先慈宅兆茫無就緒專迎惠侯兄就荒隴一決可耐則耐之强採力索無一可者卽卜兆亦然矣賤體稍可卽偕惠侯兄東渡瞻念老師造就之恩夢寐不忘惟恐離索遂成墮落趨教之忱未嘗稍懈崙此奉候不敢多贅

先生答書遺書爲第二十三札錄於卷末

道體尙未平復何也詢之使者近日頗無醫藥之誤無乃寇自內起乎凡病未有無因而至者一切麤根細根皆須審求此後益不得放過也工夫切在夙夜男女開飲食起居閒語默動靜閒於此一一不放空亦不兜攬分外則心地可帖帖無事矣卽世緣之應違皆自心生方寸之外別無荆棘也自此而靜觀造物之妙化育流行傍花隨柳惟我適意而已是故可以忘物我一得喪齊死生古之知道者如是春木過盛肝氣上升須時時懲忿怒爲妙前書不盡又迎來教奉答諸惟順時節養爲禱三月十七日

白芍能平肝而制相火與山藥茯苓同用亦養脾陰而不傷胃氣卽未立效然與用地黃爲害相去遠矣三月十七日

日某又頓首

先生書 遺書爲第二十二札

道體想已日加清泰從此但用培養之法而不以養之者害之則葆固壽命之道也新功何似凡功夫以用而不用爲善但有沾滯爲用處皆害道也凡道體（陳氏注曰是理字）以得而無所得爲眞得但有一物焉可指以爲得皆其得在外者也必也天下何思何慮乎君子亦求之一者而已矣但還思慮亦不得也何日再還山陰之棹令此道終不孤惠侯行當此布懷外沈石臣一書附上幸轉從郵便

答先生書

惠侯兄至蒙老師三賜手書服膺奉持感媿欲泣比來病得差減紅不作者三旬矣然根株未拔只是倖愈非關養也淵一生勞瘁無可推諉只如明訓窮言語僞世緣鮮窮索三言尙自奉行之不力何疾之能愈乎（案遺書先生第十八札有一不得懸想名理第二不得會詩文第三不得翻閱書籍第四不得衣冠拘束第五不得雜投藥餌此外皆可類推先生所訓凡七事而此云三言者殆約言之歟）近爲營葬一事深驗得理欲之關夾雜倚伏極其微渺只於此際嚴勘得一分入細便是一分得力從上聖賢徹底工夫祇是心細到極處如淵近日經營勞攘固子職應爾而得失憧憧已漸溺於人欲之私而不覺者然竊用力於此剛制於事前儻借於事後總無得力處精研以晰之優悠以需之但識是病御

爲序凡三日而畢事以筆禿老草不能工楷爲惴惴（今本先後爲序下有云雖殘闕多所未備而先生之惠教祝子與祝子奉教之誠大略具於是凡二十七字凡三日以下三句無嗚呼先生立朝前後所上不下百疏皆廢其稾不存於五經諸子百家無不精究皆有所論述莫肯一刊行此其僅見者（今本此一段無）蓋先生之學如洪鐘大呂之大應小叩之小應確嘗侍坐竊聞論辨今古精義洋洋千萬言每晝而坐論至昏夜不展股及退息一齋熙終日不聞聲眞子所爲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耶乙酉之春開美渡江而病故先生手札多論藥理其精晰俱（今本作已）非世醫所能曉雖小道亦可以見先生之一斑矣（今本作亦足以見先生之學無所不該洽矣舉小道三字無）今先生與開美俱死國難而確獨隱忍苟活

皇皇未知所稅駕也悲夫乙酉十月初六日同學弟陳確謹識

璋案先高從祖乾初公更名在丁亥歲而是編錄於乙酉故元本多書舊名今依吳氏定本改從今諱又案是跋今本與元本俱有異同殆公成稾於前而後易於後歟抑吳氏定本所據損歟姑兩存之以俟知者亦庶幾闕疑之意云

嗚呼祝子殉節以來九年矣其生平所受先師教誨之恩不敢廢墜遺書一卷猶遂未死手授同學陳子以永其傳寄託之意良厚而陳子蓋經閒窴流徙僅以身免握持坐臥未嘗斬離少閒則編摩裝潢以虞其失久之原帙無恙也菁昌嘗問而借讀之矣今年春二月菁昌從陳子吳先師於古小學劉子伯繩出一卷書示菁昌曰此開美前後問學之手書也其珍重什襲於變亂之中大略正與陳子之勤苦等然則開美之不忘先師與陳子劉子之不忘開美因以共傳先師教誨之恩於無窮者可謂至矣於顛沛造次之時尤足以觀之矣菁昌於是請而卒業焉既仍陳子所編之舊次其次第而又錄劉子所授諸札以附人之雖不能保其他無散逸而即其所存往復論列懺啟助說之旨釐然在目將由誦此而感發興起於愼獨之學者雖百世之下猶得爲由陰徒也況私淑願學於今茲者乎嗚呼誦者其勉之哉因強名之曰問學錄而以質諸繼此而同有問學之志者癸巳八月朔日同學弟吳菁昌識

有劉先生書開美手授確者計二十六通開美上先生書伯繩授仲木者十三通共三十九通今刻答問書共十七

奏疏
請留憲臣疏
請詠姦輔疏缺文
紀實
太常吳公列節紀實

月隱先生遺集卷二

海寧祝淵著　後學陳敬璋重校

奏疏

請留憲臣疏　見海寧縣志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會試舉人臣祝淵謹奏爲憲臣倩有可矜聖主德無不覆懇恩終始曲宥以圖治安事竊聞主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臣下所願效而難遇其主人主所樂聞而不易得之下邇者皇上隆下濟之禮降求言之詔虛懷若渴明聖之戴遠軼禹湯比蹤堯舜此有志之士聞風興起謂千載一遇也憲臣劉宗周者懇直固其性成忠孝本於天授感皇上不殺之恩值時事多艱之日聞其受命以來蔬食不飽中夜而歎矢念萌心無非圖報如嚴絕苞苴綏輯人心效已見其一二計典在即中外喁喁想望盛治頃蒙召對恩賜斥罷在宗周迂褊忤觸斷所難宥而皇上雨露風霆無非至教臣不爲宗周惜而所深慮者惟是賊寇縣志作賊披猖皆由民生日蹙民生日蹙皆由守令貪鄙守令貪鄙皆由計弊涸習今天下墨吏滿海內矣司風紀之責者求清剛之操學術之端孰有如宗周者乎達練之識衡鑑之公孰有如宗周者乎宗周以懇直而斥繼之者必懲之而爲便提夫洪涇便提之徒安所不至飽贓營私貞淫倒置霄照何由而徧民困何由而甦賊寇何由而靖也哉抑臣更有說焉夫平日有犯顏敢諫之

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忱縣志作士氣卑靡至今極矣逆賊狂逞以來棄城遁走者有之甘心降賊者有之開門揖寇者有之覩顏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急遷延不進者有之慷慨殉難不數數也原其隱皆戀爵祿怖生死脂韋蓄縮之一念為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忤觸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眞可仰對天地上告祖宗向使受事縣志作命諸臣肖其豪末亦何至虧閑喪儀誤君辱國至此極乎然則宗周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以比怒蛙之式也陛下上念社稷下為民生誠不難以天縱之神聖受細於匹夫撤回成命賜復原職俾計典有成肅清吏治作正人之氣奏安攘之略臣即受妄言之誅臣亦幸甚惟陛下鑒察臣不勝席藁待罪激切惶悚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具奏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祝淵未隸仕籍何得妄談朝政任臆狂肆著從重議處道本如何封進通政司也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十六年　月　日部覆奉

旨祝淵任臆狂肆必有主使之人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問具奏該司官亦屬藐徇姑不究該部知道

請誅姦輔疏本集注殘稿出自山陰劉子伯繩手授不敢擅增一字今存其舊

欽革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舉人祝淵於壬午計借目擊貪墨成當復謹冒死擊姦以酬聖恩事淵謹揭為臣罪應誅國警風激揚無術憲臣劉宗周職司風紀憸直被斥奮言乞留蒙先帝未即加戮下部議處尋奉逮繫詔獄淵以正月十八日就獄廿八日鎮撫訊鞫邀聖鑒三月初二日移送西曹初十日司審十二日堂審爰書既呈旋奉恩旨情輕各犯暫保候旨淵遂於十八日出獄現有原任浙江司郎中甘文煃可質痛京師失守憤不欲生而桁楊餘息強活至今實欲以先帝再造之恩一報之陛下也恭遇絲綸渙宥薄海維新是先帝雷霆之教既深陛下雨露之施益厚此臣所以日夜泣血悲憤感激倘得糜體酬恩死且瞑目淵聞君譬不與其戴王業不可偏安陛下玉食萬方便當思列聖園寢簫條典物未備廷臣紆拖青紫便當痛先帝矜禍血染飲恨無窮皇上宜如何宵旰臣下宜如何磨礪作戈矛而奮斯殳捐城府而新壁壘長驅殲賊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愜中原義旅之望乃先帝拖痢十旬陛下龍飛甫月詭惕因循恢復無策此必左右為謀不忠營私忘恥以誤陛下者也竊見姦輔馬士英僉壬同邪擁兵最久陵寢荒墟神都淪陷誰謀軍士敗不能死恭逢陛下纘承歷服自是天人攸屬誼可無辭士英恃為定策元老驕蹇要挾外結強援內營狡窟縱兵擄掠慘毒倍賊目無君父大逆不道淵不能為士英解者一也逆案定自先帝

十七年厲禁甚嚴一旦賓天寒灰復熾淵不意諸天痛心疾首之時竟爲士英輩禱祀相慶之日忘先帝之醬釀清流之禍淵不能爲士英解者二也陛下以軍國重事特畀樞機而士英把持政府司馬堂曠日一至樞務廢弛貪婪多穢竟不念逆成飈飽飢則復來瑋案此下缺文姑俟攷補

紀實

太常吳公殉節紀實 明史本傳吳麟徵字聖生潛鹽人天啟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官崇禎五年擢吏科給事中再遷刑科十七年推太常少卿未幾賊薄京師奉命守西直門城陷入道旁祠作孝廉至一訣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恨登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爲酌酒與淵別遂自經淵爲視含殮而去 淵兵部右侍郎謚忠節 本朝賜謚貞肅

嗚呼偉哉公之殉難既與日月爭光川嶽並壽國史紀之天下萬世仰而志之曷爲私錄也公不以淵不肖引備至而死生之際執手言訣勉以忠義淵何能須臾忘公也敬紀其略以備延陵家乘之遺云

崇禎壬癸之歲淵計偕客燕會時事孔棘數謁公輒咨嗟慷慨以死自誓公先事計籌入告人多迂公言上書每格不行當刖爲公傳之茲不能盡今年甲申三月淵釋詔獄移西曹外閒事亦稍稍得聞或告以掌垣吳公以初七日始下奉常之命矣淵歎息曰往例科臣計吏之月優擢太常二百年然矣吳公有澄清天下之功以不至宰相門遂一駮再駮兩期未遷政輔乞骸而公命始下公之立朝豈非始終託明主之知者乎公初七日拜命初十日謝恩十二日受事十五日復奉命坐西直門時晉代不守寇躪圻輔廷臣多假事脫歸公以食其祿而違其難者不義移書示淵有云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迂拙如某惟以致命遂志四字自矢而已十六日甲辰寇突城下公身擐

甲衣短衣寢起城下寇攻西北隅最急西直尤當賊衝巽時城守房率在數百里外營卒沈湎歌呼徹遙茲猝遇豕突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解舍多傾圮者公登陴周視矢叢射如蝟從者急引門扇蔽公門集三矢城頭發萬人敵未及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去公僅尺公屹立不稍退指揮益厲時士卒五月賃傭不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墜大礮破瓦落公案椽盡倒公顏色不變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章案吳忠節公年譜公紋此事在十七日　十七日乙巳公親督從者載土石塞門同守武安侯鄭某伯張倘開城納難民寇數百騎長驅至多不之覺公即手施箭礮賊稍卻始從公議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騎相羊不驚高擊青蓋馳走穗撓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公多不得登城望敵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深更大司馬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語塞乃厲卻之俄從德勝門去矣(年譜紋此事在十八日十八日丙午賊集城隍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懸賞五十金須臾勇者數百縋城格殺賊百餘人禽十餘人卽斬之城下賊分馬步東西迴顧欲退狀城卒歡呼同事咸慶賀公曰此賊狡耳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復至益急咸臣貴臣相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天子言狀乃乘駑馬戎衣入朝左右中道獻敝服絕食不肯前一奴持鐙一奴牽馬箠扶行賊簇墜城中如雨集開道至西長安門已鼓二下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人公排門直前午門遇政府魏藻德方出朝力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慶旦夕兵餉且集公何恩忙如是拉公行(吳公年譜公及午門遇相藻德方乘帷車呼唱而出公前告曰事去矣奈何願見天子言狀藻德曰天子還矣誰爲趣之公曰此聲自敵陳非內禁也正惟不可捍蔽破在呼吸耳藻德曰姑還所守明日赴司馬門議之寬藻德意陽陽倘佯無事而慮公得專面對別有摘發遂力脫而出　是時內官由內佩刀而出者凡三四十人公度不得面聖遂叩階而出復走謁總憲李懋明先生先生叩公守城狀(李先生名邦華)公爲先生道不可爲先生持公手泣下遂別還西直門翼日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千百競從西華門出城中大擾亂言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緣德勝門入矣街巷充斥皆賊騎但聞奔哭聲守卒盡逸公急距戶自經爲從者解擁公哭曰我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從者持公走風塵滿道卒不能前遂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遂索酒且飲語人曰我年已五十二鬚髮盡白以此衰病之身蒙皇上殊恩爵列卿貳媿無尺寸以佐國事今國亡賊人雖君父消息未眞亦何顏自立乎眾皆哭公止之曰毋亂我方寸且睡去約二鼓公喉閒格格有聲家人張儉者先覺其赴視已用舊幀作結忙解之得甦歎云誤我誤我遂起作絕筆以祖宗二百年宗社移且失之爲恨戒以罪服殮幷待恢復爲瞑目語(年譜公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移且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奠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人之望祈知交爲鄒許爲菸花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三月二十日酉刻絕筆罪臣吳麟徵書

秋圃先生書則憂江南山事璋案秋圃先生爲忠節公伯兄名麟瑞官御史中丞寄從弟書則明生平學文山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義埋崇儉樸不能北面事人義幷有遺淵書淵歸矣抵葬始別公拱手輾然舉動言笑如平時優游自若酉十八日走謁公西直門禁衛嚴設不得進本注淵於是日蒙恩釋獄二十日戊申卯刻聞公死狀急往省視值公作書畢與修而釋者立語將者多殊慘公麾之去已而復來公益怒擠之戶外訊知爲科臣某役也年譜作科臣翁元益使某既身許賊復計招公謀歸聖公罵之不置有逆臣高翔漢者已受賊署雅知重公解說百端公隔辭卻之翔漢媿恨而去璋案自十八日走謁以下至此附載年譜時公兩日不食角巾青衫頸項多縲痕淵涕泣不能仰視公笑曰無效兒女子爲也引酒共酌劇言失國之故且曰往余問道山陰劉念臺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余初念也是日尚說言先帝暨前門外從者多勸公削髮南遁圖事報國從者卞正願知書公語之曰我身居諫垣言不足動主聽日擊時危猛欲牽帝衣哭陳其詳觸而死以尸爲諫此志久矣況國破之日乎若吾不還卿寺則亦得死於君前矣因勖吟文山零丁洋詩曲爲解喻令勿勸此篤學甚深且久故臨難不苟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公始兼之古人臣所爲如此卞請曰文山願黃冠還鄉今亦可否公笑曰文山之言雖爾文山之事若何且文山之死在五十之前生斥公所刻初筮告有云士君子平日無一介不取與之操臨別語淵曰吾得從文山游矣朝廷若不幸召降附諸公當不極受其辱不止耳又語左右曰我櫬非六七月不可望歸寇不久留焚掠而去但其未去時人不旋踵而襲之矣江南必有新帝未審恢復何時由今思公語眞神人也昔劉先生斥公所刻初筮告有云士君子平日無一介不取與之操即一旦有急冀其捐軀以殉君父難矣於公之死庶攷其素不信然歟公諱麟徵號磊齋天啟壬戌進士任江西司李補閩司李皆著廉明第一召拜吏垣歷兵刑至掌垣多直諫疏未盡錄陞太常少卿浙江海鹽人

再記

四月淵南還道梗遇後來者有鄭西直門居人告余寇之陷京八門齊啟獨西直堅塞不能下賊既入城而西直門猶閉儼攻二十一日始寂然卒從平子德勝入西直倘無恙使防守盡然賊久亦去矣後一月更有北來脫虜圍者云虜於五月初七日遣城西御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問之從者亦云爾淵復歎公之大節已千古而城守之功尤不可泯也因憶冬春閒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督臣王諱永吉撫臣黎諱玉田鎮臣吳諱桂三公倡之自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隘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議者欲撤寧遠幷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遇寇卽京師猝遇警關門可旦夕至也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又屢疏言吳將軍堪大任宜急引入關一時廷論羣譁之而井研陳通州魏藻德尤與公左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穀木移書南司馬（本注）卽今關部史公　璋案史公名可法字憲之祥符人官大學士深咎公守關之議（本注）具載王揭公執言事關重大陛下宜與督撫諸臣密計而急行旣爲議數百言言於朝六科多不肯署名遂獨疏其事事竟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不用公言屢下旨撤督臣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事介呼吸一失莫遑悔恨何及　璋案自撤寧遠守關門以下至此附載年譜其事更悉王公永吉上南都揚州西直門及徙寧遠軍二事並附見明史本傳後又公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爲京師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爲輩諭所格又屢疏乞身任危疆有外任積輕閒閉困瘁盜賊乘之釀成瓦解之語卒不許公通籍二十餘年守正不阿離朋中立奏疏剴直痛切鈔參尤多無所忌諱爲時貴所深嫉公雅不好名諫草多不發邸鈔鮮有存者撤寧遠之議公絕口不道也使廟議早如公撤寧遠而川吳將軍則寇氛未至此極早如公整飭江南之兵帥則勤王之師可召如公乞外之請則困瘁可整不使長驅也且城守之日有如公能令西直四十日不拔者乎求見天子懸賞殺賊卻姦符親矢石如公者乎得公數人何虞蛇豕誰秉國成撓敗公事貽恨萬古我公可以瞑目告無罪於先王矣而公猶云未瞑目也嗚呼

開美風工詩古文詞著述亦富然確不敢以文章傳閒美故僅梓其十一讀者鑒之

尺牘
上徐虞求先生
與楊維斗先生
上邑侯林子埜
答張子奠夫
與劉子伯繩二首
與陳子乾初四首
與張子考夫
與吳子仲木二首
答錢孚于表叔
上母舅岩堂孫公
答沈令文
與天生宗兄
獄中家書
與弟仲貽補錄卷末

開美書劄尤多皆格言也即備確者已盈篋何論其他然確於師門問答書梓十四於致友人書不能十二於致確者未嘗梓一焉有惠致開兄遺墨者幸勿以姑置俾罪幸甚確附白

海寧祝淵著　後學陳敬璋重校

尺牘

上徐虞求先生

敬啟先生莅政方新正入連茹吏道清明中外喁喁拭目盛治是先生道德崇隆疇稔海內凡有識知謳歌騰作矧小子淵戴高深之澤等於負山矢報稱之私難於填海惟有中夜傴惕勉懷砥礪以酬再造此固願有所甚切而力有所未逮者也比從家弟處稔悉先生錫嘏彌新德履逾茂宜民人於無斁誦賢聖之相遭私心浣慰莫可名言竊惟統均鉅任人才消長攸關世運興衰所係淵嘗反覆於姤復之義而微有測於陰陽倚伏之機也從來君子有容小人之時小人必無容君子之事此易之所以深儆夫羸豕之蹢躅而致愼於九二之包魚也今天下人品之濟極矣以淵計之可否不必同期於濟國意見不必協要在忘私先生既已普公忠之化而鼓舞作興於寮端之上內而卿屬外而岳牧行且盡蠲其賄賂情面之故習而共遊於蕩平之宇政化成於上和氣洽於下何憂乎盜賊也哉操筆至此不禁懽忻而起舞也倣邑林侯名荃者秉清剛之守翔慈惠之風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一二有力憎之甚慮不暖席下邑傷徨不知所出伏望先生嘉惠窮黎俾觀厥成父老幸甚淵等幸甚是用不揣狂僭佈其區區惟崇照

與楊維斗先生（璿案先生名廷樞字維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　是書見祝氏家譜）

各冬鶚囚北首荷尊兄道誼藹切撫膺知感未測所報惟有勉思砥厲以酬知已諒意甫脫狂猱旋罹大變淵手無斧柯不能剸刃贅腹死未得所生有餘娘悲痛填膺咯血欲斃坐失躬詣玄齋悉此惘款流閒近有捏謗作淵書傳致尊兄爲金沙灘辨誣驚愕不已繼之悔責當金沙名噪海內未一謀面今得罪名教褰裳就之淵雖憒愚亦不應好惡悖戾若此然風影之來必有所自淵素行失簡未孚同人又何尤乎誣謗之叢也藉以考鏡益知懲艾而區區之私不得不自白於大君子之前肅此瀝誠仰惟崇照賤體稍痊尙圖摳謁臨穎不勝主臣

上邑侯林子埜（海寧縣志林令名埜字子野福建侯官人明崇禎癸未進士授海寧令潛跡湖穆不務科指諸大吏無不敬公清操者明年四月閩兵至郎解綬去又逾年赴兵死著有恥齋集）

敬啟淵躬修多闕飭下無方致惡奴某某等肆惡無忌如某一事其無容置喙者也比歸呼治奴等相率颺去淵因竊自修省區區敬畏之忱惟恐獲罪天地獲罪鄉里其於義利人禽之辨自信持之有素而不能化行一家則所謂守賢聖之矩矱閑身心之邪慝祇飾詐欺人耳撫懷負疚自甘速斃上旬昭告五祀具瀝此意錄呈台覽伏乞父臺正其典法并治淵緝下不嚴之罪庶幾知儆將來而仰沐雷電之教無窮矣

睽穎曷勝戰慄

（言行見聞錄海寧縣尹林公親賢樂善治行最一時欲見孝廉祝開美孝廉不往從揖紳先生及庠序士訪其言行而矜式之近代郡邑好士如林公紳士自愛如祝子稱僅見矣　邑志名宦傳邑之袁花鎮有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點稱乘閒煽諸毒怨於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揣兵其閒勢洶洶各以狀聞公悟置不問尋降牒云某日縣官詣鄉約所講約按期至則各數千人擁而譟公又悟不置可否眾益易之旦日召眾講約有頃卒密縛刀三至庭下人皆大驚公徐起問庭下人本縣自下車廉此人姦狀罪當死眾謂若何威應聲曰當死公立令健卒杖殺之當是時人人嗟服公啟匣中出一紙曉諭通衢以元凶既除餘悉不問各解閙安業國法尙在毋蹈鼠竄呼釋兵一邑安堵錄是書中所舉惡奴疑即此今詳錄其事以備參攷

答張子奠夫　見祝氏家譜

辱兄教以自得之義警切痛快有稗學者不揣歸陋謹呈請益竊謂自得者未須向得上討消息先須認取自字眞面目則莫急於內外誠僞之辨矣平時號稱爲學究竟不曾理會座下一點客私不淨名心未除鋪飾儘好不過陪奉世情悅俗取容而已譬之稭田艮種具在而稂莠不芟滋培灌溉日長其僞艮種浸微是可哀也護艮種無他法鋤其稂莠而已爲學亦無別法剝落舊習而已凡念慮之萌言動之微有豪末涉於外務溺於習染本心之明未嘗不知知而復行爲欺爲妄請自今始念慮言動由內達外細細嚴勘如老吏讞獄纖悉莫遁如勇士赴敵生死相持一豪不容自眛一豪不容自眛

自恕刻除病根鞭辟著裏則毋自欺之學也立誠之本也於此纔認得自字眞面目誠竭才於毋自欺之實則所謂暢茂條達日新又新之妙庶幾入焉而自愉淵未之或知也惟高明教之

與劉子伯繩（璫案）劉子名汋字伯繩山陰先生子也鍵戶閉修能傅先生之學著遯齋稿

前月先生還里敝地驚傳有意外之事弟傍徨之極無從覓耗忽傳徐虞翁將返俟其歸急走探之渠云先生有空言無實事非姦人所深嫉或可無慮也弟自禾返即飛棹走閩中途疾發就醫臨平未便摳謁因自念命之不辰生此亂世生有何樂死有何苦冥次儘自擺脫但以客歲岳廟別先生時諄諄以千秋大業相期近復貽書懃懇弟之冥頑受教無地纏茲沈疾益復無望辜負師傳忝辱所生此恨何已吾兄齒與弟若而操履謹嚴弟所深媿然學問成就大段有優游寬裕之象弟所望兄願益求進步將來人品不在濂溪明道之下失此壯盛一旦衰暮豈不追悔之無從乎賤恙雖劇但能祛妄想默坐澄心便得差減日來頗有味乎無極老人無欲之教也兄新功何似幸勿以弟鬱下而乘之朱靜翁竟物化耶（見聞錄）山陰朱靜翁名昌祚年長於劉先生一歲求執弟子禮有年先生感其誠得內拜焉（證）靜翁與張奠夫於師門最稱老友盛德若此後胤奢然深爲痛悼解吟軒近何所屬弟以此居密邇先生意欲鳩資償值以爲吾輩講習之地竊歎講會大不得益蓋以道俗雜坐莊諧相半甚則各執己見聚訟紛紜不若得一二實心有志之士朝夕侍側晰疑辨難共相砥礪此則實有裨益結願如此未識得假我以年否也張奠夫兄兩惠弟書惓惓戒勉此眞實心人也奈病餘委頓未及草候晤時千萬致聲陳匪玄兄（璫案）先高從祖乾初公舊字匪玄　擬同弟渡江因考貢之役館職久虛月內復值試事有午或俟來月得

踵謁也敬布區區臨楮黯然

又

客冬禾郡分手爲別幾何乾坤毀裂竟至此極弟身經禍患尙餘一死殊爲知己羞又蒙老師廑及厥事自顧頂踵捐糜莫稱唯有屏絕榮進之想深自砥礪以弘老師之教兒其許我予時事難爲老師既已陞見料難遽返初服旬日後將抵石城候兒有訊達之否昨年假朱靜翁小學三本王紫琅案王紫眉名毓芝山陰人刻先生增一本幷附還靜翁紫老新功何似翁東云從古聖賢磨礲鍛鍊俱從顚沛中來魏淵學力脆弱負此一番造就是則可懼餘非所計也專教弟當書之紳佩

一評隨封還之

又

老伯大舉定是何日弟不能執紼前驅歉何如之昨晉吳秋時事不可知兄能過我一話亦厚幸也

又本注時就逮橋李寄至杭者

諸同人過從道義相勘多有省悟然未得如吾兄嚴正痛快者矣思得在險在夷總著一分安排不得委心任運或左或右無非天也乃從而號之曰我將爲生我將爲死不大惑乎兄試後可得過越臺否客秋曾以先慈行述乞先生華衮痛先慈勤苦一生未得表章什一儻先生暇刻煩兄以此爲言猶憶先生之言曰孝子事親有第一義在以弟將來生死總不可知不得不三致意於茲也餘無可念者不更及

又本注時乾初嫁女借家禮故云

俗事之來只得耐心做去纔起厭煩便已不是道矣兄以爲

何如弟以不能俯事賤體頗不得平過廿四便可入山過歲兩日徙居碌碌書卷一經搬徙錯雜無紀近亦爲證庵之舉欲按古禮行之徧覓家禮不可得俟三四日後晴稍整頓可得奉覽也昨得張吉人兄來訊深服其造履純篤此真吾輩之畏友也新正初七八渠必過我約有渡江之役計爾時兄已得閒否

與張子考夫 諱忠烈號祥字考夫相鄉縣學生其講學一以應潮爲師仁宅義根言規行矩閒作韻語不沿宋樂窩頭巾語

吳門分手佳期經年感懷道誼夢寐以之淵每念同社兄弟多具異才淩跨絕代求其追蹤濂洛踐履篤實則必首推足下春爲長友前見足下致書石友兄字字痛切深中末學之弊敬黽之座右朝夕省覽媿志力不堅旋操旋失茲者舊證熾發茶然之軀行見橋槁誠如長訓所云自悲之不暇矣雖然一息尚存責在畏友足下爲刖經年新功茂密凡所涵泳玩索人倫事變如何體驗幸勿吝詳教以爲崦嵫之一策新正擬有山陰之役如得足下聚首數旬商究此事可謂不虛歲月矣足下其有意乎柏園字虎時相敘否每憶客冬雪舟夜迴三君子急難之思殊令人愴然無已也晤時千萬致聲

與吳子仲木（靜志居詩話）吳振棫昌字仲木海鹽學生貞肅公夫子也師事劉念臺先生與海寧陳確潛夫桐鄉張履祥考父講洛閩之學詩非專務辛時母喪未除遺命以襄經殮其從弟謙牧字襄仲亦補諸生居母憂過哀卒於武次里人並稱為孝子仲木有初夏浴鶴亭即事詩云桐花初旺蒸鷺巢卷幔荷亭草樹交浴罷清池一雙鶴雨餘斜照滿林梢

昨自越還賤體殊憊未能造晤每相念不置也半月前見吳令使訊知令伯道體康勝欣慰無已想近況當益佳耳弟近為醫業輕投神氣頗耗然病勢不退即可驗學力不進日月如駛齒踰壯盛倏忽無成終將奈何嘗念我生不辰遭此末世一切功名富貴總是虛妄一切應酬聲氣總屬世情惟有究竟一著功夫為吾儕安身立命地吾兄韶年異質自當一日千里比來新功何似幸一惠教以策駑下天生兄時握手否向所云古壙料已唾手弟煢煢無倚長自飲泣未知先慈恢骨終為委棄何所言之痛心越友張惠侯兄誠篤君子也相訂清明迎之西來一決可否不識天生更有以教我否倪文正世襲金吾周先生家亦無所舉動祭葬或遵官或本省聽喪家自為之此子新之言也時事紛更文正謚蔭裒裒不保總之此等事只一味靜聽稍著人為未必有濟先已書遺兄識見素定必以弟意為然也昨丁亥日弟已焚燬巾衫此後終身布服優游畎畝決不復謁達官貴人矣月杪仍欲東渡倉卒告歸惟為先慈卜葬一事有懷莫遂切怛如何筆不盡言

又乙酉五月

去年今日天地崩坼今年此日天子下席一歲之中痛憤相仍傷心動魄殊不樂生儻北騎入境惟有一死弟恨病不早殞延息至今痛極痛極高明疊遭大故老伯結纓之一年又令伯易簀之七日哲人摧萎天意可見然此時正可驗吾兄學問得力處世情翻覆何以堪之弟且死矣不能效舜走禦侮之誼展念兄子然獨立肩茲鉅任惟有中如芒刺而已同為山陰學者灑然去留固是本色但吾兄又司寇之後而老伯葬宅未安為兄思之不易一擲弟則止先慈舉遷一事但得坏土揜後即長嘯付之尺帛矣令姪姻事已託之友人天生宗兄幸促之來

答錢宇于表叔

客冬就繫禾中辱蒙賜書缺焉一報今秋踰南歸屢從戚友處傳述道誼壯存深欲馳候復承華札字字深切輒近交道之弊眞有不忍言者自非明教安所警心敬再拜罔命矣淵以憂患餘生焚燒筆硯絕意榮進比復寒心於陰陽消長之關眾正雖盈充位而已淵竊以不才受擯明時竊師門之緒論淑身性於將來從事稽山剡水之曲此亦願之至足者矣何先生期望之過也旬日前致柬山北復附書太宰微及邪正之辨時事至此協心求濟已難矣況玄黃水火之爭日熾崇之不大決不止也傳聞貴治物情難調催徵甚迫此二者人心得失之繇在先生以鎮靜之操翔和惠之化昔人所云清淨無爲而民自化又云催科中有撫字調固知遊刃有餘矣吾鄉甸節諸先生槐俱還里武塘喪亦歸近時號爲持正議者多借此以行其私甚有逆狼以譽忠節先生者思一逞於武塘則尤非持論之平矣總之此番變故痛絕千古寥寥外事諸公外都餘一生或負志不死或乞憐求活跡既可嫌情難眾白淵將勒爲私紀以存聞見之實未敢出以告人也令孫學殖日茂健羨不已蒙台惠不敢自外但以口腹累安邑將奈何別具俯柬仰惟鑒人

上毋舅冶堂孫公 見祝氏家譜

淵罪大惡深天奪之鑒昔年誤徇術士委先人於惡壤紛身齏骨不足云償客冬生母播遷未有爰止淵夙夜忉怛疏水不飽苦塊靡寧既已抱莫大之恨無窮之痛矣詎意春秋太宰虞翁先生枉臨具述楊璽卿先生之言先父母卜兆曹湖凶惡尤甚太宰憫領苦口力勸更徙且慨然有相成之意淵以身沐虞翁大德未酬萬一不敢復有冀也頃自越臺特涘同門張惠侯道兄臨地一決所見與楊公適符淵五內崩毀痛恨益深每一撫膺欲絕過蒙山陰虞翁兩先生手書慰勉宜稍進肉食以代藥餌淵痛先人一日未安生有餘恨一日得安死且無憾寧饘粥席藁以速鬯耳昨惠兄偶經

榆城旁得麾畝形勢稍可訊之土人知爲舅父產也乃淵低徊再三不敢請者以先人之生也既蒙外叔祖卿襄大恩其歿也寧得復邀我舅父揜瘞之厚澤哉雖大仁人德施莫殫而小子淵涓埃未報更涘無厭之求媿孰甚焉淵所以欲言囁嚅而終不能不言者實以先孺人遺體在焉舅父至性天縱篤念同氣或憐而安之是覆載之恩生成之德外王母實式憑之非淵之微忱所能仰格也昔人有鬻身葬親者淵獨非人子歟但得舅父俯俞淵髮膚可捐指臂可截況身外長物敢不惟命亟欲率家口匍伏階下未審尊旨不敢造次瀝血哀顏仰祈矜察翹當百叩以請臨楮不勝痛切虔禱之至

答沈令文乙酉五月

時事至此惟仰天吞聲而已所恨知己寥闊無由執手悉此悲痛弟一身如寄畜晚待盡不足爲念先人敝廬乃淵畢命之所他亦無可爲計若兄翁尊大人亡恙尚須計出萬全弟處所傳不甚相遠有小力亦自杭回未聞有駕蹕之訊何時快晤以樂太平臨楮無任馳注

與天生宗兄乙酉閏六月

違晤無幾時世事壞裂遂至於此弟不敢失身視息此世惟是母喪未舉蚤夜憂念偷片刻之生以安先靈死且無憾耳世既大變禍乃是福福乃是禍今日入土而明日流逝吉祥莫大焉破土決用明辰刻不容緩尊駕留峽川不定所向未便專迓速歸爲囑

一路平安病亦不發正月十九辰刻到京午刻即入鎮撫司
獄廿八日審問二掬一夾五十棍嘔血升許今方服藥調治
鎮撫已具疏回奏儻遇天恩准送刑部秋冬可手足快捷如
或再奉殿旨駁責事又不可知矣諸弟近日讀書意興何如
李先生人品學術高出羣賢諸弟宜委心聽之謂書作文虛
懷求益與夫一切飲食起居務必馴馴雅飭切不可恣睢縱
肆此是諸弟做人成敗之根故不厭煩脈反覆言之幸勿泛
泛視之也去歲臘月母親可入土未穴中燥溼何如有信北
來千萬寄慰兩兒讀書勤怠何如許先生教法何如常在館
否沈妹丈今年讀書何地案[家誡]士奕公第三女 三妹脾疾
適湖州學生沈爾炘

好未前所合丸方極好不可不時時服之分付家人錢糧早
完百事忍耐門戶小心至囑至囑李先生在館卽以此字轉
致一覽同社諸兄幷煩李先生代致爲幸兩兒不率教弟致
意許先生切責之許先生回宅弟卽遣人邀其速來我已作
死灰必無復然之理上報父母大恩不得不惓惓望諸弟及
兒輩也努力努力二月初二兒淵字時在鎮撫司獄中

月隱先生遺集卷三

詩
讀先生讀易圖說敬賦五首
題陸汝文一元正學錄三首
長安邸舍敬次先生韻
立春後一日雪敬次先生韻
北征偶賦
西湖月夜二首 補
乙酉三月丁亥焚巾衫敬賦二首
又題
口示諸弟
絕筆 補
雜著
私室戒言十六則
絕筆文
臨難歸屬
祭吳公太常文

海寧祝淵著　後學陳敬璋重校

詩

讀先生讀易圖說敬賦

人心具有一鴻濛無妄出來物我同南北不移成妙有思爲
交冥識眞中一鍼直發無非是半點鉤深總墮空試向山前
望偃斗宛然心體住玄宮

其二

上天下地兩分勻此語相傳未見眞心體本來無動靜境緣
遷徙現偏純隨然骸骨方輿是不息眞幾蒼叟導通復往來
何問隔畛爲冬熱吐爲春

其三

三三兩兩謾躊躇不似當年象數儒直下便知雷動處冥心
遙與晉前符千年代謝秋雲幻實理眞嘗敞日旰料取日前
參兩事春犁夏灌是吾徒

其四

九聖緣何有不同順來墮落逆成功欲心縱處泉爭壑狂念
張時帆引風一意牢拴犁妄息片時失手羣猿慾叢熟路要生
生處熟能勉無爲疚爾躬

其五

喜怒通分哀樂復簡中消息儘分明已知道器無先後難判
中和屬性情道合行生皆是義中兼藏發總天星祇今日用

豈兒事舒卷無非四德行

題陸汝文一元正學錄

讀前輩詠孔顏詩有云後儒只要添閒見不信空空
春回綠莫令生涯逐轉轍

立春後一日雪敬次先生韻

長安臘盡雪飛花越水燕雲客路除擬向玉塔分夜照不教
迷蝶趁朝華關河朔氣回寒塞野寺春陰護客家聞道幾南
笳鼓備征袍何處點殘鴉

北征偶賦

驅車入河朔日暮馬迆迆霧漲前村失鐙明夜獵回萬言齊
得喪至教樂風雷威遇今殊昔驅人莫漫哀

西湖月夜補遺 瑋案二詩元集所無從宋氏明詩綜錄出

落月麟鱗水面淨露華濃滴桂叢秋不知何處鳴柔艣驚起
休回首埽盡邪氛日月明

其二

珍重先生大義陳一元通復盡羣倫只須存念還無妄直道
維文至德純欲證無生生愈有滅除識想想還頻卻令粉碎
虛空後終隔羲圖萬里塵

其三

一氣元來有屈伸伸爲人物屈還眞聖人無意言生死外道
相乘證果因但究去來何處所都如水鏡又生塵祇今開眼
青天下此是尼山萬古身

長安邸舍敬次先生韻

漫道萍蹤聚菟枯夢魂不到紫宸門江皐結佩思逾劇禹穴
探奇興每孤頗有傳經留汾北並稱獻賦重名都獨看庭草

進禮退義至訓具陳一朝夢覺吾還吾眞青袍色綉投畀烈
燄遂義而榮守義而賤賤迺至寶榮非所羨維義不干吾心
則安葛巾白練隴首盤桓庶幾乎俯仰之無媿而造次之必
端也歟家藏末
一字無
口示諸弟見家譜　璋案據靜壽先生跋語則此乃昔
賢所作
死忠死孝尋常事喫飯穿衣人共貉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
理得更何求
貂筆補遺　璋案是詩亦元集所無從談氏外志錄出

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迺
遘兮長不歸

雜著

白醫家譜作自課十六則　脈作私室戒言

淵以多病之身遭茲大亂之世死期匪遠行履不修一旦
宛其是終貽父母羞辱長恨安窮嗟乎人不知學虛生虛
死雖活百年等朝菌耳學苟知道嗜慾不汨其性生死不
攖其心朝聞夕可安往不宜五月廿三日夜猛發深省痛
氣質之偏克治不力謹矢諸心自今而後夙夜乾惕務除
積習列端如左

不得妄語

立誠自不妄語始愼言語以養德

不得忿戾

損言懲忿傳言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克己可以治忿

不得躁急

易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不得談人過惡

自修之不假何暇攻人之惡

不得表裏背違作僞欺世

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

不得終始易轍亡恆自欺

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不得縱耳目口腹肢體之欲

以志帥氣以理治慾心之官則思夫子言九思禮言九容
作聖之本也
不得觀書無序博涉不專
凍水讀書案上惟置一冊讀竟纔易他卷夸多昔新祇是
浮氣終無實得日月如駛痛哉虛擲
不得臨財苟且
財色二關打不破更說恁學
不得與人競勝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江海容納眾流善處下也
不得遇小順輒喜遇小拂意輒愾怒沮喪
違順之來不能無動此正是生死利害之根內所守者重
外所感者輕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齊生死一得
喪必致力日用之間則幾矣
不得言浮於行
君子言居人後行居人先閻然日章多言害道
不得隨俗波靡
卓然獨立而不懼惟勇者能之
不得求備苛責
左右有不善化導之闕也自責而已於人何尤
不得虐使僮婢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不得多憂過計
邪存誠脩己以敬誠敬之道慎獨而已一息尚存不容
稍懈有犯輒長跪自責書於空曰某月某日以某過跪
一次自訟之戒如此

絕筆弘光乙酉閏六月五日作　見許志本傳止載首二句及末四句

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爲墟雍雍文物淪爲異類淵不能吞炭滾身報明恩於萬一頑洪認惟怯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亂識義禮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弘光元年閏六月初五日亥刻草莽小臣祝淵絕筆

臨難歸屬　見家譜

昔侍山陰劉先生先生語淵曰末後一著極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極是精妙臨期往往失足此其受病有二一是乾明不孝未能恪遵嚴命屬弟恆明勉應門戶罪不容誅一是應舉書漁陶耕稼聽其所業違者卽以逆論不錄案此一節家譜

在恆明矣乾明泣血識

祖父母家譜此更有父母二字　春秋時譜作墓　祭視力爲之雖至極貧菜羹蔬食至誠以將之神必來格不然備物無益也

殮用白布衣不得用寸絲附體外加方巾月白布深衣布履棺用三兩左右書吾父吾母變在倉猝皆惡材也終身恨之切勿以美材誤吾殮後數日卽祔葬吾父吾母之旁或曹湖或榆城諸弟主之葬不可厚視父母有差

喪中禁用僧道銃手鼓吹之類棺前設一小几几上置木主書云明先考府君位不設孝幃不得助哭婦女不許哭臨喪次

偽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禪宗指爲事障理障非眞性空遂猖狂潦倒無所不至惑世害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卽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違順之來夢寐之際此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所動不爲害所懾矣惟其平日無終食之閒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得力

淵謹佩之

昔年上疏言事極詆貪生怖死諸臣今日願身爲之屏蔑大矣

四子定名乾明恆明升明晉明　宋遵乾明今名冀乾以子安國貴

爲吾弟曰食其祿者死其事非兄之責也嗟乎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詎莽有無逃之誅害之所在

東仁化縣知縣恆明今名冀恆字豹臣號學文林郎廣康熙戊午舉人升明晉明俱早殤

余弟四人家譜漪弟沆字仲貽號蹇濤府庠生灝字子霖邑庠生潗字子威府庠生以子翼穉貴 贈承德郎工部清吏司主事余子四人賢否成敗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先正歸殳子弟問以後事但云莫安排此三字最妙盡後事勿道

附

乾初先生與鳳師兄弟書願吾鳳師兄弟每月朔敬讀

令先子歸殮一過曰某等庸有違焉者乎每日早敬讀

私室戒言一過曰某等能心先人之心言先人之言行

先人之行乎

祭吳公太常文

維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七月丙戌朔越九日甲午年家姻盟小姪祝淵謹以舞香酒醴致祭於明大忠待謚清卿磊翁吳夫子之靈曰嗚呼食祿死事千古爲綱世衰學廢大義淪亡角材競智驁走如狂生死去就卒易其方吁嗟吾翁節凜秋霜飄然乘風來帝之旁天地比壽日月齊光翁未嘗歿何悴何傷猗歟徽烈焯燦縗囊垂紳正笏巨節煌煌絕類離朋矯焉中强勿爲勢怵勿爲名颺蕩埽氛吏如驅羣羊激揚振蕭萬民樂康巨姦執國埶傾朝廊面折惟翁鬚眉戟張卒腐聖聰姦伏其殃謇諤之名翁謝弗當秦關失守逆醜陸梁同官跳脫飄搖翱翔翁獨獄立折柬來詳致命遂志永矢勿忘嗚嗚崩算何爲勿臧撤宇守關還過披猖事介呼吸未雨周防疾聲莫應聽者茫茫寇躪圻輔束手傍徨翁言勿酬慮至莫匡皇輿傾圮血淚泗雰絕粒勿飲角巾布裳左右環泣翁盖徜徉追惟曩昔訊道稽陽念尋厥初惟心之良堅貞勿貳初念是償文貍赤豹參御上皇龍轡飄忽披髮大荒方鐵齊景項背相望千秋臣鵠揭日扶桑氣壯山岳英奮殳斯乾坤毀易翁靈未央逝余小子今將安彷跋望靈旒雲山蒼蒼道遠莫致悲來裂腸生不如死欣爲國殤剸刃讐腹靈其克相豁毛澗沚陳詞薦觴神之聽之歆格穰穰詞曰魂無東兮無西攀龍髯兮揚雲霓魂無南兮無北悅東皇兮乘若木列芳馨兮廡門靈之來兮如雲願一見兮道余意得碎首兮心不

異聲長劍兮殲醜虜靈歸來兮樂故土尙饗

師說

先生顧淵曰學者旣以正人自命踐履上一豪失足不學習俗敗壞已極挽回習俗惟有志之士能之然卻要自身積學些根基遇事不可輕發一味誠心且省外事

柔佞輕巧四字終身不可救藥

先生曰凡影響學問平日閒模樣儘好到勢利關頭一豪用不著學者須實實從刀鋸鼎鑊上打熬過始尋

人不爲飢寒所困便易爲學但須教訓子弟以節儉爲主

確曰飢寒不困方可言學而節儉亦卽是學固不可兩廢也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士君子在宇宙閒須將身子與萬物例看凡宇宙閒道德事功在人在我總是一般著一豪人我一豪多寡勝負相總之謂軀殼上起見此是內外公私王霸義利之分

恥惡衣惡食朱注謂識趨卑陋鄭注謂心役於外俗學種子被兩先生八字道破凡吾輩弗論道念俗念稍有從軀殼上起見者卽是恥惡衣惡食之根此之謂小人喻於利

學者有志爲學便將弄聰明計毀譽一切詮多關捷習氣盡情埽除銷歸閒澹自非眞有定力有實爲聖賢之心自耐此澹泊不得昔人云只爲儒門澹泊收拾不住

一日二日簡點不放過卽此一日二日便是聖人從此積累漸深不忍拋棄前功自然歇手不尋明無人非幽無鬼責

達則共繇窮則獨善何等浩落何等坦蕩雖有至樂弗與易也

中庸戒懼二句即乾九三爻辭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體一息間斷則生理滅矣

學貴自尋師自尋師則凡邇言近事觸著皆有啟省聖人教人不是頃刻便會不以立教如出門如見大賓節仁者其言也訒居處恭三句言忠信行篤敬如此等處做則當下可做會則當下便會念慮之正否自省自察轉移在頃刻閒不然當書冊不親感應未交時卻如何用功如靠定古人言語去模做又是刻舟求劍了

道理千變萬化無非此心之妙吾心小大順逆總在此道之不思而尋不勉而中亦必繇擇執純熟來纔有此意

學者要自知過顏子不二非是終身止有一過蓋顏子時時已之念眞切耳學者果是爲已眞切隨所踐履自不肯放過

人生自有我純是尋失毀譽聲色貨利念頭作了安身立命之符卽此並坐之際一言順之則喜拂之則慍一生全被此種念頭作了主今須盡情斫去根株始尋

凡一切事功德業成敗利鈍都是前一步境界惟義理所在只座下的便是辟如行路的人務要到家當其在路時只行路是座下事可以歸卻留滯不歸未得歸卻躁急欲歸試思此留滯躁急念頭甚無謂此最害道

中人誠信尋道不可須臾離那尋不親切那尋不眞篤語云人極智生不是聰明至此有所增益有所師傳只是爲過時時知時時復故曰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必如此然後謂之好學

顏子知之不行處卻最微吾輩胸中纔有喜意外面便有懽愉之色纔有怒意外面便有嚴厲之色有不善便行如響之應聲顏子潛消默化略無幾微滲漏故曰不遠復无抵悔悔者必有失而後有悔也有失而悔此謂頻復我輩不能到顏子地位目下只要知過知尋改尋行之不懈後面漸漸促緊來便謂之不遠

先生嘗歎名利二字倚伏甚微說不好利定著好名一邊說不好名定著好利一邊所以學者要在心上澈底用功親切有類名而實非爲名類利而實非爲利功夫至此纔是

手段老辣

讀古人書讀一句便要鋪張一句讀一字便要用他一字都是計功利之念

人品之壞也離品而言才學術之壞也舍心而尊性

學者惟有尊心而已尊心而耳目從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先生自言吾尊心之論固是不朽從來論學將心與性爲二許大道理都推在性上去吾只說性者心之所心爲心使人推諉不得

此心本善自氣拘物蔽以來往往昧失古聖賢隨方接引或曰愼獨或曰求仁或曰求放心或曰致良知或曰存天理不在也所以學者亟頃將陸子的言語理會一番讀道一編亦可識二先生指歸論太極圖說彼此勝心未除道理行菩便是自朝至暮道無往而不在以吾心之無往而

總是隨人指點使復此心之良初無門戶名目之可言也

畢愼獨卽可該數義舉求仁求放心亦可該數義

陽明曰欲求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一豪人欲之私須本戒愼恐懼工夫此語竟是宋儒只爲文集被龍谿等門人編集其中亦不無矯枉過正處

所謂講明之學不是靠定書冊道理充塞宇宙人情物理無非師友仰觀俯察卽仰觀俯察是講明語默動靜卽語默動靜是講明格物未嘗錯只不合以口耳爲講明動靜是講明朱子釋格物未嘗錯只不合以口耳爲講明講明後緩去做誠意工夫是將道理分作兩截了

了如朱子用心大是可惜

淵問朱子云一旦豁然貫通與禪家大徹大悟相似不知孔孟當年有此一境否也先生曰此語善會亦不妨若言通

先生極口推服劉錄江之爲人（本注劉名永澄實應人終身布素一豪不苟三十餘年官

方職

孟當年有此一境否也先生曰此語善會亦不妨若言通

遍初度日先生過焉淵感二人垂背恨欲報之無緣先生曰父母雖不在子之身卽父母之身身在卽父母在今當愛重此身務其遠者大者而已

王紫巖言先生於易深有會心宜有所誤述以惠後學先生曰議論儘多了辟如庖厨一般整備了許多筵席無論眾客不曾下箸連庖人亦未一嘗滋味

淵問先生進學亦漸有次第否先生曰初年悤悤過了日子晚年漸覺繁雜近來雖稍有所見卻不能心與理一未免有些識見意思未淨在細勘來名利二字畢竟刻除未盡頭出頭沒時有動處方知研究大徹一豪假借不得、

確曰先生所謂名利卽是天理雖聖人不能盡除苟盡除之又流於外學矣與世俗所爲名利截然不同

又曰確同開美侍先生之教娓娓日數千言確過卽茫然而開美記錄甚悉無一字遺者此可以見我兩人鈍之意也

敬忘勤之分矣開美手錄師說共一百九十四通今刻三十九通欲學者一嘗滋味恐庖饌太多客不遑下箸

鳴呼痛哉先君子殉節已來十有五載矣遺篇具在編輯未終今年春請諸從父整而書之既卒業因泫然泣下曰嗟乎是豈先君子之志哉先君子方盛年銳然以綱常名教自負已而益孫志於義理之書潛修閒然至結帨時猶自貢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夫忠慨大節所以扶植綱紀非名焉而已者而先君子不以此嘿意也況遺文之末乎則乾明等今日從事於先君子之遺文而固不忍舍大非先君子之志矣雖然乾明等於先君子下殉時知識慚焉及後少有知覺已不獲承事膝下則先君子志行所存與乾明等學問之歸舍此又安求哉惟是先君子每有論著輒削草不留閒有存者又經兵燹篇帙散亡莫從搜錄是爲深痛耳今幸藉諸父諸父執之力網羅裒集什得二三授諸乾明等乾明等奉而藏之歷有年所猶懼其久而或失也敬請之父執陳乾初先生又訂前集之十二三以付諸梓其敢曰公之天下所以礪不肖兄弟俾大墜其教也云耳斯固諸父與諸父執之意也乾明等其忍忘之又焉敢私之嗚呼痛哉已亥夏六月不孝子乾明拭淚謹識

附錄

山陰劉先生申理疏 弘光元年

草莽孤臣臣劉宗周泣血謹奏爲君恩未報臣罪當誅謹遵
血陳悃仰祈聖鑒以伸在三之義事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君臣朋友並屬大倫所從來舊矣又曰不信乎友則不獲
乎上當先帝在御於壬午之冬正值虜騎北犯調兵措食之
時而臣恭逢召對稱爭言官能開元姜埰得罪事不禁迂戇
致蒙先帝處分先與革職既而有會試舉人祝淵上書爭臣
不當罷并奉有看議之旨隨該禮部議覆罰科候旨開臣固
未知祝淵爲何如人也久之淵乃進而謁臣訪其履歷具道
其詳并及所以留臣之故以其同鄉吏科給事中吳麟徵嘗
稱及臣之爲人也而淵過信之以成此誤舉臣固謝讓之不
止淵自此遂交臣稱門下士臣攜之南還至去年冬月淵復
奉旨以緹騎逮人京師訊問當日上疏主使之人則臣豈能
逃罪乎臣方席藁候逮問遠聞國難神京既破麟徵死之淵
偶不死亦不逃相傳視麟徵合殮扶櫬南還乃束身於司寇
嗟乎淵不忍負麟徵臣敢負淵臣非徒不敢負淵也淵之罪
實臣之罪淵罪一日未明則臣罪一日未除而乃輒拜新朝
之龍命上傷先帝知人之明則大負先帝矣負先帝不忠負
淵及麟徵不信不忠不信又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仰祈陛
下收臣恩命仍理祝淵一事案以正臣罪若淵者幷乞赦下

法司俟其到部之日特與申理或仍照禮部原擬或援恩詔
事例徑與寬釋則恩典出自上裁而非臣之所敢與也臣無
任激切籲懇之至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吳麟徵能死國
難不媿忠臣義士之友舊該部將麟徵淵分別議恤復卿宜
祇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賴爲一轉慎勿遜
延吏部知道

別祝子小序

自聖人之學不講於後世而士生其間惟知有科舉之習相
與溺沒於詞章聲利人欲肆而天理亡極其流禍所謂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者即其間不乏有志之士慨然薄流俗之所
爲思有以自見而錮習已深羣譬相導高者砥飭於行履卑
者冥行於其末有聞也然古

者矜於厲於氣節以質諸聖人之學亦概乎其未有聞也然
稱直道之資自中行而外首錄狂狷則此其近之者與卒聽
其冥冥無聞雖欲自邁於流俗而相去不能以寸抑亦吾黨
之過也海寧祝子開美與余素昧平生昨年以公車入都下
一日東廣人寇聖天子特開宏政門以來羣策時余方待罪
諫院偶言不當觸聖怒奪官舉朝失色開美奮起上書爭言
甚切直幷觸聖怒下部議當是時閱美自分禍不測幸聖天
子終鑒草莽言無他得不深罪是年遂罷南宮試若開美非
所稱當世有志之士乎余不佞即內媿開美亦不以是貶開
美無何開美蕭禮來晤余遂巡謝曰前日之舉得毋小過開
美曰何哉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余因進以遠且

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學開美得之復欣然會虞思衣紓開美益感激欲上書掊擊一二用事大臣余稍間而亟挽之既而開美亦終以余言爲然不果行余乃與開美買舟南渡相與朝夕對而商所學問之道於古人微言奧義無不灑焉相視以莫逆而開美且以體驗於身心之際兒其氣日靜識日清趣日恬以超余自視弗逮亦覺向者麤浮之委頗有鞭策喜得開美之晚矣今而後余將與開美並進此道如遵萬里程歷羊腸九折不知凡幾惟逸足是視余則竊附老馬之識耳夫聖人之道非詞章聲利之謂也求其在我而已矣澹漠不極不可以通微堅忍不極不可以定性惟其人之也深而後其擴之也大得之也愈艱而後守之也愈固率是道也

以推之斯世斯民直分內事開美能無意乎嗟乎世道至今日不忍言矣將別姑書此以鼓之以志久要時崇禎癸未夏

仲山陰友人劉宗周拜手書於宿河舟中

古體一章贈別開美道契兼呈紫眉幷示汋兒紫眉從

余游欲觀光太學既入京慨然覩流俗之所爲弗善也

遂不果曰吾豈堪此汶汶時侮寧祇開美淵亦以上書

言事見放罷其公車並從余舟南下既近鄉閭言念一

時其事之雅感而賦此

千里或一士百世或一聖何來得斯語誤人如阬穽矮夫事

親場笑嘵安取正大道不擇人有志視所竟況負超世資襟

期互爭勝歷落風煙中魚鳥亦掩映以此話昕夕千秋良可

訂行行惜分手轉發林皋興進修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

邁初心弗復疑孔壬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時崇禎癸未夏六月上浣山陰友人劉宗周書於吳江舟

次

孝廉祝開美傳

觀若談　選撰

崇禎壬午御史大夫山陰劉先生直諫磯上怒禍且不測中外舌怵吾寧祝開美赴公車聞之振袂而起伏闕上書曰憲臣劉宗周懇直性成感恩矢念無非圖報頃召對忤觸斷所難宥臣不爲宗周惜所深慮者今璽吏滿海內矣宗周以戇直而斥繼必懲之而爲洪泗宗周以迂執而斥繼必懲之而爲洪泗便提夫洪泗便提之徒安所不至飽賄營私眞淫倒置民困何甦虜寇何靖哉抑士氣卑靡降虜揖寇觀顏偷生者有之慷慨殉難不數數也若宗周觸威激烈眞可仰對天地向使受事諸臣肖其毫末亦何至虜閧喪簡然則宗周言卽不當陛下宜優容之比怒蛙之式上不懌下禮部奪其試而開美固未嘗識先生也先生策蹇出都門放舟潞河始追及長聽請益事畢履之學蓋至性孝友初上公車失廷評公儉戚中禮營葬曹湖之陽盡其稟不啻京兆阡也待諸弟有姜肱辭包之風其質近道故於先生力救之明年十月部覆上有旨詰主使之人遂徵下北軍獄邑人驚相誡過涉滅頂奈何而開美不少詘踉蹌對簿嚴拷不承男子死則死耳安有身上書受指他人者金吾無以難先是都諫忠節吳公爲宜興

所慊意其主使尋都諫遷太常少卿開美亦釋繫而招天之痛作太常下殉則又襲事視其舍穉先南還劉先生起留臺仍上書言貢士祝淵冤狀前未報讜臣請受其咎朝廷義之省闥交薦而先生拂衣矣開美仍爲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遊西湖人雲棲寺時崇禎癸未八月初八日屬士奕府君之執事者所發揮不問其出人孳於曹湖曹湖故諸曹所聚而居也其旁田皆諸曹所有開美悉重價得之諸曹之有旁田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論曰越人好講學王新建倡良知之說鼓動半天下山陰崛起敦尙履踐浙河東西向往者無幾人情樂元曠而畏繩索也開美不惟出人情之外且撄鱗撻牙以護之設天之無幸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之父母相繼卽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嘗爲開美稽山之游論道不輟亡何滔天之痛又作開美哽咽結帨而卒年三十五是日劉先生亦絕粒卒閉門合轍於此見眞學豈與彼周冠孔裒唯口說是騰者並日而語哉開美名淵崇禎癸酉舉於浙以著其大節餘不書

嘗爲開美納貲入名太學開美恥之益揣摩舉子業卒棄太學生縣錢塘邑庠以癸酉舉於鄉然猶非其志也自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至孝哀毀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賁於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方士奕公少年時任俠好義爲譬家所搆遭无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折節爲恭儉家復振生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執事者所發揮不問其出人孳於曹湖曹湖故諸曹所聚而居也其旁田皆諸曹所有開美悉重價得之諸曹之有旁田於曹湖者卒以是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遊西湖人雲棲寺時崇禎癸未八月初八日屬士奕府君之以靡吾財疲吾躬以酬吾父母者雖知無益恆無辭爲之故士奕府君之死九年矣然隨雲棲僧拜誦三日夜欷噓哀慟而未審佛事之妄耶開美笑曰余非不識也然嘗以爲苟可從厚曰開美之連遭大故婚嫁繁益贍宗族貧窮急士之困之略不愛惜其財先世之產已大秏又兄弟眾多析遺產析彌多而產彌薄開美又以其肥美子弟而以其瘠自予開美迺更讀然爲貧士然性淡泊其自奉恆以約後益兢兢於禮躬節儉爲諸弟先諸弟有過開美立自責痛哭率諸弟跪家

祝開美名淵其先君子大理寺評事士奕府君余先大父理川公門下士也故開美與余爲世昆弟行然余年及壯未識開美崇禎壬申開美東書假館於東垞始識開美一見意洽聲咽不能轉如在袒括時雖諸僧爲之泣下其至性過人類如此兄弟五人姊妹四人婚嫁之事大半自開美爲之禮皆從厚曰開美之連遭大故婚嫁繁益贍宗族貧窮急士之困之略不愛惜其財先世之產已大秏又兄弟眾多析遺產析彌多而產彌薄開美又以其肥美子弟而以其瘠自予開美迺更讀然爲貧士然性淡泊其自奉恆以約後益兢兢於禮躬節儉爲諸弟先諸弟有過開美立自責痛哭率諸弟跪家

始矣開美幼時卽能自立志與常兒異方七八歲時士奕公

乾初陳　確撰

祝子開美傳

廟自傷所以無德化至教故至此諸弟相感泣競勸於善相戒無復犯者其教子婦僕婢亦必先自責而後責人故舉僕中有素喜事好役財不甘下人者並益自戢爲良僕癸未春隨計北上値周宜興柄國山陰劉念臺先生掌院事好直言正身率屬周甚不便因事擊去之舉朝畏周無一人敢啟口言者開美獨具疏力爭指切當事無所諱明旨切責下部議奪南宮試於是開美始執贄劉先生先生進開美而詰之曰前日之舉得毋有過開美曰何哉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先生乃更教以遠且大者其舟南還昕夕講論開美得日聞所未聞於是更益務爲閎然之學是年秋開美興余同事劉先生於雲門若邪之閒余性惰而開美勤有得必細書識之無一字遺者余過耳即惘惘無所記憶故余嘗心癡頑若孩子鮮疾患之慮而開美以勤學多思體較弱論道之暇頗有事山水九日登秦望秦望於越山爲最高雖越人好遊者鮮能登之余謂開美可無登而開美以先生命固欲從余同登登畢而憊甚是夕開美卽患瘧神疲靡若不能支逾巡約裝辭先生而西歸歸半月開美又患嘔血證或曰病自秦望來或曰否時宜典已敗天子方怒黨人復道騎逮開美開美時病甚聞信卽慷慨就道妻子號慟攀援絕裾行不一顧無分毫可憐之色見眉宇閒諸當事競高其義爲分俸考官校五郡好義之士醵金而贐贈者風卷雲湧而至開美皆謝卻之無所受甲申正月入詔獄卽訊拷掠備至舉對無失

辭二月遷刑牢誦毛詩讀周易聲晝夜不輟怕然若不知身在囹圄中病更以愈三月李賊犯京師聲息甚惡諸義士欲爲請於天子出之開美以詩易未卒業謝弗願也然諸義士卒以是月十八日奉詔出開美十九日京師破天子死社稷開美號慟欲絕吳忠節磊齋先生勸開美義可以無死而吾固當死稍屬以後事於是開美竟留眎忠節含殮持其喪歸歸而留京已立福藩倘有江東片地可延眡息無何北師入南朝廷無北伐之志開美益恚嘔血之疾復作乙酉五月十二留京潰北師長驅至浙所至愚民翕然劫守令降附開美聞而謂余曰事如此安歸乎此某畢命之日也時開美方謀故葬其生母有日矣余謂之曰子言是也但爾母尚暴露曷少俟之則忠孝兩盡矣開美頷子言然開美雖病不廢學自言吾病中氣益靜志益專於道頗有得力六月二十九日招余對榻前出一匣見屬曰此皆劉先生手書與某居平侍先生時所紀錄也吾死無長物惟此不能忘敬以遺兄余收淚受藏之開美晚年喜博交士士亦多其義爭歸之交籍滿天下其所交皆海內知名之士然開美卒獨謬重余謂余言往往有所駁正使吾不悖於道餘子唯唯耳此如魏其之善仲孺至死而不自悟豈非開美之有所蔽乎閏六月初三營母改葬初五日暮夜役竣開美至堂上稽顙謝客畢手帨自經諸弟驚解之氣不絕如綫遂終於子時先數日作歸詩歸屬大概言我義必死及痛革一切惡俗喪葬悉遵家禮以素布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二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鄉張履祥謹致弔於大明故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嗚呼正氣云歿敦矯直只大道既微敦扶掖只寥寥數世時明熄只悠悠四海將奚極只於維會稽劉子崛只挺起東南狂瀾逆只二儀寥廓剛大塞只羣族虛誕躬行式只直道事人三黜安只正誼格君九死甘只帝怒不回朋小助只時則賢兄慷慨疏只聲動殷陛四國譽只羣胥益怨披根索只罪不可測履坦若只於維夫子卷道歸只吳越人士躡屣依只興古小學皋比肆只嚮晦晏息蓑避只時則賢兄朝暮侍只晰精別微十疑質只湖海志氣斂於密只同學瞠喟乘駭礙只謂子在東道則西只曾未一載九廟淪只滔滔江漢南國淮只於維夫子討賊急只時艱慟哭檥夫立只陰騭乍開眾正集只廷論謂宜臺端汲只時則賢兄衣冠焚只葛巾野服臥白雲只皇天不佑君臣燕只酣舞師師日忘倦只姦邪朋興貨賄親只忠言讜論棄若塵只格人既空邦國瘁只秩恣只三百舊都忽焉棄只於維夫子綱常奠只從容致命匪歆羨只戡山戮冀首陽均只時則賢兄遹求仁只斯文既喪殉以身只生也有爲死有故只明明日星視百祚只嗚呼曷悲大曜薨晦黃昏徂只魑魅羣嘯號雄狐只鼠侶竊食游於廚只兄則秉箕予負塗只嗚呼曷悲岡陵崒摧川原夷只蕭棘叢紛荊棘鞫只予懷周道阻以歧只譬木則曲離繩墨只彼鷙將泛失轙勒只瞽獨斯行瞶南北只若拙稽猶昧掛劾只凡民有情哀樂稱只溯言夙昔交未定只落落一方意各勝只靈鷙之聞義相證只蹤轍嗣疏心實應只緘緘吳閭言以賻只志薄龍門砂滄海只維稽有蘭期其采只結以爲佩厥樂盈只相彼好鳥喈其聲只悵望遙哀不可傾只抑思假息涕泗幷只

附錄

開美祝子遺事

隱自號及深於學問改署兼山道人

祝子身修而清癯容止閒肅對客凝然終日不倦其素自修如此復善談說便便典雅千言聽者忘疲善作小篆楷法尤秀勁有姿極似董宗伯

祝子尊公士奕先生素豪直尚氣誼爲州里所敬憚祝子年少有過人之才卽習爲廉讓過庭陳請事事以寬易濟之一時傳頌其尊公之德增盛久之或有知其故者益以孝歸祝子矣

祝子舉孝廉年甫弱冠欽然自以爲不幸閉戶力學益敦門內大誼而出事宗黨姻友務爲醇謹之行龍山祝氏世閥族冠蓋踵接章甫談經者千餘士而祝子又早過獨以門勢盈盛爲憂無幾微驕惰見於顏色人莫測其量

祝子嘗負書棲鷹峰頂雲岫菴中自鍵丈室足不踰閾者三年歲時不歸寺僧但聞竟夜吟誦聲罕識其面至今傳說以爲異此其初舉孝廉後事而爲學之勤用心之一卽有殊於常流者祝子初以文行之卓爲同人所推而知與不知皆慕之

祝子慷慨任事擇義而蹈有古人風當世大人先生以收攬爲事者各以書幣下祝子祝子亦志在四海業交天下賢豪而天下清濁若淄澠之介不少假借令由事後數之如某公之敗名隳望爲世羞稱皆祝子早年所謝而不交者也

祝子之矜重名節樂交賢士大夫黽勉忠孝之事出於天性而由氣節以入於道則自崇禎癸未上書京師始祝子上書其氣象宏闊神志安恬卽非小儒所可及矣甲申三月身履國難當時詔獄諸臣賊皆遣縱多匍匐謝恩而後去祝子則悟義利之辨豁然更有大進一洗舊習之未瀠而歸於自立

先一日出獄得免於辱遂不死視先忠節公殮又弔哭諸死國難者四月閒關渡江東身歸南都願卽司寇自繫以竟前案司寇謝之再上書自明始末并請誅姦輔馬士英納言大驚屯不上其時祝子之義甚高名震海內又所上先生與徐太宰書論君子小人之故洋洋千餘言氣蓋一世讀者無不歎服而先生答之書曰詳味來書遭一番鍛鍊亦未見有長進處學力不進便是退退一步轉落千丈阬塹矣念之可畏也祝子大懼不知所出及先生罷歸乃從游於雲門山中或假館於古小學求盡通先生性命之旨以身心一一體之或危坐累日或誦讀通夜有聞必行有疑必啟旬月之閒而造詣益深涵養益熟動靜顯微了無疑貳先生始以善學許之所有心意注讀易詩乃其閒道之實錄盛德之發揮也既而

告歸慨然焚毀巾衫以端進禮退義之超從容引決而全心
安理得之樂其時虜初抵會城未下薙髮之令郡縣多以圖
籍獻方幸安堵祝子痛之先生以六月之二十四日絕食閱
六月初八日卒而祝子以初六先死以待先生於九原烽火
一江不期而合嗚呼完人哉由今以觀其學之進退消長非
先生實善誘而時化之不至此而朝廷一逮一釋之閒乃其
轉變兩關所以默造就之者正不可謂不深切而著明也祝
子詩所云風霜至教鑿革新恩誠知本矣崇禎壬午聞海昌
民困貪令愁苦荼毒而諸生之中有爲令聚斂者見惡於同
庠陳子乾初時未深學問雅尚直節急公義乃率諸生首發
其罪上書諸臺司語連守令守令起而讐之幾陷不測陳子
之憂已在旦夕而先忠節以掌諫召劉先生亦以掌憲召而
先後入都先生於召對之頃力抶諫官觸先帝怒奉旨放歸
先忠節拜書留之其餘廷臣上書者多有帝概不納祝子往
還先忠節邸中尤密日聞感歎之切則念國家眞不可一日
無先生在然已無可奈何祝子憤之草疏欲上先呈棄於先
忠節以爲先帝往往舍廟廷而從草野則此書未必無益於
事而詞旨亦不甚激可冀一當遂不阻其上既而被旨逮責
祝子幾不免國事之喪亡亦隨之矣嗚呼痛哉

祝子拜疏留先生後又草一疏直糾姦輔周延儒閒者大駭

與祝子嘗其視令疑祝子甚嫺友多勸祝子宜避之乃先數
月至京師假館候試會宜興擅政國事濁亂禍變蜂起封疆
之憂已在旦夕而先忠節以掌諫召劉先生亦以掌憲召而
先後入都先生於召對之頃力抶諫官觸先帝怒奉旨放歸
先忠節拜書留之其餘廷臣上書者多有帝概不納祝子往
還先忠節邸中尤密日聞感歎之切則念國家眞不可一日
無先生在然已無可奈何祝子憤之草疏欲上先呈棄於先
忠節以爲先帝往往舍廟廷而從草野則此書未必無益於
事而詞旨亦不甚激可冀一當遂不阻其上既而被旨逮責
祝子幾不免國事之喪亡亦隨之矣嗚呼痛哉

祝子拜疏留先生後又草一疏直糾姦輔周延儒閒者大駭

先生力止之不果上
祝子拜書之時先帝方病日兩月一切封事皆不啟覽委積
盈案一日少閒起而親閱之涉手投廢殊厭接之忽得浙江
錢塘舉人封牘以爲必有奇謀異策足資軍國之急特賜省
覽遂被震怒舊例章奏經帝覽後未示可否旋下閣臣票擬
以請定奪而此疏獨蒙先帝手書祝淵可惡通政司回話九
字於疏面閣中因衍九字爲三十餘字上之依擬下部此語
出閨美親語舊者且曰草茅無狀妄膺帝怒然親批疏稟遠
被檻車亦一時之異數也
祝子奉嚴旨後疏在禮部議覆未上舉朝之士皆痛惜之然
春明之試計不當與祝子亦慨然有志於爲已之學因從劉
先生南還而此疏竟成虧擱矣至明年將舉禮闈一切貢舉
事宜皆須成案揭示舉子宗伯莆田林公欲楫贊過先忠節
邸云祝生事小不足道然姑爲罰一科之議以塞上意而疏
末且有并請原宥之語及奉旨不許異之因擬三科以爲已
甚上又不許一時禮曹罔措不得已擬黜革而追究主使之
旨下矣中外譁然蓋是時宜興之姦已敗而其私人有罪案
獄者素疾先忠節之直陰布小吏探刺百出求所以中者卒
不得乃深結奧援欲借祝子之疏發之所謂主使者蓋指先
忠節也及閒美到獄而斯人已戮事遂得白

祝子幾不免國事之喪亡亦隨之矣嗚呼痛哉

往例國家遣一罪人朝廷明知其在籍在官而遣緹騎就其
所在下之檻車別有駕帖一通付所在官司開讀給發驛遞

以重其事祝子之被旨則上意似以爲本生尙在長安候旨故直使縛之耳鎭撫亦不敢明告本生之已歸籍而朦朧竟遣緹騎走三千里縛一書生幷無所謂駕帖者開讀之日止前奉旨云云耳

祝子被逮時按君按君乃遣文自省請緹騎至禾郡就宏文館開讀環而觀者數萬人上自官吏下至負販無不大聲歎息有爲之流涕者請生之從觀者尤衆或以所謂僅一票旨數十字不合舊例因而疑之大譁亂擠而起者數十人祝子大懼身關格於門外曉以大義詞嚴旨切久而解散緹騎一時奔竄自匿至夜始歸感祝子之能弭變幸不受創始敬禮之

緹騎初至禾勢甚惡及見祝子祝子亟請行期談笑從容如常時逮之日祝子先伏館門以俟身請攣索不求寬假既登舟將少遲以行其需索祝子日促之行當事自按君以下鄉先生自徐寶摩先生以下皆有贐祝子嚴謝之或私有以贈緹騎者緹騎嘗就窘祝子將搒楚之祝子無懼色及搜其行裹止周易一帙莊子一卷先人小像一幀而已因無可施其虐轉相敬憚而羣騎亦凜凜莫敢不敬先是浙江巡撫某被逮緹騎至杭州重賄之久而後發先遣人於京師經營其事驛行日二三十里遷延至家踰冬未有行意聞美至蘇州聞之感憤曰前路若遇此人當唾其面甲申之禍作某未卽司

而客以贐至者祝子盡麾之徐寶摩先生爲作長安書數十函一使者負至祝子盡還之別有遠札前已納者發而焚之從此起居泰然日夕評論閒事顏體頓腴夙疾爲愈

祝子下鎭撫時舉朝無不思申理之者而被逮出於特典下石者已被戮雖金吾衞卒皆知其枉搒不爲酷及移刑部獄罪在必赦但未得旨耳故臨難倥傯之際諸進士十餘人具呈保之竟得出祝子獄中家書一紙自其他仲弟示讀時蕃卽拜而藏之十餘年矣今編入集中蕃嘗歎人之於患難流離之日不能不感愴發憤於千里寄書生死不可知之際不能無丁寧固戀於生平氣節得意之事不能不矜喜自命於小人排擠之故不能無怨尤致恨而開美於此數者皆無之心

平氣夷學沖神定直敎楚辱如道尊常止以事不可知四字了之而所擧擧者諸弟之學問父母之葬期弱妹之疾痢而已眞可謂言不及私而忠孝仁義之誠見於倉猝如此

祝子在獄讀易得其理嘗以書貽先忠節公謂時危必至而尙有可避之機盡以事早去得全平生嘉遁之旨先忠節以爲不可乃發明致命遂志之義以答之先忠節公甲申三月十八日守西直門時祝子以是日之晨刻釋獄備酌怡即西直會事嚴密守卒不爲達夫日德勝門陷祝子奔及三元廟則先公殉節所也其事具祝子所作先忠節紀略與舊志年譜中先公死無殮布祝子裂所臥衾二三丈而手裹之含殮酹祭之儀雖在變亂一一如禮朝宿於櫬側暮旬日先撫屍

客周子行及奴子二人抵其鄉四月十三日開險報之中率以歸里其費已不啻矣祝子雖於四月先出都門而先忠節歸櫬之費則已頒爲捐封識就先入門下一進士某親稽顙而授之云於歸費之日幸俱付守櫬者并屬及期聞之而已而其人終先去遂不可復詰

祝子當國難日周鐵佛衡衡之小菴懸一榻於梁以待若然來相召死以謝之幸不加遇得免

祝子於三月二十日遇鄰菴見一丈夫角巾布衣入菴危坐須臾顧視四壁似有投繯之意已而又出菴去菴僧曰此吏部許公直也扃舍去此不遠祝子往留視其殮又求倪鴻寶先生李懋明先生施四明先生殉難之所皆弔而哭之

祝子脫獄而國難作案未竟歸抵南都請以身歸司寇司寇敬而謝之乃復上疏自明始末因及請誅蔡輔等語納言見之大驚然甚惜其死姑許代上而卒匿之其稿尙存前幅出於劉伯繩兄所示以開美曾呈稿於先生而經亂脫落無全文矣祝子作先公殉節紀實畢授子且云欲作尊公生平行狀而不能下一筆蓋自古史家得意之文大抵皆寫偏節獨行之士易以揚抗短長見致如尊公之純德醇行所履者實人臣之常矩君子之恆節不可以偏駁之詞寫之始知中庸之難能也

弗能不可能正能描寫亦不易耳蕃拜而識之

先生之學極高明博大之觀而修持動靜凝然嚴肅又無一息之少閒可謂兼有二程夫子之盛德大業矣而程門高弟卻張思叔之高議言下解悟尹和靖之篤行持守不失則開美並有之皆子固難旋作即效全歸之義不獲究其所至也

開美一上書請留劉先生下詔獄再上書請誅姦輔馬士英爲通敵宗公敎一所匿又親殮先三上書請誅姦輔馬士英爲通敵宗公敎一所匿又親殮先忠節公痛之喪此四者古人有其一即表奇節震動矜許之所謂百行之一耳

以築當時而傳後世在開美若固有之既而甚祝子未學問時其葬父母力求吉壤至破家以圖之既而甚悔往往以此相戒然蕃嘗見其寄家人書有云予弟肯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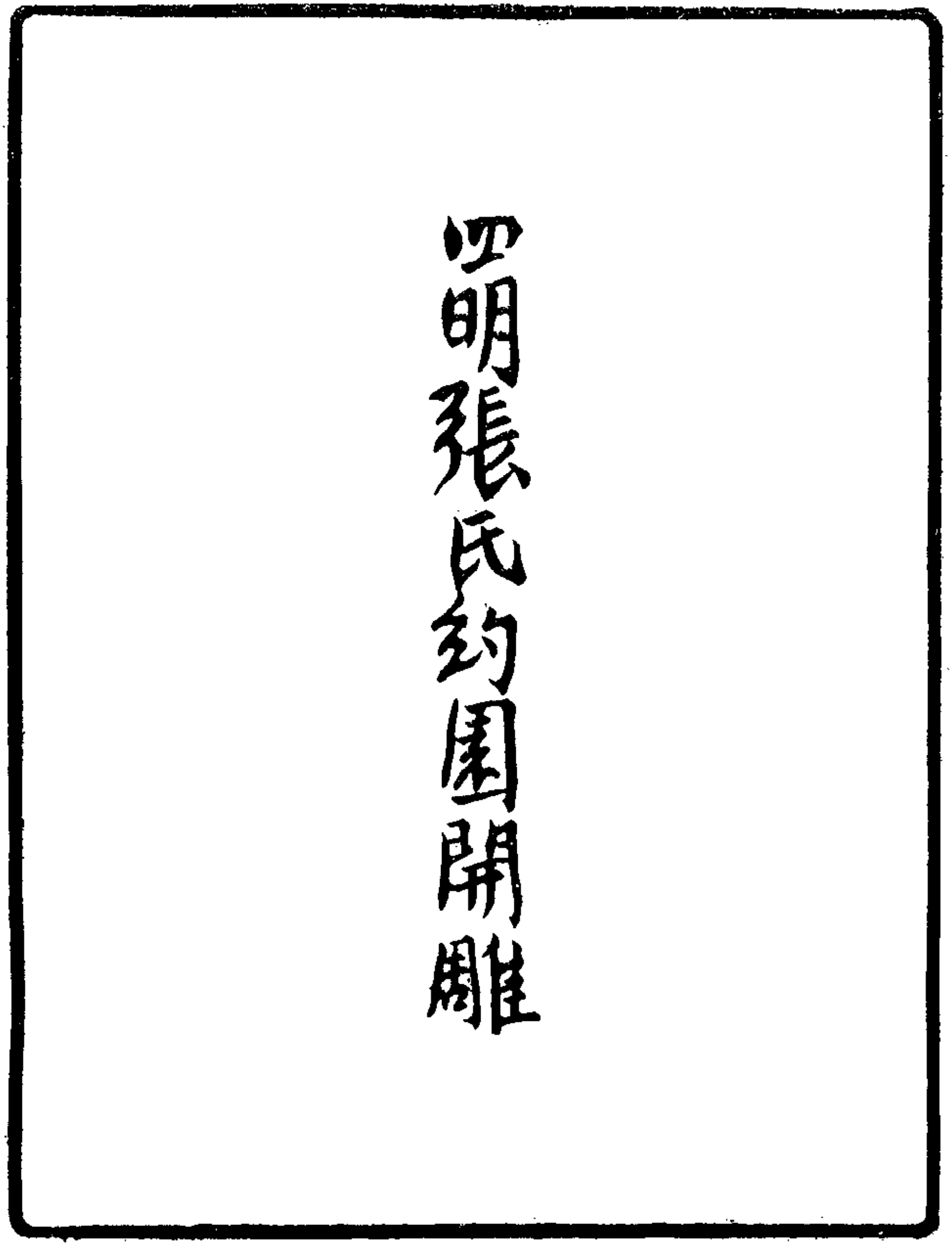
循禮便是家道該興不然縱有好風水好家計不如一貧賤
好修之士則非惑於術數者可知
祝子未學道時能推算五曜干支之理嘗謂蕃曰凡人生命
不猶只合爲善生命若諸尤足爲善大抵生命已定雖爲不
善亦復無益故信命者信其可信而已
祝子與其諸弟家書蕃嘗一一見之其言有云我家先王母
妯娌以伯祖洎王父友恭益無閒言此足爲世世家法又云
日用飲食節財養福利害要均受非可獨私其有昔大人節
省衣食不可言我輩仰體先訓切勿縱性多求以壞儒素之
風又云進場以有必中之技爲主諸弟自信學力未到不妨
恬退功名得不足榮失不足辱又云只宜保身力學戒性節
用收斂身心外事求關說者一切戒之家人生事者立加痛
治此其大略然亦足以明祝子家庭敦睦修身飭行之概
祝子篤於兄弟之誼被逮之日其弟有號泣公府請身受之
者有棄舉業變姓名而從之者內至婦女咸鑿鈸珥下及奴
僕願輸衣食無不請爲治裝者而祝子皆嚴絕之一無所取
其弟仲貽尤勇於義堅謝時事率從子力學彌行以終先人
之志此亦見祝子內行所感人而不衰矣
祝子性至孝每遇父母忌日變居處絕葷醴竟日有毀容出
游千里必奉先人小影以行
祝子奉身甚嚴其所作白醫語中諸戒備有一犯卽入私室
閉戶長號竟日不起至流涕自撾家人傳以爲怪

祝子嘗袖小冊以記朋友燕語之有益於己者曰日省錄
祝子聞先伯父中丞公之喪病不能行以香一束流涕遣使
至及藉以中丞公白祭文幷喪禁寄之深以爲合禮未幾祝
子將殉難預屬歸禁多采取其意而增補之又虞身後子弟
奉行不力先屬乾初陳子以爲之相陳子又推歸禁之所不
及者悉以朱子喪禮行之晚近以來送死之禮不徇俗習非
以自棄於名教者二喪蓋不多見
乙酉春祝子之白山陰告歸也先生臨別曰子行矣何以自
勉祝子對曰竊見時事日裂淵未知死所惟得正而斃四字
此淵將來功課也先生甚然之抵六月虞騎渡江入浙家人
知其有死志不敢以聞祝子覺之招陳子乾初別乾初以祝
子方謀葬母勸其竣禮而後死未晚也祝子許之因甚暑營
窀穸事甚急虞祭之夕至中堂拜跪謝客畢遂結帨而卒嗚
呼其眞無負先生者哉
祝子生於辛亥登賢書之年二十有三建言之年三十有三
聞道殉節之年三十有五

癸巳六月二十有九日同學弟吳蕃昌拜識

祝子遺書四卷外編二卷明祝淵美撰開美崇禎癸酉舉
人壬午計偕北上值左都御史劉宗周召對面訟落職淵上
疏言憲臣清剛宜留之以肅吏治上以其諸生言事下部議
處尋奉旨逮問究其上書指使淵抗辭不屈都城陷出獄友
人吳麟徵將殉國難待淵訣別而死淵扶喪南返南都建淵
復上書投獄詔釋之已聞宗周不食淵曰予在回何敢死先
師死淵何敢生乎葬母畢作絕命詞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
得其宜謂之義嗚呼學道有年巍識義理吾何求哉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遂卒年三十有五遺書四卷卷一問學錄卷
二奏疏及紀實卷三尺牘卷四雜著其長子鳳師所輯友人
陳乾初梓以問世此本爲陳仲魚徵君舊藏鈔校足本出於
陳奉哉手寫奉哉名敬璋又字半圭海寧諸生手鈔先輩詩
文孜孜不倦再以別下齋藏外書鈔本合刻之明季志節之
士至今讀其書想見其人未始非立懦廉頑之一助歲在閼
逢攝提格烏程張鈞衡跋

當世補堂選集


明張氏約園開雕

林薌庵先生留補堂文集四卷見鄞志今曰選未知選者何人然仍以四卷著論說記敘跋墓志傳贊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關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奸滑行實言本忠義躍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杲堂文鈔書後述杲堂弔黎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勁指柔一望草廬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綜而論之亦自不媿趙宋所稱之者其非親聞於杲堂可決也且此文既云杲堂生前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謂善補過而曰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端期覽者審焉商酌堂之兄霞舉先生諱時躍有朋鶴草堂集十二卷余錄副藏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林時對字殿颺號蘭庵少時其伯兄時躍喜言名節即與之上下其議論時躍引爲畏友執經倪元璐門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時年十八既釋褐授行人施邦耀徐石麒皆重之多所指授錢謙益聞其名招致之不往於同官最與劉中藻陸培沈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時對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踰年使淮藩（全祖望撰事狀○案時對撰吳禮嘉別傳云壬午春余奉命使西江則出使淮藩當在崇禎十五年）悉屏廚傳擔一僕自隨旋丁艱歸里（曹志陳貞慧傳）

錢蕭樂一見亦契之（事狀甲申聞變作七哭詩蜚補堂集福王監國召爲御史續耆舊傳○案事狀以吏科都給事中召但據莊元辰奏疏魯王時時對以薦授兵科則南都時當以御史爲是至續耆舊傳云召而未赴則誤已）輪對上三疏言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元老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閒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說並留中不下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科熊汝霖掌道章正宸清望謇謇顧皆引時對爲助阮大鋮深惡之遂與同里沈履祥偕去（○案

時對撰沈宸荃傳云沈履祥拜御史與余有將伯之助）南都亡（事狀時對房師孫嘉績起兵餘姚以書來約時對爲之後繼全祖望撰錢肅樂第二碑）遂從戎江干（事狀爲嘉績監軍全祖望撰孫嘉績神道碑）佐其幕務（事狀章正宸熊汝霖于穎等以時對品行超卓鐵骨冰心疏薦魯王授兵科給事中莊元辰奏疏○案時對撰沈宸荃傳云宸荃同章正宸錢肅樂合疏題授余專署兵垣則當時薦時對者正多人也）會太常寺少卿沈宸荃分防瓜瀝與中樞不合每事沮格時對具疏言宸荃服官留都振揚風化彈劾不避權倖屏息既而灑泣誓眾歃血會盟慈水義旗實宸荃倡首視越郡孫嘉績章正宸熊汝霖錢肅樂皆十五朝食報之忠貞而三百年閒生之節義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沮抑其功媒孽其短何以服勞臣之心鼓任事之氣耶宸荃始進太僕卿兼僉都御史又因慈水同事者攫奪其餉舉單嗷嗷時對乃與戶部王夢錫多方措置接濟之（時對撰沈宸荃傳　前御史姜埰兄弟避地天台時對以人望請召爲御史埰不至其弟垓赴單事狀時對尋掌工科遷太常寺少卿兼吏科晉太常正卿兼僉都御史監軍西征○案事狀熊汝霖下海寧時對實贊之則西征當係此役）又晉副都御史屢上封事言江上諸臣宜

合力進兵諸將擁兵跋扈無人臣禮言戰功踰濫當核之言加銜挂印之太驟皆報聞其請急通海師之道及陟江上渡口雖下其議而莫之行續耆舊傳中樞余煌歎息語時對以不能力持爲媿事狀而時對之最得罪於王之仁者在爭東錢湖之不可墾及牙行諸稅最得罪於方國安者在請誅馬阮最得罪於諸中官者在禁奄黨之復用於是國安以東林遺孽糾遂去國而東江遺散時對年未滿四十轉徙山海閒事定歸家已蕩然矣續耆舊傳乃博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見聞折衷而論定之事狀國朝康熙十四年當事以遺逸薦不就曹志○案事狀以病力辭有同年生來訪出處時對答之曰此事豈容決之人耶吾志已定爲君謀寧有殊同年生媿其言而止續耆舊傳時對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講學黃道周其於翰林張溥周鑣皆嘗師之而學詩於錢謙益時對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謙益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未幾遭老凋落殆盡而時對獨年踰大耋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於是悒悒彌甚

賈補堂文集選目錄

卷一

論

天下危尤注意相論

門戶之禍論

對君有體論

枉做小人論

一屋散錢論

盜亦有人心論

棄賢才以資敵國論

論本朝逆臣祖賊檜故智殺異已以就款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賈補堂文集選目錄

卷二

記

昭代公卿類多廉約記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記

京營積弊記

瀛州殉難記

威廟末年遺老記

馬阮合交記

閣部史忠靖公以四藩防江記

南都三疑案記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記

卷三

記

大本堂記

李氏重修森森亭記

梅溪探梅記

東甌法幢禪師主大梅山開堂說法記

東郊延福寺重建內鑒堂記

亡姬黃琰母子小記

陳司馬嚴野殉義記

賈補堂文集選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申從賊逆臣記
卷四
說
相說
葬說
序
高廒翁文集序
公弼盧大令纂殉忠列傳序
蔣孝廉同菴史彙序

梅叟兄煙邊堂詩集敘
跋
跋朱氏家乘後
楊先生祁收雜詠跋後
墓誌銘
明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尚寶司丞前江西道監察御史湖廣布政司參議提督通省學政向若水公墓誌銘
傳

高太史文節先生傳
贊
徐子松盟遺像贊
題後
題曉山集後六則
彙列評語
張巡簡傳
書李子杲堂文鈔後
周鄭山傳
陸春明傳
寄林影巖書

明鄒　林時對璽菴撰

論

天下危尤注意相論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吾謂惟天下危而注意於相者纂事於將也如唐之朱克融崔植處置失宜則長亂裴晉公處置得宜則亂平呼吸之機閒不容髮此在平地者不見而獨立高岡罔不周覽者乃見之也矧安危大計有什伯此者乎李德裕之平劉稹討楊弁也

呂端之處李繼遷母也寇準之決策澶淵也王旦之諭契丹假歲幣及趙德明求糧也必如是而後能參大謀斷大事也斯眞宰相才也蓋國之倚相如家之有幹室之有棟不得其材鮮不傾覆然相材實難非才識膽具備何能有濟所謂智仁勇是也休休有容猶屬第二義嗟乎論相才於三代以後非諸葛武侯李鄴侯李衛公范文正李忠定諸公欲以扶危定傾難矣本朝于忠肅之安土木楊文襄之誅逆瑾高文襄之封俺答楊文忠之戡江彬張文忠之輔沖主事業遠過三楊而何威廟之季竟無一人爲國家理葵靖亂者棟折榱崩宜大廈之顚覆矣嗚呼伴食中書浪子宰相烏程宜興之肉其足食哉宜興擅權烏程怙寵兩人最膺聖眷然宜興之明敏烏程之廉謹何事不可爲而一以賄敗一以險媚叢譏同爲誤國何其愚也噫

門戶之禍論

門戶者黨之別名萃四海之眾而走一門其首闢堂奧者必天下之正人君子也若夫鼠竊廊廡而避風雨豈無其人或有盜東鄰之父淫西家之女背公植黨欺世盜

名風勢稍變則改頭換面輒反而噬我良可歎也余嘗讀黨錮傳膺滂之流猶可名之曰激何顒託疾於卓之徵張儉懸車於曹之盛猶可名之曰士若八廚之中如劉胡毋班也而事董卓張邈也而依呂布八顧之中如表也而據荊州則黨人之中豈盡貞士哉當順涇陽先生初起時有蔣時聲者雇察典計無復之故爲弊衣冠從東林講學諸君子誤收之遂擢掌銓以賄敗臺省交參家宰孫公丕揚以是去職盡君子中原多依草附木吠影望氣之徒攻小人者先攻君子中之小人君子中

之小人不去而欲去小人難矣界限不嚴牆宇不峻破綻一開未有不反受其累者夫黨之一字豈可垂訓畢竟不傍人門戶不隨人腳跟方爲君子噫甘陵二部互相題拂品騭公卿及其購求纍纍楚毒標榜之禍釀成白馬清流漢唐宋至昭代之季若一轍然玄黃交戰咎蜀紛紜同爲蝸角之爭徒逞穴中之鬬視國家治亂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心馴致斷送封疆禍貽君父萬死不足償罪而今此輩猶家藏金穴室有姬姜終保首領以歿也二祖列宗在天有靈得無陰殛其魄耶

魄耶

對君有體論

人臣對君自有體式微獨文詞爾雅即容貌辭氣亦不可忽也永樂時有給事中入直太宗詢其姓名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除今職上曰何用觀纓則曰臣幼讀詹論告君不可不詳上喜擢山西布政使岳交肅公對英廟至涕唾濺御衣上曰齷齪豎子對我言指手畫腳遂罷職辭文清公御前奏對誤稱學生自慚引退南京兵書軒輊乞休疏云享年若干歲世宗以爲語涉自稱

無人臣禮黜爲民李獻吉上封事貴戚驕恣之漸直指壽寧侯壽寧者張皇后弟也云陛下所以待張氏者至矣孝宗大怒劉文靖公請其故上曰渠竟以皇后爲張氏有是理乎劉對曰漢書云爲劉氏者左袒宋史云趙氏安苗氏危矣夢陽所言猶云張家耳聖意乃安語雖有本亦自是破綻因思胡端敏公劾宸濠有禮樂征伐漸不自朝廷出語羣小邢玠等謂爲離間親親欲致之死楊忠愍公論相嵩五姦十罪有召問二王語下刑部擬罪侍郎王學益比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固小人之陷實耶人主領不有逆鱗攖之者死句櫛字比寧馴無雜寧婉無激寧平易無伉直豈獨韓非說難云爾哉

枉做小人論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往往君子待小人疏而小人能去君子害君子密故君子恆不勝而小人勝然小人竟不能奪其名千百世而下痛君子橫罹冤酷無不思寢其皮而食其肉則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眞枉做小人究亦何利之有明靖難時方黃之獄參夷瓜

蔓禍起陳瑛當其受燕賄通密謀爲僉事湯宗所告謫戍河西長陵踐阼召爲都御史請追褒黃觀周是修王叔英等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弗問孝孺宗族受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案鈔提數百家男女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噍類矣未幾給事中耿通劾其朋比蒙蔽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下獄誅死夷其家馬順黨奄振害劉忠愍於詔獄已已變起王給諫竑手捽其頭毆之俄頃羣踣爲肉醬奪門之役英廟欲全于忠肅徐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爲何名孫太后聞之咨嗟竟日爲上白其冤有貞遂有金齒之謫楊忠愍被杖後以門扇擡至刑部巡風主事南昌李天榮希尚意斥去門扇并藥餌諸物提牢主事山陰劉櫝特下公民監詔擬罪尚書何鰲侍郎王學益傅會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以例不合欲輕擬學益怒目視之遂爾降黜公病疫提牢主事浮梁曹天祐斷絕醫藥人咸謂公必死幸海寧應明德代爲提牢始出公老監甲寅朝審冢宰李古沖默判情實候決竟以

乙卯九月晦論死夫王學益何鰲李天榮劉櫝曹天祐等殺人媚人犬豕不食獸爲大臣素有物望何亦喪心若是厥後古沖以他讞隕獄得非天降之罰乎又如楊順路楷附嵩而殺沈青霞順楷隨亦被戮辟貞以詩扇殺劉繹貞亦誅死償命倪文煥毛一鷺媚瑞而害周蓼洲周繇貞一鷺懼罪自縊文煥驚悸亡魂死縱逃顯戮彰羞遺臭千載莫洗亦馬牛而衣冠耳然則小人之害君子或尚知所戒哉

一屋散錢論

劉文靖誚邱文莊有散錢而無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夫邱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本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然所貴於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也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及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只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韓魏公一齊穿紐矣明代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迺深嫉曰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誚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因程篁墩短其不能詩銜

之釀成廷鞫之獄李文達之嘯嘯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余謂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何如哉顧葉程二公以工詩文遭讒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矣

盜亦有人心論

人苟居官廉潔行乎於眾雖豚魚可格況含生之類乎漢時有盜被擒請曰刑戮是甘乞弗使王彥方知也匹士爲善化及里閈孰謂盜無人心耶于忠肅公巡撫山西河南兩省議事入京回單騎從數卒行太行道中羣盜窺探公厲聲叱之盜皆駭服羅拜馬首曰不知爲我公也胡端敏公初爲德安司理家口赴任所抵九江孤舟夜泊江洋大盜聞公威名皆相戒不敢犯李公綱爲太僕少卿冰檗自礪出京盜奪其篋詢從者知爲公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正德閒大盜趙風子轉掠河南北欲攻鈞州以馬端肅公家在城中釋弗圍攻破泌陽欲甘心於故大學士焦芳芳聞先避去賊乃取芳衣冠被庭樹手劒砍之曰吾恨不爲天下誅此賊乃發其祖父冢棄屍燔其骨嗟乎芳稔惡遺誅天乃假

手於盜廟堂之鈇鉞不盬而荏苒之勸懲轉當嘻亦可懼哉

棄賢才以資敵國論

天之生才有數國之需才實殷禦侮折衝扶危定傾人主自爲社稷計當旁求夢卜側席撫髀以儲數世之用得其人謂宜培養愛惜罄其術繼隆其事權不使僉邪讒構其閒然後能收越定匡勦之烈而愚暗之主藏於閒曆往往摧殘翦芟自壞萬里長城厎於滅亡而不悟如燕之爲齊逐樂毅也趙之爲秦易廉頗李牧也宋之爲魏戮檀道濟也齊高緯之爲周殺斛律光也以至後唐莊宗之爲李嗣源誅郭崇韜後漢幼主之爲周去楊邠史弘肇南宋高宗之爲金害岳忠武也千古有同慨焉國家垂祺三百當時入參機密出總戎行靖邊疆翦凶逆代不乏人而略兼文武以用舍繫天下之安危者惟王文成楊文襄韓襄毅馬端肅諸公勳名彪炳顯融令終所最爲痛惜者于忠肅以隻手支撐大難再安宗社而曹石徐珵等誣以迎立外藩橫羅荼毒海內思功悼枉萬口同辭厥後邊關震驚人皆倉皇莫措恭順侯

吳瑾叩首云令子謙在當不至此帝默然其見思如此
嘉靖時曾襄愍爲三邊總督以河套水草善地欲爲犂
庭掃穴之舉貴溪主之規畫布置漸有次第而相嵩借
以傾貴溪聳激天聽謂啓邊釁貽害封疆遂膺顯戮斐
子狼狽天下冤之迄今河西一帶醜類永駐牧其中後
人怵於顯禍無敢頌言以禽蒐之者賊嵩之誤國深矣
萬曆中熊芝岡廷弼按遼蚤策其有變請飭營伍請嚴
地界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之聽十年而驗若
左券及楊鎬三路喪師起芝岡爲經略築城浚濠守待
戰未爲失策廷議以爲緩於奏凱攻之使去袁應泰代
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天啓初思廷彌言再起田閒時
遼撫王化貞以十三萬兵駐廣寧主戰芝岡以五千人
駐前屯主守而僉人張鶴鳴任中樞是撫非經芝岡言
廣寧必失河西必危遼人難信姦細當防乞留臣言以
券一疏尤爲先見未幾化貞用孫得功爲中軍翻城以
名大酋賊皆畏之起自繫囚再任秦督力主固守潼關
不令賊入秦以扼神京上游然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
催督秦人苦之訛語播聞謂其玩賊且傳言恐喝云督
者謂經罪稍薄於撫而嫉熊者乘機下石同擬大辟人
以爲冤至乙丑丙寅逆璫義子乾兒文致其罪鎬與化

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疏報師期舉朝危之賊果截其餉道戕於渭南全軍盡覆身亦殲焉賊遂長驅入關渡河北犯無有勁兵猛將以堵遏之者馴至都城傾陷帝后遜升國事至此眞堪痛哭設令盧孫兩公不死何至釀成滔天之禍耶噫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更摧挫之斬刈之以快敵人之心而自翦其羽翼又何怪乎斷送封疆顚覆宗祊而不可救也蓋棄賢才以資敵國千古有同悲矣流覽前車不勝太息

論本朝逆臣祖賊檜故智殺異己以就款局

余嘗讀國策至秦應侯以千金閒趙令以趙括易廉頗厥於敗衂未嘗不恨趙之愚嘆秦計而不悟也然未若宋賊檜之受金酋指曲殺岳忠武以成和議而爲之君者昏愚而莫之覺至今猶令人酸鼻含憤豈不悲哉本朝遼陽之禍屢中敵閒以款愚我至戕戰將以快敵心而款卒不成徒使國威屢挫全遼盡棄決裂不可收拾則皆逆臣之誤國欺君與賊檜同一機轂焉萬曆戊午己未開撫順清和陷沒起楊鎬爲經略鎬本庸懦不知兵與李如柏陰結和戎之策而懼杜松劉綎兩將之敢戰深入爲敵所忌也四路進兵師期蚤洩俾敵得預爲備兩將分道直抵敵巢中伏淹水全軍盡覆而如柏獨以經略令箭撤回蓋楊鎬縲索懸於如柏而如柏縲索懸於敵人設穽陷此兩虎將雖寸磔鎬不足償罪而長繫賒死至威廟御極始棄西市尙謂有國法乎天啓末袁崇煥代爲經略陽主戰而陰主和使喇嘛僧往弔因以議款而恐敵人之不信也則殺毛文龍以示質的又慮中朝不從導敵闌入以脅和崇煥牛酒犒師約無過薊州一步而敵竟踰盟半夜拔營直薄畿甸於是威廟震怒洞瞥其奸立磔崇煥敵始敗遁至崇禎末陳新甲任中樞又襲楊嗣昌之說力主款議而懼洪承疇之爲梗也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以紅旗催戰欲一舉而殲之承疇覺跳入杏山堅守而全軍盡沒若麒獨航海逃歸以致承疇憤恨降敵合三役觀之則皆逆臣楊鎬及崇煥新甲之被敵愚自戕牙爪而中其閒也三次被欺殆同一轍則咸蹈賊檜殺岳忠武之故轍千古有同悲耳長夏讀宋史有慨聊爲抽筆述之以備他年紀遼事者之采擇

余鄉先達自國初迄今稽諸史冊郡乘洎故老傳聞若
遜國殉義奉川有戴探花德彝鄞邑有陳編修忠慈水
有向大令朴皆見於表忠紀世法錄顯忠祠記而從亡
惟蛟川獨盛如梁氏昆季田玉良玉良用中節及郭良
張安國等約有十人則載在王詔治平寺藏本所謂忠
賢奇祕錄與焦弱侯竑忠節錄劉玉海琳拊膝錄者班
班可考也洪宣以後名臣輩出楊文懿守陳爲少宰十
年不調人勸其稍事委蛇公曰吾老矣婦豈以白首改

節耶疏請復建文年號有國可滅史不可滅之論徵詞
諷景皇有銀豆之謠張文定邦奇以聖人爲必可師日
所獻爲夜則焚香告天冊書自勵督學三藩以身率教
楊康簡守隨首案李孜省左道屢疏斥姦佐韓忠定張
簡肅攻逆瑾中以危法幾殆此數公者皆爲鄞籍陳文
相嵩竊柄大啓貪風袁文榮撰青詞入筦機軸余文敏
繼之威福自恣罵莊簡淵永嘉於御前品騭云只是保
忠文齊名稱南陳北李姚中丞鎖平田州岑猛威標銅
柱而厥嗣狀元涞請撤忽必烈配享革木華黎等從祀
攘斥醜類大義炳如則皆慈產也奉化王恭簡鈁操礪

恃胡總制同籍輿援廣帥良田屢營大廈微可稱者領袖風雅獎掖後進不至若慈水趙甬川爲權門鷹犬令談者至今齒冷也餘加在廷顯爵楊太僕美益馮方伯叔吉管光祿大勳楊編修德政率皆顯貨罔上豈非貪冒成風上行下效瀆隄既決不可復遏耶沈文恭一貫十三年首揆當國受神祖眷注時國本未定羣奄以采權供奉毒痡海內無術周天一鎔莫展難免伴食之譏而跡其居鄉崇城宗窮門無私謁歿無厚貲非所謂勤勞而無私積者乎國史煌煌謂其每事與正人爲仇殆盧杞章惇合爲一人雌黃不無太過然專聽錢夢皐康丞揚詡佞因楚宗尊謚事與郭春卿美命不協至改察典之期定妖書之獄大駭物聽不可謂非陰忮善類之一端也流傳至今東林四明竝提而論薰蕕判然後生小子初入仕版輒指爲四明派敵推爬剔受鄉衮累不淺余每欲雪之而未能可勝歎哉嗣是以後一鉢相傳以模棱熟軟爲捷徑容容苟苟持祿養交萬曆迨啓禎箇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吳縣令吳夢白設祭哭之聞於朝贈翰林院五經博士乙酉五月金陵不守名爲海內清流冠冕司馬膺特達之知眷倚方隆而裝山陰諸生王玄趾毓蓍作致命篇中夜肅衣冠赴水於

直道在斯民論

人之生也直又云匹夫不可奪志也天下至大斯民直道曾謂首陽而後遂無其人乎甲申之變京師湯布衣文瓊見帝后梓宮過慟哭曰位非文丞相之心以頭觸石流血被面死弘光時贈中書舍人吳門諸生許玉重玫聞煤山之信欲以身偕殉初投河爲潞王所救玄鈔觀扣纚又爲道士所解竟絕粒七日而死有致命詩平生磨礪覓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箇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吳縣令吳夢白設祭哭之聞於朝贈翰林院五經博士乙酉五月金陵不守山陰諸生王玄趾毓蓍作致命篇中夜肅衣冠赴水於

柳橋留上載山先生書云蕘已得死所願先生蚤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又廣一紹以志生平敷天左祖竟如何立馬吳山第幾坡氣餒慚無精衛石身亡猶佩信公歌監國贈翰林院簡討鄉人私謚正義先生丙戌六月余鄉趙秀才景麟字天生衣巾懷試草哭文廟自沈於江翌日浮起桃花灘邊目尚轉睛塗人駴異爲舁至其家至夜方絕是當與許玉重王玄趾兩先生竝傳而王爲名士許處通都人競裁彰之天生潛修獨行不求人知人亦遂無知之者嘗閱黎洲集有王義士傳義士名發枋淮陰萬年少壽祺武林汪魏美潠徐嶰生之瑞王以中均甬上萬履安泰董天鑑德傅海昌巢端明鳴盛朱近修一是十八而已江東內附後凡行朝舊官皆削去原銜復求會試如馬晉允應純仁等竟不公守諺曰食其粟耶深衣幅巾大呼烈皇帝曰晝自縊於象山之樹聚觀者莫不慟哭己未陽曲傅明經山字青主博極羣書當塗以弘博薦之辭不就郡縣逼遣乃不食而死自題其墓曰不夜菴天下曷常無奇士哉因憶唐時黃巢逼長安士子待試者留連妓館賦詩云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當時文人無心肝一至此丙戌以還大江南北不上公車者金陵王元倬潢吳門徐昭發枋淮陰萬年少壽祺武林汪魏美潠徐嶰生之瑞王台輔字贊化下邳人以諸生入太學甲申變後購一利刃自隨云欲磔賊之胸人皆笑之王御史夔與東平伯劉澤清會於睢寧張樂爲宴君綬麻直入大言曰今海內板蕩宗廟播遷正公等嘗膽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乃置酒高會乎左右欲鞭之王曰此狂生也扶而去之閣部史公造廬訪焉君爲設食蔥湯麥飯史公太息而去北兵南下遮卽親王馬貸爲前驅所沮有降將問所欲言君曰大國爲明報讎恩至厚江南一塊土不過千里留此爲杞宋千秋頌議無窮計不出此乃爲德不卒乎出山噫豈不大可哀耶

禪宗源流論

堯舜以來精一執中遞相傳授道統即治統無有所謂
釋與道也自黃帝問道崆峒師廣成子以清淨澹漠爲
宗而柱下史復著道德五千言道教始興列子書又言
商太宰問孔子孰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
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某疑其爲聖弗知
其爲聖與眞不聖與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託於
孔子云漢興孝文崇黃老孝武尊儒術而東漢明帝時
佛教始入中國於是有三教焉晉支道林善談名理風

規玄遠一時名公如劉眞長許玄度殷深源皆推重之
而廬山三笑圖爲東林慧遠法師與陶元亮陸修靜結
蓮社交風流韻致爲江左冠嗣是慧琳之徒高坐上品
結交朝貴潛通宮掖操國政名爲山中宰相遂啓後代
依附聲勢之端至蕭梁達摩東渡以淨智妙圓語武帝
尊信之專尙苦空捨身同泰而餓死臺城爲世姍笑當
時北有佛圖澄狎石虎如海鷗而西秦鳩摩羅什神通

廣大變化多端唐自太宗令玄奘法師往西域繙譯經
典於是有三藏聖教曹谿衣鉢者昔如來以正法眼藏
付囑大迦葉復以尋常所披袈裟與鉢授之俾其相傳
表信自達摩東渡五傳至大鑒而衣鉢遂罷曹谿達
摩傳慧可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大鑒
稱能大師此六祖也當時南北分宗頓漸異教北宗神
秀門人普寂名大照者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蓋
能師滅度後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
閒普寂遂謬稱七祖開元中南宗荷澤神會入東都大
闡曹谿頓教致普寂之門盈而復虛御史盧奕附寂彈
會奉敕放黜天寶之亂會以檀度助軍需肅宗召入內
供養南宗彌盛太尉房琯爲會作六葉圖敘張燕公兩
事焉王維洎縉兄南而弟北琯與杜甫則皈心南宗不
許北宗齊秀而祧能也然王維六祖碑銘序其弟子獨
標神會斷當以荷澤爲嫡派至李長源師嬾殘道人白
香山參鳥窠禪師裴晉公事黃龍和尙又不知其孰南
孰北也曹谿自六祖傳後一青原二南嶽三永嘉既以
青原思南嶽讓領袖五宗永嘉由經入悟具最上乘正
知見而余中丞靖作法堂碑記指爲旁出則非矣五宗
者南嶽傳馬祖道一道一傳百丈百丈傳溈山此溈仰
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

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
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
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
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
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
三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宋
時天下叢林分爲三等禪寺稱宗師律寺稱戒師講寺
稱法師各居方丈各訓徒衆不相亂也東坡云今之禪
學大抵設機以應敵匿影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如

是而已此語殆爲今之坐曲盞牀者下一針砭乎然公
欲借印和尚四大作禪牀玉帶鎮山門千古佳話又不
知其爲宗爲戒爲法也又如張無垢窺妙喜之藏黃山
谷聞晦堂之教而楊誠齋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
子變作狗語則近於禪矣明自國初迄嘉隆三教鼎峙
不相濫援而學士大夫天資敏悟者往往流入於禪趙
大洲直任不辭王伯安巧爲遮護周海門縞紵溪李卓
吾之徒圓而近於肆不思見性明心惟云一了百當則
何以說夫戒而定定而慧釋氏所謂漸教也四十二章

經止言戒而已達摩面壁始以定爲學然亦未嘗不戒
也六祖以還以一棒一喝言下卽悟謂之頓教而戒定
不復言矣萬曆中三方各樹法幢紫柏以宗雲棲以律
憨山以教然惟雲棲專修淨土堅持戒定稱眞善知識
若紫柏名達觀與憨山雪浪皆遊方說法而觀尤驕倨
夤緣巨璫以達宮闈供施日盛從者常數百人萬曆癸
卯以妖書事牽染下獄曹郎中楙官杖之四十竟瘐死
憨山居萊州勞山時入都交結內侍因得慈聖皇太后
所賜藏經一部襯金千兩乃奪某道觀而拂海印寺於

其中道士耿義蘭擊登聞鼓訟之上怒下詔獄謫戍海
南死雪浪常居南都天界寺登壇說法聽者雲集一日
同國子生挾妓酣飲大司成郭公正域惡之榜其事以
示戒雪浪愧而遁去流傳至今此風尤爲猖熾錢虞山
云今之自命臨濟後人者簧鼓羣昏簸蕩狂瞽師作
俑則判能大師爲外道禪獅子吹聲則斥龐居士爲二
乘果棒喝如劇戲付拂如酒籌歧口咨舌聾參瞎證夫
比邱法當一鉢行四方今乃於入達衢頭架大屋從人
乞食蓄數百閒漢此癡人尚可與語乎釋公濵歸云洞

宗先青原濟宗先南嶽後乃各尊其祖而爭雲門法眼
也夫青原且不藉洞山南嶽且不藉臨濟而亦何有於
雲門法眼至於虎邱衍臨濟之傳雲居紹洞山之派各
有源流昭然不爽而徑山費隱容變亂青原南嶽之先
後刊謗揭具爰書結訟不休至於劈板已屬孽障而天
童木塵忞又羽翼之蕅益藕舲修曹谿通誌
復改余襄公法堂碑記重煽費隱之狂氛則私而橫矣
余謂古今正法眼藏不在鬧市街頭而在孤峯頂上不
在寶華座裏而在折腳鐺邊不在龍象繞膝而在櫪栗

橫挑蓋雲棲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熠今之禪非
禪也公案而已矣棒喝而已矣靈山付後互顯機權本
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應微笑而微笑
應面壁而面壁皆所謂非法非教不可以軌轍尋者以
余所聞見言之遠惟蓮池大師近則密雲尊者眞英靈
衲子而下此加覺浪盛公石奇雲公三宜孟公玉臨琇
公天然是公法幢幟公皆精勤練忍爲法門龍象噫安
得如數公者領袖諸方拈椎豎拂哉今之宗門逢場演
說上堂下座戲比俳優瞎棒盲拳病同狂易一菴院便
有一尊祖師一祖師便有一部語錄吟詩作偈互相讚
歎慧命斷絕同陷於泥犂獄中披毛帶角徧業未艾良
可憫矣

記

十六朝綸扉兼政記

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非其材鮮不傾覆雖云大廈將圮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爲存圖危於安不乏幹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洎韓富或參帷幄或任戎行雖穆滿之駿日馳而凶瑞伏法宸濠寘鐇就擒黃扉運籌之力也世廟藩服入纂擢張文忠於新進君臣道合明倫議禮治致郅隆永嘉歿後奸輔嚴嵩蔽之稱宗升祔躋僖於閔至殺諫臣崇道教首開本朝戮大臣之禍秕政多端晚賴徐文貞彌縫其闕

范歐司馬諸公克奏蹟定牧寧之略卽東晉偏安用謝安石桓玄叔遂延典午之祚北宋南渡任李伯紀趙元鎭再奠藝祖之基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明三百年重熙累洽首遡仁宣自文貞文定文敏三楊秉政當二祖推廓之餘歷年多施澤久與民休恩海寓久安老成彫謝奄振擅權遂有土木之變景帝監國專任于忠肅雖職掌中樞實參密勿鼎定危疑再安宗社有足多者英廟北狩復辟銳意圖治李文達言聽計從寵任莫貳柄不收權歸逆豎遂啓清流之禍至揚波助燄稔惡滔天魏廣微諂附劉瑾之罪可勝誅哉威宗天姿英叡不美不勝書茂陵踐阼頼彭文憲商文毅維持調護縱有

動聲色手殄權奄毅然有爲求治太急有君無臣臨朝興歎十七年閒政本之地旅進旅退坐席未暖遽被斥逐四顧羣工無可當意自戊辰迄癸未宣麻卜甌者共四十有三人惟李建霞韓象雲錢機山文湛持錢御泠賀對陽蔣八公范質公諸先生雅饒幹略留心康濟而一言不合棄等弁髦至長山貪穢巴縣狡黠韓城陰忮滑縣儉邪德州谿刻曲沃夸汰井研庸鄙通州猥瑣皆一時敗類有玷端揆餘涯依阿取容哄騙階蔭到手便抽身享福而已所最膺眷注當國久而依畔爭者惟烏與攀龍講學東林天下翕然宗之此東林漸黨所自始也迨國本論起一時諸賢俱以倫序有定蚤建爲請此程武陵陽羨一則朘民妬賢一則欺君玩寇一則怙權婪賄三人衣鉢相傳惟承迎將順而一切練兵措餉戰守撫勦機宜漫無籌畫仰承宸斷玩愒惰窳養成滔天之禍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

朋黨大略記

三代以前竝無朋黨自東漢之季羣賢以名節相激礪互相題拂品騭公卿而奄宦惡之目爲鉤黨誅鋤羅織盡空朝野然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有牛李之黨小人居多相傾相軋釀成白馬清流之禍宋以洛蜀朔分門別戶然皆君子至王安石用事務譁言者傳繼之立元祐黨人碑鑄禹鼎以禁錮善類至同文之獄起而禍益烈矣蓋朋黨之興每與國運相終始豈不哀哉明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沈文恭一貫當國惟喜軟美而惡矯激次輔沈文端鯉望實出首揆上物情嚮之政府已有相逼之形一時名流如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孫丕揚高攀龍諸公譽謗自負每與一貫相抗附四明者言路亦多人而錢夢皐康丕揚最爲無賴憲成與攀龍講學東林天下翕然宗之此東林漸黨所自始也迨國本論起一時諸賢俱以倫序有定蚤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據以爲功聽者亦何必指以爲罪政府諸公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册立忤旨放歸一貫及申時行王錫爵皆以維持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懇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目爲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和平所斥必旋加擢用而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議雖朝中亦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廣而求進者益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

躁進者咸附之大抵所謂小人者皆眞小人而所謂君子者未必皆眞君子於是叉羣起而爭淮撫至廷辨是非李修吾三才家居三輔年少蚤貴所至有赫赫聲爲淮撫多取多與結交徧天下憲成信之亦爲推引工部主事邵輔忠首攻其短與東林爲難然三才挾縱橫之術智取力馭公論亦詘之而東林以此召謗未幾有楚宗妖書之獄楚王不欲窮究與正域相迕宗顏右宗人而一貫保全楚王假江夏郭正域爲宗伯知其詳人憤憤激成殿死楚撫趙可懷之禍至妖書事起一貫盡天啓初趙南星爲冢宰蒈四凶論以黜之與總憲高攀龍副憲楊漣左光斗吏都垣魏大中等澄敘官方肅齊楚浙三黨竝峙齊則亓詩教趙興邦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劉廷元姚宗文合謀濁亂放廢天下賢人殆其無能也而安之然政府不能持權而臺省持之於是岌朝野震驚福唐謝事衆人方從哲獨秉國鈞上若薦

不得已之術兩說者互相濟而不必兩相雠乃廷元與韓浚等恨之宋甚於計典重處之是何心歟羣言謠諑置國事於不問萬曆末年遼陽廣寧相繼淪陷國勢岌岌朝野震驚福唐謝事衆人方從哲獨秉國鈞上若薦淸楚浙三黨竝峙齊則亓詩教趙興邦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劉廷元姚宗文合謀濁亂放廢天下賢人殆盡天啓初趙南星爲冢宰蒈四凶論以黜之與總憲高攀龍副憲楊漣左光斗吏都垣魏大中等澄敘官方肅清銓政庶幾太平復覩而崔魏亂政閹臣魏廣微以國柄授逆奄又有小人徐大化楊維垣阮大鋮倪文煥等一意掀翻重理三案義子乾兒徧布羽翼有五虎五彪十狗之目於是六君子七君子皆不得其死又造爲天監點將等錄以羅織善類天下洶洶賴烈皇帝御極次第服法定逆案以黜邪黨再見淸明而錢謙益垂涎大拜排擠同類以致溫體仁周延儒有舉朝皆朋黨之說聳激天聽不信於君從此始自是羣疑滿腹有積輕士大夫之心思用內璫用世勳又用擾授郎白衣游棍乘

閱抵隙迎上意以詆科甲斥臺省讒說殄行儼然領袖天垣釀成猜忌壅蔽之習國是誖張賢姦倒置馴至大敗極壞而不可救皆謙益把持營競之禍也南都定鼎謙益又不遵倫序首倡立潞藩之議以致馬士英邀功聲罪閹部史公掣肘委柄而馬阮踞張四鎮跋扈羣小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等附和之紹述要典頻構大獄黃澍遂挾左帥掩避賊之跡露檄清君側以討馬阮馬阮大懼撤防江兵以禦上游而北兵乘虛渡江陷都縶主有同拾芥禍胎於謙益事壞於士英大鋮而勢牽於良玉父子則黃澍爲之鼓煽皆明室之罪人耳合而論之東林始焉主盟如顧高鄒趙諸賢繼如楊左魏繆周黃諸忠又繼如劉宗周李邦華文震孟姚希孟倪元璐黃道周最後如張溥馬世奇徐汧楊廷麟諸君子文章節義爲世楷模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亓趙繼爲崔魏繼爲溫體仁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齒也東林中東林敗類末路喪節如錢謙益李建泰王永吉沈惟炳等不得以其東林而恕之亦有非東林而盡節如張捷不得以其臭味不同而擯之攻東林者如楊維垣蔡奕琛袁弘勳張孫振蒙面喪心一敗塗地傳之天下後世彰羞遺臭罪無所逃矣

昭代公卿類多廉約記

貪者士之常惟居官廉潔自砥巖然不滓爲足稱耳吾鄉清節羣推奉川王恭簡公紡以世廟有御屏之褒也然余聞故老所傳如張侍御昺棄官歸啜菽飲水兒女於權奄卒殉節以終王志道瑤盛時召用不出王永光

子恆飢寒不恤御史王璟賑饑行部廉其貪餉以百金
卻不受固請之乃受下戶饑民例一分以答其意朱中
丞瑄巡撫南畿卒中風醫謂得鹿血可治公曰吳中一
鹿值數千文命破耳取血和藥而還之閱歷中外四十
年家無餘蓄郡邑稔其賢餉以新米悉不受卒之日貲
棺於市以殮宗大令顯一介不取任宜興人謠曰二三
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子佑登進士徐文靖公
主試見其名大聲曰有天理此我清廉父毋宗公子也
所報不爽如此慈水孫京兆懋致政里居一日思肉味
令市觔作羹以進諸孫繞膝乞之公悄然爲輟羹陳太
守本深任吉安十九年清廉如一每旦鼓而升堂吏報
無事則閉閤臥有憩者呼至榻前剖斷之亦不受狀覩
同楊文貞公贈以詩云潔川城外人千萬其擁神明太
守歸又有李公山加號揭穀郎中陳公振名餓死布政
苦節貞操載在郡誌至近時所見王莊簡公佐自太守
歷藩臬至中丞皆在西江一塵不染余在南浦黎學憲
博卷猶諰思稱爲眞廉吏徐太常應奎守贛州有橋稅
例入郡築公獨解貯藩司發東左轄庫積該金數萬

數人言其可信耶此皆吾鄉表表特爲拈出以告後人
因憶昭代名臣如劉忠宣公飯客惟麥飯一盂糟蝦一
碟秦襄毅公撫宣府被人所訐命內臣尚亨往籍僅黃
絹一端敝衣數件茂陵親閱嘉歎立釋公賜鈔萬貫以
旌之天順軒介肅公輗致仕英皇召問曰昔浙江廉使
考滿歸惟兩竹籠乃汝耶謝文肅公在成均有羨金均
贈僚屬諸生貧者賑給歿者賻襚不私入一錢魯文恪
公爲祭酒值閣老李文正壽旦同官持二帕約公往祝
公閱竟無帕顧室中又無他物僅存枯魚食其半即持

以往李欣然烹魚命酌極歡而罷林菉蕭公鶚卒於官無以襄事黃文毅謝文肅兩公爲經營僅足棺衾熊莊簡公繡巡撫歸疏布自甘俯仰貧困秦公金何公孟春疏稱之楊中丞繼宗初守嘉興吏有饋公魚首者夫人受之以餉公詢知吞阜莢丸嘔出之升堂伐鼓集羣吏告曰太守不德爲婦所汙立遣夫人歸王司農質以御史按蜀不肉食人呼爲王哥榮王學憲琦冬大雪飢寒不能出戶人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困靡不樂也林副使主乘憲清端一女嫁而貧憐之助以二帕卒

貴州不能返葬朱侍御堂少礪清節躬自汲炊巡按山東寒約如故人呼爲長齋御史鄒翰林智以言事謫戍河西毅然就道衣結履穿親識餽遺悉卻不受黃少卿輦客至留飯貧米鄰家至日中未舉火恬不爲意陳御史茂烈家貧養母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菑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正德中以公清苦奏改晉江學教諭資祿養母辭不就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亦不受以上諸公皆載在國朝名臣傳略余又嘗逮事姜燕及相公劉忠端公念臺先生姜公恆服布袍

留客惟四簋魚肉外一腐一菜使朝鮮悉卻饋賮爲屬國所敬劉公夏一葛冬一褐自諸生以至總憲未常易新衣寢室一敝帳幾穿或綢或布補緝纍纍對兩公使人名利之心俱淡此不過六十年閒事耳而今已邈不可得正學先生有詩云竹裏烹茶費屢呼提壺沽酒繞村無同餐麥飯無難色風概知非小丈夫嗚呼此可以想前輩之節操矣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記

國家垂禩三百九夷八蠻無不賓服而盜邊竊發亦時

或有聞京師居重馭輕天子自爲守三衛既棄宣遼之肩臂寒賴文皇三犁餘威震讋殊域數傳以後雖闌入侵噬終懾伏不敢動否則寧免蹈宋人之覆轍耶余嘗綜觀邊事有三恨五失十五勝算焉一恨安南之棄楊文貞誤引賈捐之棄珠厓俾漢唐土宇淪於卉服令英公循黔國故事世守滇南則交阯布政司雖至今存可也一恨河套之復相嵩借曾襄愍以傾貴溪使嚴嚞任事之臣首領不保妻子狼狽天下冤之至今河西水草善地無敢頌言以禽寇之者權姦之誤國深矣一恨遼

陽之戰李維翰以庸懦喪師楊鎬代爲經略軍機不密四路進兵師期預洩又以令箭撤回李如柏致劉杜二將軍深入絕地孤軍無援全師覆沒豈非本兵黃嘉善及楊鎬疏謀浪戰之罪乎正統閒閩浙山寇鄧茂七葉宗留倡亂依山爲寨勢幸未合令兩路進兵一搗杉關一繇蒼娶坑暨子耳而養癰滋蔓勦撫乖宜則張楷玩寇之失也哈密遠隔西域邇近土魯番以金印封忠順王令通貢道互刺侵暴勢孤援絕鞭長不及頻年西討賦車籍馬甘涼繹騷則許進彭澤處置之失也奄瑾專

恣畿南盜起劉六劉七趙風子齊彥名等流劫山東轉掠河北乘勢直薄江淮如蹈無人之境天幸祚國覆舟殄滅無遺則馬中錫陸完畏懦之失也海禁久弛島夷內訌姦人王直徐海汪五峯等勾引之深入內地禍連三省當時勁將如俞大猷湯克寬任環盧鏜等合兵會勦指日蕩殲而以趙文華視師聽胡宗憲主撫茶毒生靈糜劫甚慘晚賴戚繼光茅坤除之則嚴嵩專信翟鑾縱倭殃民之失也關白平秀吉與行長清正等率海艘逼朝鮮釜山勢甚猖獗國家援命宋應昌爲經略率李

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眾而訓練之有

京營積弊記

明代兵制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五軍營者

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掖有右掖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將分銳而出制至善也文皇帝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至於正統嬉恬彌甚此已巳之變所繇興也于忠肅秉兵政選三大營精銳分爲十營營各萬人其統之之法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名爲團營訓練之方則有八

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繼悉委曲咸有條理時鄭給諫林有教練陣圖其法最詳悉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轉弱爲強遇四方有警則撥一營二營更帥而出以楊洪石亨柳溥等爲大帥而進止機宜一繇謙相顧頻首而已天順務反景泰之所爲八年而復成化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萬人京兵六萬益以外兵六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精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號曰老家老

有竄隱占而淸虛冒者馴至啓禎之季權歸奄豎一切操練巡閱盡在掌握莫敢誰何余在長安班役多竄籍三大營冒名支糧每月至三四石遇操期則雇人晝卯耳南陽河南不可問蓋積蠹相沿匪朝伊夕矣以故甲申寇至倩街巷窮人守城人給黃錢三十文所放銃砲不置鉛彈惟空響文臣守門者皆不與知而大璫典兵者盡開門延賊矣從來禁兵之弛未有若是之甚哲使大司馬有于忠肅項襄毅劉忠宣馬端肅其人爲之整理何至傾覆若此本兵俠員緣擇之不精儲之不蚤耳

始則說謊欺君之楊嗣昌爲之奚羅繼則狡黠疏謀之陳新甲任其支飭終則鑽營騙錢之張縉彥巧於彌縫偵探不明束手無策而三百年宗社一朝塗地可勝詠哉雖兵乃專門之學未可嘗試然余見崇禎末年在廷亦儘有敏練知兵者如大學士范文貞公總憲李忠文公南樞史忠靖公庶幾禦侮干城之選而馮司馬元飈奉旨舉代乃舍諸公不薦而誤引一籌莫展之張縉彥以敗壞國家則何也司馬慚恨而死當亦悔鐫錯矣

余承乏皇華崇禎壬午春奉桐封之命于役西江夏仲出都門三宿抵河閒駐節瀛海驛館時以兪寇備兵者爲慈水趙公玉淑莅郡守曲阜顏公胤明胤紹而河閒令則同年戈水陳公與侯三接也各枉顧余餽程賮悉謝卻不受又設席相延辭以翌旦即就道不及領惟趙公有桑梓之誼不容辭夜赴其招坐閒感感有不豫色余詢其故云此地介在南北之衝荒旱洊臻土寇充斥而西有流氛豕突東有邊關震鄰岌岌不支弟處此如燕巢幕上旦夕偷安耳余云有公彈壓何懼則蹙額言

閒不守闔城悉僇荼毒而趙公顏公及陳公皆不屈全家殉難最爲慘烈聞之哀痛曾幾何時王石俱焚嚮之敘秩驛亭者竟成永訣人生如朝露時事至此眞堪痛哭趙公淳心質行一腔報國血忱見於容表顏公鯁直不撓爲倪文正公所錄士又偕楊機部先生同門楊公與余有淵源之誼而余於己卯秋登賢書即執經倪文正公門以故與顏公氣誼甚洽陳公恂恂長者言無矯飾咸一時循良之選而相率殉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悲哉余有哭趙公詩星軺駐節接清顏藹誼梓情

杯酒閒無策匡時容竝歷有心報國淚同濟疆圍多棘資藩衞行李無虞賴戢姦一自河梁分手後何年華表鶴飛還國家褒卹忠貞宜有贈謚之典以余所目擊耳聞者卿爲抽筆記之以志一時之屯厄焉

威廟末年遺老記

當崇禎之季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戢山李吉水倪始學黃漳海范吳橋徐楊李鄭貴池七人而已煤山之變李倪范三公攀龍髯而偕殉則君亡與亡義在固然也戢山漳海楊李貴池在林下

不與其難而次第殉國戢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楊李以自經死惟貴池不知下落當亦鬱鬱告終至若蔣晉江高膠州之從容就義陳南海王昆明之慷慨捐軀楊清江之與城俱沈瞿虞山之安坐待盡烈烈轟轟豈非身騎箕尾氣貫白虹爲一時之斗極也哉乙酉以還舊輔在籍者吳興化鹿友錢武原御泠黃溫陵東厓皆身負物望而靦顏視息求活草閒惟傅進賢寄菴畢命沙場首羈縣庫姜新建燕及焚身烈燄血化青燐亦庶幾大臣與國存亡之義最可恥者若嶺南之何吾駿黃士俊屢向戎幕頓顙乞哀復赴行在祝顧就列人誚其面有十重鐵甲又不足責矣

馬阮合交記

安慶桐城爲文獻之邦自魯嶽方先生紹明理學滄嶼左公從而羽翼之俗綦美矣有阮大鋮者薄有才藝蕩佚名教爲鄉評不齒竄緣掖垣遂同徐大化楊維垣倪文煥傅櫆等深相結尊意與東林爲難凡逮死六君子七君子皆與其謀合算七年一疏排擊善類不遺餘力人以渠魁目之然實非崔魏黨也第藉奧援以報復東林耳瑞敗蒲州相國定逆案將大鋮櫆及趙興邦亓詩教等列名城旦永爲禁錮大鋮恨甚每思乘閒以圖翻局因奉旨舉邊才聳田惟嘉薦霍惟華張捷薦呂純如純意仕進流寓金陵廣置妓妾教以歌舞雅善填詞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馬士英亦黠甫世家爲宣府巡撫以罪遣同寓江寧與大鋮相得甚驩開以女妓遺之士英益喜成莫逆交酒酣耳熱抵掌談天下事心服之以爲江左夷吾復見也陽羨相再召大鋮迓之干請葛鼇周言逆案難翻問

廢繙中誰爲若知交可用者以士英對時士英尙編戍
籍忽起鳳督茫然旣知大鋮薦甚感甲申五月援立聖
安晉揆席遂破格薦用大鋮舉朝大駭高硜齋姜燕及
兩相國以去就爭之司馬呂東川大器僉憲郭六修維
經太常磨月如兆恆給諫羅訒巷萬爵等連章論劾馬
怙權爭勝密請陛見遂召大鋮召對稱旨超擢江防兵
部左侍郎高相國密奏云起用大臣須下廷臣公議會
推乃與祖制相合士英奏云高某未嘗薦一人今臣纔
薦大鋮又言是逆黨國家多事莫說是逆黨卽盜賊亦

要用他大鋮亦奏云若必待廷臣公議僉同臣寧退守
躬耕決不入東林之黨政府殿上相爭遂成水火於是
大學士高姜兩公家宰藐姑張公虞求徐公總憲念臺
劉公僉憲六修郭公中丞世培祁公大理格菴章公太
常月如詹公一時眾正皆去國羣小連類以進蔡奕琛
以少宰入內閣張捷爲吏部尙書陳盟爲禮部尙書楊
維垣爲副都御史張孫振爲河南掌道而袁弘勳徐復
陽陳以瑞等皆相繼彈冠一意掀翻重理三案至欲斬
楊左之棺將復興同文之獄而北騎渡淮左兵南下黃

澍露檄以淸君側馬阮懼甚撤防江兵以禦之而宗社
傾覆矣愚哉馬士英也本非逆黨而誤交匪類甘居下
流千百世而下至與秦檜賈似道同聲唾罵而稔惡貫
盈身膏釜鑕死爲逆鬼生號權姦良足嗤矣

閻部史忠靖公以四藩防江記

長江之險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險又所以蔽長江
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門戶守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
之權不在江而在淮宋范宗尹胡舜舉議裂河南江北

數州之地分爲四鎭擇人爲帥使各以其地產之賦養
鼎督輔史公倣此議立四藩畫地而封以靖南侯黃得
功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淸廣昌伯劉良佐四人充
之首尾相制拱衛金陵詎非良畫惜四人非劉韓張岳
史公用非其人耳貴池諸生劉城奏記於公曰四人皆
盜賊之餘非有恩義聯結知慕節概樹功名垂聲稱於
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俱弱則專制自爲而
互相兼幷今內無老臣宿將足以彈壓在廷推公防守
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者防

江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
搖足矣公必悔之公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於是以滁
無識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
州和州等十三州縣隸靖南以江都泰州等十五州縣
隸興平以山陽清河等十四州縣隸東平以五河靈壁
等十七州縣隸廣昌而四藩各不遵約束竝爭揚州揚
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爲弘光帝登極後太后亦自河
本高傑分地人權其汪掠閉城不納於是傑統兵攻圍
北至帝不出迎羣臣奉鳳輦至殿下輿帝掖后至殿隅
史公親往安戢馬兵道鳴騶固守百姓拌死力戰鄭進
密語移時羣臣拱立以俟祕弗聞半晌始下拜慟哭人
士元勳持議通融攖眾怒被殛而傑駐紮瓜步日肆憑
皆疑揣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所目擊者曾面語余
淩置討賊復讎於不問竟符城所料人心愁怨四藩中
或云帝實非眞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語時
戎弗洩同享富貴事眞僞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踰頃
始下拜哭而出奔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后偕

惟得功稍恭順即劉良佐亦攻臨淮以臨淮乃其分地
而百姓不之從也嗣是以後督輔日往來調劑無暇安
心料理防淮防江而權姦怙黨梟弁鴟張日磨牙礪齒
以吮江南半壁之膏血一時內釁外患竝作而國事難
措手矣當時笑宋人無識送得其君入杭入粵而今幷
宋人不逮焉尚謂國有人乎誰生厲階迄今爲梗春秋
責備賢者恐督輔史公亦難辭其咎爾

南都三疑案記

洛陽既陷福王常洵被鬨賊所醢宮眷逃散世子由崧
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駭一疑案也甲申季冬鴻臚高
夢箕僕穆虎自北而南途遇一稚子挾與俱行薄暮解
裹衣則粲然龍也虎驚詢云我王子又問闖入宮何
夢箕初猶疑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何
呼則故作羞恨狀曰我兒閒娓娓宮中事夢箕無以辨
也始信之欲疏聞繼恐先帝血胤出將不免密送杭州
宅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夢箕姪高成無以禁書
達夢箕懼命載往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乙
酉正月始疏聞帝亟遣內臣馮朝進逼問自紹興命府

部九卿科道及舊日東宮講讀等官辨認時劉中允正宗李司業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公懋第疏至鈔有北示云北亦有太子到嘉定伯家掩面哭長公主不相識周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嘗爲太子醫癬內官辨認皆以爲非及見袁貴妃妃云太子有四虎牙牙根甚黑又腳下有痣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令其父兄出首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將宮中圖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誤以孝經爲詩句又問講官所寫何字則能對未幾總憲李沾帶數人升階始跪地乞憐自云駙馬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再訊時搜穆虎衣得夢筆姪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語審時皆張御史孫振爲政夢箕等既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爲屬命送鎮撫司審初猶曰眞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爲皇帝故錯認然錦衣指揮馮可宗上童氏獄中所供福藩宮中事縷縷數百言非盡挑茫又對天曾爲史閻部買硝黃欲幷舜可法夢箕無所及惟口辭鑿鑿四訊之明高成自杭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楚語夢箕惟請死孫振持閩楚語甚堅大理卿葛寅亮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孫振悟言之終未釋然黃澍至挾左帥傳檄討馬阮爲太子申冤又一疑案也乙酉三月童氏自河南至云爲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自十七歲入宮冊封者爲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十四年生子名金哥嘀背爲記今在甯家莊言甚鑿鑿妻信之跪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亦以爲然童氏聞之愈驕凡所過有司供應稍略輒詬詈聞有望塵道左者露半面曰免聞者駭笑至京帝以爲屬命送鎮撫司審初猶曰眞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爲皇帝故錯認然錦衣指揮馮可宗上童氏獄中所供福藩宮中事縷縷數百言非盡挑茫又對天泣誓呪帝負心言甚憤激況不訊之禁廷而拷之詔獄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

尤爲非體又一疑案也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記

天啓七年丁卯六月海寇鄭芝龍犯銅山中左所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太守蔡善繼郡治衙與庫鄉龍年十歲戲投石子中善繼額擒治之見其狀貌笑曰法當貴而封善自愛因厚遇之不數年父死遂與弟芝虎流入海寇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眾無所統乃推龍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禦始議撫以善繼常有恩量移興泉道以招之龍感恩爲約降善繼坐戟門令其兄弟囚首自縛請命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芝虎一軍皆譁竟拔去遂據海島截商艘闖滬饑求食者多往投之勢益熾巡撫朱之馮遣守備洪先春率舟師擊之先春大敗身被數刃然龍故有求撫之意乃舍先春不追獲盧遊擊不殺破中左所約束麾下竟不侵擾泉守王猷曰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悔罪之意今勦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招諭許立功贖罪鄉紳王侍郎志道亦以爲然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崇禎元年戊辰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壬申海盜劉香犯福建小埕龍爲游擊走之陞參將癸酉加署總兵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出門下自就撫後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龍以此居奇爲大賈既孚劉香海氛頓熄又以洋利交通朝貴漫以大顯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鎮龍築城開府其閒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旂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然龍爲人貪鄙好利狡猾善結交非有英雄大略也丙子戊寅閩門震驚廷議欲調龍守天津乃大行賄令弟鴻逵提水師一旅至燕勤王得免調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劉香歿於海次鴻逵又次芝豹皆紈袴不習兵弘光時以鴻逵爲大都督帥水師鎮京口鄭彩者本海賊降於龍冒姓鄭亦爲南京都督時金陵岌岌有南遷之意所以待鴻逵彩者綦厚欲藉以結龍又遣都督陳謙齎詔封龍爲南安伯乙酉二月至泉啓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龍曰安南則兼閩粵請改券而易詔是晉伯爲侯龍大喜厚贈謙五月金陵不守鎮守

京口總兵鴻逵彩不戰先逃會唐藩從中都來邏追挾之俱東至福州與龍及撫按立爲帝改元隆武晉龍爵平國公鴻逵爲定虜侯芝豹爲澄濟伯彩爲永勝伯一切兵餉戰守機宜專委龍爲政龍開府天興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外有紳助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搜括府縣庫積年存留未解絲毫皆入龍籇時帝未有嗣賜龍子森國姓改名成功森在弘光時入南京太學執贄錢謙益之門爲弟子字之曰大木隆武卽位年二十一上奇之因賜姓今名

俾統禁旅封忠孝伯出入大內每上意所嚮輒以告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何楷與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大學士蔣德璟幾傷帝雖知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龍亦以不出關無以服眾心乃分兵爲二以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彩爲副元帥出江西帝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旣出閩疏請候餉駐不行時北招撫江南者爲洪承疇招撫之龍曰吾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福建者爲黃熙胤兩人籍晉江與龍同里龍先遣密使微行通款而前齎詔封南安伯陳謙者奉魯使至閩趙

趙未敢進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啓函稱皇叔父不奉正朔帝大怒下謙獄龍疏救不允有錢邦芑者狡譎實出龍門下爲御史而陽與上親密啓謙與鄭至交爲奸心腹不除恐有內變或以告龍龍未之信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謙斬之龍聞伏屍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之於是疏稱海寇狎至拜疏卽行中使手敕慰留不聽龍旣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江之潰也八月帝決策幸南贛未至北兵過劍津乃遁入大帽山貝勒至福州韓固山略定興泉先是北兵未至數萬金將盡焚城中居室以餉未足遲至明而固山兵到乃弃安平鎮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如雲礮聲不絕以別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不敢迎降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加遺有大功而兩粵蒙隸部下若招廣自效閩粵總督可得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龍相厚者招之龍曰吾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龍怒曰旣招我何相迫也貝勒聞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弗駐兵遣人持書至安平略曰吾所以重

將軍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必盡其力力竭不
勝天則投明而事若將軍不立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
廣未平鐵閩粵總督印相待吾所以欲見將軍者商地
方人才故耳龍得書大喜其弟皆勸入海魚不可脫於
淵而龍田園徧閩粵自秉政以來增置倉莊五百餘所
駕馬戀棧遂進降表十月至省貝勒握手歡甚折箭爲
誓命酒痛飲三日拔營起挾之俱北矣從者五百人
以別營不得相見龍面作家書皆屬其無忘清恩謂貝
勒曰北上覲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

儻有不測柰何曰此與汝無涉亦非吾所患也龍既行
鴻逵成功彩各率所部入海或逆或順似要似乞皆奉
龍指縱龍抵燕陸見封同安侯奉朝請以誓故特羈縻
而已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各官於烈嶼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又於廈門設演武場從
大學士曾櫻議頒隆武四年戊子曆以文淵閣印印之
秋攻掠漳泉諸縣汀邵羣盜竝起據建寧閩郵爲阻戊
子夏北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漳州鄭兵皆遁入
海龍長子成功次世襲同弟姪揚帆入粵島屯

種永曆帝駐端溪遣光祿卿陳士京入朝已丑返命封
成功爲延平王始用永曆年號辛卯三月閩撫張學聖
興泉道黃澍提督馬得功總兵王邦俊等偵廈門無備
潛師襲破之曾櫻自縊死掠金銀九十萬兩盡擄其輜
重珍寶歸成功聞之大怒壬辰進圍漳州閩督陳錦爲
其下所殺以首來降漳州破得功闔家自焚死學聖澍
逮入京論罪於是遣章京邵新內院鄭庫訥同龍標丁
李德周繼武等入海招諭成功封爲海澄公掛靖海將
軍印令駐紮漳泉惠潮等處閩督劉清泰亦以書招之

成功疏謝并以書復劉欲得浙閩粵三省見畀然後歸
順家書寄父龍云父既不以兒爲子兒亦不敢以子自
居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嗣今以後兒只知
有君不知有父等語竟不受敕印跳梁如故乙未冬舟
山守將巴臣興舉城降台州總兵馬信棄城納降於舟
山寧波副將張洪德亦航海相從丙申二月降將馬信
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改廈門中左所爲思明
州六月成功標下中軍黃梧帶兵丁船隻赴漳投順知
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墮城出即授梧海澄公

世守漳泉丙申冬成功率師北犯奪閩安鎮殺北將胡希孔戰於南臺奪馬二十五匹殺延平援將張裕丁酉冬成功會師浙海以兵部侍郎張煌言爲監軍北抵羊山軍人競捕羊大風猝起浪翻海舶自相擊盪義陽王溺焉己亥五月全師北發從沿海至寧波東鄉大掠取糧米數萬石運至海舶煌言先抵瓜洲題詩金山成功至北兵出禦殺死千餘乘勝克其城攻鎮江破之煌言溯江至儀眞吏民迎降六月煌言抵觀音門水師畢至遣人掠江浦克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語煌言蕪城上游門戶控扼要害非公無以鎮遏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凡得府五州三縣二十四金陵亦欲議降未決會諜者探知海師疏懈樵蘇四出營壘半空釋甲而嬉松江援將梁化鳳首先衝鋒襲破前軍成功倉皇移帳北兵傾城出戰海師大敗成功乘流出海井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潛至南田縣境居焉凡迎降職官鄉紳悉遭誅戮當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屢五月咬盡手指死經襲職稱嗣王仍用永曆年號益桀驁築城造艦浮舶往來恣其貿易蓋臺灣延袤數千里門單弱方謀所向塗遇紅夷船一隻其通事南安人謂

地膏沃可耕種沿海附近島有銅山廈門運羅呂宋而彰湖爲臺灣之外護最名要害令劉國軒宿重兵守之甲寅耿精忠叛經與之合鄭氏入猶稱永曆二十八年擒黃梧殛之全家被僇海澄公遂滅馮錫范者父澄世隆武舉人范入臺灣與經爲密交以女壻經次子克塽經死有三子業立長爲嗣而錫范專權殺長立其壻克塽人皆不服癸亥八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同總督姚啓聖乘其上下離畔合謀發兵潛搗彭湖又令總兵劉進忠韓大任招撫劉國軒國軒與錫范不協降於施琅

爲嚮導直逼臺灣錫范不得已挾克塽投順井成功弟武靖公某經幼子某克塽年二十幼子年十四而寓居臺灣者魯世子鄭王益王淮王汝王等九人同遷至福州偕克塽錫范俱北去盡自天啓丁卯至今癸亥垂五十餘載鄭氏父子子孫三世雄踞閩粵海島跳梁跋扈今始殄滅子弟爲虜覆宗絕祀豈非天道哉

賵補堂文集選卷三

明鄞　林時對蓮巷撰

記

大本堂記

每誦所南詩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則潸然出涕唏歔感歎者久之蓋君父爲人生大本匪躬蹇蹇岡極哀哀離裏率土莫與易也雖然不得於君猶可以事父至以君之故而盡瘁致命攀柏長號則孝子含冤貞臣化碧千古有同悲矣嗟乎大本之於君父有能致身竭力者幾人哉吾友泉堂氏痛其父之蒙難既哀土以封之又建祠於墓所昕夕饗奠而顏其堂曰大本顧名思義比於立庭之誓余未嘗不哀其志傷其遇而欲凡爲子孫者深思而動念也夫儀部公起家名進士飛鳥嶺南有惠政嶺南人愛戴之如羅池鱷谿奏最擢春官遂膺國難客死西陵泉堂痛焉築土室坐臥其中思夫口澤手澤儼乎如見其容而愾乎如聞其聲不禁泱泱然淚之靡從而恫乎有深悲也古人聽樂而思南陔讀詩而廢蓼莪泉堂則識此堂以詔後人嗚呼人莫

不有君而儀部不惜以身殉人孰不有父而杲堂幾欲以身從是父是子孝子貞臣大本之稱於斯不愧則夫後之孫子登堂而繹其義食舊德之名氏服先疇之隴畝凡而器用財賄疇非爾祖之所貽者歲時伏臘肖像而祀之一飯不忘永思維則尚三覆杲堂詩還憶招魂路西泠岸草菲庶幾無負大本堂之意乎

李氏重修森森亭記

古無墓祭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廟廟則有主墓也者體魄之所藏也主也者神靈之所宅也是故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然而塋兆之地平衍豐沃則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祔葬歲時上冢猶得以識其處蓋有聯屬宗黨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變堂之設固在所不廢矣吾鄉望閥推鄭山李氏自宋太尉忠襄公家本青溯遭文貞之變自拔歸朝孝宗時賜第西陵後遂有啓宇於鄞者易代之後恥事異姓惟以經術傳家今所稱森森亭則國初宗一公自起生壙也平疇爽塏蒼松翠柏蔚蔽虧閱三百年烝嘗不替相傳爲異僧目講所定人稱李氏阡亦曰吳元年墓蓋肇造之始正值日月

先生爲人倫師表馴至重熙累洽侍御著績於衡陽司理蜚聲於淮甸中丞筑竹安疆威標銅柱儀部嶺表垂蔭節殉冰天家翔忠孝之聲世纘勳庸之盛今者陵谷載遷一時名流守貞抱璞潛德韜光則有戒菴譙杲堂諸君子豹尉鴻冥而此亭又復重建昔人有贍春陵佳氣鬱鬱葱葱而知爲舊興之兆吾知繩武前徽耿光祖烈必有勒旂常而垂鐘鼎者樹駿流鴻可計日而竢矣杲堂諸君以余言爲然遂抽筆書之以爲此亭之記

梅溪探梅記

離寧城五十里而遙有錫山卽古赤堇山也嘗產錫故
又名錫山郡治山脈皆發源於此高峯插天起伏蜿蜒向
北行經桃源林邨諸處始融結於郡城之鎭明嶺下有
梅溪以梅得名疊巒聳秀萬壑爭流而一溪環繞亙十
餘里匯於建隩之大橋乃與塘河合於是寶巖精舍建
焉肇自唐元和初名孝義院至宋大中祥符閒始賜今
額寺基宏敞廣五畝四圍牆陰栽梅數十本每當臘破
春回花開爛熳望之如雪撲鼻清香一路環植或疏或
密緜緜不絕所謂十里梅香也探梅至者游屐雜遝余
與本寺衲子竭霖爲方外交恆邀余梅開隨喜而恩穴
未遑徒廑夢想今歲癸酉花朝前二日霖令余內弟朱
子餘古買一葉小艇挈杖攜襆行出西郭門抵望春橋
歷十字港青塾鳳舸諸處始至陸家橋登岸散步可二
里餘路坦衍畝澮繡錯溪流濺濺如鳴琴迤邐至牌門
頭有宋張樗寮卽之書錫山二字今坊圮額亦無留惟
存兩石柱爲寺外藩夾岸皆閩姓聚族而居閭井輻湊
戶多望實再行百許步有伏龍橋緣錫山上有龍潭當
春水泛漲龍常出沒爲患因建橋以鎭遏之未至寺右

有黃觀察元恭莊祠左有蔣山何氏墳石坊沿溪梅樹
扶疏紺流澄徹閩舊有寒碧亭朝陽洞今亦不知其處
漸陟高阜則寺之山門也拾級而登兩旁古松夾道蒼
鬱成林天王殿前銀杏二樹亭亭偃蓋高聳矗天爲數
百年物旁有竹林竹大如椽綠蔭蔽虧翠色欲滴登大
殿憩闌凝眺老幹嫩枝或斷或續皚若積素落英風飄
又如飛絮不知其瘦影橫斜暗香浮動能與孤山西谿
玄墓爭勝否耳過大殿爲法堂左有靜室名亦溟堂余
爲書聯云鉢底飛出大鵬魚攪翻覺海瓶中貯來天池
水灑徧楊枝廡下爲齋堂香積右方丈名寒香室余又
書聯云吞來無核拈花笑夢到孤山徹骨清廡下爲庫
爲僧寮殿堂舊皆頹圮今賴霖師葺構輪奐鬱然數年
前余曾爲師作重興碑記蓋寶巖自唐迄今名講寺皆
闡揚台教至丙午歲九峯鑪雪慧禪師受天童付前登
座說法始易教爲禪而霖公乃雪師嫡嗣弘振宗風鼎
新堂構寶巖古剎自是其中興也哉余探梅之暇與師
晨夕茗敘見壁間張蓉嶼大令舊詠遂同餘古次韻賦
成二律紀游而兩夜香鐙樂聞清梵頓滌塵襟又不啻

嗚碎梅花咽殘寒雪矣因於舟次援筆書之以誌勝遊云

東甌法幢禪師主大梅山開堂說法記

梅峯爲古荷衣院離寧城七十里之遙在萬山深處自漢梅子眞尋幽棲逸丹鑪藥鼎遺蹟宛然嗣後法常禪師傳法馬祖老坐此山梅子熟爛萬指響臻遂爲古佛道場宋時始賜名保福寺由唐迄今年逾千載桑滄屢易興替頻仍而明崇禎閒倏被罡風吹墮擘海一片旃檀化爲狐兎之穴若非雪嶺上人奮毘犁勇猛亦胡繇合眼無非此境又一奇也爲蒲圻令政績超卓感動穹

俾琴案荷池重現祇林寶樹哉雪師恢復後念祖庭一席不以玉帶鎭山門長鳴寶鐸則鬼子窺覦簧口謠諑能無虞功虧覆簣於是不憚重趼遠走東甌敦懇吾兄密印法幢大師來主保福機緣迸湊雲水駢闐師敲唱雙馳玉杵金篦人天瞻仰眞此山中興法祖也師起瑞安名家曩現宰官身而說法在世直追菅葛功勳出世信從者衆住山凡六載梵宇鼎新又手創方丈五楹倉庫庖湢之屬靡不悉備道田數頃山百餘畝以贍香積又辛勤操作不辭勞瘁倘歲饑拾菴餅以充梁燃松膏而繼晷怡然自樂善誘不倦辛丑春甌江耆宿再三祈

請乃歸老密印舊雍湛灘之歲一偈口占跡示寂所
謂七十年來開打哄了無奇特詫新聞今朝撒手懸崖
去一仜諸方說幻眞也歸密印時卽於北門紫楸山卜
兆建塔以爲蛻形之所涅槃後眾卽依言封龍焉嗟乎
古今大聰明人宦海陸沈患得患失廣營田宅爲子孫
作千歲處何嘗尋取自家本來面目一旦眼光落地時
茫茫失向竟不知一點精英飄泊在何處豈不大可哀
耶如師之一瓢一笠脫屣乎三公而超離於五濁炯炯
不昧眞如湛然者有幾人哉師文章吏治節概忠猷名

垂國史嗣法傳法自利利人行冠檀那余何容贅聊述
在大梅者秉摩醯正令截斷衆流有如此至今梅花懸
嶺荷衣古院與太白響巖妙高飛瀑鼎峙明山爲三大
叢林余雖老憊無文不禁歡喜讚歎而樂爲之記

東村延福寺重建內鑒堂記

法喜家旁驚外馳學秀鐵面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閒
漢何事是近裏著已者蜂子投窗泥牛渡海茫然不得
要領何不收斂身心尋取本來面目蓮池大師嘗云人
得一時空閒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
得高景逸先生教人亦云聖學只在靜中培養收拾來
便是眞知散漫去都成妄想易稱研幾謂言安止詩云
內省大學愼獨中庸自誠楞嚴止觀華嚴寂照皆眞實
不二法門耳東村延福蘭若山深地僻人跡罕到宋時
廣禪師虛堂智愚諸耆宿皆開法於此所建內鑒堂爲
退休之地林木蔭映一陣松風數聲鳥語天籟自然禪
鋒透露嬾堂舒學士所謂此處曾無一點塵數他珍寶
信非眞也久成濯莽今賴吾法友于石介公締構鼎新
命余一言以記余惟內鑒之義與蓮池大師景逸先生
所言正爾脗合一靈炯炯不纖纖不打瓦不裝虛幌子
不逞口頭禪要在息慮屏營迴光返照瑩如明鏡澄若
寒潭徹底晶融通體圓湛頭頭現成處處灑落悟眞悟
休眞休解脫眞解脫又奚煩三登投子七破蒲團平余
也悟慚無垢寧窺妙喜之藏慧遜大蘇莫殫參寥之祕
只拈內鑒了義筌蹄盡化箱擬都忘願與名師參透箇
中消息便當攬翻覺海不特撞破砂盆矣

亡姬黃氏母子小記

亡姬黃玢母子小字玉娥余嘗呼爲揚扳兒則樂帷私

語也系出新安父業賈廣陵遂爲廣陵人明眸皓齒儀
靜體閑不啻芙蕖出水朝霞初旭嫻音律善弈能琴初
不解書余教之臨池遂能倣翠女紅亦復緻巧芙蓉裙
裏繡出盤龍翡翠叢中刺成綵鳳矣賦性妍慧善採承
人意目睫之間幽曖畢照余或抱恚鬱鬱一言解顏睇
視微笑所謂玉貌怡顏芳詞舞色能使衛玠忘百端張
衡釋四愁者與辛巳謁選過蕪城江皐之佩獨結斯人
異地相遭日成心許遂以重午後三日爲定情之夕嗣
是偕余北上侍余南旋露宿風餐板橋馬跡齊眉抱頸
甘苦與同每當繡嶺春風琵琶夜月篆煙裊裊房櫳動
處玉女天來衣帶飄時素娥月下若迺偶窺弈旨即有
鶴翔之勢乍引絲桐遂似龍吟之弄宛然玉樹臨風也
多難以來貧病相憐嘗同衾穴雖復頻嬰拂逆回瞻坐
側鬱伊頓捐而不謂一疾緜延溘焉朝露則彩雲易散
眞成薄命之悲耳猶憶丁亥秋飢來驅人駕車出游顧
影羣衣玉容無恙曾日月之幾何歸而病病而竟不起
也芫華之飲弗效攻蟯芦菊之求徒聞御溷豈曾竊藥
莫知奔月之期亟欲崩香竟乏返魂之術數月以來羽
裙留碧織履閒紅膏凍奩芸梳寒匣劈夜來羅帳猶聞
熏龍之香舊日春衫空記舊餘之樣嗟乎痛哉姬人生
於天啓丁卯六月十一日未卒於戊子五月廿一日酉
年僅二十有二乙酉中秋四日生子亢宗方面大耳余
所鍾愛不謂姬人亡後未浹兩旬荏苒痼疾一夕告殂
時蓋六月初九先是有侍女明霞者買自維揚亦於是
歲初春同病先逝一輩偕來一年竝殞聊爲抽筆記之
以志余之痛焉

陳司馬嚴野殉義記

陳邦彥號嚴野廣東惠州博羅人不諗其出身所繇當
丙戌天興不守思文弟唐王聿鍵浮海至廣州布政使
顧元鏡與隆武舊閣臣蘇觀生立爲監國時兩廣總督
丁魁楚粵西巡撫瞿式耜已先奉桂藩永明王監國端
溪矣觀生令邦彥爲主事通好於桂邦彥至肇慶魁楚
問戰與平孰便邦彥云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
以言乎戰外患方殷豈可追踪譚倚貽笑千古乎不如
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於丙戌十月卽皇帝位
改元永曆加邦彥兵科給事中簡詔宣諭廣州邦彥聞

唐王已正位不敢入以詔致觀生而去唐桂方相持而
北帥李成棟佟養甲自閩入廣唐王自益蘇觀生死之
丁亥永曆帝由端溪至桂林於是兵部侍郎張家玉起
兵東莞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以舟師圍順德而前大學
士陳公子壯亦舉兵九江村率戰艦數千與邦彥同攻
廣州先是邦彥結已降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爲
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清以守東門約以是月
七日三鼓內外竝起而陳公先期五日以舟師薄城謀
泄養甲捕楊可觀等殺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開

城出戰以巨礮碎舟師陳公兵大敗於白鵝潭退保高
明邦彥亦退守清遠家玉破博羅守之李成棟攻高明
發大礮碎其城陳公及僉事麥而炫被執解至省大罵
不屈磔死成棟又圍博羅家玉走增城與成棟大戰城
下火藥盡家玉與諸將痛飲夜半投濠水死數千人無
一降者成棟又以水陸二萬人攻清遠城破邦彥猶舉
兵巷戰力竭赴水北兵鉤出之檻送廣州同總兵曹天
壽亦罵不絕口遇害陳公張公與邦彥事雖不成然舉
體稱大家高宗立見羣情不附始勸進奉迎孝忠定公
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永曆帝得以安居於桂林武岡

之閒三人實有力焉戊子六月李成棟反正以全廣歸
朝廷帝仍至端溪始贈陳公少師東閣大學士吏部侍
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
增城侯謚文烈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邦彥有文集名
獨漉堂集子恭尹字元孝亦以詩文著聲與屈子翁山
爲嶺南閒人云

甲申從賊逆臣記

閒嘗閱唐宋二史見靈武重興乘輿返正凡扞賊僞職
者以六等定罪於是斬達奚珣以下十有八人賜陳希

烈等七人死而張均張垍以故相子聯姻帝室太子念
舊誤請貸其死玄宗不允請之再三乃云垍爲汝曲貰
長流嶺南均草僞檄辱朕父子罪在不赦竟誅死一時
名士如王維鄭虔雖蒙僞授然維託疾遁辭虔密疏通
款然猶左遷中允司戶天台唐法嚴於懲逆如此宋靖
康之禍金酋立張邦昌爲楚帝以徽欽北去昌不辭免
偃然踞大內沮勤王師擁宮人李氏酣飲以紫半臂被
體稱大家高宗立見羣情不附始勸進奉迎孝忠定公
綱首疏糾之云春秋無將將則必誅邦昌爲宰相十餘

年受朝廷恩遇而恃虜勢幾致改物大逆不道今猶靦顏就列釋而不誅豈可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乎於是斬宋齊愈而以邦昌王時雍安置潭州人言籍籍始將二人賜死又以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等各流邊海顏博文以下倣唐法分六等貶竄宋人屈法申恩吞舟是漏不逮唐遠矣本朝甲申之變狂賊犯闕帝后遐升一時廷臣從逆纍纍而首先推戴蒙面喪心投降倡叛者惟二十人爲最如宋企郊李振聲楊王休聃焴愉上猷黎志陞張嶙然陸之祺等八人屠賊入京自

誇佐命如楊覩光梁兆陽等二人輩金媚賊立登要津如何瑞徵侯洵傅景崔高翔漢光時亨楊枝起左懋泰張若麒周鍾陳名夏等十八人列榜首敘受賊籠眷皆禽視獸息人頭畜鳴雖經金陵六等定擬惟光時亨周鍾緝獲正法斬首菖橋陳名夏聞風潛逃投北入內院與馮銓爭權弓弦勒死餘皆陽在異域或遠遁或賂免未正棄街之誅莫紓神人之憤至今公論鬱鬱余倣春秋之義聊假曰誅筆伐暴正其罪令萬世下同聲醜詆無俾逆罪得逭天憲焉宋企郊陝西乾州人戊辰進士以

人甲子舉人面青藍色號張花臉久不第謁選天曹以貌寢不敘庚辰復入春闈徐勿齋太史首錄高魁廷試召對亦以貌寢失清華選授秋曹晉郎中未三載出守平陽大郡賊至即迎降僞授兵政府大堂扈賊爲前導用再後改僞戶政府少堂總督倉場大理卿凌忠清公其同鄉同年也城破後至凌寓勸授僞職公叱曰吾身任名教豈同狗彘乎愧恧而去賊敗又投清補江西學道未幾死余曾至吳興詢其家亦微矣枉做小人果何益哉陸之祺平湖世家己未進士起部曹涉學道歷任

江西河南陝西諸省回翔藩臬閱年已髦矣復起秦左轄賊破西安凡督撫司道守令各官及鄉紳死難者其四十餘人惟之祺與巡按御史傅景星叛降賊僞授戶政府大堂金陵定罪又以重賄獲免老而不死是爲賊其信然矣已上八人皆扈賊西來擁鑾前導見城破揚揚得意自詡佐命元勳其無恥負國若此至入京首降者楊觀光山東招遠人戊辰進士官翰林侍講兼眷坊諭德資深秩峻賊至即同梁兆陽各輦五千金託宋企郊饋賊大喜立授僞禮政府少堂召入文華殿留坐待茶賊問郊天不茹葷不行刑不近女色有說乎觀光叩頭對云天人一氣相感不茹葷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的是以後先生常進來講講授翰林簡討庚辰癸未兩入春闈分考賊至首倡助餉之說以五千金饋賊僞授兵政府少堂廿三日即召見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愎自用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賊云朕只爲這幾箇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屢恆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眞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賊大喜留坐待茶出語門人伍貢生世魁因傳於眾金陵定罪又輦多金徧賂倖免雖儼然人面哉亦馬牛而衣冠耳何瑞徵河南信陽人戊辰榜眼與劉昌辭所蘊皆牛賊同鄉首先錄用百官鑽營求進者皆借徑焉宋企郊第一次挂榜以瑞徵爲首

僞授弘文院學士教習館員賊敗投清又爲禮部侍郎
未幾死當與辛未榜眼吳偉業丁丑榜眼陳之遴癸未
榜眼宋之繩竝萬年遺臭鼎甲之不足貴如此視同鄉
杞縣劉狀元文正公眞不啻蜣丸之與蘇合矣侯恂河
南商邱世家丙辰進士歷任至戶部尚書屢加勑餉練
餉致民不聊生又誤薦左良玉爲大帥恣睢跋扈荼毒
生靈實爲罪魁丙子革職下獄出即降賊賊以其歷練
僞授兵政府大堂老而無恥至此傅景星河南登封人
丁丑進士以平陽推官陞兵部職方主事復改御史巡

按陝西城破即降賊僞授兵政府大堂至京改僞少堂
管理職方高翔漢陝西寶雞人甲子舉人辛巳以商邱
令行取授工科給事中賊以同鄉故親厚之即用爲都
直指受僞職最蚤光時亨南直桐城人甲戌進士以內
江令行取授刑科給事中狂躁喜事日與同官楊枝起
廖國遴時敏倪仁禎等把持朝政甲申二月賊逼總憲
李忠文公密疏請東宮撫軍江南分封定永二王於江
浙上袖公疏繞殿巡行且讀且歎諭閣臣陳演憲臣言
是演泄其語上召對公再申前請學士李明睿亦助爲
言時亨大聲云諸臣奉皇太子至南都欲何爲將行靈
武故事乎於是諸臣識者交口抵謂上怫然起井公疏
不行設時亨不狂言激阻豈有覆巢之禍乎寸磔不足
償罪矣十九日與王忠烈公竝轡巡城賊大至露刃脅
王云降否公抗聲曰不降賊以刀築之罵不絕口被害
時亨卽跪下投順僞授兵諫議寄其子書云諸葛兄弟
分仕三國伍員父子亦仕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
改姓走肖無負南朝科第其喪心如此一斬未紓衆憤
楊枝起南直松江人甲戌進士以湘陰令行取授戶科

給事中從不到科發鈔惟日與廖國遴奔走陽羨興化
二相之門納賄招權濁亂朝政又與吳昌時曹溶尋衅
詐害人畏之如蛇蝎以罪輔周牽染下獄出卽投賊僞
授吏政府從事終日拱立於旁惟唱名登記不敢措一
語嚮之岸然矯矯者竟安在哉賊遁潛歸又以重賂獲
免六等定罪尋死左懋泰山東萊陽人甲戌進士官吏
部稽勳司郎中賊以其有謀略僞授兵政府少堂鎭守
山海關等處與張若麒最爲賊所倚賴視乃弟蘿石先
生眞冀壤之隔雲霄耳張若麒山東膠州人辛未進士

以盧龍令陞職方主事加光祿少卿關外監軍以知兵
聞陳新甲爲司馬調職方郎中筦樞政同主款忌洪承
疇不從欲一舉殲之以紅旗催戰致全軍覆沒若麒獨
航海逃回革職下獄擬辟出卽降賊賊以其習邊事僞
授兵政府少堂鎭守遼東等處周鍾南直金壇人壬午
癸未聯魁選入詞林首倡同館迎降僞授弘文院編修
牛賊極重之呼爲介生先生令作士見危致命論大稱
賞不知此論何所措詞也逢人誇牛老師知遇人傳勸
進裘出其手三十年雄踞文壇主持聲氣一朝敗露名

教掃地有志之士羞讀其書文章一道尙可信乎陳名
夏南直溧陽人癸未會元探花數十年老名場褒然舉
首人方爲得人賀旣入翰苑上書言事蒙召對稱旨以
編修兼吏兵二科給事中將有不次之擢反面事讎僞
授弘文院編修與周鍾招引同類降賊負國忘恩賊敗
南歸聞南都定罪復投北廱特簡入內院未幾勒死當
是烈皇帝陰靈所殛餘從逆者纍纍多人不能盡數皆
倣六等分別定罪而惜南都所覈不愜輿論至若河南
寶豐革退舉人牛金星首降賊爲左輔從入京僞授天
祐閣大學士名首相凡銓敘僞職及夾棍追贓皆其旨
縱李巖杞縣舉人天啓閒逆黨李精白子任俠嘗出粟
千石賑饑人德之稱李公子杞縣令惡其市名得衆錮
諸獄賊至百姓殺令破械出之遂投自成僞署制將軍
造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諭以相煽動入京踞嘉定府賊
敗後中州郡邑多返正巖請提精卒收復金星譖其欲
自王勸伏甲帳飲幷其弟牟殺之顧君恩拔貢生不知
何處人有謀略與金星巖爲謀主至京僞署文選同宋
企郊操銓柄宋矮子名獻策河南人長不滿二尺精六

壬數僞署軍師又有萊州監生楊永裕曾爲欽天監正
僞授禮政府少堂妄興民不知何許人僞授刑政府少
堂皆雜流也然薦紳大老皆一望茅靡此曹又何足責
賊在道又以太常寺卿張第元爲僞兵政府大堂以給
事中耿始然爲僞刑政府大堂第元山西汾陽人戊辰
進士以觸忌諱立誅死始然山西猗氏人甲戌進士以
奏讖失指夫婦皆自經又以涇陽令李天篤爲僞戶政
府少堂天篤北直雄縣人庚辰進士賊尋縊殺之妻子
財物皆賞軍噫三人者稽顙賊廷汙其僞命旣喪軀又

禍及妻孥身名交敗愚矣憎矣悔何可追矣

留補堂文集選卷三

明鄞　林時對　懋甫　著

說

相說

今之術家或以子平五星言祿命或以六壬遁甲龜筴衍禽言占候或以太乙太素洞微紫微言術數人自以爲君平家自以爲季主皆渺茫不足憑而惟風鑑之說因形貌以矚神采定人之吉凶壽夭貴賤有確然不爽者其說皆宗麻衣麻衣古隱者如鬼谷鶡冠之流所著

有石室賦等書然荀卿有非相說而昌黎言以相占人不如論其人之心術與行事之是非爲有定則又舍形而論理也聖門以閭閭侃侃行行之氣象定吉凶而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何說焉春秋時善相者如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厥後言皆如響至若堯長舜短禹跳湯偏皐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虁傅說身如植鰭周公鉤僂

又舜重瞳項羽亦重瞳將操何術以測其聖凡乎古之善相推姑布子卿又如州犁伯季咸唐舉許負許劭周玄豹之徒術皆有驗晉侯一見沛公輒歎以爲天授伏波一見光武遂信帝王有眞下邳英雄能行虎步太原公子鳳目虯鬚夫帝王龍鳳之姿雲日之表固有以異於人者予將謂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魏先生謂李密無帝王之規模非將相之才略此又以其度量與材器合形貌而品隲也漢晉以來見於史策者周亞夫縱理入口當以餓死何晏鄧颺鬼躁鬼幽果不令終

人相班超燕頷虎頸飛而食肉爲萬里封侯之相卒立功西域封定遠侯宋文帝生子劭袁后自審視以有凶相欲弗舉帝苦禁乃止後卒弒父王衍見胡雛倚寺門而嘯急令收之則勒已遁去矣煬帝見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非常戒弗相近張曲江以祿山有反相令張守珪斬之帝曰卿無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而祿山竟爲唐禍李存勗少時父克用指謂客曰此奇兒也後十年其代我戰於此乎年十三獻捷京師昭宗奇其貌以瑪瑙杯翡翠盤賜之拊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毋忘余家江西有術士望王氣在吳越分入杭求之見錢鏐卜其大貴婦人亦有異相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謂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而其應乃在漢文帝丹陽鄭氏女相者謂當生天子李錡因納爲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相者善聽人聲聞守正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敗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事之不爽如此高皇在子興所郭山甫具言天表之異因以女入侍袁琪

識眞主於長安酒家云鬚過臍即登基矣御史毛伯溫按楚朝興王得見世子即致敬致餽出謂其子曰吾固知江漢星明乃在此戒弗洩宣德間徐有貞未第與其友段民邀于忠肅同讀書虎邱有道士烏元運過之相三公皆大貴求度已劫至正末有人過淮上見塗中推車挑腳者皆具公侯之相歎曰黃巾事必成孰知爲鳳珪斬之帝曰卿無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而祿山竟爲唐禍李存勗少時父克用指謂客曰此奇兒也後泗從龍于忠肅公幼時僧蘭古春相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柳莊謂于尚書王學士何不退于名望刀眼王十年其代我戰於此乎年十三獻捷京師昭宗奇其貌名血瀝頭後皆不免趙司空玭致政歸于公巡撫中州以瑪瑙杯翡翠盤賜之拊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以前輩禮事之極恭一日引于手噛其臂出血于悟請
教不答子孫問公何噛于手歎曰于好官惜不令終耳
袁忠徹相李忠文陳文定兩公名位相竝時李短小而
陳豐軀修髯望之若神人未以爲然後同爲大司成稱
南陳北李英廟對羣臣言徐有貞可惜無福卒有金齒
之行王文成幼名雲五歲不言有僧摩其頂曰此非常
兒柰何名洩之乎因改守仁人相之云必能跨竈父海
日翁自恃大魁不以爲然後以尚書封伯爵從祀廟庭
父不逮遠甚梓溪舒文節未第時大臣有善風鑑者謂

曰子今之羅文毅也果首擢大廷再過之問止此乎則
曰忠孝狀元子尚存見少耶梓溪風節卒與文毅相亞
云斯皆灼灼在人耳目閒雖然亦有不可一概論者昔
裴晉公命主簿餕而以遺帶位至三公宋郊以渡蟻登
宰輔則又在積善與勤修德矣余素不諳姑布之術然
以臆度之亦有倖中者當崇禎壬午春封皇四子爲永
王葬臣朝賀文華殿王年十歲冕旒翼善冠蟒袍大帶環擁
余隨班行四拜禮訖王致謝云先生們多勞了音琅琅
可聽衆易其少也起而近瞩之王乃田貴妃所產藍田

葬說

古今言葬法有三其一論形氣形者山阜之象金木水
火土是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是也得木氣者
象青得火氣者象赤得土氣者象黃得金氣者象白得
水氣者象黑此在天成象也木形直火形尖土形方金
形圓水形曲此在地成形也又看龍穴砂水所云入山
尋水口登穴審明堂而以前後左右四獸環抱向背辯

吉凶也其二以天星卦例論方位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生剋衰旺又以十二宮長生墓庫定水之來去也所謂不用穿山虎惟於二十四山中取三吉六秀不用透地龍惟於六十分金中取丙丁庚辛也其三又有三元白法卽曆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三元共一百八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值年值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卽太乙家釣宮值事太乙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不易者也三元白法則隨時改換者也舍形氣而論方位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凶又何取於生氣之乘乎若三元白法益屬穿鑿又地理中之捕風捉影矣要而論之葬經千言萬語總不出葬乘生氣脈認來龍二語又以山之老嫩水之向背土之潤燥草木之榮枯因形定穴卽爲吉壤一切雙山玄空五行穿山透地縫金之法俱屬渺茫不足憑也今人惑於鬼藏之說以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程子云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口據子孫之心而爲言豈在禍福乎自鬼藏之說不破於是受報之遲速公位之分配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口形氣之外不得不雜以五行之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幾無可葬之地矣余謂以山川之起止合散相其融結亦不難辨苟欲定向出煞只據羅經以六十分金統十二支爲內盤起向上五行之長生以二十四山分屬六十分金爲外盤起龍上五行之長生以二十四山爲綱格來龍必以三吉六秀爲尊以六十分金爲目格坐向必以丙丁庚辛爲正庶不差謬耳至於剋擇之說益爲不經古者葬必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春秋雨不克葬日中乃葬古人又何嘗擇日耶

序

高慶翁文集序

古來譬纓名冑類以忠孝節義傳家如陶元亮自以晉代三公之後不肯屈節以甲子紀元而漢汝南陳氏東

海鮑子都家閉門遮臘恥事舅姓千載猶仰高風又如宋褚淵子賁唐楊涉子凝式病父失節託疾辭官終身隱約豈非賢子弟蟬蛻不汙卓然自樹者哉吾鄉文獻之邦凡世家舊族咸秉禮守義以名節相激礪易代後篤念國恩潔身高蹈不逐時趨者如李子杲堂周子棲煙陸子披雲高子廢翁及董子曉山徐子霜皐朱子柳堂錢子蟄菴退山輩率皆名家子堅貞自矢甘心肥遯五十年來困悴厄塞多鬱鬱告終而棲煙曉山廢翁柳堂爲今時碩果歸然無恙余猶獲握手把袂覩離黍以人道或幾乎熄矣是故明君賢相恆兢兢以此風勵如力爲表彰如孔父仇牧荀息等大書特書使讀者興起感發亦可以知人論世矣

簡端俾後之讀斯集者興起感發亦可以知人論世矣

公弼廬大令纂殉忠列傳序

春秋一書聖人扶綱植紀垂世立教於仗節死義者咸卷詩文當與晞髮集冰雪集並傳來禩余聊綴數語於

欵異世同揆豈非今之雲窩處士菊山詩人歟則茲一

漢高帝之貰季布唐高祖之褒尉君素周世宗之重劉仁贍我太祖之祀福壽李觀余閱激頹磨鈍大抵皆然至元世祖祭文信國伯顏恤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竝植人彝者乎嘗慨有明中葉頻丁多難自啓禎以來一膺瑨禍再罹寇氛荼毒摧殘橫遭羈虐臣烈士念綱常之大義懷君父之深恩裂帛膏刃湛族燔骸者殆難縷數則皆三百年尊賢敬士之報崇獎培養有以鼓動拔起耳興朝亦嘗褒恤忠貞於甲申攀髯諸臣贈謚賜葬不且與祭信國祀福壽李融余閱者事

同一揆歟公殉盧大令天懷亢爽磊落多大節雅慕古
今忠孝義烈低徊慷歎平生游展所至不憚於車塵馬
跡閒周咨廣詢手寸管編摩濡削搜采靡遺蓋起自戊
午訖於丙戌閱年三紀列傳二百闡幽表微裒然成集
余受而讀之見其綜述贍該敘次簡潔屬詞勁挺論斷
精嚴不撓詭不抑抗詳而有體殿以存眞深得昌黎廬
陵筆意當與表忠紀世法錄頒天臨筆遜國年
譜諸書存有明一代實錄眞千秋信史也余不敏向嘗
輯表忠碎瑣二集蒐羅年來殉難事甚悉長言之不足

又詠歎以傳之將鋼諸鐵面以藏井底今得盧子此書
炳炳麟麟昭垂星漢豈非廉頑立懦存大防而維名義
爲古今不朽鴻文哉以視余所紀殆如傖父覆瓿山人
浮瓢直等諸敝帚斷梗矣

蔣孝廉同菴史纂序

余嘗數過邗關聞元長蔣先生文章道義恨未識其面
也當時前輩若大理聖任喬先生銓部徂徠李先生給
諫汞言姚先生咸荊奬掖盛雅知契最深國變後余訪
燕山梁職方鷁林於安宜喬先生尊酒言歡有三人斷

卷瞭然眞子長千載功臣也從來習史記者在昔有裴駰集解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在今有楊升菴題評唐荆川選要凌以棟評林而王守溪何燕泉陳石亭茅鹿門王遵嚴諸公雖論撰不同訓故考索各有發明安得如蔣先生獨出手眼領異標新俾作者與述者之精神兩相遇於墨瀋紙背閒呼之或出者噫先生之書必傳余獲附先生之後以垂久遠則余之徼重於先生實深矣

梅叟兒煙鬢堂詩集敘

往戊寅已卯閒余偕家庭評荔堂與梅叟用圭兩宗兄論文攷藝有嗷鳴之好卯閏余倖售而梅叟荔堂戚鍛翮用圭則僅中副車次年余復聯鬧南宮用圭就成均試同在少宰公宦邸詩酒倡酬甚適也時梅叟在家苦攻制舉義邈不相聞既余奉使南還驟膺家變而少宰公亦先捐館同在憂感中每相痛悼無何桑海倏更鼎鑊將易余既遯跡林泉則圭復溘先朝露而梅叟則棄去青衫頻年作客往來燕臺淮海閒覽南北江山之勝登臨嘯詠錦囊篋笥貯珠璣如是者經二十餘載流

跋

跋朱氏家乘後

今人出宰百里流惠經民生而尸祝去而謳思者必出

於其鄉正人君子之口然後信而可徵天都有金文毅公正希先生不特文章妙天下而義聲慘節崇冠千秋又吳門文文肅公湛持先生當時墓號爲祥麟威鳳不肯以曲筆徇人一字之褒榮踰華袞兩先生山斗望隆未易徵其題拂而吾鄉圖嶠朱公令休寧歎識當其奏最北覲也兩先生從邑民之請各爲文以碑去思列敘政績美不勝書而大節湛恩尤稱卓越者有兩事當天啓甲乙閒逆璫煽燄一時義子乾兒祝嵩獻媚匝地生祠紀省會紀畿甸未已也又紀聲毅紀邊鎭紀遐疆未已也又紀聲毅紀邊鎭紀遐疆未

楊先生祁收雜詠跋後

余嘗謂靖節之讀山海猶靈均之賦遠遊也蒼涼劭冥情緒激楚來不知其所起去不知其所歸使人流連往復戚然欲泣同此一絲血路萬徧水磨海竭桑枯永劫不毀直欲挽精衛之魂灑銅鞮之涕今讀先生詩何其神似靈均靖節卽百端交集一往情深正加獨立空山海水激蕩鸞木哀號悲風四起所謂白玉璞中琢心黃金礦裏鑄淚矣

墓誌銘

明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尙寶司丞前江西道監

察御史湖廣布政司參議提督通省學政向若
水公墓誌銘

余昔簽仕皇華見署中使星堂列有書目署後室三楹
榜星垣書府皆同邑向若水左轉行人司副時所綰構
井題額皆因歎公莅職勤敏不以遷謫故視同傳舍蓋
前輩立法每使旋必以書一部送署以故多未見書每
被衙胥盜鬻公恫心既創屋以扃鑰之復爲榜示余入
署後遵公成憲與諸同寅爲簡書會整殘去蠹將印記
鈐蓋於上以防盜鬻未嘗不服公貽謀之善也又聞公

初入西掖即抗章論劾不避嫌怨會具疏爲同鄉周太
僕昌晉申理太僕亦硜硜自守不植黨爲時局所排當
崇禎初韓相國文忠公奉旨定逆案將太僕羣梁明註
持議多依傍循資未蹴遷似亦可寬指摘而誤罣網羅
公每爲扼腕及烏程相柄國與羣小田惟嘉唐世濟章
光岳袁弘勳等內外勾連翻案甚急賴烈皇帝堅持不
允公疏內有逆案中之不平者願冢臣一一明告我皇
上以期彌雪遂闕宥銓之忌將科場監試懷挾事借題
處公嗣後屢起屢蹶則皆坐此疏始終受累不淺耳易

代後余偕公屏跡林泉見其立身矯矯持議侃侃猶見
前輩典型乃甫躋稀齡倏爾捐館一切銘幽之文闕焉
未備今其孫寶璐以余諳先朝典故屬爲誌墓余安敢
辭因珥筆述之公之先系出宋崇信軍節度使震卜居
鄧西桃源鄉清泉里因家焉國初有龍虎將軍先正始
遷入郡城六傳至閩藩理問朝佩則公之曾祖也祖承
憲以子貴封文林郎生海若公諱卿謨即公之父登萬
曆丙戌進士令寧國調繁丹陽卒於任所初娶周孺人

無所出繼娶詹恭人始生公恭人將娩夢神人乘白鶴
集於庭覺而就蓐海若公知不凡命名相胤字啓明五
歲能自寫千文字畫端楷稍長博聞強記過目不忘十
歲喪父哀毀若成人有贈賻者輒含淚辭之云吾父一
生廉介豈以歿後改操耶悉卻不受其立志如此弱冠
赴道試以溢額附學業三次觀場而赤石陳公督學執
法將寄學悉汰於是復就童子試至辛亥郡守戴公擢
第一改其名爲佳胤重入泮宮乙卯遂登賢書壬戌成
進士出閫後心煩懣指痛不可忍繙怪之急奔歸而董
恭人卽於放榜日易簀孝思感通號踊欲絕苫塊中躬

負土石畚築成墳服闋授大理寺評事平反明允纂修
棘寺祥刑一書時逆瑺播惡冤斃忠良公目擊痛憤遂
乞差催江南金花等稅見民生窮困疏請蠲免積逋不
允反嚴旨督責會思陵御極以才望簡擢江西道御史
遇事敢言風生臺閣首參婁樞梁廷棟罷黜逮糾劉僑
張道濬等盤踞金吾恣唯狼籍皆人所側目不敢輕犯
者公方爲朝廷肅清仕路而嗛公者借題前疏降補閒
曹歷陞禮部儀制司郎中愼惜名器調護親藩杜花生
之請封禁越關之奏擾一遵祖訓著有容臺佐議一書

甲戌督學楚省悉屏竿牘獎拔寒畯黜駿黠文者怕避不敢入公獨首按其境案發人不敢譴
競衡文者怕避不敢入公獨首按其境案發人不敢譴
楚多藩封每校士咸來請託公毫不曲徇有投遞薦函
者竟部奏聞繇是賓緣路絕江夏賀文忠公稱爲今之
僻文清云丁丑量移閩省建寧兵備時鉛山界連兩省
山寇出沒公至修築城垣嚴詰姦宄整師鞠旅密授方
略勦除白蓮妖黨立誅梟弁之訛言煽惑者嚴彊賴以
寧謐己卯奏最晉秩業陞四川清軍副憲而忌者修前
郤又從拾遺中鐫公級迺以僉事補廣東羅定道嶺西

子也余有不滿者兩事當統均時調儀郎吳昌時爲文選掌銓卒以賄敗嬰聖怒廷訊被殛炎未大計金沙張公亮明弼以名士宰揭陽初無劣狀而過聽吳沈兩生言無端降黜各司官爭言內外單無名不便議處太宰云吾自有肚單張因取以名集天下傳爲笑柄至若公以一疏之故永念不忘亦豈匿瑕含垢怨以待人不吝改過之謂乎太宰褊衷多此類今歷世縣遠是非久而自明公亦可以無憾矣公生於萬曆壬午五月十日丑卒於辛卯九月廿一日辰配戎恭人益府長史戎公來己卯許公改督學錄科咸以高等應試遂同薦賢書君

寘女生於萬曆辛巳十月四日戌卒於丙戌正月十五日午享年六十有六合葬郡西郊楊家水畈祖塋之旁子孫繁衍詳行狀中不具述因系以銘

公昔乘鶴下雲逵口銜霜斧吐丹芝幼懷奇略壯承箕裘治易爲新安然明羅先生首拔而余治春秋亦荷金沙楚珍時先生收冠本房主司以文皆古奧置弗錄兩先生力爭始獲中式次年庚辰同捷南宮兩總裁置酒款卯闈聯鶗鴂衛太史紫巖先生大聲曰林爲兩子俱宜魁兩浙而爲余輩所抑中稍後今兩子皆聯捷又皆名棘寺烏臺展鴻施錢錢山斗冰鎖垂文經武緯黼以殘一朝騎尾返天池玉韞山輝永不摧論論訊訊亦胡爲千秋直道在於斯

傳

葛太史文節先生傳

法鍾王首擢進呈天子覩淩雲而動色業御前封第一矣會通州以北籍彡內援翌旦臚傳倏改爲次人咸駴異奏名上殿君風姿秀挺舉動端莊上拭目久之簡在帝心嗣是讀書中祕凡遇閣試館課必冠儕輩隨充日講召對記注官又同修會典纂輯太子格言編纂六曹章奏珥筆天祿石渠恪恭厥職時余亦承乏星垣丹陛聯班午門待漏追隨京邸不啻洽金蘭而踰骨肉也一日上召九卿翰林科道等官來平臺問募兵餫餉君奏對娓娓千言大約謂增兵不如練兵加餉不如清餉當不支仍返里門兩經國變如雲鵠冥鴻不嬰矰弋蠡城鼎湖慘殉攀轅無繇日偕余望北哀慟至西都再造起君春坊諭德行文守催乙酉甫戒裝抵雲陽而國勢已不支仍返里門兩經國變如雲鵠冥鴻不嬰矰弋蠡城鼎湖慘殉攀轅無繇日偕余望北哀慟至西都再造起君春坊諭德行文守催乙酉甫戒裝抵雲陽而國勢已監國又以君爲國子祭酒晉侍讀學士四海橫流難揩一木遞跡深山逝將終老鼎革後杜門卻軌砥節邱園丁亥巡按杜疏薦不赴辛亥壬子巡撫范又以山林隱逸特疏具題以病懨辭高臥不起兩奉恩綸舊敦趨供職郡縣逼遣矢志彌堅該撫始允具咨達部代覆徽飭公吏掌垣格菴章公皆氣誼相投締交莫逆君旅邸子處有新安吳丞以解糧缺額禁獄將室女助遷君卻之若若者豈非潔身高蹈終礪箕潁之貞操者耶當塗聞捐俸金助其完逋又武林金某寓京富願以女入侍口聲思慕欲一望見顏色不可得有名可聞身不可見之質庫一所女戲一隊賠奩君亦不受其介潔自持澹於語以爲歎羨易姓以來凡前朝鼎甲皆靦顏復入詞林

而君獨秉志堅貞屢徵不就海內望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耆碩之概何讓古人辛酉元配姚恭人逝君卜一抔之邱以營葬頗竭心力至壬戌冬舉襄尙邀余題主兩夜聯牀握手敘訣猶無恙事竣過敝廬半晌笑談不謂閱兩日竟無疾捐館嗟乎痛哉天不憖遺老成凋謝嶽壞梁摧余自是益侘傺無可告語矣時正屆稀齡尙未浹旬且而飄然撒手不望一絲亦庶幾羽化而登僊乎古有私謚如貞惠之謚於妻文中之謚於弟余倣其義著謚議云以先生績學鴻文驚才絕豔金門

振響藻挹天庭玉樹漱芳奇採月窟李北海人稱猶老蘇眉山主歎奇才雲漢昭昭金石傳播宜謚曰文煙霞疾痼泉石情深丹綍頻宣難屈辟方之鴛弓旌廈賁不彈貢禹之冠矢死靡他守塞不變宜謚曰節蓋先生文起八代節樹千秋聊采兒陽之稱爰引梓溪之例謚爲文節質之同人僉云允協乙丑王顓巷太史視學至寧高君行崇祀學宮以永祖豆焉君諱世振字大于一字同果號雅菴晚稱寒鐵道人世居鄞仲夏之葛家灣郎稚川僊翁鍊丹處祖父炳戊子鄉進士令南城陞大理評事父瑞圖郡庠生封翰林編修母俞恭人余長兒麟錦英年力學樹幟泮宮稱快增爲君所矜式不幸蚤逝柏舟有婦翦髮務面完節令終亦可謂無忝君矣君生卒月日及子女婚配詳墓誌行狀不具述口敘余與君數十年素心石交一旦先我溘逝不禁收淚寫哀而爲之傳

贊

徐子松盟遺像贊

奉常之裔司馬之甥家傳清白孕瑞鍾英兩雛奮起洋

水聲聲金昆玉友君更崢嶸吾翁若翁蘭誼堅貞初偕研席復締姻盟于歸弱妹琴瑟和鳴乘龍佳壻光我楣閫數奇抱樸未遂登瀛英姿卓犖雅抱恢弘同余游宦協謀經營掖垣草疏戎幄籌兵輔我不逮資益匪輕晚參建幕杖策退征倒屣懸榻國士孺迎稀齡踰二驂虹邁昇天胡不憖喪此國楨遺容儼在如覿儀型孫嗣振翮接武升賢將大爾猷門戶煥更

題後

題曉山集後六則

文章有神交有道則知我輩嚶鳴之好當愼爲選擇不宜蕪蒨粲雜以先生抗懷高潔獨立空羣覽所跋弁洲四部纂極鄙趙孟頫正與鄙見合弟所畜妄輿畫品墨蹟雖甚眞亦棄同土苴今集中所列評語如徐乾菴方邵村樓岡輩得無蘇合蜣丸溷入香奩乎亟宜去之無涔汗簡安得曾華之席未割鷄鴟之類同巢耶

張巡簡傳

噫此字乃先皇帝御諱故避之改爲簡討巡簡較易

姓後逆臣馮銓等示讎先皇疏請仍舊直斥其名余每見官街戚然欲泣古來以御諱更者如削徹爲削通莊助爲嚴助莊光爲嚴光王昭君爲王明君民部爲戶部之類後世仍之未嘗遽改何至今日悖逆傷心若是銓等之罪不勝誅何先生亦未之思耶亟宜改正無令閱者傷心

書李子杲堂文鈔後

當戊午已未間黎洲嬰慈闈之戚張美翊案黎洲年譜康熙十七年戊午詔徵鴻博是歲公年六十九門人陳庶常代爲力辭乃止十九年庚申姚太夫人卒則謂戊午已未嬰慈閩之戚未合庚申公與興化李映碧特舉遺獻徵修明史公舉其于主一門人萬季野以代有與徐立齋書首陽二老託孤尙父云云公嘗與浙東軍事此時徵車格繹未免自危高揭紅單或以掩人耳目不得已也杲堂往弔歸過余舍歎息不置余詢其故云初入門見喪次紅旛高揭已大駭及弔畢咄咄語仰荷新恩恨命蹇遭變無能赴召有辜隆眷柰何兄當何以策我不覺啞然失笑末路喪節名教掃地人品之難定如此則杲堂生前已大不滿文鈔所云乃其未定之書耳至悔菴文行吾鄉推服平生受東山之累不理眾口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晚年痛自懲艾以悔名菴亦可謂善補過者丙戌

以還不上公車者僅七人悔菴居其一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弗過督何如

周鄭山傳

昌黎誌子厚不諱與王叔文交好而於以柳易播一事咨嗟慷歎謂爲人情所難蓋瑕瑜不掩直筆始可傳後今讀鄭山傳如寫照添毫并其人之精神畢現鄭山一生恃才傲物跼跎不羈之狀呼之或出眞可謂繪影繪聲矣至用筆之妙精警生動得龍門扶風之髓必傳必

陸春明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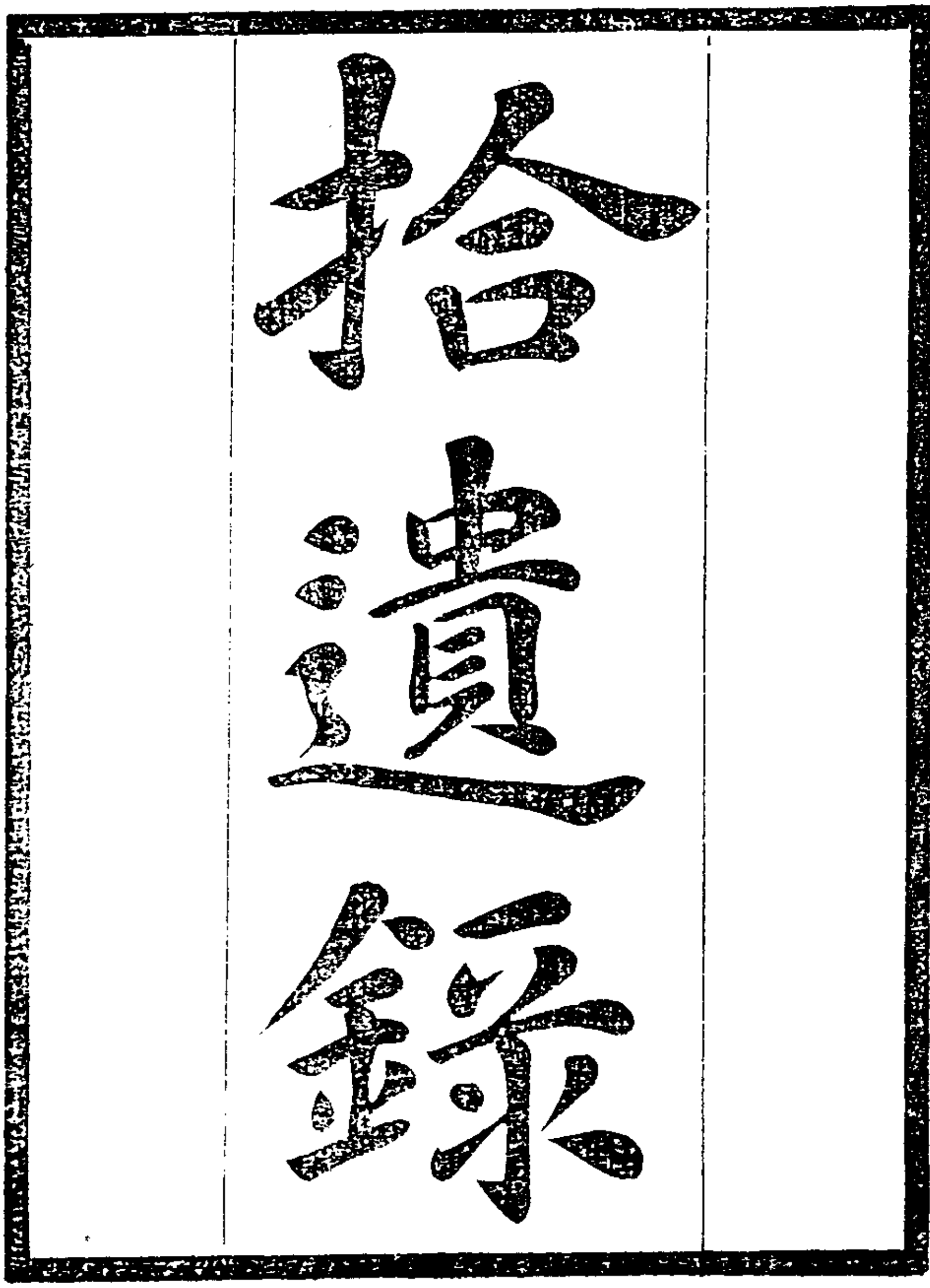
春明溫溫儒雅璧行珪趨平生卹孤振乏拯人之危急人之困好行其德難以縷數正與阿兄周明絕不相類周明可紀者惟盜癖王頭一節耳傳中揚厲鋪張字字實錄春明得此自堪傳後餘文俱可置弗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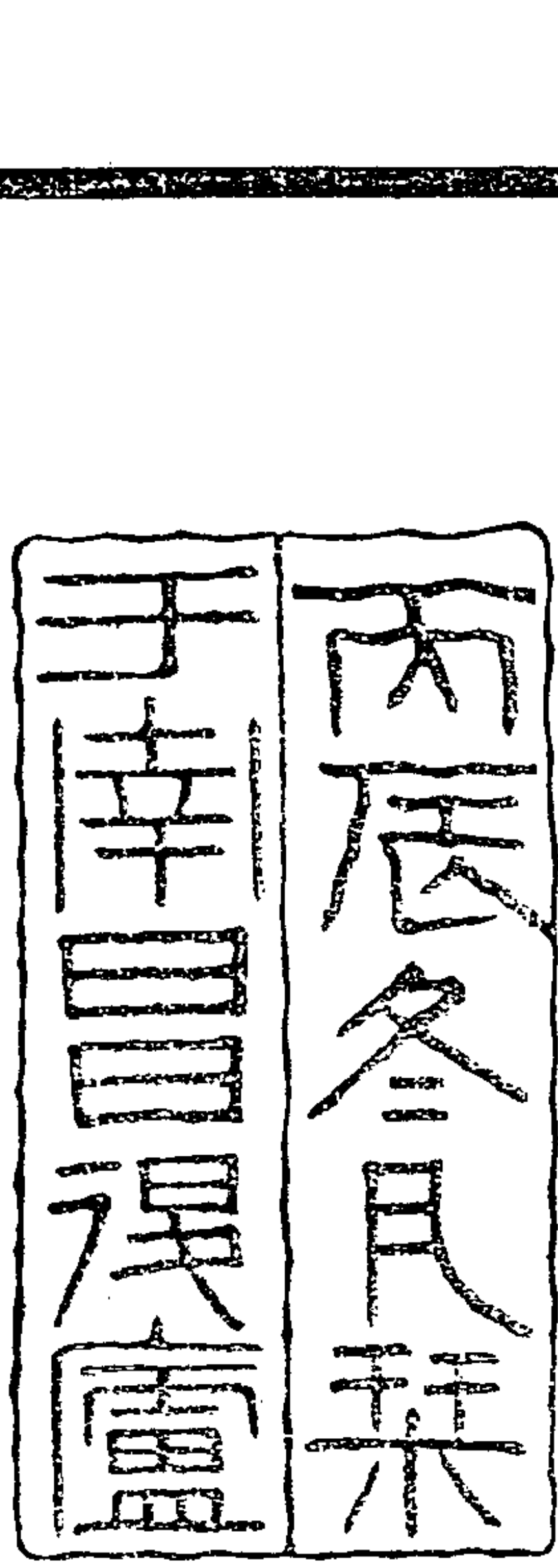
寄林影巖書

余猶子素舍樾自稱影巖少年倜爽同李山顏毛止山游精繪事工鏤篆與吾長兒最善余寓未見其畫也嘗薄游西江曾以一函致博菴黎先生先生亦目爲名士

歸來一疾竟不起與吾兒同赴修文之召同人咸痛惜之如張蓉嶼謝念蓼華野昆季各寶其遺墨先生亦與之交好耶素舍韻人得長者爲之表彰雖死猶不死矣

聊補堂文集選卷四





拾遺錄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纘撰纘有家規輯要已著錄是書雜考訓詁分爲六類援引採輯頗有根據其論語類中如不舍晝夜朱子集註從經典釋文舍音捨及作楚辭辨證則取洪興祖所引顏師古說舍止息也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纘謂當以辨證之說爲定今也純集註從說文纘引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釋文云純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是純即緇也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纘則引爾雅考工記以正其誤卞莊子之勇集註云見說苑纘則以爲先見荀子邪無道則卷而懷之集註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纘則據左傳謂甯殖當作甯喜子見南子陳自明以爲南蒯纘則據左傳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詆其說爲不通其孝經類中范祖禹古文孝經說言之不通也句纘謂誤以司馬光註爲經文其孟子類中摩頂放踵據李善文選註所引放

作致於二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據漢書食貨志所引謂檢當作斂趙岐註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以曹交爲曹君之弟集註並從之纘則據左傳閻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證當從經典釋文以晉西即晉申據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證曹交乃以國爲氏非曹君之弟又據呂氏春秋孔子置郵傳命之言爲論舜服三苗其小學類中據參同契證急就篇之老復丁據詛楚文在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知小篆非斯自李斯據顧命齊侯呂伋知竹書稱太公卒於康王六年之妄據張說謝碑額表知以季札墓碑爲孔子書始於唐人雖持論多本舊人然要非空疎者可比其經說類中司馬光語一條自漢儒至宋慶歷一條尤深中末流之失其儷考類中論文考古亦多可採上方楊慎則不足下較焦竑則勝之多矣原本刻於明季分爲十卷後版燬於火其書遂亡其裔孫得殘闕舊本復爲掇拾僅存論語八十一條孝經十六條孟子七十四條小學四十二條經說二十一條儷考六十三條特十之一二而已然亦足以見其厓略矣

自序

予生窮鄉無所師承自年十五六仰瞻伊洛望洋向若渺乎不知其畔崖也於是日欲求其所未見廣其所未聞一字必辨其譌一句必究其當一事必究其原雖斷簡漫滅不可以意擬者必旁搜遠覽以冀其符合初閱之而疑其不真再繹之而猶慮多誤反覆輾轉至於饑寒疾病勞勞兀積晟累時未敢少自怠荒總十三經與子史百家手繙口哦鈔撮者將數十萬言今年逾七十顛髮皚皚視同黨諸君子參性命之微而扶天人之奧殆瞠乎後矣然方寸之間稍

有發明日用動靜無或逾越未必非古訓之爲助也爰輯成十卷俾後世子孫知予用心之勤如此耳

石序從乾隆廬陵志補錄閣本無之 思敬記

拾遺錄目

論語入十一條
孝經十六條
孟子七十四條
小學名物字義各種彙考四十二條
經說二十一條
儷考原闕載條數實六十四條

論語八十一條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後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迺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繆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麗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蘗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惟論語所載爲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

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加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直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用證而知其窮故曰

苟有命世之人雖民甚無良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慶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學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

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無申棖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與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云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曾以子問禮言証之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冊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
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
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郁谷神不死
章也冊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
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
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
於問答之際有啟發非以爲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亙鄉城邑人相傳謂亙鄉童
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亙鄉縣其城猶存
不舍晝夜釋文音拾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詞辨證云

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
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麤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縱衡李斯韓非
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比而不周
思欲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問其善也關黨童子則抑之勉
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
言而召五代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
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
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
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
以鄭爲平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
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
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
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云
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注純絲也從說文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
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
雅一入爲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

孔氏誤以緦爲縓則緦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緦
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註正義曰一人爲緦未知
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緦飾衣似讀緦爲縓當以
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
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剛之嚴太
元永次五云三剛得於中極天永厥福其義尚矣
按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旨然緯書
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

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
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蓋古者謂治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禮一次位
掌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
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
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曹操祭橋元文公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
語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曰吾與汝俱

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
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
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
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
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
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
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
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
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致堂曰直
躬猶曰正已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矣

周生列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
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
博奕之日閒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
戒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
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元文公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
語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曰吾與汝俱

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曰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與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虞官名以仲舒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又以獻子爲穆伯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下劣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邱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按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末詳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污眩世俗殉利無恥鑿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子集註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復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云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說與黃祖舜亦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

拾遺錄

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

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子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考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實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

爲學之有本若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

象聖人其觀於水亦亞於孟子矣於此見格物之

學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

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

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採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飧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飧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飧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說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

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禍可求乎賈捐之詔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
王充曰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教之化民也深於民命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集註遽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殺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史記循良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邱索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遽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

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亶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人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之按孫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爲譏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黨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焉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案歐陽修詩本義已有此說此以爲胡寅之說蓋偶未考

關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十六條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槃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心謂何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之事也其

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惟顏曾子貢以子貢亦聞一以貫之之傳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案歐陽修詩本義已有此說此以爲胡寅之說蓋偶未考

關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十六條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槃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心謂何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之事也其

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者凡五十事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

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
今首章曰仲尼閒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
弟子所爲之書馮氏曰予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
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
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
善朋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心讀書
志乃謂朋公阿其所好蓋子心守景遷之學以孟
子爲疑非篤論也朱子於孟子集註取朋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
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子集所
載刊誤亦無之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
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
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
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
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惟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剖集格言爲
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
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
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
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
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手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賢者
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
劉盧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
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
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眞文忠公勸孝
文曰侍郎王梅溪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

嚴父莫大于配天神宗寶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孟子 七十四條

孟子集注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前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於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云殷祿未盡尙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汩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

志曰喪祭從先祖註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

與衆樂樂思考之史記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惟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周哉吾聞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信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楚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致悱曰孟子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之義須臼者不負戴於道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不提挈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此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尙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琊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棄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滿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宋周子靜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字著略點朱子註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言亦有所本

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閭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大矣

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琊晏子爲陳蕃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棄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滿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宋周子靜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字著略點朱子註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言亦有所本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淵明委心之言爲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申不害亦曰術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子晚年心處但禪學有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子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若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以是知異學之失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拾遺錄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釋楊朱書惟見於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

孟子引賈憲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賈爲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鄖賈鄖賈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証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淨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王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黃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惟天吏則可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强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而楚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恐於義

言而楚漢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竝言殊非其倫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胡致堂曰心無理不運蔽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贊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歲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以守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之言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未協也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曰無再中之理而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新垣平言之曰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孟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考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者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氏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

也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干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

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機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篡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按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邪正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
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註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禍
濁者達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
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
所謂舍爾靈龜靦我眾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
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
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
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
慎之所本
拾遺錄　元
行所謂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
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遣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於今乎
孟子古本宿於澮水經注云澮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八十里所謂澮中也俗以澮水爲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澮故也今本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於晝
史記晝邑人王蠋通鑑作晝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孝成季曰
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
以及與政有以異乎鄒子之論泰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
拾遺錄　三
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
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
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
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俄孛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
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
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不記書
遂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
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恒心民亦有恒心
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拾遺錄

小學名物字義各種彙考 四十二條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鼷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
絹百匹文選注引寶氏家傳以爲寶攸世祖詔諸
弟子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子曰邠國近在秦隴
非絶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
極汎府中切汎西極之水也

爾雅疏按尸子廣擇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
貴襄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圃其學之相
非也數世矣而已皆貪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

郭閎傳介帨夏幏蒙賸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
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襄平易別圃一實則無相非
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
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
四氣和爲正光此之爲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
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
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
之謂永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
二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

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義也通典顏延之曰伯
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
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惟施與舅姑耳雷次
宗云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
母劉共父刋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子謂古
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
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記禮
者之言猶已子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郎柳子所爲作頓版傳者也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香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蔴菽字書不見枏樟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說
文茗荼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
急就篇注壯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卽此也
終軍之對鼷鼠盧若虛之辨鼶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維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宋蔡謨不識
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白及學之陋也

唐元度十體書云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
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
不通者十有二三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
爲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試律試八體亡新六書繼文志謂
六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又志謂
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
之律卽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
六爲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翁其子孫之役
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子詩云自度
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敘學涉獵其略云殘經不悟於
郭亡闕文徙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虎
多於六者自乖其數書殘武殪頌亂湯齊鳥瀉混
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隋
遊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自去口東東谷而棘
氏微口之省而疎姓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分序於八寸之彙執異爲宗丁尾亂真釣須失

實書六書肖而旣謬國名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
之鈒鈒鎮定銀鐺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東二
縫之爲衣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
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
禾之秀雜析爲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
爲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字失部居改白
水真人之兆書忘形篆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
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梁代七十二家名雖
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三問之爲

航安識門五日之爲閩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安所從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從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拾遺錄

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二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視下一字劉元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爲邢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爲張周義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爲百古文難考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靳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綰永福顏氏注綽綰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墟言孔氏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滹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遽屈平遏靳尙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返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誃楚那楚誃秦那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祉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原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也足足然則爵即鳳凰與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塞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七日丙寅朱子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晨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

拾遺錄

今考通鑑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滌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庾肩吾云隸者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蘷鍾隸王羲之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復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闔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繫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闔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於此謂闔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志也衡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滌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

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
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與
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
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閩入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詮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
音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尙矣夾漈謂五書有窮
諧聲無窮五書尙義諧聲尙聲釋文序錄云古人
音聲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考古編謂周

顒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切韻五卷後有郭知元者九人增加唐孫
愐有唐韻廣韻則宋朝景德祥符重修後人以三
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
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
僊反半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
先字蓋自真字而來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
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
分上下矣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
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來尋源照之
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後不傳
韓非正棄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說文云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朱元晦實亂佩
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
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子母然母能生而
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陵劉龔因之皆字書

所無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急就章沐浴揣摩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嫊可以休老亦作揣摩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出攻愧集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讀蒙求者不知此攻愧集云

經說二十一條

拾遺錄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或云七經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唐谷邦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詩書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帝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易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列於學官者惟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爲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宋嘉祐中楊南仲等南渡高宗御書後刱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字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鐫石也舊史記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

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
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
元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
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昭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
書愚謂儒以詩書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經者爾
乃欲發冢以求詩學漢儒之陋如此

歐陽文忠公筆記云安昌侯張禹曰必博見然後識
其眞僞當考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卽象山六經注
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
墨也

處傳勵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
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
不知然後心開意明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
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
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

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此皆天下名言

隋文中子有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
於一陸魯望謂六藝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爲經
書春秋實史耳舜皐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于
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元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見陸農師
詩註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
寫細書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
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
等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
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宋史藝文志唐末益
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
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
維邢昺覆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傅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
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

經說皆緯侯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
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推度災記感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
儀樂緯動聲儀耀嘉計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
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
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
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經之外
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

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惟易緯存焉正
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
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書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
言不異行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考
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立國學故諸
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司馬溫公曰新進後進口傳耳剽讀易未識爻卦已
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
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

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東之高閣
朱子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
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
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朱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告備於天曰孝經
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以備矣見援神契是以
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誕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
王之道祥符中益孔子爲元聖後避宋太祖名改
至聖

自漢儒至宋慶曆間論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也經小
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
土梗古之講經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宋元
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
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
耳者聽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劍南

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宋之諸儒發明經旨有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肤征顧命黜詩之小序不難於經說議經況傳註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眞氏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或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謂易乾卦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爲姦言以罔上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拾遺錄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蓑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儁考

穀梁僖四年傳註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宋鄧潤甫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申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

閭循頁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閟欤抑
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
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
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
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
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益然如在春風中豈
特公之文足以導上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
起其文也愚謂君臣皆出於至誠故詞意之間靡
不交孚千載令人想慕耳
張文定行范文正除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
名之下難爲處殆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
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於休訓詞溫雅
可以想見宋世太平之象
宋開禧間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
能棄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
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
墟誰任諸人之責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
我以就和檜之奸狀著矣令人痛恨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遷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江表微言之緒
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闡正始之音晉人之
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
武平啟以正始之遺音對爽朱之亂雅陸務觀常
摘其誤
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
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
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蘇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閭暮則倚閭常
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鳥敢不忘
上官儀册周文王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梧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菜難悟柳邪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
平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

顯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當時亦有不檢如此者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竦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宇皆全句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嶲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之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櫝衛懿之鶴有乘軒子奚辭邑而衛人假之

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懺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揚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眞傳

宋寧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內云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當時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疎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衮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爲人出表記擔負出詩元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

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源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樊巴傳告示出荀子仁者好人布施出周語布施優裕出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嶷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出魏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

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介出長笛賦間介無嗟婁羅出南史顗歡傳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注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幾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不無世情邇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元賦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慚愧出齊語安排

出莊子比衆出周禮太司馬注見在出蔡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梁簡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蚊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洱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敢平原之封荷蚊入榛楊雄童烏熙祖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諫

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儒志矣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爲對傅景仁云烹羊宰羔惟帶牛佩犢可對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王岐公答韓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

蓋放杜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牢愁出揚雄傳牢愁音曹黑屎出列子冗長出陸機文賦出狀出史記夏本紀擘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

出左傳釋文敘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
息耗出寶妃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
出淮南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發遣出陳寶傳天
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元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
列子俾倪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提撕出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
節王曾再登揆席倪就集賢
黃伯庸爲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奚
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面健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
將宥之十世用語亦妙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遷齊之對
也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
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
之結草
眞西山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云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愈果然後遂至相

厥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漢之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
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
如此厥後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傅玄樂上周益公跋云東門之柳白洞元都之桃何
在彼刀頭之詆窒得末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
夢寐蓋指張說也
宋人有上朱文公跋云行藏默勘業銷倚樓看鏡之懷
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佩玉之詞
有鄱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恥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窈窕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亦有意致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有就試縣見黜後預鄉薦以啟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古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亦洒脫
毛憲守長沙撫安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亦
攻愧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昔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寡誌
衢州蓄古閣書畫陶謨於屏其上梁文云皐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
皐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啟云斯風未

王倫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眞絕裕違母
以奉廣武之徵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
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岐公餞酒錢用白水眞人青州從事岐公稱
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賦之文簡疑舍就之墨餘蚋見
詩貝錦斐筆銳干將墨含渟畝出文心雕龍
獨孤駟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矧元獻謂
賦也獨孤綬放駟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
茨艑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
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宋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兵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帷帳字不敢取撤棘以語周
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洎熙
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
字者考官晒之洪次徵典舉問之曰張平子西京
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

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
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作商世風俗之基未韻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
義以安行非行仁義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解釋椎鑿而上輪人議
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亦工穩

論語孝經

四頁末行禮言二字原倒　五頁十三行乃下原衍諸字　七頁十七行掌原誤常　八頁十九行語原誤謂　九頁四行氏原誤士　十頁十九行復原誤後　十一頁四行音原誤因　十二頁八行惑原誤感　十四頁末行矣下疑脫一弟子名　十七頁十六行注下疑脫諸字　十八頁首二行兩肅字均誤作蕭六行駁疑當作訟

孟子

二十頁末行知原誤如　二十一頁九行信原誤証　二十二頁九行感原誤感十五行襲原誤襲　二十四頁十五行上原誤氏　二十五頁十二行聖之原作聖人末行迂原誤汙　二十六頁九行贊原誤潛　二十八頁十四行郎原誤朗　三十頁五行放原誤於七行若原誤教八行牧原誤收

小學

三十二頁末行爲原誤謂　三十四頁十四行衣原作未　三十五頁十五行元原誤云　三十六頁六行古原誤否十四行鄉原誤卿十八行姦原誤姪　三十八頁首行剛上原衍光字　三十九頁十四行謂原誤爲十八行已原誤以

經說

四十四頁十二行襲原誤斐十三行其原誤具一原誤二　四十五頁十三行惑原誤感

儀考

四十八頁二行帥字疑誤十三行西原作百據下文改十八行議原誤義謝原誤射　五十頁三行音原誤意十七行婦原誤務十八行工原作上　五十一頁二行戲原誤獻七行宗原誤崇十二行宮原誤公鳥事脫二字　五十四頁十二行公出原倒　五十五頁四行原脫淮字　五十六頁四行賊原誤賦八行泰原誤秦十三行池原誤地　五十九頁十行主原誤生鈞原誤鈎

南昌魏元曠校

七頁六行剛當從漢書作綱七行同　十六行一字
據周禮當作以
九頁七行孝字玩下文語氣當作子
十頁二行春秋少陽句上下疑有脫文
十五頁四行誰下之字柳集無之當刪
十七頁末行惟當作與以聲相近而譌
十八頁旁元作傍疑是傳字之譌
二十一頁九行信元作証疑是正字之譌
二十四頁十四行孫禮下當補作字

拾遺錄勘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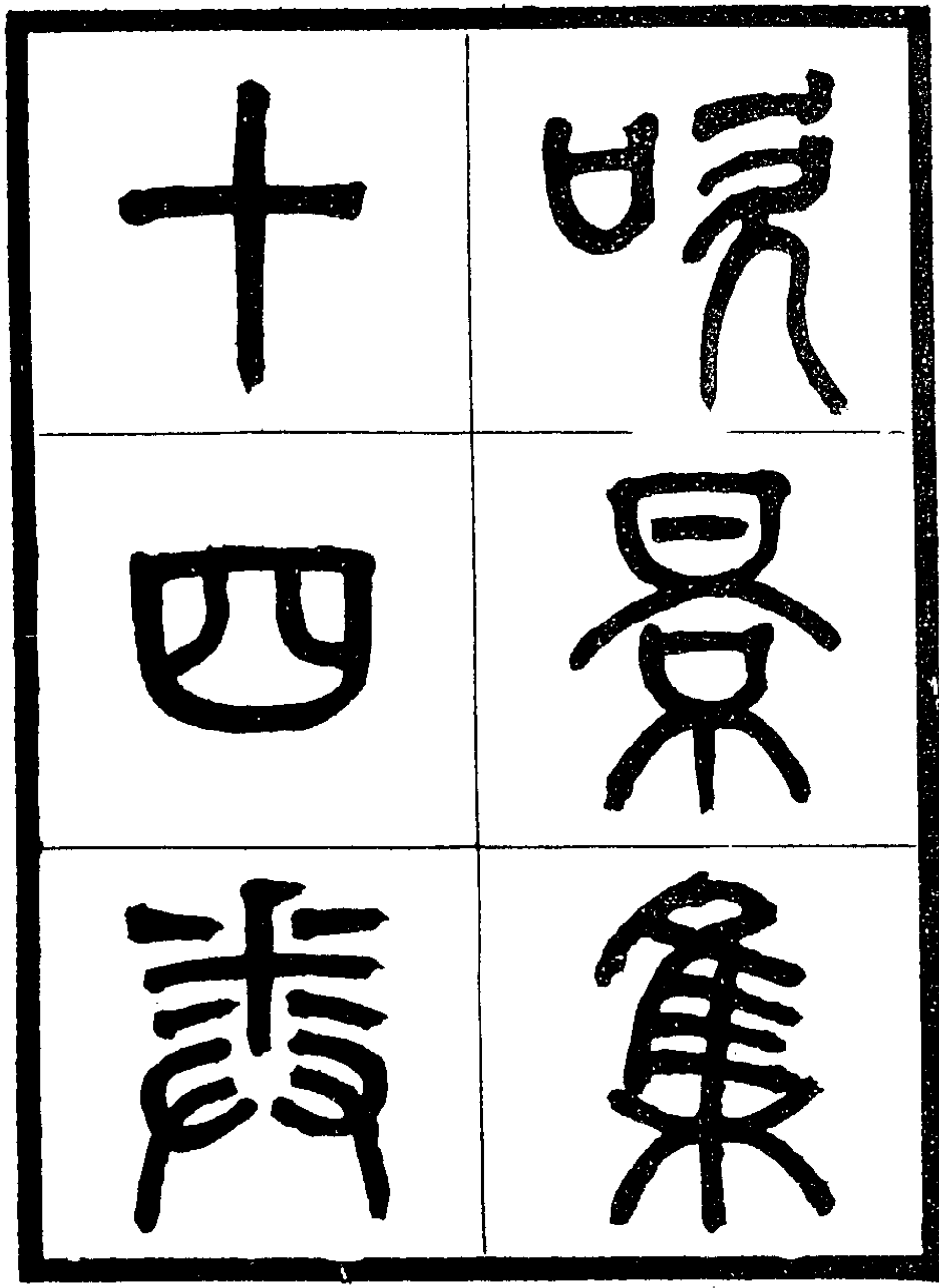
二十八頁首行氏下當補日字
三十頁十九行裏字當據尸子改作亥三十一頁二
行同
三十一頁首行郭閎傳三字當據尸子改作鄭閎溥
他當作純模蒙賸三字當作橅冢胚　五行和下
爲字衍光下脫照字此之爲當作此之謂其兩當
作其雨
三十二頁首行機當作幾　十七行新下疑有脫字
三十四頁九行訓同於導當作訓同爲導
三十五頁十八行北上當重二字
三十九頁十五行平誤半
四十頁四行之繁上疑脫以累萬三字
四十二頁十七行廟誤廟
四十六頁末行者聽當作聽者
四十七頁四行經說當作說經
四十八頁二行陸下脫師字帥字疑當作陲　九行
行字當據下文改作曰字
五十一頁六行字當作事　八行王之當作王子
五十二頁十七行地王當作地主
五十三頁十七行資字不叶疑是賡字之譌

拾遺錄校勘續記　二

五十四頁十行放下當補出字
五十五頁六行淵明下當補詩字　行末闕文原作
其意誤韓愈詩云取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或出
於此
五十六頁首行末下虞字疑誤　九行小注當改正
文
五十九頁三行機誤微

丁巳閏二月胡思敬覆校

右胡癡拾遺錄一卷四庫雖收入雜家其生平行事莫能詳也攷乾隆廬陵志爛字覲南號閻翁年十三爲諸生師事王時槐傳瓦知之學今以此書證之閒卻踏宗尚姚江而肆力羣經旁及訓詁詞章糾謬正譌雖一字不肯輕放固亦以窮理格物爲先不盡拘守師說也是錄明末有同郡羅大紘序刻本至乾隆開館時未及百年已十亡七八次獻凋零可勝歎哉羅序已不可見幸縣志有自序一篇語語皆真切有味因補刻卷首俾後人知前賢用力之勤雖疾病飢寒其知自奮耳丁巳閏二月晦日胡思敬跋



吹景集序

蓋自火日外景推其用以寫象金水內景攝萬有以遐明故知景不自有因光生塵光非炫能從見成境然光塵亦惟因應見境便招惝想豈若爲任奮空竟忘其自駒憑透隙宇間遐周出吹景所之不有識金銀以驗氣指河山之在月陽矣謂應得水尋香可憩眞城者哉惟此眞觀足垂端鑒不藉猛力直下吻吹則吾亡友董遐周氏謂上遊千古厥有六經下迄九流延該百氏此宇宙閒最大景子所稱爻疇伊始龜馬之跡若新雅話攸陳騏麟之踵可武事雖往而往不偕神鶩情益來而來遐與辨俱但途惑糓乎行閒哭千秋而有籍城疑堅於紙上攻百世而無輪勳如夜晷之常今青怪流山之不去反訝之

欲吹景錄

往君厚約余拏舟搏行效子猷剡溪之訪坐閒遐周出吹景錄以示竟日寶翫晤對如篷古以上人未幾霜蚤梧楸頓興薤玉之感及韓仲弓以是書壽之梓且以一本惠余音徽如旦人風未昧因憶遐周氏之言曰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婁妾也我沒時得我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今夫神州燿乎靈景大地衝乎闔虛吹氣瑩然能破眾暗斯亦飛縹曩之晨曦矣然而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景又恐泥牛行處陽發翻波也且遐周于禪那更有精進如借力行不在多言一語爲棒下承當陸佐公四卷不忘邢子才五行俱下種種皆替不二衍法也黃庭內外景俱在徑寸中一言合道

千載不腐非遐周誰解烹文火而煉活鼎噫遐周遐矣當今頻頻之交如鶩斯烏合誰有挂劍陳席斗南一人如我仲弓者斯亦揭日月而雙麗者矣于是述仲弓金石之意謾爲弁語曰嗚呼遐周與其爲頑僊長繩係景孰若作才鬼輕舉倒而色死已灰之辯類趁寸篾而魂生展素開篇似竹雪松煙景乎夫吹景特遐周一斑而芒寒色正燁如緯麗依約具遐周而目焉何必取其文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重遐周仲弓曰唯唯吾識遐周之雲耳兄以雲耳慰遐周吾不死遐周也遐周亦當點首地下矣

歲在己巳孟蘭日菰中社弟王德元復之父書於蜚鴻館

吹景集目次
卷之一
朝玄閣雜語四十則
靜嘯齋彙三十二則
卷之二
辯鍾元常甲戌帖
夢中句
再辯元常帖
武媚孃書
丙辰詩
阮步兵
始祖仁壽公石船
六朝鏡銘
唐世科目
馬守愚拆字
軋軋當作乙乙
古詩多謁字
楊夫人詩祖山谷
浮筠亭
生子之賞
隱公時雪
又紀夢中句
閨房之秀
卷之三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春秋闢華夷氣運
東坡與湖士有筆墨緣
拆字不始謝石
子建未可輕詆
戲集東坡書
龍穴砂水
先天數
再紀數之奇中
崔伯深
嘉靖甲寅倭變紀略
卷之四
孔明能用素書
戴若思徐元直
葛龔墨癖
古來可笑事
文士以身爲殉
隸糖事
倪元鎭王右軍
雲栖前知

葱白　干秋
春秋決獄
武皇閎達大度
列子中雜廣書
方匈詛楚文跋
比干碑
卷之五
希姓錄
記蒔門語
轉注古音略
方術家
禦兒非語兒辨
句法有宗
詩詞紀日月
異獸
卷之六
復愁詩
寒雲雪滿山
竹根雉子
低頭著小冠
戎戎淦淦
花鬚
岳陽樓詩
神鴉
九日寄殿武詩
青袍白馬
古苔生迮地
天棘夢青絲
白鳧行
先主廟
蕭何功曹
風吹蒼江樹
湛湛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烏鬼
青雲契闊
五雲太甲解
贈鄭諫議詩
卷之七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卷之八
史記殷本紀逸書
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補王伯厚詩攷
逸孟子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卷之九
竹書紀年不可不讀
雨金非休徵
驟戎來賓
五觀　彭祖
宜曰文武成康之罪人
胡傳用逸周書語
管城子與孔方兄不兩立
莫雁辯
霍大將軍
舍利受福
舍利非舍利辯
騶虞
用脩引蹇叔處干語
簫雝詩
干非邗辯
舟人之子解
秉心塞淵
沽酒市脯不食解
內典中字義
綸宅古有二音
叩厷字義
升菴雜字誤訓
灒字
唐詩用字異音
紅有四音
柏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
卷之十
菴字義
俗語有所祖
佛字有五音六義
拘有七音句有六音
趙有三音九義
乙字義
芳苅字義
耽聲字義二則
參有三音姐有六音
遘有三音甚有十五音敦有十三音
佳俠函光
于建樂府用寒字
倩靚字義
愁有四音

卷十一
荀子中字義略記
紀事語不同
補馮北海詩紀古語古諺
補詩紀雜歌謠辭
鼻子鼻祖
寒具
徊字韻脚
趙李辯
施武子
西施有施
華陽國志
卷十二
箋屠門高琴引
世所傳韓詩汲冢國策諸書非全書
補升菴古文韻語古音略例
卷十三
台疏董彥遠啟
卷十四
補書記洞詮九則
黃子野
離湖
嬰蘭
鳥語
牛僧孺好石
少陵詩
鸜鵒妃
詩押於字韻
玉腰蠟車
文人相祖
察書
博物信是難事
星經劍錄
弟子學文解
兼弼攻昧解
詩箋解孫宇
神仙不墻文字
其出是塵土
用修不曉叅字
黃陵廟以下箋閔子京湘煙錄
海陵王志
郝閣頌
漢澤于長夏承碑
鄭羽董石

蒲萄
唐進士櫻桃宴
宋高宗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
學齋佔畢載張曙擊甌賦
夷白齋詩話
司空圖詩賦
錢湄庭筠錦鞋賦
同昌公主九鸞玉釵
茄呼伽
罷亞
瓦松烏韭
曲有疏勒鹽
蔡肇詩
鄭康成住漢宮香方
選格
段成式連珠
水唐
笪字義
吹景集目次終

吹景集卷之一

朝玄閣雜語四十則

烏程 董斯張遐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多識一字是一寶多靜一刻是一藥少見一物是一福少割一生是一瑞

無典謨誰知虞夏無陽秋詎識素王文章經國豎儒道小伎耶

措大略知把管便以傲睨人如卑田院兒沿路唱楊花自以爲激楚奇唱

腹中無千卷書莽應天下事政如瞎官人漫入人罪初不會按律

我輩與小人作緣可謂崩山從壑倒樹纏艸易曰顚頤拂經孔子當少正時門下三盈虛聖賢豈在人從當面蹉卻聖賢盲兒眞可惜也

世人皆欲殺纔是眞才煙視媚行乞鄉里人一日之譽眞妾婦羞耳

羣蟻聚槐穴謀噉鳳皇亦何損于仞之翼政費終日妄想

四海人不肯了一身事千古人不肯了一時事明月之夜遠望不細書見大無願小也

墨兵而誅護賊草莽有忠臣書窟而對英賢夢寐多知己

方士持丹術惑人其貴卒羽化而不悛一言合道千載不厭

丹在徑寸中誰復解煉耶

深俗情者不可以入俗軌道念者不能以入道道俗雙澄融然大覺

有江湖之性方可登魏闕有黃虞之懷方可遊叔季

天下萬事如好色食飲不可共人作生活道德文章眼前讓人多取略不關意嗟夫

燕趙妙色雜盧豪舉都是文士鼓吹定不入錢穀腸也

善憂則精氣摯斂當事自無率善樂則神識閒暢當事自無躁

臨文不得作好醜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得作憎愛心抱病不得作生死心

藥因病淨因垢無因有因境不立道情冥到不能不遐想於斯人

居家骨肉未能免鬩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騎語朋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綴文不根六經稱詩不陶三百篇所謂沿瀾迷源縱字句廢可聽呢喃燕語耳

雞鳴登日觀望海中層霞擁扶光如車輪覺洪崖羨門去人不遠海湧天竺石蟲耳我曹胸懷不可一日無此景色

人倫非立名之所文業非自畫之地道學非久假之器得喪非認眞之物

得鄉人憐痛於鄉人毒罵得豪傑妒深於豪傑見知有材者

無位有位者無業有業者無年天道最是悭嗇
多藝仇人喜爭仇己窮惡仇天與人仇殃其身與己仇殃其
心與天仇殃其後人
學人問學不問年壽原壤不如天項橐若較年則從無始來
誰一人少者
跛病問市醫必死稽疑問卑卜必錯破敵問邊將必怯學詩
問詞客必野
若今日悔昨日是學問一大精進古云與君子遊如長日古
人亦可稱益友也
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歿時得我文而生
眼者有隔垣之視
是文者我雲耳也
俗士萬境爲名所驅卽狹邪之飲山澤之遊强半名心非關
本性天地一大梨園古則崑山劇今則弋陽扮也
余秋暮入鄧尉山中叢桂未闌鳥嘐人寂空樓高枕偶有
所懷輒伸紙疾書之一日夜積四十則辭多遊戲殊鹿門
之隱書旨出牢騷卽琦玕之漫語錄置巾箱中微知道之
士雖密親不與示也萬歷甲寅隴西董斯張識

靜嘯齋遺文卷之二十二則

樂城自云中年聞道近得其集看三家村學究禪耳如書傳
鐙錄後云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子輒爲釋之夫宗門
中作無義語句正要學人於無摸索處摸著鼻孔捨身一跌
絕後再甦一古德悟後遙禮其師曰當時和上說破某甲豈
有今日正使說得石塊點頭猶是弄精魂漢況樂城所釋俱

譚陋無味者只判女子出定因緣云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文殊託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的一彈指便了此何異近世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亦可補四十二章經解人須和合二義始得

蘭風老人批案又示資福諭老云予讀楞嚴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終日孤坐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如此讀楞嚴舌爛脣焦有何交涉莫說伊不會看教就喫伊做會讀書官人也消受不起至解金剛經以無爲法者謂以無而爲法耳此無論佛乘卽四果亦未夢見在且云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若爾尼無盡藏遂以識幾行字令廬行者北面耶視長公心手了了遊戲神通可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然長公流浪嶺表頗溺方士家言樂城力勸其修無生法有除卻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之語此中定力似有過長公處大率利根人不難解難信鈍根人不難信難解若信解二門雙行無病黃魯直故一時偉人

壇經出門人傳錄淆訛亦不少雲棲師具眼獨能辨之如西方十萬八千已經拈出王右丞碑云師常教人以忍忍者無生方得無我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又嘗歎曰七寶布施等恆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語語一乘宗旨師所口授神會者經中何乃漏譯耳天台不了六根義當自喪亂後偶所未覩耶丙辰立秋日記

向靚慶緒事以爲楞嚴晉譯今日借得眞慶寺大藏閱宣律師大唐內典錄云首楞嚴經二卷後漢中平三年二月八日初出見士行祐二錄吳錄云三卷又魏世有支讖所出二卷吳有蜀首楞嚴經二卷西晉有異出首楞嚴經二卷又勇伏定經二卷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與支讖支謙白延等所出首楞嚴同本小異見道眞錄又元康元年竺叔蘭出第五譯合五本八卷鳩摩羅什出第七譯二卷炎精未息梵夾已東或來文有脫簡經中所較六根功德當闕耳已未九月十五日記 按此係首楞嚴三昧經非

海眼經也再詳之

涪翁云息心銘出梁左補闕宗殆效費長房三寶記云王道

論至觀音應驗記一十二卷武帝世沙門忘名著名俗姓宋諱闕殆南陽人爲梁竟陵王友曾不婚娶後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入京請將謁帝以元非沙門逼令反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別諭報書云六不可其後略云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暗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貪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山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稱力行道隨緣化物此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山壑安得憒憒久住閻浮地乎師著集十卷文多清素見重於世題有法界寶人銘卽息心語也以宋爲宗以已已生豈先十餘年公已託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閱外紀云在宋爲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

伏讀 仁孝皇后夢感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奇瑋神變歡喜踴躍按梁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年八九歲有時靜坐閉目誦出眾經淨土經七卷妙莊嚴經四卷寶頂經一卷永元元年出年八歲正頂經一卷法華經一卷勝鬘經一卷永元二年出年九歲藥草經一卷太子經一卷伽耶婆經一卷永元三年出年十歲波羅奈經一卷中興元年出年十一優婁頻經一卷中興二年出年十二般若得經一卷華嚴瓔珞經一卷天監元年出年十三益意經二卷出乘師子吼經一卷天監三年出年十五妙音師子吼經三卷阿那含經二卷踰陀衛經一卷優曇經一卷維摩經一卷序七世經一卷天監四年出年十六嗟乎聖性冥通靈心天映豈言筌之所擬

笑思路之能緣而費學士迺云閉目靜思自是女人情弱暗誦相續豈非前身時諷用世語言入佛知見此語之設殆爲若人

刋祖得法於瓔珞童子卽大勢至應身也及祖指可大師安樂處但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且道此語與經中一心不亂相去多少撐淨土法門者抉此一則醒卻禪宗金剛眼便不勞斬首立義

袁伯修云子瞻前身爲五祖戒後身爲徑山杲此說極可喜但子瞻辛巳歲殆延陵而妙喜實以己巳生豈先十餘年公已託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閱外紀云在宋爲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一藝空中小蚋自持自犯十卷何爲師能爲我答一轉語不

漢爲鄒陽公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其甍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爲語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好事者爲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五鐙載妙喜少閱雲門錄恍如夙契讀年譜葢是雲峰悅小參語鐙錄誤耳

鮑居士日持法華楞嚴造無西方論雲棲師據經教駁之極詳但此君執心既堅不可力爭亦不可理奪第向伊道悔眼選擇圓通汝莫依觀音樣子修行不待渠下語卽云如今大士次補佛在甚麼國土管取居士立地失卻鼻孔又法華直授上根宣佛知見乃云爲此諸弟子說是大乘經不過以深心念佛而已至藥王品廣讚持經功德祇道得往安樂世界五字居士想讀二經未熟在

閭某寺僧某其母耄矣窶無所歸日止於寺之天王廟從其子乞食其子與約云每食時喚母一聲須母應乃下食又須日織一草履如是者三年一日織履次聞喚云阿孃來忽隨口出偈曰叫一聲來應一聲應的就是本來人如今不用頻相喚萬丈寒潭徹底清願其子曰無復須妝粥飯矣遂加趺而逝

亡兄伯念孕時先宜人禱天竺大士夢天雨甘露於庭手捧之得三十有六點色如乳兄弱冠籍金閶才名橫江左晚娶家雖艱詠寄懷密修淨業嘗手書金剛般若經得山陰楷法

劉玄子侍御跋其尾彌留之際戒婦女勿前卽吾嫂亦隔窗相訊持金剛後四句偈三日不絕聲質明呼童子曰吾不復留矣忽赤光如霞從額上起冉冉出窗外僕輩都及見之就視已瞑得年三十六異哉伯氏定再來果位人也

亡嫂孫碩人少宰柏潭先生息也笄而歸家仲未三十夭歲丙午予夢入家仲室壁閒懸一像諦視之則亡嫂影予也像忽作語云六叔佳不好語二哥我在此中苦甚幸寫一卷金剛經相薦予驚寤走告家仲仲潸鉛汞家言漠不以爲懷後十年予始命楊生代書此經資碩人冥福客謂予曰佛法大意要各人明自己本命元辰只是黃卷赤軸那得如許靈驗予應曰客不聞乎蛤天聽法雉女聞經滑州刺史牆下開七卷之文郎耶使君梁閒獲再生之筆世閒無有鐵鋒許不是佛度衆生處聖教弘深豈肉眼可思議耶

濟法舟在嘉興精嚴寺作火頭適兵使者至寺召寺僧十餘人問云汝出家來欲心斷也未有對已斷者打五棒有對未斷者亦打五棒舟忽出破衲徒跣逕造使者前使者心知其非常人急趨下揖之命之坐復理前問舟云日近日親日遠日疏使者驚喜握手定交遂爾名聞浙右雲谷和尚是其得法子也吾聞諸聞谷云

雲棲大師初參悅心叟叟問云汝何處人師曰浙江人叟曰你卻爲何事師曰特到這裏來求和尚開示叟曰你在三千里外遠遠來開示我教我將甚麼來開示你師當下領悟師北

歸仕吾潯豆腐橋廢祠中苦行三年無知者由潯至雲棲卓
庵可補塔銘之闕
王仲淹云佛西方之聖人也中國則泥毗耶離以居士談玄
多羅嚫以輪王說法治世言語不違實相圖槃男女共話無
生張無盡有言吾學佛而後知儒豈必善來一唱鬚髮自除
然後名出家兒哉古泥字尼通當是中國則尼耳
雲谷雜記云佛書自明帝前已入中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
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
佛經今世傳列仙佛經字多作仙經惟梁劉孝標注世說殷
中軍兒佛經事全引此文顏之推家訓所引列仙傳云
七十四人出佛經乃知
仙字是後人以意易之霍去病傳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曰
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
神置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魚
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
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故知桑門法非粉顯節陵也及讀法
苑珠林載周太史蘇由及秦由余所對甚悉陸玄暢云周穆
王身遊大夏佛告彼土有古塔可往返事王問何方曰在鄗
京之東南揚雄亦於藏書中往往見佛經云又傳鐙諸書載
百丈野狐公案百丈今豫章山名乃老人錯答一轉語已在
迦葉佛時矣從劫初至今盡大地山河無非正法流通處而
墨守者猶從而誕之昔王半山嘗語客劇秦美新定非出子
雲手東坡曰某向來亦疑此事半山曰子疑云何東坡曰未
知當時果有子雲否半山大笑謂佛夢始騰漢庭者所謂朝
菌不知晦朔者也
問初祖九年面壁不得謂之無言畢竟做甚居士曰念經曰
念甚經曰佛說阿彌陀經曰念那一句曰今現在說法
客訪居士次客云昨到一人家大是奇怪八哥兒都會念佛
士指梁上燕曰這蟲豸卻解誦經客曰吾卻不曾聽得士曰
春秋也不識
居士念佛次一僧見云舊甚死急居士云太麤生僧云你不
見道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居士云適來道箇甚麼僧卻
問如何是寶池蓮居士云一花開五葉僧云借五葉看居士
云供養十方羅漢僧
閻谷印禪師神識湛朗具正知見昨過潯之祇園寺余往參
禮茶次云如天命之謂性居士作麼生會余無對他客有拈
榮陽語者師云不是良久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這便是現成注腳按此論開自祝京兆京兆晚歲
大有悟入今爲吳中王路庵伽藍袁石公有記刻石甚異也
湛然澄禪師會稽民家子少孤露爲平望亭郵卒適邑令飆
亭下軍門以某事檄縣甚急師捧檄至舟失足墜檄於水懼
罪從鬻脰湖且泅且行可七八里許已迫莫纔得登岸便除
翦髮作沙門走會稽挂搭雲門寺面壁者六易寒燠遂廓爾
靈悟傳洞上五位宗機鋒若俊鶻陶祭酒周望見之片語鍼
芥亟歎賞謂爲宗門龍象近成逞槃會疏一書紫柏憨山以
還且歸然魯靈光矣蘇長公云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十年修

行這箇阿師若無平望亭逼栘左手肩藍旗右乎敲銅鉦不能餐一頓安穩飯安想跳出生死窟乎第觀時節因緣吳江令眞一善知識也

僧問普門品中應以某身得度者卽現某身而爲說法獨不及菩薩身意旨如何居士云你看那一箇不是菩薩身

問古云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如何是自己曰子丑寅卯如何是十二時曰眼耳鼻舌

紫柏尊者在傳使君宅使君子甚黠慧子忽擲二花問者云是一是二者云是一子遽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者云我言其本子言其末居士刖云癡人你還道是兩箇那

古帥夏元徵云江右郭青螺司馬篤信佛乘配蕭夫人虔事尺東陽十二面觀音武皇帝這裏薦去便不勞絮絮地問對朕者誰假使百千碧眼波江老漢腳跟未會動著一絲毫許

普門大士資素鈍世閒文字都無所識忽夢大士降其室白光皎如晝授以偈曰塵沙歷盡有一眞鎮日塵中不識因尋得回光來返照便認從前舊主人說偈已卽去夫人送之門前有圓石大士以手撫之作鼓聲忽擲一鯉魚於空化爲龍冉冉乘煙而上復說偈曰門前石鼓響琴鐵樹開花朵紅一筆寫就三千字躍魚入水化黃龍夫人寤屬司馬舉家絕血味靈燭書之自爾心華發明於內典多洞了司馬舉家絕血味靈異屢覩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要待衆生心水澄時佛月同師云你不要熱忙只管看來看去和經都不見了方有少分相應

偶有見聞命之不律此中實未穩在非敢說禪猶賢乎已便了了耳

鴻山云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今時影響禪和錯會不少行履且不貴況無義事耶故云或有服甘露傷命而早夭

吹景集卷之一終

丁巳十月十九日廣曙識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辨鍾元常甲戌帖

吾郡徐生示余東武亭侯帖云易之閩郭聖僕字畫似不類宣示諸帖瀠化大觀而下都所未收其文曰大魏黃初元年十二月甲戌大理東武亭侯臣蓮緜上坐調元化曾何力枝葉滋茂本根實時數大亨豈一具述今江南草閑奚足以辱王師乎俟其苛慘因民不忍便以伐罪可也且中國之師豈與蠻夷爭一旦復虧威信誠恐不足伏服南夏也臣兼行履險蹈夷臣以無任不獲之命既已臣服緜言戎路扈從徐極

有德色余按此帖載劉次莊戲魚堂帖中但下語都無漢末風氣又表中那得稱大魏耶如秀州項子京所藏王方慶進寶章帖亦止云萬歲通天二年初不書僞周國號準此便可了至南夏二字尤足噴飯以夷易夏三尺童子亦能辨此餘兼行扈從等語大率生癈戎路其中既云蹈夷何稱履險眞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何物陋人自納敗闕至此遠出胄曹參軍七賢帖下矣徐唯唯

夢中句

僕癸丑春夢中得句云石鏡逢秦女山精照落花政使醒時者謂關爲徐晃所破雖未即殺之而關已被創矣至十二月今緜爲之未必奇險乃爾落戲曰而今當行詞彥只須辦半歲草鞋錢向關中行腳去僕詰之則曰意欲登蓮華峰頂等希夷

老人睡寤時乞取一千首華山詩耳

再辨元常帖

前辨甲戌帖定爲廣鼎周虞卿謬以爲書家申韓第一時證據尚未詳案催氾亂平緜始封侍中僕射東武亭侯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建安二十四年九月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丞卽王位復爲大理及篡竊緜以佐命功改廷尉進爵崇高鄉侯矣何得復列故衛耶又是年七月江東遣使通好子桓代漢以十一月易延康爲黃初元年大寶初據草昧未寧無暇復籌外事長江天限語後此數年帖中乃云戎路扈從此茫然何所指卽戎路冒寒一帖運筆險絕文亦爾雅諸名家都寶異之其閒猶有可疑者壯繆嬰禍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孫氏始來告表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捷書未至何能豫閒耶其書爵則亭侯之上系以南蕃亦似無據因此旁證自右軍所臨宣示墓田外卽閣帖蒐訪强半好事爲之如蕭誠白麟瑞耳緜爵終於太傅定陵侯袁千里評書中稱司徒何耶虞卿曰今日可謂問一得三千年疑城盡情洗卻豈獨鍾氏功臣省謀卻後來好男女手眼學書人故不可不讀史也歐公集古錄中戎路帖亦有辨司徒者太傅子士季也見

厄言附錄

黃長睿辨戎路非廣書至夷刃二字强爲之釋云其曰夷刃權始追獲之蓋見之破關在閏十月權殺關在十二月今緜

以閏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關非賀十二月之殺關也信
黃語則表所云傳方反覆不終厥命者又何以稱耶且云南
蕃之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屬故幷著然則鄉公亭
侯但書郡名足矣不必更列本銜無乃爲主爵者所糾耶按
南皮卽曹子桓與吳季重轒遊譙處水經注清河又東北徑
南皮縣故城漢建安中魏武禽袁譚於此則子桓所云南皮
之遊當在從軍時也兩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闕駰曰章武
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未聞爲南蕃郡也獨魯國蕃縣之蕃應
劭曰邾國也音皮亦未聞其爲郡也黃益誤憶章武之爲東
武故遂作此妄語耳

董逌亦以賀表非元常書

武媚孃書

武媚孃精心白業文瀾斐亹御製華嚴序迴文記外又撰昇
中述志碑相王旦正書撰述聖紀中宗書撰昇仙太子碑后
自書見趙明誠金石錄昇中碑宋政和中詔河南尹碎之遞
聖及昇仙二碑余不及見近得洛中所搨幸少林寺詩及奉
某禪師書又贈王法主誥載茅山志詩載唐詩紀今錄其書
誥於左

暑侯將闕炎序彌縵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當休
愈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鷰巖觀寶塔以徘徊覩先妃之淨業
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
樹之哀弔影珠泉更橫宸泉之思弟子自惟薄佑鎭切煢懷
每屆秋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
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
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齎金絹等物往彼
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卽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馨
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煢迷之緒略書示意
指不多云

門下子喬羽化或留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佇於舊邑矧
夫跡膺仙籙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遠念故玉清觀道士
贈太中大夫昇眞先生王遠知性與道合神從化游初窮帝
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時歷三代韞秘術以韜光年踰十紀
屬睿圖之啟運藏往知來察幽鑒遠函符先渥緬惟贈恤之
恩聿申褒命宜峻褒崇之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昇玄先生
餘如故主者施行嗣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丙辰詩

丙辰南省榜出吳中有詩云笑破長安第一花東風玉筍蚤
摧芽人前不舞渾如鶴文苑餘分恰似鼃莫以之無求筐篋
從來杕杜合宣麻秦關何處通消息八月江南雁字斜

阮步兵

阮步兵二十年不臧否人物時人謂之至愼當年廣武一歎
卽卯金三傑猶云豎子成名魏晉一流人直是無此老置口
處若云典午代興忘言遜禍只一鄉愿伎倆耳獨胸中磊塊
四字大爲白眼傳神

始祖仁壽公石船

始祖仁壽公自梅林遷潯上里中呼爲三老董公勝國之季行中書省三辟之公歎曰龍不隱鱗達者深痛吾婚嫁幸了絓影人閒復能持手板看他人鼻息乎竟不應遂鑿石爲船以見志曰此船可爛吾其出矣性喜吟詠曾和中峰梅花詩百首嘉靖中惜毀于火吾宗猶有見之者云風氣絕似鐵笛老仙

六朝鏡銘

余購得一鏡縱橫俱三寸餘色澤黑如漆鈕亦不甚闊背作忘憂花葉四旁古錦文中有銘三十二字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家所逮魏晉碑板灰冷煙飛寒山片石空聞其語即今六代風流不盡如王謝堂前燕者賴此一照子猶可想像百分一耳

此銘載蜀藝文志傳爲孟蜀時物恐未爾字畫絕不類唐俱含影中形神兩字半爲土蝕結字極奇古韞藉微帶八分對字臉字掤體尤詭語亦娟娟深秀的爲徐庾手筆非唐諸世僅入文詞秀逸之目惟張曲江神龍三年第材堪經邦科先天元年再第道侔伊呂科似主司差有眼孔耳至乾封二年立高蹈丕圖科尤可笑一第何足重今立幽素科建中元年立高蹈丕圖科尤可笑一第何足重人古今之通論也李贊皇曰好驢馬不入隊行誠然

贊皇亦是自歉之詞羅隱云我脚夾筆可敵數輩同此意閎庵侯

馬守愚拆字

神廟初馬守愚來里中不知何許人工謝石之術多奇中有爲人作蹇修者以吉帖二字問馬曰此姻事已諧以帖字巾傍橫吉下喜象也然諸後且有憂吉下口置巾上宛然一吊

字也後果然卜者忱某以金字問馬曰君其五行中安身立命乎恨與小人作緣三十年後以此敗亦以此獲後沈以後妻故有雀鼠之訟乃其婦頗健持門戶卒藉溫飽憶拆字時年恰三十一里父之子商于楚數稔不歸馬適在東藏寺里父拽杖之寺訪馬求卜適覩面以杖倚米箱揖之馬問云何具以對馬曰汝子已抵家汝可速去米貿一木非來而何里父歸其子前候門矣有江寧生者客溥聞其異往看不告姓名值案頭積書指波濤二字曰君能爲一測否馬諦視久忽詫曰君佳士何落節到此夫水易爲坎範爲潤下陷不出下不返泾汙漂溺都從此生君無還年矣非噬非剝膚淪於澤是維女子媾男爲厲夫不祥其孰章氓之馮戎壽爲大期耆

田成疇著金成鏞著人成儔今也不然井田爲川鑄非其器無人儔之蕩蕩汨汨靡所止期循聲曰逃巫臣竊妻子意者其似之生傲然曰君亦知僕何姓乎馬曰象畫既昭羣鬼夜囂吹律知姓萬物同憂沄爲水區壽誰其餘按象而談君非蔡仲之裔乎江寧生迴前謝曰神哉先生僕少失父兄好爲冶遊畢燼其宮攜歡而東我雲彼龍先生愍斯維曷塗之從馬曰夫疑慮者不可惑以貌知方者不可淆以蹈玄冥失馭后土其奠之急之坤鄉無與巽謀三壽作朋西南得之擇里而安安錢唐其可遷乎其摘隱躍祕皆此類也某先生致事歸且浹歲呼馬詣第拈一休字訊焉馬取所書字承曰影覆背凝睇忽曰異哉一轉便成兵字夏官乏員微公其誰某笑

曰吾長安塵土久無入夢生勿言居無何朝鮮事起某以邊材論薦趣攝少司馬篆云聞長老者言馬來吾里時恆寂居鄰寺匡坐窮日無妄笑所獲錢亦隨手散去乞者便與之類古稱隱行君子哉竟來去不自道鄉里卒無有傳其攸者遯周曰若以六書求馬馬所測殊有乖舛處然此自卜筮事不詹詹執許愼徐鉉之學苛尋其短也令許徐輩測之豈能奇中如馬耶道藏云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馬取義本此

軋軋當作乙乙

宋本昭明選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說文解乙字云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又尤字解云尤異也從乙又聲乙欲出而見閡則顯其尤異也又解叟字云從臼從

乙乙屈也淮南子太甲在甲曰閟逢注萬物擁遏未通也在乙曰旃蒙注萬物遏蒙甲而出也司馬遷律書云乙者萬物生軋軋也漢書律歷志舊軋於乙穀梁傳軋辭范甯注軋委曲也劉熙釋名云乙軋也自相軋而出也則軋者乙之詁也梁江革嘲何記室聯句不成云疇昔故翩翩今辰何乙乙元結補樂歌序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雲間之藍本平松雪行楷作軋軋字殊誤又受蚩拙目之蚩宋本作蚑世閒墳籍改金根車者故不乏深可歎或云許說太辟仲春桃已華何言冤曲耶案月令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則此前猶未盡出未盡達也益信許說之妙

古詩多鴟字

唐人上元詩坊本俱云金吾不禁夜藝文引此詩禁字乃惜字耳又虞姬歌四面楚歌聲初疑先秦那得有唐人詩比讀楚漢春秋云四方楚歌聲太白烏棲曲銀箭金壺丁丁漏水盡殊妙又烏夜啼結二句本事詩作金壺丁丁漏水盡殊妙又烏夜啼結二句本事詩作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便覺獨宿空房大是俗境但烏啼曲一句用一韻古體相沿如此漏水盡一句獨無韻似非格此盡字確爲溢字傳寫亥豕耳江采蘋詩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八閩通志載此詩慰字作與字蓋言履綦無聲明璫盈握翻使蕭闃之情轉探猶持愁以相贈也視俗本慰字何啻嚼蠟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妝高髻四字本事詩作鬟髻梳頭升庵集作浮淫梳頭又斷盡蘇州刺史腸蘇州二字本事詩作江南只數字便有雅俗之異崔護詩人面不知何處去夢溪筆談作人面祇今何處是亦勝定知古詩中譌字不少證文字通者其辨之

楊夫人詩祖山谷

弇州藝苑卮言殊擊節楊夫人曰歸曰歸三語昨從張嗣宗僧山谷外集看一聯云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寄初和叔詩中句也弇州極詆宋詩乃薶名士而譽笄褘豈不令雙井失笑然其雨怨朝陽已入步兵之詠曰歸歸未克復徵大陸之唱美人秋水杜老遺音杜寄韓諫議詩美人娟娟隔湘水昔之人早以風雅爲我用矣

唐人用疊語如太白枯楊枯楊爾生稊又美人美人歸去來少陵長鑛長鑛白木柄長吉采玉采玉須水碧樂天劉郎劉郎莫先起蘇臺蘇臺隔煙水黃詩意祖之宋人用成語如誰其言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載困學紀聞亦可誦也獨謝康樂白岸亭詩交交止栩黃吻吻食苹鹿神奇巧妙居然千古之隻

浮筠亭

山谷爲洪駒父作晉州學浮筠亭銘曰豐肌秀骨先後輩出何其孺子也解稼樂羣不舍晝夜何其學士也壯節臞躬而知歲寒何其丈夫也本曾仲黑朋之對語語遍古但讚歎此君初不及玉一字按小戴禮孚尹旁達鄭玄注曰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俘或爲扶正義曰尹依注作筍又作筠俘方附反升庵引此解云俘女膚也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然則筠之爲言亦借用竹膜此二字只可言玉不可言竹也渠極稱精覈猶有漏處食筍詩誤云五豹無人采其一端耳歐公用事雖爛熟亦檢出處可作讀書十六觀補

按拾遺記云蓬萊有浮筠之箨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依此則浮筠亦可名竹但山谷此語懸之學宮當取君子比德義不當從王嘉夸誕說也又駒父作齋堂諸名十有六皆取六經及揚雄法言語如駕說堂樂洋齋稽古齋之類此浮筠二字不當舍小戴而別有所徵決矣

生子之賞

豚兒之稱起阿瞞譏景升諸子乃春秋後語越王令國人生
丈夫者賞以二壺酒一大生女者壺酒一豚證此殊勝

隱公時雪

呂向雪賦注隱公時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深寧叟駁之謂
歲熟語無據拔春秋考異郵云庚辰雪深七尺後周劉璠雪
賦云歲辰有七尺之厚向陋生迺不知据此

又紀夢中句

癸亥長至第三日夢與孝若舅看月得句云便作一庭白虛
堂分浩然甲子二月二日夢閱孫孟樸詩袠有攜妓入山寺
詩僅憶二語云纖裾禮精舍殘日射人黃亦俊語也

閨房之秀

古來閨房之秀多以女丈夫呼之若目吾儕曰婦人便皇恐
欲死眞宇宙間大不平事靈山會上十大弟子成佛盡經多
劫只一八歲女徑作南方調御師幾許鬚眉望猶海若今日
若滿朝皆婦人何必減師濟之盛耶兵家者言靜如處女動
如脫兎然則巾幗之遺諸葛公未必非牛耳宣王也

吹景集卷之二終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庾谿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爲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振南雲又眞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琭南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觸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依南楚遐遐西雲文通詩北雲凍征人讀書不半袁豹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留西朝報乎于忠肅若不熟此書幾爲亡宋覆轍乃譁謂浙人不

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羣客繆謂此語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閻康侯引呂覽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播

春秋開華夷氣運

春秋一經游夏不能贊俗儒搏空鑽塵如弘農王語不可了全經大意卻在論語中其譬子貢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經端爲攘夷狄而作漢武出璧中遺典制詔會稽守令以春秋對毋縱橫而是時十八羽林郎遠行殊遠致匈奴過陰山皆下馬痛哭一時師武臣力大足發舒華夏之氣亦天子表章六經報也逮其後班定遠通公羊春秋猶能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見東觀漢記何物雛郎王安石遽汰之於學官其三不足之說根本在侮聖言一語曾幾何年而月破黃昏人斷

志了不可得獨文獻通考云施元之字德初莊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郡志僅載元之長興人張孝祥榜進士而已坡集從無佳刻吾鼻孝若從焦弱侯先生所蒐剔極富較舊本殊勝而別爲此老下注腳者前司諫後復之吾湖中君子於眉山當不惜筆墨因緣也

閔康候曰陳思海棠譜引吳興沈氏莊東坡詩王梅谿載百家注姓氏有芮國器則知朱時不獨一司諫

拆字不始謝石

陳晦伯天中記紀蜀謝石事甚悉閻公二老堂雜誌載石一事乃晦伯所漏者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

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又楚史云憺熙乙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維舟琵琶亭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牘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又睽車志云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爲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踰壯室以未有子爲憂求字於坦書一溝字已而汪授吳江簿生男乃悟溝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卽二十其傍從水不爲點而作三畫右筆止作

月至郡陽是歲壬午當舉場開士人多在州學從之占問段毅夫示以飛字朱書其側曰二九而升扣其說對曰飛之爲字從二從九從升但據筆畫言之不能知其義未可便快禍福及秋試以第十九名薦送朋友賀之曰十九者第二九也君必正遇已而省試失利乾道元年乙酉再舉復中十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兩次九方成耳是時有老齋僕王明者少日亦讀書爲貧所苦棄業爲隸書慶字示之笑曰此雖小人中心作文而不遂又恨其必字勢偏左主左胸跛躄之疾且夕卻招婚姻之喜坐者云所說極切當其人三十歲中風墜故左腳不良但今已七十自有妻安得如後一轉語後旬日爲人家作媒嫁女頗獲謝禮趙哲彥通以周易應乙

酉舉遭黜謀改習賦朱適再來因書易字求相朱曰得非有更易之意乎此字从且从勿當且勿易終必得遂仍舊預貢文惠公爲參知政事上章丐去未諧朱訪子子曰用書信中字可占否曰可卽指書中去字使觀之其體帶草朱捧玩咨歎曰此尊官是貴人今所占何事子曰見任兩府方力求去朱曰正鑽頭出天上將位冠百僚無庸詢休逊之請後兩月拜相然此學不始謝石元命包之士力於一爲地兩人交一爲水八推十爲木兩口御土爲喜詘題辭之日生爲星十夾一爲土西合米爲粟考異郵之蟲動几中爲風春秋說之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之二在天上爲酉風俗通云立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孝經古契之卯金刀字禾子說文之推一合十曰士以二貫三曰王又孔子曰禾可爲酒禾入水也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爲黍說題辭云禾入米爲粟與許說小異中壘校尉之三田一土阿瞞署合字之爲人一口闕澤知曹丕之爲不十孔融嘲氏儀之民無上蜀趙直占半角及口之爲公字王恭之黃頭小人郭禹之尸下至爲屋蕭道成識曰戊丁之人與道俱晉襄國謠古居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後石勒竟都焉苻堅初有謠曰魚羊田斗當滅秦桓玄僭號大亨識者以爲二月丁苻融知左木右馬之爲馮翊亮知山上絲之爲幽州梁武帝書貞字爲我与上人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蕭琮改元廣運父老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劉昉云名是一萬日隋煬嘗會飲拆查娘查字爲十八日查娘拆宮婢羅羅羅字爲四維帝謂蕭后曰能拆朕字乎后曰移左畫居右非淵字乎唐玄宗於弘農得寶符篆文正成乘字或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他如天正之爲一止宣政之爲宇文亡日隆化之爲降死宣和之爲一日宋北夢瑣言木中十之爲朱字舊唐書崔湜傳鏡之爲立見金癸辛雜識理宗之爲四十一年王者貴耳集嘉泰之爲大業爲大吉末減字人口有戈靖康爲立十二月康建炎爲兩火又南北史謠讖甚多不具錄

泊宅編蔡京嘗遊吳興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爲書榜曰超覽有坐客賀曰行卽走召而人臣四見矣明年京遂入相潛居錄黃平夢書一髮字書髟而止案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西湖志餘楊王沂中閒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杜杖就地作一畫相者驚拜曰閣下自宜愛王愕然問其故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又金壁故事術士之占二蘇魯直所謫州名相字心法張乘槎之占來遠豐德閔康侯

子建未可輕詆

劉彥和文心雕龍摘陳思瑕語謂其誄武帝云聖體浮輕誄明帝云尊靈永蟄至以蝴蝶昆蟲議之按廣雅曰二氣相接

輕清爲天宣夜曰天無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以
天擬父蒼蒼者亦韓憑所化乎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蟄龍不可以喻死君則飛龍獨可以喻生君乎文人相輕直
是不度德不量力今梏然其腹而侈東莞之議彈者亦榆枋
之笑也按曹集浮輕語出獻讓頌永　蟄語出武帝誄劉亦訳引

按雕龍書記篇云王褒髯奴則劣之楷也夫縛箒裁盂出
子淵之僮約癩髮瘦面綠文彊之諧語黥也混之非其瑕
乎所謂目察秋毫不自見其睫者也

戲集東坡書

掇芳飲秀鑿石疏泉喬木風霜流暉欲盡山川俯仰物外高
深與客來遊清閒送老

龍穴砂水

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此禪家語也余謂丈夫
胸中不可無此觀然須灼見龍穴砂水始得不則增上慢比
丘耳

先天數

予過外舅大司空沈公所適塘棲范君上池在座范云胡翰
林休復胤嘉丙午北遊太學會嘉興陳生曉先天數胡命發
策其數云祝融歲首子系入場煥乎鸑鷟之文章胡未解入
京往西山中八月四日始移寓棘闈之左胡問主人何姓曰
姓孫竊喜以爲數之奇合是歲果預薦司空曰吾戊申歲華
生者來謁自云無錫人有秘數公有所問不俟公言當知之
吾微哂華謂公無笑請先書別紙遣視下公隨手取架頭書
看一語藏之胸中且勿言視視下所置有差池否吾因抽架
書得仙人騎白鹿五字發視觀之則華先書此五字於別紙
矣古人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竟不知此君何術公因謂萬
事有定數不可干長興某公生子時夢郡公送亞卿棹楔至
其家比長甚穎慧領賢書之夕復夢亞卿二字凡上春官者
屢亦屢夢夢輒如前數不第以前夢有待未肯謁選也年已
六十始詣吏部授邑令得西鄉縣焉蓋西鄉之與亞卿字相
類也神之巧弄若此東林陳方伯繡山自滇中致政歸伏月
曬故書得少時手寫四書旨書尾有細字數行取閱之乃公
三十載前紀夢中神語云官至布政文子云智同則有數舍
耶

再紀數之奇中

張因憶得數事嘉靖甲寅倭警至海上督府募方技士得新
安人汪龍置幕下龍瞑臣也自言遇異人授觀梅數遇物而
推其用四十有九蓍府公手安息香一握令卜之龍曰香之
用熱烽燧且至析之有八七縣一州數也中一枝斷爲二一
邑當陷又損而未斷者一一邑其瀕危乎然未燎於原猶可
撲滅有幕府方略在寇不歸矣數月賊破崇明殺其令轉寇
崑山幾陷僅得全我師帥苗兵躡之至盛墩寇殲焉匹馬觚
輪無返者龍所言若司契云任工田大司馬未第時邑有石

橋久隤矣公倡議復之率邑諸生請於令令敬諾掘土二尺許得一碑云田樂重修葢百年前精數者懸記也萬歷庚辰先君偕伯念兄上公車入都聞有精康節數者先君適有他營命伯念先往諏之伯念抵其寓其人問所卜云何伯念曰問場屋事耳人曰試隨手拈一物來適几上陳象戲伯念取士字授之問伯念年幾何曰庚申生其人曰足下今必策名必在第十一伯念詰之其人曰君庚申生人也年正二十有一今徒步而來其象爲之二十人著一之字非進字乎手拈士字非進士乎士十一也又棊以木成足下生屬石榴木木數三八錯綜之數十有一故曰名在十一先君後至亦拈士字問之其人曰賢子拈餘已落第二二木未象也公之發鋌於酢器中令青衣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記其異所云

客語

崔伯深

崔浩曰子非病乃苦吟詩瘦耳閔北史浩傳浩不長屬文留心制度經術之言至夢與鬼爭議又好觀星變常置銅人觀琁琁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耶讀之劃然無以數爲矣

嘉靖甲寅倭變紀略

偶從舊書中得鈔本十許紙紀前甲寅倭入吳雜事不著撰人名客潘君受之里隱者吳生云其語似吳越閒人詞多野

其癸未乎已而果然溫員嶠宗伯爲予言雉城吳甘泉布衣琉深邵蔡之學願箸溪司寇妙解句股六壬撫滇時諸蠻驚以爲神今閔昭余大參亦亞之庚申春遼陽非我有也 神廟登瓦全否昭余曰今無恙獻歲發春遼事孔棘予問遼可遐諸薦紳臨郡中昭余私謂余曰 國家更有大喪將若何九月而 貞皇帝復有鼎湖之耗矣蕭州難起昭余棄命蜀中所向無堅賊得六壬力爲多張往入北雍閽官黃門暘谷亦洞曉六壬偕長水楊若木費元朗謁之元朗館黃門家具以告黃門曰課得連茹三君所云同功一體也是秋三人者俱鏤翩歸嗟乎人皆陰陽中人也有能於五行外剖定腳根者誰其人哉然天下定無理外之數易言鬼謀足矣而必先

不可讀第爾時目擊其難語當無妄者輒取數事刪潤之如左

賊攻太倉浹日矣不下由裔音晃子鋪徑趨崑山城粲長圍祝令某命丁男守婦女運磚石擊賊賊置雲梯百枚撞城復舁大樹上架櫓船與堞並城中兵手長槍拒之石如雨賊不能克會大旱城中井泥不可飲飲輒病令先吏民禱雨立澍濠洫盈尺又告薪盡析屏中梁椽付守者相距四十有七日民力疲矧箭礮垂盡令誓以死守賊巢帥二大王名猰玃最先以大船覆城下避矢石部其眾穿隧道入晝夜更番幾破矣令率城中人額天臨城中婦女至有雉經者忽一老卒者從旁出語令聞此城土下有板即大人無以卒譊語速出之

投以熾火羣賊且立盡城可完尉史怪未信卒擐臂訴曰此百萬生靈呼吸生死事凝人何所須耶迺公當使諸君立見就要下出鈍刃掘城土二尺許橫一大木木盡賊見眾俯槍刺賊隨以蠟苣竹木雜火投穴中賊半焚死不得脫二大王者亦斃餘賊慟挾之出城上萬礮齊擊之賊多扶傷去適偵援兵大至圍始撤嘆矣令然燭呼卒前謂卒此城獲全汝力也詰朝有殊賞行申報軍門汝功不次吾平日恨不聞汝汝何許人好語令卒以唐勝對且曰公無召勝勝達曙敬謁公令豎日具酒脯錢幣諭城中人選名馬鼓吹迎勝入抵漏盡勝不來令曰此卒介胄蠆蝨矣勞苦五十日不獲休今寇去鋪舍作一兩日舒臥呼妻子補衣綻洗頭上泥土了然後庭

讌耳遲之七日竟杳然守城卒千人盡呼入按籍求之無名唐勝者令噴然太息曰嗟乎勝古義俠君子也存國而不矜懸賑而不赴樹奇而遁名得十許人立朝何憂不治天下眞有魯連生哉卽百令何足較勝勝不來吾立解印紱然亦不敢歸俟得勝謝城中人使俠士不當吾世而湮沒吾歸耳或曰公無然利之所在皆爲貴諸此賢者難之況傭卒乎公精感百神故神人易貌變服以發公誌所載唐將軍卜勝者其人也令悟鳩工崑山顧立卜將軍廟割牲羅拜祀春秋至今不衰鹿城不陷則祝令公之爲也

浙直督撫屢易唯周石崖頤久石崖開幕引士信賞明罰勝吏多用命他如屠中丞寇抵城下焚劫殊酷猶高會麗譙談笑晏如譙曰徒多爲人所憎惡耳吳語多爲都徒多云屠都也又如曹公先去爲民望鄉先生留之曰身在井上乃可救井中人江南有屠曹可爲節鉞蓋云二公姓氏當攷

任同知環臨敵不顧身勞苦功高一時少匹公所御戰甲盡寫任字四體亦偏記姓名毅然有身膏草野之志逢賊手搏瀕死者屢矣寇平以忌者言僅遷臬副公平寇勳見劉子威記中此可補入同時海防僉事董君邦政趙家國學以軍功歷今官

廣西女土官瓦氏率萬人來援泊胥關月餘馭眾有法度約所部不犯民閭一粒軍門下檄輒親視居亭民訴部夷奪酒脯者立捕殺之食尙在咽下其出軍幟分五色以別行伍頭

裹方素無他色者或問之瓦云身是孟獲裔孫感武侯七赦
恩誠子孫世世戴縞以識不忘耳吁侯之威神遠攝親秦人
刻石爲盟何如哉
按弇州宛委編云永順永靖二宣慰至今尚冠白巾爲武
侯服岳陽風土記云諸猺獞婦人皆用方素蒙
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爲伏波將軍持服又武侯與
兄瑾書曰兄嫌白帢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耗
西方上兵也按耗冠纓也則武侯時業已尚白戴縞之說
或亦先世誤傳然而神之攝者遠矣又清波雜志云廣南
故曰曰白鄉風猶然則閩白亦其
習俗耳或馬之或葛之豈爲說歟
寇盛時農家大半竄去比其還踰夏矣歲大饑中丞周石崖
直指周觀所交章請盡蠲百姓租　詔許之是歲民糧先輸
者仍予民曠蕩之恩百世未之有也吳中人藉二先生當兵
燹餘不劇困謠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
按此可爲地方官
處兵荒後之法
先是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湖漸衰如是者三日江豚
數百枚隨潮上下耆幼皆異之相傳此水故與海接潮汐如
婁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潮至一喝而卻是後潮竟不至
土人稱爲喝潮王祀之廳山湖潮驟來海寇之徵也平望殊
勝寺嘉靖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山跨鶴來老僧
不在卻空回凡夫欲問菩提記三十餘年化作灰字畫奇險
寺僧甚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上詩字跡如新適符其
記云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終

孔明能用素書

張天覺商英序素書曰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輩雖爲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知其髣髴噫何其不知量也先天二字昉於易乾之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孔明隆中數語已定鼎峙之形數十年後事如阿衡樓駐掌中觀庵摩勒果天且不違非此謂耶取素書求之其書以道德仁義禮爲首道德載老册書不具論書曰仁者有慈惠之心以遂其生成孔明以之嘗謂一夫有死皆

亮之罪矣書曰義者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孔明以之嘗優孝直法正爲蜀郡太守縱橫擅殺或謂公宜抑其威公曰主公在公安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今翻然翔翔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舉公瑾公密疏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瑜刑馬謖而廢李嚴矣書曰禮者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孔明以之嘗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書曰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孔明以之嘗謝曹操之辟抱朴子云曹公欲用孔明孔明堅不應操歎曰義不使辱污君之朝也胡贊宗英以克復爲已任矣他所云德足以懷遠義足以得眾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廉可以使分財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者微孔明吾誰與歸吾不知天覺所指先天者竟何物也其讐對涑水公枯骨不違罰及無罪之戒乎

撝元祐諸君子欲隕之淵不聞親仁友直之訓乎黨惇卞贊紹述不背彈惡去讒之誥乎晚稍能中立而爲蔡京所中旋見黜不拂深謀遠慮之旨乎無盡居士眞蚍蜉撼樹不自厚其躬者也徑山老人極稱之當是避賢後晚而聞道若見地之下數語此書自唐世已流行矣

戴若思徐元直

戴若思渡江名彥若未值陸平原終作劫耳魚豢魏略載徐元直事頗相類人少知者元直本單家子少任俠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晝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令於市莫敢識者其黨伍襄解之得脫於是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

肯與共止元直卑躬早起常獨埽除聽習經業乃南客荊州先主之屯新野也元直往見之舉孔明且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予謂昭烈定益州當以元直功第一亦鄧侯之安平侯鄧狀見漢表

葛龔墨癖

葛龔與梁相書云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觸傷骨碎肝膽不足爲報龔字元甫列後漢文苑中裴榮期語林所傳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者元甫當首稱墨癖或謂嗜墨亦是雅事至肝膽一語若欲以七尺報玄香太守無乃不情乎居士曰人不能無情情各有寄意所獨往千馴不易嬰兒搏黍不願黃金煜人踰期不畏陽侯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矣猶手持定武搨

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於池
上曰惟恐損竹韻人別有鍾情處差勝悠悠者以七尺驅殉
胡椒八百斛也

東坡帖云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磨而小嚼之此與
葛元甫何如閻康侯

古來可笑事

梁大將軍作販牛黃客見後漢李後主作鵝卵柳條稅大使
邵納見延篤傳見雜
閻錄解漕運竇王作竇竹商見雜志石衛尉李北海作劫海
船賊謝文靖作蒲葵扇牙行裴丞相作歌姬院乞兒石曼卿
作鬻私鹽惡少皆古來可笑事裴謝遊戲人閒不妨醫俗二
石風流文采殊足觀亦作此生活阿堵之能醉人可畏

文士以身爲殉

楊子雲賦甘泉精思夢腸出而殉郭璞夜定卦說絕於燭下
鄭樵依陽道州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似不能往復一辭遂
縊文士陶冶性靈何至以身殉之風雲月露幻出一座北郎
山諸君直是癡漢梅堯臣拜學士時書詔頗多思甚苦推觚
循階而行忽見老卒臥日中歎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曰不
識梅曰更快活也楊誠齋貽朱晦庵書曰得書知股肱之疾
移及腹心是在醫法顧不察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飢渴之不
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劘目鏤心搰椎胸腎者非書耶某屢陳
囊研擯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知酷嗜在此又戲跋晦庵楚
詞解云注易箋詩解譬論兵帆徑度浴沂天無端又被湘累

也又云唐大歷中鄒和尚始來徽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鄒和
尚文珠化現見玉灼諧洪不載此糖本紀也客笑曰君能於此外別抽腹笥
乎予曰僕十年不親書卷舊習前聞零落且盡強爲君索之
乳爲煎餅幷諸砂糖見首楞嚴經開汙河糖飲得爲十日漿
見律部尼陀耶頗蔗藬緩鉢墨不應用融物黑糖錫紫鑛泥
蠟並皆遮見毘奈耶頗蜜及陳沙糖能除痰癊稀糖一種能
除三病謂風熱痰癊見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猊糖見後漢顯
宗紀販糖之妾見馮敬通與婦弟任武達書南箕無舌飯多
沙糖見易林大畜之益飴餦餭餳見廣雅餳謂之糖見楊子
雲方言石蜜乳糖也見蘇恭本草白蘗糖黃蘗糖見齊民要
術和熹鄧后嘗夢捫天芙體蕩蕩正青滑如糖餅見謝承書

洗餌以盛水升降而進糖見鹽鐵論賣糖老姥見南齊書傳
玠傳蘇酪沙糖見隋書眞臘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見梁書
鍾岳上何胤議酒無沙糖味爲他遜顏色見古樂府聖郎曲
燋糖幸一杵見杜詩龍山食有糖餳菊酒見時鏡新書河溏
飴糖米蘗馬鞍之妙見龍筋鳳髓猶馬食之如糖故名馬唐
本草馬唐唐
字無米傍
見陳藏器本草唐以後不復憶矣客曰昔隱侯
疏栗柯古疏蝨當不過是非今時檢韻府詩人可幾萬一也
子曰世有張司空在勿妄言

吳書孫亮取交州所獻餳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爲蔗飴南
州異物志交阯甘蔗取爲飴餹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則
唐前故有之不自鄒昉老學庵筆記云始太宗時亦妄也

詳史繩祖學齋佔畢中足祝王灼說閔康侯曰遐周不及
唐以後余隨筆補之圖明錄王胤祖安國張顯太元中乘
船見仙人賜糖飴三餅時鏡新書魏收寒食餉王昕昕與
書云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彌覺香冷荊楚歲時
記元日熬胡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北史周明帝因食糖糙遇
毒清異錄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糖蟹糖蟹老學庵筆記云
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以前書傳凡
糖蠏皆是觀隋錄知其謬傳芳略記陳昉得蜀糖輒以蜜
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高士傳張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
獅子百枚德宗料是沙糖獅子果然據言新進士重櫻桃
宴劉相子渾及第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青箱雜記楊行
閎外長跟不出見眞栖遲中偉人也第元鎮所居堂顏之曰
芸暉珠不可曉芸暉堂唐元載故宅杜陽編云芸暉草出于

業高創形糖滿頰甘酪見海錄碎事笑比紅綾春餳巧謝
牙根底嚼糖霜見張雨詠松花餅至香譜有詹糖香花薰
方詹糖
郁滒曲名有糖多令爲若楊廷秀詩亦非崖蜜亦非餳
青女吹霜凝作冰透骨清寒輕蕎齒嚼成人跡板橋聲則
爲糖霜詠者也子瞻又有糖霜不待蜀客寄之句事文類
說謂王僧以柘糖澳釜拔臨川本乃柘糖聚據世
陽雜俎謂新羅國鬼執旁缶弟欲其築澳三版而殺本作
糠

倪元鎮王右軍不可曉

倪迂繪事爲四大家冠其胸次灑然清韻可挹致日本使者
閭外長跟不出見眞栖遲中偉人也第元鎮所居堂顏之曰
芸暉珠不可曉芸暉堂唐元載故宅杜陽編云芸暉草出于

闕潔如玉載屑之以塗壁謂元鎮未覩此書吾不敢信王右軍晉何如人哉得人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千古自有對也

季倫思歸引金谷序頗能作人外語右軍或偶賞之若象齒焚身之元載視老迂何翅鵷雛之與怪鴟豈勝國晚節奄豎橫肆元鎮有感魚軍容一事乎曲禮曰擬人必於其倫二君子何以語我請問之惠山泉蘭亭竹

雲棲前知

雲栖師不貴前知語與古人閻合關尹子曰能遊於冥冥者與日月齊光韓非載詹何黑牛白角事曰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大師持論甚峻慮下根人妄認外境邪魔入腑故一舉埽之若

師之妙用當前閒有忍俊不禁逼漏二處武林虞德園先生先君癸未同籍也嘗自敘其事云潭照餧試南宮授徒毘山借梁皇懺同窗友誦而次日雲光大楹甘露霑壁飛楮墮几曇鱗降爲之師雨水沈雨金粟雨玄黍社所以名雨花也或焚牘而轉眼復完或非時而萬花盡吐感其奇瑞習定甚堅忽爾前知自墮魔網蓮池闔而歎曰虞子遠結淨社續兒時念佛之緣是矣不幸著魔如此茲偕弟澗會試瀾不過火災而虞足痿失通矣入燕果然寄纖通懺尚未復書廷試前方閱狀元策而書始至書中云子讀狀元策時得吾書葢不乏前知而不作聖解眞正衲子也韓鈍庵別師入燕師書四句偈云逢西而住見巳而釋三湲獻果一了蠶蠶鈍庵抵京

師讀書西山法華寺中閒步次忽獵人獲一修蛇戴雙角形甚怪憶師語即買以千錢釋之是歲已酉獲薦庚戌而雙元之記前不爽絲髮矣按海鹽董碩甫碧里雜存云光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錢子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禽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昭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張謂姚江雲棲是浙中兩肉身大士第分現宰官比丘身肉眼覩來認做兩板耳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定極則光自發人人有此一段照古輝今種子可惜爲塵勞蘊卻往歲葱大師作雲栖塔銘亦云師示人貴眞修勿顯異故靈異甚多不具載敬述張向所聞見者若此

蔥白 千秋

俗以染藍之淺者曰蔥白按禮記鄭康成益齊注云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鄭白矣僕向有對酒詩云浮盃翁翁蔥白嫩染衣楚楚杏黃鮮亦知長秩無勞拂自有留人蜀國紘不解者怪蔥白何等語也又春情云雜儻明璫競可

憐春風漸短晝樓前千秋戲罷鴛同坐百草贏來柳其眠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漢武帝後庭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譌轉爲秋千鞦韆之譌也升庵詞品知有秋千兩繡旗而不知秋千之爲千秋僕詩差可正誤世聞皆以正爲倒如來說爲可憐憑者鬪百草亦見隋煬帝曲名往年見一客讀袁中郎詩門子赤腳多及大比鯽魚多二語噴飯不置余謂客袁詩何如空同客曰袁那得比余曰赤腳門子搖大扇非空同詩乎荆州措大多於鯽魚亦古語見焦氏類林歐公三多之訓眞葩林藥石空參應敵鮮不蹶者然謂作詩者定須語語有來處亦是癡人說夢李詩城門人開埽落花杜詩江動月移石谿虛雲作花亦問其所從來乎少陵曲江歌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眞解簡中三昧要須八面玲瓏手不爲文字所縛縱橫自在謂古即我可謂我作古可此外皆擡板漢波旬說客曰畢竟何如余曰待汝走入醋甕時即向汝道門子赤腳本非佳語第目中郎杜撰似不肯受耳

春秋決獄

因學紀聞云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太平御覽載二事杜佑通典載一事僅三事而已閱藝文類聚更得一事曰君猶得廳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咸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廳以恩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傅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廳不卿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咸母恩難廳君命徙之可也

武皇開達大度

班孟堅漢武故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文邊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此史漢所未錄者武皇開達大度不減斬白蛇手群內史得逢此君便可無空梁燕泥之恨漢興得人於斯爲盛聖人作而萬物覩也九光毋猶云坐對庸主愾愾不樂且云徹非仙才故知英雄與神仙別是一路神友造化靈爲星辰獨一潸稽之侍詔耳今新安刻漢武故事亦不載當非全書

列子中雜膚

何疑列子雜魏晉人筆其竄南華語者十之三夸父禺疆思士思女見山海經奔戎爲右鵲血馬溫見穆天子傳驪黃牝牡見淮南滄滄涼涼見桓譚書太易太初見易乾鑿度其采管晏墨翟陸賈諸書不能毛舉也又王肅證聖論云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此與肅叔所稱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者小有同異決非御風手也至所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爲不治而不亂魯國宗乘逗機於此豈游夏輩能道隻字耶看書須具看書眼如翔風削玉符朗辨鵝始不爲假骨董眩惑若隨矮人觀場亦坐雲霧中而已按華陽國

志火浣布自張騫西域來不自梁冀始拾遺記冰蠶作繭投火不燋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又舜時羽山民獻火浣布萬匹俄東方十洲記稚川抱朴子沈約宋志梁四公記四書則木皮鼠鼠都可成布亦非一種備載廣博物志中要之常璩譜差可据也寰宇記曰火浣布產蜀建昌其白如雪出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此則又出于三種外矣高似孫亦有論辨

方甸詛楚文跋

方甸詛楚文云懷王恣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碑文蓋今又悉興其眾以遏我師是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略我邊是也按史記秦有昭襄莊襄未聞有襄章之爲襄章之爲邯意傳刻或有帝虎非仁夫罪也惠王之十四年卽後元年正得二十有六以是知非仁夫罪也

愚所藏泊宅編與樂毅論刻蓍甚精中載劒跋係秦惠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章非襄字亦無邯字遵周所據似是會稽商氏稗海所萃請更質之博雅 閔康侯

比干碑

比干銅槃銘張淑釋其文爲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高似孫緯略以右爲左左爲右前後二字亦如之

攷景集卷之四終

希姓錄 隸釋之楙宗景習猶玉雄侧桃詩誠威搏横拔辯卿項文幾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古三墳有姓紀大戴禮有帝繫篇周官小史奠世繫左正錄世本荀卿譜血脈譜牒亦學之大端也適閱升庵希姓錄及弇州宛委編張睿父郎邪代醉編試取案頭書攷之如吳越春秋之椒正訢複姓越絕書之神巫無杜廣韻之趙大夫庫賈音擊訓門也 說苑之西閭過東閭子劉向列仙傳之赤將子輿複姓幼伯子瑕正仲複姓谿父西京雜記之文固陽複姓嵩眞戰國策開西湖狀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即此若譌之始無從訂之矣之術視靦斯贅紛疆公疇暨複姓國語之狸姓雖敞衆虎長魚

蟜戡黎露晴父漢書昭帝紀之馬適建姓馬適名建 古今人表之熙子軋子大成午功臣表之合傅胡害做厝洛監居翕多軍王莽傳之厝門少公賓就後漢書李雲傳之掖庭民毫氏次方術傳之編盲意陳壽吳志青州人隱鶚晉書后妃傳之匱才人宋書鄧琬傳之佼長生墨翟書之耕杜子公尚過跌鼻勝綽晏子春秋之泯子午列子之禾生伯子潛夫論之司原氏論衡之公廣文伯古樂府之其思革子唐聖廟碑之扶餘隆蜀檮杌之憙實華陽志枳縣之波鉉然愷揚引然友不及此書王引然明字然明 閬中之三狐五馬復姓雒縣之鐸氏汶山之冬逢平樂之遞氏廣漢之便敬新唐書朱子奢傳之崖文康顏魯公行狀之給事中因亮五代紀之靖涂後匡贊癸辛雜識之菊夫人皆不錄若他書不勝記也王浚儀姓氏急就章差悉若以急就爲草創本取羅泌路史鄭漁仲馬貴與書及文獻續考通譜彙一書亦博物一班古司商氏之所必求也

芬冒勃蘇卽申包胥睿父以爲複姓秃髮氏著晉載記睿父又云僔亶見唐史俱誤南唐近事位崇文康侯

記葑門語

予入吳飲馮若木齋頭酒次語若木曰兄所居葑門今俗譌爲俜音何也若木曰葑卽谷風葑菲之葑詩音豐爾雅音捧又請爲去聲云菰根也 杜詩黑米生菰葑韓昌黎詩刺船犯枯葑東坡開西湖狀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卽此若譌之始無從訂之矣

孱音履淨反艸轉譌而爲俜不從葑轉也又盤門之爲蟠門之爲胖音判澀墅之爲虎嘐今有徵之掌故者否因問吳中人物孰右曰其葑閭乎予曰不然言偃澹臺無論矣太公避紂石室在虞山東二里巫咸及其子賢冢皆在虞山上書云在太甲時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有若巫賢二子爲賢相吳會爲樂土已在泰伯前數百歲荆蠻之號意殷衰政亂南人多棲故以蠻名如一江漢也西伯時爲風動之首荆之爲夷在昭王不復後耳古來江左人物定以海虞第一若木曰得兄稽古力便爲吳人出脫荆蠻二字矣願以一卮爲廣川生壽

范成大吳郡志云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溝蕩羅城開此門

有鱘鰉隨潭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鱘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葬門乃有別意葬音相近今俗譌呼窴門云

放石湖語如此自宋時已譌稱矣

按陸廣微吳地記平門東北三里有申公巫咸墳此誤也巫咸安得系以申公當爲巫臣墓越絕云虞山者巫咸所出巫咸爲常熟產明矣記又云晉元帝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華亭平原鶴唳之語不在渡江前乎廣微疏舛多類此

轉注古音略

升庵轉注古音二卷所論轉注卽叶韻深證鄭樵之舛六書功臣哉第用修自敘云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近代予稍參諸書用修已不無挂一漏萬有奚牆韻學者從古捷六書中取轉注一種抉黎正之藏補新都之逸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近吳門趙凡夫亶思此學其草篆獨秀江南所藏宇書韻書數十種恨未嘗一發其祕并廬文有古音餘亦不載此數則

方術家

以一卦分世應及乾納甲之說謂京房始非也史記正義載中備云孔子正月爲商瞿筮曰瞿當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三甲寅木爲世九五丙子水爲應正義作九五景行本張按唐世諱丙多以景字代之晉書隋書可證子字當字之誤今正之陽爻五應有五子中備書今不傳豈卽易緯所稱辨終備者乎

六壬亦不始武侯吳越春秋公孫聖仰天歎曰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范蠡曰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臨午名曰天賊又曰伏吟主人有憂客人有喜今越興師伐吳軍必入其國吳王聞之大驚曰何以知之聖曰今年太歲在東方歲星在南方太白在西方辰星在北方四星聚於中宮此天之表也

望城不見青山山叶疏臻切任非其人費日無功功叶居銀切晏子春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朝叶崔於切許慎注淮南子勁策利鏤鎪讀如炳燭之炳繁文紛拳拳讀如上谷茹縣之茹霄雿之野雿讀如翟氏之翟翟又音揭當如字讀如左傳夔人稠始之始鵠鵲讀曰私鈚頭此說更奇漢書相如傳及注許說幸傳俱作鵠鵲師古直音俊俴殆未見漢人訓故耶漢書瘵瘁音嘶殺卽謂裴音卽非雖脊音句無蕃音皮後漢書錯愕不能對音措互疏勒都尉番辰音潘抱朴子寒素清白濁如涅高第貝將怯如鬼則鬼當叶爲篤一此則偶隱而轉音之後讀外集字誠中鬼音篤竟與僕說同合僕欲以酒澆用修土矣予稍參諸書用修已不無挂一漏萬有奚牆韻學者從古捷六書中取轉注一種抉黎正之藏補新都之逸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近吳門趙凡夫亶思此學其草篆獨秀江南所藏宇書韻書數十種恨未嘗一發其祕并廬文有古音餘亦不載此數則

方術家

以一卦分世應及乾納甲之說謂京房始非也史記正義載中備云孔子正月爲商瞿筮曰瞿當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三甲寅木爲世九五丙子水爲應正義作九五景行本張按唐世諱丙多以景字代之晉書隋書可證子字當字之誤今正之陽爻五應有五子中備書今不傳豈卽易緯所稱辨終備者乎

六壬亦不始武侯吳越春秋公孫聖仰天歎曰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范蠡曰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臨午名曰天賊又曰伏吟主人有憂客人有喜今越興師伐吳軍必入其國吳王聞之大驚曰何以知之聖曰今年太歲在東方歲星在南方太白在西方辰星在北方四星聚於中宮此天之表也

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子胥謂吳王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歲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范蠡去後越王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又謂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眞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閒耳以時加日曰歲將曰刑曰德曰克曰賊曰青龍玄武曰功曹勝光曰死氣曰天關今六壬書猶襲之所云玉門不可攻當是篇名次第耳王冰素問九星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術家奇門蓋蘭臺之濫觴耶按隋書經甲決一卷遁甲文一卷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又黃帝玄女占法有伍胥者薦風后于帝術家至以子胥爲軒轅有其傳會不經可笑若遁甲書及吳越春秋俱出漢人手非春秋時書大抵方術家宿有此論不始京房武侯審矣

禦兒非語兒辨

陳晦伯引吳地記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生一子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以駮用修沈江之誤宛委編復據越絕書女陽亭一說以爲句踐人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句踐勝吳名之曰女陽亭更就李爲語兒鄉且云晦伯可謂夢中說夢吳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按越語大夫種曰蠡去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可遂出章昭云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然則茲地在春秋時名禦兒不名語兒也後人禦轉爲語遂有句踐生女少伯生子之說以傅之又水經注引萬歲歷曰吳黃武六年由拳西鄉有產兒隨便能語云天明何欲清腳折金乃生因詔爲語兒鄉蓋無智之徒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得引黃武證地哉讀正明善長書諸說俱可無置喙弇州之於天中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古音略引國語禦兒作御兒用修有別本耶閻康侯曰馮元成以語兒在華亭亦誤

句法有宗

花天人見鄭舟美人戲成一絕云絮柳鴉黃隱綠隄相逢暫爾卻相違相逢應復勞相憶見說明朝是別離客謂居士此詩相違二字疊用聲情妙協拗體新詭居士曰此法亦有所宗陳思雜詩云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阮公詠懷云幽荒遊悠悠悽愴懷所憐者誰子明察自照妍陶公飲酒詩云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又移居詩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

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范雲贈俊公詩幸及清江滿無使明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悠哉古樂府中此類極多太白答杜秀才少陵示從孫詩咸祖之白士亦臨摹手非掷也客曰往足下詩閭尋田父語語只農桑古人亦有此法乎居士曰曹子桓雜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太白酬月詩贈我數百字字凌風飄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三君皆爲僕肇路啟山矣客復曰幸哉有子今如此豈若吾身親見之非足下近詩乎語孟句前亦有入詩者否居士曰曹瞞不云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乎阮公不云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乎陶公不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乎鮑明遠不云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乎謝康樂不云德不孤分必有鄰乎謝莊明堂歌不云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乎杜夔食舉樂歌不云夷險乎亂威而不猛乎蕭子雲雅樂歌不云車同軌行同倫自衛反魯刪詩書弋不射宿殺已祛乎虞駕鍾山詩不云冠者五六人乎庾子山徵調曲不云草上之風無不偃乎少陵不云富貴於我如浮雲乎太白不云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乎張燕公不云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乎邢象玉不云新聲是何曲滄浪之水清乎韓吏部不云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乎總之善陶冶者杯琖泥聚皆詩料也於語孟乎何有客讀歎不置居士曰君勿記我語世尊說法且云昨日定今日不定若執此摹古生搏活剝索驥按圖大有人笑汝在

詩詞紀日月

古樂府艮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晉李尤銘正月七日厥日唯人潘尼詩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穡舍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玄宗詩端午臨中夏盧照鄰詩九月九日眺山川王維詩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杜甫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又二月六夜春水生七月六日苦炎蒸元稹詩十月初二日我行遂州西白居易詩六月初七日江頭蟬始鳴又何日同宴遊心期二月二又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窗紗燕拂檐顧況詩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韓愈詩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李義山詩二月二十二木蘭開坼初賈島詩三月正當三十日又千歲一尺璧八月十五夕韋莊女冠子詞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均之紀日月也而樂府詩詞晉唐初盛中晚之變備極不可假借一字氣運與文字相上下如此若溯源求之其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乎

征記以爲魏東平王翕未審孰是

異獸

臨海人陸姓者解其族人戍溇騰衝衛三年而返攜一異獸皮來道飢出示觀者稍予之錢甲子二月至吾里予取視獸一頭二身二尾八足耳若豕尾亦如之頭則虎毛則兎尾黑毫細輭類人髮頭闊尺有六寸身長倍頭陸云獸迅走有絕力出點蒼山日瞰羊積不可算獵百方捕之逸乃以藥毒羊

獸中餌始毉獠亦不曉何物也胡僧阿摩那者烏思藏來具多聞慧獠以問僧曰是名火眼狻猊（按師子名狻猊穆天子傳郭璞注音俊倪今胡僧諦如俊而不同郭音）西域聞有之出則其國兵且筆數語云火眼狻猊曰萬獸君厥首維一牝牡各身是食師象迅疾躡雲饑噴烈欲足兵尾火（二尾形如火字八足形如兵字出現世閒劍戟天下有其禨之可以弭禍獠以爲怪遂予陸子具攷諸書不載此獸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列子亦同）本草綱目以爲卽異物志之靈貍然但云一體自爲陰陽不言兩身也山經南海外有三青獸相幷名曰雙雙亦不言兩身也韓非子云涸川之精名爲蟨蟨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抱朴子故澤之精一身兩頭呼曰冕）之可使取金銀此一頭兩身則同迺云形若蛇長八尺又不襲韓說而誤者云能噉諸猛獸此狻猊當別一種也又獸未聞噉師子者續博物志載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逢師子使人格之哮吼奮起左右咸驚俄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跳師子頭上卽伏不敢起於是殺之此豈其類耶然不言一頭二身殊無確證姑志之以詢夷吾國僑其人者因憶萬歷丁未客湖上昭慶寺中見一異獸云得之括蒼其角雙身作鹿文馬尾牛蹏牲馴擾日可六十里鬻者鞟以虎皮歲餘陳眉公買置所居佘山亦無識者按山經海隅之山有獸焉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漢書西域傳烏弋有桃拔千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佘疑辟邪稍近之文

作狻麑爾雅同狻音酸與穆天子傳異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箋杜陵詩二十則

復愁詩

復愁詩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注謂公以總自況那得爾公詩有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之句其薄總甚矣何至身擬之耶當時凝碧聞絃有不辭臣賊如張均輩故發憤作此詩凱莫看兩字便了了矣賞時魚殊費解或云總宦陳稱狎客冠每一詩成輒爲後主所賞言總雖老而仕隋而其躬所被服者猶當時之金魚也張按劉昫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則魚袋頒自唐年故非陳隋閒朝服此解未可强通詢之洽聞者

寒雲雪滿山

至日遣興愁對寒雲雪滿山升庵云雪字善本作白字舁州亦持此論子謂白滿山是小兒吻中語依舊本雪字爲正言山寒雲縞望如雪積卽太白所云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關此中有賓主句雲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杜陵復起不易吾言

竹根雉子

筍根稚子善本作竹根按劉欣期交州記云竹鼠食竹根出封谿縣閩中呼之爲鼬莊子執留之狗司馬云留一作狸竹鼠也或云老杜詩竹根稚子正此物也此說疑近之第以鼠爲稚子殊屬傅會或云稚當作雉引爾雅雉之暮子爲鶵及老杜屏跡詩烏下竹根行證之亦未確葢此老慣用假對爲遊戲場加高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君呼兒對次弟雉子鳧雛亦其遊戲習也但舊注謂公長子宗文字稚子宗武字驥子極可笑驥子見杜陵詩宗文之字稚子何所據按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此亦豈竹鼠耶山雉耶宗文耶眼偶然而得竹根竹根偶然而戲稚子神來境合寫之於詩何事鑿論潘安仁笙賦云若羣雛之從母也鳧雛傍母本借此意乃宋儒以此詩傷時事而作噫說詩如此所謂說不得一句閒話者也詩話行而詩道熄誠然哉

低頭著小冠

歸來詩洗盞開新醞低頭拭小盤善本作著小冠此正用漢書杜鄴事又杜之松尹太原詩與王無功相見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二聯俱暗用杜姓故實亦有致

戎戎淦淦

放船詩江市戎戎暗谿雲淊淊寒須溪云此戎戎淊淊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余謂荒荒泯泯冉冉暉暉之類便可不煩注腳此詩劉實未曉何强作耶人語耶案毛萇傳何彼穠矣云穠猶戎戎也古文苑載張衡賦云乃樹靈木靈木戎戎注戎戎盛貌葢野市臨江草木翳薈著一暗字可曉淊音審禮運云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淊注羣隊驚散貌淊淊者狀雲物散而不定也廣雅淊溷濁也音徒感切一說云水不波也升庵主此說謂寒雲疑聚如不波之水也此與禮運義相左不可從須溪評詩極脫宋人窠臼此處未免太鹵其璵之一考乎

花鬚

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藥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陰意數花鬚黃鬚照萬花諸家注亦無及此者

岳陽樓詩

葉敬君書肆說鈴云岳陽樓詩若無吳楚東南坼一句則乾坤日夜浮疑於詠海矣不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得洞庭眞景案酈善長水經注云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少陵實本此意不讀酈生書不知杜句之妙也或疑洞庭楚地何得以吳系之案盛弘之荆州記君山在洞庭湖中上有道通吳之包山泠泠吳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耳陰鏗詩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吳楚東南自是洞庭本色確不可移又王子年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楚懷王時舉秀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一浮字少陵亦不肯汎用如此

神鴉

護隄盤古木迎棹舞神鴉亦老杜洞庭句或謂張勃吳錄云彭蠡有烏善接丸行人丸飯投之高下無失至今呼爲神鴉梁劉刪宮亭湖詩檣烏排鳥路神鴉似非楚產也此詩覺杜老少檢點處放岳陽風土記云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然則殘食飼鴉非獨宮亭湖也讀書破萬卷眞非妄語兒哉

九日寄嚴武詩

筆乘中拈少陵亦有出韻詩駁用修留歡下夜闌之鑿然所引九日寄嚴武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余閱善本作險艱此詩原未曾出韻也晉陌上桑曲天路險艱獨後來楚辭九歌路險難兮獨後來晉曲全襲此辭顏延之使洛詩首路跼險艱初唐王江東山詩盛名亦險艱孟浩然下贛石詩及少陵彭衙行都以險艱爲韻諸詩皆本左氏險阻艱難語不眠持節此老以典屬國自況乃中丞而囫奴之使簾鉤不挂髑髏血模黏不幾躬蹈哉嗟乎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此蜀道難之所以作也

青袍白馬

至後云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舊注云甫自言止服九品服耳須溪云青袍白馬眼見小子輩紛紛而起有

何意味趙東山云公在嚴武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子謂三君解詩如品字相去不遼遠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淩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棣蕚亦暗用花蕚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驪豪且逐風塵襄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詩陽來侯景渦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草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馬青絲轡容顏花豔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桑非本浣花翁也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我心狂叫黃九可兒者數四須谿亦江西產未見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耳（熊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庵拈出焦仍其謬何與）

古茗生迮地

谿上詩古苔生迮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禮器正義云淹於長四尺中畫青雲氣陵茗華爲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既醉兮顏若茗之榮即此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淩幾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棣蕚亦暗用花蕚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驪豪且逐風塵襄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詩陽來侯景渦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草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馬青絲轡容顏花豔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桑非本浣花翁也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我心狂叫黃九可兒者數四須谿亦江西產未見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耳（熊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庵拈出焦仍其謬何與）

古茗生迮地

谿上詩古苔生迮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禮器正義

云掾長四尺中畫青雲氣陵茗華爲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既醉兮顏若茗之榮即此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淩幾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棣蕚亦暗用花蕚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驪豪且逐風塵襄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詩陽來侯景渦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草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馬青絲轡容顏花豔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桑非本浣花翁也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我心狂叫黃九可兒者數四須谿亦江西產未見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耳（熊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庵拈出焦仍其謬何與）

古茗生迮地

谿上詩古苔生迮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禮器正義

云掾長四尺中畫青雲氣陵茗華爲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既醉兮顏若茗之榮即此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淩幾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棣蕚亦暗用花蕚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驪豪且逐風塵襄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詩陽來侯景渦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草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馬青絲轡容顏花豔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桑非本浣花翁也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我心狂叫黃九可兒者數四須谿亦江西產未見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耳（熊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庵拈出焦仍其謬何與）

古茗生迮地

谿上詩古苔生迮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禮器正義

云掾長四尺中畫青雲氣陵茗華爲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既醉兮顏若茗之榮即此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淩幾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棣蕚亦暗用花蕚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驪豪且逐風塵襄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詩陽來侯景渦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草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馬青絲轡容顏花豔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桑非本浣花翁也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我心狂叫黃九可兒者數四須谿亦江西產未見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耳（熊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庵拈出焦仍其謬何與）

古茗生迮地

谿上詩古苔生迮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禮器正義

何出按本草別錄云牆靡一名山棘即今薔薇也保昇云所在有之蔓生莖閒多刺天棘疑作山棘齊生云凱風棘心夭夭棘當是夭棘之誤此解殊可喜也蔓字依舊本夢字爲正羽非蓮絲非棘曰搖曰夢從想像閒得之白羽如值其鷺羽之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注云扇也可笑（齊已晚唐詩僧羅以已上人爲齊已亦誤薺冬山海經作薆冬）

白鳧行

白鳧行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園遭穢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君不見魯門鷄鶂亦蹈蹬聞道如今猶避風黃鵠二語羅景綸目爲倒句與鸚鵡粒鳳凰枝例看非也屈平卜居云將泛

泛若水中之鳧乎將與黃鵠比翼乎少陵陶冶此意借以自況意云作賦摩空猶然昔之黃鵠也今且飄飄萍梗泛泛若鳧而素心了不爲變任其波濤歲暮腥膻者終不可以食我也落何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太牢不樂鐘鼓之態此老個强百折不回矣

先主廟

謁先主廟詩空山泣鬼神東山本泣作立妙甚蓋生擅英雄已懾老瞞之膽魂稱蜀帝猶警百神之趨立之一字眞有乘風戴雲旗意讀之覺森森髮豎如陟降之不遠也大禮賦四海之水爭立此老慣以立字角勝

蕭何功曹

功曹無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參嘗爲功曹非鄭侯也焦澹園引孫策語廣翻曰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三國志亦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耶按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者坐之堂下云云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貢父偶未之思耳此墨莊漫錄所引較澹園殊確劉生月旦大是鹵莽

風吹蒼江湖

紫陽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鼓角滿天東改滿字爲漏精絕又雨詩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紫陽云樹字當作去字僕意未敢然之若定以去對來鈍置必有能辨之者

烏鬼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黃朝英並以爲鸕鷀焦氏亦主之引元微之詩病賽烏爲鬼爲證野客叢書又引冷齋烏蠻鬼之說

按廬陵羅泌有家藏山谷箋杜詩眞蹟云峽中蓑雅纏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謂之烏鬼此公客戎涪久必得之土風元九詩語益了矣詩箋凡六十一則皆典練可喜世有通人得盡箋之亦是涪皤後五百年知已也程泰之虞伯生亦同此說

青雲契闊

古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長乎稽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染骨柒筋滌穢澤氣志淩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云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覩白日北史云使君竟將我入青雲俱祖箕公遺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闊是羽可爲儀直爲進賢冠借用失之矣

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羣書中入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未引許由語

五雲太甲解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闕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老杜五雲太甲語實本此王伯厚楊升庵引晉天文志云華蓋杠六星曰六甲太甲恐六甲一星之名留青日札又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寅爲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可謂精而覈矣第與華蓋西臨語亦未

甚合蓋臨者親莅其所而後謂之臨華蓋北宮宿也終古何得西臨耶細玩子安語意星辰蕩越承帝車二句雷雨沸騰承華蓋二句則帝車之屬占星而華蓋之屬候氣了然無疑矣子故爲之章句如左

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

按史記天官書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御四海皆繫於斗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爲七曜七政隋書以七政爲日月金木水火土也七曜之齊俱聽于玉衡璇斗第二星幾第三星玉衡第五星也又史記衡殷南斗晉灼曰衡斗之中央宋均曰殷當也考要曰斗七星各有所屬第五主兗州後漢書云以攜龍角爲帝車史記云杓攜龍角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則玉衡之爲帝車者不應以星日馬一宿當七曜也且夫子聖中之聖可徒以賢之耶帝車運而七曜齊尊無與抗故曰遁中階上一星爲諸侯魯侯國也言夫子德冠百王不得正上階天子之位而僅爲侯國產也

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

隋書云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子安以天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魯分

野在戊之奎婁奎爲溝瀆婁爲聚衆皆在西宮故曰華蓋西
臨戊後天乾方也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
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華蓋之氣一臨乾
甲五帝五雲皆逐巡不敢方鵩所云賢於堯舜也是之謂藏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

序

徐堅引漢書曰歷者序四時之端正分至之節故聖人考歷
數以正三元宗懍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爲三元日月五
星行軌道亦見天官書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一云春食朝
霞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正陽天玄地黃是爲六氣見陵
陽子明經子安之意蓋以星莫尊于帝車氣莫隆于華蓋雖

贈鄭諫議詩

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亦少得其解者按賈子新書云十
毫曰髮十髮曰釐十釐曰分說文云十髮爲程一程曰分爾
雅云大波爲瀾小波爲淪言文章家小者易略於微所謂蟻
漏者也求之而已無遺憾大者易跳於法所謂河曲者也按
之而尚有典刑作者之要不越此二語矣

烏程 董斯張遲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爲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甚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爲一錄熙甫弱侯而在必有賞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器子已有辯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

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草索隱正義亦多秕僻聞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弒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熒非弒乎疇手刃之謂哉

克殷解

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

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汲冢云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右羣臣畢從孔晁云太卒屯兵以衛也按史記云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正義曰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

毛叔鄭奉明水

張曰郊特牲云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又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涚齊貴新也正義云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按歐陽修集古錄云右毛伯古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羣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據歐公之言則克殷度邑二解斷爲逸書無可疑者而予補書之說益信質之前聖而無疑矣

衛康叔封布茲

汲冢作衛叔傳禮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索隱曰茲一作笫公明草也按康誥也當依汲冢作衛叔汲冢少一封字

當補公羊傳曰衛侯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素問云色如草茲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在右玉雕彤素漆也五席莞繅次蒲熊也凡大朝覲設莞筵加繅席加次席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云莞管也繅藻也次以桃枝竹爲席次列成文也昨酢也按布茲者卽設莞筵不言席省文也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羣牲

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孔晁曰采事也師尚父王也張按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望其名也師尚父何以羣牲也凡祭王必自射其牲祭義曰祭之日王羣牲卿大夫序從然則羣牲天子事也師之尚之父之故以羣牲命之也

一曰周官祀五帝則冢宰贊牲皇甫謐云周公爲司徒召公爲司空或尚父此時攝冢宰也

尹佚筴祝

張按卽史佚也正義曰尹佚讀筴書祝文以祭社也汲冢作尹逸筴

曰殷之末孫季紂

汲冢書作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張按紂謚也當依汲冢作末孫受孔晁云紂字受德張按孔說非也受字句

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德迷先成湯之明句

汲冢蔑作滅孔晁云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已下廢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

可知也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

昏汲冢作明章作彰于作於天皇作昊天孔晁云言上天

五帝皆知紂惡也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

汲冢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張按史佚祝王何緣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尚父當皆出矣何獨書周公出耶汲冢

繆矣

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張按此史佚筴辭也汲冢無此文膺受也或以爲戎狄是膺之膺膺當也更改也上指天命之所屬下言武王宜受

之也或以革殷受爲句亦通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立王子武庚以下汲冢文也史記云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監相

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張按汲冢簡史記繫當從汲冢管叔下當補一鮮字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畢公下有徧叔無表閭事當依史記張按史記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皇甫謐云商容與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忽鉅作巨闕以振貧弱萌隸一句張按括古今人表作适萌氓也隸賤者也見繫辭書左傳孜劉向新序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七尺臨望風雨服虔曰鉅橋大橋器名也鄒誕生曰鉅大

紂厚賦稅因器而大其名尙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於人
也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也亡者猶表其
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者乎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伯達當從汲冢展作遷保玉作
三巫徐廣曰保一作寶孔晁云三巫地名張按召誥序云
遷鼎於洛邑三巫未詳逸周書作解云達八士之二也或以爲宣王時
人誤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孔晁云封益其緣也張按閎夭文王
四友之一也書君奭篇僅舉閎夭姓氏事蹟無攷史記云
王班矣見于郊何居送辭也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
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對遂命一日維
而集云爾師長也眾也克殷解曰百姓咸俟于郊迎辭也
出門而宗祝有事
乃班
張按此汲冢辭也孔晁曰還鎬京也史記云乃罷兵西歸
度邑解 孔晁無注故詳著之度於各反
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
張曰獻賢也尙書大誥曰民獻有十夫徵主者卽泰誓所
云友邦冢君也不期而會何以謂之徵也大會者若徵之

閎夭求美女奇物文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墨子尙賢篇
云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荀子
云閎夭之狀面無見膚揚倞注曰多鬚髯也比干墓中銅
盤銘或云卽武王所銘孫卿云哭比干之墓
命宗祝享祠於軍
汲冢云乃命宗祝禦賽禱之於軍張按國語曰使名姓
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宗彝
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大陸曰阜汾水在太原從史記作豳爲正或云汾字當爲
邠卽古豳字也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於汎國今爾雅正作
邠字汎豈汾之轉譌耶永歎以下汲冢文也淑善也兌悅
也學記說命作兌命荀子俟兌而不曲又見由則兌而倨
楊倞皆訓悅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紂之不可不顯畏也以
顯畏弗忘

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王至于周自口至于亚中具明
不寢疑有脫誤故從史記正義曰周鎬京也武王伐紂還
至鎬京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
王小子御告叔旦亟奔即王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闕王小子一句曰周公旦即王所
曰曷爲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久憂勞周周不寢曰安予告于
汲冢疑有錯簡從史記
王曰嗚呼旦維天不饗殷
張按史記曰告女汲冢曰惟天不享于殷今參之
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
在牧牧郊也
夷羊怪物也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隨巢于作飛
拾飛拾蟲也正義曰蜚古飛字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
朝位也飛鴻滿壑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楊慎曰三說皆
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
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胡應麟曰按竹書紂四十八年
夷羊見蒼嬪羊商羊之類史記訛爲麋鹿楊用修遂以鹿
臺事實之陳晦伯正用修之誤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
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
尚何怪哉張按張華博物志曰太姒夢梓化爲松以告文
王文王曰天不享于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夷羊在牧
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華之言本太公兵法據此則武
王述文王語也夷羊之說武王未生時有之矣何得云紂
四十八年方見耶又周語內史過曰商之興也檮杌次于
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元瑞何不引周語而引竹書耶然
予亦未敢以左氏張華之言爲徵而可信也夫神怪之事
聖人所不道也武王勝殷得二虜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
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一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
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
妖之大者也麋鹿蜚鴻吾從遷不從隨巢汲冢也用修之
鴻作蠛蠓王元美信以高誘語爲據夫高誘不識乾鵲
豈識蜚鴻用修復取馬名實之亦不經史記云紂廣沙丘
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蜚之爲飛昭昭矣或曰鴻雁
也蜚蠭也如春秋莊三十七年有蜚之蜚語太鑿滿野汲
冢作過野蜚鴻馬名出馬賦云其名則白蟻雞斯蜚鴻毋兒云又見東方朔集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上天不欲享殷家故見災異
我周乃成王業也汲冢云天自幽不享於殷
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其後既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賓滅以至於今也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即天神也張按此說非也此時戎衣初定亂黨尚繁殷之遺老猶有寧爲頑民不爲膚敏者觀多士多方二誥成王時猶蠢蠢焉武王深憂之此度邑解之所以作也武王之意蓋以紂之伐我不得而主之其不享殷者唯天之命武庚之立我亦不得而主之其不絕殷而建殷者亦唯天之命按尚書多士云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注曰今爾又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服在百僚而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用也然予所聽用唯德之庸今不爾用者非我罪是惟天命如此據此則武王時殷士大夫早有怨周之不我用者故曰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民之有賢能名者即所謂予一人惟聽用德也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有二十殷人官二百有四十周禮六官皆曰其屬六十則三百六十者周官制非殷官制也夫者即民獻十夫之夫不顯亦不賓滅言殷士雖未迪簡王庭而我亦未嘗擯而滅之也

汲冢云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

用戾于今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 雞去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俾從殷王紂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天惡貶從殷王受益武王述不寐之故而以天保屬周公重言王曰者史臣鄭重之辭也索隱曰言悉求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張曰索隱之說非也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唯從紂爲虐加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罔不知解書者曰降宥也即其義也張按紂已焚宜從謚汲冢爲長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曰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徐廣曰勞來一作肯來張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殷之民即我西土之民也故以勞來屬周公言我之顯服九有亦惟德之方明而已豈以力服人者哉大哉

保何寢能欲 雞去聲

王言世祖所以爰反側用此道也
叔旦泣涕千常悲不能對王口口傳于後
張曰武王之歎其心湯之心者乎叔旦之泣其心文王之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子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
心者乎千常猶失其常度也以下皆汲冢文史記闕不能
室
張曰達弟者言諸弟之中惟汝能通我志也子有使汝句
疑錯簡或曰子殷姓也言我所以處殷有使汝不寧于懷
者雖幸而勝之不能永清不能者定如穀之已播難食其
成此室非周之有也
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休子近懷子朕室
汝維幼子大有知
張曰維天使子言易殷而周天若使之也二神天地也說
文亟字訓云从又从二天地也或曰二當作示古祇字
也靈期天命也緯書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曰舜攷德運
期立象所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也于語詞也休嘉也言
天以大命集我溥天率土且無貳心而殷之頑民近有未
盡然者豈予德之未明予休之未致不足懷之歟子者指
武庚而言言牧野之舉惟是救民水火非有私惡于殷今
大統已集子室即朕室也予之心邦甸知之侯衞知之薄
朕之小人稞將之敏士悅服之萬姓知之庚雖幼宰不鑒

朕心焉
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
饑以望穫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
張曰皇祖謂后稷也底至也勖勉也遺詒也義告猶義問
也言自后稷以來太王之作邦作對王季之其勤王家文
王之惠鮮鰥寡其罷勉以詒孫謀者惟以大義相告得昭
然于天下然則朕之身作邦作對之身也其勤王家之身
而惠鮮鰥寡之身也朕無義則無祖無祖則無身朕之扶
義而法祖者豈啻農之望歲哉義者何也曰宜也順天爲
爾已敬民焉爾已若予以天下爲利而義問有不顯焉是
徒以不得配天者爲皇祖恥也夫皇祖亦知有義而已矣
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寘在高祖維天不嘉
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
張曰庚更也檀弓云請庚之班列也環衛也管子云環山
豈以位爲高卑哉
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
于有牢省視也言武庚之心或疑予以殷爲利今予心已
顯于天下汝幼子復何所疑庶幾更其習心來就三恪之
列朕以汝爲侯衞永作周賓如有虞之胡公然若朕以殷
爲利是懷妻子而蔑天人且忘祖父之義訓矣上以追其
先先弗受下以答其民民弗順卽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
天亦不下賓之而休嘉豈予降哉我之心先王之心也先

王之義也此心無不可對而深達我心者唯汝一人今汝來視我我之可爲天下後世言者悉爲汝言之而向者之憂其可釋然而瘳矣

自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建相去聲

張曰相佑也後後人也兄弟相我後人所謂定天保也筮龜者卽召詰之卜宅筮龜其何所所謂依天室也武王復曰我之拳拳焉爲予室慮者豈徒自爲久長計哉予旦天下爲公大建蕃衛列爵五而分土三卽今用建庶建也蓋聖人不以天下私其身者如此曹冏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得武王之旨矣

叔旦恐泣涕共子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共相去聲如衆星共之共夷傷也繹繼也周公恐而泣泣而歎曰王之心微王言旦故已知之今殪殷而有天下昊天有成命王不得而違之非王心也命不于常在德不在險求依天室何以遠爲夫眞能繼天者上帝之所求也唯德之明義之顯而後可以繼天王能明德顯義隨其所宅皆天室皆天保矣天何難佑我後人哉蓋成王他日營成周而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其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此求茲無遠之意也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讀爲無

張按史記汲冢文同易汲冢作陽毋汲冢作無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昇亦居之桀又居之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張按此史記文也途當作塗索隱曰杜預云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汲冢云我南望過子三塗我北望過子有嶽丕顧瞻過于河徐廣引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與汲冢文小異不知何據張按服虔云三塗大行

水之陽無遠離此爲天室也汲冢云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

雒汭嶩瀍也

粵瞻雒伊毋遠天室毋讀作無

張按史記文也正義曰粵者審愼之辭也言審瞻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爲天室也汲冢云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

其曰茲曰度邑度入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本郟鄏周公新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張按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往營成周在成王時矣此

度邑何以稱焉葢汲冢序曰周公既誅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則所稱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者武規之旦營之及孺子而後能述之也不然九鼎之遷不鎬不豐胡洛之先哉予觀武周君臣兄弟之間均憂共惕猶若商之未定而統之未集者殷殷焉相儆以德相勖以義推誠心以安反側寘天保以布大公卒之監畔奄遷洛食儆命褒煬驩侵七廟遂東券彼先規握期勿爽嗟乎百世可知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吹景集卷之七終

史記殷本紀逸書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焦澹園曰趙子昂歸太僕梅學正俱辨尚書古文爲僞書則今所傳湯誥亦非伏生口授矣按史記中載湯誥與古文絕不同其文較四十二篇似相類當取史記參之錄殷本紀并徐廣索隱注閒有一得亦附之如左

序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張按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信然哉乃司馬法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誣矣

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張按八年於外惟神禹獨也久擬之周官禹冬而皋陶秋也其竝舉治水之績云何疑有錯簡當曰禹皋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禹久勞于外云云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

徐廣曰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

索隱曰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

張按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鄭玄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夫夏命始絀率土更新當急繕寬大之政而乃援蚩尤以厲侯服何哉蓋禹之明德遠矣昆吾韋顧雖已就僇而餘孽且繁或有借斟尋之說以倡亂于天下湯故援此以戒之言力如蚩尤可以霸矣而卒有涿鹿之敗不言昆吾而言蚩尤蚩尤神農氏之霸昆吾夏后氏之霸也曰禹曰皋陶曰后稷皆先臣堯而後臣舜者也噫其詞微矣竹書曰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只此一端湯心與虞夏何異孟子曰若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此則太似不情其詞亦與周書不類定爲後人羼入且繫書子周

何得專紀殷事可刪也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索隱曰不道猶無道也又誡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

女毋我怨以命諸侯

張按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

有皋在余一人今載之湯誥以方宇易夫宇湯誥中此語似亦後人所竄者左丘明當不妄取湯誥爲湯誓今湯誓亦非全文哉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爲烏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鵄鵄鷙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漢書中多與今詩文字異同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仲山甫作中山甫張仲作張中蕃維司徒蕃作皮中允焞夫允作術聚子內史聚作掫楀維師氏楀作萬功臣表徐方既來之來作徠匡衡傳嬛嬛在疚之嬛作煢劉向傳渝渝訛訛之渝作敪昏勉從事作密勿從事議曰囂囂之囂作嗷日有食之之食作蝕山冢崒崩之崒作卒王莽傳不畏強禦之禦作圉邦國殄悴之悴作頓地理志駟鐵作駟載淇澳作淇奧敘傳或哲或謀之哲作悊又史漢引書與今文字異者堯典俊德之俊史記作馴宅嵎夷史作郁夷平秩東作平秩史作便程鳥獸孳尾孳尾史作字微平在朔易史作便在伏物厥民隩隩史作奧有鰲史作有矜釐降史作飭下舜典惟刑之恤哉恤史作靜今文作謐幽州史作幽陵阻饑史作始饑今文作阻五品不遜

注今文泰誓也以上二則見學齋佔畢　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

史作不馴五流有宅史作有度冑子史作稚子契漢百官表作禹皐陶百官表作咎繇益百官表作蒜古今表作栢益皐陶謨皐陶曰都史作於勵翼史作高翼夙夜浚明史作蚤夜翊明祗敬史作振敬益稷五聲八音在治忽史作來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曰古今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罔水行舟罔史作毋敖天之命敖史作陵言史作揚言禹貢刊木刊史作栞書地里志作栞衡漳之漳漢作章島夷之島史漢俱作鳥濟河之濟漢作沛兗州之兗史作沇濰沮之濰史漢俱作淮岱及淮之岱史漢俱作泰篚之篚漢作棐濰淄漢作惟甾厥貢厥史漢俱作其作畬絲夏翟之翟漢作狄泗濱漢作泗瀕暨魚暨史漢俱作及羽畎夏翟之翟漢作狄泗濱漢作泗瀕暨魚暨史漢俱作及羽畎

夏翟史作羽狄厥貢羽毛史作羽狄織貝厥包橘柚史作織貝其包橘柚鳧繹既瀦瀦史作都陽鳥攸居攸漢作逌瑤琨漢作瑤璆琳琅玕史作球琳琅玕浮于江海沿史作均達于淮泗達漢作通孔殷史作甚中沈潛之潛史作涔漢作濳羽毛史作羽旄逾于洛史漢俱作雒滎波史作滎播孟豬史作明都漢作盟豬哪陶丘北史作昭丘北汶嶓青黎史作青驪西傾漢作西頃是來漢作是徠崑崙史作昆侖析支渠搜析支史作鼻息渠搜陪尾史作負尾孟津史作盟津大伾史作大邳滎水史作降水導濰史作導濬淊浪史作蒼浪至于澭史作至于禮東迤北會于匯史作東迤北會于滙東匯澤爲彭蠡

漢儒引書異字異義備載玉海及困學紀聞餘冬序錄亦不具錄漢隸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王君廟碑曰庶績咸熙諸書亦不載

補王伯厚詩攷

伯厚詩攷引諸書中字義異同及群君韓詩章句極詳覈茲更得十餘則補之　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毖卑今作俾　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　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　漢隸群君碑引詩永矢不愆今作弗諼　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鼻嶧　韓詩于嗟歎辭群君章句勠虞文選注　使我心瘏伯兮文選注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眉篤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椒聊韓詩外傳　和樂且湛群君曰樂之甚也　常棣文選注　孺子性惡篇人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見劉向說苑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見後漢張衡傳注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見梁蕭綺拾遺錄戰者危事也見北堂書鈔世閒方冊何限子輿逸語要自不乏恨僕家藏書都散世不乏嗜古者博搜之或得片語殊勝眞珠船也　學齋佔畢又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張按今本墨緇論及王逸楚辭章句所引並作孔子曰繩祖所據殊誤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伯厚載逸論語二則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又釋文中魯讀十九事瓜祭之讀爲必祭晦庵亦從魯讀矣今證之說文史漢與語孟文字頗有同異論語說文以杖荷篠篠作莜色勃如也勃作孛不使勝食氣氣作既啟子足作跐予之足羿善射羿作羿文質彬彬作份份瑚璉之璉作槤仍舊貫之仍作扔礎礎之礎作磉亵裘長作紲衣長友便佞之便作諞誄曰作譧曰冀如也作趪如小人窮斯濫矣濫作嚂愬子路於季孫愬作訴狐貉作狐貈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作荷臾輦而不

檀車幝幝林杜伯厚引作張誤釋文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文庶紓天子所予也思齊釋文　烝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　辟君曰鎋水流貌鳧鷖文選注　辟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闕下句　辟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　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伯厚引此亦闕下二句　又姜后曰雎雄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按此當本三家詩說　此皆困學翁之所遺也

逸孟子

王伯厚玉海云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又錄論衡法言諸書引逸孟子

轅轅作擾史記師也辟之辟作僻由也諺之諺作喭縗絰作
累紲尚德哉作上德哉吾與點也作蔵也巫馬期之期作旗
申棖作申黨歸與歸與作歸乎歸乎便便言作辯辯言君召
使擯之擯作儐末由也已之末作簸鳳鳥不至作雒不出書
漢古今表播發武之發作駂仲突仲忽作中突中窓虞仲作
虞中漆雕開作漆雕啟仲叔圉作中叔圉闕黨童子之闕作
厥棘子成之棘作革荷蕢之蕢作何微生畝作尾生晦佛肸
作茀肹宣元六王傳無求備於一人之無作毋辟宣傳焉可
誣也之誣作憮朱雲傳攝齊升堂之齊作齋元后傳無所措
手足之措作錯東方朔傳卞莊子作弁嚴子無爲而治漢隸
孟郁碑作無爲如治辟君碑鑽之彌堅之鑽作鑕劉修碑鄉

黨恫恫作遹遹祝睦碑又作逿逿蔣君碑遵五辟四賛鳳碑
泥而不滓洪氏以爲涅而不緇又初學記引逸論語云玉十
謂之區注雙玉曰彀五玉曰區北堂鈔引逸論語云璵三采
玉也升庵引逸論語云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亦伯厚所未
載孟子白鳥鶴鶴說文作鶬鶬戚靦作成腼源源而來之源
作諒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作忲接淅而行作漬淅二女果
作嫘迨天之未陰雨迨作逮綆曾西艴然作艴然史記梁惠王
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又顏讐由作顏噣鄒漢古今表
樂正裘牧仲作樂正求牧中華周作華州食貨志抱關擊柝
之柝作柷漢隸議郎元賓碑枉尺直尋齊民要術引雖有鎡
基作鎡錤諸家定有師承非臆說也孔子於衛主癰疽說苑作雍雖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竹書紀年不可不讀

十日並出今人但知堯年而不知胤甲八年亦有此孽後元年今人但知漢文始而不知魏惠成王三十六年復改元夜中星隕如雨但知周莊王時而不知先紀於帝桀之十年玉化爲蝶但知開元帝逸事而不知惠王出居于鄭玉化爲蜮射人老生以不準所得書如項曼都說天上事詭妄不可信亦夏蟲不可語冰者耶（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復稱後元年則又在惠成改元後二年矣惠成之三十六年當赧王之元年）

雨金非休徵

任彥升述異載古詩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案雨金亦非休徵禹八年六月雨金于夏邑是秋禹陟于會稽成王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三十七年夏四月遂有馮几之命襄王三年雨金于晉屯年戰韓原秦穆夷吾以歸蓋金乘兌氣毀折之象律中夷則亦著傷形從上而下曰雨其君當之五行所稱曰祥也

驪戎來賓

宋開寶中女直始入貢乃臣構稱名太師函首已釀于贊琛之日成王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而驪戎已來賓矣王會圖便是黍離譜倚伏不容髮可畏易戒復霜詩勤桑土春秋書會戎于潛皆所謂謹之幾先也　祖宗禁日本通貢眞識馭夷大體忽必烈不信耶律信角端黷武視和戎臧之與穀耳

五觀　彭祖

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亹云啟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卽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亦因之按書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啟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況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有畔觀縣常据觀之畔而名之耶彭伯卽錢鏐此一則可錄彭祖佚事又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一曰昆吾二曰參明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彭祖者一產六兄弟且皆從脅而出則所謂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剖而生契又不足怪矣昆吾霸于夏彭祖卽大彭也霸于商季連芈姓楚其後也霸于周三兄弟爲三代三霸尤奇之奇者一云彭祖至殷末七百二十年遁入流沙不知所終此與他所傳唾近而杖遺者亦異井著之

宜曰文武成康之罪人

弁彼鸒斯一章鳴咽不能竟讀然宜曰亦僅歌瑣尾未若武丁之殪孝己也借手腥膻遷我鎬鼎熊蹯不熟推刃何殊眞古來亂臣賊子中第一非幽王之罪人實文武成康之罪人也說者率以祉稷爲重君爲輕解之攷當時虢公翰立王子

余臣子撝是爲撝王號公疾風勁草哉秦素號虎狼餌邠岐田其無足怪使晉鄭明冠履大義奉余臣于宗周衆宜曰而謝其父周家有祭主天下有人倫百世祀之可矣計不出此而覬焉戚陵父之賊以爲君不過以彤弓矢巵圭抹殺倫理兩字耳噫聖人安得無春秋

胡傳用逸周書語

先儒駁汲冢書爲不經乃康侯傳已卯烝采周月解中語今節錄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迄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

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又其傳西狩獲麟孔子曰我欲見之空言不知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亦全錄撝文此老說經遠勝乃郎致堂史論趙大州先生言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兒陋不朽語

管城子與孔方兄不兩立

長卿不與鄒鶡裘不能使邦君負弩子雲不卻富人萬錢不能捧筆從豹尾後手中多一錢腹中便少一字始皇帝燔書爲十二銅人張本耳管城子與孔方兄眞不兩立哉或問商陽以錢爲神可也謂之兄何居曰只是金戈戈耳客大笑

龔雁辨

澹園老人辨晉禮龔雁曰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見婦翁時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援儀禮爲券殊確適閱後漢昏禮首玄纁羊雁解云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漢人語精簡不可及董生曰此雖雖鳴雁義疏也漢昏禮見白六帖今范蔚宗書不載者章懷注皇后紀亦引此語微有異

霍大將軍

霍大將軍元妃東閭氏見前漢書注後妻顯一服淫婢子耳至今與孫壽並舉此第一不學無術處然亦其上有以啟之當年金屋猶貯阿嬌更衣不進衛子何煩令狐茂壺關一書博陸之不懲博望神奪其魄哉霍光妻一產二子見西京雜記光又有典衣奴曰遷車見雲笈七籤

舍利受福

漢昏禮中復紀舍利受福二獸解云舍利獸廉而謙受福獸體恭心慈斯大禹山經所未載按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隋書音樂志大業中迫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有舍利先來跳躍激水滿衢此即漢昏禮中物哉乃小本彌陀云鸚鵡舍利疏稱梵語舍利此云鶖鷺又隋書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則舍利復是羽族矣受福不見他書唯南齊志云玉輅漆畫輪受福輾又云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又云槃戲織成衣金塗皆駐及受福晉張敞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銀龍頭受福蓮華鉤鐮四副則江左時玉輅銀鉤猶有此製此獸不知作何形模唐後殊不

閒此又蒲輦二種解云蒲眾多性柔輦柔之久拔荀子云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輦樂府焦仲卿妻蒲輦紉如絲源此哉

舍利非舍利辨

舍利獸博徵奇典無可據鄭康成媚禮謁文贄云舍利爲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譽西京賦舍利屭屭記爲仙車注舍利獸名性吐金又曹子建鼙舞歌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樂元帝纂要秦漢有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此與漢儀隋書所引正合舍利當爲舍利無疑

騶虞

山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于嗟乎騶虞意卽此陸璣疏云白文黑章此伏虎豹王會云史林以尊耳則騶虞有四名矣而賈生殊以爲誕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本韓詩章句說果爾則王會所紀西申之鳳規矩之麟亦豈野鳥爲鷙歟騶詩傳作鄒歐陽公羅長原焦先生同賈說小有異喜新太過耳歐公不信河圖洛書何有騶虞哉野客叢書太倉稊米二書辨之甚詳茲不復載王伯厚云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羅願爾雅翼以騶虞爲馬亦有見

用修引婁叔處干語

用修解出宿于干引韋氏歷紀云婁叔處干而干亡入秦而秦嬴姓處宇訛爲干字三寫烏焉成馬婁叔又訛爲干字三寫烏焉成馬婁叔又百里之誤也飯牛一事猶好事者爲之況漢人說春秋事乎卽西音一令升或云于姓或云干今其裔了不知所從用修依此解經眞蠢直不可耐

肅雝詩

用修又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云平王非周平王猶書稱寧王格王此解本毛萇傳孔穎達正義義猶未墮至云齊侯非姜氏後直竊王安石藝語齊子由歸亦非文姜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亦非魯僖耶周頌不顯成康毛鄭俱以爲非成王康王言武王成大功而安之也子由詩傳亦祖之儒先好鑿乃爾用修未超此論平王之孫子由同楊說且以齊襄公爲齊侯呂伋亦不可通章俊卿山堂考索鄭樵通志與僕合

干非邘辨

衛風出宿子干用修云干邘通開封有邘溝此據羅泌而誤者也邘在揚州吳夫差闕溝處杜預左傳注云邘溝廣陵韓江是許太尉云國也从邑干聲今屬臨淮本屬吳按史記紂以鄂侯爲三公徐廣注鄂一作邘漢河內有邘城又文王伐邘括地志云邘城在懷川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水經注沁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關也城南有邘臺朱鬱儀箋云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邘音干邘水邘關並當作邘然則邘非邘也邘豈得爲干乎易漸之初六鴻漸于干注水涯也小雅秩秩斯干注澗也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用修不引二書豈未之覩耶

舟人之子解

小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以爲舟楫之人如漢帝嬖黃頭郎錫之銅山恐未爾當讀爲何以舟之舟子由公劉章解舟奉也樂毅書奉命可幸無罪即便辟趨承意晦庵解云舟帶也字書帶字詁云聚佩也亦小人繫結于其君之意周禮云司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則熊羆之裘是華膴服私人猶諸臣弄臣百僚是試居然情瑣點朝班矣言簟斂東人匪頒無節侯服不堪命也古有舟姜敦博古圖讀爲周鄭康成詩箋云舟作周裘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博熊羆在其氏穴氏之職殊傅會不經一云舟恐州字之誤春秋州公如曹傳曰天子三公稱公州是當時三公未可知一云國語曰禿姓舟人周滅之韋昭曰舟國名夫舟既爲周所滅則舟已屬周內地矣并錄之以備一說

秉心塞淵

衛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斂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之淵有競然若臨窅然若隕之意蓋詩人謂熒澤餘燼不絕如綫公能守其儉素戰戰焉若危亡之踵其後衣大布冠大帛其秉心證佐歟先是戴嬀處州吁之難莊姜送之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可以類言矣又嗣之章云思無邪夫僖公用致成風委政季友三家爲孽與大東相終如其所云思亦僅思焉斯臧而已豈眞能無邪者哉然文公星言夙駕其旣也驪牝三千僖公去侯臣郭都閔農喜雨而彭彭伾伾之頌作民瘠而國肥百姓凋而庶物蕃吾未之聞也修馬政者當錄二詩曰置坐右

沽酒市脯不食解

居平疑食不厭精二語與恥惡衣惡食語似相觝或曲解曰不厭精非與精期精至不厭也若爾則記者先作一精細觀窺聖矣何不云不厭糲耶蓋厭具厭足義食可精也不取足於精膾可細也不取足於細曲肱蔬水樂在其中是不厭樣子然則饐餲餒敗之戒何居曰惡食云者對精細而言惡也蔬糲之與饐餲餒敗遠矣因是而得沽酒市脯之說漢魯恭云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酤云然聖人眞不能忘情精細閒乎山梁之雉五步一飲十步一啄任運騰騰有酒潛我無之則獨醒而已何必沽沽焉而食從酒起見也邇豆有踐無之則羹菜而已何必市市焉而食從脯起見也直從口腹際現出大解脫大自在法門有亦不拘無亦不管非聖人直下指點處乎客曰子言辨矣五柳先生於沽酒三致意焉名教繩之將無獲罪噫陶公者眞善學孔子者也公起然於是非評論之外以酒爲家直忘其我者也公不敢背長沙公討賊之意義熙後但書甲子江州刺史遺二十萬錢盡付酒家無贏者陶公之酒忠臣血也孝子泉也六經百世之糟醨而畸人韻士之靈液也奚其沽奚其沽猶

記十五年前戲作飲食之人論略曰人無輕視此飲食也必如五斗待詔然後不負薯蕷地黃必如天隨生然後不負未棘之杞未莎之菊必如上陪玉皇下陪卑田院之驛學士然後不負江瑤柱鎮一酒今有人焉視聽言動茫無自持始也人化而爲飲食節食豆羹都延饅抹飯既也飲食化而爲人其人卽食前方丈此腹負將軍矣每自閱之輒胡盧不休輒書沽酒說紙尾

內典中字義

佛典中本師見史記樂毅傳云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祖師見漢書丁姬傳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居士見禮記居士錦帶及韓非子居士華裔又魏志管寧傳俱古頑切楊子法言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宋咸曰綸青絲綬也司馬溫公云綸古頑切又音倫蘇長公祠庭春色賦翠勾銀罌紫綈青綸又雙鬼觀詩紛紛塵埃中銅印行青綸被自注姑頑反綬也綸字舊有二音昔郎瑛云倫巾韻同音近詩法所忌故讀曰關此語眞足捧腹春秋時未有巾製當以綬而得名康侯所稱名綬則二音並存名巾則舍倫無適老吏之案不可易矣

蕭子雲玄圃賦縹青綸之蓑析孫綽望海賦翠綸扇風而綰舉 閔康侯

叩从字義

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又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漢書敘傳鄰皆作从古鄰字又漢隸衡立碑孫根碑俱有叩字釋文卽鄰字也然則鄰从叩三字二字也攷說文叩字解叩驚嘩也从二口讀若讙徐都賦云樹羽幢幢曹子建樂府云三舉必千里乘飈舉帆幢

鉉云讙俗作喧非是況袁切此音義又與孟堅不同祭酒豈別有徵耶

升庵雒字誤訓

古音略云雒音鵅說文鵅鵙也詩七月鳴雒光武都洛陽去水而从佳以洛作雒按說文雒字訓云鴺鵙也從佳各聲盧各切鵅伯勞也古閱切鵅或從佳雒自雒鵅自鵅不相混也爾雅雒鵅鵙音格今江東人呼鵙鶪又鴺烏鸐水鳥也似鵅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鸐鵅伯勞似鸐鶪而大易林云鵅必單棲鶖必匹飛攷王伯厚詩異同亦無七月鳴鴂之文僅孟子注曰七月鳴鴃鴂楚辭鵜鴂先鳴注卽鳴鵅也升庵據臆說而改竄風何歟又淵字訓云音涉引楊雄韓愈之東南行百韻詩徵俸封魚租封音俸疝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詘行惸惸音乖又奔北翻成勇司南却是鬲鬲音歪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矣明鑒鑒平聲夜池詩高屋無人詩新輩只潮評之評音病聯句詩誰與刪荒茸之茸音冗元微之東南行百韻詩徵俸封魚租封音俸疝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詘行惸惸音乖又奔北翻成勇司南却是鬲鬲音歪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矣明鑒鑒平聲夜池詩高屋無人詩新輩只潮評之評音病聯句詩誰與刪荒茸之茸音冗元

信銘身泏項營按此語出班孟堅十八侯銘亦誤引

灄字

古音略灄字音書涉切引董仲舒頌舟輿浮灄章樵注灄浮戴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按荆州記灄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鍾乳流出灄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檄云灄湖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糊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灄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志俱逸之唯沈約宋書劉粹灄陽縣男又荆州有灄陽子相音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爲此縣則縣卋宋時此前宜無問也又溫公通鑑姚弋仲據灄頭胡三省注云此清河之灄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灄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有二灄水

矣

唐詩用字異音

唐人詩中字音有以十讀如謎相讀如厥帆溝番槳俱作仄韻備見野客叢書餘冬序錄丹鉛錄筆叢說略諸書按韓退之縣齋詩雀鼠得驅嚇嚇音鑊合江亭詩事往悲豈奈奈音褭嵲岳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妨音訪遊青龍寺詩由來鈍駃之駃音矮酬崔四府詩貸借何患之借音迹東都詩新輩只潮評之評音病聯句詩誰與刪荒茸之茸音冗元微之東南行百韻詩徵俸封魚租封音俸疝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詘行惸惸音乖又奔北翻成勇司南却是鬲鬲音歪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矣明鑒鑒平聲夜池詩高屋無人詩新輩只潮評之評音病聯句詩誰與刪荒茸之茸音冗元風張幕張音漲春詩藥排難犯雪花乞擬連風乞音氣又苦思正旦酬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思音四旦音丹又雁思欲迴賓風聲乍變新自注思上聲白樂天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扇平聲膏去聲長慶集元日對酒詩一碟膠牙餳膠去聲李義山石城詩簟冰將飄枕簟烘不隱鉤自注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妃料平聲可補諸書之遺

紅有四音

紅本音戶公切漢書女紅紅讀作工荀子大紅小紅亦作功用修引詩譜晉人遷于故紅借作絳字漢書恩澤侯表有紅侯劉攽注云今有虹縣音降水經瀧水南經曲紅縣又借作

江字用矣

柏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

伯益班掾作栢益又左傳伯奮仲堪伯虎仲熊之伯人表俱作柏伯牙淮南子作百牙伯達汲冢作百達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王充論衡又作帛喜柏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也古樂府窮劫曲有誅夷白氏語正指州黎被難奔州辨其僞作云太子建有子勝後封白公非白氏王未究吳越始末耳若其辨留兵縱騎及秦未稱王二語自不可易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菴字義

相如賦菴蔄軒芧拾遺記漢任末編茅爲菴後漢書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注菴廬軍行宿室也郭沖條孔明五事云敕軍門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魏都賦比朝華而菴藹姚秦譯法華云猶在門外止宿草菴大涅槃經文字品云菴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於佛法中能捨一切金銀寶物是故名菴楞嚴經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翻譯名義集菴羅是果樹之名或云似柰此樹開花花生一女國人歎異以圖封之師子吼了義經長者女菴提遮大莊嚴經論云阿輸迦王以半菴摩勒捨施眾僧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云有一毒龍於菴婆林依主而住維摩經菴羅園顏黃門家訓云並立草菴所署門字俱从艸皇甫謐逸士傳焦先結草爲庵廣雅云庌廡庵也劉熙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云廡蘇廣鷹庵也劉熙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字从广儀禮疏高宗諒闇鄭云閤謂之鶉闇謂廬也說文闇閉門也閤平聲李善文選注閤猶奄也古人呼閤與奄同則菴庵閤三字同一音義也閤之一字尤古用修引菴閤以爲晉人語按相如賦云菴閤軒芧楊殊誤楊又云元人印章有以盦字代菴字者按博古圖有交虬盦伯爰盦說文盦烏合切卽俗罨字也字與音俱不同史記載禹貢槀絲之槀作畬畬字似可代槀爾雅奄有龜蒙之奄作弇則用修所引莽字或可代之黃魯直復云菴非屋不當從广按漢隸建寧三年衛尉衡方碑亦作庵字黃不見漢碑及劉熙張揖書耶所引焦光蝸牛廬亦繆陳壽志曰焦先曰瓜牛廬非光亦非蝸也

閤平聲漢何休讀李空同作康長公碑云長公自號曰已菴已菴者止於閤也北地精字學乃爾

按晉王沈傳云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然則此菴字又有容受義耶

俗語有所祖

俗語亦有所祖宋景文筆記戴埴鼠璞及王野客王伯厚何燕泉楊用修焦澹園顧太初諸君載之詳矣茲更得數十則吾里謂愚者曰不知鼎董爾雅釋草云蘱蕫董注似蒲而細不知鼏董者豈不辨菽麥意乎語不堅確者曰活脫活脫云倚商活脫注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活脫者豈靡然如草意乎熟習者曰熟脫法華文句記第一云但成佛時而熟脫之人來而避曰閃說文云陝不媚前却陝陝也失冉切閃當作陝手推曰搪方言云搪張也廣雅作揗云距也物之鎔釋者曰洋劉熙釋名曰餳洋也煮米消洋洋然也擘橙橘之屬曰朶廣雅云朶擘也隱跡曰畔陳後主時謠云齊雲觀寇來無處畔手取物曰摭音查方言凡取物泥

瀘中謂之柤或作揸劉熙釋名云揸叉也五指俱往也事穩
曰妥帖杜詩千里初妥帖饋人曰作人情杜詩粔籹餈作人情
珠曰珠子相如賦明月珠子少年曰後生儀禮兄弟之後生
者舉觶于其長座主曰老師子華子云天下老師先生端弁
帶而說官之有職掌者曰管事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物
之閎者曰匾崔融大禹碑螭書匾刻後漢東夷傳辰韓人生
子皆以石押其頭令匾劉禹錫詩壓匾佳人纏臂金田畔曰
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殽於田頭大樹下所以閉門者曰閂
音拴范石湖桂海虞衡志閂門橫關也不正曰差路差去聲唐
詩云枯木嚴前差路多貌不履曰鄒搜大慧禪師自讚其像
云鄒搜斂斂似天蒸棗以桐油入五色飾緣曰油音煽蔡襄茶
錄云珍膏油其面自注油去聲生子曰養韓詩外傳王季立
而養文王扶持曰擡舉白樂天高荷詩亭亭自擡舉負而不
償許而不予皆曰賴晉語曰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虛而少
實曰空頭北史斛律金傳空頭漢合殺習氣曰毛病黃山谷
刀筆云此荊南人毛病匠斲木而復平之曰鉋去聲元微之詩
巨礎荊山采方椽郢匠鉋平聲羣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癸辛雜識
云鍾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注云百丈者牽船幾丙地謂
之一彈音熟而不甚曰溫暾音吞樂天開元寺詩池水暖溫暾博
戲者立一人司勝負曰頭家唐英華群俊有戲擣蒲頭賦云
鑒座中之弈北爲席上之司南瀉飯曰糊爾雅云搏者謂之
糊音餬有所倚曰靠范石湖風土記云江道回曲或遠
或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靠閣枇杷之枇音辟張祜詩生摘
枇杷酸物之柔潤者曰滑捷東坡秧馬歌聳踊滑汰如鳧鷖
公自注云汰音撻韓昌黎答張徹詩磴蘚達拳跼注曰達滑
也音闥姑舉一二以志其概按王周峽船具詩序云取竹之
備其牽者謂之百丈弁陽以
爲鍾會蓋襲杜詩注之誤耳

今人呼茶酒器爲甌邵康節詩大鷩子中消白日小車兒
上看青天閔康侯

佛字有五音六義

佛字梵語具云三藐三佛陀簡而爲佛音符勿切佛者覺也
大也按外典亦有此字異義異音吳越春秋計硯曰何順心
佛命羣臣注云大也周頌佛時仔肩毛萇作符勿切云大也
鄭玄音弼言輔佛是任也與佛肸同音曲禮云獻鳥者佛其
首畜鳥者則勿佛也注佛符勿反佛者捩轉其首恐喙之害
人也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疏佛戾也荀子臣道篇
云抗君之命以安國之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注或讀爲佛
違君之意也楊子法言荒乎淫佛乎正注佛違也劉熙釋名
譬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又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佛然
平世之俗起焉注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一作彷佛之佛分
勿切說文云見不審也古韻又作非律切與彿同音見詩韻
輯略自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萬德之鴻名一舉而餘
音俱廢而不宣矣然張謂餘音餘義皆可以大覺攝之一中
有多多中有一重重無盡何以名之佛者覺也刑賞之所不

及格遐遏之所不及勗而舉其麤者猶能以因果輪轉之說
惕人心而之善是王政闕也故曰夙也佛者拂也吾生也有
涯而情也無涯順之則爲滅道二諦逆之則爲苦集二諦大
涅槃梵行品云順流者謂凡夫人逆流者從須陀洹乃至緣
覺大寶積經云我當逆流而行非順流者瓔珞經云鳩摩羅
伽秦言逆流歡喜地須阿伽一波秦言逆流離垢地須那迦
秦言逆流照明地四分律藏佛說偈云逆流迴死生深妙甚
難解首楞嚴云逆生死欲流反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流不逆聞不反生滅心不得而寂也故
曰拂也佛者勃也人人有如來藏長夜無明若或覆之聞道
一朝若或起之古佛齊肩興也勃焉故曰勃也佛者鄙也如
水中月如熱時餘無縛無著不有不空故曰鄙也獨黃香九宮賦銀鞮

律以順游此義不可強解

拘有七音句有六音

拘之爲拘樓也夫人而知之也曲禮云必加帚於箕上以袂
拘而退注拘音古侯切荀子溝猶瞀儒注溝讀爲拘拘音鬼
又音抽莊子云吾處身也若撅株拘注其俱反與瘤同音荀
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注務讀爲冒拘與句
同曲領也說文句七遇切句曲也本作叿漢書地理志武始
漳水東至邯鄲入漳又有拘瀙水東北至邯鄲入臼渠應劭
曰拘音矩夫然則拘之音有七也句之爲句逅也夫人而知
之也左傳公伐邾取須句又申句須下伐之漢書地理志之

乙字本義見前乙乙解中乙之名其候也鴻之乙也越人以
爲乙燕之乙也月令孟春仲春其日甲乙正月鴻雁來二月玄鳥至一言其去一言其來乙之放

其文也魚之乙也爾雅魚腸謂之乙丙則魚虎之乙也虎威去乙魚腸如篆書乙字　虎骨如乙字篆書甲之乙之乙乙也循其次而乙焉者也如令甲令乙甲令乙榜之類塗之乙之乙也疾書多塗乙乙者乙注其旁也今人字有脫而注之者作乙形貌其形而乙焉者也一字而數義具焉者此類是也

說文乙字徐鍇云燕也其形下曲與甲乙字少異甲乙之乙音壹此音軋然釋名云甲孚也乙軋也律歷志亦以軋爲乙則兩字本可互用班掾識字豈不如徐楚金乎

黨有三音六義叚有四音四義

君子不黨之黨多朋反又讀作儻他朗反漢書黨可儌倖又音掌左傳哀二十一年侯于黨氏之溝又借爲讜言之讜荀子非相篇實博而黨正注讜同汲冢書祭公黨言亦作此解

又廣雅云黨所也古以中原爲上黨見吳語子胥云上黨之國吾攻而勝之不能居其地又公羊文十三年往黨反黨注時也又方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郭璞解云黨朗也曉窟貌又釋名云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叚古下切从皮从二古文假借之假瑕玷之瑕昭假之假皆作叚叚與段不同段从殳詳見轉注古音略拨考工記攻金之工築冶鳧臬段桃段音煆此又古音略所未載也

芳彷字義

汲冢書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如草既薙厥蘖其猶有綴芳孔晁注亦無音釋南齊朱碩仙善歌吳聲獨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二憶所歡時緣山破芳荏山

耽聲字義

魏略蜀先主好結耽韻會耽而志切一曰綃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孔明與兄瑾及孫權書俱有白耽字備載楊去奢輯諸葛書拔晉語卻叔虎被羽先登遂克之韋昭注被羽者以鳥羽繫於背若今將軍負耽矣韋昭亦吳人季漢時當有此製太平御覽引廣翼書今致兜鍪白耽自副雙旛耽一副又朱漆鈿二十張鈿所諫切絳碧畫幡黑耽自副陶侃故事云奉獻金鎧白耽四枚通鑑齊永明中李叔獻獻純銀兜鍪乃孔雀耽宋書竟陵王誕傳須官髮爲矟耽朱超石傳白耽既舉超石赴之北史蠕蠕傳白耽赤漆槊十張俗說謝安年十三時便有名譽幕容垂餉謝白狼耽一雙吳志甘寧挾持弓弩負

毗戴鈴曹操與楊彪書今贈足下十鈴毗一具隋書禮儀志
云長槊揔弩及甲毗各稱兵數又云羽葆毗鼓吹悉改著進
賢冠外給絲毗鼓吹著武冠又煬紀云大業三年車駕發江
都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
有堪筆毗之用者殆無遺類何承天戰城南篇云虎騎躍華
毗旋又劉苞詩云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飄飄旌毗懸梁元
鳴珂飾華毗梁簡文帝燕歌行金羈翠毗往交河升庵以此爲庾信詩殊誤又武
帝襄陽詞擇毗白玉羈簡文帝馬槊語序云翠毗與紅塵俱動隋煬帝詩采毗分脩廊又劉孝儀孝威
詩俱用采毗此所
云羽衣鋟飾者非耶又按漢魏故事云若與外國節皆用赤
黑爲毗異于常節後漢光武紀持節北渡河注節所以爲信
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毗三重西南夷傳黃
參軍或據曹說耶
毗音二見北堂書鈔孔雀毗注獨十誦律第四十卷毗衣
注音而容反又曹憲廣雅注以爲音毛未知何出
又毗字義
筆亦可名毗魏辛毘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
毗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已上通毗之是也貂亦可名毗董
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毗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
侍臣毗豐貂是也拂亦可名毗張儆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
納妃有白毗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毗
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毗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毗
珠以皁爲帽是也色絲亦可名毗梁書貞惠世子傳以五色
毗辮鮑泉鬚是也鳥羽俱可名毗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毗
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毗內典翻譯名義集云兜羅綿亦翻楊
巡猛獸突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異而遁遂軍仗儀服皆
作狸頭以威不虞狸頭卽髦頭也乃玄中記及擊虞決疑要
注所載髦頭與縞說互有同異惟張茂先云壯士怒髮踴衝
冠義取於此張公語差爲得之徐爰云熊皮冠謂之髦頭審
爾則髦自屬皮冠毗自屬羽飾聲髦二物李參軍槩以髦頭
茸騎釋之誤矣
曹操書十鈴毗古文苑作鈴苞一具當以徐堅爲正
按魏文帝列異傳云秦文公時梓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
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參軍或據曹說耶
毗音二見北堂書鈔孔雀毗注獨十誦律第四十卷毗衣
又毗字義
筆亦可名毗魏辛毘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
毗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已上通毗之是也貂亦可名毗董
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毗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
侍臣毗豐貂是也拂亦可名毗張儆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
納妃有白毗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毗
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毗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毗
珠以皁爲帽是也色絲亦可名毗梁書貞惠世子傳以五色
毗辮鮑泉鬚是也鳥羽俱可名毗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毗
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毗內典翻譯名義集云兜羅綿亦翻楊
仗百餘人翦綵如衣帶白羽間爲
飾髮髮綠袍帽凡五色袍隨髮色

華或稱兜羅毡梁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有毡未燒不生煙是也蔴亦可爲毡齊民要術云毡蔴大小如莘蒿蔓衍生人采取剝之以作毡是也据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毡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毡名矣毡之義於是乎大備

毡筆崔豹古今注作珶筆

爹有三音姐有六音

爹字今作陟邪反廣雅云爹父也大可反南史所稱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其證也程大昌引孫愐唐韻羌人呼父曰爹音遮則爹有三音矣姐子野反廣雅云姐母也案字書姐卽毗字子我反漢書楊雄傳藉蕩姐之場後漢書西羌傳有封養牟姐彡姐彡音先勒姐注音紫升庵轉注略又訓不師張按說文媎字訓女嬌也將豫切李善注稽康幽憤詩亦引說文音子豫切升庵以稚詩姐字音租殊誤然則姐有六音矣

蓮有三音苴有十五音敦有十二音

蓮七賢切漢地理志蓮勺之蓮音輦廣雅鳶尾鳥蓮射干也蓮音所夾反苴有十四音見升庵澹園所引按荀子大略篇云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注苴讀爲姐慢也趙岐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姐伺也才野切此音二先生所未引者則苴有十五音矣敦有九音見筆乘按荀子禮論篇云倬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注敦讀爲頓頓困踣也筆乘載爾雅音租媎姐女態也字本作媎省作姐引稚康詩恃愛肆姐不幕恐隨風而去也張平子南都賦儇才齊敏高唐賦淑淑如風洛神賦驚鴻遊龍流風迴雪謝康樂江妃賦飄翰凌煙皆佳字注脚俠之一字畫家所云逸品也郊祀歌亦云被華文厠露穀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莛蘭芳澹容與獻嘉觴俠嘉卽佳俠也武皇漁色眞有神解楊子雲亦是箇中人方言云凡好而輕者謂之娥或謂之媌或謂之姣美人不俠必不能佳函光者卽所云神光離合也明君之豐容靚飾太眞之傾國名花僅可供肉眼賞鑒子瞻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猶未是品花具眼

子建樂府用寒字

曹子建樂府炮鼈炙熊蹯宋本作寒鼈李善注韓羊韓兔韓

雞本韓國所爲也韓古寒字通此解殊强按子建七啟又云
寧芳蓮之巢寵宋本作寒芳苓李善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又
云寒今胹肉也胹不曉何物侯鯖錄及靖康緗素雜記二書
引廣韻之煮魚煎食曰胹暇云滑肉謂之寒皆未甚悉按
胹古鯖字一作餚齊民要術有胹魚鮮法又有五侯胹法云
用食板等拌雞鮮肉入水煮如作羹法儀禮士昏禮云大羹
滑在爨又設滑於醬南注滑去滓反煮肉汁也然則有汁者
即謂之寒不必更生別解矣六經正誤云滑從肉不從日作滑者非若用修晦
伯引崔駰傳之雞寒曹植文之寒鶴說殊未暢考雞寒出崔
駰博徒論楊陳俱云駰傳亦誤也若寒之與韓自不可通左
氏世本以韓哀爲寒哀漢書古今人表以寒浞爲韓浞或一
時傳寫誤耳朗可韓厥可寒乎

倩靚字義

魏志陳思王曰願當面試奈何倩人倩所見反說文倩美也
逸詩巧笑倩兮漢人呼魏無知爲魏倩東方先生字曼倩荀
氏六子皆字倩東齊人以壻爲倩皆與假手義無關按廣雅
云招命靚召呼也又云令召靚也靚才性反曹憲注云屈靚
之靚今云靚師僧者是矣倩人當爲靚人王融曲水詩序靚
妝藻野袨服縟川本相如太沖二賦郭璞曰靚妝粉白黛黑
也未盡其趣靚者召也言極其豔飾目挑心招所謂治容誨
婬也班婕妤賦云耽耽靚處亦同靚召之義葢團扇破捐
以後幽憂餘生魂魄眇眇如有所失靚處者猶楚些之招魂

荀子中字義略記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荀卿子閎肆蜿蜒極文章之變王霸正名諸篇眞千古奇作其敗處獨性惡一論如唾在喉閒喀喀不能出亦遁辭知其所窮也然何可以一瑕掩羣玉哉歐公得其一體遂名大家今人多高閣置之其篇中字義亦多不解者予故筆之如左

參省 卽三省勸學篇蟤之爲蚓跪之爲足蟤無爪牙之利梧鼠五技而窮端之爲喘 端而言蟤而動則四技而窮端讀爲喘 注端讀爲喘財 賮之爲讀 問一而告二謂之賮卽讀字楷之爲佔 問楷者勿告也注楷讀爲佔儀禮有沽功通國纂書

鄭玄曰扁善之度也扁之爲辨 扁善之度辨注讀爲辨提偃之爲媞慢 勃亂提偃注爾雅媞媞安也提偃舒慢也提之爲提 提進曰提提同後也偸之爲輸 偸懦轉脫注偸當爲輸方言云輸愚也供冀之爲供冀 冀行而供冀注冀當爲翼惕之爲蕩 惕悍而不順注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柬之爲簡 柬血氣不情柬理也上縛紲之爲撙黜 不苟篇恭敬縛紲撙同紲黜同之爲慢 寬而不優性慢同域之爲惑 受人之域域注作蜮菜肵之爲祛 肵於沙肵祛同錯之爲措 小人注錯之過也注與措同鉛之爲沿 鉛之重之注鉛當爲沿循也陶之爲逃 陶誕突盜注當作逃幾之爲豈 幾不甚善矣哉注幾讀爲豈姚之爲遙 功盛姚遠注遙讀爲遙軥之爲拘 軥錄疾力注拘同御之爲迓 監門御旅注御讀爲迓旅逆旅也麋之爲眉 面無須麋古眉字非相篇牟之爲眸 牟子溝之爲犓 溝猶瞀儒也注犓同蘇之爲傃 蘇刃注傃讀曰傃拑之爲鉗 拑劫也注劫脅也鉗束也

頯勞苦頓萃注頯同宛之爲鬱 夏不宛暍注當爲鬱漚之爲煦 漚煦之之注煦同午之爲忤 午其軍取其旗旟壽于旗翼注旗也盧之爲廬 盧屋注廬妄注讀爲部之爲剖 王霸篇名聲部注當爲剖部之爲倍 倍偏非變注倍同厭之爲壓 壓焉有千歲之固注壓讀爲厭佻之爲偷 佻其期注佻同緩也闢內之爲開納 闢內與納同臣道篇路亶之爲露袒 議兵篇路亶者也注路暴露也亶當爲袒祈作落單軸之爲胄 冠軸帶劍注軸之以慶注胄同忸之爲狃 忸之以賞注狃同招之爲招延 招近注招延近幕選注近當爲延契之爲挈司之爲伺 契司詩權謀傾覆注契讀爲挈司讀爲伺爲矍之爲躩 敬謀無據注矍同蘇之爲傃 蘇刃注傃讀曰傃拑之爲鉗 拑劫也注劫脅也鉗束也爲亳滭之爲鎬 湯以薄武王以滭刑之爲形 形正注刑形同賁之爲憤 賁讀以離上矣注讀爲憤養之爲癢 疾養緩急注癢同匡之爲俓 匡正注讀爲俓

踪當爲縱離纚謂離于俗而步去也辟之爲譬 或曰與孳同柔弱之稅 神禪之爲神禪 禪儒效篇鄉有天下今無天下之禪篇注禪同又見正論篇擅之爲禪 擅非擅也注禪同又見正論篇商之爲施 商施易同施之爲移 充虛之相施也注施讀曰移粹之爲碎 舍粹折無適也注粹讀爲碎伸之爲身 偃伸而好升高挾洽之爲挾洽 盡善挾洽之謂也注挾讀曰挾閉之爲閉 外閽而不閉今黃庭閉字作閇 閇同凝恁之爲疑作 無所凝恁同作疑恁注凝恁同作晻之爲暗 晻然若合符節注晻晻暗同反之爲販 反貨而爲商賈注反讀曰販贍之爲贍 王制篇物不能贍則必爭注同干之爲矸紘之爲蝴 曾青丹干茅紘當爲蝴干當爲矸紘詩商之爲詵賞 修憲命審詩商注詩商當爲詵賞擊之爲覭 偃巫跛擊注讀爲覭剸之爲專 名聲剸注讀爲專

弸天下之美矣並上袂之爲袂 袂於沙袂同拔然注拔讀爲撥敗之爲撥 敗讀爲撥注撥同飲水之爲歇 飲水注歇同訪之爲傍 訪訪如何博注訪讀爲傍萃之爲萃 萃與悴同

乞之爲眙上周密則下疑乞注蕭曰眙　慅嬰之爲澡纓艾畢之爲艾譯對屨之爲綈屨古有象形墨樣慅嬰其艾畢菲對屨注搔嬰當爲澡纓言澡濯其布爲纓凶冠之飾也畢掩蔽也同艾蒼白色也對當爲綈綈粗絲也方孔反或作蒯蒯刺之菲也　荇之爲又矣注讀爲又曼之爲萬睪之爲澤受而飢代睪而食注飢與遞同枯之爲睾枯槁也當爲睾嚴之爲儼注讀曰儼　樓貍之爲遂貍樓貍注樓貍猶蛟螭絲末注末與髾同　膈之爲擊遂貍禮論篇疏房樓貍注當作遂貍古貌字末之爲尚拇之膈注拇業器名膈古文擊字　穀之爲穀臧穀注穀讀爲鬬穀於菟之穀從去聲不從入聲　裏之爲理解蔽篇而宇宙裏當爲理　俞之爲愈俞疾之福注俞當爲愈　廣之爲曠廣能棄之矣注棄當爲曠　邑之爲咅無邑憐之心廣當爲咅　錄之爲綠性惡篇文王之錄注當爲綠騷之爲驪騷騷之騷讀爲驪驪文如博綦八駿之一也　獨鹿之爲屬鏤銀之爲垠見成相篇　虛之爲居見成相篇　鎗鎗之爲蹌蹌嶇菜之爲幬菑讀爲菑言幬謂穀與稿也言矯揉直木爲牙至于穀幅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幬慢敝之革也　匰臾之爲汙邪喆之爲湎並宥之爲右宥坐　埤下倨拘之爲卑下篇　倨句主量之爲注量淳約之爲綽約九蓋之爲北盡九蓋皆當爲北蓋音盍扇戶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並上　爲蘊財哀公篇

紀事語不同

列子與張華博物志並紀趙襄子狩中山事而文微不同列子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荐博物作芳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火博物云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經涉者襄子以爲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爲火二書均紀一事也而命辭簡遠故當茂先著勝地冰寒於水詎虛語哉又越絕中紀李園事與國策史記微別賈誼新書引吳越事亦小異左國諸書其詞之瓌瑋奇怪眞可益後人膽智并錄之越絕云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

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
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
而道之邦中有好女申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王
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
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
卽封春申君於吳新書云閭閻沒而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
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艸飲腑水易子而食於
是履蹙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
王將許子胥曰不可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而謀伐齊子胥
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
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高臺榭

而掩敗則犬羣嗥而入淵堯衢葙而適與燕雀剖而蚖蛆生
食蘧葙而蛭日浴清水而過蠭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
籠而自投水自抉而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
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貢約襲劍夫差兼吳
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貢室而逃五湖大夫種車裂回泉
語云文士出奇無窮信哉

補馮北海詩紀古語古諺凡詩所已載者不入

法苑珠林載求離牢獄經云阿育王告諸大臣吾昔曾聞古
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薄肘腋叛離
韓子引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
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千默塞抱朴子引諺曰苦如薏
吳越春秋范蠡引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計

倪引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越絕書石買曰衎女不貞衎
士不信又子貢引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計倪引傳
曰直能三公外傳記引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
惡聞忠臣之氣又引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龍魚河圖斷
鼠祝云付敕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劉向新序
引語曰桓公任其賊文公用其盜又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
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說苑引語曰有昭
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又語曰知命者不惑又
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又引語曰中不
正外淫作鹽鐵論引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又語曰貨賂
下流猶水之流下不竭不止又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華陽

國志云蜀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曰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漢官儀引里諺云仕宦不止車生
耳桓譚新論引語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搜神記引古語
曰赤尾三七陳武傳引里語云都亭鼠數聞長者傅子引諺
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已非而彼是不當與非平長沙
耆舊傳云虞授字承卿說易不殆諺曰不讀經視虞生華陽
國志云趙孟宇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清談有國士風面有
疵點曹事不決孟一言乃定時人語曰事有變問疵面法苑
珠林載竺道生與徽公同學齊名時人評曰生徽發天眞嚴
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千默塞抱朴子引諺曰苦如薏
又諺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集仙錄王妙想傳

引古語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佛圖澄傳引古語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陸璣詩疏引俗語曰澀如杜顏氏家訓引梁世諺曰下車不落則舊作體中何如則祕書齊民要術引諺曰澤耕不如歸夫又曰頃不比畝善多惡不如少善也又曰樅釐釐種黍時又曰欲得穀馬耳鏃初角切言苗生也馬耳則鏃也又曰迴車倒馬擲衣不下又曰以時及澤爲上策又曰家貧無所有收牆三四堵蓋言秋牆堅實土功之勞一時求遲亦貧家之費也又曰立秋葉如荷錢猶得豆又曰與他作豆田斯言艮美可惜也又曰魯桑百豐錦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力又曰湖豬肉鄭稀熟又曰種瓜黃臺頭又論耕蒜曰左右過鋤一萬餘株又曰蔥三韲四又曰韭者嫩人茶又曰正月可栽樹又論種榆曰不劍沐十年成轂又曰富何卒耕水窟貧何卒亦耕水窟言下田能貧能富也又曰萎蕤菜曰乾薯言其美又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爲滋蔓而來生也又論養馬曰旦起騎轂日中騎水斯言旦飲須節水也又曰金齏玉鱠水經注云羅縣西至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曰洲不百故不出王者又云洛水東逕安漢縣謂之緜水自上諸縣咸以灌溉故語曰緜洛爲汶沃荊楚歲時記云正月十五日作粥禱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呪曰登高靡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蘧老異物志云古賁灰郎牡蠣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乃善也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海異志引諺曰楊桃無蹙一歲三熟宋明帝自敘引河洛讖曰靈曜豫見東南隅劉敬叔異苑引諺曰揚州青是鬼營青清裕也宋書庾炳之傳引語曰不癡不聾不成姑公隋圖經集記義州益春秋時白翟也其俗語云丹州白窒卽白翟語誤耳晉釋道安二教論引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又高僧傳云釋道傑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幷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又釋神照嘗往鄴聽說大乘論一偏無遺時人語曰河南一偏照英聲不徒召又釋法上善機問好徵覈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又偏洞算數明了機調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釋靈裕精爽弘贍理相兼通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王朗貧寠語引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爲乞匄者顏曹子建集引諺云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補詩紀雜歌謠辭載詩所者不入

張按春秋考異郵云龍門之下血如江時人謠曰五侯之關血成江劉子政說苑引越人擁楫而歌曰濫兮抃舲濫兮昌枉澤兮昌州州謎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惶隨河湖鄂君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云云今詩紀中僅錄楚說不存越歌若爾則鐃歌之妃呼狶鐸舞曲之樂邪邪巾舞曲之何何吾吾及古笙詩有聲而無辭如新宮由儀之類幷其名亦可刪大非存古之義矣又楚莊王與晉戰勝之築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宜宜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高僧傳云齊南海荊山釋法獻居延祥寺

後入藏薇山拗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薇有道德歡樂方未央釋慧約姓婁氏年十二始遊於剡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陽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隋書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晉起居注云咸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如土殺石虎後魏略云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潭水見菖蒲花乃歌曰兩菖蒲新野樂遂建兩菖蒲寺以美之又秦載記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我馬悠悠會隴頭鮮卑鳥丸居不安挾沙與麻悠與頭丸與安俱一韻意當時嘗有此識耶附記

詩紀漳子髡田者祝引史記及荀子注二則矣乃劉向引詩紀漳子云蟹堁者宜禾涔邪者百車傳之百世洋洋有餘語與二書復小異詩紀載雜曲歌辭逸引寶誌十二辰歌按此歌載傳鐙錄何得言逸耶又莊周歌曰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云云按此條出萬機論御覽所引本蔣濟駁莊周語也以爲漆園歌大誤

鼻子鼻祖

說文云人之首子謂之鼻子楊子雲反騷云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按方言云獸之始生謂之鼻人之始生謂之首不應自抵牾若此豈輶軒之語雜以後人附益者耶

寒具

升菴引齊民要術幷食經證寒具張按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注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食之籩也服虔通俗文云寒具謂之餟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天下莫不以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不始桓玄時明矣升菴又引林可山云楚辭粔籹蜜餌有餦餭粔籹粔籹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餦餭粔籹救十月聞鑪餅也蜜餌七夕蜜食也餦餭寒食寒具也非是按方言云餳謂之餦餭注乾飴王逸楚辭注粔籹救環餅也餦餭說文作餦餭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賈氏齊民要術云膏環一名粔籹救細環餅一名寒具膏環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澤如湯餅麪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煮之環餅以蜜調水溲麪令餅美脆入口即碎如凌雪賈說與王許說小異據賈說大者名膏環小者名寒具名二實一即楚辭之粔籹救也今人寒食設糗都名之爲寒具殊繆若以菰葉裹黍何至遂晚書畫耶高似孫緯略引坡詩爲捻頭捻頭環餅當時方言不可曉李時珍本草綱目引證極覈可參看

徊字韻腳

升菴拈徐徊從徊徊徨徨遲徠徊四則胡元瑞云數語惟遲徊當行甘泉賦回回徨徨漢書文選俱非此徊字考文選宋本實作徊徊非回也元瑞何以駁之楚辭吾思儃徊以娛憂兮又奄低徊兮京泚柳惲答神滅論啟云祇誦環徊永用懸解二君竟失之耳目之前大是敗闕三輔黃圖昭帝廟名徘徊非從徊楊說又徊字亦可單用吳越春秋云禹北過寒谷徊崑崙眞詰右英夫人詩左徊青羽旗

趙李辨

阮公詩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飛燕李夫人劉須谿云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升菴引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舉州亦如此語又言卽趙季李款二人皆陽翟大俠舉州引谷永傳爲趙李報德復怨語又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遊從張考谷永傳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趙李從微賤尊寵句又云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臼罪雖治正吏前云許班後云趙李非指婕妤何所指瑯琊德復怨謂趙李之親屬假威亂政妄殺無辜主其事者有所之唐之姚察徐陵江光庭宋之倪思元之趙孟頫周密皆章章在人耳目今更得二施可入掌故補矣

前從滑南集中得施宿名字但其人節槩無從而覈爲之惘然及讀都玄敬金罍琳琅周壇山石刻跋云有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書刻贊皇縣壇山石上慶歷中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則知武子亦留心金石學者今日讀宋章樵釋石鼓文云施宿參諸家本訂以石鼓籀文眞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益亦詳備予得之賞其奧衍奇博且與淵仲爭衡爲之擊節不置吾郡博物一途自休文叔庠開之唐之姚察徐陵五光庭宋之倪思元之趙孟頫周密皆章章在人耳目今更得二施可入掌故補矣

予按春秋季孫宿謚武子施不應以權奸之謚爲字也葛稚川云人生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施之命字本此古星宿及宿夜之宿原一字兩音今人以宿宿二字別之殊誤考通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墜加意風教云則武子又文苑中循吏也

西施有施

少伯扁舟五湖爲千古風流談柄乃予讀鴻烈解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然則扁舟麗人少伯已落第二著矣予因戲成一詩云湖上桃花豔一枝黃金鑄後杳何之君王不比鴟夷子誠得西施笑有施按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左傳云劉累學擾龍事孔甲夏后嘉永傳及敘傳而不明言其爲飛燕李平又未知阮公所云經過者正指其親屬也

之賜氏曰御龍范氏其後也妹喜施姓而范之先亦以夏得氏古今事之巧合若此蘇子曰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此有施西施二事斷案也董子曰癸有喜辛有妲其象爲同人桀妹喜同乎水者也紂二女同乎火者也禹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塗山之娶僅四日而往涂川舟一也一爲興得一爲亡貢聖狂之相越豈不遠哉噫若黃奴者早辦此同舟之策可無入景陽井矣妹喜漢書作末嬉

華陽國志

常道將華陽國志精嚴簡覈可方陳壽子書乃志蜀猶有缺

事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出子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志都不載又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荆州松滋古鳩茲地卽楚茲方是也今志中僅曰巴楚相攻伐而已亦不言取茲方此三則皆關蜀大事常侍帙之何耶信乎述作之難該也

吹景集卷十一終

吹景集卷十二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箋屠門高琴引

琴引者秦屠門高所作也秦王縱酒離宮高見宮女幼眇寵麗援琴作歌歌曰酒坐俱勿往聽吾琴之所言長袂似舞兮乃褕袂何曼奏章而卻逢兮顧瞻心之所驩借連娟之寒態兮假卮酒酌五般泣褕而妖兮納其聲聲麗顏歌長榆兮歎曰騎美人旖旎紛嫵悱霜羅衣兮羽旄夜褰主玉珠參差妙麗兮被雲髻登高臺兮望青埃常羊陟還何厭兮歸來歌奧棘多不能句者余淫思十許日始得其緒

箋曰酒坐二語爲平原吳趨行明遠東武吟之祖琴之所言琴心也

長袂似舞兮乃褕袂何曼

箋曰袂古袖字長袂善舞曰似舞何也舞節妙會窈眇疑神觀者曰是耶非耶神女賦怳若有來而不見吳都賦仿佛神動迴翔疏峙注仿佛見不審諟也方言云褕謂之袖褕袂似複當作褕音遙一音偷一音投一音由莊子漁父云被髮褕袂注謂垂手衣內而行也貨殖傳摐鳴琴褕長袂七發褕流波注褕引也引義爲長列子娥媚麼曼注曼柔弱也楚辭曼睩曼注曼澤也一云曼延也長也見漢書禮樂志及韓詩辨君章句又莊子馬蹄篇澶漫爲樂崔本作但曼注云但曼淫衍也又閩捉鷙曼釋文云鷙曼旁出也何云者不圖爲舞之至于斯也曼叶謾

奏章而卻逢兮顧瞻心之所驩

箋曰奏章言舞節之斐然乍陰乍陽若往若還曰卻逢顧迴盼也

借連娟之寒態兮

箋曰漢武帝賦美連娟以修嫮孟康曰連娟纖弱也一作聯娟相如賦修眉連娟索隱曰連娟眉曲細也寒者掩抑態猶俗云澀也西京賦似不任乎羅綺沈約賦含羞隱媚又云響羅幃而不進隱明鐙而未前白苧歌短歌流目未肯前態無定摹故曰借寒字借字非先秦不能寫出

假卮酒酌五般

箋曰般古盤通五般當是舞曲漢有七盤舞云折盤舞貌古新成安樂宮辭般鼓鐘聲盡爲鏗鏘傳武仲賦簡惰跳踉般紛拏張平子賦歷七般而屣躡音斯賞賞斯酢酢斯假矣

泣褕而妖兮納其聲句 聲麗顏

箋曰泣褕而妖語奇妙夷光捧心孫壽齲齒尤楚楚傾人城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流連泣下樊通德擁髻淒然江總詩翠眉未畫自生愁玉臉含嚬還似笑兩心相褕色授

魂予豔冶之尤也茹而不吐曰納玉色當歌緣聲增豔是曰聲麗顏

歌長榆兮

箋曰洪适堯廟碑隸釋云榆與楊同張考法苑珠林云夜暖晚遲香銷燭榆又云供養三尊牀榆廚膳又云遠離廣大牀處在小榆廁閣遊仙詩玉房石榆磊砢洪說蓋有所祖也長榆未詳意借翕字翕之爲言未散也庾子山詩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昔有傳繞梁者翕義歟接列子云反兩榆魚而笑注榆他臘反作鰈比目魚也又劉向說苑云鄒君子晳乃榆修秩行而擁之舉繡被覆覆之以比目魚爲榆義殊精異說苑榆字或作揄

歎曰騎美人句 旖旎紛

箋曰歎亦騷之亂也騎從去聲騎美人猶言馬上美人也張說詩佳人蹀駿馬杜甫麗人行當軒下馬入錦茵此狀舞人翩幡如馬上也旖旎一作猗狔用修云卽猗儺字楚辭紛旖旎乎都房注言被服盛飾也相如楊雄傳俱有之注猶阿那也服虔曰從風柔弱貌此狀舞袖下垂也紛不可也

嫮毗霜羅衣兮羽旄

箋曰嫮未詳毗古楣通相如賦翕呷萃蔡注衣張起也脩聲求之翕呷義似可借劉熙釋名云楣泄也發泄出之也然則嫮毗者猶聚散歟荀子云接人則用抳注抳牽引之也如以楣櫂進舟船也然則嫮毗者猶牽引歟縞衣霜如羽如旄云者喻舞衣之懸曳也

夜褒圭玉珠參差句 妙麗兮被雲霄

箋曰褒傳裾也珠玉參差周穆之玉衣吳都之珠服也王孫子云衛靈公宮人隋珠照日羅衣從風秦其聞衛風而起者歟珠入夜不冥故曰夜褒舞賦華袿飛髾注髾燕尾也

登高臺兮望青埃句 常羊啖

箋曰淮南子青泉之埃常羊見西漢禮樂志注猶逍遙也楚辭之尚羊相佯彷徉羊王傳之方徉李夫人賦之幼眇相羊同訓師古注相羊猶翱翔也廣雅曰徜徉戲蕩也飛緩法淫用修云修湯勞切睒也楚詞娭光眇視目曾波淮南子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所謂睒也三都賦注云睒陽音閃釋顧視貌也或曰睒古作啗一作噉如陸賈傳啗音閃說文睒暫視貌唐小說載術士相裴夫人目修而以利及簡文噉名客之啖猶云餌也

還何厭兮歸來

箋曰歸來者招之之詞漢成帝呼無方爲我持后后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還何厭兮歸來狀舞者若翔而欲去若招而復還也

張按此引只數行而形模姝麗鏤畫若神讀之眞令人蕩

魂豔目後世相如子雲之流湛精雕詞不踰其範先秦人頰上益三毛手也或曰子以後世語詁先秦無議其後者乎應之曰鄭氏解經多參漢律迺無徵則遠無譯也持詁六經可也況秦哉余又槩括其語爲一章歌意極了可無箋也酒坐俱聽琴言長竟似舞揄何曼奏章卻逢願所驪泣愉而妖聲麗顏連娟冥態酌五般騎美人旖旎紛霏維衣珠參差妙哉麗雲髻被登高臺分望青埃常羊睞分還歸來晉陌上桑曲亦槩括爲解九歌余擬之爲此

世所傳韓詩汲冢瑣策諸書非全書

湘山野錄云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東帛時胡旦解東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東帛東修之制十挺之脯實一束也東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十端夏少曾廢在襄公選練十匹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陋韓詩汲冢瑣策諸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虞之以策馬伏不克之踶於乘之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說文引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虞之以策馬伏不克之踶於乘之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說文引周書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李善文選思玄賦注引古文

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注史記一事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事皆今本所無也又五柳詠荆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本淮南語古文苑載宋玉笛賦云宋意送荆卿易水之上張按荆卿與宋玉非同時文苑所載當亦六朝文士假託與李陵書同一贋鼎然其傳亦已古矣

水經注亦云宋如意和之今燕策無宋意事焦弱侯引韓詩外傳老篔爲葦及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二則按弱侯據佛典所引今精氣云云載御覽焦云脗張按文選歸於露毛作髮御覽似勝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尊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湊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今本亦無之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党李善文選注引吳越春秋采葛婦歌曰饑不皇作甘蜜九党李善文選注引吳越春秋采葛婦歌曰饑不皇食四體疲又陳音曰逢蒙傳射於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今書無此語藝文引寶劍事云王取純鉤示之辭燭覭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今趙曄本無此語越絕書有之語小異初學記引吳越春秋云王取豪曹視之辭燭曰非寶劍也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斬而辱則墮於泥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廬上過而墜之斷金獸之領飲濡其刃以爲利也云云

憂自臣小之急務也又曰夫差帥諸羣臣出國門祠子胥於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又北堂書鈔引越絕書曰闔廬兒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今本並闕乃知唐宋書今之遺佚者多矣安得悉見全書哉

文之時以韻語出奇者汲冢書管夷吾韓非淮南鶡冠孫
吳太公兵法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劉向說苑諸書不能
盡載略紀最奇勝者一二如左如老子太玄經焦贛易林
黃石素書參同全以韻成文者不錄

周書允文解略云收武釋賄無還厥里宮校屬職因其百吏
孤寡無告獲厚咸喜咸問外咸書其所在又云死思復生生
思復所人知不棄愛守正戶執彼玉珪以居其宇民之望兵
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小明武解云上因下騰
戒遷其野敦行王法濟用金鼓按道攻巷無襲門戶上下禱
祀靡神不下具行倒梯振以長旗懷咸思終左右憤勇周祝
解略云此解語語奇勝讀者當觀其全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
曰云云又曰一言而適可以御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韓詩
外傳云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
慨天地同憂史記李斯傳云時平時乎閒不及謀贏橦躍馬
惟恐後時又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
者草花落水振動者萬物作又龜策傳純用韻語當全讀之
伐又曰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而起自近者二人同衛誰
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吳越春秋漁父曰今日凶凶兩
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
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
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石白玉而傷其山萬民

元執辰彼已帝王之氣見其地戶子貢曰薦一賢得及身任
一賢得顯名又曰道者先生萬物不知老曲成天地不名巧
說苑云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
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又曰
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厲而活先人餘烈又曰以財爲草以
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大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
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又曰一
淨一沒交情乃出又曰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
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
曰云云又曰一言而適可以御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韓詩
外傳云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
慨天地同憂史記李斯傳云時平時乎閒不及謀贏橦躍馬
惟恐後時又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
者草花落水振動者萬物作又龜策傳純用韻語當全讀之
鶡冠子云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四致閒以止息歸時離
氣以成萬業又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
出又云至博不給知時何羞不肖擊俗賢爭於時細故製削
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千言萬說卒賞謂何

吹景集卷十二終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合疏董彥遠除正字謝啟

閔康侯吾僚壻宗伯曾孫中丞弟也雅節嗜古擅淹通之聲其所著歐餘漫錄爲澹園眉公所印可近復有梅聽錄一書綸巾辨出晦伯元瑞意外升菴復生當首肯康侯矣吾家彥遠正字啟卽因學翁不能詳其所出康侯以數年排纘力探微剖賾語語分疏之蠹瓦編所云未盡解者一旦抉其藏而發其滯伯厚有知不嘖世稱大快哉康侯自云得十之八余復得爲卷爲端一義又康侯疏其事而未紀聞康侯注已行世茲并錄僕之所疏者如左

彥遠啟曰殘經不悟于郭亡闕文徒存于夏有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書殘武磍頗亂湯齊烏寫混淆魚魯雜採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避上則舉不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棄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禦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爲宗丁尾亂眞鈎須失實書立書肖而旣謬國名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鎖定銀鐺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注闕文失新築戰事余向輯三傳

備錄此條一時失憶得仲姪生甫語恍然

遐周疏曰莊二十四年郭公胡文定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

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

康侯疏曰史記石建爲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誰死矣

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曄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殪武殪
康侯疏曰左傳宣六年引康誥曰殪戎殷殪卽壹衣卽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衞按壹戎衣武城文啟指爲殘似據康誥郭忠恕佩觿集禮壹戎衣鄭云壹當爲殪
頌亂湯齊

康侯疏曰長發至于湯齊傳齊如字禮記閒居注音躋正義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故曰亂
烏寫混淆
康侯疏曰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又野客叢書序云轉烏爲烏則本文寫字似有誤遲周疏曰寫當作馬
魚魯雜揉
康侯疏曰張騭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增河南之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隋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追宗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遞周疏曰洛改爲雒見魚豢魏略顏師古地理志注左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楊堅去辵作隋見野客叢書按說文雒鳥名在隹部又馬名見詩魯頌有騅有雒皇覽云孔子墓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毚齊民要術作毚史記注作攙漢古今人表舜友有雒陶秦有大雒華陽志蜀廣漢有雒縣山海經肅愼之國有樹名雒常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光武或據此改之若春秋書會戎於雒用修引以證洛之爲雒不始於漢殊誤春秋中雒字當亦後人所改太史公載禹貢伊雒瀍澗亦可援以證洛之舊爲雒乎隋音妥裂肉也見說文及路史升菴本之

之按史記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宋均云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其或以天星爲國號乎又周禮守祧職云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鄭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又大祝職隋璧逆牲注隋猶藩謂薦血也小祝職贊隋贊徹奠注隋尸之祭也儀禮特牲少牢皆有隋祭之事今文或作綏或作撰或作挼戴記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注綏本作隋隋釋文隋許規反又許恚反毛詩破斧箋云隋銳曰斧隋徒禾反又湯果反注隋狹長也又戴記禮器注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釋文隋他果反廣雅婑嬬妓隋好也懷就息隋歸也俱大果切乃國語晉辛俞云隋其前言又借作墮

字用矣士虞禮墮祭之墮注引周禮藏其墮爲證衛風桑之落矣其蕡而隋毛傳隋隋隋也公羊注邲之戰指隋舟中漢郙閣頌亦云遭遇隋納人物俱隋又方言隋氏易也謂解氏也音他臥反則隋墮義本相通矣然則隋有六音曰隨曰綏曰嚖曰陀曰妥曰墜亦有六義曰裂曰墮曰垂下曰狹長曰好曰歸

張按水經注廣漢雒縣之雒亦作洛外域記曰交趾有雒田隨潮上下升巷引此雒作駱音絡又水經注隨皆作隋字引隋侯之珠以爲卽春秋之隨國鹽鐵論云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沈約宋書云西隋縣漢屬牂牁晉屬興古字並作隨然則隨隋本可互用也

避上則辠不從辛

康侯疏曰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辠人蹙鼻辛苦之狀秦以辠字似皇字改爲罪

絕下則對因去口

康侯疏曰山堂考索古對字本從口漢文帝去口從土遐周疏曰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王勉夫云觀大夫始鼎銘則對字從土者舊矣彥遠豈未見鼎銘耶

拔始鼎銘曰大夫始敘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鼏兒廣川書跋彥遠此書當在作敏後也

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

康侯疏曰晉書棗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王莽末疎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棗又考路史云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豈惟不學之過亦不識字所致東方生曰來來爲棗棗陽本棘陽是知棘祗棘據之改爲棗非避仇也升菴有棗棘象形說

又按漢書廣姓从充非棗也

遐周疏曰充古荒字見陸德明易釋文楊子雲集又廣雅云兄充沛大也疏說文作犹从父正或作艡或作疏無从棗者詩韻輯略疎字下云通作疏

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稌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其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其抵之獸不得云犧也衛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从寸說文據史記所從解禾名不知漢書注自解擇也若李本宰以董敬從小查字書無導字恐傳寫之誤張按導作導古八分書有此法見後魏邙比干文

遐周疏曰焦弱侯以導爲導從之官如今儀仗司誤嬾眞子云前漢百官表少府屬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考其損耗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藥字下從艸精麤之導恐唐以瑞禾名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張君笑云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

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導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

張按馬永卿此論可與顏氏相發明者故錄之

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爲宗

康侯疏曰北史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

徐遵明曲爲之說

遐周疏曰此玉海所引文也按北史儒林傳徐遵明字子判好聚斂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見鄭玄論語序云因曲爲之說其僻也如此

丁尾亂眞

遐周疏曰莊子曰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曰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𠂇是無尾也故曰亂眞澹園駁姜平子不曲之說失之矣說文丁作𠂇下作丁丁字本直而不曲又按王勉夫云不識一丁乃个字非丁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耳用修元美俱引此事元美復有論辨不甚快人意不證說文豈知字學之原耶衛按丁子有尾上下文俱言事理所必無者卽烏頭白馬生角之類而詰者妄以左行曲波爲尾誤人千古

鉤須失實

康侯疏曰荀子不苟篇鉤有須注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今鉤曲者爲尾皆尾類是同也

遐周疏曰按說文鉤曲也鉤作鐮丁之曲者爲鉤今鉤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旣謬國名

康侯疏曰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因學又誤以立爲六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遐周疏曰禮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卷或作袞字之誤也正義云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知端當爲冕者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與諸侯不類且

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

篆形誤僞誰正雲與之祁祁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詩云有淪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淪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案淪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又升菴外集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

遐周疏曰呂氏春秋引有晻淒淒興雲祁祁較今詩晻字淒字雲字異韓詩外傳同

隸體散亡芃守鸞聲之鉞鉞

康侯疏曰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

鉞俗作鐵以鉞作斧戊之戊非是衞按今庭燎作嗾嗾

鎖定銀鐺之名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後漢書四司徒崔烈以銀鐺鏁銀鐺大鏁也世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腳

刀撞僕射頭

車改金根之目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之為來

康侯疏曰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束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俶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傅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

康侯疏曰文獻通考魏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

遐周疏曰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

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

康侯疏曰易蜥易蜴蜥蜴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

遐周疏曰按餘冬序錄吾子行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云日月為易子行不從其說吾衍此論彥遠先之

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

指二首六身之為亥

康侯疏曰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郡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羊

康侯疏曰東觀記馬援上書城皐令印皐字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張掖郭忠恕引此云成皐令皐字為自下丰丞印四下丰土刀反非羊也

康侯疏曰後漢書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

遐周疏曰說文泉字作泉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康侯疏曰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盡計取炎同起事賓王足躡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張權輿欲傾裴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啟用單非字似正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糸傍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刻本疑誤升庵載張謠从緋固謬若囿學雖知謠爲炎起而不知二謠有緋非之別也

四十八安取于桑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健爲太守四十八果卒

遐周疏曰何祗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桑字从四十八按說文从叒从木不从十从八也故曰安取于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

康侯疏曰史記秦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駒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爲卅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毅志銘亦云孔世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見金薤琳琅餘冬序錄及顏瑞未知與啟合不

遐周疏曰說文世字作丗从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爲一世七字作㞢从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从㞢而曳長之不从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康侯疏曰漢書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又玉海仲尼見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

遐周疏曰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康侯疏曰尉律見說文敘及江式論書表王伯厚云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律卽尉律也

遐周疏曰按漢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不

誤存舟二閒之爲航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亘從二閒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

遐周疏曰說文亘从二从回恒从心从月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自施恒也恒古作恒顏黃門語本此今大雅作恒恒之秬秠毛萇傳云恒徧也孔穎達云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恒之爲亘亦當時傳寫之錯衛按鄭箋恒古鄧反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又作亘正義亦言定本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庚侯疏曰左傳晉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閻月戊寅濟於陰阪杜注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閻爲門字閻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自癸亥至戊寅凡十五日也

彥遠名逌虞川入上世多蓄名蹟當宣和時道君好古士圭

從遊祕殿又知識之家示以所藏鑒別批駁著書晝暇若干卷嘗謂黃長睿異書不可不看逌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事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夏日蔡居安會館職於道山食瓜令徵瓜事彥遠連徵悉有依據聞所未聞坐客歎伏觀此所稱博物君子非歟宋史文苑不爲立傳他文亦少流通使固學翁不載此啟此妙語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不再見然使吾兩人不參互考究誰知其語之所從者吾兩人用心亦良苦矣復取昨疏稍加竄定蓋以昧爲柳而徐因之虞何以云爾○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

陳眉公答康侯閒

前讀吾丈與遐周合疏董欵眞國朝第一奇博卽起用修元美兩先生而問之愕不知置對弟如蹇衛豈能追穆王之駿列子之風乎已矣不敢復敍矣當刻之稗官家傳示海內使寒膚嗛腹者見之知江東有如此兩異人耳

附疏洪周欵語

因學紀聞云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欵雖不若彥遠之博如桃菜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康侯疏曰後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菜之利章懷太子注云案左傳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爲棗展轉乖僻爲謬矣欵正用注成句傳寫復誤以萊爲菜○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學齋佔畢云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以爲義仲宅暘谷之對其義坦然明白而周禮縫人衣婁柳之材鄭注引書曰柳穀然考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昧谷之昧乃昧字史記堯本紀昧谷徐廣注一作柳谷是鄭原以昧爲柳而徐因之虞何以云爾○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

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孝標注謂碑在會稽魏武楊修未嘗過江而青瑣集猶有曹與劉孫微時嘗會京口之說○南史賈希鏡傳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按晞爲青州越爲東海王二人並顯懷愍閒

欽定四庫全書

欽景集卷十三終

補書記洞詮九則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宣城梅禹金輯洞詮一書網羅千載雙引華梵獨遺傅大士及梁隋諸帝書余就雙林傅錄閱之得大士奉梁武帝書二狀一武帝詔一答狀一釋菩提等書一隋文帝書二煬帝書一

大同元年九月二日大士遣傅眦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有如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欲施人主若能受者疾至

洞詮所輯僅中大通六年正月十八日一書耳

帝詔曰若欲見願甚佳也

大同五年大士重入都行至鍾山以狀上帝曰帝豈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無心俱入於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

大同六年大士復至都下止蔣山遣傅眦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皇帝性合正道履踐如如大士為菩提下而故高皇帝為菩提高而故下機緣感應故成佛事今者故來普勸一切同修正道謹白

陳太建五年雙林寺釋菩提等作書與朝貴曰伏惟亡師大士在世之時頻詣梁武帝弘通正道多逢惱障請朝貴為護法檀越並蒙弘獎今徒眾弟子奉遵遺教紹繼慈旨輒依先仰請為護法特願垂許於是自朝廷宰貴以下至於士庶具提等又啟宣帝請護法帝答書可之今此啟及宣帝書錄中失載

隋開皇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文帝作書與沙門惠則等曰皇帝敬問惠則法師如來大慈矜念羣品救度一切為世津梁朕君臨天下重興法教欲使三寶永崇四生蒙福汝等歸依正覺宣揚聖道想勤修梵行殊應勞德秋暮已安道體如宜也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洞詮僅輯仁壽元年正月十五日一書禹金從閻帖中錄出辭亦小異又閱年月

開皇十八年帝又與書曰朕受天命撫育黎元尊崇三寶情深救護望十方世界一切含靈蒙茲福業俱登仁壽汝等栖心淨土投志法門普為羣生宣揚聖教又知比來為國行道勤修功德當甚勞心汝等弘此慈悲精誠苦行廣濟眾品深慰朕懷既利益處多勿辭勞也

大業元年煬帝書曰朕欽承寶歷撫育萬方思弘德化覃被遐邇況復昔居蕃屏作帝江都所管之內臨踐日久與言惟舊有異常情今者巡省風俗爰屆淮海山川非遠瞻望載懷薄寒道體清豫廣修淨業實足津梁既以弘濟為心不為勞也

黃子野

黃子野字仲唐時侯官人也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剎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伾法檀越並蒙弘獎今徒眾弟子奉遵遺教紹繼慈旨輒依先

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丐廳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伍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既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棄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伍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令福州觀察使處置物色之得之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蓑獨臥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伍之命出論語疏張閎邢昺書了無一語及此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

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旦日雪霽會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此事出閻中徐興公榕陰新檢周處卿近以遺余得此喜甚遂錄之

離湖

豫章宗室鼒儀鑿水經注胸中具數百卷成書方可辦此具客相娛樂英華有白樂天太湖石記其略云丞相奇章公嗜石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纍纍而致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石有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又鄭虎臣吳都文粹載僧孺題太湖石詩二十韻其略云醜凸隆胡撙深凹刻兕觥

雷風疑欲變陰黑訪將行噤瘞微寒早輪囷數片橫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醒蜩人當綺皓貌倣妙各各相於其相受念蔡中郎書岸幘廣坐舉杯相於曹子建詩廣情故心相於古樂府讀曲歌君行負心事那得厚相於唐太宗詩調軫坐相於少陵詩耳友幸相於本此又史記相如上林賦云垂條扶於郭璞云扶於猶扶疏也庾新野詩舍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林於竹名見戴凱之竹譜不同前訓退之示兒詩云東榮饌親賓冠晨昏之所於造語太詭未可爲後學式詩林廣記載韓詩作冠晨所依於

按華嚴清涼鈔云如來具足六十四音以聲有八轉一曰體二曰業三曰具四曰爲五曰從六曰屬七曰於八曰呼乃至七補盧鍛是所於聲如客依主故云於也於卽依義

觀此則韓詩似有所本盜其語又欲火其書乎昌黎何以

術嘗從其友人陳廣漢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杜借用西京事也又出門復入門兩腳但仍舊兩腳二字本齊民要術種胡麻截斷兩腳語

鶺鴒妃

秦少游有所盼山谷戲以詩云誰饋百牢鶺鴒妃按朱彥時黑兒賦曰忽如鶺鴒關樂似鷓鴣喜黃詩祖之夫丹脣皓腕故是佳人本色乃晉惠之南風劉鋹之媚猪都以玄質爭妍狐妖椒掖少游所盼亦異乎碩人之章矣

置對

玉腰蠟車

高似孫緯常袞虹玉圍腰語以爲奇傷按洛陽伽藍記云貂蟬耀首寶玉鳴腰鳴之一字借堅白意也又魯直有裂史黏窗語考謝儼得范曄後漢書本曄敗盡蠟以覆車鳴之與圍黏之與蠟何啻尋尺六朝人用字不肯草草如此

梁簡文七勵云緣腰白玉帶佩黃金緣腰語亦勝又梁謝

郁與何敬容書鳴玉在腰伽藍記本此

文人相祖

曹子桓第云文人相輕初不言文人相祖也張平子七辨云

形似削成腰如束素邊文禮章華賦云體近輕鴻榮曜春華今學士家但嘖嘖東阿語耳石徂徠擊蛇笏銘云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史筆樂天冷泉亭呂温虢州三堂二記都以四時寫景物希文狀岳陽文山歌正氣一頫其菁爭光日月文之顯晦有數哉然愚謂蘇公學韓白公學杜尤是翻着讖手若但以形骸求之魯男柳下有甚干涉

察書

漢西嶽華山廟碑書佐新豐郭香察書趙德甫歐陽永叔金石錄俱載之二公都不著論辨永叔之子棐謂爲郭香察所書極誤洪氏隸釋以郭香爲人名察書者察莊他人之書耳洪說頗近之猶未快張按道安法師撰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鈔序云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予以此證察書之說渙然無疑蓋安公東晉閒人去漢世不甚遠謝朓三日曲水宴詩云長壽察書龍樓迴轡察書之說殆當時常談後來便復茫然紛紛置喙恨不以此語都太僕也後漢書律歷志熹平元年有治歷郎中郭香豈即其人耶

博物信是難事

宋景文筆記黃長睿東觀餘論二書證據精審似無遺憾乃菜之爲蕳移之爲郁李卯非柳字朴有僕音歙篆出碧落碑磨石誤劉表事璇題不同題榜甘蔗舊無從竹李衍樓鑰拳拳爲二書摘瑕不敢持耳食誤來學眞黃宋兩家鼓吹也近世惟用修元美稱博綜最婺州胡元瑞跋扈自雄幾欲與吳蜀鼎立乃汝南有正楊相傳閩亦有正王婺州幸未聞議其後者近閱其書如夷羊在牧僧孺好石二事稍爲正之至雙樹幻鈔一種所錄經藏某經幾千卷某經幾百卷全掐西遊記中誕語以侈多聞其閒又稱論爲經殊可怪笑試一閱聖教總目元瑞敗闕立見矣元瑞稱用修有二癖至以迂怪滅裂譏之且曰求忠臣於楊氏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元瑞豈眞謂霸氣未消後來者竟不敢以一矢相加遺耶余胸中有幾卷書輒敢生此狂語年來覺百年一瞬學古無涯實見博物是一難事但願多讀書晚著書向蠹魚場中與諸賢把臂共行便是極樂國土以此自勖并勖同調者

星經劍錄

星經傳漢甘石書其敘須女四星有台州婺州之目與爾雅之零陵長沙何異隱居刀劍錄載唐李章武名又楊玉夫候織女蒼梧慈態也而移之昇明帝隱居嘗以一事不知爲深恥迺居恆目擊者反滑訛若斯哉或謂隱居特好說劍眞語中所稱尸解蓋劍術也又云但畜神劍與之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好事者因傳會之成劍錄一書云

弟子學文解

除卻孝弟更有何學謹者謹乎此信者信乎此愛人者推乎此親賢者輔乎此皇皇焉日無暇給可謂之有餘力矣乎餘力云者爾室屋漏不動不言離父兄師友之側云爾也自以

爲孝也弟也謹信也親且愛也夫不有大杖則走之爲孝而飲此有後之爲弟乎夫不有不言溫樹之非謹而水至踐期之非信乎夫不有容貌若愚者之不得爲衆而行違色取者之不得爲仁乎此之不可不學也學之者置其身於古聖賢之林直見古聖賢若何而言若何而行若何而爲言行之根柢一息不可對聖賢卽不可對父兄不可對師友學之學之矻矻汲汲無罔無殆事親從兄乎舞足蹈一身之文也左紛右玦昧爽而朝日入而退一家之文也宗族鄉鄰人無閒言一鄉之文也惟孝友于是亦爲政一國之文也推而行之東海而準推而行之西南北海而準甘露天降醴泉地湧兩閒四海之文也舜孔子終其身無時而非弟子者也原壤終其身無時而爲弟子者也賜之願息求之自畫予之食稻衣錦可以爲弟子而不肯爲弟子者也子與氏乃所願學爲弟子者也天下皆弟子則天下皆堯舜天下皆學問文章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兼弱攻昧解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固存解者多不得其說雖坡翁未有論著如蔡傳所云弱者兼之昧者攻之此戰國縱橫家言假仁之霸不爲而玄王爲之耶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之爲言兼也兼之猶兼容也攻之猶他山之攻也兼之如小白城魯鹿門重耳戰城濮解宋圍是也攻之如使人問葛奚爲不祀葵丘之誓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是也苟其冥昧益堅文告不入兼之不可攻之不能鳥獸行謂之亂狎五常謂之侮時日曷喪謂之亡斯取之而已矣其不幸而免爰雅罹流離瑣尾則推而立之其僅存而無援則擁而固之取也者爲未亡必亡者言也諸終繼之曰殖有禮覆昏暴蓋於是而仲虺之指昭昭矣

詩箋解孫字

豳風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毛傳云公孫成王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鄭箋云孫遁也言周公遜大美而不居也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箋云孫順也言遺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也僕謂古多借用然必本字不可强通方豎別義若鄭氏定以孫爲遜亦何異張騫鑿空然毛萇謂公孫卽成王繆旦非幽公孫耶毛据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赤舄爲上故着人君盛屨之說王錫韓侯玄袞赤舄獨非諸侯耶二詩孫字俱當如字讀未敢以康成爲璽守

神仙不堪文字

葛稚川爲將兵都尉從討石冰有勳朝議爵之不肯受願博觀秘府異書如此胸懷自是句漏丹砂種子棲陽宰相前後一轍得爲才鬼猶勝頑仙神仙初不堪文字八會眞書故非不識字漢所搨青羊君云絕學無憂直謂涉而不留耳如必堪盡墨卿才登仙籙則咸陽一炬何竟爲徐市所紿乎周公謹稱其先人酷嗜書至鬻負郭之田供筆札之用余謂俗情

不染方能說法度人卽此現是神仙那必遐尋方丈忍飢誦經作天際想所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也

其出是塵土

山海經巴國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用修云謂其地清曠無塵埃誤按郭注云言殷盛也楊雲蜀都賦云埃敎塵拂萬端異類財物饒贍蓄積備具左太冲云市廓所會萬商之淵二賦乃山經注腳也如用修云長安陸海果亦遥指瀛渤耶渠所引氷壺浸兩儀之句可作洞庭詠耳

用修不曉厽字

蜀夾江縣酒官碑分書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閻北抵湖出厽字未詳其義按亦古厽字爲厽闇中之館用修僅引唐韻厽卽亦字未詳其義按亦古厽字爲厽闇中之館用修僅引唐韻厽卽亦字未詳其義按亦古厽字爲厽闇中之館用修僅引唐韻厽卽亦字未詳其義按亦古厽字

掖字說文云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漢書高后紀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掖腋古通亦闈卽掖門也

黃陵廟以下錄閻子京湘煙錄

岳之黃陵癸比氏舜第三妃二女者癸比氏出也一曰宵明二曰燭光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又云舜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賢也說者見堯典有二女之文遽以爲堯女舜妃厥妄甚矣羅長原云張謂長原不信秦博士漢校書郎而沾沾皇甫士安語豈黃陵定案哉第存而不論可也

海陵王志

按東觀餘論云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眺書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者惟嗣德方袞石本云方褒曉夜何長石本云晚夜當以石本爲是張考韻書云晦而月見西謂之朓玄暉當從朓不從眺也

郙閣頌

按曾子固金石錄嘉祐閒晁仲約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武都太守陽阿李翕之所建永叔以爲李會非也頌中又有功曹吏李旻歐亦不錄廣川書跋云郙閣頌醳散關之潮漯徙朝陽之平燠漯當作溼燠當作燥醳當作易又頌云遭遇隤納人物俱隋所云隤納者則以傾隤陁壞自納於淵也丁度集韻漯灤溼三字同用修取溼燥之說更以潮爲潮以醳爲釋考漢隸楊厥碑繁陽令碑醳俱作釋未有作易者彥遠何以有此言又漢隸分韻載此碑云在興州髦作氂猛作孟鬼作隗滿作漏瘠作堉苦作苦嘗歐公所未載碑中行李作行理聞此此字作屯與草書同尤可異也

漢潭子長夏承碑

金石錄云元祐中沿州治河得之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然不言爲何人書也元王惲跋此碑始定爲蔡邕書都玄敬云碑今在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心竊疑之江陰徐子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子與此殊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云云按漢隸分韻載

此碑策作箠動借薰轡作懇奄作淹孩借咳蹤借縱殲作殲
踊作踴字盡奇險今不復見玄敬君房錄此俱從俗書僅薰
字淹字縱字從石本耳

鄭璠爲象江守肇石歸賈錢六十萬

鬱林太守作此狡獪榮陽是牙後慧耳子瞻云我攜此石歸
袖中有東海此老人眞得九華三昧然不如向印閣黎作供
尤覺淨傑傑赤灑灑遇明眼人舉似昔有舉鄭璠肇石因緣
者一人應聲曰這癡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今自負眞經濟者大率類此

蒲萄

魏肇師說蒲萄引魏武語酒醉宿醒掩露而食蒲萄一作蒲
陶見史記大宛傳一作蒲桃高祖報尉佗霍光妻遺潼于衍
皆以蒲桃錦陸翽鄴中記亦有蒲桃錦按酒醉以下諸語載
曹子桓詔武字當作文酒醉詔作解酒詔又有除煩解悶語
亦勝掩露二字從來無有道著者

唐進士櫻桃宴

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賜蔗漿寒此右丞櫻桃詩也僕謂
櫻桃何能熱人熱從蔗漿生耳朝受命夕飲冰亦豈櫻桃祟
耶酸措大不以進士兩字著胸中日日蔗漿在噉矣劉氏于
大是俗物

宋高宗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

李北地視銘云世以眼貴女而無此人其瓦礫女迺知英雄
之見略同今區區於鸜鵒云耆卻被陶泓氏換卻你眼睛了
也北地銘研在余家

學齋佔嗶載張曙擊甌賦

此賦已錄英華中按飛燕外傳云帝以文犀簪擊甌此爲擊
甌祖系庾肩吾狹斜行云三子俱來宴玉箸擊清甌不知馬
處士傳得劉郎正派否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武宗朝郭道
源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雙旋加減亦於其中以節
擊之咸通中有異嬪者亦善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楊用修
亦云蘭相如請秦王奏盆缻唐人擊甌今人水盞殆祖之

夷白齋詩話

太白題所寫詩後曰賀生爲我辨之汝年少眼明載夷白齋
詩話張按歐語殊不類青蓮濯魄冰壺自是本色賀生語豈
指乘船叟耶賀監年八十餘迺還越年少眼明復何所指

司空圖詩賦

表聖詩云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此賦亦有戰
昆陽走虎豹氣象然使香山居士何處生活

錢溫庭筠錦鞋賦

賦略云耀綦織女之東足嬴婉嫋娥之結璘碧繶細絢鸞
尾鳳頭鞔稱雅舞履號遠遊匐匐非壽陵之步妖豔實苧
蘿之施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
持

甘石星經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結璘姮娥別名繶縫中細

純緣也約履頭飾也周禮黃繶青約鞮鞻之舞以革爲履取舞蹈之便也縈欽定情詩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妖豔之豔古治字梁武東飛伯勞歌平頭奴子縈履箱所謂蕭郎始見也漢后云者馮無方於太液池持飛燕履也

同昌公主九鸞玉釵

南齊書東昏爲潘妃造琉珀釧七十萬同昌九鸞豈別是潘物耶蘇鶚眞逸說夢按群夜來有龍鸞釵飛燕有紫玉九雛釵蘇借此作齊諧耳

茄呼伽

酉陽雜俎云茄呼伽未知所自考楊雄蜀都賦盛冬育筍舊制、、口嘗與子瞻魯直諸人典試事載臨川東坡二集及宋史新編文苑傳天啟詩不多見曾見其題三茅風雨圖云筆閒雲氣生豪末紙上風聲聽有無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亦琅然可諷也

鄭康成注漢宮香方

略云沈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鬻以寒水炭四焙之云云閉以黃墐云云今大官加蜜鬻紅螺加麝外家效之以珠膩

罷亞

罷亞一作罷稏或作耙稏東坡簡陳季常詩門外罷亞十頃田張伯玉開望詩稏稏西成稻逍遙北海尊毛滂禱雨詩百里飽看紅罷稏一杯輕媲黑蜿蜒王禾嘉風俗賦云秬稏一空玉粒如峙

瓦松烏韭

崔融瓦松賦云慙魏宮之烏韭蘇恭唐本艸注垣衣古牆青苔衣也其生石上者名苔邪一名烏韭山海經云小華山其艸有艸荔狀如烏韭生於石上亦見廣雅謝希逸月賦陳思王綠苔生閣芳塵凝榭魏宮語本此酉陽所云明帝好之當言黃此言黃者見時合和丹藥者爲之本艸蘇頌曰甲香生

南海其螺大如小拳南州異物志甲香大如甌其層離眾香燒之益芳又有小甲香狀如螺子取其蓄修合也傳信方每甲香一斤以泔斗半微火煮一復時又以蜜二合水一斗煮三復時乃以炭火燒地令熱洒洒令潤鋪香於上擣爛入沈香末三兩麝一分和擣印成此卽漢宮方也珠膕疑卽珠胎也甲煎見范蔚宗傳庾子山詩

選格 卽選官圖

陸放翁跋彩選云予方從事金丹丹成不死直餘事耳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阯思昔作彩戲豈非夢耶語亦豪

段成式連珠

段成式連珠銅街麗人石室素女名比大喬居連小市云云按沈隱侯賦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郭景純注云似蕤也用修云素女在青城天純山海經注都廣之野素女所出也用修云素女古樂府病婦行云有過愼莫笞行當折搖又橋名見金陵古谷今名玉女洞王褒僮約云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

水虎

水經注略云廬縣疏水中有物七八月中好在磧中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人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鼻厭可以小使名爲水虎者也荊州記云小使名爲水虛孫汝澄云鼻厭可爲不載獨廣雅云箴才六反謂之笪七夜反撻堂距也古樂府笪字依笞義當從且不從旦也日中見沫未問笪義彼中夷語有之耳閔子京云或其鼻匈厭字屬下卽厭勝之厭也按太平御覽引十道記云涑水亦名襄水襄沔記云中廬有涑水注於沔此水有物啖人名曰水虎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然則疎者涑之誤也荊州記合諸書語益明孫云媚藥何據使云者如黃公之制蛇御虎也又山海經云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有獸焉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水唐之爲馬腹審哉海外經云聶耳國使兩文虎黑齒國食稻使蛇大荒經爲國中容白民之國俱使四鳥虎豹熊羆司幽黑齒玄股三身張弘毛民之國俱使四鳥讀此可得使字義矣

笪笪字義

南部新書載契丹盧文進出獵忽天暗星見土人謂之笪太平廣記作笪按楊雄方言箐簏楚魏閒謂之倚僮或謂之蓧直文而麤江東呼笪音鞮詩韻輯略云笘也一曰覆舟簟古樂府病婦行云有過愼莫笞行當折搖又橋名見金陵碧事楊誠齋江東集過笪橋詩云輕風欲動沒人知阜被垂楊報酒旗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窗雛又人姓見茅山志及升庵希姓錄又諸暨有鳥笪山見一統志笪字韻書不載獨廣雅云箴才六反謂之笪七夜反撻堂距也古樂府笪字依笞義當從且不從旦也日中見沫未問笪義彼中夷語有之耳閔子京云或爾時取盡覆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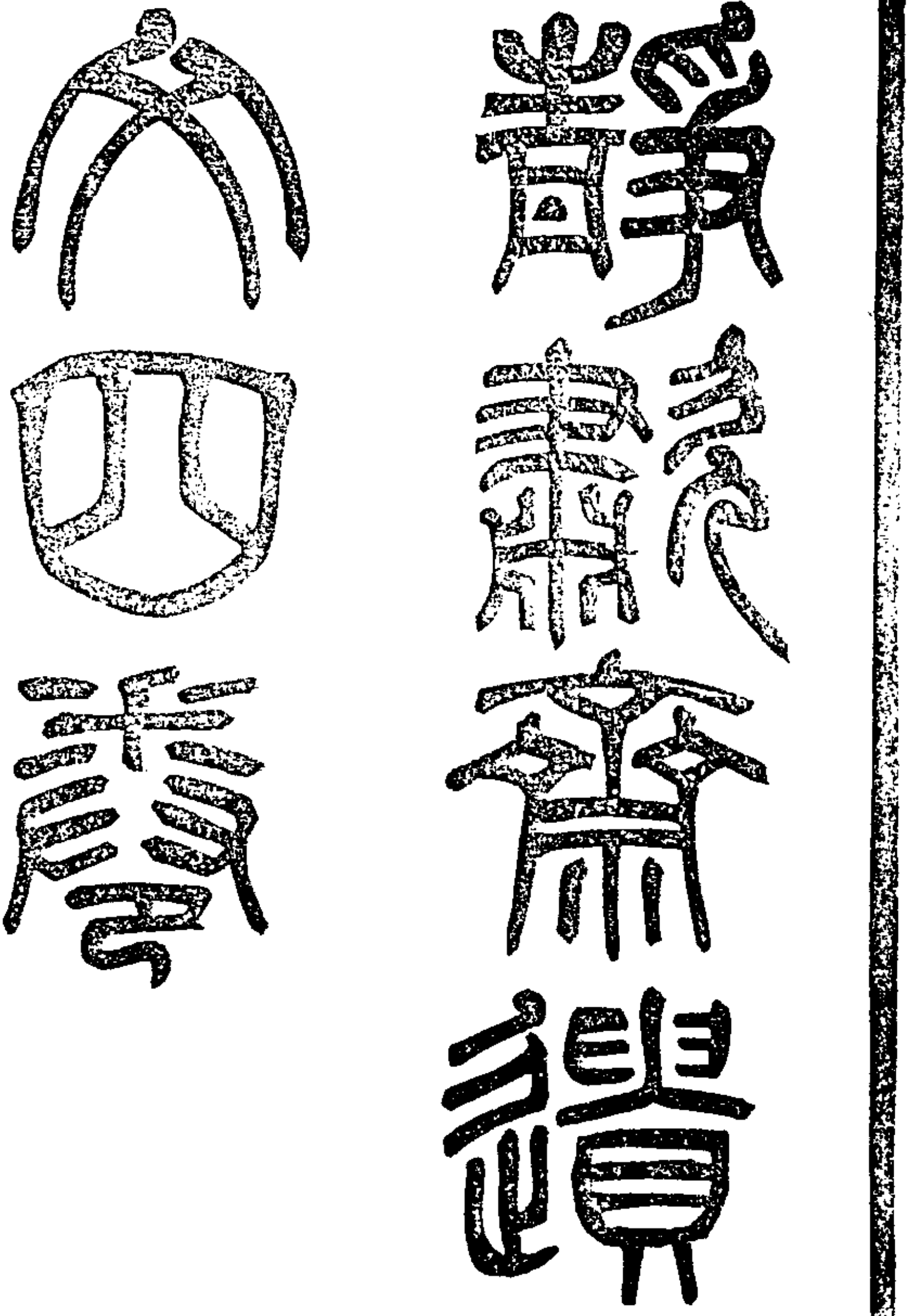
張又閎鞨鼓錄云汝陽王嘗帶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楮花置帽上笪處坊本作笪誤予以王字泰筆塵所引正之又夢谿筆談云趙

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予謂此笪字亦笪之轉譌也且可證蓁覆義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四終

欽定四庫全書

欽景集十四卷明董斯張撰斯張原名嗣暲字然明號遐周又號借庵又名廣曙烏程人廩貢生清贏善病自號瘦居士於生計最拙獨耽於書手錄不下百帙泛覽百家旁通二氏生平契厚皆海內名士商榷著述結社聯吟力扶詩教此書卷一朝玄閣雜語四十則靜獻齋囈三十二則卷七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有自序云世儒謂尚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爲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爲一錄卷十三台疏董彥遠除正字謝啟與閔元衢同撰有自序餘十一卷雜攷證一百七十餘條如辨戎路表爲僞作識在黃伯思之上至王伯安嘉靖我邦國一語與識則可謂之前知則不可也刻本罕見歲在柔兆執徐六月吳興張鈞衡跋



靜獻齋遺文卷一目錄
送心广上人奉經之峨眉山序
奉壽少保相公六袠敘代
湘煙錄敘
唐詩合選序
孫孟樸藥草序
河南梁大中丞奏議序代
沈眉培制義敘
徐元歎詩小敘
沈異仲春秋義引
沈伯任詩小引
靜獻齋遺文目錄 一
清殫引
準提儀軌引
題态公詩
題沈稚陵匯影軒草
卷二
亡兒幼面傳
龔巷先生傳
亡兒季爽行狀
亡室沈碩人賜誥銘
祭范夫人文
祭王亦房文
祭陳宗師文
祭外舅庚翁屠先生文
卷三
寄湯義仍先生書
寄江西陳宗師書
與陳大兄書
答陳璽卿太始書
與董玄宰太史書一
與玄宰先生書二
與玄宰先生書三
與玄宰先生書四
靜獻齋遺文目錄 二
與周方叔
與韓求仲一
與韓求仲太史二
答吳康侯書一
與吳康侯書二
與吳康侯書三
復茅止生
答王亦房書
與范長倩參藩書
與范夫人書
答丁長孺書

答孫孟樸書
答朱季直
答李若男
答韓仲弓
答潘昭度一
答潘昭度二
答潘昭度三
與潘朗士
吳凝父刺舌血書楞嚴呪頌
明澹如上人血書華嚴偈
募放生疏
卷四
書玉臺新詠序後
書紀宣存扇頭
織錦迴文記跋
書永明壽禪師宏善賦後
書古德偈緣後
書息心銘後
題報國隆手懺募緣二首
題放生卷
題蔭松上人書楞嚴經
書鸚鵡賦後
書習盤齒與桓祕書後
書絕交帖後
書夢麻後
書石鐘山記後
書圓澤傳後
書江池報裴叔明書後
書覺範阿羅漢頌後
書李賀小傳後
書王無功與馮子華書後
跋董玄宰書池上篇
書李白江夏送人序後
書東坡放魚偈和詩後
書謝靈運山居賦注後
書羅漢贊後
又書李賀傳後
書栽菟葵後
書黃魯直擢竹賦後
硎齋淨土詩跋

送心广上人奉經之峨眉山序

烏程董斯張遐周著

蜀有心广大師者至我湖結菴霞霧山之陽苦雲食木謝絕塵事行萱經誦無間寒暑右手燃三指供佛日割指間血寫華嚴經四部迄數年乃成今庚戌正月攜所寫經西入峨眉山而吾鄉士大夫多送之送師者曰師之行苦而功竟其來也有所緣其去也有所成此夫以肉眼覩師者也佛性以無着爲宗不關意識了悟一朝文字俱贅經可無立何況書寫又況斷截支骸受諸苦緣妄圖福報在佛法中廣大圓通不着人我則佛經非佛故非無經經之既去此土故自有經故自有佛以不住之相還不動之神血肉形骸及諸經典都非我有乃意葢現其不住之身以爲天下萬世覺也今夫眞體如如不落能所此相纔住卽爲妄根故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如指不住手血不住肉至于佛不住法法不住心種種因緣亦復如是非悟無以得經之髓非經無以開悟之鑰非無身無以見身之眞非幻身無以立無身之解無相非法則觀世音之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不爲增減相是法則法王子之委身餓虎不爲損總之無所住故卽師俄而蜀俄而吳俄而結菴俄而擔笈在蜀不住於蜀在吳不住於吳經之未去彼土故非無佛故非無經經之既去此土故自有經故自有佛以不住之相還不動之神血肉形骸及諸經典都非我有乃至性地靈光不隨物去此師之現身說法以普覺斯民也歟染血而書成經而去使世俗之子因敬生悟夙罪消滅其稍具慧根者覩此而恍然思曰我血有盡佛經無盡卽佛經有盡我性無盡于是前塵衆生性光普炤其功玄悟既啟津梁盡撤則吾師滅度衆生之人倘有慈悲者覩之將掩卷而不忍讀束之高閣而不忍視佛法不幾爲我壅哉又諸經五千四十八卷皆如來所說諸賢聖所授無上妙理所藏筆札之間此收彼漏若收者爲功則漏者爲業若虛經筆札則分支析體窮日累年猶不足供萬分之一而師何以寫爲且師但寫其一耳又何以輒去師之存之句夫惟不住是以長存一有執着究竟消毀師于此作一轉解可乎余家故近霞霧山夙與往還談義竟日每賞其神識湛然辨才無礙于茲行也詣余爲別師亦不言其所以而余意其胸中必作如是觀且恐世人

相率目之曰苦行僧而索師於形相間也故爲此言以送之

奉壽少保相公六袠敘 代

萬厤庚申吾宗今少保相公以南小宗伯首膺 顯皇帝簡在 貞皇帝奉 治命大行人趣召公公疏辭弗獲 今上御天召益敦始北其馬時東事棘慨然以澄虜氛爲已任江南士大夫宦北者咸遣其幣帑歸公獨攜家人俱 上鑒公忠甚嘉之公恥深郊壘義不以蠢爾遺君父夙籌而宵惟神燄而顏黎不浹歲章屢上指畫戰守機至悉其剖軍中弊習欲一朝以極重之勢返之竟來媚者嘻啗游及公度 天聽可回而六府定局不難贊旃縣官藉力爭無可如何卽袖手觀事去何以酬在公之素抗疏以疾請 上迫留之請俞力乃予告馳傳還晉秩三孤錫蟒服錙幣甚渥 敕有司月起居疾少間撫按臣其上聞今甲子三月公弧辰六十矣凡公門生故吏及諸薦紳姻婭慮無不人壽公亦無不人壽公亦無不以其言當公意者或曰司空作斯少保述斯棣也三珠公維仲之居南陂彈冠相慶足論曷明膺仕之纍纍而秉玉鉉者維公閒厥先公茲壽哉或曰往公嗣艱粵請乎高祿貞弼求茲燕瑞偕臻曰維嘗而璋曰維震而亨叔聊後蕃天衍公德馨且明公茲壽哉閔君者公內弟也謂野哉客言孰爲醴源閥閱曼云公竭忠報 三帝

疏始遣還蓋逾二歲而遼左匪茹之禍作藉當時黠夷尙留伏戎疇窺其爲虜諜害寧十百劉保輩哉故某謂公驅夷兩疏直姬氏思兼之亞方之先士議徙戍蔑如也而議者猶惜公易所稱納騙搗謙者如有撼藉公在位時匝干將之鈷抵棨膚鮮不中桑林者嗟乎此又昧時變者言也遼肘腋宸衞勢無能旦夕綏公第雍容列議誰譙公而直肩焉不少辭寧第慱一任事名哉言兵無老氏若其言曰果而勿伐夫言勿伐足矣然必先之以果果則任之義也又曰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不得已者任以不任而恬淡者不任之任也子淵氏以無伐無施自許而爲邦一問不容不七十二子先鞠躬

之指晦百世羣然相諼以俗成虜□□東鄙食和戎利者六十年許卽言人人殊大要有□無任大臣少有請廷組者公謂當前惟東事第一患司馬不與將習將不與士習耳不與目習何救寧之足致傾所蓄募奇材劍客以從卽宮府之局不一旦驟更肘掣未葺鮮臻大效而百年來寒蟬處錞之習自公而廩焉振之識不識皆曰有相焉若公忠者哉於是而介士始有其君且有相焉若公任者哉於是而介士有其君復不敢有其身以秦越其君公之以赤心感以浩然之氣倡迨今介冑稍自勵若毛若王輩不敢以全軀保妻子之說埋雄人烈士之膽效章章較著然則公以憂先天下實公以氣作

天下士氣罔厥國脈尚颺公留之　神廟貽之天之所右昭昭哉公潔廉下士之概聞天下不具著著公之大有造于斯世者如此公少不佞某十年神且日王　天子舉視學鴻典考古聖王祖割憲言馳召公入坐而問道以畢厥勳則公之天壽平格壽其躬以壽國家政未有艾也某不佞則公宗膂公誼深摯□徵閔君請寧無以壽公者于是閔君謝曰不有先生言悠悠者疇知公勳可以壽矣遂書而歸之

湘煙錄敘

湘煙錄者余友淩駿甫暨其舅閔子京所輯云始駿甫訪余病中一晤對便捶今古獨津津唐次山不置餘子意不甚許可已言子京讀多奇恆搥戶然水沈昕夕讀異書有得輒呼酒相勞排纘之暇閒與赤髭者游超搖作物外觀蓋偕駿甫漁弋者數年而此錄始成甫閱之沈憂若失犁然當余心哉今夫晴坰繡野夫人之所蹟留而魂靡者也有一境於此危巖捍景幽磵吹雪林翳蕭暎逕委石爪牛羊爲之踩轉樵獵者過弗睨而煙霞之士遇之如飫大烹如耳大鏞如拾久遺如寤狂醉故曰非其睫者明去之非其聽者聰謝之非其居者神遁之是編爲卷僅十有六而冷豔畢臚瑰瑋離奇可以叟宇靚千載可以單帙網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奇藪怪流此焉津之或亦稚川未覩叔庠罕覿者焉兩君生

名閥皆綺年能湛精冶爲文不屑留常言識者以爲波斯木難之流其胸中無奇不經故所述乃爾此書流行假令世有解人焉遇之而嗜之而再四諷之夫將使兩苦之夜東出明月平陸朽壤清泉忽波以爲未然借問諸聲叟

唐詩合選序

余嘗怪通眉客從驢背上得句投囊中及暮歸必疊紙足成之此小兒强作解事狀也途謠巷咢暢爲眞聲境如迫魂如赴欲遲之而無待試追之而已後興會旣遒足成何物奇不可得何有於平情不可得何有於聲氣余苦桑二十年許覽三百篇遞降而之唐離者十三不

離者十七皆是物也以唐人品唐詩篋中河嶽二集獨尊神韻倪得之問氣極玄求聲問格唐士盡骨異端燐起宋詩病大率有二一曰史一曰悟史則詰鶴林氏詰其史甫不受悟則膚滄浪氏膚其悟青蓮王孟諸家不受若苕然泓泉活火之外了不可着詩之姜鹽也史也詩之蔬筍也悟也詩話行而唐詩燔豈燔哉楊氏音之高氏聲之于鱗氏刪之郎神韻無論野狐一徑扼無使入三先生爲唐諸家殿良苦士型就馳驅範調之以火齊運之以如絲劒精馬良型自型馳自馳夫豈有僭焉明陽沈先生世授詩以十五鳴浙闈仕不善媚左官黔楚間爲勞者詠幾於小雅善怨取材於唐三家其功令

也其三家未覩之祕先生能就其間抵之輒命中余昔年以門塌參末坐聞先生言詩大指若此故述之又嘉叔夏曾詹雨君子能纂公志通此書兩君子文業日起稟其家詰夢寐三百年聲氣猶旦暮遇之也

孫孟樸蘅草序

往余嘗敘孟樸制義云已孟樸遇數奇輒浪跡山水亦不乏羅綺緣所至輒稱詩始孟樸語我我窮而遊遊卽法子爲詩乃當境而盈意及境謝而追之而我詩多所遺憾者何病也曰子殆以待境心爲之也夫神境之接也微乎微乎石火箭鋒擬心參之先主者其物不靈此余少時所涉也歲餘孟樸復來曰我昔人我詩非昔詩也我每窮一題輒窅窅乎其靡所卽格格乎其若不可擊曰此別作一離境心也萬物偕作獨距而鑰艮寅之厲鬱爲枯魄子其恬以伺之居無何孟樸忽持一新帙來呼余快讀且狂叫曰我誤矣我乃今知所以德子矣我乃今而知羅綺一山水矣山水一羅綺矣我乃今自吳中還見陳古白氏之書李長蘅氏之樹石皆吾詩矣先境吾無詩吾躡境亦無詩矣乃今知有唐三百年皆非詩矣余深誕其言而無以難之蓋余數年中殊少爲歌詩間有謝倡與孟樸往復爲多吾友姚叔祥長水明眼人也其稱吾孟樸詩何若

河南梁大中丞奏議序 代

某不佞嘗讀易之巽矣蓋其體値剛柔不交之會元氣煩鬱靡可爲理含生蠢蠢然勿遂其性有口權之大人者出焉執而不隨剛明而善調宣吾君之至仁以示其下使夫盲者目蹶者足骨者膚腊者腴老扶幼提塗咢帝勳遂巡焉不自聲其功猶之風然通天地之否而蘇百物故曰君子以申命行事非精誠遐格道交上下能無疑乎故其爻曰用史巫紛若言尚信也昔者公奭得之以循文王是以翊拜之爨塞君陳得之以贊成王是以馨香之治感某今日竊三嘆梁公之謀國抑何其深且遠也夫中丞奉璽書開幕府爲一人揚德宣化罔所虞格然兵若農各樹其欲以望屬乎上羣部吏之賢不

肖者象其指竟以內利病興廢環集厥躬亦云艱哉豫
州實中央一大都會枕吳楚絡關以西襟帶乎東齊又
藩國星列河遷決無常道民不能旦夕儲地墝确鮮藝
歲輦金繒芻粟食塞上健兒不敢後利用厚生咸於撫
臣乎董其政視他鎮至繁鉅也公風規遒亮淵澂嵩立
珪璧以稟躬玄鑑以酬炤維授鉞以來頹綱畢振謀無
遺諝一以爲肅赫赫一以爲肅肅介胄忘蟻蝨之欵襏
消寒暑之慨諸令甲釐革者微朝廷德意勿以布先是
內史冊命福藩就國駟亡暇蹻輿亡暇轂郵傳吏供億
數年中苦心區畫歷然覩記間非阿其所好者也辱公
命不謝下文而爲之序

餘流離而就食我者且巨億計羣不逞之徒諜瑕而起
赤尤晝採所過守土臣弗能捕　明天子若曰王其往
哉惟民其康乂爰敷予懷載若曰咨民之不辰子乃癘
鴻雁嗷嗷嗸嗸集之鉏豕薦食疇戚之公於是仰繩膚謨
夙夜匪懈語不家營不私覩斯顛危勿啻躬值始王之
菹茲土也鄙無更肆諸鐍奉鈐束惟謹約無轢田間一
粟王聞而賢之天下皆信公之貞綏東人之轉徙者且
室之且粒之籍以爲震風之夏屋歌舞載馳若忘其歸
天下皆信公之慈當是時在靈寶則礦徒之難作在南
陽則流賊之雜作傳檄剋定枹鼓罷驚天下皆信公之
煠無他營其爲文大要才不溢渠氣不漏識隱所獨建
往往有龍興鸞集之致至手閒心敏又如紫騮嘶花跡

贈沈肖培制義敘

謂肖培曰公車言率三禩變吾不能與速化如之何肖
培囅然笑曰南北海心同理同子所稔也何變不變之
云乎天乃倚杵洶洶莫終玄覽其故懸照千春經傳心
文傳經夫猶是也夫變不變云者皆不足於才者爲之
也材不能自見則無我無我則時爲我宰貌古古逝求
今今詭亦終其身童牛角馬而已善爲我者善我時我
不必有時而時不能不有我周流六虛鋪糟啜醨而省
何變不變之云往余讀書竹溪偕肖培童時論說如此
肖培逾弱冠刻厲能振其家業儲俞博鑄俞苦摩揣涼
燠無他營其爲文大要才不溢識隱所獨建往往有龍
興鸞集之致至手閒心敏又如紫騮嘶花跡

蹟待見黃鍾東序舍子其誰可稱尊所聞行所知矣胄
培今以胄子游南雍高秋金將知無留良哉胄培素好
行其義他日分虎稿半席定不爲鹿鹿詭隨者於其行
也持余言爲左契

徐元歎詩小敘

今人議七子後動稱性情詩問渠性是何物罔措矣吾
嘗語王亦房識得性情兩字一生吟咏事畢亦房徃吾
病且廢恨未獲死心禪悅極文字之原每下語如隔羅
縠今日讀元歎所寄詩眞能爲性情詩者也或謂法不
孤起元歎非台岩不踐非耆宿不參那得無此微言然
此亦目論也藉衣緇之士强坐之匡廬雪浪百許日令

搖筆揩元歎一語可冀哉興公賦古來以爲美談吾以
此儈父習心未除摹幽繪勝猶拾人眉眼邊事末路塵
漆園煙霧中不能不避元歎一頭地況餘子耶元歎他
詩亦無致不超冰泉在山寒吹潛赴讀之善喜者斂善
怒者乎一開三歎縛解擾息穆然遠視如見其人無元
歎之妙指而欲求元歎之妙絃元歎自此遠矣

沈巽仲春秋義引

春陽中秋陰中聖人之春秋文定有文定之春
秋學人有學人之春秋我曹脚跟下一卷春秋塵封霧
圍杳不知其何狀强摸崇安面眼捏弓作蛇偷光漏壁
愈迎而愈不傳況素王玄指何翅須彌極望耶余染指

此術墨守俗諦未闚一線比焚研來逾十年似稍見端
緒萬一徃參慤老人雙徑閒夜語偶及此經多豎新義
退而讀康侯書殊覺換眼深知經不可臆鑿傳不可淺
探制義不可輕下語竊自悔其少作無所逮則深有意
乎異仲之言也異仲長水名家子掃除裴馬結習幼而
孤能痛自刻勵名園擯影作蠹魚主人茗活香翻別無
旁嗜時拈一題討一傳精參苦扣兀兀如黃楊禪每云
傳之誤認坐浮心未盡耳傳有來脉有接響有本隱而
旁現有貌主而位賓有勢直而鋒婉有迹收而神縱靡
不潰彼中堅折其歸宿以故發而爲文猶函合蓋猶燈
取影風去雨還奔機赴節不摹繪青黃成不追琢鐘球

鳴寫照入微清機沁骨異仲纔弱冠乎所詣故如此矣
稱詩豪吳中有水鏡名每對余奇異仲不置余往時未
見其文今乃知匿先生非綺語者憶余客長安適與尊
公仲貞氏同試廬舍披數語便識其磊砢多奇得餐勝
齋詩輒不忍竟讀捐鼎寶瓠異操齊歎天故異仲以
昌之石聯先生之緒業雲紛星陳大雅未央其在君哉

沈伯任詩小引

伯任生緣吳江少有遠抱落落不口家人産骨不媚所逢少合蹔爲童子師輒罷異人授徐許之術自謂四百四病應手可去性喜爲詩暇則篝燈微咏往往逼曙家去洞庭不三十里縹緲莫釐之閒杖屨數到聞人葛震甫輩多友之一遊鍾陵再遊洛遊騎所經吟鉢欲滿歸僦居吾里尤仲弢氏爲作皐伯通間訪余病持其詩相質波平樹縵雍容之聲宛登我春臺中伯任顧謝弗當曰吾以寄噫但愁不寄耳寄則神全神全者手不字喉不聲盡詩也萬象精明自然詠歌夫詎鏤塵翦花盜形式摹聲氣云詩乎哉吾往時讀孟氏書每未能會既曰

誦其詩其人焉往而迢焉論世爲微言未謝玄契攸託今之世乃叔矣吾詩在七日既鑿以後伯任詩在七日未鑿以前論其世誦其詩知其人伯任乎其代之素心人也夫

清嘯引

蘇門煙草鷰音入霞肉人都謂代無嘯譜此妄耳商飇于喁唳鶴應之渠非天嘯耶任眞赴機隨奏精契無絃葉詩中盡餘響悠然以音接音劒去已久成公者流多見其不知嘯也余學道以來擯影城市感慨千古獨醉步兵衣侵古苔孤吟水石於嘯理微有所會不謂木生輒得之木生文具在名理勃窣靈氣若舞列子御風晉

人揮麈讀未半如捧置集靈臺上飲金銅僊人沆瀣漿僊僊乎欲憑虛而翔余眇不知其所以廣陵散眞不絕矣木生高自標置鮮從遊所善獨沈脩培氏脩培爲余內兄弱冠能文章風氣奕奕故當不墮青箱者持木生文示余戲謂曰子今日可稱嘯友李郎金蘭簿中更添一瘦居士孫先生應下雲中來爲我曹稱社長耳序清嘯竟

準提儀軌引

經云十方如來含此呪心轉大法輪且道結壇取證之日眼覩底是呪耳聞底是呪口誦持底是呪正恁麼時畢竟這一點呪心在甚麼處若能當下知歸說甚八萬四千煩惱魔軍生死苦海將釋迦達摩鼻孔一時穿卻便見佛母準提王不出當人揚眉瞬目處盧行者云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僕請爲持準提者一轉語於此薦得纔不負證公婆心激切如或未然急須着眼

題忞公詩

世所稱最出塵者無如浮屠氏而末世學人鮮衣媮食獨周旋世法爲殿最與人語動有所影響依附以矜其脩耦子每調之曰君輩游諸佛菩薩之門可謂至尊嚴矣猶借區區薦紳爲重耶閩者大噱恨窮居潯上所與遊者甚不廣獨於隣近得一忞公忞公高視闊步霞飛

雲上向檇李馮開之吾師朱文寧兩先生爲築巷以居其居去吾潯不十里每從之遊習其人兼諷其所爲詩口不談貴介筆不流凡近眞使人有超然出世之想若師者可謂眞禪悅也已師將有遠行予爲刻其詩以傳朱先生序之最詳猶記馮先生語曰忞公詩清眞孤迥絕無一餒餡氣政如倪元鎭畫遠水疎林孤雲片石於虖得之矣得之矣

題沈稚弢儷影軒草

世人競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雙井老人諭書語余論文亦云詩有聲之文也氣澤無不可假惟骨不容僞似不凡而非者三日淺之僞清曰薄之僞靈曰窘邊幅之僞精眞解人則不然靡剿聲靡寫貌如彀音之初試駃騠之甫驟眼無凡習手無凡字其人爲誰曰稚弢稚弢席累葉纓冕能一掃裘馬習神嚮新歛名書畢綠顧坑浪於俗少所諧花石賓友采及山衲與到命詩率清徽之冷冷任判棘盈壞塵沙漲天不能着稚弢腕中一點如琴咏云生滅若自我豈我能爲聲又別章云色香俱可憑遂得披幽襟余直賞其骨若名理求之便邈山河持此以往復何境不入耶然余謂稚弢纔二十既具此解何足礙稚弢者眞須出家學唾餘便太乙下觀了取公車一案然後發爲詩謌縱奪自如清廟乎拊之雖林乎賈之挽元氣於疲□圍□場而受吏不益卓爾

亡兄幼函傳

烏程董斯張遐周著

奉母日出暮息聊足披寫幽想暢人倫之懽矣每覿六朝陳事如飛塵細雨忽若景滅展轉興嘅或至淚下恆欲如向子平逃形名山蕩氛駐年而慈母在堂未終所懷遂絕意章句之學時臨寫古人書法或有所感常以紙墨自娛藉旅近狀殆悉此語聞山奇詭相傳謂棲眞之宅吾弟所見想復同之吾雖僻性亦名理所會今遘客聞此反爲不喜耳明歲春歸自建業余亦自閩歸歸而嗚嗚相勞也命座酌醴高談丙夜時復對客染翰皆瀟灑有致坐中客語及世事輒搖首皺眉若不可聞然至名義所屬無不扼擊發憤奴產子有以所居貢諸豪族其居偪余宅余欲復之卒苦乏貲幼函奮然曰不念

吾祖父先業邪卽貧無金奈何令厥田數十畝以易之其怃慨論列皆此類也丙午春夢有人刈其髮者而病病而醫誤投藥病遂革時太夫人亦病幼函恐傷其意令閟弗以告也則以二月八日卒之日謂庶母曰兒祿盡矣願阿母自愛愼無哭又顧謂吾嫂茅曰若無我爲念其善事太夫人及吾母言畢乃瞑烏虖痛哉當疾革時吾嫂禱於神請以身代復封左股食之卒弗救其卒也數請從死庶母曰嫂卽捐館舍謂弱息何且何以見吾子地下於是始止聞者咸傷之斯張曰伯念叔斐聯翩振翼挾藻天府幼函爲之弟亦年少有盛才雖隱顯貴賤邈不同位並一時之秀也

日慕違業形勝不一届其地以爲恨遂棄去質序入貲爲太學生奉齊遊於南則甲辰秋七月也首夏余入閩是歲冬寓書於余曰吾秋風戒途馬首南向縱轡句曲之野僊作雙閘之側初入辟雍登降炤爛生徒杞梓信郁郁之盛也薄事或暇駕言出遊篋輿

叔斐年二十有一而殁幼函亦然天弗右善咸入鬼錄
語云麥不終夏花不濟春悲夫其闖中遺書蕭然多凌
虛之想兄弟偕隱且有後期而妖夢是踐卒不竟厥志
遺孤在抱寡嫂毀體曷天道之酷邪幼函殁逾日而友
人有以索逋至者交道闔闔抑可恨焉

蓑菴先生傳

先生吳江泖上人晚自命曰蓑菴云先生稚節負奇長
而善屬文喜汨羅龍門之言攻苦刻厲意氣感激冀有
以自見於天下嘗自言吾獨不得楊得意楊莊其人使
名字聞縣官借孤生一旦拜水衡錢十萬成龍骨銘經
世奇績何遽出兒寬匡鼎下邪國家治經生言者靡靡

而趍壹稟肆間文以爲鵠羣長老以誨其子弟其子弟
借此道博一科目輒棄去手不親古書而先生非古書
弗娛几案唯古書時爲童子祭酒董其程者亦斤斤古
書鄉之人憐先生誠先生毋去古書先生顧嫚罵若曹胸
無古書安知古訾不可令迺公讀乎日益治古書出爲
文精湛卓詭訓故而外恆監新義爛爛若芙蓉之光諸
生居恆有聲者視先生文都瑟縮欲焚其撰督學御史
陳公子貞心奇之然竟不第先生壹鬱奇抱不尺寸試
發憤成疾醫誤以丹石投之經歲而毒作所居憑溪弗
稟凌雨薄田一雙粥以求藥尊人歿三十年亡以葬長
君生二十年亡以婦世所稱窮愁亡奇先生者而先生

氣益上慨慷千古引聲抗歌有所製尋碎之或爲好事
者拾去得詩及雜文數千言先生傷身世之相棄懷五
嶽而不歸伯仲昆崙通魂入夢故其詩曰長嘯咸陽市
讀書空桐山美人遲莫芳草誰翫倚錦瑟而涕零歎明
河之縣邈故其詩曰漢家金屋何人璞不能一貽傾城
妃神劒鳴煙雨夕躍馬封狼壯懷欲燼故其詩曰飛將
自從胡地沒雁門留得寶刀紅天高問遠靈藥難尋帝
子何期羽入空佇故其詩曰仙人瑤草蒼茫路徙倚斜
陽酒一杯向使先生蚤抑其踔厲佚羣之韻相與從事
乎時趁何難立致融顯樹聲名當世下可爲孫子建數
世不食貧之業竟無當先生心耶往先生館斯張家張

喪父聖非展禽有其弟才非孝標有其妻隱非元亮有其子鮮天倫之樂事極人生之苦苦十年以來舍酸茹悲或朋從譙好之會彊爲語笑爾覺不情殆人之稱公叔文子者矣性本孤憤蕭條高寄多楚國之風處途窮而不敢哭躬樵悴而不爲怨誹一腔幽緒唯命之山川風雨濁醪高歌而已亦安得龍泉太阿知我者哉長嚮靡騁有胸誰陳一朝先露齎恨何極處生青蠅之歎千載一揆如天之福子也有緣白髮無病青山或別出一段情景迺知者聞而悲之先生名元棐字附歐所著有蓑菴纂若干冊父文川先生鄉進士有德業儒而春秋者皆宗之宋評事公某十六世孫也歲丁巳之子月先

生屬門人董斯張者傳其事論曰太史公傳貨殖固嘗之私以爲未然彼傷夫貪而材者彈琴讀書老無所聞落落焉不得與錢刀爭一旦之命所稱長歌之哀乎吳之南越之北乃得一蓑菴先生當斯張從先生游時觀其意肯僅僅以文章見耶規行矩翔微古弗遊假與今達者易位而處必不來伐檀之諷豈得以高爵厚寵驕先生貧與病會不降其志嗟哉萬物之遇君子道艱青霞鬱沈孰知我心此井漥所錄測也

亡兄季爽行狀

烏乎吾兄之死也乃踵幼函邪吾兄實以孝死吾與兄咸毋太夫人而死獨也兄邪吾罪也乎哉其敢言吾兄者言間取古圖史以觀每欲法太史遷極海內壯遊以爲快則挾數酒人棹碧浪之渚上峴麓入卞子山觀碧

巖瀑布南浮明聖湖謁天竺先生東矚支硎靈巖虞山之勝反而遵乎具區登洞庭諸峰搜龍威丈人之奇蹤凡所至必抉杳窈履險蹋或悲或嘯或醉或舞或踟跌巖上或散髮林下或翹首高歌響流層霄廬者聚焉旅者憩焉余適有小疾弗獲從歸以語余余壯之兄艴然曰而乃今小我乎我生人事稍畢一二便將着阮家屐放浪五嶽間茹芝曖霞長訣濁世吳會彈丸土足當我邪居頃之病濕步且艱窮歎曰天不欲符我志也乃於室之西築樓居顏之曰太清飛檻綺疏高瞰平野樓外巖奇石蒔竹數十百株每涼風至鳴瑟瑟如玉然其下貯圖籍上懸法王像晨夕設清供置蒲團其側焚香宴坐繙閱終日

坐繙楚文貝葉之書時竹間逍遙抽琴鼓一再行甚適也始兄恆召客痛飲飲輒令醉醉後或拔刀斫地作鸜鵒舞至是太夫人察其狀癯甚泣下承睫誡之曰夫酒實病汝盍止乎對曰兒乃不覺爾卽微大人言兒今者殆不自濟因伏地悲泣經歲斷酒涓滴弗御日隱烏皮几讀道家書旁及繪事裂縑素寫山水障子特韶秀可賞初從宋初暘遊亡何棄去數捐橐中金購古名畫摹畫之間出新意神情都合又徃日登臨時會心處靡不形之筆者故其藒益精進中病小佳復興遠遊之思遂入太學偕友人周虞卿趙長文而南躋宋石招青蓮之魂騰金焦諏子瞻之遺升石頭城弔六代之故宮每造

箸兒何病而庶母徑不能起乃慟曰吾今爲無親之人也哉日復孺哭不休嘔血數升氣息纔屬或慰曰子無過哀爲脫如有不可言胡以康死者兄曰始二母備艱苦毓我人子者未挂半通之綸以相娛次不能長奉菽水而一時見背就使偷生世間吾方寸已死矣於是益哭哭不止病愈以力醫以神傷不可効屬纊之夕余問所欲言輒歔欷久之曰吾第死萬無恨惟吾母奄奄以屬弟且曰弟慮淺而行直又好盡言此敗道也幸革之翛然而逝哀哉兄方瞳修頷狀類先王父其英穎痛人凡投壺博奕篆刻諸伎皆不師而精居恆落穆有大志錢穀不出口然多沈幾庭閫間無妄笑言諸廬兒咸忌

之相顧動色性又寬博絕不與世競有爲之友而既乃相負者後復有求於兄坐客憤其忝令作書詆之兄笑曰夫求者既不之副而訾毀是加彼獨非人乎其何以堪卒温言謝焉其厚也如此歿之日里之人悽惻載道下逮隣嫗牧豎並相歎惜至有出涕者以爲董季子死孝天不宜殲其後也兄卒于萬厤丙午十二月八日距生時丙戌正月十六日享年二十有一董氏爲廣川後祀遼絕莫考勝國中徵君仁壽公者自梅林遷于潯公有隱德行中書省屢辟之顧恥臣虜結弗仕也公生處士諱鐸鐸生高祖習齋公公生曾祖舉榆公皆貢生至貴甚盛歸而先妣茅宜人生母沈碩人皆賢之適中丞公以兵使者之官延平敦息燭之誼不忍離遂挈余而南碩人從余陸沈署中無所事夜秉燭作洛生咏或呼

貴兄其第四子也兄三人伯念嗣成仲培嗣茂叔弢嗣昭弟二人幼殤嗣暐不佞弟斯張配潘氏女二字松陵吳鈐沈正國兄歿三月而不佞弟復病懼濱死而潛德如兄者弗章稍爲撰次其行若此冀當世鴻公碩生覽而哀之或俯錫高文俾寒肉香骨恩莫豐焉其殞俗以風寧惟是九京之惠

亡室沈碩人壙誌銘

嘉靖間吳興有玉陽沈先生敭歷中外位終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比歿　上遣大行子之賜祭兆域贈兵部尚書嘗秉鉞冀州樹奇勣西人至今能道公其爲奉常時首倡言　建文當春秋祀都人士壯之而叔子泰垣先生起家儀部郎奉　璽書視八閩學閩稱人倫鑑諸弟子居高等者多致甲第藩豫章大梁有徽芾之頌今官巡撫雲南都御史作　天子鎖鑰是爲余舅實生碩人祖妣　誥封淑人嚴母母馬碩人稚而穎最得中丞公歡會所生母番世查夫人育之如所生每食飲居起必與俱稍長乃教以女史諸書輒能諷學爲書亦頗具楷法甲辰生十七年矣歸余中丞公性廉潔家故不大肥百兩于歸時所贈僕馬貲甚盛歸而先妣茅宜人生母沈碩人皆賢之適中丞公以兵使者之官延平敦息燭之誼不忍離遂挈余而南碩人從余陸沈署中無所事夜秉燭作洛生咏或呼酒醉輒稱詩碩人剌繡佐之中丞公及查夫人謬以爲此子也才俾得伯其子而仲其孫婉娩棻瑟怡如也蓋

淡歲而始歸余病懶於生計殊不善廬兒輩往往盜扃鑰產日落碩人從容謂余曰夫讀書治生無兩也卽子日匡坐據梧窶無以自活無分營乎余謝曰繼自今與子約文章之業我爲政家人產子爲政碩人笑而然之碩人綜核曉大體不屑屑量薪數米諸婢僕亡得欺以私余少時蘆先人產幾半碩人來時我家秉十年許亡廢者嘗出私篋累千金佐余讀書結客費余藉爲良友中丞公每千里遺書誚之大義孝二姑毋違夫子卽治生無他術大要儉以持已肅以繩下而碩人能一一循

其旨無殞隊事余諸嫂率以禮羣以爲家訓故然丙午舉一子殤丁未復舉一子曰大壯慧甚生六年又殤碩人幽憂成疾親藥物者三年有奇竟不起傷哉碩人慈懷愍物好振澹丁巳歲出粟十斛粥饑者又數戒婢僕里之人貧無以送死必以告告輒爲治槥櫝晚事佛精嚴嘗供僧血書法華經七卷手書金剛經一卷他飯僧建利不縷數比病中語余吾每夢化爲丈夫相衣水田衣吾前身殆茲蓼耶病且棘喃喃持準提陀羅尼不休期生安養歿之數日余夢碩人篋中貯白蓮花數莖異已碩人生於萬厤戊子三月一日甲申卒於萬厤己未七月三日甲申以是年五月二十四日葬悚四圩祖塋

左余雪涕而爲之銘

銘曰儉爲寶師眴旨金無贏相夫子修悉檀捨而喜儀不忒婦之軌年維何三十二大呂月歲已未辰在酉吉日癸水洋洋來自兒庚若甲媾生氣簪維吉觀之否我妻沈藏於此鬱哉松檟麟趾銘者誰遐周氏

祭范夫人文

歲已未之二月徐姊范宜人以疾卒表弟董斯張病卧未能走哭越秋九月既望病小蘇始至吳哭姊夫人几筵并爲詞以祭之曰嗚呼姊遽至此耶弟少也孤家難如倏我親我疇雲斯在秋姊則才我姊則貧我時匡直我時翦拂我明德未湮言酬何從痛當奈何酷當奈何往丙丁之閒吾姑無祿繼有太僕公喪閒徐之室誰令保非姊與長倩先生銜哀茹辛戮力育閒徐之室誰令保非姊與長倩先生銜哀茹辛戮力以報太僕公徐尚忍言耶嗚呼在菫爲賢甥在徐爲孝子在范爲嘉壻在明爲才人有一於此姊安可死姊平生嘗謂舅家中興或有弟在所未知者壽耳弟垂死病中姊獨心傷之閒遺緻道情邁同生命平頭挾璧與俱弟偶無死姊心則慰何圖奄忽便爾長夜生無逮視藥喪無逮視含弟非人哉病則使然嗚呼文章神鬼字畫煙雲儼焉千秋姊未嘗死意塞辭短魂兮歸來尚饗

祭王亦房文

甲寅之冬予嬰奇疢手緝詩章待子而瞑豈其今日遽爲我先厄子以第奪子以年憶予遇子才志于學旖旎留連茉莉新作正色謂子文自有眞求娛肉眼朝花夕薪唱予和汝一歸於雅妄意江南無復三者蓬隔予顏我戚我歎一覿子文我欵我歡遊戲吳越凌跨皮陸中路摧輈電紅霜綠嗚呼我有尊酒與誰命之我有文字與誰定之我有肝膈與誰傾之我有道業與誰營之我死君生我猶不死君其死矣我生何以我如隰朋爲夷吾舌俟我絳霄長與塵絕有殘恒緯無子傳經吳山蒼蒼春草自青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宗師文

維天啟三年歲在癸亥春正月壬辰朔越十有三日甲

辰門生董斯張謹以梁酒之儀致祭於陳老師之靈曰
方庚戌之暮春送夫子於餘杭憶輕舟之晤語儼移晷
而徊翔既規我以前淑復勗我以周行若惟疾之爲憂
語尤識而不忘俄捨舟而遵陸駕言旋乎故鄉張獻崴
嵗而擔笈謁夫子於浮梁倚危石而進棹遡奔湍之湯
湯值車騎之偶出葢有事乎廬江粤曛門之小憧迺揖
我而升堂堂湫隘而盈武亦繞窒而環岡宛清風之肅
如張再拜而遂行開數稔之乖睽忽中張以奇疾師何
嵗而無書詞悃欵其伊鬱每發函而長跽未披書而太
息謂張疾其必起慰牢騷之無益服明德而在膺凜夙
夜其靡忒茲北上之有期遄訂張以一覿冀假道乎錢

唐得奉師之顏色方瞻景而尋晤何凶問之俄及世與
道其交喪夫疇起而挽斯天以師爲木鐸今胡然不憖
遺徃十年之家食舉海內而望之乍一歲而三遷會未
究乎厥施使樑衡乎羣彙咸吹息乎蒸黎嗟聖化之未
宣遂溘然而屆期歸旅櫬於河曲楊素旌於江湄林日
寒而烏寂峽雪黯而猨悲自東越之良知倡微言於性
命踵盱江之後塵師毅然而力證獲玄珠於罔象超入
寰而先醒出絕學之緒餘施孝友於有政初令涇而刃
遊繼憲浙而瓊瑩指冰雪其何喻澤陽春之足並氓望
影而歸仁士聆風而弭競至憐才之一念尤風雨之不
渝嗹槃悅之非文範御者於馳驅燭眩眞之鄭璞剖仍
誤之郢書秉玄鏡於俗外參孤賞於變餘張小子之何
知藉眾中之一顧每召語於梟庭繼苛禮而相御況骨
肉而匪殊歷年崴而彌固煌德業以見期豈縷組之足
慕閔余生之不辰忽摧輈乎中路入鄒魯而聞絃經燕
齊而抗步墜弱翰於秋風痛膏肓之沉痼雖在痿而思
起緊吾師之故焉眇余懷其已矣終酬德以何年躬負
土而築室銜余哀其莫寫敬珪璧其餘生無獲戾乎大
雅持此衷而畢世庶幽對於逝者維夫子之茂德烟千
祀而愈光盈吳越之俊民歌東陝之甘棠識師靈之不
泯彼尸祝其未央維夫子之善後藹金友而玉昆振高
文於磬折復燕翼之有孫亮師祚之不衰懷造物其至

者數歲各不得意各不相聞一羈病鳥之樊一鍛高鴻之羽無何曙翁先生以嫂氏懿親故乞靈賢女奉我嬪蘗張亦請之而未敢必也舅乃橫排羣議締以孔云昔焉朋儔今則甥舅蓋自墨車授綏以來柔嘉靜淑式循家範俾張銷尸蹇之歎而繼穆木之歌者伊誰賜哉妄意天或悔禍隆痾可起無言不讐木石爲動乃三年間僅一再晤而已詠通親因嘯侶命駕阻兼程之句至今儻乎若有聞乎其聲張千行懷德之淚空懸中夜一腔報恩之血未灑半點舅乎舅乎遽至此耶元日買舟謁舅榻前亟爲舅言願平懷衛生以緒無涯之業舅慨然曰縱其無涯亦復有限何期此晤便睽今古何期此晤

便睽遺令如此人曾不得五十痛何如之舅以長水冠族刻意爾雅孝弟性成華綺天緣但以鉛槧爲飲食但以朋友爲腎腸遘文則江左齊鐮俠骨則原嘗遜席急人之困如取諸懷千金頻擲生事靡問每謂摩空繩武其在斯人假令一日要津必使含靈齊暢而竟阨之賢書牢騷讓疾彌留之際尚手一編舅乎舅乎遽至此耶同社諸君遍走羣望視以大年都鷹紳逢披十餘人咸一時知名士而黃熊之夢甫賒赤芃之餌靡念輒摧半道月墜中河太夫人之窀猶在淺土雨弟在褓雨姑在幃遺體在腹未占鴈角故慮將已易主塲田無以贍歲一往與懷舅胡可死所可爲舅慰者一堂之棣夢彌敦

寄湯義仍先生書

僕自弱孫時補博士家言日口湯先生文不置暨成人益知先生鉅材麗藻江右少雙私冀從先君子後獲備埽除之役而吳粵道長山川間之匡廬南峙側身浩歎曩所善李生從孫章來道先生義甚高倜儻負氣籠罩今古於筆墨之外恆露嘐嘐之致又須眉軒舉賓客盈坐酒酣放歌不可一世大類孔北海之爲人尋出先生所著傳奇數種大概篇外寫神毫端舞世金購還鮮琲珬玩並朗僕以此愈習湯先生已李生別去今夏復來謂

僕云先生千里走使寓書相招李生一歷落可笑人也不儒不禪兼通韜鈐書性不喜貴人通儒抵掌罵坐任誕無檢以此齮於鄉鄉之人爭欲執而甘心而顧得如蘭之義於先生閱沉舟之謗繽紛衣之咏乍接若素既去增懷歎之相馬也以神則先生眞神人哉僕少孤未習師保之教訓其材能亡以瘉人至意氣矜許所適寡諧文詬世曠品絕以下闕

答吳康侯書

袖中吳郎字三歲不啻減同心宛在葭露幾更片羽自斷溪來忽得兄書及詩歡燕以喜機清緒妙咄咄逼人轉使離魂黯如耳弟捲關以來日與竹椅蒲團爲侶而風障故深病疽浹歲非唯乖我良覿亦乃道力輕微兄將何術救之虛受兄一瓣香欲爲弟燒卻此事如學禪故當自出手眼無論弟詩不足學卽古來諸名家若依倚阡陌好法便成死句寄語劉君有最上一乘在何不自家體取二詩奉訓別楮附上刻畫無鹽顧影自笑春來想多得意語便風不乏無泠好音

與吳康侯書

蘇臺芳訊便復經年人非木石那能堪此時時手把高詠遂覺茂苑不花吳山無黛讀一過輒叫絕欲狂憶昨歲蹇依玉樹青松定交勝事宛新耳亦房既作北大康侯又復善病菡萏之詠傷如之何病中懷足下不置漫

成一短歌書扇頭送看古人云文生於情故非浪語若以此爲木李之報使我羞欲死矣弟年來已作病頭陀僧俗間都無所置卽筆墨諸緣久成夢境獨不能恝然桃華塢者所謂寒山一片石故未許俗士能解亦是夙生文字緣深死心同調足下向許我新作能卽見示者大惠也亦房聞有歸信不稍得消息幸相聞

與吳康侯書

平頭來得兄手書兼讀雪箋小詞柔情麗藻見者魂駭故當吞柳吐秦覃學士銅琵鐵琶氣魄正呵渠作門外漢耳昨復得兄書讀之讀未半雪涕不能止兄眞熱腸男子哉不容然後見夫子蠢人成羣作隊笑罵汕譏雙手

摩文宜王印脩與我讀總之眼孔不大者不敢容我可謂尊我敬我之極即子之事父臣之奉上亦未有如此其隆重者但自恨多生業緣不知何故使俗人敬我至此只恐無福消之兄故慧人正臨逆境時想同作此解也愁史如命壁上兒遮奪我明月珠耶

復茅止生

得所寄二詩如帝女彈絃非復常響直由浣花居上邇東阿餘子無能匹也弟入春以此爲第一快事諸公欲以賊遺君父屑人所稱養癰者肯使英靈如足下一吐康濟乎今中夫遷遷麗日半噎菰蘆赤米飯何如塞北黃沙耶弟病如昨去秋得一女子今已能笑頗爲眼前

快活薄田沙水僅收二十餘碩賣田供賽亦不能鬱鬱作愁面也人生幾何爲田舍沒心腎耶別後頗有小著述未緣錄寄欲和足下二詩氣已懾如弩人兒項羽時俟氣定或抽一兩語耳聞朝廷欲以文微仲何元朗處兒差亦不惡然兒千秋事業寧在此應不迂我語也珍重珍重

答王亦房書

自去冬至今再得手書加兒念慶人不置感且切肌矣讀見懷詩清韻亮節如寒鴉叫空欵未竟輒淚淚淚下至馬使君賡唱之作精氣摧瘁令人不可逼視抑何才之富機之新也古云詩非奇窮不能工造物以眼前困

宇及兄者僻處孤村無便羽可寄又賢書諸君子新以一第騎人不堪瓣覩典面目乞渠郵遞是以遲遲到今耳燕中頗有薄戚如茅沈二君曾未通寒煖即知我如溫長卿者自足下入燕後弟有片語問消息乎弟禪悅以來齋頭不復置筆墨一似夏侯太初南中同調若東生止生其人望弟如異世人比态公所親覩者兄亦以世法相稽非所望於法護也且兄以此責弟悠悠者流歲芭苴月簡牘挾書馳馬赤日中即與兄無日不對問渠神情稍似羊左俠烈否弟以爲世情愈淺則交情愈深醴甘水淡古賢深契斯指兄閱世漸久自當了之區區此懷欲兄千四方兄弟取秋實勿取春華耳狂語累

紙顯影太息白雲在天離懷黯如

與范長倩參藩書

奴子自吳來始知往歲弟家北運事辱執事賜書千里之外長安當道念及其屋上烏秋毫皆范先生力也向弟病中神識脅亂無以此相語迨今始知之執事高情俠骨眞今人所絕無者滿眼親知秋風黃葉睚懷德音末門衰祚薄微吾姊卵而翼之那得高枕自肆感戢明德筆不能宣有數楮求書幸卽一揮姊平日所作行楷篋中亦復不少再惠三四本爲佳也

答丁長孺書

久不相聞問時從汝占所得近耗知長公已佳勝爲快弟羸骨柴立神氣已死旦夕恨不卽瞑與稽阮諸君子接手碧霄蠖蠖塵界執事勁氣干雲屹然波石松柏以寒歲爲相知道長之期當復不遠無戚戚謠諑也初士病且垂死深可念文運終陸沉耶

作遺我萬無效向者化爲無是公也往險韻詩及二十絕句病中都已散佚能再出一通相示乎

與范夫人書

病中無時不念吾姊及僧照眠食適來想復清豫爲解惆懷耳前二哥自吳中來備道姊夫人垂念感不去心弟已作人間棄物正使遂填溝壑亦復何恨而一段壘塊之氣從卯角以來眼中未肯作第二人今日遂寥落至此萬一飲恨而死精靈了了不沒不祥而爲日月則怪而爲虹蜺決不隨草木同腐非借空王法無以消其亢厲耳長嬭前持扇來得讀姊詩及王君詩王君何許人詩骨秀絕乃爾吳中稱詩者近唯王亦房雄長沈君弟僧題數語弟雖久謝筆研然於兒不敢愛其醜輒于

枕上口占報命言之無文惟兄爲我藏拙可也熱風吹人投筆如火想兄此時南湖野艇岸幘浩歌可勝神往耶

答朱季直

辱翰使遠須知七邑鴻典假靈大手筆甚盛辱示先君子立朝梗概門下錫類殷然銘感何喻先君黃門之命甫及而劒門萬里行瘴毒支侵遂痛不祿雖未獲青璅問一陳讜議而靡盬盡瘁寔殞王事此眞足爲國爾忘穿者勸也至生平孝義力學篤於至性備詳莊簡公行狀中一時未及謄寫望後可錄送弟積疾十年不良于行當扶病入茗一接緒論也力疾草謝不盡

獻三

答孝若舅

春暮始得吾舅起居今已逼殘歲矣忽辱手札詢知玉體淸豫諸表弟文業日新極是居山樂事閩小有魔妖計不能勝定力吾舅但宴坐道場將一莖草作降魔八萬杵耳承示北行便舟不便陸策無良於此者吾舅以命世雄傑留作今日舉子場人物天故老其材爲朝陽一鳴焦濬翁以五十首進士吾舅此其期矣張病廢以來久謝筆耒卽兩足不能料理誰及金馬門中事但生平骨頗不媚殊無夏畦之勞得婦不如桓少君亦能以貧素自礪兒已出痘能學虎子跳先伯念今復有孫稍足爲愁慘中一開顏色他復何翼耶別諭紀綱事殊可怪矣今其人自訴舅氏前筆不能爲之述果有之似當一整頓也

答韓仲弓

沖菴來辱所寄翰貺此兄行迫未有以復也山居詩及入山約居士風流等閣拈出便可令人賢俗適示諸兄詩俱不作塵中語蘭渚兄尤爲挺儁弟望氣已作斂手狀矣今歲頗效少年爲咿唔態夢中忽猛省昨非欲受文字戒情境小佳時當一爲吾兄破之此後當作陶令止酒觀耳乞吾兄書行願二卷書經紙附上新歲試筆以貝葉供代柏酒獻亦是獅子兒越常格作用若以一卷轉託沖菴亦得纔種此緣此兄騎目便出青蓮華矣

獻三

答潘昭度

昨辱門下降玉趾損淸貺復翰敎拳拳不督過廢人之疎節若將徹而又改者在台丈誠篤緇衣之誄第當之者非其任耳來命欲得不肖近製不肖殊妄欲論記今古之蹟直寫胸懷少時苦神氣不接復奪于公車言數年來一切廢閣僅有參究一着胡牀夜坐問幡風而已家稍有遺書爾時復多所購今已散爲煙雲不知入誰家書畫坊此際閒文章兩字如殘年冰雪欲覓姚黃門下椽筆縱橫定多錦製往歲曾覩所敘溫陵書無一煙火字能盡發篋中物垂示良藥也極欲躬謁高齋兩足殊不副人意肅馳一介代將慺慺

答潘昭度

小年閱宋元兩史每讀輒憤嘆窮日意妄欲倣漢紀例成一書病廢來無人復理此論已十年許來教摘史家不能發之門下想已寓目耶十年積書昨已隨手散盡病都入人意中事不肖得數歲不死便可快讀名山之藏作生平未曾有想惜弇州精力爲諛墓所耗不知辦此一着台丈一雙法眼已摟空理學家蒙氣打點全副精神成此百許卷書李延壽劉昫諸君要須避楚三舍視肉食貴人鼈如椽燭點窴金根車坐芸閣上作史官面目未知與台丈所得誰伯仲耳辱諭說郛一書偶爲一友借去過半月便遣奴子馳上無煩再使盛弘之荊州記聞之叔祥姚兄禾中向有抄本今已作子虛與尙

書大傳俱厄於孺子手弟向來見之政不可得吳閶錢少室諱允治乃叔寶氏之子渠尊人有隱行能寫山水障弇州亟稱之少室年已近九十許守先人藏書爲吳中甲有古栖逸君子風計彼中賢者如菅席之兄必熟詰之若得止巷丈作數字貽席之借渠家書目此老人知台丈千古人物計不甚秘惜也愚谷先生前輩中錚錚者向一詣其園了不知主人須眉何狀東都事略台丈自發一函索之此公不俗必有以應記室人苦立志不堅難賓之鐵熟爲召之台丈具此一種奇情海內異書自當輻湊鄴架耳

答潘昭度

落便是衲子家風台丈試持此勘之或無徑庭狂言也

與潘朗士

不奉吾兄色笑倏焉數稔每簡扇頭清詠便對玄度耳左官得瓊花觀主亦自不惡仁兄但須以何水部處之神龍一日五化此間陸沈兄非久也聞近復置一明瑞二十四橋洞簫咽月謫非簷耳迺有朝雲耶兄當搆一小傳見遺弟爲兄作子夜數闋紀之弟與貧病會擁腫一室只藉蠹魚送日里中無書可假聞維揚府署有洪丞相隸釋隸續隸傳三書奴子有建業之役便道過揚欲覓此數種消病敢聞之吾兄弟已備値付奴子勞一使者持刺到郡府印一兩冊弟得此書便可忍飢讀之

了一歲事感兄貺非淺也

吳凝父刺舌血書楞嚴呪頌

文士筆端辯士舌縱橫揮押闔如河漢種種競造生死業誰能持此續佛慧快哉居士發大心刺血書寫陀羅尼波晝俱作珊瑚光是舌非我呪非佛我清淨心無痛覺即此究竟事堅固爾時大地情非情無不聞此讚希有如來實光來灌頂虛空消殞魔境息若取法相求二嚴我說是人謗居士

贈澹如上人血書華嚴偈

古人求法忘其軀有如雪山聞半偈而此比丘堅忍力手持鍼鋒刺身血三年成軸八十一字字爛若晨霞鮮

舍那九會儼未散法界光明現指端過此一百二十城文殊右手摩其頂乃知眾生毛孔內悉有經卷大千界婆竭羅宮不能藏龍勝大士不能誦須彌易摧海可乾此血不壞字不磨拭四天下微塵命不如書此一字德佛子勿作苦行觀具足普賢大願王是名精進波羅蜜以法供養諸如來人空得已法亦然成等正覺一彈指擔供南洲東北方其山縱何曰清涼同居凡聖雜龍蛇金色世界遍攝受南無虛遮那佛南無圓滿修多羅南無妙德大和尚證明福聚不思議

募放生疏

我觀眾生當其臨命無不慘痛而況此蛙捧頭乞命寃聲暨天汝自不聞仁者覩之淚如鯁糜況忍利刀酷相屠害汝之前身亦復現此汝嘗不知以此一飽如遇慧眼哀汝如蛙汝亦革囊欲持文字自鳴於蛙等無有異汝欲自鳴殺彼鳴者第一喪福蛙作因緣汝心忽開不忍下箸耳聞眼值欲求生趣以是緣故福隨慈生泰氏居士為選佛場作此法施信其語者福不可量心空及第世出世間是鼓吹園成極樂國子韶以問蛙得悟有撞破乾坤共一家之句泰氏復為此蟲豸開一慈悲法門他時挂子飄香時莫要忘卻

烏程董斯張遐周著

書玉臺新詠序後

徐孝穆倡爲宮體以豔語傾天下其自敘書云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若將終老溫柔鄉者乃後身爲鶴林威禪師竟傳懶融半杖佛法豈此君根性素利不貟十二面觀音記前耶抑天台爲眞歸依處願力攝持遂能汨而復出耶纖焰可以燎原濫觴可以漂山六塵不惡還同正覺以此語起秀鐵面叩之當不知賞罰何如也

書紀宣符扇頭

歲庚戌余與宣符讀書村北時缺雨乍停溪痕微長草

透冷香花留豔霧余兩人凭欄嘯詠孤神遠矚高譚往還慨焉興喟大約兩人平生相似者三相異者一孩而孤似也奴握家秉生事轉落似也此遇也曠懷千古歷落自命一切世法無足寘雙眼暗昧都所不顧此性也似也宣符異才天挺每當落筆奇情橫逸神光四照良是東箭南金定非我曹所望天故以此限董生耳因念宣符王父比部公尊人貢士公與亡祖父俱爲筆研交締好甚篤乃宣符復不我差池同此臭味耶世間甘醴之交捩指徵心旦夕灰冷終其生不能定安知身後事能如我世世稱昆季耶願與君奮精擴典驤首雲路無隕前緒爲浮薄子咲嗟乎肝膽見許丹石不移筆墨之外別有靈契聞之長老者言比部及先王父少讀書法華菴涼燠攻苦摩厲刻至非古人不法比其貴相視責善不少別都無形骸唯貢士公之於先君也亦復如是男子生身天地古豪傑作事何不可爲他時但博一第豈足謝責要使昂藏六尺軀風采流動天下於式文夫神合須爲此耳冀宣符規我不逮衍我兩家世業以追賢達素交宣符曰然遂志之

織錦迴文記跋

若蘭文生於情創未曾有思窮天漢巧黜錦襄孔北海離合之篇溫太眞迴文之詠極其所之彌見其拙令後來抽黃儷白輩何處下手在易之渙象文章焉長女先

於中男所從來矣然漢武誦長卿文恨不與此人同時一賦千黃金了無迴盼故知好文不如好色何物連波遽能神賞一老兵借一女子遂名百世青雲之附於斯爲信

書永明壽禪師安養賦後

首楞嚴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淨土宗風總在裏許十六觀中只說是心作佛老胡折葦渡江全提此令脚下馬駒逗漏不少後來五家男女弄盡精魂再出這圈續不得把一句阿彌陀佛拋向伊口識田中便是金剛圈栗棘蓬永明法眼嫡孫卧身大士他豈不會胡啁亂棒竪指輥毬却來吳越國裏實朴朴地將念佛

法門教化娑婆眾生上報詔公法乳却也不得作平常
會當時有僧問大師如何是大圓鏡曰破沙盆會此一
轉語纔許渠有蓮社中人氣息只恁麼口喳喳晝夜叫
佛未夢見宗鏡堂老人在如今念佛參宗兩家冰炭菩
提場化牛李黨深可太息幻住有言禪者淨土之禪淨
土者禪之淨土百年後纔得雲棲拈出千古迷雲一朝
豁盡眞可謂頂門上具眼有人道達摩一宗掃地盡矣
便痛與一頓不爲分外

書古德機緣後

經云雖不依於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又云成就慧
身不由他悟只如佛分香積座借燈王眉光炤於大千

舌相届於梵世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一大藏
教那一處不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祖師西來特爲後人
點箇入路防他醋盎裏作活計耳不爾印心誰籍楞伽
付法何須般若若於此處直下薦得何佛何祖何禪何
教正好一時掃卻然卻不妨建立門庭曇晦老子道今
人問如何是佛曰卽汝心是便以爲尋常有的道燈籠
沿壁走天台大家謂是奇特豈不順頗倒也作他觀者
是爲邪觀

書息心銘後

息心銘一章傳燈錄載石頭參同契前余細繹其義大
都引喻名客口歸般若玄關妙諦殊少闡揚始竊疑之
及閱黃浩翁集乃知此僧故梁補闕宗悅投簪入道自
號亡名其語似悔少時所作後學初機幾回落草不可
不置座右若撒手懸崖漢子語言三昧無非佛事這話
大是改闕錄燈者移置八漸偈之後庶得次第也

題報國斷手僧募緣

吾里之南有報國寺創始者誰曰朱偉公丹艐歸然殿
閣嚴麗勝國兵燹蕩爲烟墟百年以來無議復者淨雲
比丘容止端靜精持觚磨自隸斯寺夙夜思惟願還舊
觀其徒沙彌是曰慧翁童齠不葷齊茲願力今歲丙辰
七月旣望胡跪像前驟持霜刃解其左腕置寶几前而
自誓言此寺不新永斷佛種爾時身血飛射數步其腕

忽然躍出於檻大眾聞已各詣其所雲集讚歎俱發聲
言南無佛陀或復悲泣恭敬頂禮前致問訊仁者爲此
無痛楚乎時彼沙彌結跏趺坐凝視不動從容而語諸
善男子吾佛加護都無所苦寺若鼎新死亦何恪異哉
此事第一希有能以支骸而作佛事是眞堪忍監精進
幢或云此寺一瓦一木未曾經營彼何人斯遽發此願
居士答言此一念頃堅固不壞猶如金剛能海海竭無
量佛土皆已嚴淨無邊佛刹皆已成就與復因緣現在
今日有一闡提作如是言在我能喜在人能捨割截支
體耳不忍聞(三)非佛正行是魔眷屬呰諸俗子謗大法
輪大十焚身阿師斷臂正念分明妄身何有修多羅云

身肉骨血與衆生共能然一指名決定心如卿所說佛
妄語耶此上人者名聞利養俱絕貪求復何所須而忍
茲苦關提復言此有爲法是義不然離世間相無爲何
託豁達之空昔賢所訶於是闡提雨淚翹誠亟懺口業
諸見聞者願捨慳貪建寶王剎覩我腐財作彼手想是
二人福正等無異

其二

一莖草化作丈六金身丈六金身原不在一莖草上今
日這個五箇指頭濟得甚麽邊事須知時節一至其理
自彰大雄古殿從來不壞絲毫斷腕小師明白展開兩
手給孤園向劒刃頭躍出獻花鳥從鮮血裏脚來雖然

獨掌不鳴此事人人有分回頭是岸這番件件圓成好
事休蹉目前長物也知身外此日馬駒供養十方衒粒
粟當年布袋分身千億乞文錢捨來木値卽菩提橫說
豎說熾然說擔去泥磚皆淨土已生現生若當生病居
士不惜眉毛爲衆人拈出諸仁者各開手眼代古佛經
營但得如來片瓦蓋頭便是今朝一佛出世可中有硬
道不住相布施者麽咄珊瑚枝枝撐着月

題放生卷

總十方香水海是箇放生道場盡三世調御師無非流
水長者這邊放去何處收來假饒不放不收未免瞞預
龍侗作麽生是透脫一句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
月明歸

贈蔭松上人書楞嚴經

海眼圓通耳根第一以手作耳十方一室阿阿筆端
塑出一尊釋迦紙上跳出一個摩登伽點點畫畫魔佛
佛魔魔佛卽且置試道未說此經以前迦陵仙音畢竟
是箇甚麽切忌道着

書鸚鵡賦後

賦云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之致危正乎似得入世三
昧乃卒死於俗物之手鸚鵡洲前鸚鵡賦江天蘆荻雁
吟風何其悲也借當時少會心于天山之遯寧至此極
哉乃大兒及小兒性命俱落在阿瞞手裏借而弔喪者

亦不能自全文若早知有此何不一和漁陽撾手因志
此爲平原解嘲

書習鑿齒與桓祕書後

桓元子跋扈已成當時名彥不免汗沾手板彥威豪士
故以溫爲海鷗烏耳穆子爲元子介弟命世作佐語規
諷之懷昭然風期俊邁景行良非虛語也

書絕交帖後

此帖卷後有云湘東所進絕交草書晉右軍豈天監祕
府故有此本而懷琳僞託之耶然正使不借山陰名氏
帖中一段奇矯之氣定不隨腐草共湮王著定閣帖本
而爽鳩諸帖無復江左風氣黃浩翁辨之甚覈乃此本

獨不爲天祿之藏故知侍書眼俗也董玄宰云大觀遠出淳化上此不隨人脚跟轉者

書夢厤後

書竟客豎一義曰這囈語理他作麽予曰南陲之南有古莽之國以覺之所爲者妄夢之所爲者眞且道覺與夢是同是別遮裏明得去方知瘦居士夢厤快雪堂日記大傚眞人功過格都盧是自己光明更問如之若何直待當生見彌勒

書石鐘山記後

此山無長公拈出至今猶作李渤見解余故曰此非彭蠡之石鐘而眉山之石鐘也往有僧遊楚歸話赤壁江

際拳石耳了無奇觀得二賦便復千古江山佳勝造物與才士共有之緣野平泉不能爲政解人當以我言爲

廣長舌耳

書圓澤傳後

蘇玉局爲戒和尙後身傳澤公事甚奇將無有强顏一出之悔耶永明大師三傳而爲宋景濂遂了華嚴一段公案竟不爲千嚴老人印可滑訛在甚麽處試質之老坡

書江淹報袁叔明書後

文通有心人讀恨賦數十百言雄奇磊砢時浮筆楮之外豈能槁項黃馘追石戶以偕隱者有解嘲而後有投

閣文士筆端如別淚出青樓胡可信也陶公千古異人必如此老佛可無設綺語戒

書覺範阿羅漢頌後

蘇黃俱有羅漢頌妙絕當世予恆喜書之寂音從雲菴學出世法忽得語言三昧嘗自敘云下筆千言跬步可待當時號僧中班馬其爲文合處直不減蘇黃兩先生偈頌久膾炙人間乃石門文字逢掖家少有蓄予故爲手錄以遺好事

書李賀小傳後

僕往時曾有詩云殘書枕罷付秋燈猶恨秦關火未勝若使救饑須此物食前方丈竟何曾今日閱魯望記東

野語掩卷欲淚復爲詩云君苗視不梵豈憶華亭鶴仰面看屋梁不如及時樂一道者見之箴余以偈云一塊肉團妄生苦樂看書梵書二途俱錯問如何是不錯底者云二途裏會取

書王無功與馮子華書後

無功處隋唐之際一時將相如房杜玄成諸人皆北面受經於其兄無功醯雞視之獨銷魂焦革夫婦靖節以來一人而已渠胸中肯但作自了漢耶今世布衣自稱山人者流生平僅熟一冊搢紳便覽抄得舊詩幾字作俳優面孔於達官之前風雅二字掃地殆盡猶欺人曰通隱倪元鎭見之定須以一掌相贈何可入無功耳也

子華曹陽人事親孝親沒廬墓有靈芝白光之祥子華
蓋馮宿父云

跋董玄宰書池上篇

白公一生受用不盡只是禪悅一門篇中識分知足等語旁通苦縣之指身爲奇章石交而名字不挂黨籍灑然獨脫乎其間非偶然也玉局千古畸人猶未免洛蜀之目何耶雲間標格不減香山此書亦超然邁往如王次仲雙翮欲翔絕去筆墨畦逕乃知閒事亦不可有黨也

書李白江夏送人序後

青蓮眼空塵界偶然出語無不是金銅仙人掌中物其

詩直隻瞭古而無對世間兩脚書厨不少纔學語便塵土不復可觀然栲栳者又不得以此藉口須知太白讀書匡廬十年貯在何處知金粟如來則知太白知太白之爲人則知太白之詩矣

書東坡放魚倡和詩後

東坡居士以慈悲心出奇傾手活此魚復有此詠此老人胸中無殺機亦無死句也山谷是箇中人其賡什亦翛然可諷後山語句便如八月荷衰颯不可奈米海嶽云眞者在前氣焰懾人余于評詩亦云

書謝靈運山居賦注後

甘泉景福備極侈靡百風一旨隱聲哇總之兩君子

眼裏珠都爲宮殿色塵轉郎從是投閣傅粉本態康樂獨爲逸民寫出一段經奇清麗之致便覺摹工物色者酷不入情其所自注都無常語談名理則郭子玄避席貌形勝則盛弘之焚硯予故手錄一通日閱成趣代彼賞蘇云爾

書羅漢贊後

水懺中述迦諾迦尊者卽第二大士耶予左股苦癰戊午至今四年矣呻吟牀榻無有佳理何時雲中飛錫愍此病苦迴拜手爲之贊曰

稽首迦諾迦妙運平等慈洗我煩惱餘置之清涼中袁絲歷劫冤彈指卽解脫具此神足通在處作佛事遍禮

兩足尊食頃還本國法眼自然淨爍破四天下弟子亦度師脫汝二乘鎖

又書李賀傳後

魯望此論可爲文士砭石乃刺精敲髓欲以句字間與一老從事爭長黃池抑又何也接武玉溪生名不挂朝籍百年後像中遺蘗復厄陽侯蒼蒼者娟才至此且終生爲筆視奴嗟乎彼故不能自已於懷也

書菉苑扈言後

弇州評青蘼云御手調羹宮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人借菴曰將調羹捧硯作金粟仙人得意事此措大酸涎時語也李三郎分半席與猪婆龍盛阿環錦褓內此

何足滿一唾大鵬遇希有鳥當別有超然處我曹從謫夜郎時見此老眞面孔耳

書黃魯直墨竹賦後

墨竹賦舊像草集有之近坊刻不載語不類賦體而命意清拔此老人楮墨本色也余特爲拈出得好事者補置集中故勝持萬錢求人法言耳適客自郡來言城中某所有一神祠爲一豪所據掘土中得顏清臣碑一立鑱之攜此石以歸碎爲礎規圓方竹杖世故不乏此曹好事雨字天不肯輕與人亦何遽落節到此

彌淨土詩跋

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穢不可得淨從何生這一隊老古錐拈筆乖墨贊歎歌詠何處安頓楊無爲有言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識得此老面孔遠法師初開白蓮社馬大師獨坐大雄筆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好肉剜瘡祇爲老婆心切甕中走鼈灼然佛法無多日觀倡諸人和三百年後文通居士刊布流通頭上安頭無事生事大是一場懵懂然也不得草草放過還委悉麼日月醉鄉寬眞淨國蒲□□□□□□□□老母能奇特指上明明見佛爺

靜獻齋遺文四卷明董斯張遐周撰遐周有吳興備志
三十二卷已校刊行吾鄉董氏在明時仍世貴顯遐周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工科給事中兄嗣成禮部
主客司郎中嗣光祿寺少卿家固饒於資後遇難中落
遐周雖生長華膴獨能遺外聲利耽情文史晚年病足
棲心梵唄觀其答王亦房書云弟病且日深於此五濁
世界畏之如酖日夜想作一龕瞽僧世閒事無一相關
便是蓬閬之樂獨朋友性命四字至死不能去又謂世
情愈淺則交情愈深醴甘水淡古人深契斯指落落數
語可謂志潔行芳者矣今讀其遺文皆自道其性情所
欲語纏綿悱惻如湘纍諏詭幻怪如漆園至其超然元

悟則又如靖節之琴摩詰之詩宜求之聲音文字之外
世有解人當自領略得之遐周雖逃於禪然於書無所
不讀生平纂述甚富又自號瘦居士嘗著夢厤一書而
書其後曰南陲之南有古莽國以覺之所爲者妄夢之
所爲者眞且道覺與夢是同是別遮裏明得去方知瘦
居士是殆了然於死生一致而不以累心者宜其文之
不染俗氣也甲子孟夏吳興劉承幹跋

貞白五書

明張氏約園開雅

壽鋪篤信王陽明之學者也今刻馮貞白先生五書曰三極通二卷小學補一卷質言七卷過濁正諭二卷求是編四卷其中求是編灑灑數萬言專駁陽明名曰求是豈眞是乎而陳邦瞻序其書以爲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辨而確謂之確則求也陽明之學非空談良知者也其著力在一致字此致字卽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貞白之作三極通也以天地人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其

意是矣然妙悟三才融徹一貫今第傳其因證下藥之方而不揭其見垣一方之本則安得一一舉病夫於倉公之門而療之此其子燧後序之言也壽鋪以爲療之之本亦在致良知而已矣其三極通總論有曰昜爲通天不常天時而地地不常地時而人人不常人時而天又時而地三極之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者通其變者使之通也能致則通矣其作小學補凡七章釋孝悌謹信汎愛衆親仁餘力學文此卽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良知良能之發見者也學文所以致其知也質言與過濁正諭蓋亦欲起流俗所溺返諸天理耳夫返諸理卽所以通天地含致良知更何以通之乎貞白年二十二作三極通質言諸書其後作求是編爲人嚴正剛方不欺暗室終如其始自信聖賢可學而至言以挽其窮使常也雖然常豈出變之外哉此數語可以括全書之旨壽鋪默居私念天變於上地變於下至今日而已極而處其中者人也人事變則天地亦與之俱

以質諸先生於數百年以後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壽
鏞爲狂妄耶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慈谿志本傳

馮柯字子新號寶陰光浙子生具異相舌含川文左右足心有黑子年七歲御史魏英以墻上麒麟命對柯應聲曰河中龍馬英大奇之既長精研性理自信聖賢可學而至讀書周津之萬卷樓日積一寸年二十二作三極通質言等書爲時所稱○黃翔鳳撰眞白馮先生五經亦不爲舉擬置卦畫卦圖於言外第參訂人事融貫三才有原有衍有外衍斟其外衍而內原者可測而闚也入府學補增廣生屢試第一七赴鄉試不遇隆慶元年詔舉賢良時浙學盛行作求是編以正學術○陳邦瞻求是編序 眞白五書 傳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編序是編於王氏傳習銓釋解句披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甚辨而確○鈐上遺聞錄柯學窮玄奧爲文奔發人之所未發所著有三極通質言求是編等書三極通如揚子雲之以太玄擬易質言如法言之擬論語而求是編則纚纚數萬言皆專駁陽明者也萬曆初襄王聘修國史爲宗藩訓典賜號眞白高士○耆舊詩傳襄王以書聘之有曰丙會玉粟外表山凝言與行符終如其始守不謝之貴全無欲之寶 授宗學教授以疾歸萬曆十年建書院於湖濱奉至聖像石刻其中蓋摹自衢州孔氏家廟者○耆舊詩傳萬曆辛卯夏襄王令賜書院於虎嘯山東麓仍署爲適適山堂又嘗築石龕於堂北巖貯石像丙申春刻眞白全書十卷三月三日夜有光見石龕狀如大毬已散爲小毬星星無數螢光燭湖明白如晝因名講學行禮處爲夜光臺 爲人嚴正剛方不欺暗室爲諸生時嘗

受聘閱奉定象衛府試文有以巨金求前列者力卻之
嘗宿孤館有處女私奔拒不納宿林便閱卒年七十九以仲
子烶貴累贈江西參政鄉賢祠祔祠楊文元公祠耆舊詩傳
烶自有傳

拥刻貞白先生五書敘

昔蘇長公之敘文正范公集也以得敘其集爲幸以不
得親炙其人爲不幸又以得見其仲子堯夫爲幸余不
自意少而於高賢大良輒多欣慕遠稽方幅邇采鄉閭
飫聞吾慈有馮貞白先生汝南之評籍籍盈耳矣然顏
范未覩也聲欬未接也咸之未嚌而堂奥之未躋也意
其人亦駸駸矯矯不受塵縶超然一世者爾迺徼有天
幸承之福唐交脩居方馮督學使君使君故先生仲子
也在公之暇乃出先生全書以示余始得縱覽之精賞
三極祕綜百家理窟玄宗一言破的先生固深於性命
者哉而且諦睨其所爲古文辭則力排綺靡運以獨裁
色攸鼎彝聲出金石又文人之雄也譚及時事動中膏
肓引諭指陳經綸滿腹則又不啻可小劇試而一班窺
者余卽不獲只尺手儀相與下上而息心披閱悅焉面
承則使君之嘉惠良渥矣使君更於全書中抽其深於
性命者凡五書翻梓而儲之道署以公諸徒黨而且以
敘見屬豈以余言足以重先生哉皇甫玄晏之敘三都
能致一時紙貴而陳師錫之敘五代史謂不足以當歐

文忠公余又安足爲先生重也然得先生之集而覽之而敘之余則幸矣是天以使君賜我而得遂吾欣慕之懷也卽不獲親炙復何憾焉是爲敘時萬曆四十年壬子歲陽月朔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敕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句甬眷晚生丁繼嗣撰

貞白先生五書序

慈谿馮先生江左醇儒也潛心理學續文弗售嘗應襄藩之聘輯宗藩訓典襄王甚禮重之錫號貞白高士以故學者稱之曰貞白先生云先生學問淵而著述富令子學憲公奉璽書入閩梓先生求是編以誨諸士蓋篤信考亭闡發道奧闕致艮知之說爲非然者也諸人士既奉爲標的足砥頹波矣公校事既畢復摘先集中三極通小學補質言迴瀾正諭合求是編梓之而屬余序余荒蕪獨向學未裒於先生雅有慕焉因稽年譜而論其世閱全集而探其微竊謂先生著書立言爲學術世道慮至諄切而詞旨至詳明惟三極通解有得其解者蓋自漢而下儒家嘗擬易矣揚雄之太玄本易緯卦氣圖而出於孟喜衛元嵩之元包取法火珠林而祖京房喜與房皆挾術數明災異以揆徒徼寵揚衛二書緣其意不襲其迹所謂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先生之易通既無所因襲亦不爲摹擬置卦畫卦圖於言外第參訂人事融貫三才有原有衍有外衍玩其外衍而內原者可測而闕也善乎張行成之言曰未形之先有理乃有

數有數乃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先生學易冥摻潛索由後天以符先天由顯仁以探藏用并意言象數而俱融者惟過庭之哲嗣能繹之余款啓寡聞庶幾以玄解焉未易筆舌罄也方先生著易通時遂志學甫七載耳其學已包羅今古其才足驅駕風霆而抑才理性削枝葉溉本根所為小學解諸編皆切近精實語施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宜眞後學之箴銘維世之軌範也矧當新學盛行之際狂瀾方張隨聲應和者十之六七依違遷就者十之二三而先生獨昌言闢焉

若判白黑嚴關扃至以小學學文與大學格致竝舉互言之而以謹信之義貫徹於其中可謂親切有味眞足羽翼考亭上遡洙泗而三才一貫之理亦統於斯矣先生操履堅貞心地粹白即光範之門可延冤園之裾可曳而不可以久留有德者必有言固宜其不朽若是奉新蔡太宰公序先生集謂其種學績文加人一等明體適用卓然有當世具而以不獲試於用為慨夫天厄先生之遇而使之明道淑世也其為用顧不大哉況衍繹恪遵其教者又有後賢在余謬為之序不知其有當焉

百也萬曆壬子仲冬望日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吏禮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晉江黃鳳翔撰

福建學道崇正堂翻刻馮貞白先生三極通序

馮子三極通成過余評之始而疑及讀之既欣然無疑也學者類蹈常滯故鮮克自樹馮子獨究三極之理廣四聖之意而成此書數周而玄詞博而文若神運一瓢酌注江海眞簡裘之妙軌迹作之貞工也或曰馮子書生齒也少正吾見其進時然作是亦太蚤計哉余曰不然古之著書者要於其當不可易而已年之少壯身之顯晦勿論也凡人貴遠而賤近子雲太玄當時盡拙其書久之論定以爲與於孟軻由通觀之奚啻玄哉或又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馮子說理可矣筴而占之得無與蓍龜並用爭功耶又不然天下有理斯有數有數則皆可占矧蓍龜哉頤而通較簡明豈亦天之所啓以通變成務耶余鄙人也謬好古墳籍亦閒有雌黃獨是編心伏焉梓而表之天下必有同余評者嘉靖戊申夏五袁郡水雲道人趙濂書于陵陽植桐軒

三極通答問

晉江黃鳳翔撰

貞白馮先生五書黃生序之矣或問於黃生曰子序馮先生五書也如小學解質言迴淵正諭愚既聞命矣求是編則憲副程川張公之序究理淵醇措詞直截絕無依違兩可之見而子之言確然同聲也無容贅論獨三極通一書不掇卦名不繹卦義而別爲一說所云自幸至勝爲少陽自革至貞爲太陽而陰始生自進至修爲小陰自疑至黨爲太陰而陽始生然則易可以意獨創乎先生亦知人之疑其爲誕而解之矣說具於修學篇子獨篤信焉於義奚取黃生曰善哉問是先生有靈假日於子假筆於余而因以發其祕也子讀太玄乎太玄之說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晝而定之擬之以三策紬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故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捪圖告十一篇首之言天也測之言日也自羨至僕自從至事自更至彊自睟至大爲日行所經危奎胃井柳之次爲左方陽卦之節氣自廓至昆自減至視自沈至堅自成至養爲日所經胃亢尾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斗之次爲右方陰卦之節氣是子雲太玄皆獨創於卦名之外疑與義文相反然惟侯芭信之最篤桓譚稱其文義至深不詭於聖人卽劉歆有覆瓿之嘲而道陰陽者不能有所評駁也何獨至馮先生而疑之大都三才一理也面之以太虛形之於象數寄之於蓍策亦一理也玄之卦起於中而終於贅通之卦起於平而終於幸所謂美厥靈根與不葉而英者貞元始終理若符契第子雲以方州部家錯綜成卦而用四馮先生以天地人錯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此豈孟喜

京房輩所可彷彿影響者蓋自秦漢以前目易爲卜筮之書其說主數至程朱說易而漢儒之學始詘顧其理未嘗不相通而又相爲用世人貴遠賤近桓譚已預言之玄雖不顯獨朱子謂康節之學似子雲覆瓿之誚可以解矣馮先生修學篇之言引而不發所答葉比部書及令子督學公之繹與序其家學淵源躍如於言表余故謂玄非擬易通非擬玄而義文祕旨炅然具著猶慮後學難喻也因詳答問之語於編末俟觀者冥心自得云

三極通目錄 貞白五書一
總論
三極肇生圖一
三極定位圖一
三極流行圖一
上通十三卦
下通十四卦
外衍四十二章
附答龍皐葉刑部論三極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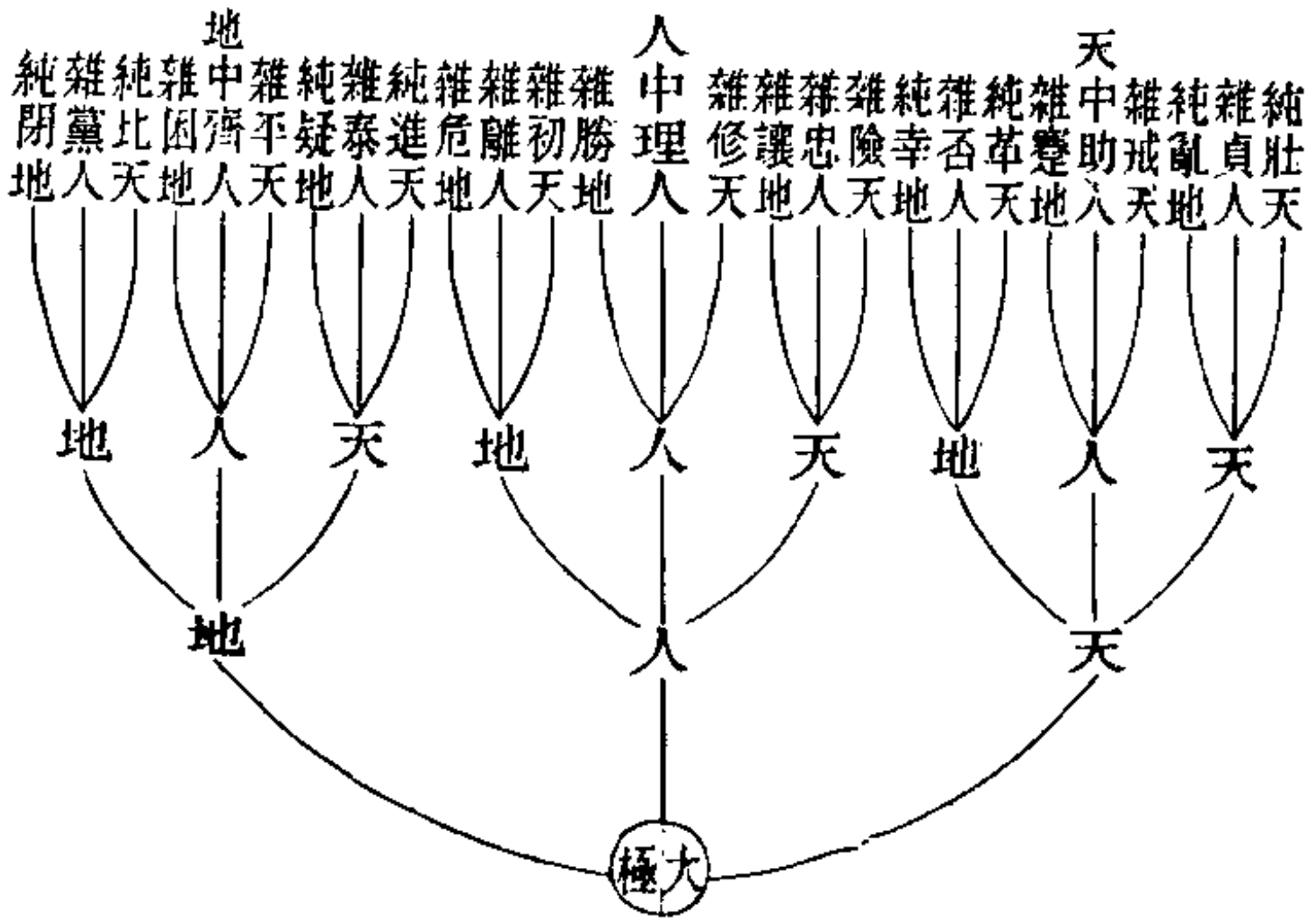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中男馮　梃繹　門姪馮時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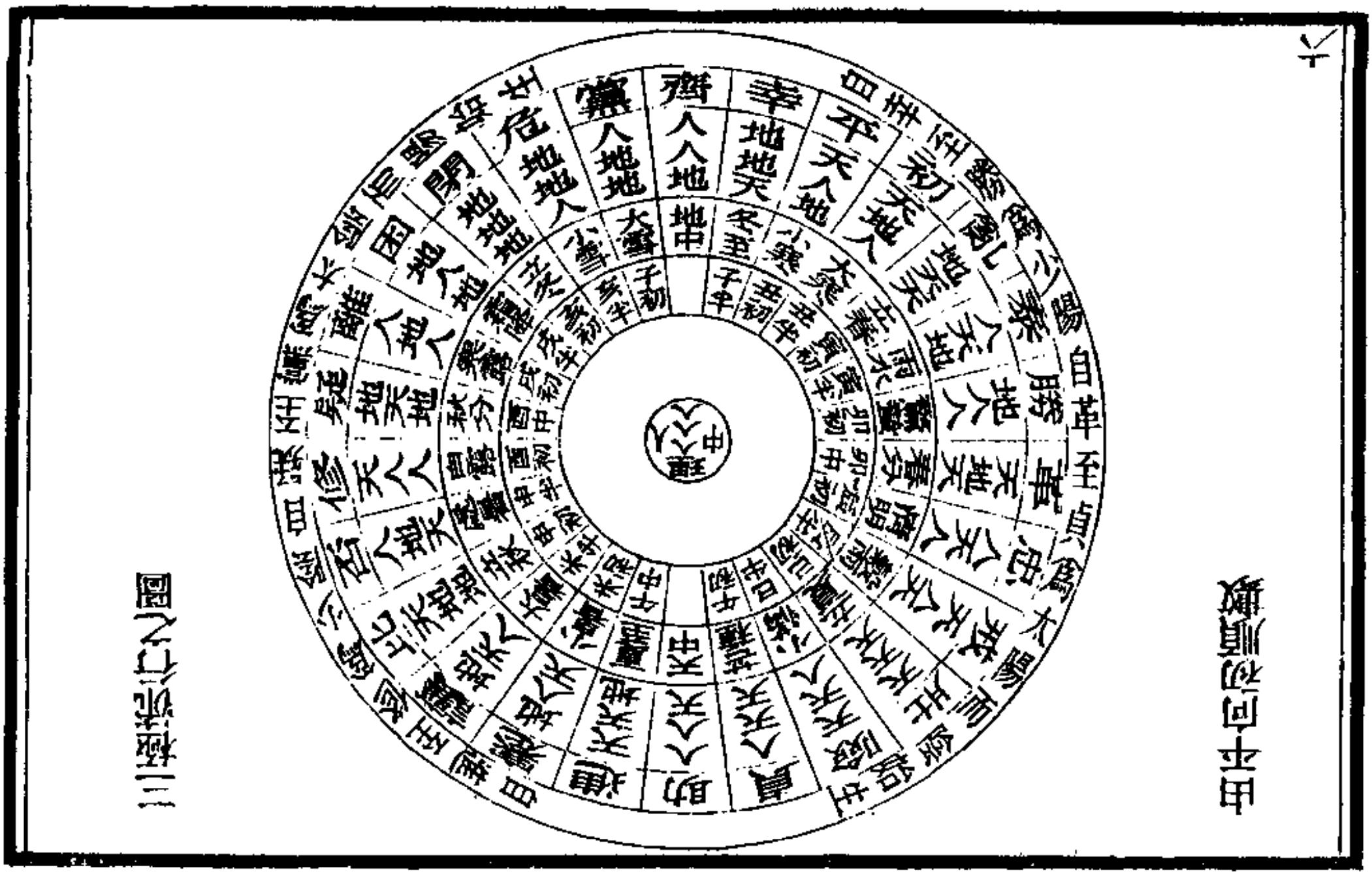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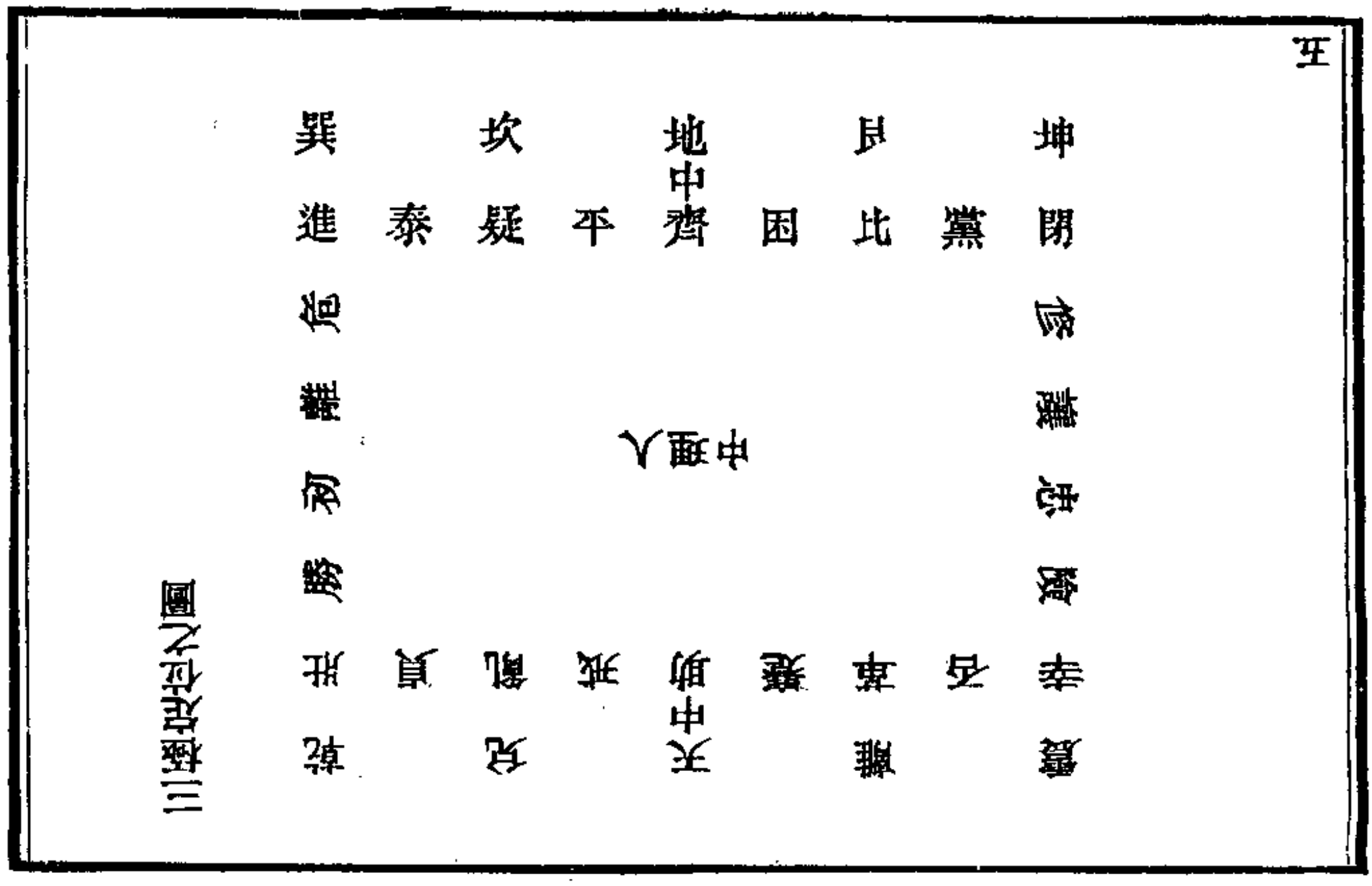
昜爲三極三極者天地人也天地人昜言極也三自太極也昜爲通天不常天時而地地不常地時而天人不常人時而天又時而地三極之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也者通其變以挽其窮使常者也雖然常豈出變之外哉天道變於上而乾元之常不因變而變於中而體元之常不因變而變也嗚呼欲觀不變必極未三極既三矣變即踵矣第恆人忽變中之常故變之又變以至於窮聖人謹常中之變故不變雖變不至甚而窮也此通所由作歟通之作也謹常也蓋自三極支分常道互易有純有雜而中隱然於是乎三以紀之名以命之而體生矣未辨也從天生者上從地生者下從人生者中配厥八卦有截其所而位列矣未通也於是乎宅三中爲三極分太少爲四

時序八純爲八節鉤純雜爲二十四氣而氣週矣未究也卦必重之重必四之得卦重凡一百三十有五而變終矣未皆也於是乎聚之以辭明之以原申之以衍廣之以外衍而義炳矣未當也卦必視其變之所窮窮必酌其爲之可反而以之爲主辭而常復矣常也者潛乎變之中不變於變而能變變者也在天爲天中在地爲地中在人爲人中在卦爲主辭所謂元也元者太極也然人中則純天地之中而未免於雜雜果可建中乎我聞天雖明而無爲地雖察而不宰沖元之懿漠不可見精微之祕人贊形之故二中雖雜不可以雜言也以見天地之中即人之中人之中即可以中天地之不中天地之中不可見故不得不假可見者以洩之人而未始不爲天也此皆法象之自然不俟排合而至理寓玄功之顯設不須補湊而眞數明雖有聖人不能以智易之矣故曰通人道也中天之易也生圖直直以象人而此中不變也位圖方方以法地而此中不變也氣圖圓圓以準天而此中又不變也不變所以常也嗚呼人能嚴獨以端

趨廣譬以大曲則常道立則變不變而平平者天而天地而地人而人之謂也平而三極之能事畢矣時嘉靖丁未歲春三月丙寅慈谿馮柯書於石峯書院




四時循環之象
自革至鼎爲夏
自鼎至艮爲秋
自艮至坤爲冬
自坤至巽爲春
中爻人
圖之六十變卦三


坤閉塞
艮
黨
比
困
地中齊
平
坎疑
泰
巽進退
中爻人
震幸
否
難
革
蹇
助
戒
亂
貞
兌
乾
圖之六十變卦三

天人地繹曰卦小寒也而二十六卦此出焉是主諸卦

平天清地寧品物咸貞元亨繹曰天上地下而人中曰平三才位也兩儀以奠萬物自若平德孚矣是以元亨

原曰平祖眾極人領品物天其神乎地其形乎品物其事平神主清清其神故天可得清也形主寧寧其形故地可得寧也事主貞貞其事故品物可得貞也

三德允經三位時成故曰平元亨

上重明察淵魚厲無咎繹曰魚潛在淵不可見也明足以察天動象也月令小寒水澤腹堅魚藏不見惟天於昭從上窺之厲可知矣重有二義焉或取加重或取變動按詞繹意重義晰矣明察淵魚加重義也

原曰明察淵魚平德遠也厲無咎位當也

主中重棄概字厥重小人無競繹曰概平斗斛法也棄概字衷法法者也戴負解方惟人靈最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惟中而重心更平矣平心率物何競之有夫為之概斗斛而籍之民之難治我實智多矣中字智忘斗斛而籍之民之難治我實智多矣中字智忘棄概字衷加重義也故平為通主字為平主

原曰概字衷平心概之也小人無競底平也噫不剖手而民寧一不家量而人歌舞概大矣哉觀其所棄而天地公正之情見矣

衍曰或問棄概與絜矩異乎曰無以異也矩平六極上下四旁而絜以忠信概平三極上中下一下重一夫殿屎惕若土崩無咎繹曰地道安靜殿屎土崩地動象也惕若所以持動也土崩之重變動義也

原曰惕若土崩無咎恐懼也致平也

統重毀成凶君子持盈矻如岡陵繹曰天下既平不可持盈矻如戒毀也紹堯致治恭己無為也統之重毀成也平章乃稱風動乃稱於變時雍噫平義大矣

原曰毀成凶屑人擾也

說曰平者其鴻造之大順乎人心之中和也宇宙之開朗也陰陽五行之遵軌而馳也綱紀調御之協而得其宜也君子竭智以圖之幸見而不必得者也二十六章之為訓為誠凡以平而已三光始分萬形甫成旉蒙無懷沕穆大庭乃肖於平知止以該本末慎獨以成位育審幾以化刑賞智者條理之始重之先明其斯之謂與明有本體概則不過矣惕則不昧矣君子尤毀成之兢兢也則人心出入之難持也

天地人大衷之卦

初金頑於山鑄用炭錫吉 繹曰天地設而人出焉曰初金象初何也天一生水內於冬金資生之是爲數元金水內尤彩明在鑑諸重取象意在斯矣

原曰初本其生也人之生也父天而母地雖不當位未失也金頑於山象初也鑄用炭錫所以柔之也噫金頑尚可柔也而況於人乎 繹曰地居人位人反下而人生之 未爲失也 之位不當也天開地闢

上重鑑無物善肖物物去無物本無物也初至哉 繹曰監觀降監鑑在天也肖物無物動以天也

原曰善肖物以無物也物去無物而不留化而無迹物有與有虛中而應妙感而神爲而不爲其孰能與於此

物無與無能有能無而無心焉其神之所爲乎

中重有物障索照若背鑑凶 繹曰地居人位先自昏也動而障物昏自外也背鑑之凶由妄動也

原曰有物障障自外也

主下重刮障空空復其初 繹曰人居地位障所乘也刮障復初動而去障也障初惟物測垢在人是爲卦主

原曰復其初明在中也雖然不刮不復刮其復之幾乎

統重以鑑鑑不如以人鑑 繹曰鑑鑑形也人鑑鑑心也諸重俱動妍蚩淆矣以人心而曰我以人鑑轉增惑矣卦主空空微矣哉

原曰以人鑑察我心也

說曰性命與皇降動以天者無所作用自合於天鑄何加焉鑄其氣質也性寄於氣涸於質歸者熔煉氣質復性而已性體之復與天俱動不識不知帝則默順與化俱徂唐功虞業浮雲太虛肖物而曾有一物哉彼執其性者是障於有空其性者亦障於空二氏之失其鑑也刮障非復空復此不空之空而已秦灰萬斛洗淨言筌義皇一畫橫亙

地天天立春之卦 繹曰肇生之圖自下而上地極於上則以天日進而將退也勝之地亦加之夫通之義同於易而名異者有入卦焉壯爲乾亂爲兌革爲離幸爲震進爲巽既爲坎比爲艮閉爲坤其義是也其名非也名同於易而義異者亦有入卦焉天之人之離地之泰困比其名是也其義非也同非乖合異非乖而不爲順非不爲逆理數所適不可強也靜思虛禮是在人爾

亂二客宵征遇一鬼戰弗克仆於道側凶 繹曰陰勝重陽而掩之曰亂天日客地日鬼宵征弗克以仆凶陽本壯而寒威尚在也夫地天何以亂新舊歲交刑德權異有亂象焉亂非戰不戡定故鞏動以之

原曰亂柔乘二剛也剛見乘則失威是以遇鬼弗克乎

而仆也噫人而失威睨鬼耳以鬼迫鬼誰咎哉

上重鬼戎寇心韓曰不敵繹曰地撓天位賊天君也韓曰不敵天位失也

原曰韓曰不敵非形敵也故君子以道德爲干城以禮義爲甲冑以剛果爲弓矢

主辭中重疾癘藥餌有喜勿用享祀外鬼也

害之陰將自退勿享可也

原曰藥餌有喜攻疾也勿用享祀繹曰天助於下明入地中順也天之所興誰能之有

下重秉陽之精入鬼不亂羣繹曰天道下際而光明何亂也天道下際而光明何亂

原曰入鬼不亂羣不可亂也大哉陽精乎聖人以此合神明之德君子以此無鬼誅之行

統重戰酣說而解凶繹曰一陰翕據二陽併力春氣漸深窮嚴自退戰所以酣而解也此泰所以繼亂也胡以凶孤軍入寇勝之不武而祇以悅解澶淵青城之膺階也不凶何待

原曰說而解忘其爲鬼也

說曰初復而亂即乘之則道心微而人心危泰難持而否易致三極之常數也世之亂起於身身之亂生於心一念之私伏胥芒而隱者魍魎也乘游氣以動者呼嘯也于夏戰心季路失勇忿兵惰於

上重首事叢鏑鐵室以備之吝無咎繹曰時方泰不可爲也上重首事象也叢鏑其兜乎鐵室之備晚矣備無咎吝不免也

原曰鐵室之吝不孚也

主辭中重夾日於天留昃於寅吉繹曰中大臣位也天寅居之夾日象也愛君防

漸正君格非寅留戾也能無吉乎然先自留矣包荒馮河恤遐亡朋咸以防所以格也孟春之月斗柄建寅
原曰留戾於寅保日中也日神物也猶不能常中而況人乎
下重室中之卉一暴而萎我思履霜繹曰地位乎下室動則蹙也春思履霜
圖於漸也歲寒可矣
原曰室卉之萎上庶也甲之桐太甲誦之夢成王其一暴之時乎幾不免矣
統重螻蟻穴於隄窒之無咎繹曰閑泰匪艱保泰其艱如彼金甌豈容自啓釁加彼家居豈容兒掩壞螻蟻穴隄動不自支也窒無咎長守泰也易戒復隄通訓窒穴泰難持也
原曰窒穴於隄防其將也
說曰蓋道至於悅解而聖神為功化雖欲不泰烏得而不泰彼鐵室以備戾日以憂履霜窒穴豈其愼慈而不必然之兢兢耶寧勝有待其去貞而壯也尚遠也放勳當炎帝之未平何以幾時雍軒轅值蚩尤之未靖何以遊華胥泰三陽之月治之始也泰於算未泰於世也易言際泰故三爻志
嘗通言望泰故四重俱戒
地人人驚蟄乙卦
勝戎寇王用疊陣折其首貞吉繹曰二人併力以禦一陰曰勝地在天上戎寇也寇陣二人象也亂時立春陰尚盛也故二客作於鬼側勝時驚蟄陽日長也故疊陣折乎戎首
原曰勝人勝也戎雖上寇而失時非我敵也是以王用疊陣折其首雖然武不可黷勝不可狃黷武不武狃勝不勝
上重戎猝款於口日嚴寢厥陰謀繹曰地乘天戎象也戎猝款陰謀而陽好也日動知謀戎興惟口
上兵伐謀豈不日戒
原曰猝款於口中叵測也猝無故也無故者必有故也日嚴寢厥陰謀先故也
主辭中重掩蛙鄙鷹草凶明燭輻輳繹曰人位乎中位正除寇卽草則凶明燭則輳陽德方亨陰將自退不當矣乘時而動義在可也驚蟄之候桃始華倉庚鳴蛙動草萌此其時矣
原曰明燭輻輳歸明也王人光昭其令德則四夷輻輳若蛙矣卽戎矣為
下重窮寇勿追繹曰先人掩寇後人復動追窮寇也是以戒之
原曰寇窮不可追也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寇乎勿追戒之也
統重師旋戰戰若陣中勿弛勿縱吉繹曰掩寇而窮人力勝矣過動則折不旋矣為勝兵之難難於持勝戰若陣勿弛縱持之吉也

原曰師旋若陣懼有內憂也勿弛勿縱善處勝也此古帝王之習勝而不衂者夫

說曰勝勝世也秉國者守虛中之道近苦口之良懷戾日之慮愛盛周變以此眾戰孰能禦之夫勝而爭而得失異失生忿得生慢勝敗之反也識微之君子以不幸得之弗喜也是以折首戒濫日嚴戒恃追戒黷明戒修縱弛戒處勝春臺熙熙憂襲兒之未孩矣湯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其折首乎虞帝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其明燭乎胤征之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其弛縱乎殷以再誓黎以三誓會迅鬻牙 繹曰陰開陽曰革二天之中一陰隔之不

原曰革貞諦之三重之三遘會迅鬻牙革胡旆諦重以三遘會鬻赴革道也

原曰革貞二士畜一妻革而貞也諦之三重之三愼也遘會迅鬻牙決也愼則不輕爲以貿敗決則不重發以墮功故會者事之呂也革者時之窮也貞者革之當也革至哉君子以作蠱更化新其風

天地天之卦

陰去聲也陰不盡革乃大乎陽德雖然安見陽一而陰二乎曰八七五爲女故知之曰子揚產也目揚而已不曰維乎男得五三不曰翼乎男得八五又將何以言之也故一二者先後也非是之謂也

下重僭革貞凶 繹曰下無位也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雖有其德蔑必逮身凶而邦也

原曰僭革貞凶位不當也

統重革其手續以玉凶 繹曰天包地水承天地在天中可能革乎必動以革是紛清寧而求混沌也李牧續木尚以忠敗雖玉何爲續玉凶天非所補也首足之中有手故取象焉

原曰革手續玉祇以詐也

說曰一元之氣運旋上下推遷變化無一息之停而後乾坤賴以斡旋品彙賴以生成稍息則生機滅而天地毀矣不能不革者元數也二氣稟之而更易萬物得之而興衰君子夫亦元氣中之一物其能與造化衡而不革哉顧道以常爲體變爲用革者在順其事之自革非可自我革也有好革之心則起意違私與帝則違矣是故諦重過而當機頓僭戒而防悔敗鼓且存況典章制度乎續玉且凶況新法小善乎天隨子曰利

害不百國不議革○克復以完未發之中不起意而算祗悔乃返商政政惟其舊會於孟津大命未集革以不革不革以革治身治世同也

人天人清明之卦

忠有孚協上下以承天休享慮亡 繹曰人心有天曰忠協以承休人孚於天也抱朴忘機是以慮亡

原曰忠剛得中而時行雖不當位上下應也是以有孚協之以承天休享又何慮矣 繹曰天居人位剛得中也陽德清明時行也宜人宜民上下應也是以有孚承休陽德方亨有何慮矣中於人象心中於卦爲天人合天心先孚也是以曰忠是以承休語曰中心爲忠

上重市有虎功高不遜赤其家凶 繹曰上君位也君心一動忠而得罪信而見疑矣矧不遜乎市有虎家遂赤意忘而讒入也

原曰市有虎誣也赤其家成其誣也噫遜以居功且人惡之況不遜乎故功無功德功賞不賞德賞德功德賞三代而下何其希乎噫

主辭中重參苓得國老參也苓苓也參 繹曰參苓何補而和而壽人將相同朝而異柄用陸賈則交驩而克國均稱國老宜矣是爲卦主

原曰參苓不相妬以得國老也大哉國老乎吉甫奏功克國遂績外之功中之力

下重皎皎磁脆遇堅而碎 繹曰下民位也賢人在下而白不堅宜以堅碎矣 隱不在其位而謀人家國雖

原曰遇堅而碎以脆也

統重抱子疾媒凶 繹曰二姓之好人合也而天作之合標取象婚期 馮統重之凶得人而忘天也桃蓼梅

原曰抱子疾媒蔑永貞也不念昔者乎則筌鉤不忘

獫歇不熹矣噫

說曰人心從天地一中所分皆有此不偏之一念

忠者心之中也君子守吾不偏之一念以中天下
不偏之萬念兩中相應兩念相合非所謂忠乎徹
形骸於萬品流神髓於兩間一點靈機貫通淪浹
鼓舞動變何不孚之有天休固其宜也乃市虎參
苓碎堅疾媒之戒何居形器既隔則精神難通上
之遜中之和下之晦統之厚皆所以善用其心之
忠也然此四者儒者以忠出之則為一體之公老
氏以術主之則為藏用之私蓋亦有分矣

天人天穀雨之卦

戒空中窺閣或斧之梯征凶 繹曰人心天中曰戒天中有人步虛也窺空鑿梯危執甚焉故戒

原曰戒恐也擇地而蹈之猶恐其殆況窺閣斧梯而天行乎其戒宜矣

上重蠅營營貽矢易我冠素翦翼於壁虎 繹曰天在上時也上重胎矢變白象也翦於壁虎質勝淨也飛之屬為天本乎天親上戒近壯而天純故蠅蜂羽焉鼠化鴽鴽拂羽蟄勝降之候也

原曰壁虎翦蠅走克制飛也

主中重蠅蛻鳴厥天籟於樹顛 繹曰人行天中則戒人辭居人位則蛻動與天俱也鳴籟於樹顛又何戒焉蠅矢戒譏蜂蠆戒忮譏忮之興皆貪心也羽化之戒由貪生也惟蟬無欲抱葉餐露誰能制之鳴天籟志自得也故為卦主然戒於螳螂焉噫戒義博矣

原曰蟬蛻而鳴越凡也其惟天民乎霞不餐而炳文日不服而大明穀不辟而中虛家不出而清淨坐不禪而立脫餌不丹而長生耳目肺腸悉非我有一陟下重土蜂觸明於牖不達怒螫蠆尾 繹曰天居地位土蜂象也動故觸也牖不達蠆已螫下達也

原曰蜂不達牖未離於下也

統重闕天街羽士種我六翮效及黃泉凶 繹曰人入天而交動故象飛昇及黃泉終不可階也

原曰效及黃泉何天街也

說曰戒者宣尼之訓戒其舍己而責人也夫士之御世亦艱矣德輿謗節致毀功府怨著善則巧以壞之韞美則厚以蔽之示人以迹則不信其迹而且嘗其迹矛戟議其心披人以心又不乎其心而且嘗其心起於冠裳機械發於言笑悠悠江河豈能凌倒景出六合而凋三光乎惟立誠之君子為信力行由

戒愼以求位育因倫理以達經濟誠至則形著動
變不蹈斧梯之凶何畏於蠅營蟬言制行之潔顯
言宅身之高鳴天籟言其不忘天下而啓先王以
詔後學不徇世亦不遺世正己不求人繕性之上
理儒者之能事也下二辭於責己則疏矣忿嫉非
世鑿坯去瓠枯槁巨谷自沈清泠之淵是曰曲士
罄尾戒之不屑一世遐思玄想思以駕虹鞭霓招
安期而友羨門是曰迂行黃泉誠之

天天天立夏之卦

壯亨摘葉有汁無固精 繹曰三天曰壯純陽用也陰無也無固精外的也

原曰壯亨陽出布施也壯外則損中是以摘葉有汁無固精也壯乎深哉人流汗而弱弓遇炎而解故君子斂精守宅

上重壯於角自衛吉用觸凶 繹曰角天象也壯於角重戒壯也

原曰壯於角不可當也自衛吉用觸凶示不盡壯也

主中重神不泊舍嘆以井怵然大覺吉 繹曰天於人心神也不泊舍神

動也嘆而覺反之也胡以井陽行宇內則陰伏淵中沃強陽以清冷宜其怵也

原曰嘆之大覺動心也至哉嘆乎天地之大覺在夏而驚於雷人之大覺在心而動於嘆

下重壯於拇跌盭利居貞 繹曰拇下象也壯拇重象也駢拇多形故行則跌盭居則利貞也

原曰壯於拇跌盭不往何災也

統重疽羸羸護若愛子縣而爲癰 繹曰天積氣耳三重俱動積氣成疽護則癰貴決去也

原曰疽羸羸壯極而毒也護若愛子不克也至於癰不可爲也故事必有幾乘之者濟功必有忍決之者成

說曰道至於壯其君子有爲之日乎以守戒者何學難自信功無必成才智乃道德之資疣功名又造化之美器固矣況標建既異而精光外洩勳華益茂而神鬻中漓增人巧而減天眞藻繪加而玄素失遂浮雲之名業墮介石之眞修君子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壯之所爲諄諄戒也軒轅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精則固矣惠子曰嗃嗃

以亡舌柔以存衛則吉矣塞翁之子以疾致福盤
則貞矣商於之富以寵蓄怨疽則癰矣雖然功利
熏人障心迷目能使人變常易故不克自守靜者
改而躁朴者改而巧恬者改而競醉醒狂跳孰能
於百感場中脫然歸寂耶噗井志悟也悟則見萬
境之俱空覺一眞之自足永矢弗諼何蔑蝸角中
勝負蟻穴中王侯耶

天天人小滿之卦

險宜冒不宜畏畏則入於險冒則出於險繹曰人陷重陽曰險陷重陰曰危而冒險陽明亢厲可以正折而理回也陰傾邪賊何冒之有

原曰險重剛阻也畏人入險欲不入故入也冒以出險不求出故出也噫冒而入也猶嘗爲之況能出哉

故君子視險如夷不見可畏

上重泰山災有鳥盤旋其側音嘵嘵繹曰泰山天齊也動故災鳥飛鳴本澤如茨物極則反月令小滿天者也

原曰鳥盤旋不忍故居也

主中重火出石焚其石凶繹曰泰山之災由石火也辭中重火出石焚其石凶不戢自焚也

原曰出石焚石自焚也噫石知其自焚也豈出火哉

暴也曰可備乎曰可鑽燧所以通也埋圭所以變也

故自安之道在於利生自危之道在於利死

衍曰或問火曰今之火皆假也然則金木水土亦假乎曰成質者不假火無質者也假物而炎上故金木水土以質用火以神用曰神用可得聞乎豈以天有電光地有溫泉木有燧昆蟲有螢尾宵行喉乎曰若是則質也非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磨寒必熱軋器成聲焚稟能燃澣灰可潔畜之爲糞則成胎卵吐而爲英則發光耀故火者生氣也無不之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山之災石之焚木之枯神

啓也

原曰險重剛阻也畏人入險欲不入故入也冒以出險不求出故出也噫冒而入也猶嘗爲之況能出哉

下重谷魚濯鱗於淵值彼鵜鶘凶繹曰人在下谷魚象也濯淵值鵜鶘下仍在澤如茨物極則反月令小滿而動得

故君子視險如夷不見可畏

統重山焦水枯遇雨無告繹曰四月純陽天人相乳山旱寧太甚泰山徧雨河潤千里谷鱗縱壑何險之畏

原曰魚濯於淵思避險也值彼鵜鶘他險特甚也

說曰人心天地之樞紐也靈覺起於淵微作用等

乎造化純我之炁可以攝宇宙之炁儲我之神可以役陰陽之神窮幽自我感格鬼神自我鞭驅民物自我締造風可囘日可轉劒鋏可飛山河可移又何畏於險哉平一心而夷萬險故險宜冒不宜畏也夷險之義何居束手待斃鼠之識也機械相傾石之焚也巧智容身淵之鱗也惟於行藏作止之間順天地之宜而時措之與時偕行與時偕退時者濟險之道也焦枯之雨言其時也

人天天芒種之卦

貞人定於山羣虎窺之靡其尾無咎人定於山亦能勝之故卦貞故象虎窺靡其尾

釋曰人勝天曰貞羣虎二天也人定

原曰貞履眾剛也履剛難故貞乃無咎人定於山貞也羣虎靡其尾又何咎也貞至哉君子以言而信履而方臨難而不懼獨立而不懼主上重負芒刺視石如虎終吉

釋曰人在天上君道強也視石如虎動生戒也虎象也負芒刺君心動視其石虎可知矣故終吉

原曰視石如虎終吉愼不害也

中重虎化爲人直而無傲強而用命惟國之楨

釋曰虎則化也天在人位故化人惟國楨動以天也

原曰虎化爲人其心格也

下重虎變爲狗不吠其主吠非其主惟國之守

釋曰天在地位故化狗惟國守動亦天也芒種之卦月建在午合在寅戌故象虎狗

原曰虎變爲狗其形格也

衍曰或問人狗異變何也曰中與下同功而異位中近君下遠上難易之等也矧其中人其下柔耶

統重虎咆哮有夫攘臂而跨之不得下

釋曰虎咆哮夫攘臂天人動也跨不得下騎虎勢也

原曰跨虎之勢下必見傷也

說曰正誼之君子據經守法以道祛邪一念之光明純至上足以默孚天載幽足以結知鬼神明足以表白於賢哲是人事之定也何畏靡尾之虎哉然而氣數難窺興衰無定可守不可恃也視石生畏豈過愼乎夫小人之居人國也亦有用命之才要在駕馭而已亦有鳴吠之誠要在富貴而已制其強用其直不使吠我而使吠人且反爲楨國守邦之材又奚必絕之域外縱其包羞咻以抗君子至

勢不得下而兩敗俱傷國受其禍哉嗟乎有容德
乃大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詩書訓之矣
天中之卦繹曰自天生者純雜凡九此實居中
人人天以運入卦實與濟理號稱三極是爲天極是爲
大中人理居純助濟用雜裁
成天地人力居多總理備矣
助水母負二鰕假其明覆帽於東海繹曰人佐佑乎天
羋三光順軌七政齊衡人所助也水母之明尚資
二鰕天可知矣東海魚生夏至始散故象以之
原曰成天能曰助以剛下也下物大始也下而始故
稱水母假明於負鰕故水母如之而況天乎左右惟
人先後乎天殺生以時大小有定雖不當位其道然
矣繹曰左右先後殺生大小二
人義也天在人下位不當也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重玉雕楮三歲一葉錯楮不別凶繹曰人以天動巧
可人爲也摳苗
雕楮非所助也
原曰玉雕楮奪天也雖然楮則雕矣玉可生乎故造
物者不造爲大造爲理者不爲爲至爲
中重正音五或益之文武不古而古繹曰人得位而動
音爲文武宮徵之變無當於五所助者順也故於
五音弗得則勿和也是以益之
原曰文武之益得當也
上新巫之吉爲佛
爲天尊盡神之矣
原曰泥震甲士神明之也神故不測而威明故不章
而變大哉泥乎其君子運百化役禹動之大宗乎
統重石補天凶利用補衮繹曰人助天有相道也以迹
求之石非矣故凶利補衮關
在彼
也
原曰石補天衮也
說曰乾坤合而成能故一陰一陽而後謂之道無
獨必有對者道之用也通所言助也然助必以類
非類而助爲累不爲益才略之敏鈍可佐也智識

三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明暗可通也意見之純駁可融也心術之平戾
不可比而濟也水母不離水故得助於水文武不
離音故能助正音天巧不可以人奪雕玉補石寔
何助哉若夫神明不測化異爲同雷解而萬物甲
坼非聖人孰能之
天天地之卦
進利攸往主東南一葉落衣狼顧終無咎繹曰一陰與
梧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地逼二天一陰於天下日進
之自平至助陽位東南而退往故主利西北而進顧乃無
咎從陽而遁陰也

原曰進陰來復也畜久而復必壯功成而退必衰是以一葉落衣必狼顧乃無咎也進之時愼矣哉君子以樹賢拔奸

衍曰陰進則壯矣然則巽非歟曰巽入也入非進乎聖人懼其入而無忌憚也故名之曰巽其義一也

上重麟角其蹄中已不血角 釋曰天動於上麟角蹄象也中已不血角何也進之時陽氣將退故角端有肉陰氣已盛故其趾必壯角之不已徒自血矣中已戒之也是月也鹿角解

原曰麟角其蹄不自量也陽上窮於角故肉陰下壯於蹄故甲麟其得進之時乎窮陽不可角壯陰老夫不可偶女妻僭國不可通黠虜驁主不可使悍臧疏主

辭中重疾惡無嚴勤靈祝烏遂入籠吉 釋曰天逼地而之已甚亂也無嚴以激其怒而勤靈祝以通其意則烏遂備藥籠中一味而反爲用矣是以吉陰日逼於肘下而陽日孤於民上象故如此

交不可箴愎友

原曰靈祝之吉由不絕也

下重鯧鳴鳴孚彼謠諏不可牲

原曰鯧不可牲善淫也 釋曰離騷云維謠諏詭余以善淫鯧鳴鳴孚彼謠諏詭恣淫也地動於下之象也不可牲祭享所遺也鯧味厚而鱗無故不登於俎夏則盛故象之

統重溼牀趾啓祠見鼠婦凶 釋曰鼠婦天之下而交動溼上蒸也溼牀趾剝以足也啓祠見鼠婦剝以膚也陰氣薄二天而入之故牀下溼趾而牀上見鼠婦凶何如也

原曰鼠婦入牀溼上征也

說曰大塊中消息盈虛理之必然陽明用事之日君子已守貞求助非不兢兢先時之防然陰之進者數之使然造物不能違也有蔽者人故患起而悁心不悟無心者物故陰長而葉落兆機可不畏哉然爲陰者方萌於重泉胚胎也嬰兒也嬰妾下奄及新進喜事之臣非有結根樹黨操柄宁國之勢可制而剔也是以爛之則損祝之則威弗戚其說烏能變國是弗假以位烏能亂天綱下重統重戒其深乎

人人人中之卦釋曰天人地曰平三才位也故首上通人人人曰理位三才也故首下通肚閉純而不中助齊中而不純純器極中莫愉於理數往知來天地之交皆十之三比於咸恆思過半矣

理莫眾而迷一羊三牧其羣彌稀釋曰三才就緒惟人而迷公聽生明也三牧羊稀眾政生擾也

原曰理理之也莫眾而迷不用獨也三牧羊稀貴分職也當位以應中正而通理之用大矣哉天地以理和四時聖人以理和萬物君子以理和其身

衍曰理之言和何也曰經綸有辨蘭成文章律呂若

清音不肉好故離者麗也唳者合也異者同也理者和之原也嗚呼非深達禮樂之情者烏乎知

上重捕鳩釋生吝有譽於小人釋曰人在上而動理而死賓多欲以廣仁祇以取吝過焉者也捕鳩釋生所卵不牲數罟不入涵鳥不弋前禽不驅釋之生矣何用捕為

原曰捕鳩釋生志末也

主辭中重德正中業文明格於上下元亨釋曰人當位而動理不足言也故曰正中曰文明曰格於上下元亨

原曰格於上下養盛也養盛則格不格酒有理焉格無為理有迹太上以格其次以理

下重艮棲於扉悔買庸決贇釋曰艮楗於扉水災也人在地而動之象也買庸決贇居下位者理當如是也

原曰買庸決贇下不過事也

統重剕肉而醫欲理疾先作疾凶釋曰天地皆人人事勝矣於此交動傷於理矣剕肉而醫何如勿理作疾之凶不循理也

原曰剕肉而醫失理道也

說曰君子操人事以勝天行救衰持盈道莫過於理理者人心自然之天理觸事而動事事自有條理如引絲於繭千尋萬緒不過即此繭絲取理於心百經千曲不過即此天理君子以吾心之理出之為品節之禮綱舉目張等殺序別截然不紊使天下曲直以赴之消猛戾忮曲之天為廉遜敦讓之俗即有陰進之小人其何以亂天下哉舉子稱禮可以止亂仲孫以周禮在魯魯未可取禮之用大矣禮有大體故輕釋鳩禮貴謹始故識決竇禮在自然故戒作疾惟正中以完吾心之天理而文明出焉則元亨矣

地人天小暑之卦

蹇吝勿蹇適有尙 繹曰天地易位艮人位得當是以吝終有尙也

原曰蹇時艱也天地易位艱甚矣人得中而不能反也

宜其吝也識之蚤反之力其勿蹇乎

上重水熟於火其蹇亡 繹曰地動天上水克火也人釜其中不克反熟其蹇亡幸乎天

原曰水熟於火火勝也水勝火而勝於火故君子貴所以勝之者

土中重克蹇破其釜凶 繹曰人中地天釜鬲水火象也中重克蹇而過也破釜凶水未

三極通 下通

三四 明嘉靖 約園刊本

熟而火先滅也

原曰破其釜凶克蹇不可激也

下重雷震轟於天 繹曰天居地位雷復地中也下重震轟雷天大壯也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原曰雷震轟於天蹇斯通也

統重一人煬於竈門不見其陘凶 繹曰克蹇惟人通蹇有漸中人一動已破其釜三重俱動或煬之門矣竈foreign不見其陘凶可知也蹇象爲不反蹇義與泰反不平不泰蹇是以凶

原曰煬於竈門其光掩也

說曰世之喪亂聖哲馳騖而不足君子能人而不能天豈遽有神謀天能以破天下之蹇乎蚤見者君子之能事耳濟蹇之道在腹心手足主伯亞旅同志一德協和聯衷以共肩大鹿修人事以待天運而已知熟火之玅則勝者克其勝心知破釜之凶則忿者釋其忿衷遜志併力以翼天樞待時而奮雷震昭蘇亨屯爲泰亂乎雖然草莽艱難之君臣則神脈易通晏安暇裕之上下則釜鑄每隔統之戒煬竈也恐其安以忘危出乎蹇者入乎蹇則止讓陰也利永貞讓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弊舌存謙受益也陰方進用不讓胡爲惟讓反益

三極通 下通

三四 明嘉靖 約園刊本

地天人大暑之卦

讓舌遇齒則止利永貞齒弊舌存 繹曰天人避地而下之爲讓舌陽也遇齒

原曰讓陰進而上行不可禦也是以舌遇齒則止讓之也利永貞不失正也齒弊舌存終則有益也凡讓之道自上下下凡讓之益其益無方

上重臨中忮功凶 繹曰天居地位小人乘器也臨忮之凶邪動辱也

原曰臨中忮功不能下也

主
辭中重不自異不自高讓美角巾無咎繹曰天居人位
之動何高異也遜彼碩膚角巾儿舄沈晦免患明哲保
身自無咎矣陰進乎上陽角則折有忽乃濟無踰讓美
是爲
卦生

原曰讓美角巾無咎哲保身也曀草生於岸風先摧
之魚潛於淵網罟不及故自異者不異自高者不高
讓美者成美

衍曰或問天何以讓地也曰小人之器梢也可上也
不可下也君子之器雲也可聚也亦可散也兩物敵
而美敝兩人競而善萎彼既不顧矣讓美角巾非天

矚望之

下重漁人漁遇鷸蚌相持一收兩利繹曰地天交鷸蚌
象也鷸蚌相持不讓也一收兩利象也人在下漁人
動爲漁有祇益他人也貴讓哉

原曰一收兩利以相持也

統重蒼梧丙納婦殊色令治兄棲凶繹曰讓不過三統
治兄棲讓不重之讓過讓也婦
中禮是以凶

原曰讓婦於兄不如無讓也豈惟讓哉直可無於證
父廉可無於離母孝可無於割股忠可無於兵劫智
可無於如防信可無於抱柱何也用中故貞已甚反

戾

說曰讓其天地之美德乎四時退以相序八音遜
以成樂五色虛以待加神器之重非一夫之舉也
扶輿之廣非獨力之運也法制度數之煩非寸心
之偏也是以虞夏殷周之世平土讓於稷契明允
讓於殳斨虞師讓於朱虎寅清讓於夔龍尹讓一
德周讓碩膚豈其愎怙自用杖一人之才術以蔽
上帝之臣逆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是故掩齒不可決
中不可隘讓美所無咎也師師濟濟羣工太和小
居非當事首鼠容容全軀不顧國家之急是不知
命之過也季札以遜國生亂劉虞以逃位折足陶
謙以避守失名太阿授柄老馬戀豆昔人之議梧
丙也多矣

天地地立秋
之卦

比利取女勿商比生女戎繹曰二陰進而附一陽爲比
不可溺柔也溺生
女戎是比禍也

原曰比附也二女同居而順乎剛是以利取女也雖

然剛一而已勿商比遠矣哉

主辭如吉 上重威比謹噸笑石無罅吉 繹曰一陽駕二陰而動威比象也噸笑而罅威也

原曰噸笑亦謹宜無罅也無罅若石宜其吉也罅其

姦之門乎知幾者塞罅彼昏者開罅

中重來比依依蔦蘿附枝若木衣貞吉 繹曰蔦與女蘿二柔也附枝若衣動恩比也柔乘剛而來比動不以正也故貴貞吉

原曰來比貞吉得中也

下重羣比困於衣縛不克脫凶 繹曰來比若衣猶以貞吉牽比困縛能無凶乎

三極通下通 三七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原曰困於衣縛柔道羣也君子定其在我者其於牽比若破利斧矣何縛之爲

統重角比木射麋及其子折我弓 繹曰角木比而成弓動也折我弓比象也射麋及子過戒過動也

原曰射麋及子窮力也

說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遊心於天胞何物不容

否流火胎寒思寒不寒 繹曰天地反覆爲否天下人地而思流火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胎也

而忽寒幾於治矣

何物可著豈有所私比於其閒乎比言其相協以

濟也夫言比矣不若戒女戒謹噸笑衰困縛棹折

弓比之美中重一詞而已比不言比而戒比何哉

人所能日信者肝膽耳目而已人則異矣人心不

同有如其面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情險於山川

隱於城府圖轉險機浮雲擬變佞似忠詐似信巧

似拙險者近智狂者近直五觀不易窮也六術不

能盡也九徵不足竟也一不察而人焉沒身已矣

溺於水猶可救也溺於人不可拯也君子繕性禔

躬求當於隱微元始之地特立獨行遯世無悶苟

寸心之不迷則師友造化麗澤山川星辰風雨供

筆札之使令品彙草木爲吟諷之朋儻披六籍而

聖哲我親覩七略而賢哲爲徒仰止于秋神交六

合奚取私比耶

人地天處暑之卦

也有其否者傾厥否
故若累卵終無咎

原曰否之無咎何可安也

中重地震曰地動岸爲谷谷爲陵凶繹曰地據天位而也文震爲動巨君之愚也岸谷陵實不可愚也文則爲新莽實則爲周幽否極矣

原曰地震異也曰地動文之也岸爲谷谷爲陵異可文乎

下重困龍脫樊霈霖雨於四方無不利繹曰天居地下脫也是月也天地始肅禾乃登而樊龍象也動則猶曰需霖無不利者時值否也

原曰困龍脫樊出否也曷困哉以天地爲樊以雲物爲徒以四海爲澤非龍德其孰能與於斯

統重履否以泰玉鏘鏘曷凡凡不加不替吉繹曰否統矣所特者履否以泰之大臣乎重天步艱凡曷不加不替吉不改玉不改步也

原曰鏘鏘凡凡不改步也

說曰上品之士性體常融內境既定無欲而至不感而舊安行而中乎道焉其次成德者多出於憂患之中流火胎寒若盛發粟烈切其脩矣危心勵志思以應之臨深涉冰常懼其中焉志惕則神清理芽易躁三置三拾抑躁心也心抑麻直繹曰天德位而動防從難克處克將去修之首義也抽刀斬亂取效捷而理道遠矣以觀其志則可而齊其過矣故戒理芽麻茆不永實基於此心貴抑哉

原曰三置三拾心抑也心抑則算悔氣抑則算憂曰

抑則算羞目抑則算累耳抑則算聞身抑則算跲抑之又抑而無不抑則算我抑至哉其眾善之門百福之母乎

主辭中重出所餘補所須人耳人目我聰我明繹曰人得之己者至矣出餘補須以道覺民也人耳目我聰明鼓聲瞶也故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

原曰出餘補須公已於人也

下重返國迷歸釋老馬七日勿駕黎明至國繹曰人下國象也迷歸師馬熟於道也師陰而動返馬得道修義博矣詳備於衍

原曰釋馬勿駕師馬也路迷不難師於老馬而況道乎況先覺乎

衍曰吾復此知說天之辨也天地秋分之卦

否猶彊用事焉修則老矣故稱老馬始衰於進而自蹇及地天泰之卦

幾於滅天矣故曰迷歸歷七卦至幸而天復故曰七日至未復豈滅也以不用爲用故曰釋勿駕重之時義深哉

統重夸父渴於鄧林窺井有甑無繘凶繹曰君子乘龍行健而不與騭俱破勿忘勿助久之自化修而交動障礙滋多夸父逐日徒以渴斃矣夏日最修秋分乃平白露以降日修不再矣故修義象日

原曰疑柔外而剛中上下無與雖剛不自持也涉遇疑北涉前烏後狐忘我新瓠行次且凶繹曰陽疑於陰陽也故爲疑出自北門黑烏赤狐陰象也忘我新瓠失涉具也中流失舟一瓠千金臨涉忘瓠是以次且凶其所也

烏狐時疑也忘我新瓠所以行次且凶也

上重烏浴不白泥滓其羽繹曰地居天位前烏是也地動烏浴白也泥滓羽其賢非也

原曰烏浴反滓疑在也

主解中重不蓼不蓄孚砥柱分厥中流亨 釋曰蓄蔡決疑孚矣砥柱分流羣疑自破大寶在我有勝千金是以亨是爲卦主

原曰孚砥柱信著也分厥中流羣疑破也大哉信乎國是賴以維持綱常賴以不墜天理賴以尚存人心賴以不死

原曰孚砥柱信著也分厥中流羣疑破也大哉信乎 釋曰蓄蔡決疑循天而動先自不利婿媾戒狐媚也

原曰狐綏綏引疑也

下重狐在梁綏綏匪正不利婚媾 釋曰地居地位後狐是也綏綏動思匹也

君子莫大乎立碧荷之節

中重一虻兩口爭食相殺遂自殺 釋曰地居人位而動小人不安分而害人

原曰兩口故爭也相殺故殺也噫兩獨虻禍哉兩政竊國兩龍並后兩相樹黨兩儲疑嫡

衍曰或問小人之爭不知己之將殺歟曰不知也曰不知爭知之亦子固疑其不知也知之曷爲爭之曰不知爭何以言之曰各欲殺彼也烏得無爭至於死而後知其殺耳曰怨乎曰寧爭而死毋寧不爭而生焉用怨曰小人不欲生乎曰彼所欲者利也曰易不兩利而俱生曰兩利則分而欲以死一之也曰卽離羣之

離三寸離羣緝緝若倒襲終謂爾不信 釋曰兩人爲陰有不始讒捕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卷伯志乞矣

原曰離間也柔得中而時行上下不交矣故離三寸若倒襲恣訛也終謂爾不信懼之也

上重換其離碧荷雨集逸而爲珠吉 釋曰人以天動人言不然換其離集雨逸珠碧荷故也浸潤不行明遠故也君子信讒盜言孔甘離不換矣

原曰雨逸珠不能入也人惟入離也而後離入之故

慮乎曰然離羣者必自離也能自容豈不能容羣曰離羣則生自離則死何也曰君子不與之爭故生小人力與之爭故死

下重公子生機鴻鵠遐飛無咎 繹曰人入地而動雖飛不遠矣況地在人位更陰險乎公子生機以地言也遐飛不退有害也是月也鴻雁來賓

原曰公子生機禍將及也鴻鵠遐飛速去以免禍也機乎機乎始得飛而不遐終求飛而不得矣可不慎乎

統重螺離育風水漂其廬凶 繹曰離之戒戒離人也離統重旋自離也離育漂廬

棄離衛也能無凶乎

原曰風水漂廬以離育也噫螺不可以離於廬魚不可以離於淵鳥不可以離於巢蛇不可以離於穴人主不可以離於國都

說曰協謀和衷事所由濟奚取於離哉離起於不疑疑則入讒讒入而乖生矣君子秉貞信而無可入宮壤可以誠通幽冥可以理格五星之晶可役六氣之順可調豚魚草木可俯而合也奚其離哉

下重蜮含沙勿防之必射之 繹曰陰類人而動蜮含沙也是爲鬼簡所傷實多是

四國知光大也

以防之

原曰蜮含沙志射也防之其遜言愼儀乎 繹曰遜言非阿世也不抗而已愼儀非足恭也近禮而已抗則取禍媚則取辱防患之道最戒乎此

統重困於闑木得奚諵入宮見其妻 繹曰闑木受辱困困所亨也困極則通統重自解故得奚諵入宮見妻杜門謝客困道然也所極也邾奚霍諵

原曰得奚諵明我志也入宮見妻屏外交也

說曰君子寓形器而爲造化中之一物豈能衡決乾坤與大有力者爭柄於沖漠之中乎困其所不諱也第御困有術亨吾道而已道亨而困且忘矣

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孚乃利用禴信及豚魚也

爻戀乎道何以亨也守一於中觀萬於變消息因乎天時則覩虹色而懷璧德業成於強勉則致離曲以大光安危審乎物情則防沙蜮以免患然其要則在返觀內照致虛守靜以謹吾獨而已入宮言內省見妻言中饋也嗚呼潛龍之義大易首言之矣

原曰孚豚魚也

說曰地立冬之卦閉塞而成冬故卦閉葬於冰利潛師 繹曰純陰用事曰閹是月也水始冰地始凍閉藏也魚葬於冰即虹藏不見之義至立春而魚陟負冰則知立冬魚葬於冰非死也天氣雖上升而陽氣實不絕也司馬法立夏不興師故有閼無陣

原曰閉晦也陰專故晦魚葬於冰利潛師養晦也閉深哉翕者以固施也斂者以畜散也故君子藏辯於訥韜智於拙求伸於屈含文明於闇上重封突反煙厲熏心亟帚無咎 繹曰地居天位象突動則煙封泯閉也厲熏心中殆也亟帚無咎通之也

原曰煙熏心以封突也亟帚無咎反本也

主中重排闥覩后言鱗差退結其舌 繹曰臣得位而動故排闥以求盡言入告后出順外成康尚爵而況下其閉乎進鱗差退結舌事暱君也

原曰排闥覩后獨與謀也言鱗差辯而次也退結其舌不泄也

下重暴珍器貪人睥睨發諸夕凶 繹曰地有至粹儲發夕慢藏誨盜也興焉動則暴矣睥睨

原曰暴珍器盜之招也

統重啓鍵得金管無咎 繹曰羣陰成閉內外鍵矣閉統重極則開也是以啓鍵得管易復閉關養微陽也通閉啓鍵陽微自在也

原曰啓鍵得金管不終閉也

說曰盈天地之發揚布濩皆陽德也而實用其陰

之所蓄不蓄則不散散所蓄而已君子失時而
屈申龍蛇收斂退藏以法天地之蓄非所謂閉乎
蟬蛻軒冕萍視珪爵商峴箕谷洗耳漱流閉以身
矣未也收視返聽卻思杜機養其谷神固其榮衛
閉厥形矣未也天地之靈機生生不已不以頃刻
息是以剝之中而一陽已復果有仁木有荄乾之
潛龍淵泉未躍而見田飛天之機已動君子之閉
閉而有不閉者存非槁木而死灰若瞿曇氏之空
諸所有而已也在戒愼恐懼以養吾未發之中一

點天根常寂常照不著動不著靜既非有亦非無
石中之火水中之月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而方寸
中生天生地之妙已具君子者弗忘弗助悠悠俟
之已矣此謂眞閉通之言潛旨不既深乎亟帚言
去累結舌言愼言發夕戒露才啓鍵言相時四者
皆閉之義也

地地人小雪之卦

危凶顧童僕終吉邑人笑室人咷 繹曰人處重地下曰
吉屢顧爾僕終蹤絕險也濱危則凶顧童僕終
或笑或咷扶危慮公雖家不顧故邑笑室咷也

原曰危柔進乎上中而人窮是以凶也顧童僕終吉
窮者通之所以扶危也邑人笑室人咷其吉公也
上重牝鳴於棟凶際閨居以貞吝無咎 繹曰地居天位
主少國疑承乏居攝寧可動乎鳴 母后當國象也
則凶呂武是也貞無咎曹向是也
原曰牝鳴於棟女主昌也際閨居以貞有待也噫鳴
則凶貞無咎牝可鳴乎
中重一牝鳴羣牝諾司鳴以木羣牝噸噸而逐之 繹曰
鳴上重是也羣牝諾中重是也司鳴似木下人象也慮 一牝
晨鳴之索家故戒蹻而純守乃不望走而反願逐羣險
用事無如
彼何也

原曰司鳴似木將以正鳴也
主下重鶴鳴九皐或曳其足無攸遂 繹曰木雞司鳴尚
辭能無曳足當其未動故爲木雞遭噸逐鳴鶴在陰
及其動也則爲鳴鶴其義一也
原曰鶴曳足聲不上聞也噫牝於司鳴一閒耳且猶
逐之矧翛然不羣爲鶴者耶宜其曳矣雖然寧舍彼
取此

統重牝形牡中可小貞 繹曰女主臨朝天下蠢動大臣
所繫重矣王諸呂而亦可從三
思而博塞牝形也晏居念而交雛曲逆姑姪險而預植
丌臣牡中也然去直道遠矣故可小貞抑亦危使然乎
原曰牝形牡中藏用也可小貞不免於詘也其絳侯

梁公之事乎將欲翦雜而先翼之將欲取唐而姑與之沈晦以固其謀迂曲以信其志其危邦之大臣乎

說曰陽閉則不施陰閉則不交宇宙中繆戾乖忤烏得不危童僕非所以濟危顧猶有知危之心焉吉之兆也夫言危而四辭俱言化者何也天下之危人國者惟女戎小人爲最彼其柔佞易惑邪險難化喻詘足以變國是狠戾足以空善羣城府足以藏深奸人主一不察而付以柄則舞智發機結怨招禍不至於鼎沸糜爛不止莽加九錫操兼三

公侯景稱宇宙大將軍朱全忠稱同天再造勳臣韓侂胄號師王至如武后稱二聖上官昭儀手儲詰敕劉貴人草料軍國大事皆鳴棟之凶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顚倒是非荼毒善類頌言集於流水毒餤結於焚輪茹冰介石之士不爲諛諂則羣嘫而逐之請劍仗蒲之臣欲爲匡弼則曳足而退之載胥及溺夫復何疑哉當斯時也君子不忍一世之喪則何如天塹不可抗海潰不可航其寓異於同藏機於密設謀乘時庶幾一濟以期小貞吁亦戚矣

大咎也

三易通 下通 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曰黨柔得位下地得中中地而應乎君曰上黨君體剛而不見人居天位柔浸而長剛柔不相敵是以黨之終有主辭上重若雲若電若雷人疑自及厥黨析上心若動其黨自析雲電以雷天之動也動而若天何不析焉故爲卦主

原曰若雲密也若電察也若雷威也人疑自及厥黨析神而畏也

中重黨搆羣一口兩心主寄名凶繹曰地居人位小人也他動而搆羣惟刑是視外一口以共敗其君而內兩心以各擇其利臣盡若黨一人何賴焉故凶

原曰搆羣之凶無上也

下重黨網不黨不黨惟黨黨網賢黨網國繹曰地居地位陰已極矣尙可動乎勢不徒搆黨以網小人而且設黨以網君子網賢而國從之矣

原曰不黨權黨人云亡也網賢及國國珍瘁也撤其
黨裂其網國其庶幾乎
統重一手獨拍雖疾莫聲股之肱之貞吉 繹曰去黨而理可幾也一
人獨運而理不可幾也獨拍無聲股肱貞吉去黨者志之
原曰獨拍無聲矯黨過也
說曰季世邪正相持小人樹黨搤擊君子不得已
立拔以勝之黨之名所由起也小人以利合君子
以氣投利易入而氣亦衰是以小人之黨固結不
解而君子之黨每每疏而反爲所破大咎之不免

由於當事者明小數而闇乎大道也裴晉公不入
黨其雲之密電之察雷之威乎李文饒信兩心之
敏中而洩其謀蹈寄名之凶矣至於俊爵顧及南
北洛朔輈首虎穴捐生濁流可不畏哉雖然黨戒
樹勢戒孤五臣交讓以佐虞十亂同心以興周十
二賢相贊以伯齊未嘗任獨拍而廢股肱也

人人地地中之卦
齊軌儀善則子婦納於軌既齋既飭吉 繹曰人咸履方
端本則也子婦納軌一人效也卦本地中實爲地極治
平之化本自家齊助天理人要於相政齊家不教而曰

統重匪歸汙士出其妻貞吝 繹曰夫川澤納汙國君含垢藏疾邦君用善天下歸心故曰匪歸汙地不寧矣士不出妻家不齊矣惠彼刑于是以貞吝

原曰士出其妻不以汙汙也貞吝不能儀之而出之雖出可羞也噫出之猶爾彼鞅止極止者不甚矣哉說曰純陰沍塞一陽未萌亂極而未有以返之豈君子有爲之日乎然君子之用豈因之廢哉沈淵立槁蛻形羽化皆非中正之軌君子之德龍德也進則見田以元亨利貞成文明於天下退則躍淵以仁義中正樹矩範於有家通所以繫齊於地之中也儀刑之要齋飭而已束縛戒傷恩婦言譏牝晨艱貞止從欲歸汙明謹始進亦有事退亦有事大塊當摧敗剝落之後而發育之生意常完君子値汙濁喪亂之世而刑國之規模常定一而已矣

金丹稱冬至不在子言天地之生機未嘗息也

地地天冬至之卦

幸亨出市見鬻筍猗猗而茁 繹曰地下見天曰幸幸亨萌於土出市見幸當何如

原曰幸剛遜乎上中而志行雖不當位可幸也志行故亨出時見筍大行也雖然方茁而鬻不亦傷乎

衍曰或問復稱閉關此言出市何居曰閉關者養其微也出市者導其長也當是時惟慮陽出之無從爾胡閉哉

上重蛇遊鶴巢攫蛇首 句尾掉而束其翼 繹曰陰物穴處蛇也遊鶴巢地乘天也盡方蟄而巢是遊故鶴攫蛇首陽已生而尾能掉故蛇束鶴翼到復之際陰陽之交象固乃爾是月也蚯蚓結虎始交

原曰蛇遊鶴巢異常也常不可異也蛇而異常必攫其首人而異常必災其躬國而異常必墜其宗

主中重列偶於庭不費亦不施 繹曰賛陽出滯中臣任也地於此動土木偶爾小往大來雖費不多功之不施施費何益

原曰庭偶不施寧我費也

下重火宿灰以吹以噓可燎烹 繹曰天在地下而天不動而吹噓隨可燎烹陽德潤矣

原曰吹噓於灰未滅性也

統重梅醒不葉而英厥數五厥色白 繹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松柏後凋而梅先醒統重故也醒胡以先梅春德木梅開之木味酸梅主之豈獨花魁是爲木母故天地以糜并慄其神先醒在冬而幸以兆其功貞以啓元終則有始通義遠矣

原曰梅醒而英始歲功也

衍曰吾觀梅而見天地之造化焉為物不可終閉也故英冬不可春令也故不葉地數六將以終六也故五冬色玄將以反玄也故曰一物而四義其神造化者歟造者造無於有始始也化者化有於無終終也始始終終天地之大義見矣

說曰幸幸陽之將動亂極而治生也天根窈窈萌於重泉之下不離葭灰而發育萬物暉麗兩閒乃天地好生之心人心不死之機自此而變險否疑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困之境為泰勝壯貞之世君子所以幸其猗苗而生也然陽生甚微陰沴方盛攢首列偶之象未足以制之此陽者不過灰中之燼而已可不兢兢保之若何言學者則致曲以求全克端而會極勿遏其火然泉達之機言治者則憂勤以振蟄勵精以傾否濱號鼎新令其一變至道而已易言閉關其聖人脩己之功乎通言導長其君子憂世之志乎脅燭有明日月之佐也

外衍凡四十二章

易偶而方範奇而圓天下之物圓通方正是故方通三極圓成一家

大筮用枓莖為二十七筴筮則合筴請曰某有某事未究厥終必慎伊始惟神有靈爰質所疑吉凶悔吝尚昭告之既句乃兩分之右揲約三一左多約三一不用揲取右一筴立橫中為天極而以多者揲之以三視其餘一天二人三地書之上天位又合二十六策而多寡分之取右一筴立人極揲其多者視其餘之取右一筴立地極揲其多者視其餘一天二人三地書之中人位又合二十五筴而多寡分一天二人三地書之下地位卦斯成矣復筮重合二十四筴以請曰敬占某事已得某卦未覩其變或動而重或歸本卦惟神有靈幸終告之既句亦以三三二分左右揲其多者視其餘或一或二或三與卦上位同書上重否不書又合前筴而多寡分之揲其多者視其餘或一或二或三與卦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位同書下重否不書變又成矣乃占靜占卦辭一
重占重辭二重則兼占主辭三重占統重辭
小事小筮大事大筮遣次小筮暇豫大筮
重人各三筮則請加大筮而三舉之以成卦重重不
復筮書卦重俱
自上而下
大筮之數二十七四營謂兩分取極
揲三視餘也成位三位成卦
曰小成又三營謂兩分揲三視餘也成重三重成變曰大成故
通再成而幾微著矣
二十七筴者卦數也合而請者太極也兩分者兩儀

也多寡之者卦有不易反易也不易者一為一反易
者一得二也不用寡者靜無為也然而取極者靜能
制動有君道也揲其多者雖去三之一其二猶得小
筮十八之數也揲之以三者三極本奇也視其餘者
歸奇於閏也四營者四時也重以三營者不取極也
不取極者卦極無重極故氣盈也不重
不書者重以重出為義也必再成者兼三才而兩之
也

通有三中八純十六雜何謂三中助天中也理人中
也齊地中也何謂八純壯亂革幸天純也進疑比閉
地純也何謂十六雜貞戒蹇否天雜也險忠讓修勝
初離危人雜也泰平困黨地雜也
三中以為極定八純以為綱然後相陰陽準人事列

酌度三才而變置之進之非過退之感宜蓋心法之
列聖莫能違者三極之體
寓也三極之用
生不觀其用則莫知其所自行通者即用以著體者

十六雜以爲目五氣順布百物庶生成天成地察幽
察明陰陽交宅天地互精推之有漸究之有因巍巍
三極炳若日星釋曰此言流行圖也於戲盛哉
天得中故變而不失其序地得中故動而不忒其常
人得中故通而不爽其平三中者三極之樞也故極
居其所而羣動旋之釋曰羣動指眾卦以變遷不一曰動
壯閉體乎乾坤亂比體乎兌艮革疑體乎離坎幸進

體乎震巽故曰通以易爲體釋曰此言定位圖也
壯革天之天也亂幸天之地也進比地之天也疑閉

地之地也釋曰此即入純據肇生圖而言也而流行之次實由於此
人身亦有人中耳目鼻人中之上而竅兩口膪臂人
中之下而竅一故天下無特陽亦無特陰
左陽右陰故列天純於子午之左列地純於子午之
右上天下地故閒天雜於卯酉之上閒地雜於卯酉
之下險忠讒修人之雜天者也故依天雜而後之勝
初離危人之雜地者也故依地雜而先之平之義也
釋曰此言流行圖序如此知此義則後之序卦似
可不作矣此雖以人爲之而實天道之自然也
卦皆有對惟人無對其參三才而獨盛者歟

陰陽道也人器也兩物指道器不雜謂之純非以爲粹
也兩物相雜謂之雜非以爲駁也不然純莫如平何
以見於地雜雜莫如亂何以見於天純故純有純雜
雜有純雜純而純者吉純而雜者凶雜而純者吉雜
而雜者凶
大哉理乎其三中之中乎中而且純是故可以上贊
天可以下佐地可以正時序於八純可以明人道於
十六雜而三才各得其所矣釋曰此言流行之圖
左陽凡一十有八陰得零八而已右陰亦一十有八

陽得零八而已人則陰陽各十少太各五於戲陰陽
有消長之幾人事無作輟之際觀此益信釋曰此言流行之圖
或疑通同義而異文噫義文無二心易通無二道吾
何心於同異之哉同者不得不同異者不得不異順
帝之則而已釋曰八純之次同義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肇生圖之次亦同也異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兌而流行之次則異也
肇生自下者由根而枝也畫卦自上者由父而子也
吾於通見經綸天下之術如斯而已
大通廣矣大矣以言乎敷則三於易何易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故六十四否則止於八矣通不兩而二十七者也使亦兼而兩之不七百二十九乎故通三易也然則何以不兩曰苟明其數而可矣不兩不爲少兩之不爲多吾未見六十四之勝於八者也

卦者掛也重者動也

萬物根乎幸幸東北也冬春之交也有根則萌亂春卦也言物蠢蠢而萌未齊也故曰萌乎亂開乎革革東南也開也者言萬物之秀出也壯者長大也萬物皆長大正夏之卦也夏大也進西南也定乎進言止也物各止其所也比正秋也物至此而斂也故曰反乎比反則凝而實矣疑凝也西北之卦也閉冬卦也萬物之所終也故落言乎閉理也者利也利養也萬物皆利養以成也故曰培乎理此言流行之圖

先天以陰陽老少序之故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蓋法河圖之數而不拘其方後天以五行生成序之故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雖改伏羲之舊而適復其位通則以天地升降序之故曰幸亂革壯進疑比閉理蓋因羲文之意而不盧其中其中天之易乎先天於我藏諸用後天於我顯諸仁

以亂後幸一而二也革非二乎陰居中必革幾之而壯矣以比後進一而二也壯非二乎陽居中必爍幾而三而閉矣此亦八序相生之次也此言八純

人者範圍天地者也通者範圍三才者也

主辭者卦主也按其情而準之理權其是而定之則吉也是故天網張是乎地維振是乎人紀植是乎平治也三極判然後平生焉故次以初初者始判也

陰陽尚蒙欲定未定總總耳已故次以亂亂定則泰矣故次以泰泰則內寧內寧者外虞不足以震之故次以勝勝必革故次以革有革亂之君必有憂國之臣故次以忠忠於謀者動必戒故次以戒忠而戒則國基壯矣故次以壯君子安而不忘難者難也惟貞可免於難故次以貞貞者正也天道害邪而助正故次以助天之所助人必歸之故次以進進者升也羣賢升萬國理故次以理理極必反故次以遷遷處蹇莫若讓故次以讓讓者比道也故次以比比而不已則吝乘之故次以吝國以人存亦以人休

修者休否之道也故次以修修而勿疑則力故次以疑疑生貳貳生謗謗生離故次以離爲人離者必困故次以困困不宜有爲閉戶可也故次以閉君子閉則國危故次以危危必起於黨故次以黨黨外奸也外與內相因未有家不齊而能靖黨者也故次以齊齊者方也方者地道也若地之方庶矣乎故次以幸

繹曰卦序之義見前此序義蓋序卦之名義非序卦之序也

不易者九革忠戒壯理疑離困閉反易者九幸之反爲比平之反爲蹇初之反爲否亂之反爲進泰之反爲讓勝之反爲齊險之反爲貞助之反爲修危之反爲簒故通十八卦而已簒數其原於此乎不易者有專一之義焉是故爲靜簒九反易者有變動之義焉是故爲重簒九噫易十八變而成卦通十八簒而成重孰謂通數奇耶

繹曰不一者以一爲一也反易者以一爲二也故雖十八卦而兼二十七卦矣此言小筮之簒

桃者木之兆也兆則先幾栢者木之有心者也心能以卽物

平一而已否者二十六焉噫平難哉

哉此仲尼之道下學而上達者也小人蔽之故入於
穴明以滅君子蔽之故剏障空空復其初
或問太極生三極復生三極不幾於地生天
天生地人生天地矣乎曰太極非生三極也太極生
天地天地者男女之象也男女合而生人人復生男
女男女復合而生人是人者後天地亦始天地者也
此三極生三極之道也然則獨天奚生從父言也及
其生也兩而三三而復兩無不同也獨地奚生從母
言也及其生也兩而三三而復兩無不同也天地者

父母夫婦男女之異名也故天生地可也地生天可
也天地生天地亦可也天地生人可也人生人可也
人生天地亦可也生生化化雖億萬不可窮而止二
十七者三極之位不可過也縱言之父子本支親疏
之道備焉橫言之夫婦昆弟姻戚之道備焉噫深哉
平初也蹇錯而亂大顛也泰位天地也不則否也革
不待疑也疑不忍革也忠離反其類也忠孕男離孕
女也戒淩虛也困則囚也土封屋也壯閉通塞之極
也夷險以柔扶危必剛也貞不下也讓不上也齊內

而勝外也修入也助天也理理不理也比遇也黨則
流也進者退也地道上行天道雖盛而將退也懼言
退故言進也幸則進之幾也
忠天一也以革變故太苟壓於地雖二亦少矣亂離
地一也以疑變故太苟壓於天雖二亦少矣比或謂
易兩通三爲異曰易以兩宅三而三不名猶天有星
辰星之空即辰而星家不言辰也通則指其空而名
之曰辰焉故成三爲得異
易則圖範則書以異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地也異
天地孰與則天地乎且天地之生人爲貴不則人而
孰異於天地乎圖書以奇偶明天地爾則圖書以明

則馬龜非好異之過乎易傳曰包羲仰觀象於天俯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以
作八卦非三極乎彼圖書固鳥獸之一文遠取之一
物而又何異乎或曰圖書希夷爲之
附答龍皐葉刑部論三極通書
蒙序全書全書加鼎矣又蒙詢作通之意何由何以
刻之者無序益知公有意於不肖而欲與其進者然

非單辭可盡也通序有之緣諸公苦難不肯深究所
以徒見圖象卦重原衍等作有似於易遂以爲擬易
而不知其實非也故有之不敢示人耳柯少而好易
學之窮日夕不休用力既多爲戚滋甚蓋易本爲人
事而作今所畫只陰陽消長而不及人事已逆於心
不安矣及考先天圖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或
二卦配一氣或三卦配一氣孰當二配孰當三配心
益疑之又乾坤者元氣也八節者專氣也乾坤縱而
六子橫是乾坤六子八方並列而例元氣於專氣矣

純四雜而中隱然一天之極也自地生者卦九則四
純四雜而中隱然一地之極也自人生者卦九亦四
本於太極而演之爲二十七卦自天生者卦九凡四
有一乾坤之說皆非迂闊無當之空談於是乎始用
此意作爲平卦上天下地而中人也此卦既立因推
盡其性可與天地參與夫二儀清濁選高下吾身自
人成能致中和天地位焉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能
純即毅之巽坎艮坤不缺不亂犖然分列於天地二
極之外若三十輻之係一轂眾星之拱北辰然也又
徐而察之則見天之四純即毅之乾兌離震地之四
也雜者以人雜乎陰陽而言也人極中而純也天地
之極雖雜而不純用中氣也壯閉雖純偏枯無所用
之也當是時直據吾所見而成之非求合於易也及
徐而察之則見易之不可通也則易
所以數往察來通變成務而乃用不可通之數又易
名周易以文王周公之所象象故也及其經理天下
顧舍之不用而用九心益疑之思有以通其變極其
數使天道人事合爲一理以成一家之書而愧未能
也既而靜養石峯山中每每獨坐徹曉忽於一夕見
外左右列者皆八卦之象地極之外左右列者皆八

卦之象入極之外雜天者亦乾四卦之象雜地者亦
坤四卦之象無往而不得入卦之合焉易有太極而
不用通以三極而尸之純雜列而奇偶明天人錯而
大業出乃始渙然自信曰天地之眞數在是矣此肇
生一圖也然此圖橫布平義未顯於是以其自天生
者位於上自地生者位於下自人生者位於中作定
位圖位定而平矣平則天地不交陰陽各奠五氣不
能以順布而四時不行於是以子午分下上卯酉列
東西立天極於午中立地極於子中立人極於子午

卯酉之中爲常永不動之主而以二十四卦分配二
十四氣其分配之次則定八純以爲綱列十六雜以
爲目左陽右陰故以天純置子午之左地純置子午
之右上天下地故以天雜閒卯酉之上地雜閒卯酉
之下人之雜天者則依天雜而後之戴天故也人之
雜地者則依地雜而先之履地故也純爲綱以得陰
陽之正也雜爲目以不純也一綱而統二目諸氣屬
於六節陰陽互藏其宅而終始相生不窮五氣以布
四時以行而歲功成矣縱而觀之卯酉以上爲天下
爲地而中爲人固平之義也橫而觀之子午以左爲
天右爲地而中爲人亦平之義也故一通皆平也然
肇生之次猶曰出於天定而不可易也至於此圖所
定之次則實吾心法之所寓正如後天之所以更置
先天者也然後天八卦皆更而通則半之非不忍盡
更而故半之也其理固如是也何以言之肚亂革幸
本天純之次也然肚革爲天之天亂幸爲天之地春
夏自地而天故先之幸次以亂次以革而終以肚肚
幸不更而亂革更也進疑比閉本地純之次也然進
比爲地之天疑閉爲地之地秋冬自天而地故先之
進次以比次以疑而終以閉進閉不更而疑比更也
且幸一天也亂自一而二也革則天進於土而地返
於中蓋無所容而退也肚則天而又將地矣進一地
也比自一而二也疑則地進於上而天返於中亦無
所容而退也閉則地而又將天矣此流行之於肇生
其更也不得不更其更而半也不得不半雖心法之
所寓實天道之自然又奚必其盡更之也而後可哉
外衍謂通同襲而異文正有見於此耳是故按圖而

觀則天地立極於上下而二十四氣各屬一卦以運
旋其間無補輳無欠缺分明恰好則自無乾坤六子
並列之病二卦三卦異配之嫌而氣鈞人立極於中
而上之下之左之右之以成其能陰陽各十少太各
五無有餘不足之處則隨方致力人事盡氣化周而
天人合又諸卦皆偶或不易而對或反易而對獨理
無對有居中制外之象而勢尊且諸偶得此不對而
奇則圓而無礙可以通變成務而數行此所以爲中
天之易而先天於我乎藏諸用後天於我乎顯諸仁

也其數既明其理斆周然後斷之以吉凶屬之以情
象挩之以圭辭決之以筮占申之以原衍廣之以外
衍而通之爲書成焉則通擬易者乎抑不擬而自爲
一家之書乎若曰擬之則易更四聖固已大備何俟
小子之贅縱欲贅之彼太玄洞極潛虛之流無不極
其模擬比象今又豈能過之而復贅之也故通不得
已而作也非以擬易而姑爲之者也然通不擬易而
易自符通八卦之外更有同者雖欲強離之而不可
得也易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蓋義之三畫固三

通繹序

粵自姬文彖易公旦象之上闡羲畫下開孔翼遂令萬世宇下高閣炎黃夏商氏之連歸而惟周易孤行虐燄厲禁無從遏之郁乎盛哉至康節皇極得自先天伯溫解之識者勿許豈獨作難述亦未易矣先生作通歸於佐易而讀者類謂擬之卽不謂擬亦第以易用偶通用奇爲獨創如其創以奇爾則太玄洪範業以奇命謂擬易者猶爲贅易謂創通者不更贅玄範耶夫天地之生人爲貴而三才之理管於人先生蚤歲養靜透徹元神思議遼待營符及其旋證義文則不惟不相背而更相爲用適有以佐其畯之所不通義之所未啓者賸道緣玅契數遂嘿成觀者病難略涉便已若分宜趙君濂臨海劉文舉皆嘗序刻先生弗謂當也開嘗舉總論所未竟者發之答葉刑部論通一書而至於因位定卦因卦命辭因辭設象因象識氣類有微言必資玄解爰訓漸過庭識慚入室久欲箋繹因仍未遑今夏吾筠龍弟見寄通說窺深恣渺曲鬯大通詎惟窺作者之庭亦旣極

通說序

夫君子憂世之心何慇也自乘龍御天大易既昭圖以包地方以承乾事以繫畫乾坤之以二爲六六人位也以八爲六十四六十四人事也繫詞之序卦雜卦則萬物太極也三極之變而相通亦既備已是編之作何居易之言通寓變化於意言象數之中通之言通指脈絡之生而養疾而憂死而歲時而記美而光蠱而飭凡所於耳目見聞之表通之妙得易而玄非觀象玩變神明以隆報於其親者無類矣廣無意不及肫肫乎其慕若察微不可幾也通之義得通而彰指掌而見觀文以解矣夫有易而尙汲汲於通是君子憂世之心不能已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俊少而好易壯而讀通潛思冥會輒有所窺遂卦爲之說知不足以知通亦就吾所窺者以是正於玄解云爾

時萬曆丙申歲夏五門姪馮時俊頓首謹序

小學補

慈谿馮柯子新甫著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右經一章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人之孝匪直按禮節勤朝夕要以如式則止也有惻隱以行之而養疾而憂死而歲時而記美而光蠱而飭凡所以隆報於其親者無類矣廣無意不及肫肫乎其慕若心孝也夫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推也夫故孝也者非一人之私行也推於心而則於人錫弗飾於僞然後可以爲人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於天是故先王上之

右傳之首章釋孝 已刻 巾箱

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君子悲其不可復也而先焉貴勢勿驕貧賤勿約有怙慢勿習慫寡勿悔父黨如見吾父焉而敬同兄黨如見吾兄焉而讓同弟黨如見吾弟焉而友同詩云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此之謂也物生職職爾人生蒙蒙爾
以若孝悌之言禮法之行日使聞見以飭其肺腸後雖
有他實不能遷之矣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右傳之二章釋悌已刻巾幅

謹之於人大矣克謹則上達不克謹則下達懋之哉體
色必正以齊視聽必一以法灑掃必微以序辭令必安
以定師傅必畏以就交游必類以下誦讀必離以貫書
法必端以勁寢興必惕以時飲食必讓以節以允陟於
高明毋淫心舍力爲天下歸惡所詩云溫溫恭人如集

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道謹也

右傳之三章釋謹已刻巾幅

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人不
知其不可爲而言也指天日誓生死如響如流以成其
信越宿而覆之忘之矣校其行背而馳矣民且爲之愧
恥而頑不知其情之露而忍矜也於戲便僞伐德原慤
匿者次也嗜學博聞復善談論雖有褊心不能不說者
又其次也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右傳之六章釋親仁已刻巾幅

而後論試而後譽量而後告喻而後答義而後約如而
後諾則言不爽而信孚矣君子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

右傳之四章釋信已刻巾幅

人不能孤而立也居必有同處學必有同業不羣則乖
乖則倍倍而不至賊君棄父圮族斁倫者鮮矣故賢父
兄之翼若子也勿以尙氣長傲勿以淺中導忮勿以躁
進趍爭勿以任數誨詐惟寬綽惟平粹以和若子衆俾
無或迕於有眾習而自然成之若性則胸中常有萬物
同體之意而益然矣此謂汎愛眾此謂愛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汎愛眾已刻巾幅

人之於所與處也猶絲之湼於皁也汙之而已爾猶雪
之沃於湯也融之而已爾凡民盡然而況小子乎其志
未辨也其趨末一也比之匪人化之而已爾故君子必
親其仁仁之品有三道高德尊性復廣易使人望之意
消見之禮篤者上也洞豁質直能而數人之過失而不
匿者次也嗜學博聞復善談論雖有褊心不能不說者
又其次也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右傳之六章釋親仁已刻巾幅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率知能達愛敬而滋成行義

之美者謂之文文者文此行也夫鳥之反哺豺獺之祭以報也蜂蟻之主也雎鳩之摯別也黃鳥之呼也鶉雀之貞也莫不有君子之道焉惟率意而爲之不中節不稱文故不離於禽獸也人秀靈於百物而所以致隆於尊親者不節不文則嫌於禽獸矣故君子孫學子謂伯魚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故詩禮者聖人刑家之大訓也學詩則惠順而鄙詐不萌學禮則直方而邪僻不入是故其節著其文理其義行其道美而小學成矣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

右傳之七章釋餘力學文已刻巾幅

小學補

貞白五書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質言序

質言者吾師吾兄寶陰先生所爲文也夫文何以質名即其心之見是者宣之辭耳矣古之立言者自六經以下子史流略無慮數千百家豈盡純乎聖人之經顧其爲言具以宣心達見非事乎甲唱而乙和繼禓而錦襲以張示天下者後之人覩其文評之即高下純駁莫可爽焉何也其言之質也非僞也末世僞滋士爭務華標而寡實蹈無論實蹈即能言之非知者皆是掇往牘之筌蹄窺成言之藩廓以揚己誇代曰吾論高而理純即則何與焉天下有知言之士求其說於爲之初者則窺奧陋牆揣本棄末其何說之能行譬之取英蘤而飾枯木採土舟而行江河乍覩者非不燁然稱美而蕞駝三老已竊笑其非及夫槁而潰焉則羣眾人共舉而置之矣先生固所謂知言之士也讀書山中博羣篤古玄覽精思蓋二十年往矣俯仰天地上下古今蒐抉性命窺奧賢聖指歸及夫人道經綸物理變化之故而立爲一家之言曰銓道等篇爲說不同要皆即其見之所至以

發明理道表設知能補前修之未洩開後學之難窮者而心性論與觀物篇尤爲會要潛眞昭指宗緒彼其歸一門途當伯仲季周諸子異不詭道新不離矩則尤於高且純者幾焉視彼效顰逐步勦採撫根卒不免爲世之棄者矣啻虎鼠薰猶爾也書成名之曰質夫直闇心眞不事僞口質之基也卓知確語不爲二三質之實也本榦茂植枝旗遠長質之用也書三義備焉則斯名也稱情哉稱情哉先生爲人篤中而約己信古而敦倫循循闇闇任其原眞不識天下有蹊谷變遷脂韋突滑之

事若太古甿者及與之揆索古今剖原事理則如神劒斷犀解繴靡滯貫騶歷險馳騁不停松柏遡天風而競秀珠璣對海月而吐奇蓋其誠積發光莫之可蔽然也所稱三質之義豈惟知而言之卽實蹈君子亦何讓矣今天士士多爲襲矩步繩之說以取偕於時士風日敝假令先生得位以其獨得之見挽浮就實一洗舊習歐陽子之功不復可覩哉於是成能子爲取刻之以成古義訓世風也或曰先生所著有三極通及是書通似太玄是書似法言卽揚子可並轡馳已余曰二書未暇度長絜短揚校投閣書馮述寓直錄揚著劇美論馮作迺瀾諒第參觀之必有短長於文字外者余何言哉嘉靖癸亥秋仲月賜進士第刑科給事中奉敕巡視京營門弟馮成能謹序

質言目錄
詮道篇
修學篇
觀物篇
評古篇
雜議篇
砥行篇
經世篇
凡七卷計一百二十二章

質言

詮道篇 凡十四章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道其總乎衆理其總之析乎不極理之總則不徹道之析故君子總之貴今夫地邑而爲城市野而爲村落硃而爲衢途浚而爲河渚築而爲亭畔地其總乎衆形形其總乎衆質質其總乎衆氣氣其總乎衆生生死村落中而不知村落之外者也猶羣蟲處褌中矜其白也而不知髮棲者黑也此無他見一方也苟陟崧高視之則四空之內曠然一大地也無城市村落衢途河渚亭畔之別矣

故君子總之貴

首羣物而無不之者道人而直其心以行者德

或曰伊川以春秋五經之斷案是經春秋而緯五經也

堯夫以聖有四經禮樂汙隆其間是經四經而緯禮樂也逮桑悅氏又謂易經五經五經緯易予將孰據哉馮子曰聖人之作經猶機女之織帛也天下有經不統緯緯不屬經而可成帛者乎六經者六全帛也故易則經卦而緯爻書則經德而緯政詩則經風雅頌而緯賦比

興禮則經三百而緯三千樂則經律呂而緯宮商春秋則經筆削而緯事彼析而言之者曲見也曲見而言之者妄言而不異然則伊川亦曲見者耶曰五經必衆斷於春秋是五經皆贅說也易昭吉凶詩嚴美刺書紀治亂禮樂分流離進反斷兮若老吏折獄無黨無疑果贅說也耶

或曰刪後無詩諒乎馮子曰非也天地有五言之詩吾心有不律之調不以刪前有不以刪後亡常流著活潑於吾目而未始離也是故川雲山月皆眞景也花紋鳥蹟皆奇字也蜩鳴竹戛皆嘉韻也咳唾語言皆天籟也刪後果無詩哉

或問老泉明論馮子曰噫此術也何居曰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而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是欲以一網十也何如其術也若聖人之明論則不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或問髑髏馮子曰之論也莊生以爲達者也達則生死同門吉凶齊域昭昭不必苦冥冥不必樂而又何羨乎彼其以髑髏羨也是不知死也不知死宜知夢夫夢也亦嘗有君於上有臣於下有交游妻子於中或僕僕而事至寤也尚有餘勞或哀哀而痛至覺也猶有餘悲來見有南面王樂而無人閒之勞也人之死特夢不訛耳身與人交情隨事生當無異於夢也烏昭昭之苦而冥冥之樂乎然則何時而樂曰天統元氣故寒暑晝夜日生如是死如是夢如是覺如是烏昭昭之苦冥冥之樂布而不勞地載元形故山川草木日變而不癉人宅元精故耳目手足日運而不竭心思智慮日發而不枯故乎

女多壽何也馮子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草木倒生故無知禽獸橫生故有小知惟人之生也直故獨靈於萬物

心統善性運心故性者心之生也非獸獸而已者也無體無質精神以爲宅非理非氣因緣以表則故則非性不生性非感不形因緣乎感而鼓舞之以著其善性之所以盡神也今有嬰兒于于焉嘻笑而投余則笑詎父兄之慈愛也而憐之憐之仁則也而憐乎憐者則性也

性以行夫仁也鳥獸相搏強者攫弱者而磔裂之人必勃鬱而不平夫不平義則也而不平乎不平者性也性以行夫義也故性非默默而已者也存之若雲伏谷火宿灰漠然黯然而靈光內炯不知其所自有發之若雲起膚寸瀰達瀰漫不須臾霖澤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過之則風斯卷雲斯收倏焉清明還於太空不知其所自歸能張能弛能卷能舒門鍵爲鑰膂矢爲機是曰性性乎性乎以精神爲體質以因緣爲精神故有之則強毅貞固奮迅激昂足以樹立於天下不者扶之弗起策之

弗前潰敗委靡不可收拾泥而已矣哭死必以偯苟無偯哭不類矣割肉必以刃苟無刃割不齒矣達善必以性苟無性達不力矣故性非默默而已者也人之言曰任性使性又曰戒性忍性耐性而果默默而已雖因緣於感而若槁木無生已夫焉得任使之而又惡用戒且忍耐爲哉其戒之忍之耐之哉以任性而使之也其任性而使之也以性之生而非默默而已者也故有感而後有因有因而後有性有性而後有善亦可因緣使爲惡乎曰不可天有中氣而純雜鈞焉地有中氣而純雜和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是性者天地之沖氣人心之精英烏覩所謂惡哉爲虎狼則性必駏虡未有爲駏虡而虎狼者也爲駏虡者也爲駏虡則性必人未有爲人而禽獸者也然則惡孰使之曰物寡智人多智寡智則蠢蠢則專專則眞眞故全其天而不害多智則機機則巧巧則詐詐故反其性而不知故世無虎狼之駏虡無駏虡之虎狼而多禽獸之人也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智也其所以淪於禽獸而不如之者亦智也故智性之賊也豈惟

禽獸天下無甘黃連無苦甘草無堅薄柳無脆松柏無寒茅茨無熱山梔無臭蘭椒無馨蕭艾是智愈無則性愈全故智性之賊也嗚呼禽獸寡智而寡智者也草木無智而無智者也人多智而能不用其智寡若禽獸無若草木其爲全性又何如故舜無爲禹無事文順則孔默讖顏如愚之謂大智敢問子之生與告子之生同異曰身之生謂之氣心之生謂之性告子辨之未辨耳故孟詘諸子孰優 句 孟乎曰孟詘告矣又曰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非告乎荀詆孟

矣又曰途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
能仁義法正之具非孟乎是言善則爲告之孟矣言惡
則爲孟之苟矣故揚混之混又無別韓迺品其混爲上
中下三焉然而程限則譏之曰韓眉學也原性而慴性
原者也性卽理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理一而氣殊
理固孟也氣又告也兼而性之又揚也孟上告下而揚
中又韓也故諸子之論一也何彼皆惑於性爲生之質
也爲本始材朴也夫其以爲質爲材朴則物矣故擬之
者膠焉固焉各窺其說之所窮而其之或偏一或合兩

或離其合而三或落其三而兩卒不能超而得其說也
乃若蘇胡則超矣然又悉舉而歸之虛夫性之不可虛
猶其不可物也失則鈞惟夫知性心生也可使達善而
卒非善也則性可明說可定矣

陰無始一陽無終十惟無始必得陽爲之綱惟無終必
得陰爲之助故陽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君子之道也
中國之道也陰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小人之道也夷
狄之道也

舊莫善於平心平心者天福之惡莫惡於使心使心者

天惡之

或問孝馮子曰老不足而有子以足之謂之孝知孝之
義者可子矣

說天莫若仁訓仁莫若天夫何故文皆從二從人也一
陰一陽之謂二天從二當矣曷又從人天之道備於人
也仁者人也仁從人當矣曷又從二仁之原出於天也
天以陰陽成歲而陽所以體陰故常春仁以殺生成德
而生所以行殺故主愛

儒之品亦多矣記博雜而無統積瑣醜而無用居居然

顓儒者也言不純師動不純軌而趨時合變活如轉丸
然怯懦而不守也俄而動以利怵以威從之而已是枉
儒者也其資近道其舉算過而精神意氣不足以鼓天
下而鄉焉是近儒者也鉤奇獵異爲駭世之論而掩迹
先王以持之遂使天下敢怒不敢非敢疑不敢駁是霸
儒者也不校彼己不屑世故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
不止自適而已是逸儒者也柔其質險其志而以退爲
進眇然儒者也而實非也實固不足以能之也是猴儒
者也若夫休休乎其包天下也卓卓乎其離凡而立於

獨也劃劃乎其有規模也毀譽不撓行違皆可生則名
實準於當時歿則風韻流於後世夫是之謂眞儒

修學篇 凡二十章

質有美惡故學有難易質美者如竹其方圓圜徑蓋自
出土時分定不越浹旬遂爾吐葉淩霄何易也不美者
如木始僅萌蘖耳必數年拱把必數十年合抱何難也
故學在質而已然則質美者可無學乎曰非也譬之二
竹一膏腴一瘠磽其濡潤老嫩同乎矧復爲惡石壓則
筍必不直或直矣而蛆雖筠籜難平兔風霜之折矣學
也者猶種竹膏腴而決石剔蛆者也可少哉特視質不

惴惴乎若鳥之棲而舒翅左翼也慮慮乎若慈母惟嬰
兒疾之憂也慄慄乎若越巖牆而防其崩也瞥瞥乎若
行千仞之峭壁灑練耳茲而首衝足狹也則心不走慾
不入奏字定定靈臺淨淨璞玉渾金莫得而名至矣哉
夫道匪思不悟及其悟之也又不係於思匪學不入及
其入之也又不係於學悟耶入耶殆天啓其戶而神通
其竅耶
或問思而窒何也馮子曰幾矣思之苦也必窒窒之窮
也必通故窒者所以通也非所慮也今夫國都之中宮

闕麗焉百官當焉財貨聚焉固天下之極觀也然必阻關隘限城隍嚴扃鑰不達於此者不至於彼也子既不憚遠邇以及是矣而駐足也可乎必焉屏思慮黜支離從容靜養以須之則千門萬戶廓然大通而無復藩籬限矣何國都之鉅麗不可縱觀乎

心因俗者鄉也形出俗者怪也心出俗形因俗者君子也

人皆曰洗過耳洗之而迹存是過不可洗也人皆曰補闕耳補之而痕在是闕不可補也何也無過無洗無洗而立焉則終遠焉而況未必肖也故史難又如一言也

無迹無闕無補無痕然則不幸而有過柰何曰洗之猶愈不洗者也補之猶愈綻而不完者也吾特惡惰行者以是爲他日冀而先自恕生過也

或問曜友馮子曰余於友泛如也曰友者所以奬德咐匪不義而飽魚我者泛已寬矣若之何曜然則廣而習之猶愈乎泛且余朝而習公且曰其詞察其情淫淫焉與之揖遜名匪跌者也若之何泛曰之所泛而曜焉奬德祇以圮德咐名祇以銷名有跌不匪而或擠之者也若之何不曜者有泛者有推而遠之者有引而近之者有攻者有誅絕之者有不卒曜者有絕而復合者視其人以差之而已余一日之內友不知其幾更也而差之不暇而暇與羣匪曜乎泛羣而曜古廣習而差人此余友友之術也

或問史馮子曰畫師傳形也分明肖之矣然使其人並而立焉則終遠焉而況未必肖也故史難又如一言也史難曰畫傳形史傳心史當又難矣曰不然貌象者形也淨于貌象之外者神也畫不肖厥神雖具然人形猶不肖也必令生綃中拂拂生動乃爲肖畫畫因形發神史屬事顯心故曰畫史通於畫者可以語史矣然而通之難筆有輕重則意態遂殊染有淺深則精神頓改其在幾微之閒乎幾微者數也曰不能言筆不能宣父不能喻師不能傳默於馬者牝而黃老於輪者手而心蓋著力不得者矣曰亦有明此而史者乎曰仲尼約魯史

也游夏不敢贊一辭匪拙一辭能失眞也孫子作晉史也桓侯不得改數字匪靳數字肖桓在數字也故神明其數者魯史也巧匠旁觀而縮手者也謹守其數者晉史也不爲主人改廢法度者也餘則蛇添足虎類狗馬加肉螭附鉛吾不知其於數何加也

或學文於馮子馮子曰文有圖機焉得其機則千態萬詭而不窮一塵十行而莫禦不得其機則一思一隔一句一礙如縛足而行艱乎舒矣請問機曰機乎機乎妙於無形執之無踪疑其神潛其思不汨於他侯其自來

悄恍之間忽開一隙而因導之廓之光明活潑洞見首尾遂急起而收之信筆而摩之又忽焉以遁遂至於空虛而雖有樸季之足莫可得而追及者也其來徐徐其去飄飄流動不羈因應無方是謂圖機嗚呼此機揮淪人不得而聞此機要眇人不得而曉非顓志定慮之士其孰與於斯

言者所以言心也不可以僞爲也聞有僞爲者矣然而終識其僞也何身有之則言之親切有味也其僞爲者意之也意之者或失則枯槁而求其懇惻眞或失則遁匿或失則榮華或失則枯槁而求其懇惻眞至之意則無也故趙括之談兵父奢不能窮可謂善矣而善也奢用兵之善者也談兵至奢不能窮而不善之者括之言意之也今文人之括不少也雖馳辯如湧泉恐終不免奢之笑

子祥奇草書而未工也請法焉馮子曰書莫奇於楷若草特楷之草草者耳端人楷士不爲也草而奇史游升堂張顯入室矣且尒閭之篆文古以奧其流也隸隸文斷以懿其流也楷楷文正以則其流也草鳴呼書至草而法窮矣民譎滋矣律出入經魯魚從是階矣胡奇哉

花始於根荄結於蔕蔕芳於吐華壞於散漫觀花於蔕之前未快也觀花於散漫之後可悲也楷則花之吐芳者也故書莫奇於楷子祥喜曰書尙惡草也而矧爲人乎株請手無草書曰無草言身無草動心無草思以終子之楷教

馮子不推命或曰苟況非相之意歟曰然夫天之於形匪物物刻而雕之曰如是則壽否則夭如是則富否則貧如是則貴否則賤也如樹一林木焉其秩同也其

山同也其樹之時又同也而或爲牛羊所嚙或爲斧斤所伐或不嚙不伐而至合抱干霄其壽殀何弗齊也其成材者又或爲棟梁居人物之上或爲溷廁在汙穢之中其貴賤何弗齊也故命者偶遇也如行之在途而相值也形者偶結也如水之衝流而成漚也適然而已故善養則壽自賊則蹙讀書則貴任頑則賤撙節則富侈用則貧如用器者愛惜保護則常爲玩好苟賤用不休則一朝而毀矣豈天之付是形也使之然乎故君子踐形而不相形俟命而不推命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致用者也故內外合體用一理財而財理治兵而兵治今則不然口尚黃而道之對偶齒未易而教之套辭語及時務則頻蹙而鄙夷之自以爲儒者也而人亦和和焉信其儒者也嗚呼對偶可理財乎套辭可治兵乎如此而學如彼而用是適燕南之運規求方也及至握算不知縱橫對壘惟修齋誦乃始笑其腐也而雖其人亦自笑其腐也不知儒非腐也儒之所以學者腐之道也故眞儒不爲空言聖學在乎致用

或問心馮子曰心非方寸肉之謂滿身皆心爾問我答皆心可覩可聞皆心不可覩不可聞皆心或茫然自以不悟所謂也因請子之肉心何若曰余心乎余心乎常若雨霽之山草木加碧土石加淨白雲歸洞餘風自松而清虛高朗之中猶覺其有餘潤者也又若沙澗水清雖萬丈之深徹見其底細鰕小鮮泳躍如在水面而微風波而文則錯愕忽逝杳不知其所之也又若秋空月蓬萬籟俱寂遙聞鶴唳猿啼而悲切蕭颯令人毛骨灑淅者也肉乎肉乎心之郛乎心乎心乎肉之神乎脫落其肉神明於默則可細可鉅可邇可遐而子求之肉子

亦七尺肉矣敢問聖心曰鏡涵何謂鏡涵曰心體虛明泯無一滓天地百物無不坐照來無所迎去無所牽若山雲水萍其聚其散無心焉耳已此謂鏡涵此謂聖心或問通之爲書也大無涯細無閒玄無門深無底卒莫得其所以性之乎馮子曰難言也余之山居也凝神數載露坐千夕始也松風還閒皓月到懷然而山谷吾塞也梧竹吾礙也既而神冉冉出焉天若近地若遠爽氣與俱星辰左右又既而天移若輪運地轉若磨走天心裂雲漢傾雷電脊蘂龍蛇勃現而風雨急驟若無所措

其朗也又既而支解魄散神跳鬼號孔雲霞田焉忽有一物自空而墜其色黑其聲魄其形石吾神愕焉吾體泊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若風之過波之定而澄焉靜明若金之鑠火之足而華流若鏡然後心兮炯乎其玲瓏形兮脫乎其剝落天地吾首足日月吾明兩山川吾骨津草木鳥獸吾毫毛古今吾旦暮人事吾垢苴道德性命吾精英掛之爲卦假卦而卦吾不知其所以卦動之爲重假重而重吾不知其所以重夫是之謂通周生雲韶語人曰先生此書不稱玄而玄在不號虛而虛存在周爲易在今爲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而或以偶莊列躐其華乎

或疑通駕詞於誕馮子曰金矢鬼車載之易童牛角馬紀之玄奚其誕

吾目一左而見日出矣吾目一右而見日入矣乾坤一目爾誰云寥廓哉

肖湖曰學本朗行朗行本孝至於外父母亦不可忽所以觀之令內孝吾父母也

學貴悟悟則縱橫曲直無礙而無不遇

惡者心之亞也惡而亞則知善爲元矣佚者人之失也佚爲失則知勤爲得矣

觀物篇凡十章

盈天壤皆氣化也世儒稱人物既生則形化長而氣化消非也有純氣化者有寓氣化於形化者有非氣非形夾雜而生者三者相與並生於天壤之間氣化不獨古形化不獨今人特不察耳矣以明其然耶彼潛一池魚鰕鱔鱓不種而生豕積糞草蟲蟣出焉魚飫也而蛆醯臭也而蚋坎卑也而螺苴腐也而螢相林之蠹霉葉處伏根處沙核之蝎朔上首望下首人服新衣俄而蟣蝨書籍不日暴衣魚生焉芝無根鳳無母沙島忽露海中遂生草木禽獸此純氣化者也若胎卵禪續昭乎形生然非二氣之委和保合之涵毓之胎不胎卵不卵矣朱箋氣以成形張銘塞吾其體此則寓氣化於形化者也若鳥食桑甚糞而爲桑蟲與莧實同飯則莧變生蟲橘踰淮爲枳雀入水爲蛤鼠竊油爲伏翼龜子以目射白鵑不合而風化乳鴨羣於水而一雄呼鴨鴨旋其外則羣乳孕雞有麥秸雄螺贏取桑蛉祝之七日化橘青角

蠹食葉脫爲蜾蠃絫落水爲苹蟬爲花蚯蚓爲百合人陷
石中食石膏爲石馬之駿入地爲肉蓯蓉此又非氣非
形夾雜而生者也是其然必有所以使之然物雖欲不
然而不自由也神以潛行機以時動化以玄運變以天
發細縕者化醇游蕩者繼成是故或氣或形或雜或純
非此長而彼銷迺齊發而並生世儒見人類無氣化也
者遂以已見之小模量天地不悟人者眾有之一也合
大塊之內而放觀之則乾坤山海日星風霆寒暑晝夜
鬼神變幻無乎而非氣之精英著洩殊玆人物不屬居

足以與此矣若夫庖帝武產棄吞鳥子生契遭龍滕孕
無大哉氣乎體造物祖羣動際普天自非妙悟達觀不
退者什九不觀釀酒者乎潮江生酒室漲此氣相感也
不觀覆醬者乎湖海平醬瓿溢此氣相應也曰若是則
潮乃氣矣敢問氣曷生潮乎曰人氣少噓之則成溼天
地之氣大呼之則成潮潮者溼之積也竈必有煙其凝
煙之處必汗也鑪必有篆其蓋篆之器必水也曰亦有
有氣無水者乎曰蓋有之矣必氣之散漫而不收者也
夫氣鬱而不洩則蒸而爲水其鬱愈甚其水愈多故鼓
裂無震聲覆漏無醬水理也曰子言欺我矣天開矣地

也

鬧矣疏之以四時散之以八風元氣洩矣安得鬱而生
潮乎曰不然人氣結則病火湮塞則滅天地之氣不疏
不散則戾然而天地未始有缺也疏且散於其內而未
始有所透露也不透露則包藏包藏則鬱積猶人之氣
血週流於一身而膚革完固無盜氣之處則氣常充也
此所以磅礴辟塞不得不蒸爲潮而決之海也曰決必
以海何也曰氣鬱必決決必隨數之常也故龍之煙也
決於突笛之聲也決於孔水之飽也決於涘人之氣也
決於腎海也者天地之突也孔也涘也腎也天包地地
離辭芷之芳芬木蘭秋菊之隱約揭車園桂之清標有
不有無不無根之芒芴之地葉之廣莫之鄉嵬之太虛
之中尸之無極之命烈日不能暴震風不能撼春雨不
能滋稜霜不能剝其生也天行其謝也天解天行而生
是花無生天解而謝是花無謝無謝而生滿齋皆春吾
得而觀之不得而執之吾得而言之不得而有之雖吾
不得而執之有之人又安得而知之是謂化是謂玄或
唯唯而去

馮子跚躅蛛網之下若有思也客曰蠶乎曰未也蠶望
炎而息蛛避喧而居蠶以桑柘爲食非乞於人不可得
若所爲耶吾益信士及之譽佞也我聞黃庭有屈軼焉
佞人入則指之吾又悲茲樹不屈軼也不指其佞而受
其佞微帝斥樹將松柏梧棠譽將國風雅頌矣譽耶樹
耶吾獨帝無譏焉

馮子居斗齋曰觀花或問焉曰吾齋無花吾目未嘗無
花吾目無花吾心未嘗無花吾心無花吾神未嘗無花
神凝於心心合於目目聚於花花本無花無花則無生
無生則無謝無謝無生滿齋皆春菱荷可藥之綺麗江
離辭芷之芳芬木蘭秋菊之隱約揭車園桂之清標有
之中尸之無極之命烈日不能暴震風不能撼春雨不
能滋稜霜不能剝其生也天行其謝也天解天行而生
是花無生天解而謝是花無謝無謝而生滿齋皆春吾
得而觀之不得而執之吾得而言之不得而有之雖吾
不得而執之有之人又安得而知之是謂化是謂玄或
唯唯而去

馮子跚躅蛛網之下若有思也客曰蠶乎曰未也蠶望
炎而息蛛避喧而居蠶以桑柘爲食非乞於人不可得

蛛仰承雨露俯食蚊虻蠶食盡酒營繭爲身計而卒自
縛蛛能設網網不用命者雖遇辛螯不殆蠶繭於老壹
成不再蛛網於少破而能新蠶終失其故態蛛亡其容
不改蠶日促蛛日舒蠶補敝文章制之在人蛛先網後
理蠕此屬彼邊幅井井而適其中如輪如蓋有自然之
文焉蠶以有利覩烹蛛以無用覩生然則寧蠶乎蛛乎
客咄嗟曰果哉蛛乎不汙名不炫能藏其用以保其身
君子也

園有紫菊變白者馮子芟之或曰白足惡乎曰非也紫
其初色也紫而白何異人之改節易塞失其初心者乎
余非惡白也惡其紫而曰也始者紫今者白吾又不知
其後作何色也妖冶不常變幻靡定此小人之態也不
然白西方之色也以秋英呈秋色而吾又奚爲去之然
則貴白乎曰菊有黃華合乎中之正也

馮子遊觀音寺顧謂門弟子曰色可聽乎曰何謂也曰
色可觀不可聽猶音可聽不可觀也而音既可觀矣烏
知色之不可聽乎袁生湘對曰昔亢倉耳視目聽仲尼
不用耳目夫子進於是矣

評古篇凡二十
八章

天下孰可畏馮子曰何以言之曰兩有事善不善有事不善口能使
善不善有事不善口能使不善善聖亦兩之平曰堯聖
之公者也以天下與舜而以其子妻之是失之子得之
女人曰堯家天下堯馮辭泰伯聖之清者也三以天下
讓然伯不讓季不嫉商不嫉人曰伯始嫉商伯
馮辭故天下惟口可畏然則君子畏口乎曰彼兩而我
抱一兩之何傷雖然寧人兩我無我兩人不兩之道惡
而可曰設身以處其地忘己而觀以理兩無所容矣

古今創法者二人創古法者堯也夏因之殷又因之周又因之豈堯絕聖哉彼知天下之勢若是雖有聖者必不出乎此而逆爲之故莫能加也創今法者秦也漢因之唐又因之宋又因之豈秦絕智哉彼知天下之勢若是雖有智者亦必不出乎此而逆爲之故莫能更也雖法非至仁其超識遠謨固已越拘孿矣故天下之法不堯則秦不然胡巨君狹漢不巨君之也而卒倣古古亂而卒止之以漢荊公卑宋不荊公之也而卒摹周周亂而卒止之以宋上下數千載閒獨秦次堯乎然不陰厥

子何也曰豈惟秦哉堯廢朱故虞繼唐而稱禪秦襲亥故漢誅秦而稱亡亡禪一也名美惡耳嗚呼堯法雖仁不能朱而不虞秦法不堯不亥而漢故堯以子禪得在堯也秦以子亡失在亥也法易故焉傷哉秦也以不明廢置之義如堯而負俗累也

或問周詩書秦法律而修短異諒乎馮子曰此吠聲之論也夫詩書非法律不行法律非詩書不立周秦非能偏而庸之也是故周禮姬公所以康天下也而司寇之官加詳惡乎其不法律第詩書而法律耳呂覽不韋所以制其國也而先王之法具在惡乎其不詩書第法律而詩書耳或者指修短以爲符尤非也蓋始皇之死於驪山天也設武不宮崩旦不誦弼而有斯高奸管叔以嗣雖純詩書惡乎其入百政不旅死高不亥立而有旦佚翼扶蘇以帝雖純法律惡乎其二世然則周秦類乎曰詩書勝則王法律勝則霸敢問五霸孰賢曰宋襄公近之其始也讓國伯夷之廉也殊異乎晉齊桓之殺糾矣其終也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文王之戰也又異乎晉文之陰謀矣五霸桓文爲盛而猶不尚矧下者乎曰霸者把也謂其力把天下也襲執於楚且不成其霸矣烏乎賢曰乘車而會兵車而執楚之曲宋之直直者不賢曲者賢耶若襄者霸而王者也

或問秦政馮子曰子知醫乎病不極則藥不汎苟至於嬴矣魂不宅矣首不舉矣則非參附不可也非不知參附之不可常也而不如此則旦夕死矣雖有他藥無所用之也周之東天下之嬴極矣秦固劫天下而精神之者也可少哉然而他藥不繼故卒不免耳人見其卒不免也并其所以精神者而罪之曰參附不可用豈不過

甚矣哉

秦革古而非古後祖秦而非秦

晉荀吳敗狄於太鹵太鹵者太原也此與六月師伐異

傳春秋者以其毀車崇卒貶之嗚呼吉甫逐玁狁以車

荀吳敗狄以卒車卒之用各隨其時荀吳之卒猶吉甫

之車也安得車是卒非乎曰車古則古也結繩今也書

契必結繩乎古也巢窟今也宮室必巢窟乎故春秋錄

太鹵胥雅錄太原皆予不深治而已

湯武皆革命也然湯放武殺湯慚武張武果湯乎

或問季札馮子曰吳之仁人也然則札聘春秋曷不稱

公子曰札父壽夢僭稱王駸駸乎亶父翦商之志矣泰

伯不從亶父而之荆蠻爲殷之純臣故夫子原其心以

天下讓而稱至德季札不從壽夢而之延陵爲周之純

臣故夫子亦原其心以天下讓而不書公子見札非壽

夢之得子也曰亶父聖昌而傳之亦若壽夢賢札而欲

傳之也昌嗣位以服事殷夫子亦稱至德使札有昌志

雖嗣矣傷是不然亶父之前商無述故昌德韜隱以事

殷若壽夢僞然王矣札嗣而遂革之則傷父之志暴父

之罪匪孝也不革則淫名遏於天子而守節者安乎故

延陵之欲一王也札蓋兼泰伯文王之至德有之矣

雖然泰伯有歷以奔吳今札讓僚以生亂豈其至德曰

札非讓僚也札謂夷昧死而光嗣也僚篡之而光誅之

則既伏其辜矣其言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由此觀之使光

不足嗣彼將立而君之耳光吳而親民約躬摧強侮弱

幾霸吳乎天下而視歷有光焉札固策光之能嗣而讓

也夫君子求仁得仁而已假自札生亂猶當以仁夷齊

者仁之而矧生亂者僚也札吾無閒矣

季氏舞八佾魯罪也何季氏蓋無魯君耳胡至僭天子

八佾哉魯八故季氏八向若魯而六季氏踰六而八乃

可罪季氏季氏無罪云曰季氏不八亦六矣是周之魯

也烏得無罪

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之燭有司跛倚以祭他

日祭于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旦

朝而徹子曰由知禮夫禮莫大於分罪莫大於僭季氏

嘗以八羽雍歌見譏矣今當階之事必有羽也四平抑

猶八乎晏朝之徹必有歌也雍乎抑非雍乎使子路不
能革其僭而徒以不繼燭不踰倫稱知禮焉末矣
或非子路之死馮子曰是難也子羔同之矣如死非則
生是宜夫子春秋之也而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盍無
所非也子無所非吾安敢非且食不辟難信也死不斷
纓貞也信以成義貞以俟死舍信與貞何以事君由非
六臣非具臣矣
同死子曰噫天喪予由死子亦曰噫天祝予何二子獨
檠孔情至此哉一悼道之將廢

參實伋玄實能玄之一貫玄能實之中庸謂道中庸非書也
或問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偪乎馮子曰否人必精神不
固氣血不榮腎水不足以滋然後汗漯如澍熱隆如暑
不風氣糾不感精洩茲岐黃家所名虛火者也顏子既
專氣谷眞以固厥抵矣火顧僞而伏乎
伊尹之割烹非其身爲之也蓋借割烹爲喻以要其君
於堯舜爾苟胶如尹何
學詩學禮於鯉博文約禮於回一也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
有若者游夏所欲師者也今從祀斥之不得與游夏並
何也豈其亢焉孔子耶則泰山河海未有盛之論與秋
陽江漢不可尚之論固無以異者而孟子亦謂其智足
以知聖人豈曾子不可而有子可之哉然則欲師者游
夏也非有若之欲其師之也揆准其不欲將必力陳其
不可如曾子而哄哄詣不察以爲諸弟子亦嘗師之云
爾也若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疑之於夫子而曾子亦
罪之然則有若之罪在使人欲事之耳今未聞以此斥
子夏而有若獨受其辜又何也論語記聖人高第以字

而獨曾子有子以子稱則有子固曾子流也今斥之不
使得與曾子並則亦已矣而且使之不得與同罪之子
夏並又何也以孝弟爲仁本軼宰予以利節爲禮用軼
季路以信義爲言近耿子貢而以盡徹爲國賦軼冉求
彼四子以有一體祀堂上而有宇兼之軼之乃以似孔
子斥然則學孔子者欲其不似孔子也何也
或曰偉哉孟子卓卓乎揭性善夜氣求放心爲學鵠也
馮子曰此非始於孟子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性善歟子晉曰一氣孔神兮於

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非夜氣歟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曰收曰閑非求歟

哀無文易寧戚古之道也曾晳倚門歌其友莊生鼓盆歌其妻哀耶文耶易耶戚耶嗚呼歌之非也夫人而知之也又胡爲乎夫人而效之也或歌於輓詩或歌於奠章或歌於哀辭是人皆也人周也而又譊譊摘二子曰晳狂周唐可怪也耶

或問祝鮀馮子曰正辭曰義彼皋陶之會能熟訓典決德年以信養弘而長厥君可謂義矣子惡其佞豈懼後

世之費辭乎

或問孔明不皇漢何也馮子曰鐙之明也在膏不在草故膏沃則鐙不剔而明且吐華焉膏涸雖勤剔之無益於滅耳當是時赤帝之膏涸而漢不炎矣孔明雖善剔烏得而燃死燼耶

或問斐師德蘇味道馮子曰幾曷爲幾曰虎張其吻而羣狐翼之苟猖猖焉與之爭鬬其牙鬱不飽其一餒故師德幾乎乾唾味道幾乎模稜嗚呼乾唾則唾者愧模稜則稜者圓其殆哲人之遯於不廣者乎否則師德詘味道容

郡守孫公宏軼以公孫弘布被試諸生檄馮子暨柯子茂夏校文於郡治之再思堂公曰弘詐欺柯子曰然馮子不答公顧馮子曰非歟馮子對曰此弘以身諫也何帝心罔極不可諫者也故身爲此以冀幸君之一念曰天子純被三公布被君臣同心懋登遐道不亦可乎此弘之志也婉而切矣奚其詐公歎曰子論乃至此哉入言漢高誤於不學大誤時子爛姪爛煌侍請曰有說乎曰帝深閒所嘗日左右與爲學者復有其人不獨賈

通生說之前也故能了大意多自得治效亦恢廓淫於古後世入主學者無如漢高三子悅

或問秦建亥何義也馮子曰有戊者滅也以萬物滅於此也亥者荄也以萬物荄於此也故步戌爲歲倉頡所以考文建亥爲正祖龍所以革命然時正令善則莫寅若矣亥子庶幾丑亡當

孫子貞甗元讀分香賣履論歎曰子每言曹公句操不遂名德不符字獨夫瞞不爽實以爲信今觀之亦自瞞安能瞞人

法言擬論語玄準易世斥揚子僭經殆過也吾儒信而好古者莫如朱子朱子補大學傳也或曰曷不效其文六經莫古於易莫深於春秋朱子作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朱子僭耶效大學可擬論語不可倣春秋可準易不可何寬朱柬揚之甚也第揚子有曰人姓孔而字仲尼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揚子知皮虎之非虎字仲尼之非仲尼而不自知其法言與玄之非易論語則過也且

法言論語可也玄以八十一首準易六十四卦得無有二準一者乎疇當一準疇當二準試起揚子問之必無以復我

一木假山爾蘇洵稱其理之不偶然而愛之又感之又敬之蓋以三峯自況其三父予也洵嘗言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而父不得以私諸子今父予自爲師友而眉山之文遂擅天下故不覺其喜幸而發之此爾然終是假山矧又以木爲之今雖不偶然豈終能保其久不腐爛與草木朽壞同也蓋必如泰山喬嶽撐天柱日萬古不磨者乃爲可貴天下事假只不如眞吾因此觀洵

父子議論文章大都木假山類爾

雜議篇 凡二十二章

或問仙馮子曰山人也何謂山人曰不貪以爲富不學以爲榮不汙以爲潔不詘以爲高不毀以爲名不梏以爲壽枕流漱耳嗽石堅牙吸風掃胃蹈根穩足寂用於莫用斂知於無知飄乎隔世而不相聞惚惚乎遺人而造物游此困心之士浪然發憤以自放形骸之外而求自在者也此之謂山人而仙在其中矣

君子有六不請聞焉馮子曰不費力力餘矣不耗精精完矣不生事事治矣不擾民民定矣不喜刑刑清矣不舞國國理矣是謂六不

馮子論割股之非孝也或曰殺身仁舍生義而割股非孝何居曰吁此以形似論者也形似則噲薨之舜葬旦操文矣可乎吾請爲子精其所不然夫君子之殺身也非不愛其身也爲處必死之地殺之則可以成仁不殺則不可以成仁故不得不殺也向使可以殺可以無殺君子不殺矣其舍生也非以生爲可舍也爲處必不生

之地舍之則可以取義不舍則不可以取義故不得不舍也向使可以舍可以無舍君子不舍矣子謂割股同也豈亦以子處必割之地割之則可以成孝不割則不可以成孝故不得不割歟此殆不然也曰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今剔血刻骨忍死以食厥親乃足非乎曰可矜也非孝也子親之餘也子之股親之股也割親股啗親口親必不願也以親不願者事親仁人不爲也且割股爲疾也今有餓若羸者曰此人子之肉也若必驚愕不忍啜矣夫人子非己子也猶不免驚愕矧子乎其驚

愕滋甚其疾滋劇矣故曰非孝也曰股餓而肉詞以甘其親何如曰子謂父母之於子也一手一足而曲甘之股哉夫親恩之大如天無窮必以身報滅身不足若割一股而已則是例親恩於一股也且吾聞之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孝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孝未聞以如天之恩而報之一股者也故曰非孝也

或問禮樂之缺何也馮子曰火也然則易詩書春秋何多日也

曰當是時秦紀不焚農圃醫卜不焚易則以猶有存者曰當是時秦紀不焚易則卜也若詩述秦風書存秦誓春秋紀秦之文獻吾意秦不愛經而愛秦亦不得不爲秦以存經也若禮樂則焉所冀以幸免矣且簡易質直不款曲秦俗也而先王之樂禮則盛容飾繁拊缶呼烏多感慨秦聲也而先王之樂則和平姚冶秦曰是指與吾爲水火者不可不革不革而遷於其說是使民多變無特操非所以強秦也吾故意秦雖友經多以有所愛不忍而止之而必火之者禮樂也曰如缺何曰允能深於易詩書春秋則禮樂在其中矣

訟必起於爭爭必起於憤憤必起於不能下人夫不能下人而至於訟訟必膝行蒲伏屈體受辱夫我所與訟者非必辱我膝行蒲伏屈體受辱者也使我少降其雄心移其屈於訟之什一以下彼則自可無訟惟不能少下也而訟舉膝行蒲伏舉屈體受辱以求伸一朝之憂多樂少自生已然矣無怪乎一月之開開口笑者不多日也

憤而不知彼聽訟者亦人也屈於此伸於彼君子猶以
爲均之屈也不貴也苟又不我伸其將若之何故君子
不訟或曰彼聽訟者宜下也非屈也然則見左右則跪
見胥吏則賄見隸卒則惕息而祈亦將不爲屈乎嗚呼
我所與訟者非骨肉則親故也不然亦與共事同利者
也而不能下顧下於聽訟者之廝役豈不誖哉且始以
一人之不能下而卒之所下者數十百人亦非善上人
者也雖然訟而止於下人也猶不訟也蕩析由是死亡
由是嗚呼訟可不戒哉

亂之初生也爲吏者猶畏之既而安之末則相與幸之
矣夫亂何幸也亂則務繁務繁則可因繁而舞之亂則
禁疏禁疏則可因疏而玩之亂則時急時急則可因急
而盜之故有一調發民方疾首而彼則心計曰如是利
也尋否也尺有一科斂民方蹙額而彼則指數曰如是
利也我否也官由此觀之亂生利息夫安得
惡覩夫易撓易濁之巖井也哉故大聖混物君子別物
天之有地而水之有岸也是故納惡沱不爲之滑攬鰌
蜃不爲之腥舟子一糞一汲不爲之溷則廣故也而又
庭彭蠡而爲海內巨浸者乎譬空疑溫方艦橫葉魚背
荻蒼雲根鳥絕匪風飄飄嘗暑切切盱衡而望蓋不知
不愈溫蝯乎曰子坎蛙也知巖井耳不有震澤揚子洞

者皆得利於子豈惟利之又從而架虐之故疾者幸痊
而利其疾者幸甚獄者幸出而利其獄者幸入情勢然
也獨吏也歟哉嗚呼民生於亂疾苦極矣所望而燠休
之者吏也詩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今以投我之民而
反獵之若鳥獸焉彼獨何心緘恐芒碭符澤
閒有獸噬鳥攫者嘗於無聊而莫之禁也
或曰有士於此室不容唾硯不宿墨一日而三熏其衣
終食而白漱其齒苟非其人雖親故弗與接也若此者
何如可謂清乎馮子曰細曰巖溜涓涓淨井泉冽寒雖細

辣銅臭紅腐浥爛氣蒸火鬱屑越濕漫所必有也將遂不會計乎儻官之刑獄則檢死驗傷坑肉醋骨蠱逸不收肢離不屬所必有也亦將畏惡而不目令傷否詐乎子試爲我復焉細其有廓乎廓則君子矣

今之奉我者必後之蔑我者也何奉非心奉也勢在也勢在能奉則勢去能蔑也故君子見其奉也思其反也而若無奉也可矣

有故家子爲盜者或異之馮子曰若聞四貝相因之說乎令貝爲貪者貝爲賊夫賊之初亦人也其敦禮節寡戮辱之心當不與我異惟見貝之令也而貪焉貪必賭蓋居販謀利不越三倍事得直必至涉旬惟賭則一注百萬易而且多故與者賭貝貪也賭必分己之貝而貪矣既貪無如何策曰賭猶注也盍若不注得賭利於是挾弓劒鑿垣室手目所及盡探取之甘以其身棄之於盜賊刑戮是貪貪賭賊者也鄉彼陸陸時吾已決其有此矣奚異哉

唐以詩選舉士而李杜遺吁李杜非詩人歟王子應選曰先生殆自況也夫處而子弟從之出而公卿友之言論關乎廟祉文章施之館閣志亦適矣而復云之何且蘭不晚發菊不蚤英物各有時具固在我夫焉必其終

焉而自傷也馮子笑謂曰得無公亦自況也乎付之區區不足校已因取棊而彈之王子勝酒酣曰棊中勝負宇內榮枯一翻一覆孰多達人大觀何所不可子聲丁丁且焉決豬此寓京邸時語

砥行篇凡十八章

古之修名也養望今之修名也養利

人欲卓立於世不可使人有施於我有施於我則必有望於我且施一則望十而或半酬之則彼必觖望且將以其半械聚我於是不得已抑志骫法以徇之則彼又無厭以爲固當句不我足也益望以非幾使我棄官箴被禍謫未有不悔且恨者極而發憤友其所爲之也而貪矣既貪

又爲之祟雖知之而快於一決甘心焉然亦淺拙矣故豈若豫而不受其施乎不受其施則彼不我望矣彼不我望則我不彼慮而得惟吾所欲行有所厚之也而非酬也不得私我有所裁之也而非惡也不得怨我此行己當官之妙訣也雖然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卒苟

而受其施者不足也信能約其躬澹其欲則常足常足則我無所藉於彼之施而彼之施皆我長物矣然後可不使其施否則財詘而舉贏惟恐其施不多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概而嗇歟曰否養親嗇而不我諒則慙祀先嗇而不我原則恫雖諒且原君子忍令吾親禁嗜慾忍口腹以直己乎故嗇身可矣

或譏馮子之儉馮子曰余惡乎儉使余多財而猶若是則可謂云爾也已夫節不足以爲儉讓不欲以爲廉隱不知以爲默訐不合以爲直窮人之所不能以爲能余以待斃乎抑別有說也夫將荼葺牆蓋冒禦冬雖鳥雀知之矧儒乎顧慕安貪之美名修邊幅之小好而至朝不食夕不食者往往有焉是其智不鳥雀也且一身易潤也彼其身之不能潤猶譊譊然號於眾曰我能肥國肥天下抑又何誣也然則若之何農圃上已次貨殖又其次關柝

或問持富馮子曰地無不流之水人無不散之財持富難矣雖然隄而防之流必漸握長策而運之散必藉何謂長策曰慎八正通三權則富將恢句恢而持斯固也

利害必明擇福也綱紀必肅止邪也上供必預毋速官事固當畏也而時有所不畏以示己之能立財固當節也而時有所不節以示己之能費此謂三權八正爲吾不可敗三也施舍必宜樹人也財貨必通廣利也畛域必清塞爭孔也交游必義任力也怨仇必解遠害也此謂八正權出入不可測而又必量彼己以制其低昂嚴出納而操其贏奇則天下之財可運之掌上矣此持富於恢之道也水流也故不腐樞轉也故不蛀財運也故不窮不

能運而惴惴以守曰我持富雖富也下
或問厚馮子曰吾厚夫己能是而人或未能則不自明
以傷彼意者薄曰吾薄夫己有少能而韙韙然責人必
就已者
家有五索內亂索骨肉猜狠索喜訟索牝晨索無職事
索家有五昌雖壯昌力本昌畏禮法昌貧堅豐下昌不
壁昌
國有敢言之士雖亂不殆家有篤學之子雖貧不衰或

曰家難爲也狎則淫破義嚴則義滅親馮子曰不然嚴
何親之滅也狎者滅之端也不聞古之善家者乎必曰
齊家齊者不亂也必曰刑于寡妻刑者法也必曰家有
嚴君嚴者不瀆也何彼誠見夫不若是則紀綱不立帷
薄不修驕逆不懲豪悍不戢而禍亂由之起也與其禍
亂起而滅之孰若小懲而大誡以福之乎故齊家而後
家人宜刑寡妻而後妻子合有嚴君而後父子親
將興之家切切爾爾將將爾爾溱溱爾蓁蓁爾
老者當如養嬰兒而世鮮能者豈不知親之當愛哉蓋
分愈尊則勢愈隔勢愈隔則情愈疏不若嬰兒日在懷

抱而昵之也老者拘方執古多不近人畏親之不若
嬰兒之啼笑戲弄於吾前也或有昆弟則事不身任曰
子獨我也乎又不若嬰兒之愛篤而情專也故世無不
慈之父而容有不孝之子嗚呼我亦人子也父嘗以我
之愛子者慈我矣我可不以父之慈我者事父乎老者
齒豁胃養食不精爛不適口且難化故肉必以舌壓爲
戾性畏寒衣雖不能輕煖必加厚復多蝨子婦日省視
庶不悶痒老者不與世接樂聞世態常喜子弟左右與
之劇談以永日怡情意必有所偏愛不揣摩其意爲之

私厚則大不樂或僕有子女愛必踰於孫一飲一食必
請所與不可以舍孫愛僕爲望謂怨望其親均之爲子常於
賢者富者責備亦私之公而不自知焉則常不足最苦
子婦讎相仇又畏死凡愼終之節宜夙備而不令之知
不喜服喪雖有非功暫釋以見可句彼不敢也此皆老
者之至情能多方以體之推類以盡之庶不中不遠若
保嬰兒而老者突矣
千鈞之弩不因鼠利發機萬石之鍾不因餒扣震聲儉
不願禮則鄙介不容物則戾

天下不可無侃侃之論君子不可無鯁鯁之節
君子欲養浩然之氣在不求人欲不求人在己僅足入
什九不足而欲僅僅乎足非痛焉而節不能故足之難
節之要足則足矣胡必僅曰君子非求富也以得免求
人而可矣故不求甚足甚足必汰且徵怨求甚足必濫
凡妨人

馮子居家惟左右置大明律朱子家禮二書王生以和
曰律亦須學乎馮子曰此吾先君子之訓也律者所以
律人之犯禮者也賢者循禮則寡過而自不罹於法不
肖者畏法則遠罪而亦不愆於禮

忠信之士蠻貊可行孟浪之人出門有礙
子經曰不臨財不見其廉不臨難不見其節
詐黠者也蓋亦有蠢直者矣以詐黠視蠢直而必搜之
則過過則不當不當則酷故法不可盡一也亦有隱情
匿志吾聽不足以廉之而苦於敲扑遂誣服之者將貌
服而心不服也故法不可盡二也亦有耳熟其惡或他
事覺不如是之甚也而以先入之說裁之然此罪非彼
罪也則逃而甚我故法不可盡三也亦有偶爲之而
卒罹大法雖其後也悔而事已至此不可反遂嗾忍以
受之者故法不可盡四也亦有彼本無事先有意於罪
之而若眞見其有罪如禦寇所稱鋤鈇者則其人必不

視其下而啄之不恤後患是謂狼政貪婪其性傷殘其
牙又恐恐畏人知而晝入夜出揜彼飾此是謂鼠政智
能鸞鳳亦幾之矣何謂狼政曰忿戾恣睢日悻悻焉仇
短術疏耳曰斯吏使庭府之上訟聲成雷以磔割民而

聽聽於廷下矣故法不可盡五也亦有非其身之罪而
親戚及之彼不得不爲法受惡者雖彼無辭而我實忍
矣故法不可盡六也亦有兩辭具陳強者不必曲弱者
不必直而一以強爲曲則誖矣故法不可盡七也亦有
情眞辭拙聽者惑於彼甘則謂其理之屈而辭之窮而
實冤之也故法不可盡八也亦有心有所私不欲明知
於人而人偶及之則愧且懼而因反其所爲反其所爲
則不得其平矣故法不可盡九也亦有己嘗以此受累
而或所犯者肖焉則宿憤積怨如新而借以快其怒在

犯亦以爲不幸爲雷霆之震擊鬼神之掩捕而莫知從
來故法不可盡十也嗚呼彼獨非人乎彼獨非朞月而
娠三年而懷者乎彼獨無父母妻子之愛乎而忍酷之
或問廉吏多無後何也馮子曰廉烏乎無後也廉者必
刻刻所以無後也廉而刻何也曰廉者性修惟恐人不
知其廉匪刻人將以爲賄也故思避賄常過而入之嗚
呼賄則避矣而民之命殘矣廉則見矣而民之骨枯矣
枯骨以見廉殘民以避賄忍之乎天地神明福之乎廉
吏無後以此然則貪而仁乎曰不可廉去其刻仁去其
貪後之昌否以俟乎天是謂臣紀

上好禮則民易使人知恥不能爲非

人皆曰刑者所以銷頑梗惡者也故雖至仁不廢而不
知民之不畏死也上以死嚇之下以死逃之是長惡也
先王知之故不與民爭錐刀之末而設庠序明禮義申
孝弟嚴拘忌以和柔其心銷沮其氣使其頑惡默而化
焉蓋民之氣至難馭也窮者若饑虎在阱常思磨牙布
爪以奮其怒苟非取之以計而使之不吾生餒之使之
見德必不可旦之矣富者若秋高之馬體壯氣驟不能

自禁必束之以鈐勒教之以馳驟乃可服乘故教化者
非徒明民所以馴擾帖服乎天下使不難制也嗚呼先
王之意遠而隱矣

古之爲政也使貧者富今之爲政也使富者貧

仁者體地可以及人不必高位習者乘便可以正俗不
必峻權

天下之務非窘迫所能成也莫若裕羨囚者沃其湯而
柔其火則猙獰焦囚生之患而齒不動也天下之情非
輕躁所能察也莫若靜鑑形於止水則可以燭鬚眉平

中準而爽也天下之財非瑣急所能理也莫若寬買者不與人爭錙銖之利則人樂得其直而貨通利滋此小出大入也

政有五貴意貴眞眞則多爲之計慮而惠澤深令貴一一則無所比況遁匿而法信動貴端端則嚴重有威不刑而肅括嗇貴不偏不偏則巧伺者無所入以變移吾之志意而治定言貴宣宣則聽不疑眩而承序易左右廉而貨賂不行

聖人不爲難死不爲阨困

兵者冰也冰之結也固如山嶽不可撼也堅如金鐵不可入也逮一朝而釋也決潰四出下巨石亂斧折刀舟楫當之碎肌骨觸之離蓋流蕩軼裂不可收拾矣兵形似之故聖人取義於冰而稱之曰兵冰結於北釋於東兵治乎昉亂乎卒故卒者聖人之所甚懼甚防也兵之卒也或以勝或以敗勝多驕驕則不顧其後不顧其後則懈懈則敵人乘懈而躡之敗多恐恐則不暇爲謀不暇爲謀則離離則敵人因離而擣之故聖人不勝勝不全勝敗不甚敗號令倍明紀令倍一金鼓倍齊部伍倍肅故勝則

全勝敗不甚敗

冰溫煖則解是春不宜於冰也何冰木肅殺之氣也故非肅殺不成兵姑息則弛是仁不宜於兵也何兵亦肅殺之器也故非肅殺不立然則恣殺之敗曰怨不殺忿不殺私不殺疑不殺酒不殺去茲五殺雖有殺焉寡矣

附民不寬民捍戚束軍不嚴軍橫戚或問陣貴多乎馮子曰一而足矣夫何故古陣法幾百千多多矣率皆死法也而敵詐詖變幻忽若鬼神雷風蓋瞬息異吾徒執死法制之能揣機中奇而決勝乎夫衆易撓也古之立陣也非以制人以自制爲之綱紀其部曲止齊其步數條理其進退區分其先後使其雖推轉如翻車往來如飄風迅疾變厭如山崩海倒而終不亂如是而已非以多爲貴也后稷善稼不能率不著之農仲尼善教不能化自外之士軒轅善陣不能使失伍之兵故士皆用命無失伍一陣足也以意推之一化萬也士不用命一日三失伍百千陣無所用之也不足也

陣也者眞軍之土梗也歟

兵農之分也我知其故矣蓋英雄之首事也土著者不

從也謹厚者不從也富產業者不從也多糾合市井鬬
頑游浪無賴子弟以集事事既集矣而斯人無所歸將
歸之南畝歟則斯人素非能耕稼者也必怨且咎曰我
能耕稼豈從君將歸之市井歟則無賴子弟且知兵又
恐復有英雄者呼之而起故不得已而廩餼之使之免
耕稼之苦有衣食之資若以酬其集事又以杜其他處
此分兵農之本意也當是時雖未知農心而其重遷惜
身知可計中也遂因立爲法曰汝出穀粟養兵俾兵出
性命衛汝於是倪倪從之而兵農始分不可復一矣故
後世苟且之政非智不及皆起於英雄之首事不得已
而姑爲之者也

居官有二勿勿任意氣勿起聲名何也反而後有意氣
任意氣則知彼雖是而吝於從知己雖非而吝於改獨
而後有聲名起聲名則於人有不便而亦爲於事有未
妥而不恤嗚呼彼其所以自負自喜豈不錚錚者哉而
築隄制瘤以自快也傷實多矣

結繫雖固必有可解之方絲縷雖錯必有可尋之緒禍
亂雖伏必有可紓之策然非公明而定者不能察其幾

而善乘之

爲政者能使孤獨遺黎各得以其情陳於吾而豪強狡
猾莫或撓之則志行而澤霈矣

或曰韋匡之經義精矣評其建白會不及刀筆之蕭曹
君實之文學尚矣駁其經綸僅爾復半部之趙普儒固
骨董耶馮子曰噫子之論儒猶見刖者而謂人無足也
夫德言政學洙泗別其科經義治事蘇湖分其齋儒之
具體者蓋寡矣韋匡經義儒乎而君實文學儒乎而若
眞儒則一以貫之時而措之三極無頗百昌咸皆法施

來裔功格皇天誠所謂覿伊呂而失蕭曹沃完經而陋
半部子豈未見其人耶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迴瀾正諭目錄
戒酒諭
推枕諭
正襟諭
觀戲諭
讀書諭
爲文諭
察謗諭
務節諭
凡八篇

迴瀾正諭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余獨學石峯歷有年歲每求所以自正者而不可得更詣余余何人敢抗顏取越蜀伏怪哉第虛詣當令實歸輒取流俗所翊返諸理作迴瀾正諭示之凡二卷八篇云嘉靖乙卯人日四明馮柯識

戒酒諭

酒猶酖也酖之殺人則知畏之酒之殺人則不知畏而反甘之何以故酖毒顯而易見酒毒隱而難知惟易見

故望而畏之不敢近惟難知必待其毒之發以至潰裂不可解而後悔亦無及矣故智者畏酒如酖愚者甘酒如飴而世固靡哲而不愚也未飲之先心能將身一醉之後酒則役我夫是故喜怒愛樂不中可否之節吉凶利害莫識趨避之方幾事其所密也酒則漏以敗謀尊貴其所嚴也酒則倨以犯上人有隱伏當恐暴露以覆忘之矣酒則假訐示直盡而無遺己有怨仇嘗副長厚以忘之矣酒則褊慨如新報之已甚禁網以漏忿戾以酒而弗懲也不惟圮德亂儀近貽不醉之恥而

且挑怨速禍遠基喪亡之憂此其爲毒較酖多端曾是不畏當復何畏或曰子必性不飲矣天垂象有酒星地示文有酒泉人獨祭何不飲哉是不然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漢有酒泉郡因地沸甘泉而名耳故酒非天降也非地出也本於麴糵成於水火蓋儀狄所以殫夏后而禹疏而絕之也也然禹能絕已之口而不能使其人之不好能疏狄之身而不能使其術之不流故玄酒之淡化爲醇醪獨醒之風變爲沈湎而或者乃紀醉鄉稱歡伯龍以清聖濁賢之號著爲酒德酒功之文蛷螬

天地螟蛉人物芻狗教化瓦礫禮樂而傲然遂以眞一羲皇自命是固當爾耶抑其夙抱不常而齟齬慣激有所託而逃焉者耶託也逃也則飲非實飲醉非實醉外示汶汶而內察察貌若憒憒而志離離德兼中行而顧其言論風采猶狂者之亞也獨怪夫空言無當之儔即心不檢之輩亦欲借此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淩蔑同類玩侮長上藝眤媚嫉疾視法家如痛如癡衣冠而爲人所擒夫以猩猩之善揣摩明鬼物其智宜可以自全而卒以不免何酒故也彼其捨去而復嘗也豈不曰試其嘗酒及嘗甘之飲盡甕起屐而醉傑因遂顛躓而亡賴豪眞而酒徒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嗚呼糟丘酒池屢棄餔糟啜醨楚狂戮鳴鳩曰富東京亡鴟腦節

以至此也故酒之殺人也烈於酖酖毒令人畏酒毒令人甘

推棋諭

昔仲尼有言不有博弈者乎食之猶賢乎已故世以是藉口謂夫子且教人博弈我何不可於是決機謀於指下定勝負於坪間爭道不恭甘隕首而不顧對者求止弈留賭而怡如爲人覆局誇不誤以爲能與子對博笑瓜葛以爲譎此算彼應具稱國手曷窮肯續無有既時幸而勝則快於心矣不幸而負諸復爲決之正如嬰兒

之覬果得其一又思其二其三其四不罄所有不止又如貓之捕鼠一眼注之一耳聽之雷霆震而不聞滂潏進而不辨見先生長者而不作問之則曰余方有公事也而開有矩矱方正羞與之著者反羣聚而咻之曰俗夫以不棋爲俗則必以能棋爲清孤山林子固世之所謂清修吉士也其言曰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舊棋耳棋與糞較然不侔矣林子方且齒棋於糞而世乃求清於棋得非所謂謬用其心者哉無所用心者爲之賢乎其已有爲之言也謬用其心者已之賢乎其爲務本之論也或憤憤言曰異哉棋者鼓出河圖韞藏兵法蓋唐堯憂世之所作也而遁耶之不爲必未知其委耳誠知之如聆清角惟恐其闋矣余曰吁堯造棋法張茂先之言爾然而伎非六藝之列名雜戲具之中精之不足以立身習之不得以起家施之不可以經國勝之非所以策功君子不作無益害有益堯豈有是也獨其據局以廣地分布以張勢或爭先以往或佯棄而退或旁衝中斷以絕其援或外潛內隱以設其伏或鴈次魚貫而蟠之以曲其跡或聲東掩西而譎之以亂其趨或攻而圖之厄其吭而使之吐或遠而避之誘其進以陷於險以至敗棋可著過行有法多算少算之異效先著後著之中機比之他戲有意義焉故好事者遂擬之以爲兵推之以爲弈而堯亡是也縱有之堯與中獨無允執厥中之心法乎丹朱徒得其棋法故雖稱絕藝終爲不肖子而以天下輸於舜所謂藝成而下也舜則妙得其心法故雖無他技而德爲聖人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所謂德成而上也學者果能審舜朱之辨察德藝之分以其用心於棋者反而用之當務之急則精思可

以極深研幾奇術足以應變成務事功立而志意著鄙賤遠而聲光垂矣顧乃忽韋主之正論蔑陶公之大戒嗜和靖之不能爲學秋之專致妨時失事內以蕩佚其心倨俚易侮外以徵怨於人甚或不擇倫比以友姦貪利心一炎賭及衣物得失既關徙棋易子計智不行忿厲相加以致變詐之機熟廉恥之道喪利欲之風成游惰之姦起劫殺之名惡禮讓之俗傾刑獄之事煩身家之計失不其謬甚歟惟世之封君及大夫告者身既就閒子克任事以消永日可矣然律之耄期稱道儀家範草木之無知愈於飛走之有小知者若夫人獨鑒於萬物故上古聖人者出以爲飛走草木不能自爲之衣而特與天爲之衣人則能自爲衣者也故天不爲之衣而特與以衣之之具令人自取裁之夏而葛冬而裘皆人因天時宜地利所以自別於物類者也而號襲儒生者解冠卸裳裸形不顧曾不思物類之未嘗不掩體焉則人之最靈又不若飛走之有小知益明矣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且儒四民之一也彼三民者日夕仂勤無頃刻暇逸至嚴暑曉灼之際則或曝背而耘汗滴下土或操斤斫鋸揮汗成雨或肩輸擔負汗流浹背而苟得一蔽芾之

正諫論爲當暑不衣者作

昔康節先生讀書百源山也冬不爐夏不扇卒窺見大窮徵徵爲百世師若是者吾未敢爲諸友望試即物類眾所共覩者譬之夫飛走亦類也頗有知覺觀鴈之秋至燕之春來其於寒暑之際得之先矣然毛如是羽如是未聞因寒暑而增減至彼草木則無知矣寒則以凋枝枯葉當之而不懼不攝暑則益枝榮條暢與日爭茂而無少退避意彼向陰草木不榮不實者有之故余謂

陰則感聚休思謂爲至樂吾與汝幸爲儒生既無是三
民之勞苦而且居大廈衣輕葛搖涼扇坐誦書史時或
茗香一灶啜茶一甌以清心腹固三民之惟日望而不
可幾者今又欲并舊而去之曰吾怔慣弗快也人或執
禮譏之反揚眉瞬目以爲此糠粃枝節耳嗚呼糠粃未
之知也況精鑿乎枝節未之能也況本根乎且糠粃由
精鑿而後有無糠粃則精鑿不可得枝節由本根而後
達無枝節則本根無自蔽矣且子以衣冠爲禮之麗則
貌焉不掩體者爲禮之精乎鬄其髮刮其鬚幻視其軀

而必空之者爲禮之尤精乎吾未之敢信也居則曰不
吾知也或知之而上覲君下莅民六月率師則朝衣朝
冠何如袗絺綌之象亦將不快而去之乎窮而事師達而事君其道同也獨而燕居眾
而在公其致一也諸友勉乎哉夫體不可適定之者心
欲不可縱綴之者禮故袒裼裸裎吾不爲柳下惠之不
恭也不衣冠而處吾不爲子桑戶之太簡也禿頂窺竇
大叫乞飲吾不爲光武祖之放也露形眠視乃始更衣
吾不爲禰衡之倨也面垢不濯衣垢不澣囚首跣足搗

觀戲諭

戲非古也古者歌詠言舞動容所以助流德化宣暢和
心非直爲觀美也厥後燕僻遊數之習滋山是和平雅
淡之風蕩俳優戲於前齊人所以屈也角觝設於庭六
仲尼所以行也儛紝效其伎西漢所以頹也黎園寵其
名蜀都所以走也雖皆歌舞之技流末裔然戲者戲也
名之以戲求有得其正者也是故其爲伎也色中藏聲
聲中隱色苟以幸人之悅不顧喪己之心塗抹爲妍笞
僞爲榮變幻爲能便儇爲巧甚而人所羞之暗室屋漏
者彼且於日中上處揚揚焉而力爲之惟恐其情狀之
不露醜惡之不形而無以資人之笑噱也此其捐廉恥
亡行義固已甚矣而世之衣冠之胄學士之倫乃爲其

所迷惑而不自克張飲則以娛賓報賽則以娛神其悅而從之也營營乎若青蠅之逐臭也其溺而不止也切切乎若田蛙之殉血也彼此相師因悟不怪或攜朋挈儔比下賤於通衢白晝之中或蒙鼻匿形迹於賓延燭影之內且曰古聖賢猶有所戲也豈觀之不可乎或者因之以鑑而興焉又益矣嗚呼彼蓋以詩之善謔記之一弛孔之割雞韓之毛穎爲說也豈知謔由德善弛以濟張割雞志喜毛穎見奇非尚而爲者然其閒猶或有疑於其徒者焉以爲正之不得曷所不至也況滑

稽之巍瑣而俳優之細黠欲以鑑之不適以勸之乎吾見一齣易言二齣易貌三齣易步趨四齣易胸襟五七齣後融然化爲俳優矣可畏也余將示子以天地之大戲子試觀焉夫經連南北緯絡東西行止啓居任意所便者戲之場也上而王公士夫下而農工商賈內而父兄妻孥外而交游故舊戲之人也自庶衢輿謠麥秀鼙歌以至風雅離騷詩賦曲行樂府琴操詩餘之類或神爲事勝之心翼之以此日可惜之念重而廣求平生所未見之書勤而讀之不夠其玄自精及麤無所不淹不拾幽或淒然哀以怨或嬌然媚以疾戲之曲也凡六經所

雲向不以彼易此而何此戲之足云詰稱達人大觀觀

讀書諭

漢徐生爲陳蕃設具蕃至不能一咽夫蕃素長者而豈其以口腹忽故交哉特以王公貴人之養非士之養而偶不便焉耳夫非獨口有蕃也目亦有之今爲文以應有司者十九而徐也其何以入其目也故必主之以不爲事勝之心翼之以此日可惜之念而廣求平生所未見之書勤而讀之不鉤其玄自精及麤無所不淹不拾

其斷自首逮尾無所不貫習其數必脫忘其故若魯男學展禽於閉戶熟誓不音必想見其人若尼父得西伯於操琴則識隨學長文隨識高吾雖自歉不及而收名定價者其肯舍之乎又況神智則可益氣習則可移有謀則能斷作事則有術對人而言語有味考異則辨核不誣如此乎書之用博也而乃或廢饑寒或阻患難或諉疾病或灰衰老且嘐嘐曰錯讀不如無讀之愈也泛讀不如少讀之精也蓋徒緝帛裒夔何書可讀之見以為之辭而不悟今人有書不讀之惜深足戒矣幸其意本圖

安詞止自解世之剛明不惑之士若匡鼎明經鄭壁有曜黃霸縲紲受書夏侯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衛武抑戒既耄猶箴莫不感憤成志不讓當仁立乎風雩之中而任實轉篤是嘐嘐者尚未害也惟近日一種簡捷之說能乘人欲速僥倖之心而沒入之最為學者心髓之害不可破除其言曰讀書貴舉綱耳取章句而誦之舉套子而模之一舉而青紫拾矣若子言雖沒齒未及也嗚呼使套子而人盡青紫也則吾之為此言也是導人鼓琴於竽門也信迂之甚矣然而套子者千萬青紫者不

出其身則名論素卑人固先以伎倆之矣縱思勉焉以圖後功而朽橈不可以支廈尺水有難以為波雖或勢欲熏灼一時而風韻杳然隨身歇息則亦何足貴也而況僥倖者舉皆不勉者也酒色田舍者也嗚呼以少壯強力之年又無患難貧苦之害徒以僥倖簡捷之路遂使束書而不敢觀以至於此豈不可痛之甚哉然則奈何亦曰多讀以厚其積多文以富其家毋使長者有不咽之迹斯可矣

為文諭

爲文無法也假法而爲之者非文也而世之論文必以法是不明乎法之所起也法之起也由於實不至而強模他人之言語以爲文而無所得也於是研窮其故檗栝其義立爲一定之法以號於眾曰如此中式不如此雖復才美不中式猶蠢動詿誤厥辟而有司者明其律例以示趨避焉耳故法者文之窮也不得已而設也智者創物而安事乎此哉聖人之文五經畢之矣而讀易者如無詩讀禮者如無春秋蓋不相因而至於至也故五經無文法賢人之文四書盡之矣而學庸自成其學

庸語孟自成其語孟亦不相因而至於至也故四書無文法詞人之文自韓柳以下六大家盡之矣然歐學韓而韓怪奇歐平易洵祕孟而孟雄剛洵峻倒夫學之祕之而卒反之故六大家無文法何也象生法必效文無象者也無象而象乎象爲神數是法可極文無數者也無數而行乎數爲妙故虛以涵之氣以畜之感以通之精神以發之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重淵之下大之則挈嶽之喬纖之則毫末之銳異之則珠璣之珍常之則敝帚之賤輕之則蜩蟬之翅重之則鈆鉄之沈文之則追琢之章相之則瑤珏之質通之則江河之決止之則砥柱之立操縱卷舒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志所適立意於語言之外遊刃於固然之因不法而法法夫是之謂至法謂至文雖然墨子之刻意不緣法而飛夫人而效墨焉則刻鵠不成反類鶩矣九方皐之相馬不因形而知夫人而效皐焉則求驥不得且類驀矣故法者在諸友又不可以不審也余雖不文請以夙昔之所自力自信者爲諸友誦之大都作文須將一篇起頭結尾過接用意處俱渾融完具於胷中然後下筆構辭寫出胷中所見則文字自然渾成不破碎而有餘味若做了一段又思一段縱有奇意終是補綴不成片段矣又曰文章只如人之說話只要條暢明白說得自家意思出來了在求奇故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作文如造屋務令根基深厚間架正大有臺閣氣象中閒便少些門窗亦不甚害若起了耳房側屋雖裝得十分細膩終是小家子又曰作文如搬戲哀者眞能令人哀樂者眞能令人樂喜者眞能令人喜怒者眞能令人怒纔是作手若在皮膚上說得幾句正如隔靴爬痒縱說得甚事又

曰文者欲其不繼晷者欲其不晦不斷不晦便成文章又曰爲文須肉骨兩相勝肉則羸枯而不腴肉勝骨則猥闕而不立又曰理欲直而周意欲曲而明句欲秀而莊又曰余初作文雖成片段只是不透如有一重物事隔在心子上久久用工直思到底如擴瀹霧而見青天做來文字覺漸漸清澤凡此數條皆作文之要法諸友果能用力於此則如嬰兒之學步始雖蹇蹇倚於物學而熟焉將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莫蕭雅之習飛始雖墩數視於母習而慣焉將上薄雲漢全不用力矣故下之爲詞人六家可七也上之爲賢人四耆可五也又上之爲聖人五經可六也諸友勗哉

察謗諭

昌黎作原謗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斯言也所以怠人之自修者也夫譽必有試謗必有因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今夫華嶽人豈卑之我巨埕也而詭之以爲華嶽則人不許其華嶽而巨埕之矣是巨埕我者道其實非毀也乃惡人之中己也而大言曰吾德高而毀來曾不反己之本非河海也亦終不河海矣故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不特是也好勝者己之黠也忌人之勝者人之情也我有善五而居之十人必過而抑之曰斯人一善未修也彼非無好德之心也爲我以是蓋人而不平之因以蓋我也使不十其五而三其五則彼不與我爭彼不與我爭而後吾之名得以浸明浸昌雖五也可七八於天下而況七八者乎況十者乎是自大者不大也自貶者不貶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人之起謗也非能以絕人相類者誣之也必撫其迹之近似者而參之已使聽者不疑而入也詩云婁兮菲兮成是貝錦惟其有婁菲之文也故得飾之以貝錦也使無婁菲貝錦何從而飾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惟其有哆侈之形也故得致之以南箕也便無哆侈南箕何從而致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雖然謂夷

也澗謂蹻也廉謂娶孤女者揭婦翁非必皆娶非者也
猶病多出於所憎而毛羽恆成於所好獨奈何哉噫君
子之尅惡也尅於盡精義也精於極果夷也可無察也
若僅免於蹻而已未可以夷解也孤女無翁也若娶非
孤女則翁雖不揭或者不愛且敬也肉必將敗也蛆生
之木必將朽也蠹壞之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
來而師保之也王仲淹曰何以止謗曰無辯何以息爭
曰無爭此自處高者也鄙其人不足與校若雀跳於簷
風過於耳而與我不關也周公有流言之謗赤舄几

孔子有纍君之毀安受不辭此無辯無爭者也蓋聖人
本無過者也其有時乎過者不得不過者也不得不過
雖謂之無過可也借使周公孔子於其謗也而師保之
周公將不負扆而立天下乎周公不得不負扆則不得
不流言不得不流言則不得不蹻孔子將不爲尊者
諱乎孔子不得不諱不諱則不得不纍不纍不得不
安受故無辯無爭必聖如周孔而後可以與此下此則
小人之無忌憚也非君子之自修也故謗毀之來也不
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然則與之辯乎曰非也
不可謂之無辯而忘內自省也閒有徵
無根之言於有力者使惡之吾輩不爲之自明則禍不
旋踵矣又有彼此扇動其說使之相惡而已爲好於中
因以自售其德使不置其爲好者而於所以相惡者各
自明焉則疑不釋禍不解而小人之計中也然自明而
已不必辯也辯則有不平之辭有不平之辭則人反不
我直矣此處謗以避禍之術也雖然人如此其多也而
胡獨於我乎窒禍也又胡獨於我乎召動也此必有以
致之者矣故謗興於事不修毀來於德不高謗毀之來
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亦有我無惡於彼
也彼亦無惡於我也徒以利在是而我或有妨於彼則
思去我以媒利而謗之則必讓其利而逃其辭曰吾與
彼無間也必不讒我利讓則彼志盈辭逃則彼愈惡盈
且愈則謗我之心絕而吾之心跡亦不待辯而自明此
消謗者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
之也

務節諭

人材之所以不古若者我知之矣以其慕古之過用心

之咸博學而一無所成也然則古不可慕心不可咸乎又何讀書諭之尙博也曰非也讀書亦學之一節也有士於此日讀書而手作字書可記乎字可端乎故心不可二力不可分分之則彼此不得力而無成不分則致一致精雖不能咸而其一節亦足以成名於天下故樂工皆盲以業專也仙子坐關釋子面壁以心一也張旭聖於草而不聖於楷鍾繇聖於楷而不聖於草彼一書也猶不兩能矧欲求能於書外乎少陵精於韻而不精於散南豐精於散而不精於韻彼一文也猶不兼得矧欲思得於文外乎伯樂之廐無留良以之顧兔則脊由基攻弧矢者也故妙神於梯雲種樹巧極於穿楊班輸子權斤斧者也故妙神於梯雲種樹小業也而郭駝專之則移徙無不活屠牛鄙事也而庖丁之則眾理罔不解扁鵲之見垣一方未聞他業之皆如醫也伯牙之聽徹六馬未聞他術之皆如琴也然尙有可諉者曰技至若虞廷之五臣幾乎聖矣而明水土者不稼穡明禮樂者不工刑闕里之四科及乎賢矣而工德行者不言語工政事者不文學彼豈不知咸之為美而顧安於一節之士以成名哉正以天下之事變無涯而人之分量有限以有限之分量而欲盡無益耳故我非元聖之周公則不可妄慕其多材藝而欲覬之也我非天縱之仲尼則不可妄慕其多能而欲幾之也莫若務節而已矣節者何也在天則為氣節之節言一氣一節也在人則為骨節之節言一骨一節也學而務節焉將春聖秋冬各專其令耳目口鼻各一其官雖不能相通而即其所通者晶晶乎瞭目不足為熙攘乎迅雷不足停蓄洪洞瀇瀁故時乎潮也雖支渠曲港忽若生蛇走丈須臾皆滿若巳午之月旱賴桔槔之水活苗而苟以一力灌眾田無救也必致力於一田之閒則水足田墐矣今學者自視孰與海多乃求咸於節外也胡不觀植果者乎結實大繁則小而酸澁摘而存之則眾液凝焉木精委焉而實彌大味彌嘉矣又不觀孕字者乎一毋子則子壯若鳧鳩之七子則一乳而七分子雖多曾不加一之壯而可恃矣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

遠人勞心忉忉傳曰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正有見於此耳而廣獵者方且謬爲大言曰君子恥一物之不知而終也一物無所知豈非不自量之過哉故學莫如務節而已矣雖然雜物接德亦至蹟矣吾欲務節安節而可曰審諸已而已杞柳可爲梧棬也故梧棬之使梧棬以松柏不梧棬矣金鐵可爲劒戟也故劒戟之使劒戟以沙石不劒戟矣毛穎之爲筆楮穀之爲紙因其性也青出於藍絳出於茅蒨假其色也故因其資性之近者而

成之則易強其資性之所無者而成之則難亦審諸己而已

求是編序

慈谿馮景貞氏督學閩中雅與余相善也閒嘗論及學問似不以近世良知之說爲然者余心異之以爲此說浸淫日久海內高明之士類入於其樊而不能脫而景貞氏獨有以自異此其見必有過人者非苟而已也已貞氏出其先尊人貞白公求是編示余余讀之蓋專爲明是學而作其於王氏傳習一錄章解句披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甚辨而確乃知景貞氏之學蓋自其家庭閒授受所得淵源遠矣嗟乎先王氏之能以

其說易天下而驅世以從已者豈有異術哉不過曰使人速得自見其本心而已顧其所得僅虛靈發見之緻而非性命從出之原見謂理由覺生而物不與於是悍然斥格物爲義外凡古人之言性言命所謂彝彝物則者一切以良知目之蓋緣其用而遺其體雖知有覺而覺之所自來與覺之所爲則者俱未及也此其悟甚淺其言絕不經見而陋者樂其簡便反推爲窮探極微之論其獎使人以氣爲理以覺爲性以人心爲道心高者此於莽蒼魄其下則入於權謀捭闔而不自知也蓋迄

今而流禍極矣夫人惟眞見此心之理出於天而不可易存於未發而不可離然後戒謹恐懼以保之而因物察則以循之用能不失其本心之正而合於天理之公若僅僅覺從心起理從覺造則縱橫顚倒亦何所不可至哉惜乎王氏之有所見而未暇反其本也當王氏時其學尤盛行於吾江以西獨泰和羅整菴先生起而力辯之而江以西之學者莫能信也蓋學之難明久矣貞白公生王公之鄉其時流風未遠獨能卓然不惑折之聖言斷以己見若此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乎嗚呼孰謂一世之耳目可塗而古今之學術可亂乎哉余讀之不勝慨然因序而歸之景貞氏萬曆辛亥仲春月上戊日賜進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高安陳邦瞻書

求是編序

求是編者貞白馮先生證學之所爲作也學匪脩無實匪悟無靈匪參稽遠印以定於一而不離其宗又不能無謬先生怖其謬也故必求其是人有好異人有矜勝先生曰我求是焉而止何知其他先生之心苦矣而畸於傳習錄之爲斤斤何哉昭代之學薛醇胡篤陳近微而新建近大又邇來壇坫強半拾傳習口角而揚其波則姚江之是非定而此學始明此胡泚泚而可也王氏之建鼓一代者非致良知乎剜孟子去其能贅大學益其良文成之慧復古本以篤初而不避添除之顯跡者凡以砭考亭之格物耳考亭豈玩喪者而不敢謂玩喪不緣於廣鶩壹主反求不爲無謂顧格物必不可諱不用諱也立大孰與象山嘗考索中夜矣獨何匿之深乎格物人原卽是誠正人離兩傷合雙美已不願爲廣鶩乃不嫌仙不嫌釋併不嫌恢詭譎怪附麗起者方不憚矯恣以蓋其不物之軀而猶號於人曰我學固如是吁茲大也不乃其所以龐耶先生謂其不儒不仙不佛非求多政求是也求是柰何讀書窮理而言語文字之外

別有用心處先生之寫晦翁乃其自況歟先生著述種種深眇如三極通匡濟如宗藩訓典而力扶一代之正學莫大於此編先生仲子居方氏督閩中學刻以式閩士閩之士願印焉一新於此學而詎閩之專承之也居方行部清源持以見示僭題末簡嗚呼此豈好異矜勝者所能一二哉時萬曆壬子歲春王三月清明日分巡興泉道福建按察司副使晚生金谿張廷相頓首拜書

求是編序

子朱子聞居敬窮理之緒於治使靜爲動根目爲足君兩者相御以成合內外之道冥搜遐矚圖變設權一言蔽之宜不敬若故自謂素所論著道問學爲多而有發憤刊落之想習者不察遂謂書可盡言跡可爲履心之緯神陸沈楮墨封紫陽之半疆籍洙泗之廣宇非作者過也道未墜地姚江乃興隱顯互融智聖交徹三極五常六經百氏如鑑寫形如金入冶復其見仲尼之心乎革言三就巽權是儀綱國之資虞在聖智吐茹之際戛

戛乎其難之也守寶不愼倒阿借讓狹主分驅具曰予聖君子曰與其爲恣睢也無寧爲桎梏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柱下激乎哉其以救世也傳習者王氏之權書也夫權所以奉實亦所以蹶實也奉之也見以爲履蹶之也見以爲裕日噬之也見以爲履藉此慈谿馮貞白先生求是編之所爲作也夫是非者有在無在無在無在有在惡乎可求善求之是非藥也不善求之無是非病也夫延層之術何必不傷生而糜腸之藥何必不已毒哉顧所治謂何耳治在外議傳習主之以溯紫陽之源治在師心

求是主之以捍姚江之委今之不可無求是猶昔之不可無傳習也猶之不可無也雖曰非之也何傷逖之而親壞之而成使怒勝思用寒伐溫損於昭昭益於冥冥由斯以談莊叟之尊素王豈獨在孟氏後耶故君子無是非之情而後可以有是非之權權合於無心而情生於有我此善不善之辨也先生之傳書其在求是乎其功洙泗與姚江略相當矣儀部君景貞者先生守嗣也辛卯余將入燕而識君於阜城之舍館明年君偕余姪體中成進士而以是編屬余爲序余方悵求先生而私

是傳習躊躇而不敢應者數四不得已而應之十有六年轉徙於是非之情者無慮十返而後知先生之於姚江莫逆也乃使楮生受辭因體中函而歸君以爲竊姚江之權者懼焉萬曆丁未孟秋月吉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皖舒後學吳應賓頓首拜撰

附吳觀吾先生寄序啓

當吾丈之升於天也而不佞方且鍛羽空谷星紀既周音書弼闊時時從槁木死灰中追憶玄度浪作彈冠想草菴雨夜錦障花時玄宰無私何當借問而眞人之鴛影管之遺至今五色光怪照我丈室誰云一壑中無萬戶侯耶尊公求是編可謂末學金湯邪師瞑眩而不佞往者未知其解宿諾至今掩關息機偶一念至欣然授簡因舍姪報命肓人捫燭正可供青眼者一大噱也馬首南來遲聞七發應賓載頓首

眞白公予大父行也生與予同甲稍長同席研書指爲青雲交及壯而遊庠校予媿先第而公日以舊進爲事晚賢良應詔選復罷閽小試襄藩幸裁訓典末及進呈而以病請告矣尙安得讀謀廟廊以行所學也號錫貞白若曰陶隱居云初余歸金陵公拏舟過訪朝夕議論歡甚因叩揭來所撰著出求是編示予予受讀見每段輒疏陽明先生傳習錄之語於前而伸己之辯於後聾聵千百言不置笑謂之曰昔屈原離騷揚雄反騷左

思招隱陸堵反隱左丘明國語柳宗元非國語文人相輕往往持堅白而不下蓋有意於求勝也公之爲此編也何居公矍然曰吾何敢求勝哉凡以求是也知我者謂我求是不知我者謂我求勝盍爲我序之予應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而言道者二之有是爲有非焉非非者近乎訕是是者近乎訣陽明先生之言恐未可厚非也記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之不作也久矣予安知是者之是而非者之非乎非者之是而是者之非乎文安知是是者之非乎故指璞而不下子卞

江浦永齋殿下重刻求是編巾幅書

宸涂頓首啓頃者生有事薪炊幸錫珍集朝夕誦讀殊覺快心第不肖殘朽胡不自量敢談性命之學藏瀆亞聖之門又不可無一言以通下執事有辱良教昔者陽明先生在倣省時與生先王情好惟密旌節枉顧講談終日契若金蘭以督撫交接郡爲無如此公友愛先王之厚也故先長兄得親受業始終執門弟子禮以後先王專擇陽明門下高弟命諸子孫咸從焉在父兄庭訓師友設教日以講論古本爲課故夫新本改正爲是補

輯乃非皆罔覺也今生幸得珍集見求是編中以字義發明親新之意聽訟章是釋格物傳文體認眞實文理貫通諸前賢所未發使數千年聖經賢傳粲然復明於世乃曾孟復出程朱當聽命焉非天下至誠不能與於此矣生出示諸友無不欽仰但古本久失其眞珍集非一閭閻易得請以求是編中數章刻爲巾幅俾世世家傳戶誦人人通曉庶幾門下新學化民之一助爾稍待來年刊印完日另專請教茲聞道從南旋魄不能執門弟子禮聽焉悵然悵然今特具疏專申鄙忱但識荊之願

求是編自敘

丙寅春郡博士張香山先生脩齋創道以柯學頗得源委申請捐俸延之主會時陽明王氏致良知之學盛行凡講學者莫不倚以爲說然亦非能眞知其是與非也附和而已一日會中乃有推之以方慈湖楊子者柯應之曰慈湖之學在不起意以爲意不起則性定而動一故其所稱說輒惓惓於易無思子絕意而務持守於意態未動之先以自爲一學若陽明之致良知則是即其心之所起以爲善而直從之將必有變擘奪宗認賊作

子者此世所以多小人而無忌憚也今以彼一心學此亦一心學而概同之過矣張公釋然喜曰是也因命筆之書以詔來世而余謙讓未敢然心則固任之矣乃庚午秋疾癘至辛未春稍遽閉門養痾人事阻絕閒中意思亦甚安適遂取代行傳習錄沈潛根究得其可疑者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者乎觀其缺漏無歸則知其教與孔子相出入與聖人只毫釐而豈有措之日用缺漏無歸之日用缺漏無歸者哉爲辯駁以要於是成此編云昔孔子沒而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辭而闢之而楊墨息孟子沒而佛氏之言盈天下其爲昌言以排之者若原道而下固已多矣而下則知其妙與聖人只毫釐者面千里者也蓋佛氏惟知有其身而私之故其學在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爲

事而其效極於涅槃以成就自己聖人則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不私其身故其學在克己復禮以朝問夕死爲可而其效極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其大致固甚懸也嗚呼墨氏無父而佛氏則棄親而谷隱曰出家矣非無父乎楊氏無君而佛氏則遺人而立於獨曰出世矣非無君乎楊氏無君未必無父墨氏無父未必無君而佛氏兼無之是合楊墨而爲一人也楊墨且爲禽獸合而一之者其又何如儒者不覩其害之若此而徒心駭目眩於其超聖宏大之說若有契於夫子之上達者

遂陰附而爲之辭而不知夫子固學而達者也上律下襲明物察倫一腔之中灑然融釋隨所證現種種皆眞佛氏則離學以爲達者也彼所謂大圓鏡中鑒照無礙者不過存想之極若有所見於恍惚微茫之中如夢如幻以自誑者爾而非眞能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聞也然則儒釋之辨不於其用於其體不於其麤於其精而世恆昧昧焉此求是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道無半和眞妄當究其指歸心有極則是非必剖其疑似學者明於此編之說則陽明不得同於慈湖慈湖不得合於孔孟

而聖學之明異論之息端可冀矣雖然非國語名其書非非國語者卽以非非國語名其書其他疑孟之作非相之篇皆卽以其所疑所非名此編旣非傳習錄而作乃捨之而名求是編何也蓋晦翁嘗言講誦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閒而象山亦言學者求理當惟理之從豈可苟私門戶陽明先輩也先輩之言編爲擬議固已僭矣若遂以非名之是妄分彼此而苟私門戶也可乎故柯非敢非陽明惟求其是而已求其是則不得不於可疑者而論之此余於傳習錄雖不敢非之而不得不論之不得不論之而終不敢以爲非之也惟求其是而已嗚呼是名也卽晦翁之尋是象山之從理凡以自見其不得已之志也而世其孰肯爲柯諒之乎雖以此獲罪於陽明被姍於天下吾無辭焉爾矣時萬曆癸酉春三月清明日慈谿馬

柯敘

同邑王黎曰程子貽王介甫書云有未安不妨更相辨論不有益於余必有益於介甫此眞平心易氣之言也況道本大公於天下原非一家私議論道者少有所偏貽害不淺如陽明公文章不易及也事功不易及也獨其偏於立教淆亂聖言世儒服膺喜新隨聲附和不知其非又安知其是乎詳玩此敘發于聖

傳心之旨破千古不決之疑挽同人心關係世道其功甚大乃悒悒惟是之求而不欲角勝於陽明眞可謂平心易氣矣卽陽明公而在諒所樂聞

求是編目錄凡四卷共六十八章

卷一 計十八章

親民
知止
知行
盡心知性
格物
良知
博約
人心道心
文中子韓退之
六經刪述
六經文教
說經
經傳案斷
聖教
刪書
法古

經史
刪詩
卷二　計十七章
主一
虞舜桀紂
緒一
心
性
學庸
中和
夜氣
蓍龜
執一
治生
天聰明
大本達道
中
格致誠意

儒釐
心理
卷三　計十八章
涵養講求
朱王同異
天理人欲
六籍考索
朱子著書
花間草
分兩賒聖
上智下愚
一貫
外好
草木
戒懼愼獨
克己
四代禮樂
誠意

陸象山
尊德性道問學
大學古本
卷四　計十五章
晚年定論
知行
致知格物
學問思辨行
知體物用
格物
窮理格物
良知學知
格物致知
朱陸是非
氣卽是性
妄心照心
良知
動卽爲欲

良知是非之心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至之后又作后字夫物格而后知至一節分明承上先治其國一節則后固後意也後后迭見於經文可因後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以知后親新錯出於經傳可因傳以知經若親字必據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與新字無發明如云君本文作親愛之義則后字亦當據本文作君后之義矣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而其說何以通乎程朱不明古字通用之義而但以考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之傳文有據爲言見或問所以致陽明豈足爲據之論也

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又云作非新字義矣作固非新字義矣然則有親字義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乎以愚觀之作者振作新者更新義未甚刖若親則絕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不相類矣陽明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親賢樂利如保赤子民之父母證親字爲切而謂治國平天下之傳皆於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新字無發明夫孝弟慈以教家非新民於家乎事君事長使眾而使國之興仁興讓老老長長恤孤而使民之下又如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孝弟不倍非新民於國乎堯舜即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非新民於天下乎陽明覺偏了

古人新親二字通用大學在親民以新爲親也書曰予捨此大義不言而取一二之近似者以證其說亦已疏矣且以親其親而爲親也則賢其賢獨不可以爲新乎小子其新逆以親爲新也猶之中庸以假爲嘉以顯爲

一親字尙足以爲證也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維新五新字反不足證乎作新民不足以爲新民之證而如保赤子乃足據之以爲親乎其他如親親仁民百姓不親凡經傳中言及親字者輒引以曲證其說孟子分明謂君子之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乃以親之卽仁之何其敢於叛經也獨所謂百姓不親契敷五教以親之似爲略近然如其說則親從五教中來而亦適足以發明親之爲新耳其於親賢樂利等證亦自相背惟所引堯典及孔子一段爲得其旨至末又云說親民卻是告子外義今陽明猶祖陸說以非朱子豈其未聞朱子所以斥陸者乎夫告子之外義所以見譏於孟子者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故也讀書講求義理非卽所謂知言故也讀書講求義理只靜坐澄心非卽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乎既以此爲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朱子爲義外之外義者中其病矣嗚呼陸子非特斥朱子爲義外又嘗指其爲禪宗然禪非不知其非告子也因己之有似於告子恐爲所斥故先斥其讀書窮理之功爲義外以制之亦非不知其非佛氏也因己之陰用乎佛氏恐

爲所指故先指其無極太極之論爲禪宗以沮之卒之義外禪宗不得以加於朱子而已不免焉亦何益哉王氏曰事事物物之理皆統於心以吾心求事物之理使事物之理皆明於吾心安得爲義外此辨不惟中陽明病根且中陸子病根公是公非瞭然具見

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閒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陽明所謂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者蓋指朱子言也然朱子嘗有言曰大學之書雖以格物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此則陽明之意朱子已先得之特陽明未加深考耳然則知行本體信如陽明合一之論乎曰易以乾坤分易知簡能孟子以不學不慮分良能良知是可見知行本體原是兩件也然易則先之以易知而孟子又先之以良能是可見知行雖是兩件而又不可截然分爲一先一後也所以大學既詳爲學之次而朱子又發此段之言學者誠於此身體而熟察之則所以爲知行者自可以判然而無疑矣陽明此論未爲無見然亦如朱子所以發明格物者云爾遂以爲知自有行在行自有知在而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豈其然乎王氏曰知行互藏非無此理但指爲本體而謂無知行之分又無先後之別則失之遠矣辨極精明有功聖學至陽明是處原不掩他故曰求

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為一

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刖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脩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天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事乎盡徒見夫脩身以俟有似於行法俟命之說故遂為此論而不知德之不脩亦聖人之所憂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盡心知性為知天存心養性為事天天壽不貳脩身以俟為立命命即天也始而知之既而事之又其極則命自我立而與天為一矣此孟子立言之本意而朱子發明之無餘蘊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之謂也今乃曰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而遺卻立命二字陽明豈不知有此二字而遺之哉正以言立命則於義不通故特遺之而以俟命對知天事天也然本文二字怎生遺得其所以為此言者蓋看得天壽不貳其心然在一貫之後方能之其次子路之結纓子羔之入室雖其殆庶幾而皆已不免於君子之議矣此豈初學之事且如仙釋陽明以為上達處與聖人略同其視仙釋高矣然老氏貪生佛氏怖死而其為教皆欲出離生死以死為一大事陽明嘗出入二氏者而顧輕之以為初學事乎盡徒見夫脩身以俟有似於行法俟命之說故遂為此論而不知德之不脩亦聖人之所憂也精一執中堯舜之脩也勤儉敬義禹湯之脩也緝熙

執競文武之脩也仰思待旦周公之脩也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脩也不以天壽貳其心而惟脩身以俟死蓋達於死生之故通於性命之情非天下之至聖不足以當此也而顧以困勉當之然則堯舜周孔亦困勉者耶堯舜周孔不得以言困勉則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決非困勉之事可知矣至其知州知縣事父事君之喻亦爲未然蓋知州知縣雖是自己分上事然欲知之又須竭其耳目心思始得若但如廣都長之眾事不理潘孟陽之飲酒遊山官縱以知名安能知其事而與之一乎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雖是必恭敬奉承然後能致忠孝出自一原知行元不相離天人由來同貫安得以此爲聖賢之別而謂朱子之訓爲錯訓看爲倒看哉

王氏曰余初亦惑其說及玩此辨中陽明之病根得往聖之心法卽起孟子而質之雖不好辨其論決不踰此夫李石麓公從陽明之學者也日晩得是編令侍史揭讀一章偶及此曰此段原卻差些夫講一篇而遂知其爲差要知特未聞及各章耳公是之在人心固不泯也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卽是明明德

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是正心之功也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是誠意之功也而陽明以訓格物則格物卽正心誠意爾然則經文只言正心誠意足矣何必又言格物以爲架牀疊屋之說乎此決知其不然也王氏曰每見格去之說於心終不安此辨卽其所言而看出正心誠意之功則不特聖經格物之旨復明於世而馮子知言之學可據見矣

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知致則意誠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前節是兩下說見知能不可渾作一箇後節是一滾說見知能不可分作兩箇此孟子說知行本旨也陽明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分明出於孟子然而不說良能以良知之中兼得良能則亦只是得他後節意思而已故其致良知之說雖覺新奇終不免危殆而不安也下文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之說其病根皆自此中發來然其理愈悖而其詞愈巽矣蓋良知者知也惻隱之心仁也致知格物求知之方也勝私復理爲仁之功也譬之水陸兩路相似水路用舟楫陸路用車馬有人於此本欲從水路乃釋舟楫之用而驅車策馬於波濤流蕩之間以求其濟其勢必有所不行矣且曰此便是舟楫也不亦欺己欺人之甚乎王氏曰致良知爲新奇人亦喜其爲新奇此陽明自以他帖括不明其仁知之別是切中他舊肓夫道若大路然彼問道於盲者可以翻然悟矣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只是得他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處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

詳味此論蓋以人要約此心於天理須於理之發見於行事而爲文者著實去學著實去存以做約理的工夫則工夫全在博文上此陽明自謂知行合一之學得先聖相傳心法肯綮者所以他說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皆是此意殊不知惟精惟一以允執其中精一本執中之功也而以精爲一的

工夫其如執中之義何博文約禮以弗畔於道博約本致道之功也而以博爲約的工夫其如弗畔之義何蓋聖賢立言自有本等正意其言外之意雖亦有之然以之相發可也而欲遂以之正釋經文則非矣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本是對說而尹氏卻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恭寬信敏惠本是平說而敬夫卻謂恭寬信敏惠其本歟禮之用和爲貴本是說禮灑掃應對本是說器而程子卻謂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蓋或推其所未發或補其所未圓或足其所未竟或決其所未明不出本文之意而又不是本文之意不是本文之意而又不戾本文之意夫是之謂言外之意陽明議論多半倣此雖時有所明偏有所得要之非聖賢正意不足以相發而適足以相戾矣豈若直玩經文而體認之使其字歸本義義歸本經自然明當平正而無失之爲得乎然則以禮字卽訓理字其說如何曰禮字雖可訓理字而理字不可訓禮字譬如仁義禮智信皆可訓理而理不可訓仁義禮智信也

齋栗烝烝又不格奸方是禮忠是天理瞽瞍夔夔他愛君之心所發非天理乎然亦不合於禮必如舜之祇載見瞽瞍夔夔所謂人臣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方是禮以至證父之直蟜李之廉抱梁之信輒難之死延陵之讓非不是一箇天理只因無禮便不是巾幅刻此○王氏曰孔子之博約卽舜之精一此萬古聖聖傳心之要典豈可妄生意見此說陽明以餘意爲正意切中病根並無人說到且辨禮理二字極精極透喚醒心目且如一禮字亦多不同有克己復禮是也有指事而言者如恭而無禮是也有指心而言者如禮是也有指儀文言者如曲禮三千是也約禮之禮則兼身心而言大抵是理上有節文耳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人心之人非以雜以人僞而謂之人也孟子所謂耳目口體之欲小體也道心之道非以未雜於人而謂之道也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心大體也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從其大體者也道心不能爲主而人心從其小體者也朱子之言分明出於孟子豈有弊哉陽明乃謂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而不知非朱子之言有弊也乃已錯看欲字故也耳目口體之欲人之所不能無天理人欲之欲人之所不可有於人之所不能無者而以人之所不可有者視之無怪乎其以朱子之言爲有弊也然則程子之言非歟曰人心道心雖小體大體均之爲體而非易以惑人非析理甚精安能擧此幅刻此○王氏曰大抵陽明之說似是詳徹乎至昧孟子謂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一字正以把持得定而辨折之其不能無耳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退之原道諸篇造深見卓非文人所及但律身欠嚴所以其徒有駁雜無實之戲之譏然大處分明小出入未害也文中子自是一儒者所著中說其閒論文史及時事世變儘有可觀至其本領處恐未必過於退之退之上相書文中子則獻太平十二策退之待五六十著書文中子未三十續六經二子未知其孰賢然而退之近質也陽明乃謂退之去文中子遠甚何哉蓋退之闢佛以佛爲夷狄之一法文中子佐佛以佛爲西方之聖人而陽明學於佛氏故黨其同而伐其異爾非通論也王氏

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名至周始有此三代聖人所以先天開人隨時立教以幸天下後世者也正如子丑寅之迭建而於義皆得忠質文之異尚而其歸則同孔子周人贊周易者卽從周之意爾其連山歸藏固自在也不然何梁之劉勰皆文心雕龍而猶按歸藏之經以證諸子也耶九丘卽禹貢以其述九州上中下之賦故曰九丘八索卽八卦以其有一索再索三索之義故曰八索禮樂之名物度數具存三禮等書何說可廢亦未嘗廢也但火於秦或逸或亂爾至於春秋則夫子以魯史不明故復爲筆削之詞以明素王之道存先王之迹則是魯史之外加一魯史非廢魯史也陽明以連山歸藏皆所以言易而亂易是不知周之前無易也以伏羲至周公其間言易不知其幾是不知三說之外無他書也以孔子取文王周公之說爲得其宗而贊之是不知從周之意也以孔子贊易而紛紛之說盡廢是不知歸藏之經六朝猶存也又八索不屬之易而屬之典謨二南之後爲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孔子所刪是不知八索之卽八卦也以書詩

爲歸藏周則首乾而名之爲易三說之外更無他書而易之名至周始有此三代聖人所以先天開人隨時立教以幸天下後世者也正如子丑寅之迭建而於義皆得忠質文之異尚而其歸則同孔子周人贊周易者卽從周之意爾其連山歸藏固自在也不然何梁之劉勰皆文心雕龍而猶按歸藏之經以證諸子也耶九丘卽禹貢以其述九州上中下之賦故曰九丘八索卽八卦以其有一索再索三索之義故曰八索禮樂之名物度數具存三禮等書何說可廢亦未嘗廢也但火於秦或逸或亂爾至於春秋則夫子以魯史不明故復爲筆削之詞以明素王之道存先王之迹則是魯史之外加一魯史非廢魯史也陽明以連山歸藏皆所以言易而亂易是不知周之前無易也以伏羲至周公其間言易不知其幾是不知三說之外無他書也以孔子取文王周公之說爲得其宗而贊之是不知從周之意也以孔子贊易而紛紛之說盡廢是不知歸藏之經六朝猶存也又八索不屬之易而屬之典謨二南之後爲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孔子所刪是不知八索之卽八卦也以書詩

禮樂孔子未嘗加一語是不知詩有大序而禮所記夫子之言未必盡漢儒之附會也以春秋爲筆舊刪繁有減無增是不知春秋增魯史之義非減也嗚呼墳典丘索自倚相能讀之後識者有矣禮樂春秋自孔子脩正之後習者多矣而陽明乃爲是言以罔天下豈以天下無人爲可罔耶王氏曰世儒皓首窮經未覩旨歸此辨功於聖門甚有補於來學

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

孔子之述六經也自天道以及人事自五帝以及春秋自朝廷以及閭巷自禮樂以及鬼神自人倫以及庶類靡不包羅綜括蓋惟恐一理之或遺一事之未備而無以寄斯道於無窮也故其說夏商之禮深慨杞宋文獻之不足以證其言而其作春秋雖其闕文疑義如夏五之類亦謹書之而不忽書列二帝三王之訓誥不及五霸苟秦繆有悔過之誓亦必取之以附於後詩三百本紀周之盛衰不及異代然祖遺商頌五篇亦不忍棄今詩有三百五篇此其故也則是聖人述經之意豈懼繁

為此言非眞以文爲繁文而可去也蓋文之爲文其爲法至密而難入其爲義至大而難精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則更爲大言而小技之遂務專精於子貢之所謂不可聞者而廢棄乎其所可聞者而不知文章性天道元非二物也夫子之文章夫子之性天道也堯之文章堯之峻德則天也文王之所以爲文文王之德之純也自子貢以可聞不可聞二之而世之拙於文者因借其說以自便而不復致力此文之所以日卑而可愛可傳者蔑有於天下也近晉江王愼中有曰其才

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瑪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關中王維楨亦曰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蹈之夫二公之所造固未知其果能有見於文章之即性天道與否然其發明文章之不可去與夫今日所以必欲務去之情則實深切而著明矣有志斯文者其毋爲其巧術之所眩惑而矯爲之說以自誣也哉王氏曰陽明意在厭文抹世而不知其言之悖理其辯透徹痛快有功聖門

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仲尼信而好古而刪述六經六經所以出也始皇惡諸生是古而非今而焚六經六經所以亡也意正相反事固懸殊而陽明乃以焚書爲暗合刪述之意吾不知之矣王氏曰陽明謂六經是富家冊籍又謂六經亦只是史則謂不合焚六經者亦只是體面徇情之言耳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所弒所伐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

世儒相沿之說自有不可易者要不可以彼所嘗言而故爲異論以藩籬之也如伊川說春秋傳是案經是斷本無可疑陽明乃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而不必更問其所弒所伐之詳無非欲任經廢傳以爲異耳春秋本因魯史而作傳固史也安可廢哉試即以弒伐言之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則弒君三十六皆首惡也然其中如趙盾之弒爲穿許世子止之弒爲不嘗藥又似有可矜者使不以傳考之而何以知乎春秋無義戰則敵國相伐皆不義也然其中如齊侯伐楚爲與王室公伐邾爲明有禮又似彼善於此者使不以傳考之而何以知乎故春秋不可以無傳猶法家不可以懸斷而書弒書伐乃獨不因案以別白之而概同焉何也蓋夫子雖以一字定人物之衡而實不以一法盡作經之變或心迹始終之所當原或爵邑氏名之所當辨而於焉執此以劑量之有善善之詞有惡惡之

詞有美惡不嫌同詞有互見其意而爲之詞大義數十
其指數千而疑似同異之閒正夫子筆削之所在而深
致意者也如弒伐之書美惡之同詞也悼公書葬盾復
見經詞意之互見也故經不可以直會必擬議而後情
理暢律不可以遽斷必比況而後枉濫平至於情理暢
枉濫平而功功罪罪各得其所矣此春秋之書所以文
則史義則竊而爲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若如陽明之說
乃史一切法耳稍識名理者皆可與能何游夏而不能
贊其詞哉觀游夏之不能贊則知法有餘意字不盡情

而所弒所伐不可不問其詳矣王氏曰反覆論傳之不
透徹痛快易覺羣迷陽明只是要直截不免誤人

聖人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曰誨人不倦則是夫子之教人固已展盡底蘊惟恐其不詳且盡也何嘗不肯多道哉其所以不多道者蓋如天地之簡易而造化無窮詞雖約而意則盡非若他人之賢者必廣肆其詞而後其說可明也即加孟子願學孔子豈不欲加他做一句道了然只是學不得何以言之孔子論性只相近二字孟子必說足之同嗜耳之同聽目之同視以明心之同然其實則相近而已孔子論政只富教二字孟子必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學校之設以爲王道之成其實則富教而已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以一二字點綴出來孟子說北山之詩必旁引曲證而後其意始暢孔子答學稼之問只以禮義信明其爲用稼孟子闢並耕之說必極陳堯舜之

論官禹稷契皐陶伯益之任職而言其不暇耕不用耕其他手足胼心犬馬國人士芥寇讎之論即忠禮之對也而說則詳矣楊墨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論即攻乎異端之害也而詞則嚴矣何必利之說本諸放利多怨者也必推至大夫士庶人之交征而國危君臣父子兄弟之懷利而國亡然後已禹德衰之辨出禪繼義一者也必極論有德有薦與繼世之不賢伊尹周公仲尼之不有天下然後備豈孟子故好爲此辯以與孔子不多道之旨殊哉蓋詞者所以達己之意也己之意足以一

二言而達則一二言不爲少必待千百言而後達則千百言不爲多故孔子之不多道也不必於多道也孟子之詳辯亦非好辯也不得不辯也欲爲孔子而不得也此孔孟聖賢之別也陽明乃以孔子恐人專求之言語故不肯多道而且引予欲無言以爲證夫子欲無言乃夫子點化子貢之微言而豈可以之概其平日耶其失之遠矣王氏曰深得聖賢立言之旨

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

夏四五百年閒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孔子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言治天下者不可不法三王也孟子謂景丑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言治天下者不可不法堯舜也陽明乃謂唐虞之治不可復而惟三代之治可行何哉若以古今殊勢因革隨時則商周之治或與唐虞異而唐虞夏之治又大略相同蓋虞之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皆禹爲之而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盡力溝洫自其受禪時舜固以克勤於邦克儉於家美之矣董

子所謂虞夏不言損益正有見於此也豈有虞之治不可復而夏治乃可行乎故言治者必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孔子所以答顏淵爲邦之問然後可王氏曰辨證虞夏同道眞不易之論無可回說

五經亦只是史

史者記事之書也以其出於史官故謂之史五經惟書與春秋爲正史詩雖非史亦附見當時之事故古者天子巡狩太史陳詩則謂詩爲史之餘亦可也若易陳卦畫禮言經曲何與於時事而亦謂之史耶王氏曰經者經常不易而

史乃一時記載之事也以經爲史猶曰六經皆舊史云爾且廢經而坑焚之禍起矣所辨關係甚大

愛問詩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

詩言志孔子刪詩想是刪其不出於自然言志者爾非存其美而去其惡　袁狄烏獸並育於覆載之閒所以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明道讀史不蹉一字作字亦必甚敬此正讀書一心在讀書上之謂接客雖是細事然心或不在則古詩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有之矣澄之所問未爲不

是陽明乃比之好色好貨而謂之逐物何哉究其病原蓋以一字看作理字故也殊不知主一之說本出自程子程子但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是主一者不過心有主而不他適之謂耳陽明不考程子訓一之義而以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故於讀書接客皆看做外物而以一心在讀書接客上爲逐物也夫主一自是與逐物不同主一者其主在我所謂以心使心也逐物則心馳於外而忘其在我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毫釐千里之分全在主字逐字上陽明卻就一字物字上分別所以失之且既以讀書接客爲外物矣及論格物則又謂心外無物而以物爲心焉何其言之不相應哉蓋由陽明以心學爲主而格物是大學入門下手處故硬以心字訓物字以爲不如此則與逐物者無異也卻不思格物逐物爲已爲人之別不在心字物字上亦全在格字逐字上王氏日析理精確不易之論要知陽明亦進次禦人之詞非實見得是也○姚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夫且則仁矣言逐物況朱生曰博文是約禮功夫則讀書必非逐物矣

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

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善如堯舜善到分際惡如桀紂惡亦已到分際都無去處陽明乃謂桀紂未死惡寧止此非也借桀紂未死只是他爲惡之件數多些亦必不能復加何也桀之惡至於率遏眾力率割夏邑使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孕婦斮朝涉之脛作炮烙之刑使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夫紂之民非桀之遺民也而或欲與亡或欲與喪怨若一口則以桀紂之惡異代同甚故也向使二惡未

甚民尙有生路之可移則孰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願與之喪與之亡者哉子貢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非以爲不甚也正甚紂之惡以爲不應有此爾所謂商罪貫盈是也今曰桀紂未死惡寧止此是猶以其惡爲未甚未盈也使果未甚未盈必何如而後謂之甚且盈耶武王作誓惟言受罔有悛心正以罪惡至此不可復加一無悛心便爲極惡然則受雖再生數十年亦只是不悔前惡而已況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潮勢之緩不流束薪桀紂果若未死則其人向老亦當頗有慈心如

唐史所論武后者矣豈有更甚之理乎陽明但欲伸其惡無盡之說而乃爲桀紂分疏亦異乎子貢之見矣至於望道未見之說亦只是孟子狀文王之心如此非文王眞有未見也詩曰誕先登于岸岸固道之盡處也傳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者至善也至善者善之盡處也岸而登至善而止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乃因其望道未見之心而遂謂善無盡何待文王反不如待桀紂也耶王氏

曰閒手四句便已斷盡春秋筆
他后邊辨析詳盡議論不磨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
昔屠宗師講學於天寧寺問精一之旨如何慈學李占泉對曰精是一的工夫子曰不然當初堯授舜時只說允執厥中至舜授禹時始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可見精一是執中的工夫若精是一的工夫當初下語時不當以二惟字對言下文又不須贅著允執厥中矣李默然府學周太霞曰陽明先生以世儒分析太甚故言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之盡處也岸而登至善亦不復辨究以爲精一對言者乃分陰分陽之意而陽明主意工夫之說殆根陰根陽之意而已矣今讀此段而以其結句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者反覆推之然後知其所謂主意工夫者正是發明精是一的工夫之旨太霞識考之不詳而予於是時亦失其所以辨詰也蓋天地絪縕之理不出一高一厚之外幽明感通之故不在一卜一祝之間縕說精一則中間許多意義合下便

已渾全周備不容說矣陽明乃以世儒分析之故而爲說以教之已自多了借欲救之亦必以惟精爲惟一的主意惟一爲惟精的工夫庶幾彼此相發而分合可明若如今所云則是以惟一爲先惟精爲後既失其本文之序惟精則重惟一則輕復失其交戒之意雖若以主意工夫對言而實與李說無大相遠矣豈非欲矯分析之失反成偏廢之弊而其爲害又有甚於分析者乎此愚所以探疑而未解也及考曰仁所錄有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然後釋

然自喜曰知行精一其名殊而理則一者也安有論知行則主意工夫如此而論精一則主意工夫又如彼必陽明所說只是這箇而傳而習之者或以爲如此或以爲如彼爾至其訛以傳訛而不知其非假之又假而遂信其是則其說益長而其見益錮其見益錮而其眞益亂其眞益亂而其和益衆其和益衆而其術益行以至今日而猶未已可畏也故知語錄等書最不易看蓋其所聞或有親承傳說之不同所記或有工拙詳略之各別或得意於語言之外不拘其詞或模擬於形迹之間

反失其意或不徒失其意而且併其詞而失之或不徒失其詞而甚以己意而入之苟不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則如此疑者終不可得而解矣幸其得失是非彼此錯見而明者或因得之以爲左證也不寧惟是嘗觀王龍溪所錄沖玄會載陽明之言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果如其說豈不顚倒錯亂而爲賊道之尤乎及考其平日之言但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又曰戒愼恐懼便是脩道工夫其言如此初未嘗以戒愼恐懼爲本體而不作工夫也故凡此等可疑處

皆是其徒傳錄之誤未必本來如此然博文卽約禮的工夫惟精卽惟一工夫曰仁亦有此語且以爲始雖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何也曰道理至大便如此說亦非無一般意思可想處且其端緒亦有自來如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豈非學問思辨卽爲仁的工夫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非博學詳說卽反約的工夫耶陽明不把將來說破與人以自神其說正是禪家莫度金針之意而其徒一向傾信他也不去思量到這箇是孔門弟子尋常講習的舊

話便遂以爲落落難合又遂以爲不覺手舞足蹈皆坐見小爾何但博文卽約禮工夫便說約禮卽博文工夫亦未必無理何但惟精卽惟一工夫便說惟一卽惟精工夫亦自有可通然終是偏枯險絕之論聖門自有平易正大的門戶何苦不去理會而必尋討傾邪捷窄之路以快一時之論而蕩蔑天下後世之人心耶巾幅刻此○王氏曰陽明只是以餘意爲正意而自以爲奇所以失之偏僻此論委曲詳盡徹上徹下金針之度無以踰此大有功於聖學卽置百喙不能爲陽明分疏矣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

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晦菴嘗言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又言聖人之心萬理畢具又言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又言性是心之道理又言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則所謂心卽性性卽理之說朱子豈不知之而下一與字於心理之間哉蓋以人而言則心卽性性卽理若以人而言則在人爲心在物爲理不下與字又無別也朱子此言爲格致而發致知者致吾心之知也格物者格事物之理也不無內外精麤之別故下一與字非專指人心而言也所謂言固各有攸當也正如孟子嘗斥食色性也之非矣而其自言又曰之於昧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豈可據其前說而謂後說之非乎程子亦有性卽理也之說矣而他日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豈可信其前說而疑後說之反乎蓋道不可以一端盡也而言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有偏者有全者有異者有同者有前後不相應者有彼此互相發者有文詞不類而意實同者有形迹胎合而道殊絕者苟不參伍以通其變融會以要其歸或以文害詞或以詞害意或滯其迹而不稽其心或得其一而不知其二是爲高叟之固咸丘蒙之執矣幾何不以小弁之怨爲小人北山之說爲臣父哉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朱子心與理之言正其不合而可疑處使陽明如周公之仰思繼日將必有幸而得之者矣而遂指斥其下字之非蓋由不根究其語意所自徙見此語何如之問遂以已

窒窖之而已嗚呼先輩不可輕議也如議之當如老吏斷獄必搜尋其案卷鉤當其情由的的焉無毫髮可借而後決之然後被罪者心服而無辭若陽明者不盡其辭而決之者也設晦菴復生其肯伏之乎其能無辭乎或曰是固然矣但不以理屬人而屬之物是人之靈不如物矣不能無疑曰是不然心卽性性卽理言心則理自該故只言心無害也若事物則不可以言心但有理而已故不得不屬之爾且如孔子言仁者人也孟子則言仁人心也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豈孔子之言不及孟子之切而孟子之言又不及朱子之切乎要之孔子只言一人字而孟子朱子之言固在其中矣朱子只言一心字而理亦在其中矣不必拘拘於說之同也況朱子此言之下明繼之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論也則是晦菴於人心物理且知其不可以內外精麤論況心中所具之理而反不知其不可以二之乎然則是言也信非朱子下字之誤乃陽明看書之誤爾王氏曰原朱子爲格致而說此案卷也引孟程之言爲證此援例也是非曲直昭然立見且中間辨折精明議論的確正如老吏斷獄心伏無辭

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則是在天者只有一陰一陽之道耳自繼此善於人而成之於己則謂之性性者非他也仁智也言仁智則禮義兼舉之矣孟子仁義禮智是性之說程子性卽理也之說皆本於此要而言之謂之善謂之陰陽自人之理卽是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是性性卽是善善卽是道道卽是陰陽但自天言之謂之道謂之陰陽自人言之謂之善謂之仁義禮智謂之性謂之理云爾則是性也者分明屬人而言今陽明乃曰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是以天也帝也命也性與心也皆屬之性則所謂賦於人而謂之性者又誰賦乎豈別爲一性乎蓋陽明不識性字把性字只當一箇太極字看了所以舛錯

至此然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亦以性言天也何居曰天地之性的性字只當箇生字所謂天地之生人爲貴也正如天地無心而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非直以爲有一箇心在焉只言其死而復生一似有心然耳不然則是所謂天聰明者眞有箇耳目來視聽耶所謂天步者眞有箇足來行耶大抵說此等處須要以意去會不可執定不比說在人之性便是說人之性也要看得好蓋性雖只是仁義禮智四者之理然理卻不是死物須有箇活動去處這活動便能顯仁藏用鼓舞萬物以成其

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程子所謂心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是也性字正就那活動處而言所以說他不是理不得說他即是理也不得蓋說他不是理則這活動的便要認做知覺運動陷入生之謂性裏去若說即是理則性又是箇死殺的物事無緣做得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出來故性者理之機理者性之實離也離不得合也合不得所以古人說理字又說性字其謂仁義禮智即是性性即是理者只因自來說性者都含糊不明故迫切言之以曉示學者其實與理差得些子

只說齊治平在孝弟慈中庸則推言天命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此其同也至於大學只說明德中庸則推言天命之性大學只說謹獨中庸則推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大學只說忿懥好樂已發之心中庸則推言未發之中大學夫效驗中庸比大學俱高一層此其異也陽明不分別其同異乃以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蓋但論其大綱意思云爾夫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大綱意思豈惟學庸類哉以論語首章言之學即明明德也時習即格致誠正之緝熙也有朋自遠方來即新民也說樂不慍即喜怒憂懼得正之心也不亦君子乎即止於至善也雖謂括大學一書之義爲論語首章可也以孟子仁義禮智即是性性即是理者只因自來說性者都含首章言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者即明明德也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者即新民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即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也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即絜矩之反而不以義爲利以利爲利也雖謂括大學一書之義爲孟子首章亦可也何也於此不同不足以謂之聖賢之學也然又不可緣是而遂謂學庸語孟果可盡同也大學說學而規模整密中庸明道而義理精深論語記言而旨意渾含孟子論事而議論發越有一書則有一書之格局有一章則有一章之發揮苟徒欲得其所以貫通之意而不詳察其文理之精微雖其一時議論若有可喜終不免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矣其何以致用而爲吾儒之實學哉此窮經者不可以不審也王氏曰庸之同異已屬不刊後復推語孟之異同透徹精當眞始詳學聖經羽翼萬古不磨陽明好奇立論多有渾合之病至論仙釋亦會吾儒爲一此病之病也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盡體用一原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是因影而疑木也可乎且如人有不葬其親非發不中節乎見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而顙泚則未嘗不直也陽明乃以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又謂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兄弟鬪於牆非發不中節乎外禦其侮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乞祭墦閒非發不中節乎恥妻妾之見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無禮義而受萬鍾非發不中節乎不食嗟蹴之食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功不加百姓非發不中節乎見觳觫而哀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非發不中節乎移民粟則以其有未發之中故先王所以立教以易其惡以止其中使人即其所不忍以達之於其所忍即其所不爲以達之於其所爲如子思

所謂致曲如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如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中和位育之化所以充滿布濩於宇宙之間也陽明此論但知天下無性外之情而不知人心無不善之性正孟子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自此言矣烏可置之勿論哉王氏曰因影疑未驗甚的確且歷引已發未發印證見道分明提醒人心與孟子道性善旨同○煥問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未發之中當是民秉居方兄曰然良知雖屬已發常人所同有儻若無未發之中良知亦何自而生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閒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夜氣之說非始於孟子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子音已言之矣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老氏又言之矣然皆用之以養生爾至於觀好惡之近於平旦存仁義之良於幾希則自孟子及卜正猶孟子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因禹稷之後者是也在賢人有賢人之夜氣如靜中看善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是也在聖人有聖人之夜氣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是也在天地有天地之夜氣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爲物聚則不能發散不事一則不能直

遂是也陽明乃謂夜氣是就常人說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此恐未然王氏曰夜氣雖天地聖賢皆有孟子所說又擴充之更妙○煥曰夜氣既爲常人所有則夜氣之所由發當知有未發之中在

舊固是易龜亦是易

舊出於羲龜出於禹舊數用偶龜數用奇舊所以筮龜所以卜舊繇以易龜繇以疇較然不同審矣陽明何所見而謂龜亦是易哉易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作易之所由也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以圖書爲聖人作易之由以卜筮爲易之聖人之道此陽明所以有龜亦是易之論也殊不知此是孔子因圖而及書因筮而及卜正猶孟子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因禹而及稷之類耳使以易傳之言而遂謂龜亦是易然則書而圖書皆所以作易宋儒劉子澄已有是言以今觀之書之理本通於圖謂書亦可作易是也圖出於伏羲之時而入卦已畫禹時洛書方出則不襲伏羲之卦而但取其數以爲九疇耳著龜之不同爲易無疑也

問孟子言敎中無禮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

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
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
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中是理權是易執中無權所以爲執一陽明卻謂中只
是易是但知從權而不知中之當執但知惡執一而不
知遂至於無所執故其說道理終不免於罅漏也且陽
明譏諸儒爲執一看來陽明是眞執一何以言之象山
教人學欲管歸一路陽明得此把柄故與人議論不管
是與不是合與不合件件歸到良知處更無別法眞所

謂執一反謂諸儒要將道理說得無罅漏是執一然則
說道理固欲其有罅漏耶孟子所以惡執一者爲其舉
一廢百而賊道也舉一廢百正是罅漏設以無罅漏爲
執一聖人之言顛撲不破曾子之言盛水不漏皆爲執
一矣豈不大失孟子之意耶故陽明眞是執一眞是舉
一廢百眞是賊道眞是孟子所惡于氏曰推勘到底無所逃遁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三代之儒所以無治生之說者蓋由人君制民之產有
田以食有室以居有蠶桑以衣爲之治其生故不必自
治之也後世則無制產之君矣雖士嘗學問知禮義然
亦人爾一日不耕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決不能枵
腹裸形以待斃也況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縱能以堅忍
自勉其何以行孝慈乎曾子敝衣而耕於魯是以耕治
生者也子貢之貨殖是以貿治生者也抱關擊柝乘田
委吏淵明所謂己之出仕爲饑所驅是以仕治生者也
賈逵之舌耕是以教治生者也嚴君平之賣卜韓康之
行醫是以醫卜治生者也王福之坊是以坊治生者也
許子捆屨織席以爲食是以捆織治生者也郭橐駝之

種樹移徙無不活是以樹治生者也昌黎之衣食於奔
走是以奔走治生者也仲尼爲養祭而釣弋是以獵較
治生者也東平之瓜成都之桑長安之橘是以種植治
生者也皇甫湜之利潤筆是以鬻文治生者也故曰治
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士勉焉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
富爲下危身取給者奸富也儒者不可爲也若曾子則
本富矣其餘皆所謂末也皆儒者所得爲也其言上之次之者蓋以人之體有強弱性有逸重
業有本末遇有順逆而爲之區別則如此爾非謂人之

品係於此也正如夫子論避地避言之不同而非有優劣也又如孟子論士所就所去之三而非有高下也不然夫子獵較曾子躬耕曾子賢於仲尼矣故苟可以治生本可也末亦可也但不可因此以奪志爾苟不以此奪志則其所以治生者乃其勵志進德之資可以行孝可以行慈可以顧廉恥可以興禮義固儒者所不廢也世儒見孔子以簞瓢屢空賢顏子以貨殖不受命譏子貢遂恥言治生二字而不知儒者固不必以此爲諱也不然而上既不制其產身又不治其生其不爲溝

中瘠者幾希矣其何以爲從善之地乎故魯齋之說未爲誤人然則陽明譏之非歟或有問陽明以爲學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者陽明答曰以親之故不免業舉之累者陽明豈以業於學乎由此觀之陽明固亦未嘗以治生爲誤人矣而其所以譏魯齋豈亦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故格物擇善之功而但謂實致其良知則自能知得是聖賢之訓皆無用之剩語而一任其聰明之所作用矣其不務爲穿鑿而見惡於孟子也者幾希夫鏡之欲發其明也必視其體之清濁以多寡其藥物而磨之然後鏡可得而明也有賤工於此必去藥物而磨之以爲鏡體本明吾但磨之足矣何必借資於外物然磨愈力而鏡

念昏卒之明不可得而頑然一銅矣由此觀之雖天聰明之盡者要亦不可以無開發之助而況天聰明者一二不天聰明者千百豈可望一二於千百而竟以致良知爲致知之功乎然陽明所以爲是言亦未必謂天下之學者果皆天聰明之士而可無事於此也蓋由誤認良知二字之義爾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則良知之良非善也不過以其不假於思慮而出於天性自然之謂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固爲不慮而知矣然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此豈待慮而知者乎愛親敬長甘食悅色既皆不慮而知則是皆可以謂之良知矣故曰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聲色臭味仁義天道而皆歸之性愛親敬長甘食悅色而皆謂之良知其義一也但當時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仁義之爲性故孟子於論良知特舉重而言之恐爲多欲者立赤幟也而非以甘食悅色有礙於良而故遺之也陽明見其獨舉愛親敬長之良心而謂之良鳴呼使以其愛親敬長之良心而論睟子之良而亦兼夫瞭與眊也耶觀睟子之良不止於瞭則知良知不止於愛親敬長良知既不止於愛親敬長則致良知者又安能必其不出於愛親敬長之外而實致之哉是故以愛親敬長之知而實致之則心體清明義理昭晳而於意念之所發自能洞見其是非好惡之所在而無遺矣苟以其甘食悅色之知而實致之將不至於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不止也如此則心志蠱惑四體繆迷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加瞽者眯目而簸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安能於意念之所發而知其善惡以充之邁之乎然則陽明雖說良知其實未知良知而彼又確然自信以爲眞知於凡意之所起皆以爲善而蕃實推致不使少有依違遷就於其間甚而破格越謂爲人之所不敢爲或有論議則倚借講學之名以鄙薄之曰此

流俗不足顧也世人本無學術見其如此遂以爲或者其果是也而靡然從之此自古收名譽僞之士所以玩侮天下而愚之大抵皆用此術如鄉愿自以爲是如色取仁而行違者居之不疑如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如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蓋以自己不信安能使人之必信自己疑於所行安能使人之必行故雖或明知其有所未安而且勉強之以不同也然而自信愈篤則所行愈悖所行愈悖則其流毒愈深何也小人之爲不善也猶必有所顧忌如閒居爲不善者厭然於見君

子之時是其心猶知君子之可畏也其心猶知君子之可畏是其不善猶可以君子而懼之使不縱也而今所爲若此時又甚於閒居不善之小人而凶邪強戾其毒將膠固深結而不可解矣世人飲其毒以至顛踣仆厥潰死者數矣而猶幸殘喘之僅存以爲長生妙藥也方且助爲以告人嗚呼何其愚哉王氏曰節愛敬實有多少節目委曲若不講求所不和而後可哉譬之擊石之火只星星子耳纔引著便可以燎原故星星之火即燎原之火非小也燎原之火即星星之火非大也知火則知中和矣故事無所謂大傳禪亦尊常也亦無所謂小一介即千駟也時無所

發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有愛非所愛敬非所敬心自爲孝弟而尚於不孝不弟矣夫六言六蔽必曰好學陽明欲人自致其良知何哉

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

謂人天地亦須與也亦無所謂矣子卽彭聃也陽明每以剖藩籬觀昭曠自偉其識者而見不及此何哉王氏曰大本達道卽中和一時之中和一時之大本達道也一事之中和一事之大本達道也所辨甚當

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雖未相著而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發固瘧也其不發之時亦瘧也今乃以不發之瘧況未發之中是未發之中特其好色好利好名之心未形見者爾如此何以爲天下之大本耶何其與明鏡之言自相戾耶鏡本無塵而塵生於染人本無瘧而瘧生於病心本無偏倚而偏倚生於意故未發之中卽無疾之人無塵之鏡也而以病瘧喻之豈非引喻之失當者耶何以異於荀卿之以性爲惡者耶此段本論未發之中而反覆玩之始則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末則曰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皆是偏倚之後下致中工夫的說話非所以爲未發之中也豈其溺於良知之學皆從已發處見得而爲是言耶其亦失之遠矣王氏曰是是非非昭然可覩若有辨若未始有辨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

未發之中純是天理寂然廓然無所偏倚陽明謂其如方是天下之大本

陽明之學以誠意去格物把誠意格物滾作一團故以爲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言格致以該誠意也然格物誠意分明是兩段工夫陽明乃渾言之所以格不成格誠不成誠工夫都無下落周子嘗言幾善惡程子亦謂其要只在謹獨看來工夫難處還在誠意只觀傳大學者釋格物致知釋正心脩身釋脩身齊家釋齊家治國釋治國平天下皆合兩事爲一傳而惟於誠意則獨爲一傳以釋之其意自可見矣然程子亦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豈程

子亦不知大學知至而後意誠之說而爲是艱難險絕之論乎曰此疑最切昔人亦有舉此問朱子者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若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誠意言其所止之序由此觀之則其所謂立誠意者卽所謂致知在乎所養之發字人道莫如敬之敬字與夫非存心無以致知之存字云爾故不徒曰誠意而必曰立誠意精神骨力全在立字上但

說了誠意二字便與經文誠意二字相涉陽明既勦得此語又適見古本大學之誤遂毅然斥朱子分章補傳之非而不知程子之意固非此之謂也大抵讀書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詞會意則通而得聖賢之心泥詞則滯而害作者之志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周子則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豈故與中庸戾哉惟以意通之而知其不相悖也大學言脩身在正其心而孟子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豈故與大學反哉惟以意逆之而知其不相害也故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誠者經文之正意也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者程子之借詞也以誠意去格物而謂格物致知卽誠意之事者陽明之蹈襲而失其旨者也王氏曰說程子之言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極中理解又排程子之言不可泥痛快切當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

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

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榦發榦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榦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也是又不然佛氏廣大慈悲至捨身豺虎蚊蚋而不恤之不得爲仁矣或曰摩頂放踵孟子形容之耳非實事者也知從井者之非仁則知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

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曰吾以是廣度衆生然則佛氏亦非實事耶楊墨一也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然則楊子亦非實事耶王氏曰陽明有見於兼愛無父之言此有見於摩頂放踵之言皆本諸孟子而各有一理也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卽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

當理以事言無私心以心言此當理與無私心之別也

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天下固有事當理而心則私者如召陵之師問楚之沈昭王事非不正也而其心只欲假此以服楚耳編素之師擊項之弒義帝事非不當也而其心亦欲因是以制項耳然則豈可因其事而與其心哉亦有心雖無私而事不當理者如崔浩之直書時事心豈有私也然其事適足以暴揚國惡王荊公之青苗等法心豈有私也然其事適足以騷動邦本又豈可以因其心而與其事哉由前言之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仁延平之說是也由後言之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朱子之說是也然而事當理者恆多假之易也心無私者恆少性之難也聖人懼世之立偽行以亂眞盜虛聲以眩實因立爲觀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視其所以是視其事之當理否也而繼之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察其心之無私否也故夷齊之讓必以心之無怨而後信其仁荀不知其心則雖忠清如子文文子之難能亦不輕與也今陽明乃謂無私心即是當理求當理便是私心則觀人者視其所以而足矣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不殆於言之贅而法之深耶王氏曰陽明有混淆之失此辨深得聖人之旨又曰論道者憫斯世之陷溺而欲扶正之心可謂無私矣然立言之間或矯枉過正安可謂當理也心本無私而不當於理便非仁者之言矣況務爲名高而欲誇耀天下心又未必無私者乎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加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

陽明嘗謂朱子卽物窮理之說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是玩物喪志又謂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又謂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求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

然發而中節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求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又謂世儒舍心逐物將格物之義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觀此數段可見陽明專欲在涵養上用功而不必講求矣認欲作理之問正是把陽明當頂門一鍼於是復逃遁爲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之說其實非其本意也使果以講求爲只是涵養則朱子卽物窮理正講求之事也何獨不以爲涵養而謂之玩物喪志哉吾聞佛氏善遁見人說他是空他便語實際見人說他無父母他便談父母經見人說他怖死他便輕身烙臂曰登正覺見人說他貪財他便委身蚊蚋曰捨內財見人說他忍他便說大悲願力盡度衆生見人說他是夷他便說洛陽是神州別中而天竺爲中陽明學於佛氏故得其邪遁之法以爲周遮之說而不知其欲盡彌章祇益其文過飾非之尤而已無益也陽明亦嘗深考或問乎或問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者殊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究其極至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由此觀之博物洽聞且不足以言格物致知矣況得以玩物喪志譏之哉然則朱子之說固得以兼乎陽明而陽明者蓋由不知朱子而妄爲之說者也王氏曰直事涵養亦只是涵養乃牽捨之言耳辨爲道解其說窮矣

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

陽明之學只在致良知致良知只在去人欲存天理千

言萬語皆是此意愚考晦菴平日之所究心以爲極看得透者在大學一書而大學者又程子所謂初學入德之門也使其入門下手處果與陽明不同則必於此異之矣然其言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非卽陽明所謂眞知者乎其言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非卽陽明所謂雖昏塞之極而眞知未嘗不明者乎其言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者非卽陽明所謂致眞知者乎其言至善必有以盡夫

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非卽陽明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乎而陽明顧自異之以爲入門下手不同何哉蓋陽明本學晦菴之學而欲以新奇聳天下之聽聞非創立一說不可故論格物論知行論博約論精一論居敬窮理論涵養講求論尊德性道問學論知天事天立命皆與晦菴相反以爲見得本原而不知說來說去終不能逃於晦菴大學明德至善之說明者一見自當了然而世之學者乃附和之以朱子爲支離陽明爲簡截可哀也已又曰眞知雖與明德一般然言明德則無病纔說眞知便有眞能作對便作偏了王氏曰原心易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養心莫善寡欲克己乃能復理陽明所謂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者意出於此但說得太快未免有失蓋天理猶元氣也人欲猶邪氣也人惟耗損其元氣則邪氣入之而爲疾矣治疾者不攻其邪氣則元氣固無可復之理然使邪氣旣退之後而所以調攝將養者不加之意則其元氣亦必不能充滿而積實也故瞑眩以攻其邪氣攝養以復其元氣則爲無疾人矣察治以減其人欲涵養以復其天理則爲無欲人矣陽明此論是以其治疾者而概養生也可乎王氏曰求減人欲先之意旣察治又涵養始爲全功乃至正之論

孔子退脩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

苦考索

孔子贊易韋編三絕謂其不費考索誣矣王氏曰言簡旨透

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蓋不悔者不改也不改者不悔也悔所以改也若朱子晚年果悔舊書之倒做則當及此改之大改前日之所爲而不復舊書矣然年至七十且註離騷易簒之時猶改大學則其舊書之心雖至於死而不忘也何名爲悔哉意者陽明見其答張敬夫書有云平日解經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故遂以朱子爲悔而不知此言解經之法當如此耳非謂已之舊書是倒做而悔之也然經固知當解矣老而註離騷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則固兼之者也風雅之詞夫子猶勤刪述離騷之賦朱子何惜討論且屈子怨生而作離騷朱子蓋重有感也寧宗之不明猶楚懷頂襄也韓侂冑林栗之讒姤猶令尹子蘭上官大夫也既逐其身又逐其徒至自號遯翁雖一劉子而不敢上猶屈子之窮也身雖逐乃心罔不在王室猶屈子放流睠顧楚國不忘欲返也則其每有味於其言而爲之註釋者豈徒以其詞而已

哉王氏曰著書不必論早晚但恐人不能著著者未必成書耳不然程子所謂天地間一蠹可喫也論註離騷一段既見他不是悔早年倒做且推原朱子之心痾苦觀火晦菴知己也

侃去花閒草因曰天地閒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爾少閒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

善雖難培也用力培之何善不滋惡雖難去也用力去之何惡不盡故未培未去一言已足以答侃矣至於少閒所論則佛氏邪淫之旨而非儒者之言也何以言之天地生意花草固一般然其材質之宜臭味之性則物物各具於乾道變化之中而善善惡惡至紛若也如花則培之以其悅目也非有悅於我也花閒之草則去之以其蠹花也從其去於蠹也花固善矣亦有爲祆花而不祥者草固惡矣亦有爲靈草而甚珍者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之生物也必因材而篤以顯其廣生大生之仁聖人之理物也亦必因物而就以成其不過

不遺之能陽明徒見觀花則以花爲善草爲惡而時乎用草復以草爲善因謂此等善惡皆從軀殼起念皆由汝心好惡所生而知其錯則是物之善惡在我而不在物而爲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矣嗚呼無善無惡故無錯有善有惡便會錯既以爲無而又指其錯何其自相背也謹陽明不明格物誠意之學而以意之所用爲物故遂以好惡爲善惡而不知其背之至此爾試即其言而推之如淇竹況君子之斐善矣乃杜甫卻言惡竹應須斬萬竿山茅塞高子之心惡矣乃易傳卻言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紉蘭爲佩貴之也而見其在門則必鋤弗厥豐草賤之也而窗前得意則不去此皆所謂從軀殼起念由汝心好惡所生者但念何從起心何從生見善則好見惡則惡是好惡從善惡而生非善惡由好惡而生也善惡既不生於好惡則物理本自天定豈因軀殼而變哉譬之用藥參苓其善者也烏附其惡者也欲養生固以參苓爲善烏附爲惡矣如疾非烏附不可而用之要亦以權用而終不謂善也譬之使人信義其善者也貪詐其惡者也當平世固以信義爲善貪詐爲惡矣

純於惡或始好終惡或始惡終好或好中有好亦各因其物之善惡不同而非以我之好惡生彼之善惡也今陽明謂物無善惡似乎昧物理又謂因好惡生善惡而恐其錯似乎薄人情皆非定論矣此篇前段透切後段精徹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即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當得位得時之孔子也孔子者不得位不得時之

堯舜也堯舜孔子只一般以孔子賢於堯舜者私孔子者也固非也以孔子爲九千鎰者小孔子者也尤非也陽明見德章未安之疑遂亦不敢自安遁而爲軀殼起念之說使果以替聖人爭分兩爲軀殼起念則陽明前日以分兩喻聖人分量者獨非軀殼起念乎使前日之喻非軀殼起念何獨以今日之疑爲軀殼起念乎既自以爲不從軀殼起念不替聖人爭分兩何不以孔子爲萬鎰堯舜爲九千鎰乎要之萬鎰爲多九千鎰爲少者多多少少余之所知也萬鎰不爲多九千鎰不爲少者余固知其爲遁也

以多爲少以少爲多余之所不知也余固知其爲遁也欲自救其九千鎰之說故爲是瀾翻之辯而終不能使九千鎰之爲萬鎰也吾是以又知其窮也是猶雞兩足臧兩耳而辯者必曰雞三足臧三耳其實言兩者易也而是也言三者難也而非也亦猶洛陽天下之中而辨者必曰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也其實言洛陽者易也而是也言越南燕北者難也而非也嗚呼陽明學朱子則斥朱子而又攜人之譏其背朱也則又爲晚年定論以救之學孔子則小孔子而又攜人之疑其叛孔也則又爲軀殼起念之說以救之取舍不常言論靡定若陽明者眞軀殼起念者也嗚呼朱子已矣聖如孔子乃亦不滿於陽明乎 王氏曰說堯舜孔子一般當是定評說陽明瀾翻救護處明白痛快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陽明之意蓋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但其心不肯移爾設使肯移必無不可移者殊不知此以論凡人可也非所以論上智下愚也蓋上智之善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熱冰必不能移之爲熱火必不能移之爲寒雖欲肯移而器局已定未有哲人而愚者也下愚之惡如蝎之必螫穢之必臭螫必不能移之爲善臭必不能移之爲香雖使肯移而蔽錮已甚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故夫子不言其不可移亦不言其不肯移但曰不移而已然則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非敗曰狂非下愚也上焉者與狷一類爲任道之器特非中行下焉者與矜一類爲氣稟之偏亦非惡德故聖罔念下而入於狂狂克念遂可進而入於聖以其相近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亦

謂凡人也相近者也途之人可以爲禹亦謂遂之凡人也相近者也天下惟凡人最多故須設教以移之此先王禮樂刑政所由立也王氏曰苟有一念肯移之心便不是上智便不是下愚惟上智下愚不移惟不移乃見上智下愚故不移惟不移乃見上智下愚之論後一段辨狂非下愚直不磨之論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之顏子之克復曾子之三省也獨其聞一知二若與知十者不同然性與天道知其不可得聞則亦非局於知二者矣聞一貫而無所發明雖與論忠恕者有閒然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莫非忠恕之事矣故顏曾之下須還子貢王氏曰子貢之事見於論語者如我不欲人加諸我章博施濟衆章多學而識章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皆得聞聖人一貫忠恕妙理其餘羣弟所不及也謂子貢次於顏曾極是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合黃

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故聖人問以

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歎惜之

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

非許之也

先儒說聖門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蓋以顏子是明睿的人曾子是魯的人而商賜二子資質頗相近故分屬之陽明以子貢對顏子亦不脫先儒之見其實都在形迹上比擬非眞知顏曾者也

顏曾之學一也子貢則幾於顏曾而少下之者也何以言之博之以文顏子之聞見上用功也克己復禮顏子之心地上用功也至於忠恕之發明則亦夫子之一貫矣若曾子之問曾子之聞見上用功也吾日三省曾子之心地上用功也至於忠恕之發明則亦夫子之一貫矣若夫多學而識則子貢之聞見上用功也猶之顏子之博文曾子之問也無諂無驕則子貢之心地上用功也猶之顏子之克復曾子之三省也獨其聞一知二若與知十者不同然性與天道知其不可得聞則亦非局於知二者矣聞一貫而無所發明雖與論忠恕者有閒然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莫非忠恕之事矣故顏曾之下須還子貢王氏曰子貢之事見於論語者如我不欲人加諸我章博施濟衆章多學而識章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皆得聞聖人一貫忠恕妙理其餘羣弟所不及也謂子貢次於顏曾極是

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此段意全重在始學時三字蓋學以致其道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也故鴻鵠之思戒於孟子亡羊之喻警之龜山外好信不可不去也然亦爲初學者立戒爾若學成之後則把柄既持而指撝悉在其掌握運用既熟而縱橫不出其範圍雖處百般可喜可悅外好之中亦將如展禽入袒裼之黨油油自如徐公居無常之世綽綽有裕而不足以移之矣何必去之而後可哉繁枝所以妨木然榮木者亦此繁枝也外好所以分心然熟心者亦此外好也種德而刊繁是內而非外則徒見其迫切窄狹之易窮而不見其優游厭飫之可味聖學殆不如是

也若夫詩文則性靈之流暢語言之成章尤非其他外好之可比陽明乃慮精神之漏泄而欲首去之則是佛老專精守神之意而非儒者之所當言矣聖人作六經把天機亦漏泄了何況精神王氏曰初學宜守陽明之說○煐曰只看資性何如

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

孔子論學詩之益而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論君子之存幾希而曰舜明於庶物以至大學之教格物爲先中庸之功育物爲極一草一木何可以莫之察也陽明夫我不暇之論似有以先儒事務外求而少向裏之意然詳考程子之論則以理無物我道合內外不可以偏廢也見人先求之四端則曰求之四端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見人大去理會外事則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歸也皆是裨補說去以求合內外之道然於性情曰切身於草木曰亦有理於孝慈曰知至善於萬物之理曰泛觀則其先後緩急之間固自有不可紊者於其語意之閒而可知也再考朱子之

論則曰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的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又曰格物之論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器用閒此是何學問即此觀之先儒何嘗不理會向裏工夫但語大而不遺其細語本而不遺其末故謂如草木之類

亦皆有理不可不察爾陽明不詳其語意之所自直以爲不暇而不之察以專事其心焉則是離事物以爲心捨形器以爲道非惟失先儒之意而且將陷於佛老詖淫邪遁之談矣豈聖賢大學之實學哉王氏日全觀程朱之論始知其立言有本末次第而夫我不暇之言過矣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眞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是一箇工夫而以分戒懼爲己所不知是支離是閒斷既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因謂戒懼謹獨只是一箇工夫而已戒謹恐懼正是看之求之之功所謂涵養須用敬也乃是謹獨前一段工夫陽明以爲既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謹獨只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是不覩不聞已所不知之地也延平所謂要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以求所謂中者亦是看此求此而已戒謹恐懼正是看之求之之功陽明以爲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則陽明亦分明以不覩不聞爲未發之中矣何獨於此又以戒

懼渾入於謹獨而謂只是一箇工夫耶涵養何見其支離不覩不聞亦戒懼何以爲閒斷且己所不知是對獨知而言戒懼是對愼字而言今陽明乃曰既戒懼卽是愼懼爲知則本體工夫無所分別所以沖玄會中遂有戒口便會言發在四支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已這箇眞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已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箇眞已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眞己本體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

自解其非盜陸子恥禪故謂朱子爲禪以自解其非禪陽明之意亦此類也然陽明之學乃從心之知處意之動處作用未見其斷滅禪定也何必解曰佛氏亦何曾斷滅禪定得他以心法起滅天地則其斷滅是起滅也禪定是禪法也陽明全得這些子皴弄遂以爲無復未知未動處工夫其爲此解蓋亦明知佛氏之朱嘗有是而借之以斥朱說之斷滅禪定爾其實朱說得之不覩不聞之中庸中庸得之何思何慮之易易得之無聲無臭之天王氏曰拚不覩不聞爲己所不知極有原委極見細密蓋以戒懼謹獨只是一箇工夫原是陽明牽合混淆之失拚曰既戒懼便不是斷滅禪定此名言確論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支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已這箇眞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已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箇眞已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眞己本體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

能視聽言動者氣也非心也非心則非性也陽明乃以這箇便是性是以氣論性如告子之說矣然朱子有言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之執捉若是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陽

明乖覺恐人把朱子之說來破他遂說這箇便是天理便謂之仁這箇便是眞己這箇眞己便是軀殼的主宰則是以形下之氣說做形而上的去了此段本論克己爲仁而發既以此爲形而上之天理則信目所視皆爲正視信耳所聽皆爲正聽信口所言皆爲正言信四體所動皆爲正動自無執刀胡亂殺人之事矣自無一毫非禮之萌動矣凡世之不矇不聾不瘖不痿瘂而稍能視聽言動之人皆可謂之仁矣何必克己復禮然後爲仁乎所謂雖常常保守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一些者保守箇恁虧損箇恁乎既無刀割安用其去既無鉞刺安用其拔既無其己安用其克眞己之己天理也克己之己非禮也所謂認賊作子者正爲其誤認非禮之己爲眞己也能視聽言動的既便是性便是天理便是仁而謂之眞己何緣生出賊來既是有賊生出來則能視聽言動的可見只是箇氣不可以言便是性便是天理便是仁而爲眞己矣陽明議論前後錯戾如此豈實見得者雖縱橫反覆多至數千萬言參差難看而實如繩貫如棊局條理井然彼此相照若以聰明意

見揣摩而言之雖十分裝裹得好終未免出手露胸被人看破矣且如能視聽言動的本形下之氣他卻喚做理性與仁本形上之理他卻又喚做氣是理氣兩無所當也豈以陽明而不察乎此蓋他把心看做箇空空洞洞把捉不定的物事在面前相似故不分理氣不別內外不考同異不問是錯凡能知覺運用鼓舞發揮處皆喚做心之精神妙用自祕以爲得力處然卻不知此乃禪家的使機關善賣弄自私自利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且眞己二字亦下得不是眞字對假字而言纔說眞時便知有假在以能視聽言動者眞能也皆殼的作假夫軀殼者麤迹也能視聽言動的作眞則是以軀天之所以與我者果孰爲眞而孰爲假乎看來惟孟子說大體小體荀子說天君天官自是穩當然則性與氣何別曰性字從心從生則是能生其心者性也若能視聽言動的是生其身者也非性也氣也性氣由身心而別但究其極凡生皆屬氣性亦不可不謂之氣也此未易言王氏曰以視聽言動便爲心便爲性又是陽明混淆之失況眞已之說本孔子人之生也眞孟子人也者人也之說來此說有眞必有假何等見道分明

真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箚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孔子以四代禮樂答顏淵爲邦之問正先儒所謂立萬世常行之道者陽明乃以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言之何其敢於非聖人乎夫孔顏授受正如舜禹授受舜之授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繼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大旨略同但舜自心上說而亦未始不兼乎事執中者言其動靜云爲無適非中也勿聽勿庸則分明就用人說矣孔自事上說而亦未始不兼乎心夏時時之中也殷輅周冕文質之中也韶舞樂之中也精察四事而守之執中也鄭聲淫恐其蕩吾中也佞人殆恐其敗吾中也且其所言皆禮樂之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顏子克己復禮其心固已仁矣非如舜授禹時未見其所以事心之功故必以精一先之而後之以事也然則克復卽精一也仁卽道心也禮樂之中卽執中之中也鄭聲佞人卽無稽之言勿詢之謀也放之遠之卽勿聽勿庸也陽明見夫子在事上說遂以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視之而爲達道九經等說方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其亦誤之甚矣蓋問爲邦自與問政者不同故告爲邦亦與告問政者不同達道九經夫子爲哀公治魯而發也故所言之事切而詳四代禮樂天子爲萬世王者而脩也故所言之事大而略且陽明旣知九經之說矣獨不知所謂三重者乎經

者常也常道人皆可勉故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重者言三者之所係至重也心思必通乎性命
而後可以語之故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
下者也四代禮樂非即三重中所議所制之事耶若以
此爲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而輕視之則是三重者亦可
以爲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而不重之矣不得以三重爲
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而不重又安得以四代禮樂爲制
度文爲外面末節而輕視之哉周官一書無非三重之
事孔子作春秋亦以四代禮樂爲主而脩之陽明乃曰

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
治得正由不知爲邦之道固自不同於爲政爾如始皇
以智力把持天下亦能終其身富強豈可謂其不能治
天下只爲其建亥不行夏時鼓缶鳥鳥不作韶舞便覺
舛戾急迫無三代和緩氣象漢文以黃老經理天下亦
能致其國於治安豈可謂其不能治天下只爲其禮樂
謙讓未遑不改正朔不易服色凡所爲皆襲秦故所以
卒止於漢而不能齊屬於三代之上也夫子以四代禮
樂告顏子蓋以四代望之也子曰指大道之行與三代
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又曰
用之則行惟我與爾有是夫子不是以區區治天下
望顏子直是欲與顏子爲虞夏商周之治細思之若無
此等氣象便是功利便是霸術王氏曰此一章書得如此發揮乃知上承執中之統與中庸三重相表裏而爲非與爲政不同聖人之教始明矣

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
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
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
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
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
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
孔門倒脫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
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所
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
不察貿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大學經文古本與新本不異惟傳有錯簡故朱子依經
文之次而改之非好爲異也蓋復傳之舊以明經也陽
明據古本之誤以誠意去格物遂謂新本先去窮格事

物之理爲無著落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殊不知聖學自有大根源人自不察爾何以言之古者教人之法有小學以教小子有大學以教成人方其入小學也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已豫故其入大學也卽以其所收之心所養之性而窮格事物之理以充廣其知而盡其心自不消說敬字況窮者心格之也格者心格之也才說窮格則心固已在矣卽非茫茫蕩蕩無著落矣亦不必添箇敬字而後牽扯得向身心上來也程朱所以添箇敬

字者非謂孔門落此一字不言而補之也詳味或問之旨亦謂年之已長而未曾從事小學者則其工夫之次第條目自當以敬字代小學之工夫爾陽明不悟格致之前已有此小學一段工夫而疑其沒根源又不悟程朱之說爲未曾從事小學者而設而譏其牽扯遂據古本之誤以誠意代敬字其心以爲誠敬二字意義相近說誠意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而不知以誠意去格物成恁說話成恁工夫雖自謂信古而實不免於叛經矣或曰子尊信程朱如此然朱子已有小學矣而子復作小學傳何也曰此大有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小學之方也若今所傳大學者大學之道也合二書而遞觀之則是學文者小學之終事格物者大學之始事格物正承學文而言但學文說較淺近格物說較開廣知學文之爲窮理則知格物之爲窮理必矣此愚所以信程朱之說不可易也但弟子章隱於魯論之中人不知其卽爲小學大學雖泪沒於戴記幸曾子嘗爲之傳而程朱又表章之列爲四書故諸儒但於大學研窮講究而於小學遂置不問所以格物之說紛紛至今爲一大疑程朱窮理之說雖極明當然程子未嘗有一言及學文者朱子小學雖取此章又雜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與夫古人嘉言善行之中亦未見格物卽承學文之意所以當時不能折服異論之心柯賴天之靈幸窺此義遂輒忘僭妄表章論語弟子章以爲之傳而補小學之缺非敢自附於曾子亦使經傳體製頗與大學相類令初學小子無苦難厭煩之心且一開卷卽曉然知小學大學相承之次而於格物之旨不講而明諸儒之疑不辯而決是

因小學而兼明大學未必無小補於聖門矣不然朱子小學固已詳盡無遺矣而柯復爲此不幾於畫蛇添足可已而不已乎 巾幅刻此○王氏曰此辨既得陽明疑誤之由又得古人教人之法而誠意不專於格致八條目俱出於敬自明矣至論大學小學而以弟子入則孝一章補之有禪來學有功聖門○姒曰經文謂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不論新本古本無一字錯但玩一先字則知誠意與格致工夫原自不同

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

伊川易傳序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則文義之不可不詳也審矣象山非讀書窮理之說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又謂解說文義管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則象山於文義之不詳固其素也文義且不詳又安望得其辭以達聖賢之意哉至其太極之辯則不但不曉文義不得於辭不通其意而強辯好勝甚以朱子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爲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蓋憤其嘗以蔥嶺帶來見斥故亦以禪宗譏之出爾反爾無異兒童之見在朱子初無加損而爲象山所養之累多矣然象山雖以文義爲輕亦非專空守枯若世之鹵莽於文字者要不可以太極之辯而遽少之也觀其與邵中孚劉深甫二書論讀書之法一則謂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以讀之不必強加揣量一則謂訓詁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固非不詳文義之謂也若陽明則直謂不詳之不害矣以不詳爲不害則必詰問矣豈象山問學之旨乎而世方翕然謂象山復出也其亦盲者揣管撫盤以爲日者等爾吁王氏曰理會不詳便有鹵莽之失心氣不平便有執拗之病此皆不可與道也況記象山者亦謂其檢閱終夜不輟則象山非專空守枯學不知孟子之接道統其功全在知言養氣明矣○姒曰詳味二不害之言即告子制心之

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蓋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功於晦菴而

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菴乃君子之過
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菴有聞過則喜之
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
道猶路也聖人之道如十字路頭四方八面皆可至焉
象山以象山入者也朱子以朱子入者也正如同路殊
科師商各體雖不無遺論其爲聖人之徒則一也當時
無極七書之辯鵝湖三詩之旨固已不免幾於誚矣然
猶實見得而論之者也陽明未窺朱陸之藩籬徒以無
意中得此良知一助遂自謂合於象山而斥朱子謂君

子之過不惟斥朱子爲過而且以是朱子者爲小人之
文過何異秦人非古聖王之道而焚之又以諸生是古
而欲坑之者也悖亦甚矣嗚呼顏子之聰明去生知無
幾其見道卓爾也猶必待仰鑽瞻忽既竭吾才而後至
陽明豈聰明過於顏子乎而乃無意中得之也惟其得
之無意是以言之太易而不知朱子不可毀也朱子之
學正顏子之所以學也何以明知大道必低回而務爲
捷徑者不免於荆棘聖學必平實而喜爲高論者終入
於邪淫譬之作字古者以篆爲文其勢繁難故其事不

得不簡自秦人改隸而簡書始多矣曾之經野古者以
井里授民其事繁難故其俗不得不淳自戰國蕩爲阡
陌而民始無恥心矣譬之行酒古者賓主百拜終日而
不得飲此其所以無酒禍也晉人縱之而爲清虛遂成
戎狄之俗譬之行師古者以車戰出則爲行陣入則堅
營壁此其所以無敗亡也後世廢之而用騎步遂無紀
律之師譬之爲文古者以理爲主不務纖奇常有欲工
不能之意故治日盛自漢之於淫巧無復渾厚之氣而
治日衰矣譬之爲治古者以道爲主雖草木鳥獸之微

之曰此亦晦菴意也豈知當時渠特不欲有所軒輊以起事端故卽其所近似者以分屬之而實非切案也盡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是天上有不識字之神仙非眞尊德性者也道問學而不尊德性是聖人果在於多學而識之非眞道問學者也觀非存心無以致知朱子之學何嘗不從尊德性上來而陸子後來議論雖肯向講學上理會終不免亦有舊病則分屬之說決非晦菴意矣

夫文章與時高下學術關運盛衰方當盛明之世而使叔季苟簡之學術得以龔聲乎天下而愚之愛世道者不能以無慨也況今之學文非象山之學者乎驥失而駘矣人且以爲驥也駘又失而巨纛矣人猶以爲驥也則將何所終耶必也有力者禁而絕之無力者亦辭而闢之庶乎邪說不得以誣民而上古渾厚之風三代寬裕之意可以復見於今矣或曰尊德性道問學既非朱陸切案然則竟何學歟曰朱子以讀書窮理做舊質基址而後悟其支離以爲言語文字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是從顏子博文約禮以入者也陸子以靜坐澄心做直截工夫而後頗知講學以爲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脩誠當使日進是從子思尊德性道問學以入者也若陽明以博文卽約禮工夫道問學卽尊德性工夫則不惟有戾於朱抑且有悖於陸而兩無所據矣乃嘐嘐然欲爲象山一暴其說以爲陸也譬之倫類其猶蠆子木寄生也與曰若是則朱陸果無軒輊矣何以又斥陸爲駘也曰博文約禮乃是堯舜以來傳到孔門的舊法顏子親炙聖人之門步步趨亦步步趨其於聖人體段無纖毫差異故曰學聖人者必自顏子始若子思則去聖人固已遠矣尊德性道問學之論雖卓然有見但於孔子直以求放心爲學問之道荀卿有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其言若過然後來禪學實假此爲媒則荀卿豈無所見而云然哉況朱子到得恍然自失有頓進之功便與顏子喟然而歎意味相似把博文約禮都若多了陸子連那道問學三字尚未肯索性說出況望到此地位乎陸爲駘亦其宜矣王氏曰此辨朱陸同異與陽明之失較若畫一矣有益世道不淺宜家傳人誦之也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入之爲學但當求之

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

致知格物之傳本未嘗缺但簡錯爾朱子以己意補之則因其錯而謂其缺固非也陽明見其補之非也遂削之而復古本則因其不缺而謂其不錯亦非也至如董槐葉夢鼎諸公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之說與夫近

日蔡介夫欲移物有本末條於知止之上之說則世之學者類喜言之然經文一章矣草廬所謂玉盤無缺者也以傳簡之錯遂割不錯之經文以補之則欲以補其瘡而先剜肉以爲瘡矣尤非也以愚考之朱子之改正則是朱子之補緝則非今但據其所改正而以聽訟之釋本末者爲釋格物致知則節次分明意義周密不必補不必復不必移而傳自完矣何也傳之所釋者惟三綱領及八條目而已其知止二條及末二條皆所不釋何獨於本末而釋之且既釋本末又何獨於終始而不

釋之也故愚以爲聽訟之章決當屬在三綱領之傳之後而爲致知格物之傳也蓋物有是非猶訟有曲直聽訟者以其是非之心而斷其曲直皆窮理之事也心通乎道然後能剖是非如人身在堂上然後能斷堂下人曲直至於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則民有恥且格而訟可無矣向使心不通於道則情僞微曖而兩造之陳者將眩惑而不知矣其何以格物而使之無訟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聽訟者知本也明明德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物格也新

民也格物之物分明指物有本末之物字而言而世儒皆不之察也所以辯愈多而旨愈晦言愈詳而意愈訛也但傳文之例自誠意以下皆引經文而釋之而此獨不然似爲可疑及以諸傳考之三綱領俱直說起而於條目始引經文格致雖屬條目然正接止至善故以起句用綱領例而以結句用條目例也復何疑哉再以經文考之三綱領則說三在字條目中皆用先後字而獨於致知格物則下一在字與綱領同而四物格知至仍用一後字與條目而入爲綱領條目之閒蓋卽聽訟章起

結異例之意也此非愚之臆說也知止一條原係止至善之後則致知格物自當承之故三綱領之在字下連格致之在字聽訟之不用經文上接三綱領之不用經文皆聖賢之微意然則聽訟之傳信乎其爲釋格物致知而非釋本末矣巾幅刻此○王氏曰此篇說聽訟章釋三綱領八條目而謂本末先後不必補說傳脈貫通聖經賢傳始成全璧而千古不決之疑諸子紛紛之論涣然釋冰矣甚有功於聖門當不在曾子下

求是編卷四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朱子之學蓋與顏子同昔顏子於聖人之道而未得也仰之鑽之瞻之忽之既博之文又約之禮以竭其才及其立卓之後然後發喟然之歎以爲前日仰鑽瞻忽博約竭才皆爲多事而極於欲從末由此顏子之所以庶幾也朱子之窮理反躬銖積寸累正顏子仰鑽瞻忽博約竭才之事及其豁然貫通之後乃恍然自失以爲向來誠是大涉支離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此其悔悟正與顏子喟然之歎相似未必其出於晚年也使以朱子之悔爲晚年則顏子之歎亦爲晚年乎看他次第是工夫先後而非年歲早晚博約後方歎歎後終不成務務冥冥遂廢了博約惟其工夫循環不窮所以智益明德益熟而具體乎聖人也積累後方悔悔後亦不成昏昏漠漠遂廢乎積累惟其工夫周流不已所以學日充德日

起而集大成於諸儒也陽明不達於此遂取朱子平日與人答問手札中厭煩就約絕學捐書之語爲晚年定論之書夫謂之晚年必其果出於晚年而後可也然以今考之此書之意本出於程叟墩道一編而去取互有得失年歲互有異同固有不可得而盡信之者如與吳茂實書乃叟墩錄之於始以爲若冰炭之相反者蓋以其有譏陸子省發覺悟流於怪異之說陽明則削之而取其前段所謂向來工夫多不得力者以爲晚年如答吳伯豐書叟墩錄之於終以爲若輔車之相倚者陽明以其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之語似乎譏陸雖有欠卻涵養本原工夫不可不自反之說而不收於晚年至於與林擇之書說陸之門人氣象皆好此閒學者只成說話陽明以爲晚年而叟墩則錄之於中以爲疑信之相半蓋以其有陸子壽兄弟其間亦有舊病之說也然則其早其晚其定其未定皆以己之私意臆斷之者也而何足據之以爲朱陸之評乎且陽明亦自謂其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則其不必出於晚年者在陽明固已知之矣既知之則不當復爲之而猶且必爲之蓋爲其平日所著或問集註諸書意義浩博議論參差其間有疑於支離泛濫者有得於親切簡要者與己專致良知之說多半不合故悉指爲中年未定之說而特取其相近數札概目爲晚年悟後之論以自證庶幾己說不至大謬於朱子而可少挽其立異好奇之失焉爾夫朱子之易簀也猶改誠意章以爲絕筆則其集註或問之類固其所終身者也固其既悔之後而三復刪定者也烏得以意義浩博議論參差而遂指爲中年未定之說哉論語孔門傳道之書也多聞多見之說與夫一以貫之之說好古敏求之說與夫予欲無言之說閒見錯出各有發明而集註或問無非明此而已若集註或問而謂之中年未定之說則如論語者亦將議其孰爲中年而未定者乎孰爲晚年而定者乎豈夫子亦有未定之說乎聖人之道千門萬戶彼此自不相妨曲儒之學管窺一路四旁都不見得今以一路之學而窺聖人千門萬戶之道無怪乎其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也於其合己也則雖其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者而謂之晚年於其不合己也則雖其既悔之後三復刪定者而謂之中年吾意晦

心淨氣徒致參辰之語遂謂一氏之學早異晚同而昔道一編然朱子表曹立之墓有敬夫子壽伯蒸皆盛年相繼淪謝之語則是作於道合志同之後宜無復異同之疑矣而其言乃曰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言語文字可及又曰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前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皆所以深譏陸子之失則是朱陸之學雖至於晚年而猶未之一也蓋朱子所說的涵養實異乎陸子所說的講學實異乎朱

子之講學所以朱子譏子靜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其實身不移則所謂轉步者亦五十步之走爾濟不得甚事篁墩陰附陸子遂謂朱子晚年兼收陸學而詆世儒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於門人紀錄之手不取正於朱子親筆之書嗚呼曹表豈非朱子親筆之書而晚年已定之論耶然則朱陸之不同固非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行易知難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行難知易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偏於知也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此偏於行也雖其意之所指

功之所施各各不同至於知自知行自行則千聖萬賢
固無有不同者也今陽明乃謂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
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
足謂之知則知行是一箇儱侗的物事聖賢何苦如此
分別出來只緣自己講學專主於致良知分別缺了行
的一邊故立爲是說以護持之而實非確論也王氏曰眞知卽
是行不行不足言知亦有此理只是據其
極言之而非平常之道終歸混淆而已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
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

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
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
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有於吾之心
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
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
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
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
可以乎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
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
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
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
之所深闢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
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父子有親是由父子而後有親之理也無父子則親不
可見矣君臣有義是由君臣而後有義之理也無君臣
則義不可見矣事事物物無不皆然所謂在物爲理也
今陽明非之以爲親在而孝親沒而亡是心與理爲二
也是義外也殊不知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
此正所謂處物爲義也正孟子所謂集義也告子不得
其言勿求於心正爲其不以吾心求事物之理故謂之
義外今反以告子之義外非朱子之窮理是以孟子之
集義與告子之義外無異矣可乎且陽明自以爲致吾
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是合心與理爲一夫心而
無理何以窮格事物之理物而無理又何以使之各得

其理則所謂致吾心眞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與夫以吾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果何所分別而有一則析心與理爲二一則合心與理爲一之殊耶吾恐析心與理爲二者未必析心與理爲二而自謂合心與理爲一者將未免析事與理爲二矣且以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工夫全在求字上所謂格之者也致吾心眞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工夫全在致字上而格字反無骨力矣豈經文之旨乎不特此也其曰致吾心眞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味其語意分明

以上句爲格物下句爲物格也既以上句爲格物不當又言致吾心之眞知爲致知既以下句爲物格不當又言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爲格物此其言論背馳不待咀嚼而可見而況夫所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又出於朱子者也朱子註易大傳有曰窮理者謂隨事得其條理也編朱子窮理之訓以解格物而又非朱子不當以窮理訓格物不幾於盜憎主人乎殊可怪也已王氏曰明推原刺骨○煥曰經文實字以爲主虛字以爲用其見極精曰在格物曰而后知致玩三虛字自見圖難議傳叛經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

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愼此下原闕一頁

之中句句兼五仞之義矣既句句兼五句之義則聖賢只消於五句中摘取一句以爲說亦足矣何必說學又說問說問又說思說思又說辨說辨又說行而如此其不憚煩乎夫聖賢之說規模闊大而條理精嚴頭緒煩多而意思通貫只緣陽明誤認學爲專言所以生出許多學兼問思辨行行兼學問思辨與夫問思辨即學即行之說要直截說得越支離要渾全說得越破綻如問即學行是不兼思辨也思即學行是不兼問辨也辨即學行是不兼問思也五句之中乃有三句不兼五句之義矣豈若只依本文從頭做去有相資並進之益而無雜施不遜之弊乎然程子所謂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說亦似以學兼知行何也曰程子蓋以博學以下爲學也陽明則以審問以下爲博學也以博學以下爲學則是博學在五者之中而五者爲實事以審問以下爲博學則是博學在四者之外而博學爲虛位彼全其五此廢其一二論豈可同日語哉不惟程子朱子於下節註云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亦總五者而言也蓋學固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要亦不可執程朱此語

而遂以博學爲專言也況單言學字猶可屬專言而該得五者若兼言博字則但可屬偏言該不得四者陽明亦自知之故深忌此字通篇之中雖審愼明篤字亦不敢多及惟恐牽惹博字出來至末後收拾處不得不言則遂易博字爲能字使讀之者無所齟齬於其心而疑吾之說也想他易此字時喫甚辛苦既無柰博字何又不得所以易之者千思萬想尋得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之能字原代博字遂取易之以自揜其說而不知本文所謂能者能其博也別無異議聖人易之只是偶

然如問之弗知弗措以知代審思之弗得弗措以得代
愼而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則仍其舊皆是下
語時偶然如此非如陽明以博字爲有礙而有心以易
之也惟其偶然而易之故連易二字而讀者殊不覺其
易惟其以有礙而易之故只易一字而牽合附會賊經
叛聖種種病痛出矣聖經之字可輕易哉近偶看胡敬
齋居業錄初覺平平無甚意味及再三研玩直是恁地
窵密的確說出人心至當不易的道理出來無一句一
字蹈襲亦無一句一字牴牾所謂實理得之於心自別

也故勦說者毛同而質異只好乍看實得者途殊而轍
胠其昧無窮嗚呼觀余之不敢有疑於敬齋則讀是編
者亦可以諒余不得已之心而非好辯矣 王氏曰此思誠喫緊工夫
闢係甚大自偏言專言之說定而混淆之論不攻自破
矣○姒曰學也者學其所已學也其理原不相離如曰學
仕幼學壯行之說果何謂哉學不可以即爲學故有旋行之而
學文是也有善少未擇而不敢行者如吾斯之未能信
是也至於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子路之誤以行爲
學也學之始已即是行則先生之誤以學爲行也

心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
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

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
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
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
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
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
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
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
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
其閒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
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
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
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
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
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
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
物其可通乎

以知爲意之體義猶相近以物爲意之用則失之遠矣
蓋經文先言物有本末次言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者分

明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夫既爲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則有志格物之學者固不可徇末而忘本亦不可厭末而徑趨其本矣程朱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雖似泛指眼前之物然考其所以爲說則自性情慈孝之理以至草木而無所遺自天理人倫之大以至器用而無不察則亦莫非該本末合內外之道也陽明顧譏其務外遺內而倡言物爲意之所用格爲正之之義以反之曾不知程朱之說本非務外而遺內而自己之說實不免是內而非外矣可乎且格之爲字既有至與正二義則不必各執其是以相非也要於其當不可易而已爲陽明者乃曰安知大學之格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也則爲程朱者獨不可曰安知其不以至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義乎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也窮至事物之理者既上去所用之物而後其說始通也窮至事物之理者既上去在正其意聖人之言豈其顚迷一至於是乎吾是以決憂患恐懼者也格而正之即所以誠其意正其心使自慊而無不在者也欲誠其意在致其知而欲致其知又

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聖人所以不曰致知在窮理而必曰在格物者非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也正以言格物則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字相應意既完備詞亦明白若曰窮理則須於物之中推箇理字出來便覺多了一層故不若言物而理自在其中之愈也王氏曰古人以物字與理字通用如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物字分明是理也

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

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詩曰有物有則言有是物必有是則也則者理也內外齊莫首尾一致自格致誠正而爲功也則格致誠正固有理而當窮而脩齊治平獨無理而不當窮乎又曰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是以理與物爲二也夫窮理者窮其理之在物者也格物者格其物中之理也安得以爲二而謂窮理可該格致誠正格物必有待於兼舉致知誠意正心乎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聖人本列爲四事又安得是窮理而謂必兼舉之非乎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窮理者格致之事盡性者誠正之事又安得遺盡性而單引窮理以該格致誠正乎經文言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者乃致知之功也安得以窮理不當屬知而謂格物之必有行乎故易之窮理大學之格物其致一也陽明之論蓋由不明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而以意之所用爲物故其流弊遂至於此而不自知也

悟爾王氏曰窮理格物其說本明彼陽明攪亂一場令人耳目昏暗

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謂更有知之上者也猶曰吾從大夫之後後者謙詞也陽明不悟次字之意遂以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而眞以爲知之次則天下豈復有賢於仲尼而爲上智者與且夫子不惟自以爲次而已也又嘗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之說矣然則亦可因其言無知也而遂以爲果

無知乎故夫子非無知也亦非知之次也其所以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者蓋義理可以生知而至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瑪故問禮問官問樂問琴入太廟每事問與夫滄浪之歌童子之謠必致其察者皆所以充廣其德性之知而成其無所不知之睿聖爾固非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之言亦非專求見聞之末而落在第二義者使果以此爲次而別求所謂上者則必如佛氏之頓悟而後爲無上法第一乘矣陽明豈以佛氏爲賢於仲尼者耶然則予一以貫之非歟

曰此正與此相發者也一者心也貫者貫乎萬事也惟其多學而識而凡事事物物之理無所不具而後一得以貫之不然胸中空疏而無物雖有是一將何所施其貫耶昔劉公健嘗戲巨文莊曰巨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愧即此一貫之說也是故由博文而後可以約禮由格物而後可以致知由博學詳說而後可以反約由執前端而後可以用中由多識前言往行而後可以畜德由勉強學問而後可以知益明由多聞多見闕疑闕殆而後可以寡尤悔由學問思辨而後可以篤行由多學而識而後可以一貫由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而後可以無不知而作且夫子一貫之旨凡再言之一以貫之曾子隨事精察無所不省可以貫矣故告之一則以子貢多學而識無所不聞可以貫矣故告之一以貫之其餘無可貫者則不告也但隨問而答隨事而告皆使之用力於日用云爲之際以爲可貫之地而不驟以一語之則聖門入道之要可識矣今學者不屑下學之功曾無積累之漸而遂欲直下承當一超徑入曰此夫子一貫之理也是猶欲爲九層之臺而基址不固不可得而幾矣不然頓悟之妙至於佛氏亦已至矣而何以不可治天下國家耶正以無散錢雖有索子無益也故佛氏之道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陽明之學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也王氏曰闕不由見聞之說深得聖人宗旨則知一超徑入之說甚爲誤人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

此條蓋言致知格物是一事之意然亦本於朱子朱子嘗言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漫在字又緊得些子又言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言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而只曰致知在格物以愚言之在字卽先字意也朱子以此二字看得有等級此是朱子之學未到灑然處若陽明因之以為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則益危殆而不安矣蓋聖賢用

字自是不拘其所以易先為在者亦其下語時偶然如此爾而非謂致知格物是一事也故下節物格而后知至仍用后字后字正對前先字若以在字異於先字則此后字與上文不相應而不當用矣此可見在卽先字之意又以傳文考之七章釋正心脩身則言所謂脩身在正其心八章釋脩身齊家則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雖說他終不自然依舊不是然味其語意直是十分稱許尊信他只為當初被孟子斥其義外說壞了他故為是半許之詞以為別派爾說別派便見還有正派在看來

齊其家一章之中在先迭見尤可見二字之同一義也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而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固可見在卽先字之意而以平天下代明明德於天下則又可見親民之為□□□□新民而陽明親民之說之非也嗚呼陽明無暇論矣以朱子之大學而猶有未盡灑然如此字者學豈易講哉巾幅刻此○王氏曰前後徵據跌撲不破

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則當今道術所此卽夫子不暇方人之意然朱陸是非係要亦不可不論也象山斥朱子之支離余固以明其不然矣朱子斥象山以禪學則其說之然否尚未有以決之者也以今考之象山之學全是告子何也觀其論告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又曰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雖說他終不自然依舊不是然味其語意直是十分稱許尊信他只為當初被孟子斥其義外說壞了他故為是半許之詞以為別派爾說別派便見還有正派在看來

孔門眞亦有此派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豈不是把捉得定定則自有一種明光自在的意思所以他對夫子直以仁自信略無遜避商量之詞觀可以爲仁矣之字可見看他工夫只是一箇不行便了比之孔門相傳堯舜以來精一敬義博約忠恕誠明等說果似徑截占便宜然卻不如那的公公當當平平正正從大門裏進去雖較遲些直是從容涵泳而有餘味也故夫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夫不許其仁者以其非正派而許其難者見其亦是別派也象山之學正是如此其言曰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此言人心當把捉也其曰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又曰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此言有事無事皆硬把捉也其曰心無形不知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此把捉時見得他如此至於所謂風恬浪靜中滋味甚長則把捉既定而不動心之地也到得不動則亦成矣成則不可謂不自然矣自然則安矣但其成而安與正派別如堯夫之學已到至處程子不直許之而特言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正以堯夫之學終是與吾儒別故也他又恐人說他是告子是別派故又謂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夫讀書窮理此孟子知言之事正與告子相反何緣是告子工夫只爲要見得自家不是告子故硬以此言推卻他及見朱子指其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義外便又說某何嘗不教人讀書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正如告子論性一般杞柳之說不勝湍水之說不勝又言生之謂性只是把言語支吾躲閃將去終不肯反求其理於心且其教人讀書亦只教讀蘇文夫蘇文險詭何足讀只爲他的說話有契于己故令讀之如韓文平實近理便說他未易讀而不讀之矣他人讀書以廣異聞來新得他讀書只是將書作自己的印證眞是比他人讀得別其實與不讀一般故象山之學全是告子當時人亦有譏其專欲篤歸一路者他答以吾亦只有此一路看來象山之一路正是孔門之別派派爲別派路是徑路別派非正派徑路非大路使朱子直以此斥之吾知象山雖孰拗亦將心服口呿而不敢復辯矣今乃以

夷狄之一法而加之孔門之一派無怪乎其不肯服也
然則象山非禪學與曰告子之學即原憲之學佛氏之
學即告子之學象山之學即佛氏之學皆是硬把捉此
心以求到不動之地但佛氏說得較闊大又較驚怪爾
其實只是一般象山說到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
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
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又謂此中卻似箇閒閒散散全
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分明有禪家的意思但當初
原只是告子之學不曾學禪所以雖流入禪家境界亦

認做不動心的效驗而不肯服也若陽明原從禪學過
來學無所得而後遁之爲象山所以雖種種學他說話
只是不相似何以明之象山嘗言自立自重不可隨人
腳跟學人言語且如原憲告子佛氏象山皆是各立一
家主意恁地喫緊以把捉此心初無一句因襲語若無
許大眼力也看不破他是一箇學術所以雖是孔門別
派卒有立於天下若陽明之於象山見其說人要有大
志志箇甚的遂言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必思聖人
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見其說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

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聖
賢之心亦只如此遂言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見其說
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是陋說遂言
朱子集註或問爲誤說見其說聖人贊易卻是箇簡易
字道了遂言向與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已與汝一
句道盡見其說吾友是泛然問遂言汝今只是了人事
問見其說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遂言持志如心痛
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見其說人心有
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精明遂言私欲日生

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見其說在人情事勢
物理上做工夫遂言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見其說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遂言精神道
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見其說如此只
是定本遂言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見其說若根本壯
怕不會做文字遂言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
實見其說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遂言精一博約只
是一箇工夫見其說格物者格此者也遂言心外無物
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見其說識得未透

道便是文王遂言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在我見其說吾亦只有此一路遂言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見其說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遂言無意中得此良知一助見其說涓涓之流積成江河遂言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見其說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遂言若無主宰便只是氣奔放如何不忙見其說人不肯如此須要有箇說話遂言聖人亦不肯多道故曰予欲無言見其說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爾

遂言此道亙古亙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見其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遂言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見其說人心最愛泊著事若教棄事時如猢猻失了樹更無住處遂言心猿意馬拴縛不定見其說讀書講求義理是義外工夫遂言朱子即物窮理此告子義外之說見其說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遂言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見其說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遂言見善則遷有過即改方是眞切工夫見其說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遂言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見其說苦思則方寸自亂遂言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見其說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藉力處遂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見其說年少子弟居一故宅甚安且廣乃不能自作主宰續先世之業而日與飲博遨遊市肆不能復享其安且廣遂言富家子孫不務守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寶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夫丐人見其說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

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卤莽而多者遂言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看他說話眞絕相似但讀了陽明之言又讀象山之言又讀陽明之言便自見得不同此無他故象山嘗言窮究磨煉一朝自省又謂莫厭辛苦此學脈也則象山之學蓋從磨礪辛苦中來所以他說大綱提綴來細細理會去低地篤實與朱呂二公論易九卦之序大爲二公所歎服其在白鹿發明君子喻義之旨朱子極口稱之信非偶然陽明本只是箇豪爽之士無細細理會工夫徒影影見得

那提撕的意思便脫說話去模倣他正如象山所謂隨人腳跟學人言語者也所以相似處便索性相似一不相似便索性說出一箇依舊的王伯安出來如論爲學象山本言有講明有踐履而他卻說明善是誠身工夫如論知行象山本言知卽乾行卽坤知之在先故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坤作成物而他卻說知行是一箇如論格物象山本言是研究物理而他卻說是心外無物凡若此類皆陽明自信以爲大議論而所失如此則其他之絕相似者特其外之牝牡驪黃如有子之似聖人焉耳以其牝牡驪黃而遂信其千里以其似而遂許其聖人可乎或曰陽明學人言語不特前說而已卽如此段所謂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者亦出於象山所謂吾友但當孜孜行其所知不當與人辯論是非之語者也但未知其意果相似否爾曰是非之心人所固有聖學之要必先知言當時象山只因詹子南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己俱失故戒其不當與人辯論是非非謂論是非但當論其在己而不當論其在人也昔楊敬仲嘗問象山何如是本心象山告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論而人之是非不當論哉此象山陽明見得大學聽訟之傳是釋格物致知之說與告子象山陽明源流皆卓有實見至說陽明是箇豪爽之士無細細理會工夫極是相似而實不同也又曰觀敬仲識本心於斷扇訟亦自見得若無氣亦無所以提省此心使之常存不昧以俟其倏然之頃省發而融貫焉則亦莫非爲己之學矣孰謂己之是非所當

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天地間只是一箇元氣浮而上者陽之淸爲天降而下者陰之濁爲地其間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無非氣也人亦萬品中之一爾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氣也以是氣繼之人而謂之性是性卽氣也傳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卽元

氣也氣化卽陰陽也合元氣陰陽而謂之性是性卽氣也孟子知之故有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論酥子知之故有是氣也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之論故愚竊以爲氣卽是性卽是道蓋道出於性性出於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所以不已者只是元亨利貞四者周而復始而已人得是元亨利貞之命而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爲惻隱蓋惡辭讓是非卽是氣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若爲有見之言然又謂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則所謂性之本原者果何物乎又謂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則所謂性卽是氣者乃無善之性乎又謂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是以性爲不可見氣爲可見而性與氣爲二也何以謂原無性氣之分乎要之性之本原卽是善善卽所繼之善所繼之善卽是一陰一陽之道一陰一陽之道卽是命命卽是天地之元氣旣爲天地之元氣則性卽氣氣卽性無有所謂本原無有所謂落在一邊而人生而靜以上亦無有所謂不容說矣蓋陽明亦不是眞見得故其立言含糊衡決而無一定之論爾不然陽明之辯能使龜長於蛇輪不輾地而獨於此拙其辭乎王氏曰陽明謂氣卽是性其說固是不若此說之盡精微也○漢曰此氣字要看得分曉先生又曰那會視聽言動的便是性便是天理皆緣認氣爲性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視聽言動少有非禮便不是天理故認是元氣則可說氣卽是性若認做視聽言動也只是生之謂性

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是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則非也蓋照心者謂心之虛明自然照物如鑑之空而物之妍媸不能遁也若是妄心猶反鑑而索照矣有

是理乎是故照心固照者誠精而明也妄心亦照者以逆億爲明也且以照心妄心爲爲物不貳以固照亦照爲生物不息不貳者至誠也至誠者無妄也以妄心爲不貳然則至誠亦有妄乎妄亦可以言誠乎而天地聖人之心皆可以言妄矣蓋陽明醉心佛氏而佛氏以天地爲幻妄則其以妄心爲不貳也亦何怪哉王氏曰至誠無妄極破得是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

精屬陰氣屬陽神則精氣之妙用故曰精神又曰神氣此三者自是養生家之說陽明乃以說良知是以仙爲儒也可乎夫曰古異端所以爲吾道害者一佛氏而已蓋其說比楊墨爲近理故其爲害亦彌甚若佛家之說不過出於老氏養生之一端本不足爲吾道之害而世亦未嘗以害吾道視之至象山乃有方士禪伯眞爲大崇之語以方士並禪伯於是始爲吾道增一異端矣然雖以爲異端而猶崇之則是佯斥之而且引致之又招認之矣如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致知格物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爾體段工夫大略相似是自認其仙也嗚呼精一之旨豈精神之說格致之訓豈惺惺之方而陽明一則曰相似一則曰相用遂使世之儒者祖虛玄之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是自認其仙也嗚

禪會言下相詫機鋒襲深隱之仙方教外別神口訣此其爲害不又甚於仙佛者乎雖然仙佛之所以克立者惟其不相惑亂自致於至也設仙而佛也其不仙矣佛而仙也其不佛矣儒之不可以惑亂亦若是也而倏而仙又倏而佛其能儒也耶雜雜於鄭不成其雅亦不成其鄭渭錯乎涇不成其渭亦不成其涇然則方士禪伯眞爲大崇而陽明者不儒不仙不佛者也雖不崇之可也王氏曰合儒釋道爲一眞是陽明渾淪大病卒之不儒不仙不釋世俗所謂三腳貓也到底亦無所成

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

夫欲生於動者也非動卽爲欲也使動卽爲欲則太極之動而生陽亦卽爲欲乎故動非欲也動之流則欲也欲則善惡分而禍福出矣故動者聖人之大恐也何也天欲暑也必於四月閒雷雨大作蒸然變動一番而後暑成天欲寒也亦必於八月閒風雨大作淒然變動一番而後寒至故人不變動則福不興不改作則禍不及然人莫不倖福以動而卒以禍者什常八九也故動者聖人之大恐也王氏曰此卽吉凶悔吝生乎動故言論之際百孔千瘡隨處證見不可掩覆如此焉得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田巳稷下之辯一旦而

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之說出自孟子孟子言人之不學而能者良能也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分明以知能對說陽明遺其良能而獨舉良知已失孟子之意矣又嫌其遺而以所以爲良能者混之良知之內不幾於侮孟子之言乎況是非之心乃四端之一爾以良知而偏屬之則所謂惻隱羞惡辭讓者皆非良知矣惻隱羞惡辭讓既非良知則所謂良知者亦只明得是非一路而非此心之全體大用矣豈以象山嘗指敬仲斷扇訟是非之心卽本心之說而爲此言與然象山本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本心因敬仲未省故卽其斷扇訟之一端以開明之爾非謂此一端可該得那三端也然則陽明之學名雖因象山以泝孟子而其實非象山孟子之學也且四端者心之已發者也既以已發之心爲良知何以又言良知卽是未發之中乎既以是心爲人皆有之何以又言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乎蓋其見理不精知言不審故言論之際百孔千瘡隨處證見不可掩覆如此焉得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田巳稷下之辯一旦而

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彼苦行不如楊墨辯口不及田巴而欲不屈於今日之正論難矣難矣或曰傳習錄近有增定者視舊加詳而辯不及何也曰余所辯傳習錄蓋上冊是陽明在贛時其徒徐曰仁陸原靜薛尙謙之所錄校而下冊則陽明歸越而郡守南元善益以問答諸書者也觀其序云師之在日精神足以自致究其末流將必有坑焚之禍甚於牽獸食人人將相食者昔人謂平平淨淨一世界被王安石攪壞了余亦謂陽明明白白一道理被王陽明攪壞了閒欲辭而闢之而才力短淺不足以達意又衣食奔走無暇於舉筆故雖發吾所不能發蓋精細如蠶絲牛毛剖析如快刀利斧平正如康莊通衢明皎如青天白日而其辯親新先在古之疑有益世道不淺昔桓譚獨稱太玄絕倫馮子非葬太夫是編異覆瓿集今之桓譚寧獨余哉夫馮子之說行則陽明之說廢而坑焚之禍息固生民一大幸也因僭爲之評且識其末時萬曆戊子秋仲朔友人心聞子王裘書於澄心樓

手其又何足以爲據而與之辯哉王氏曰以良知概良知偏僻之甚蓋陽明挾俊爽之才逞豪逸之辯多以餘意爲正意以兩件爲一件而隔以亂天下矣其如人心公論不可泯何

志焉而未逮也今覩求是編意若得余所同得而辭皆發吾所不能發蓋精細如蠶絲牛毛剖析如快刀利斧平正如康莊通衢明皎如青天白日而其辯親新先在古之疑有益世道不淺昔桓譚獨稱太玄絕倫馮子非葬太夫是編異覆瓿集今之桓譚寧獨余哉夫馮子之說行則陽明之說廢而坑焚之禍息固生民一大幸也因僭爲之評且識其末時萬曆戊子秋仲朔友人心聞子王裘書於澄心樓

求是編跋

聖道之相傳如宗法然孔孟以來宋儒周程張朱輩業有定論矣我朝理學如文清薛公以復性爲教讀其遺言明白懇切洞然無疑其爲孔孟大宗蓋定論也陽明先生創致良知之說以提醒人心謂非孔孟之宗不可然舉而後之大宗竊嘗疑之近世有志聖學者和陽明而異朱子且十八九焉何與茲得慈谿馮貞白先生求是編玩之恍然曰先生之學粹民之莩粟也是編作而聖門之宗法定矣枝非知道者深有感於貞白先生之

言契余心也因識其私云萬曆己丑孟冬語溪後學沈求是編跋

枝載拜手書

歲辛未家君痰瘧少瘥偃僕據簀將朱筆勒傳習錄之可疑者墨筆論議之昕夕不怠伯仲兄率煥跪請曰願善靜攝歎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朱子易簀猶改意誠幸緩須臾死得畢所見目瞑矣輒手不停披纂經數易克成此編鐫播四方即尸祝致良知之學者靡不舌舉口呿永齋殿下採刻巾幅以廣其傳則此編非以雕文刻鏤相稗明矣近觀當途長者見新學之行至勤抗疏筆柬編言人人殊期以反經衛道之心則一果且有彼是乎哉王心聞吾慈博物君子也心服此編詳加評釋玆刪其褻美而存論議之合道者十之三分章附註顧煥寶睇問或管窺則校閱而偶得者不揣尾續以就正有道云萬曆丙申仲春吉寓新吳署不肖季子煥熏沐百拜識

禘建學道崇正堂翻刻求是編序
姪 高祖坦菴朝議公卽以文學名世如代行文翰類選
大成其一斑也庭訓家傳有隆勿替大父北湖登仕公
耽研理學純粹以精時致良知之學盛行先已酉歲掌
教饒庠督學朱鎭山公諱衡 軍院沈公諱寵皆檄主五經書
院會沈則梓傳習錄者而啓迪後進惟竟守祖訓師說
不少變嘗書其堂曰朝廷有一定之規何必他圖尋別
業尋別業便入了別途聖賢無一偏之學不須立異講
良知講良知便廢了良能趣可知已而迫於遲暮不及
成一家言先子貞白承德公悟通三極學求一是倡道
慈湖黨徒雲集玄言名理自開戶牖而尋宗切脈竟昧
考亭顧七舉不博一第且新學初特盛於江右及華亭
當國亦復左袒而吾邑登朝者雖知交受業皆舍所學
以從彼而公亦無如之何也又附會致良知之說於慈
湖之不起意而於是慈湖之會絕先子跡矣隆慶改元
丁卯詔舉賢良郡縣以先子應不果用庚午冬患疫瘧
幾不起曰吾欲更俟五六十歲爲之而天不我愁柰何
則就牀第中取代行傳習錄中可疑者分章摘段支疏

節駁以要於是辛未春始脫稾題曰求是編書成而疾
姪 高祖坦菴朝議公卽以文學名世如代行文翰類選
亦愈因梓家塾合於二極通質言迴瀾正論寫直錄及
詩賦序記等作名曰馮京全書萬曆甲戌冬訪族姪益
川憲副於留都證同庚同學友也出此編示之屬其序
時新學方盛謝不敢閒持以示其座主興化李石麓相
公春芳公固與華亭同朝因講此學者詫爲異時公思目
哆令揭一章誦之乃論盡心知性章也公曰此段原卻
差些歸而始序之然亦不敢顯是之也丙子賓襄署宗
學先靖王賜號貞白高士則復合刻金陵考貢襄錄襄

史國書名曰貞白全書乙酉 姪 發解出殿撰孫柏潭 繼皐
老師門下計偕時攜全書就正以別而孫師折簡寄謝
有曰尊公全書出以觀人人無不奉若杭中鴻寶者求
是編爭借傳寫幾徧僕聞得卒業竊以爲尊公異人也
其文章咳唾而成珠璣其識見塵埃而遊霄漢顧僕守
在官下無路得接丰儀爲悵恨耳侍聞幸再道瞻仰至
意歲戊子師丁外艱歸錫山 姪 弔之則曰尊公全書十
帙每讀一帙則必竟帙乃已戊已二帙求是編係講學
語姑置之緣性素不耐看講學書也及八帙完則曰乃

公入帙不啻入珍即求是二帙得毋亦有楂梨在乎始
視之見前疏傳習語後爲求是語則曰吾且未觀編試
讀錄一過即思所以爲求是計者計亦若傳習之未可
非也及讀求是而見編之步步精神錄之著著破綻即
求是者無勝心而無是公遂無完膚矣予因悟已性即
鈍豈遂不可與於斯文只緣從來講學書皆悶昏而不
豁政如抱薪付火安望借管窺天以此蹉跎歲月今
尊公指南便覺猛有省悟因言日所云爭借傳寫幾
徧者非是異新建者乃是附新建者尤可見公是之在

人心者求嘗泯而即護法高足竟亦不能阿所好也 姪
十即求師所以序此編者而謙讓曰亦嘗思爲之而語不
能徹故作而止者屢耳曾辛卯秋晤吳翰檢觀我公 應
於阜城高光祿 諱 家聞吳公精於性命學亦即懇序之 寶
而亦未有以應也壬辰 姪 成進士癸巳令奉新爲先子 成
刻宗藩訓典者十二帙因翻刻貞白全書十帙總名曰 國
貞白支干集豫章宸涂輔國殿下則取求是編七章合 珍
書皆求是編一意爲之此一是則餘無不是矣業已歸
重於求是而楊公方以大學三書辨證新建大學古本
之非故急於得此書耳是歲五月過七七始印集爲書

且懇所以序求是編者託定海鄭簿以復而劉公祖時出汎定海訃聞撥縣撰文以致官代奠則興起是編爲多甲辰 姪服閔改補膳郎而楊公以少宰徵至謁於朝房一見卽曰尊公豈直理學醇深抑何詞華敏妙朽恨無此手筆正是欲言未能所云序久已草就在此一籠中當略是正請教耳而公遂署銓者累年及 姪轉主客副郎公亦嘗爲之稱舊同寅然絕不復以書通意俟其陞各部正卿而請之不意己酉春公竟以署終也及諸嗣奔喪至 姪面謁道故令其檢故牘而竟不可得惜哉

然是春吳憲長本如公祖用先以乃叔觀我丁未秋所爲求是編序者見示而後知吳公之所以遲十六年不卽發者蓋諱其求多於新建耳故今卽爲兩解之詞而終無見於一統之正若有見於是如楊少宰而序又不傳知言信難哉庚戌春予以備閩兵改視學則傳道淑人其職也而首繹敎書深慨近時講學者之非故於敷言務歸於體認經書著實講求躬行實踐其於我朝崇祀四儒業已分別指歸而近日諸儒所以補救新建者亦既囊括而開導之矣然溺於習者當令於疑處解而興

於正者非可以空言曉則求是編一書其不可以不翻刻也匪直闡家學實以端道術也遂造總憲匡左陳公商所爲序之且歎惜楊少宰序成而不及發吳翰檢有序而不足以發陳公曰承示敢言見謂門下學術往往與吾心有默契者今迺知家學淵源遠有端緒然予見楊止菴先生所著書有用慈谿馮先生求是編中語者惜是書留家中當覓以奉正而 姪會閱前道熊思城寅長所刻大學三書聖經首節分註有先子馮主客求是編一章則論親民作新之一篇也卽持以問陳公而公曰正謂此也則此編雖不得楊少宰之序而楊少宰之所以力求而深信者可謂知德之與而知言之至矣乃陳公不日以序見貽則既深得新建受病貽害之源委而先予此編非好辨求勝而出於不得已之心始白於天下序中謂王氏豈有異術不過使人速得自見其本心而非從性命從出之原所謂棄彝物則者一切以良知冒之雖知有覺而覺之所自來與覺之所爲則者俱未及也此眞是千古道術之眞正骨髓蓋知由心造者將千變萬化而終不可模格由物定者雖萬物一則而

自不相悖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者古人正欲明明德於天下國家非離天下國家之物以自安小成也物有定格吾即其格而求之而毫不以已與之則因物察則之定理即物各付物之王道而正心誠意之要歸也試觀蔴絲爲花者蕝片多寡信手不同而由斡達枝者萬卉千葩印板如一苟不要於則而物胡以格故孔子於蒸民物則之雅歎爲知道而孟子引以明性善使格物爲義外則孟子胡不以闢告子者闢之而顧引以證性哉 燬自惟學殖荒落未肯堂構縱有見解

不出是編則敢以是編爲吾黨公傳道之諸士身遊聖門範遵王道則講一一如敕諭所謂將四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需他日用者便是儻謂別有見解始益身心則有先子此編在吾不敢必以先子爲是而以新建爲非即先子亦止求吾道之是而非有心於新建之非諸士平心易氣以觀之清心端慮以求之則其於學也即不自以爲是而亦庶不易與爲非矣而序中備述諸老鈔傳摹刻所以慕之者如此其懇及求所爲序之者又如此其難則先子名位氣燄安能動人直是理到

之言不得不服又見作者固難知之不易而知而能作者更未易也故首陳序而其餘俱後列焉是爲翻刻求是編序時萬曆三十九年辛亥歲秋九月賜百官羅衣日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中男 燬 稽首頓首百拜謹識於興化府公署之澄清堂

永齋殿下刻求是編小學巾幅跋 求是編刻六章 小學全刻七章

慈谿馮貞白先生性稟純粹學貫天人昔作賓於襄人咸景慕丰采涂壯時已聞公講理性之學矣今方得公全書所論大學古本親新二字乃古通用以經文中后字在字發明襄意切當其格物致知之章本未嘗缺傳文止釋三綱領八條目而已其知止及終始皆不釋也其聽訟章是釋格物致知非釋本末也此節次分明意義切當皆前賢所未發足決千載之疑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其傳小學教養小子皆公心得之妙非天下之

至誠孰能與於此哉是有賢嗣次公巍科高第初試新吳片言折獄民咸敬之如父母上下信之如神明即日居廟廊之上臨大政決大疑光輔太平非得心法之正乎顧涂淺謬敢談性命之學哉昔者陽明先生督撫江右時與涂先王交接契若金蘭有先兄得親受業其門始終執弟子禮於是先王專擇陽明高弟命諸子孫從焉已歷五世尚不違先訓今讀全集殊覺快心方始知陽明先生每論迺全體也貞白先生學盡精微也二公聖功之極矣因不得詣門下親領教旨為憾特將數章

刊為巾幅便於觀閱講談一則求精傳復明於世一則為公心學化民之一助耳因刻告成謹贅數語時皇明萬曆乙未仲夏吉旦豫章後學朱宸涂如道甫刊於永思書社

福建學道抽刻貞白五書敘

先子貞白承德公全書行世舊矣總計帙數曰支干集干集自三極通質言小學補迴瀾正諭求是編五書四帙外尚有寓直實襄歸裁三錄及金陵考襄史國書詩賦神記等六帙而支集十二帙爲宗藩訓典可另行頃襄國主序而翻刻於襄邸傳寓內矣不肖嬾視閒學之二年思制舉義外所爲羽翼經傳對揚敕諭以爲眞切講學之方而不可得則取全書內求是編二帙梓之道署與諸博士弟子晉公傳道之以印正新學而博士弟

子輩得卒業皆恍然若有得而無有以爲疑者而且更欲得全書而縱觀之余謙讓未遑也乃分巡興泉張憲副程川公讀求是而旨之欣然操筆爲序而且謂余尊公眞是處更在三極通玅悟三才融徹一貫今第傳其因證下藥之方而不揭其見垣一方之本則安得一一舉病方於倉公之門而療之乎余思新學盛行牢不可破政恐未必以求是爲是而不意是求是外更有知三極通之爲奧如張公而并欲傳之者則先生一生喫緊研精得意若質言小學補迴瀾正諭者何可不與三極通并傳之而尸取行狀中所論作書之旨實之卷端先生沈穎絕異晤對聖賢年二十讀書會大父石峯書屋中山空夜靜獨坐徹曉忽覺身放空中玲瓏透徹直自形骸無礙天地可親而始信中和成位育剛大塞兩閒之不我欺於是作三極通蓋先天入卦原止三畫卽動爲六爻而立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之道者止是三極獨其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入數偶難通而旋視周禮用九之制皆不合豈爻王爻公虛懸理數而不通之天下國家且也偶乾坤於六子則元氣專氣淆其等配二十

四氣於六十四卦則二卦三卦難其勻故思極神解信手從心擘起中天之教其法以太極生天人地三才三其三而九三其九而得二十七卦凡三中入純十六雜而襲於平故序平爲二十七卦首則上天中人而下地也分助理齊爲九卦極則天中人中而地中也天地純雜各四而人入卦皆雜則道無心而器有心也立三中以爲極毋論擘生流行定位而皆不動則兩儀不失其尊自幸平初亂泰勝爲少陽萃忠戒壯險貞爲太陽而陰生進壞讓比否修爲少陰疑離困閉危黨爲太陰而

陽生則四象各得其位以純天之肚亂革幸配乾兌離震純地之進疑比閉配巽坎艮坤則八卦適得其先以八純定八節以十六雜分十六序而二十四卦與二十四氣合則六十四卦不爭其所旋視羲文不惟勿背而更相資而先天於通顯仁其博奧潔齊比繫稱翼勿論矣時年纔二十二嘗讀論語弟子入則孝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豁然悟學文爲小學之終格致爲大學之始脈理流貫無煩牽合第學文較淺格致較廣而必不得外窮理以言格致且知人從孝弟謹

信中來者不必如程朱之添敬字以釋新建之疑遂補小學七傳以開大學之關鍵而暢其說於求是編其略曰陽明訓格物爲格君心之格而以朱子窮致物理爲義外者全本程子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一語而託之古本大學以爲本無格致傳而何事朱子補以誠意去格致工夫始有下落而何須程朱添箇敬而更不知古人小學已有收心養性之功原不消添說敬蓋格物者即格物有本末之物而聽訟章與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即格物致知之傳本未嘗缺但簡錯耳朱子補之以己意則因其錯而謂其缺非也陽明削之復古本則因不缺而謂不錯亦非也蓋程子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亦只在人之明暗者語意全在立字上但說及誠意便與經文誠意二字相涉今第曰格物是去心之不正以全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不正以全其正是格物即正心也即誠意也經文何必於正心誠意外又言格物而架牀疊屋乎故先生之小學補實與求是編互相發明夫孔顏博約堯舜精一之旨而至其玄覽超詣博蒐孤徵意有獨得而

不能自祕者更有質言八篇則嘗謂夫子抉開道妙模寫兩儀則言不厭文而今且離道失眞設防萬葉則言不病質若迴瀾八諭抑亦或問所謂年長未事小學者姑以此當箇敬字挽末尚而偕之大學乎則先生一生喫緊苦心大概於五書可具覩矣昔先生門弟緯川方伯序刻質言末云或曰先生所著有三極通及是書通似太玄書似法言即揚子可並轡馳已答曰二書未暇度長絜短揚校投閣書焉述寓直錄揚著劇美論焉作迴瀾諭第參觀之必有短長於文字外者嗚呼夫其短

長在文字外者固未暇論而若以三極通質言爲太玄法言似則又安所取架牀疊屋之說而爲先子較量哉觀者亦自當有得於斯萬曆四十年壬子歲孟秋七夕欽差提督學校福建按察司副使中男烶稽首百拜謹識

五經四明館藏
約園刊本